目录

[第一回　灵根育孕源流出　心性修持大道生 3](#_Toc24727052)

[第二回　悟彻菩提真妙理　断魔归本合元神 5](#_Toc24727053)

[第三回　四海千山皆拱伏　九幽十类尽除名 7](#_Toc24727054)

[第四回　官封弼马心何足　名注齐天意未宁 9](#_Toc24727055)

[第五回　乱蟠桃大圣偷丹　反天宫诸神捉怪 10](#_Toc24727056)

[第六回　观音赴会问原因　小圣施威降大圣 12](#_Toc24727057)

[第七回　八卦炉中逃大圣　五行山下定心猿 14](#_Toc24727058)

[第八回　我佛造经传极乐　观音奉旨上长安 16](#_Toc24727059)

[第九回　陈光蕊赴任逢灾　江流僧复仇报本 18](#_Toc24727060)

[第十回　老龙王拙计犯天条　魏丞相遗书托冥吏 20](#_Toc24727061)

[第十一回　游地府太宗还魂　进瓜果刘全续配 21](#_Toc24727062)

[第十二回　玄奘秉诚建大会　观音显像化金蝉 22](#_Toc24727063)

[第十三回　陷虎穴金星解厄　双叉岭伯钦留僧 23](#_Toc24727064)

[第十四回　心猿归正　六贼无踪 25](#_Toc24727065)

[第十五回　蛇盘山诸神暗佑　鹰愁涧意马收缰 27](#_Toc24727066)

[第十六回　观音院僧谋宝贝　黑风山怪窃袈裟 29](#_Toc24727067)

[第十七回　孙行者大闹黑风山　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30](#_Toc24727068)

[第十八回　观音院唐僧脱难　高老庄大圣降魔 31](#_Toc24727069)

[第十九回　云栈洞悟空收八戒　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32](#_Toc24727070)

[第二十回　黄风岭唐僧有难　半山中八戒争先 34](#_Toc24727071)

[第二十一回　护法设庄留大圣　须弥灵吉定风魔 35](#_Toc24727072)

[第二十二回　八戒大战流沙河　木叉奉法收悟净 36](#_Toc24727073)

[第二十三回　三藏不忘本　四圣试禅心 37](#_Toc24727074)

[第二十四回　万寿山大仙留故友　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38](#_Toc24727075)

[第二十五回　镇元仙赶捉取经僧　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40](#_Toc24727076)

[第二十六回　孙悟空三岛求方　观世音甘泉活树 41](#_Toc24727077)

[第二十七回　尸魔三戏唐三藏　圣僧恨逐美猴王 43](#_Toc24727078)

[第二十八回　花果山群猴聚义　黑松林三藏逢魔 44](#_Toc24727079)

[第二十九回　脱难江流来国土　承恩八戒转山林 45](#_Toc24727080)

[第三十回　邪魔侵正法　意马忆心猿 46](#_Toc24727081)

[第三十一回　猪八戒义激猴王　孙行者智降妖怪 47](#_Toc24727082)

[第三十二回　平顶山功曹传信　莲花洞木母逢灾 49](#_Toc24727083)

[第三十三回　外道迷真性　元神助本心 50](#_Toc24727084)

[第三十四回　魔王巧算困心猿　大圣腾那骗宝贝 51](#_Toc24727085)

[第三十五回　外道施威欺正性　心猿获宝伏邪魔 52](#_Toc24727086)

[第三十六回　心猿正处诸缘伏　劈破旁门见月明 53](#_Toc24727087)

[第三十七回　鬼王夜谒唐三藏　悟空神化引婴儿 54](#_Toc24727088)

[第三十八回　婴儿问母知邪正　金木参玄见假真 56](#_Toc24727089)

[第三十九回　一粒金丹天上得　三年故主世间生 57](#_Toc24727090)

[第四十回　婴儿戏化禅心乱　猿马刀圭木母空 59](#_Toc24727091)

[第四十一回　心猿遭火败　木母被魔擒 61](#_Toc24727092)

[第四十二回　大圣殷勤拜南海　观音慈善缚红孩 63](#_Toc24727093)

[第四十三回　黑河妖孽擒僧去　西洋龙子捉鼍回 64](#_Toc24727094)

[第四十四回　法身元运逢车力　心正妖邪度脊关 65](#_Toc24727095)

[第四十五回　三清观大圣留名　车迟国猴王显法 67](#_Toc24727096)

[第四十六回　外道弄强欺正法　心猿显圣灭诸邪 68](#_Toc24727097)

[第四十七回　圣僧夜阻通天河　金木垂慈救小童 70](#_Toc24727098)

[第四十八回　魔弄寒风飘大雪　僧思拜佛履层冰 72](#_Toc24727099)

[第四十九回　三藏有灾沉水宅　观音救难现鱼篮 73](#_Toc24727100)

[第五十回　情乱性从因爱欲　神昏心动遇魔头 75](#_Toc24727101)

[第五十一回　心猿空用千般计　水火无功难炼魔 76](#_Toc24727102)

[第五十二回　悟空大闹金　兜洞　如来暗示主人公 77](#_Toc24727103)

[第五十三回　神主吞餐怀鬼孕　黄婆运水解邪胎 79](#_Toc24727104)

[第五十四回　法性西来逢女国　心猿定计脱烟花 81](#_Toc24727105)

[第五十五回　色邪淫戏唐三藏　性正修持不坏身 82](#_Toc24727106)

[第五十六回　神狂诛草寇　道昧放心猿 84](#_Toc24727107)

[第五十七回　真行者落伽山诉苦　假猴王水帘洞誊文 86](#_Toc24727108)

[第五十八回　二心搅乱大乾坤　一体难修真寂灭 88](#_Toc24727109)

[第五十九回　唐三藏路阻火焰山　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90](#_Toc24727110)

[第六十回　牛魔王罢战赴华筵　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92](#_Toc24727111)

[第六十一回　猪八戒助力破魔王　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94](#_Toc24727112)

[第六十二回　涤垢洗心惟扫塔　缚魔归正乃修身 96](#_Toc24727113)

[第六十三回　二僧荡怪闹龙宫　群圣除邪获宝贝 98](#_Toc24727114)

[第六十四回　荆束岭悟能努力　木仙庵三藏谈诗 100](#_Toc24727115)

[第六十五回　妖邪假设小雷音　四众皆遭大厄难 102](#_Toc24727116)

[第六十六回　诸神遭毒手　弥勒缚妖魔 103](#_Toc24727117)

[第六十七回　拯救驼罗禅性稳　脱离秽污道心清 104](#_Toc24727118)

[第六十八回　朱紫国唐僧论前世　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106](#_Toc24727119)

[第六十九回　心主夜间修药物　君王筵上论妖邪 108](#_Toc24727120)

[第七十回　妖魔宝放烟沙火　悟空计盗紫金铃 110](#_Toc24727121)

[第七十一回　行者假名降怪犼　观音现像伏妖王 112](#_Toc24727122)

[第七十二回　盘丝洞七情迷本　濯垢泉八戒忘形 114](#_Toc24727123)

[第七十三回　情因旧恨生灾毒　心主遭魔幸破光 115](#_Toc24727124)

[第七十四回　长庚传报魔头狠　行者施为变化能 117](#_Toc24727125)

[第七十五回　心猿钻透阴阳窍　魔主还归大道真 119](#_Toc24727126)

[第七十六回　心神居舍魔归性　木母同降怪体真 121](#_Toc24727127)

[第七十七回　群魔欺本性　一体拜真如 123](#_Toc24727128)

[第七十八回　比丘怜子遣阴神　金殿识魔谈道德 125](#_Toc24727129)

[第七十九回　寻洞擒妖逢老寿　当朝正主救婴儿 126](#_Toc24727130)

[第八十回　姹女育阳求配偶　心猿护主识妖邪 127](#_Toc24727131)

[第八十一回　镇海寺心猿知怪　黑松林三众寻师 128](#_Toc24727132)

[第八十二回　姹女求阳　元神护道 129](#_Toc24727133)

[第八十三回　心猿识得丹头　姹女还归本性 130](#_Toc24727134)

[第八十四回　难灭伽持圆大觉　法王成正体天然 132](#_Toc24727135)

[第八十五回　心猿妒木母　魔主计吞禅 134](#_Toc24727136)

[第八十六回　木母助威征怪物　金公施法灭妖邪 136](#_Toc24727137)

[第八十七回　凤仙郡冒天致旱　孙大圣劝善施霖 137](#_Toc24727138)

[第八十八回　禅到玉华施法会　心猿木土授门人 139](#_Toc24727139)

[第八十九回　黄狮精虚设钉钯会　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141](#_Toc24727140)

[第九十回　师狮授受同归一　盗道缠禅静九灵 142](#_Toc24727141)

[第九十一回　金平府元夜观灯　玄英洞唐僧供状 144](#_Toc24727142)

[第九十二回　三僧大战青龙山　四星挟捉犀牛怪 145](#_Toc24727143)

[第九十三回　给孤园问古谈因　天竺国朝王遇偶 147](#_Toc24727144)

[第九十四回　四僧宴乐御花园　一怪空怀情欲喜 149](#_Toc24727145)

[第九十五回　假合形骸擒玉兔　真阴归正会灵元 151](#_Toc24727146)

[第九十六回　寇员外喜待高僧　唐长老不贪富贵 153](#_Toc24727147)

[第九十七回　金酬外护遭魔毒　圣显幽魂救本原 154](#_Toc24727148)

[第九十八回　猿熟马驯方脱壳　功成行满见真如 155](#_Toc24727149)

[第九十九回　九九数完魔铲尽　三三行满道归根 157](#_Toc24727150)

[第一百回　径回东土　五圣成真 159](#_Toc24727151)

# 第一回　灵根育孕源流出　心性修持大道生

　　悟元子曰：人身难得，无常迅速，生生死死，轮回不息；一失人身，永久恶趣，可惧可怕。举世之人，生不知来处，死不知去处，醉生梦死，碌碌一世；入于苦海而罔觉，陷诸火坑而不知，以苦为乐，以假为真。殊不知一切尘缘世事，俱是戕性之刀斧；恩爱牵缠，无非丧命之井坑。他时阎王老子打算饭钱，当得甚事？纵有金穴银山，带不得些个；孝子贤孙，替不得分毫。只落的罪孽随身，万般虚妄。所以历代丹经，群真道书，传流后世，使人寻文解义，脱火坑，出苦海，弃妄存真，以保性命。然而书愈多，人愈惑，其辞意幽深，终难窥其底蕴。

　　长春真人度世心切，作《西游记》，去譬喻而就实着，略文章而来常言，特欲人人成仙，个个作佛耳。观於部首一诗，末联云：“欲知造化会元功，须看《西游释厄传》”，而知真人一片度世之婆心，不为不切矣。盖《西游》之道，金丹之道，造化之道，’无非元会之道。其中所言内阴阳、外阴阳、顺五行、逆五行、火候药物、天道人事，无不悉具。若有明眼者，悟得唐僧四众，即阴阳五行之道；袈裟、锡杖、宝杖、金箍棒、九齿钯，即元会之功；千魔百障、山川国土，即修真之厄；通关牒文、九颗宝英三藏真经，即释厄之印证；可以脱生死、出轮回、超尘世、入圣基，能修无量寿身，能成金刚不坏，非释厄而何？后之迷徒，多不得正解，旁猜私议，邪说淫辞，紊乱仙经，不特不能释厄，而且有以滋厄，大非当年作者之本意，岂不可伤可叹？

　　予自得龛谷、仙留之旨，捧读之下，多有受益，始知此书为天神所密，举世道人，无能达此，数百年来，知音者惟悟一子陈公一人而已。予因追仙翁释厄之心，仿陈公《真诠》之意，不揣愚鲁，每回加一注脚，共诸同人，早自释厄，是所本愿。

　　如首回大书特书曰：“灵根育孕源流出，心性修持大道生”，可谓拔天根而凿理窟，何等简当？何等显亮？人或以心意猜《西游》，不但不识灵根，而并不识心意。殊不知灵根是灵根，心意是心意。所言“心性修持”者，特用心性修持灵根以生道，非修心性即是道。此二句不特为首回之提纲，亦即为全部之要旨，读者若能将此灵根心性，辨得分明，有会于心，则要旨已得，其余九十九回，可以循文搜意，而见其肯綮矣。

　　试申首回之义。夫所谓灵根者，乃先天虚无之一气，即生天、生地、生人、生物之祖气；儒曰太极，释曰圆觉，道曰金丹，虽名不一，无非形容此一气也。真人下笔显道，首叙天地之数，一元十二会，混饨初分，天开于子，地辟于丑，人生于寅，以明天地人三才，皆自一气而生也。三才既自一气而生，则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人得一以灵。是人之灵根，即先天虚无之一气。这个气，浑浑沦沦，虚圆不测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具众理而应万事，故谓灵根。此灵根也，以气言之，为浩然正气；以德言之，为秉彝之良。此气此德，非色非空，不有不无，恍恍惚惚，杳杳冥冥，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含至实，故生于东胜神洲做来国花果山也。

　　“东”为生气之方，“胜”者生气之旺象，“神”者妙万物而言，即一而神，所谓神州赤县者是也。“傲来国”者，无所从来，真空之谓，即生气一神之本体。“花果山”者，花属阴，果属阳，开花结果，阴阳兼该，妙有之谓，即两而化，乃生气一神之妙用。一神者，“无名天地之始”；两化者，“有名万物之母”。“花果山在大海中”者，海为众水朝宗之处，象一气为众妙之门，无德不具，无理不备，为成圣、成佛、成仙之根本，故为“十洲之祖脉，三岛之来龙”也。

　　“山顶上有一块仙石”者，一气浑然，太极之象也。“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”，“二十四气”，“九宫八卦”，是真空而含妙有，其为物不二，生物不测，先天中之先天也；“感日精月华，内育仙胎”，是妙有而藏真空，阴阳交感，其中又生一气，后天中之先天也。

　　“产一石卵，似圆球样大，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”者，石为土之精，为坚固赖久之物，卵球为至圆无亏之物；猴属申，申为庚金，金亦为坚固不坏之物，俱状先天灵根，其性刚健，圆成无碍，本于一气，非一切后天滓质之物可比。“五官俱备，四肢皆全，拜了四方，目运两道金光，射冲斗府”者，灵根真空妙有，阴阳五行四象之气，无不俱备。其光通天彻地，即有天地造化之能，已与天地合而为一矣。

　　“下方之物，乃天地精华所生，不足为异”者，盖灵根在人身中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，但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耳。“服饵水食，金光潜息”者，先天人于后天，知识开而灵根昧，真变为假，于是邪正不分，理欲交杂，鸟兽同居矣。即孟子所谓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者”是也。然虽先天灵根为后天所昧，而犹未尽泯于后天，是在有志者，善为钻研出道之源流，返本还元耳。

　　灵极具有先天真一之气，又名先天真一之水，此水顺则生人、生物，道则为圣、为仙。“水帘洞铁板桥下之水，冲贯于石窍之间，倒挂流出去，遮闭桥门”。是逆则生仙之道，但人只知顺行，不知逆运，更明明朗朗一座铁板稳妥之桥，而人当面不识也。“却似人家住处一般，好个所在。”即《悟真》所谓“此般至宝家家有，自是愚人识不全”也。若有人实见的此宝，即知是仙佛洞天福地，内有大造化，顿悟圆通，天造地设家当现在，如同本得，不予他求，可以安身立命，造化由我，省得受老天之气矣。

　　“有本事的进得来，出得去，不伤身体者，就拜他为王。”即《悟真》所云：“悟即刹那成佛，迷则万劫沦流。若能一念契真修，灭尽恒沙罪垢”；亦即佛云：“否为汝保任此事，决定成就”之义。“称千岁，称美猴王”，即《语真篇》所云：“劝君穷取生身处，返本还元是药王”也。

　　诗曰：“三阳开泰产群生，仙石包含日月精”者，言地天交《泰》，和气熏蒸，万物皆得以成形，形中又含始气，各具一太极，莫不有先天真一之气存焉。“借卵化猴完大道，假他名姓配丹成”者，道本无名，强名曰道；道本无言，言以显道。故借石猴名姓，配合金丹之道，使人借此悟彼，追求灵根之实迹耳。“内观不识因无相”者，灵根真空，而不识不知也。“外合明知作有形”者，灵根妙有，而顺帝之则也。“历代人人皆属此”，即前所云“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”也。“称王称圣任纵横”者，愚人以此杀身，至人以此成道，若有知者，逆而修之，与天地争权，与日月争光，“纵横逆顺莫遮拦，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矣。此“灵根育孕源流出”之妙旨，而无如迷人于此灵根，不知寻求，虽有天造地设的家当，不能承受，一旦室空囊倾，阎王老子不肯留情，可不枉生世界之中？说到此处，真足令流落他乡之子，猛整归鞭；飘荡苦海之客，早醒回头耳。

　　猴王闻仙佛神圣不生不灭之言，欲下山学不老长生之术，此即道心发现，灵很不昧之机。“顿叫跳出轮回网，致使齐天大成。”皆此道心一现致之也。然他道必自人道始，倘人道未尽，仙道远矣。人生字内，身虽人形，俱皆兽心；未修仙道，先修人道；下学上达，循序而进，自入佳境。猴王过大海到南赡部洲，学人穿衣，学人礼，学人话，总以见去兽地而学人道也；学成人道，仙道可望。何以南赡部洲更无一个为身命者，岂真南赡部洲无神仙哉？盖有说也。能尽人道，是作佛成仙之阶梯，而非作佛成仙之实迹。他佛者一尘不染，万缘俱空，人道中未免犹为衣食劳碌，富贵萦心，不能出乎阴阳之外，终为阴阳所规弄，此猴王不得不于西牛贺洲，别求神仙下落矣。神仙之道，金丹之道也。金丹之道，万劫一传，非大忠大孝之人不能得，非大忠大孝之人不可传。行孝君子，与神仙为邻，实有可据。樵子道“不远！不远！”犹言道不远人也。其所远者，人之为道而远人耳。

　　“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”。“斜月”，一钩“　L　”；“三星”三点“□为“心”字去其弯钩后所剩三点”，合而为“心”字。古今多少名人，皆以人心猜之，差之多矣。独悟一子注曰：“以此心为天地之心则可，以此心为人心之心，失之远矣。”此言最为高明，盖此心不着于形象，不落于有无，空空洞洞，最虚最灵，故谓“灵台方寸”；当静极而动，贞下起元，灵光现露，如三日峨眉之月，故谓“斜月三星洞”。曰“山”者，不动不摇也；曰“洞”者，至虚至灵也。这个心，即灵根之光辉；这个光辉，系一点阳刚之正气。故曰：“洞中有一个神仙，称名须善提。”《华严经》云：“菩提心者，名为种子，能生一切诸佛法。”菩提心，即天地之心也，亦名道心。道心为成仙作佛之真种子，为修性立命之正祖宗。故曰“祖师出去的徒弟不计其数也，现今还有三四十人从他修行。”三四为七，“七日来复”之义。　“顺小路儿向南，七八里远近，即是他家了。”小路为《兑》，在西向南为《坤》，三日月出庚方之象；“七八里”者，七八一十五，月光圆满之象。“他家”者，人人也。灵根有昧，陷于后天，间或一现，旋有而旋失，不为我有，如我之物而走于他家，故为他家矣。“静悄悄杏无人迹”，阴静之极，《坤》卦之象；“摘松子顽耍”，静极而动，天心复见之时。童子道：“我师还未说出原因，就叫出来开门。”原因未出，而门早开，虚室生自，迅速之至。又道：“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，可以接待，想必就是你了。”噫！此等处不得师传，枉自猜量，修行的自外而来，则内无可知。“可以接待，想必是你”，“认得唤来归舍养”也。猴王笑道：“是我！是我！”此乃口传心受之火候，不知天下修行人，当外面修行的来，肯去接待，认得就是你乎？亦不知认得是你，原来是我乎？

　　“祖师端坐台上，两边有三十小仙侍立台下。”此正认得是你，原来是我之秘。这个秘，仙翁分明说出，人多不识。祖师端坐台上，即《剥》卦卦爻图略上一阳爻也；两边有三十个小仙，即《剥》之下五阴爻，五六三十也。夫天心未复是你，已复是我；未复者《剥》之上爻，已复者《复》之初爻。欲复天心，须要在《剥》中下功夫。《剥》之上爻辞曰；“硕果不食，君子得舆。”盖顺而止之，不使阴气剥阳于尽，将为返还之本，祖师端坐台上，正得舆顺止之象。

　　诗曰：“大觉金仙没垢姿”者，脱离群阴，真空之谓也；“西方妙相祖菩提”者，复返正气，妙有之谓也；“不生不灭三三行，全气全神万万慈”者，真空妙有，不生不灭，全气全神，三三行满，体化纯阳，万万功成，德配天地矣；“空寂自然随变化”者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也；“真如本性任为之”者，一念纯真，应灵不昧也；“与天同寿庄严体，历劫明心大法师”者，道成之后，为金刚不坏之体，与天齐寿，历劫常存，永为无漏真人。非深明天心之大法师，其孰能与于斯乎？明心之法，全在由《剥》而《复》之功，若不知明心之法，一举一动皆是人心用事。天心不见，便是“小人剥庐”，何能到的与天齐寿庄严之体乎？但此明心大法，人不易知，亦不易行，非可侥幸而就，必须牢把念头，立志长久，期于必得而后已。曰“十数年方到”，曰“既是逐渐来的也罢”，其提醒我后人者，何其切欤！

　　提纲曰：“心性修持大道生”，盖修持大道，心固不可不明，而性亦不可不见，若不见性，心无所体，不能到真空之地，此性所当急知也。此等语，莫作闲言，大有深意，一切学人，误认气质之性为真性，遂勉强制伏，终归顽空下乘之流。殊不知此乃后天之假性，而非先天之真性。故祖师道：“不是这个性。”真是脑后棒敲，叫人吃惊矣。曰：“我无父母”，曰；“却是天地生成的”，则是秉之天地生成之性为真性；受之父母血气之性，非真性可知矣。真性者，即灵根之继体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。“取个姓氏，叫姓孙”，空而不空也；“起个法名叫悟空”，不空而空也。曰：“好！好！好！今日方知姓”；曰：“好！好！好！自个叫做孙悟空”。知得此性，悟得此空，则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阴阳不测之谓神。有无一致，色空无碍；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含至实；“有用用中无用，无功功里施功“；弃后天顽空，而修先天真空；方是广大智慧，真如性海，颖悟圆觉。本立道生，生生不息。虽口有性，其实无性；虽曰悟空，其实不空。故结云：“鸿蒙初辟原无姓，打破顽空须悟空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灵根育孕本先天，藏在后天是水铅。

　　悟得真心明本性，不空不色自方圆。

# 第二回　悟彻菩提真妙理　断魔归本合元神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提出大道之根源，心性之修持，终未言其如何修，如何持。故此回逐节发明，使学者急求师诀，大悟大彻，勇猛精进也。

　　“妙演三乘”一诗，已写尽真传之妙，一切旁门可晓然悟矣。试申之；“妙演三乘教，精微万法全”者，仙佛门中，有上中下三乘之法，若非明师诀破，干技百叶无可捉摸，其不为野狐所迷也几希。惟妙演之，精微悉知，万法皆通，庶不入于中下二乘之途。“说一会道，讲一会禅，三家配合本如然”者，“一”字、“三”字、“如”字，皆道法之骨髓，作用之窍妙，非善通阴阳，精明造化者不能知。盖天地消息之道，一会道也；真空妙有之机，一会禅也；配合三家而为一家，四象和合，五行攒簇，出于自然，并无强作，本如然也。但这个一会三家之秘，非师罔知，惟师说之讲之，方能得真。“开明一字皈诚理，指引无生了性元”者，言命理既知，性理不可不晓，“一”字之义，与上“一”字不可同看。上“一”字，言有为之火候；此“一”字，言无为之下手。盖皈诚则万法俱空，真实无妄；无生则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。先修命，后修性，性命俱了，方是无上至真之妙道。庄子所谓“摄精神而长生，忘精神而无生”者此也。若有知音者，闻到此处，能不眉花眼笑，手舞足蹈乎？

　　“悟空烂桃山吃了七次饱挑”，是由《剥》而《复》，“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”之机，乃金丹下手之口诀，而非等夫三百六十旁门之邪行也。其所言“三百六十旁门，皆有正果”，是言其旁门之正果，而非天仙之正果也。正阳翁云：“道法三千六百门，人人各执一苗根。要知些子玄关窍，不在三千六百门。”若然，其第三百六十门而已哉！故祖师于术、流、动、静四大门，先批其妄，余者可类推而知，既破其旁门，可入于正道。

　　“祖师手持戒尺，打悟空”一段，读者至此，未免猜疑，师乃试人贤愚之法耳。殊不知祖师打悟空，悟空打盘谜，一传一受，长生不死的大法门，与天同寿的真功果，早已明明道出，而人不知也。祖师不打别处，而打头上者，是叫猛醒回头及早修持也。“打三下”者，是暗点三日月出庚方，在卦为《复》，在时为子，先天药生之候也。“倒背手走入里面”者，是运转斗柄药自外来也。“将中门关上”者，是谨封牢藏，送归上釜，允执厥中也。“撇下大众而去”者，是诸缘尽灭，百虑俱息，归于无何有之乡也。悟空打破此中盘谜，暗暗在心，可谓知其窍，而得其妙矣。此种学问，若非明师指点，岂能知之？故菩提云：“难！难！难！道最玄，莫把金丹作等闲。不遇至人传妙诀，空叫口困舌头干”。此的言也。既曰悟空打破盘谜，已是得其心传矣，而悟空又求长生之道，菩提“显密圆通”一诗，又说何事？岂不令人生疑？是特有说焉。前之盘谜，是顿悟之天机；后之一诗，乃采取之功用。天机只可暗点，功用不妨明示。祖师云：“你既识破盘中之谜，当传你长生之妙道。”识破盘中之谜，不知长生妙道，与不识者等，何能成天下希有之事哉？

　　诗曰：“显密圆通真妙诀，借修性命无他说。”显、密、圆、通四字，乃金丹作用之着紧合尖处。“显”者，验之于外，用刚道也；“密”者，存之于内，用柔道也；“圆”者，不偏不倚，执中也；“通”者，变通不拘，行权也。以此四法，借修大丹，刚柔不拘，执中用权，深造自得，可以为圣，可以为仙，可以为佛，乃至真至妙之诀也。“都来总是精气神，谨固牢藏休漏泄”者，精气神为修丹上药三品，稍有漏泄，灵丹不结，故必谨固牢藏，会三归一，不敢少有懈怠耳。“休漏泄，体中藏，汝受吾传道自昌。口诀记来多有益，屏除邪欲得清凉”者，言若欲保此精气神之三物，须先屏除邪欲，炼已持心，邪欲去而燥火不生，则三品大药凝结，身心大定，而得以清凉矣。“得清凉，光皎洁，好向丹台赏明月”者，心无所染，空空洞洞，虚室生白，神明自来，如一轮明月当空，光无不通矣。“月藏玉兔日藏乌，自有龟蛇相盘结”者，月藏兔，阴中有阳之象；日藏乌，阳中有阴之象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阴阳合一，龟蛇自然盘结，而水火相济矣。“相盘结，性命坚，却能火里种金莲”者，阴阳凝结，性命到手，如火中种出金莲矣。“攒簇五行颠倒用，功完随作佛和仙”者，金丹之道，全在攒簇五行，逆施造化，于杀机中求生气，在死关口运活法。木本上浮，金本下沉，水本下流，火本上焰，土本重浊，此顺行之道，五行各一其性，法界火坑，则生人物也。今也木上浮而使之下沉，金下沉而使之上浮，水下流而使之反上，火上焰而使之就下，上本滞而使之平和，此颠倒之法，五行合为一性，大地七宝，则作佛成仙矣。若个人能打破盘中之谜，了得诗中之意，会得根源，已注神体，金木可并，水火可济，长生不老，神仙可冀。然会得修命，会不得修性，有始无终，亦不能入于圣人之域。故祖师道：“此乃非常之道，夺天地之造化，侵日月之玄机，丹成以后，鬼神难容，须要明心见性。”可知抱一无为，乃丹成以后之事。当丹未成先行有为之功，窃夺造化，以固其命宝；及丹已成，急行无为之道，明心见性，以脱其法身。倘丹成以后，不明心见性，则一身之阴气不化，犹为法身之患，不但天降雷灾，有意外之祸；即本身阴火邪风，积久成蛊，亦足丧生，此明心见性之功为贵也。

　　祖师道：“有一般天罡数，该三十六般变化；有一般地煞数，该七十二般变化，你学那一般？”悟空道：“愿多里捞摸，学一个地煞变化罢。”噫！道成之后，千变万化，又何限乎三十六变、七十二变哉？盖金丹之道，有有为无为二法，一般天罡数变化者，上德者无为之事；一般地煞数变化者，下德者有为之事。盖上德者，先天未伤，后天未发，行无为之道，温养先天，运内炉天然真火，剥尽一身后天阴质，阴尽阳纯，永久不坏。此抱一守中，虚无中自然变化，故有天罡数变化，变化者少。其曰该三十六般变化者，《坤》阴六六之数，仅变化其阴也。下德者，先天已伤，后天已发，必须行有为之功，窃阴阳，夺造化，进阳火，运阴符，后天中返先天，先天中化后天，增之损之，自有为而入无为。此脚踏实地，其用不休之变化，故有地煞数变化，变化者多。其曰该七十二变化者，按七十二候，阴阳进退之节，阴阳俱变化也。地煞变化，乃金丹全始全终之事，既统天罡变化；天罡变化，惟上德者能之，其次中下之人难行，非金丹之全功，故祖师不传天罡变化，而传地煞变化也。既知变化，循序而进，即可到功果完满，霞举飞升之地，更何有三灾乎？

　　然知变化，不知阴阳颠倒之法，功果终难完满。祖师道：“这个算不得腾云，只算的爬云而已。”云至于爬，难以为力矣。祖师又传个口诀道：“这朵云，捻着决，念动真言，攥紧了拳，将身一抖，跳将起来，一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路。”噫！金丹之道，一得永得，至简至易，约而不繁。如得真诀，一念纯真，身体力行，颠倒之间，立跻圣位，即可超十万八千之路，而绝不费力。岂等夫一切旁门小乘，强扭强捏，望梅止渴之事乎？

　　夫金丹之道，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，尽性至命，全在穷理上定是非。一理穷不彻，即一事行不到，穷彻一分理，即能行一分事；穷彻十分理，即能行十分事。试观悟空始而打破盘谜，暗中心悟；既而得受长生之道，又既而学成变化，又既而学成筋斗云。由浅及深，自卑登高，无非穷究实理，原始要终，欲其知之无不荆学道学到会得筋斗云，方是悟彻菩提真妙理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矣。

　　古今读《西游》评《西游》者，以首回至此，便以为悟空已修成大道，而了性了命，何其误甚！是特仙翁示人先须该拜明师，究性命之理，求作用之真，不使一毫有疑惑耳。试举一二以为证。

　　前回悟空访拜明师，学道也；“妙演三乘”一诗，演道也；“显密圆通”一诗，传法也。又说破根源、会的根源、传变化、传筋斗等语，岂不要真传实受，总以为明理而发乎？理既明，则知之真而行之果，脚踏实地，下手速修，犹恐太迟，以下方说修持之功。菩提道：“口开神气散，舌动是非生”。若只以悟为毕事，而在人前说是道非，卖弄精神，打混过日，错过光阴，其祸不旋踵而至，岂第人害其性命，必将天摘其魂魄。所以菩提又道：“你从那里来，还到那里去。你快回去，全你性命。”读至此处不禁通身汗下，不特当时悟空顿然醒悟，而天下黄冠羽士，当亦可以顿然醒悟矣。

　　悟空一顿悟之下，“径回东海，那消一个时辰，早看见花果山”。花果山为悟空生身之地，从生身之地而来，还从生身之地而去。悟到此处，则返本还元，一时辰内管丹成。若未悟到此处，犹算不得悟彻。美猴王自知快乐道：“去时凡骨凡胎重，得道身轻体亦轻。举世无人肯立志，立志修玄玄自明。”盖天地造化之道，顺则生人生物，故云“去时凡骨凡胎重”；逆则成仙成佛，故云“得道身轻体亦轻”。学者读“修玄玄自明”字句，始知吾前言穷理之说为不虚也。

　　群猴道：“你怎么一去许久，近来被一个妖精强要占我们洞府，若再不回来，我们连山洞尽属他人矣。”吁！仙翁说到此处，可谓恺切之至，举世之人尽是走了主人公，被妖魔占了洞府，而属他人矣，可不畏哉？妖精自称混世魔王，住居直北坎源山水脏府。此明示后天《坎》宫肾脏也，一切不得真传之流，闻还元返本之说，疑其肾脏有真阳，或守护阴精，或还精补脑，或心肾相交。如此等类，不可枚举，是皆自欺欺人，以盲引盲，惑乱人心，隔绝圣道，故谓混世魔王。殊不知肾中阴精，乃后天至阴之浊水，非先天至阳之清水。若在肾中用功夫，则心为肾移，真为假陷，不但无补于肾，而且有昧于心，真假不分，是非罔辨，如混世魔王，强要占水帘洞，捉去许多猴者相同。悟空自称正南方花果山水帘洞洞主，可知真水在南，不在北，而不得以假混真也。

　　正南方为《离》明之地，在人为心君所住之处，心本空空洞洞，虚灵不昧，具有精一之真水，故为水帘洞洞主。“没器械”，《离》中虚也；“光着头”，《离》德明也；“穿一领红衣”。《离》象火也；“勒一条黄绦”，《离》纳已，中有土也；“足下踏一对乌靴”，下有水也。真心虚灵不昧，具众理而应万事，即藏水、火、土三家之象。“不僧不俗，不像道士”，混三为一，惟见于空，故赤手空拳也。写魔王自头至足，俱是黑色，《坎》肾纯阴无阳之象。惟“手执一口刀，锋刃多明亮”者，欲念一动，势不可遏，能以伤人之象。“悟空要见个上下”者，以明而破暗，以空而制有也。“两手勾着天边月”者，月之上弦为上勾，阴中之阳，象《坎》；下弦为下勾，阳中之阴，象《离》。两弦合其精，《乾》、《坤》体乃成，此法身上事，非一切在水脏中作生涯者所能测其端倪。

　　“悟空使身外身法，拔一把毫毛，变作三二百个小猴，把魔王围绕，打作一个攒盘”等语，三二为五，一变为五，五攒于一，应物随心，变化不测，故能夺魔之刀，破魔之顶，借假复真，以真制假。“一刀两段，直下欲念剿灭绝根，放起火来，把那水脏洞烧得枯干，尽归了一体。”是明示只有先天真心实用之一体，并无后天心肾相交之二体，即《参同》所谓“何况近存身，切在于心胸。阴阳配日月，水火为效徵。”阴阳水火皆在心胸之间，水脏纯明无阳可知矣。既是纯阴无阳，夺的大刀，又是何物，岂不令人生疑乎？殊不知后天肾脏亦属于《坎》，其中一阳，即欲念之利刃也，夺欲念之利刃，易而为正念之利刃，以真灭假，绝不费力。“变化毫毛，抖收上身，擒去小猴，认的家乡”，散者仍聚，去者复还，元神不昧，依然当年原本故物，此提纲所谓“断魔归本合无神”也。

　　学者得师口诀，欲成大道，先宜降除欲魔，倘姑息不断，任魔自混，纵有与天同寿的真功果，不死长生的大法门，前路阻滞，何益于事？故猴王殄灭混世魔以后，归洞谓众曰：“又喜我这一门皆有姓氏，我今姓孙，法名悟空”。众猴道：“大王是老孙，我们都是二孙、三孙、细孙、小孙，一家孙，一国孙，一窝孙，都来奉承老孙。”言断魔归本，本立道生，生生不绝，一本万殊，万殊一本，一以贯之。后文之入地登天，实基于此。故结云：“贯通一姓身归本，只待荣迁仙籙名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性命天机深又深，功程药火细追寻。

　　求师诀破生身妙，取坎填离到宝林。

# 第三回　四海千山皆拱伏　九幽十类尽除名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得师真传，知之真而行之果，足以破妄归真，而元神不昧矣。然虽无神不昧，不能攒簇五行，和合四象，终非金丹大道，犹是一己之阴，更何能脱生死，出轮回哉？故仙翁急于此回发明还丹之妙旨，细演作用之神通，使人不落中下二乘之途耳。

　　“美猴王自夺混世魔王一口大刀，教小猴破竹为标，削木为刀，又在傲来国摄取兵器，又得七十二洞妖王献贡，把一座花果山造的是铁桶金城。”此防前顾后，集义而生，根本坚固，可谓长久之计矣。然既根本坚固，须要在此根本上再下一番工夫，作出惊天动地大事大业来，方谓得真。但大事大业，必得真把柄，真慧器，方能随心如意，一直行去，无阻无挡。故猴王道：“我这口刀着实狼犺，不速我意，奈何？”夫刀者杀机也，有杀无生，金丹不成，如何遂意？若欲遂意，非有生有杀，生杀如一之法宝不能。四猴说出“本洞铁板桥下，水通东海龙宫，寻着龙王问他要件兵器，却不称心？”

　　“东”者，生气之乡；“海”者，聚水之处，生物之本；“龙”者，兴云致雨，生物之德。由杀求生，以生济杀，生杀兼全，方是法宝。此金丹一定不易之道，如铁板之印证然。且东龙者，我家也，求慧器当问我家，何云“问他’？特以慧器原是我家之物，因为后天所陷，不属于我。如金在水中，为水中之金，未归则为他家，已归则为我家，问他要而为我有。他家我家，俱是一家，只在未归已归分别之。故本洞桥下水通龙宫，虽问他要，却在本洞，不于外求也。

　　龙宫者，《乾》卦卦爻图略也，龙王取出一把大刀，乃《乾》之初九也，九为阳象，初为大，故为《乾》之初九。又抬出一杯九股叉，乃《乾》之九四也，义与四同，故为《乾》之九四，合数四九三十六，故为三千六百斤重。又抬出画杆方天戟，统三爻，九三、九四、上九也，三乃木数，木能生火，青红相交为画杆，四形方，天在上，总三爻取象为画杆方天戟；统三爻，三九、四九、一九，为八九七千二百斤重。诸兵器皆不用者，初九下也，九二时会也，九三行事也，九四自试也，上九穷之灾也，诸爻不失之太过，即失之不及，俱未可如意，故不用。及说出“海藏中，一块天河定底神珍铁，是大禹治水之时，定江海浅深一个走子，是一块神铁，能中何用？”此《乾》之九五，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

　　“一块天河走底神珍铁”者，水中之金也；“定江海浅深一个定子，是一块神铁”者，惟精惟一，一而神也。“能中何用”，允执厥中，两而化也。精一执中，一神两化，不偏不倚，无过不及，位天地，育万物，所以有金光万道，非大勇大力天纵之圣人，扛不动，抬不动。猴王两手挝过，粗细长短，随心所欲，正所谓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故号如意金箍棒。“其本来斗来粗细”者，方圆如一也；“二丈长短”者，阴阳混合也；“中间一段乌铁，两头两个金箍”者，执两用中也；“重一万三千五百斤”者，《乾》元用九，乃九千斤，又五九四千五百斤，合之为一万三千五百斤；“悟空将宝贝执在手中，坐在水晶宫殿上”者，即九五飞龙在天，位乎天德也。

　　“索求一件衣甲”者，内外如一也；“一客不烦二主者”，两而合一也；“走三家不如坐一家”者，三家归一也；“千万告求一件”者，万殊归一也；“随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”者，用权行一也。“问东海敖广讨神器”者，攒簇木也；“北海敖顺送一双藕丝履”者，攒簇水也；“西海敖闰送一副锁子黄金甲”者，攒族金也；“南海敖钦送一顶风翅紫金冠”者，攒簇火也。共东西南北之金木水火，而合成一中。“全身披挂，金灿灿走上铁板桥来”，四象和合，五行攒簇，而金丹成矣。

　　“猴王使一个法天象地的神通，那棒上抵三十三天，下至十八层地狱，霎时收了法象，将宝贝变作个绣花针藏在耳内。”噫！金丹成就，灵通感应，变化不拘，显诸仁而裁请用，发于万而定于一，能大能小，能收能放，纵横天地莫有遮栏，从容中道圣人矣。最神妙处，是“将宝贝还变作个绣花针藏在耳内”，这些子机秘，非师罔知，乃其师附耳低言之妙旨，故用时在耳朵里取，收时在耳朵里藏。但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，须由勉抵安，若不到五行攒簇处，未可遽然如意。试观悟空，始而夺混世魔之刀，既而摄傲来国之兵器，又既而得七十二洞之献贡，又既而得四海龙王之宝，无非由勉抵安之功，果抵于安，从心所欲不踰矩，自然金丹成就而如意。《语真》所谓“四象会时玄体就，五行全处紫金明。脱胎入口身通圣，无限龙神尽失惊。”提纲“四海千山皆拱服”者，即此也。修行者到的金丹成就，可以放下心，日日快乐睡的着矣。

　　“猴王睡里，见两个勾死人，拿一张批文，上有孙悟空三字，近身不容分说，套上绳，就把猴王魂灵儿索了去。”自来解《西游》，直解悟空是心，何不解勾死人是心乎？直解心者而不解，不宜解心者而乃解，心且不知，何况于道？真是痴人说梦耳。勾死人为心，吾于何知之？吾于悟空放下心知之。未放下心，勾死人不来，非不来也，来之而不识也；放下心而勾死人即来，非真来也，未来而早知也。其勾也，是悟空勾其勾死人，非勾死人勾悟空。悟空者，道心也，道心非心；勾死人者，人心也，人心为心。道心乃天堂，人心为地狱，可知人心即勾死人也。道心者，一心也；人心者，二心也。道心至善而无恶，人心有善而有恶；有善有恶，是非相杂，邪正相混，于谋百智，日夜不休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，常行死路。一切世人，以苦为乐，以假作真，不知死活，皆被两个勾死人索去，故逃不得阎罗之手。惟悟空醒悟此理，“恼起性来，把两个勾死人打为肉酱，自解其索。”是悟空因放下心而勾死人即死，因勾死人死而索自解也。

　　打入幽冥，叫十王取生死薄子察看，直到一千三百五十号，上方注名字，乃天产石猴，正《乾？九五》之数，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“该寿三百四十二岁，善终。”三为木数，百者一百，一为水，四为金，十为土，二为火，五行攒簇，有《乾？九五》大人刚健中正之象。夫九五大人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，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”位乎天德，合乎吉凶，大人至善之德也。善之至，即是寿之终。善恶之善，不离乎阴阳；至善之善，直本乎太极。九五龙德中正，太极之象，道归太极，无生无死矣。

　　“取笔过来，把猴属之类，但有名者，一概勾销，摔下簿子道：“了帐！了帐！今番不伏你管了。”一路棒打出幽冥地界。”说到此地，未免诸天及人皆当惊疑，殊不知犹是说破令人失笑也。何言之？悟空之销生死簿，并不在见十五时销之，已于打死两个勾死人时销之矣；犹不在打死两个勾死人时销之，已于睡着时销之矣；犹不在睡着时销之，已于放下心时销之矣。总之一放下心，早已了帐，不伏阎王管了。安得世间有个决烈男子，勇猛丈夫，将两个勾死人一棒打杀，为天下希有之事欤？试观龙王表奏：强坐水宅索兵器；冥主表奏：大闹森罗消死籍。正以表其慧器入手，死籍即销，此提纲“九幽十类尽除名”之旨。

　　“千里眼顺风耳，奏说天产石猴，不知何方修炼成真，降龙伏虎，强销死籍。”非不知也，此仙翁讥诮世之迷徒，不知有降龙伏虎，销死籍之道耳。金星奏道：“三界中凡有九窍者，皆可修仙，此猴乃天地育成之体，日月孕就之身，今既修成仙道，有降龙伏虎之能，与人何异？”

　　噫！人人俱是天地育成之体，日月孕就之身，人人可以降龙伏虎，人人可以强销死籍，奈人不自力，自暴自弃，甘为地狱之鬼，真乃兽之不如乎！观悟空销去幽冥之死籍，即有天上之招安，由微而显，自卑登高，出此入彼，感应神速，金丹之效，有如此耳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分明一味水中金，收得他来放下心。

　　攒族五行全体就，长生不死鬼神钦。

# 第四回　官封弼马心何足　名注齐天意未宁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攒簇五行，和合四象，还丹成就，根本已固，即可脱死籍而注长生。然道未至于纯阳，终为造化所规弄，而不能与天地同长久。故此回示人以火候之次第，运用之窍妙，使循序而进，归于纯阳无阴之处也。

　　夫金丹之道，有还丹、大丹二事。还丹者，只还得人生之初，良知良能本来物事耳。本来物事既还，如自下界而上天宫，登仙有分。急须将此物事温之养之，不使一毫渗漏，别立乾坤，再造鼎炉以炼大丹，至于打破虚空方为了当。故悟空到天空，玉帝旨除御马监正堂弼马温之职也。《乾》至阳为龙、为马，御马即所以养阳也。“昼夜不睡，滋养马匹”，即《易》之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”也。“马见了他泯耳攒蹄”，以法制之也；“到养得肉肥膘满”，以恩结之也；“不觉半月有余”者，半月为十五日，有余者，阳之极也。还丹温养已足，别有火候，别有功用，而御马监可以离的矣，故悟空问其官衔品从，而知其为未入流，即“大怒道：“不做他！不做他！我去也！”呼啦的一声，把公案推倒。”何其脱然超群哉！独可异者，弼马温代天养马，是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而何以云不做他，推倒此席，岂不令人难解乎？

　　夫金丹大道，乃先天而天弗违之道；得其真者，包罗天地，与大虚同体，天且在包罗之中，而何能受执于天，终以御马监之位限之乎？弼马温代天养马，后天而奉天时之道；奉天时，凡以为真阳未足，而温之养之耳。若真阳已足，还丹坚固，大本已立，正当别立乾坤，再造鼎炉，大作大为之时，非可以奉天毕其事。否则，以此为长久计，是直以大道起脚之地，而为神仙歇脚之乡，何异以弼马之职为大极乎？岂知人世之所谓大极者，而天宫则犹谓未入流，终非大道全始而全终。释典云：“百尺竿头不动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。百尺竿头更进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”其曰：“不做他！不做他！把公案推倒”，是欲以百尺竿头进步，大化而入于神圣之域也。

　　“你看他一路棒打出御马监，直至南天门，众天丁知他受了仙籙，不敢阻挡，让他打出天门去了。”此非悟空去之，乃道使去之。提纲曰：“官封弼马心何足”，诚不足也。试观悟空回洞对众言道：“那玉帝不会用人，封我作弼马温，原来是与他养马，不入流品之类，因此推倒此席，走下来了。”盖还丹之终，即大丹之始，大丹之功不到纯阳无阴，寿与天齐之地，不得休歇，虽欲不推倒此席，而不可得。此两个独角鬼王来献赭黄袍，叫做齐天大圣之所由来也。

　　“两个”者，偶也；“独角鬼王”者，阴在上也；“赭黄袍”者，黄带赤色，黄之太过，高亢之义。此《夬》卦卦爻图略之象。悟空为五阳，两鬼王为一偶，非《夬》乎？《夬》尽则为纯阳，非齐天大圣乎？“托塔天王李靖为降魔大元帅”，《夬》之上卦也。“哪吒三太子为三坛会海大神”，《夬》之下卦也；“巨灵神为先锋”，《夬》之一阴也。仍榷夬》象，“猴王一棒将巨灵神斧柄打作两截”，“刚决柔也”；猴王笑道：“脓包！脓包！我已饶了你，你快去报信”，是“健而悦，决而和”也；“哪吒变作三头六臂，恶狠狠手持六般兵器，丫丫叉叉扑面来打”，即《夬》之九三：“壮予□左“九”右“页””，决而不和之象；“大圣也变作三头六臂，金箍棒变作三条，六只手拿着三条捧架妆，即《夬》之九三：“君子夬夬”，决而又决之象；“悟空赶至哪吒脑后，着左臂上一棒打来，哪吒着了一下，负痛逃去”，即《夬》之初九：“壮于前趾，往不胜为咎”之象；“天王道：不要与他争持，且去上界回奏，再多遣天兵围捉这厮”，即《夬》之九二：“惕号，莫夜有戎，勿恤”之象。从容以缓，图得中道也。

　　“猴王得胜归山，叫六弟兄亦以大圣称之，七大圣自作自为，自尊自大”等语，总以明修持大丹，以阳决阴，趁时而动，先天而天弗违，自主而不由天主也。但金丹之道，须要刚柔相当，若独刚无柔，阳极必阴，难免得而复失之患。故金星奏道：“那妖猴只知出言，不知大校”大为阳，小为阴。知大知小，有刚有柔谓之圣；只大不小，刚而不柔谓之妖。圣妖之分，即在知大小不知大小之间耳。又曰：“就叫他做个齐天大圣，只是加他个空衔，有官无禄便了。”即《乾》之上九，《象》辞日：“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”也。阳刚过盛，燥气未化，自满自足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何得有民乎？金星领旨到花果山见大圣，说出“凡授官职皆由卑而尊，为何嫌小？”可知能卑者方能尊，能小者方能大，不得尊而不卑，大而不小也。玉帝道：“孙悟空过来，今宣你作个齐天大圣，官品极矣，自此切不可妄为。”是示其阳进于至极，须要知进退存亡，而不得妄动致悔也。

　　“在蟠桃园右首，起一座府，府里设个二司：一名安静司，一名宁神司。”阳极须当以阴接之，安静宁神以阴而养阳也，此提纲“名注齐天意未宁”之旨。因其亢阳太燥，如意之未宁，而故使安心定志以宁之。“猴王信受奉行，与五斗星君，同众尽饮。”是五行混合，燥气悉化，“健而悦，决而和”矣。“他才遂心满意，喜地欢天，在于天宫快乐，无挂无碍。”阴气尽而阳气纯，功成人间，名注天上，大丈夫之能事毕矣，故曰：“仙名水注长生箓，不堕轮回万古传”也。

　　此回由还丹而修大丹，演出决阴归《乾》之妙用，其中有口决存焉，读者须要深玩其味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归根复命是还丹，养到纯阳再换坛。

　　不晓个中消息意，圣基虽入道难完。

# 第五回　乱蟠桃大圣偷丹　反天宫诸神捉怪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由还丹而修大丹，体归纯《乾》，即可寿与天齐，名登紫府矣。然金丹有阳火阴符之妙用，当进阳而即进阳，当运阴而即运阴，阴符阳火，不失其时，方能金丹成熟。若知进阳而不知运阴，纵金丹在望，未许我认。故此回紧接上回，细演阴符妙用耳。

　　“大圣在齐天府，日食三餐，夜眠一榻，无事牵萦，自由自在。”是心处事外，静以待时耳。《文言传》曰；“知进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“许旌阳启奏：‘齐天大圣日日无事闲游，恐后来闹中生事。’”是明示其阳极必阴，若不防闲，得而复失之患，势所必有。“不若与他一件事管了，庶免别生事端”者，必有事焉，而勿正，心勿忘也。“玉帝宣猴王与一件执事，权管蟠桃园，使早晚在意”者，是一日内十二时，意所到皆可为，朝《屯》暮《蒙》，须臾不离也。但“权管”二字大有妙义，学者不可不玩。大圣乃先天至精，为阳之主，其管齐天府久管也，管蟠桃园权管也。久管者，进阳以决阴，阳火之事；权管者，借阴以全阳，阴符之事。大圣知其时之不可失，故欢喜谢恩，朝上唱喏而退也。

　　“蟠桃三千六百树”，《坤》卦全体，六六之数；“前面一千二百株，花微果小，三千年一熟，人吃了成仙了道，体健身轻”，即《坤》中所生一阳《复》、二阳《临》，二六一十二，阴变为阳之果，阳气方生，故花微果小也；“中间一千二百株，层花甘实，六千年一熟，人吃了霞举飞升，长生不老”，即《坤》中所产三阳《泰》、四阳《大壮》，二六一十二，阴变为阳之果，阳气壮盛，故居在甘实也；“后面一千二百株，紫纹细核，九千年一熟，人吃了与天齐寿，日月同庚”，即《坤》中所产五阳《夬》、六阳《乾》，二六一十二，阴变为阳之果，阳气纯全，故紫纹细核也。由《坤》而复《乾》，自六而归九，阴变成阳，故后国之桃九千年一熟。“桃”者，实也，其中有仁，属纯阳；阳气纯全，即是桃熟；桃熟，即是金丹成熟；金丹成熟，采而服之，势不容已。

　　“大圣闻言欢喜，当自查明回府”者，喜其时候已到，而查明火候也。“三五日一赏玩”者，三五合一，先天阳气圆满也。“见枝头桃熟，要尝新”者，伏阳于阴之未发也。“忽设一计，使仙吏出外，脱了冠服，摘桃自在受用”者，是见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见，在不睹不闻处下手也。“将熟桃吃了一饱”者，食其时，百骸理也。“三二日，又去设法偷桃，尽他享用”者，三二为一候，一时六候，只于一候之顷，夺天地之造化为我有，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也。

　　“王母娘姆大开宝阁，做蟠桃胜会”者，阳已极而阴即遇会也。“着七衣仙女摘桃”者，《姤》卦卦爻图略之象，即七日一阴来姤也。“叫寻他出来”者，《姤》之“女壮”也。“大圣变二寸长的人儿，在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”者，”二寸为明，上一阴下五阳，《夬》之象。“前摘三篮，中摘三盘”，二三为六，《姤》之一阴之象。“后树花果稀疏，只有几个毛蒂青皮的、原来熟的都是猴王吃了”者，真者已藏，不妨示假也．“将技一放，惊醒猴王，大圣即现本相，耳朵内犁出金箍棒，咄的一声道：‘你是那方怪物，敢大胆偷摘我桃’”者，此由《夬》而《乾》，由《乾》而《姤》之象。《夬》者，以阳决阴也。《姤》者，以阴遇阳也。阳决阴，则阴以阳为偷，谓怪；阴遇阳，则阳以阴为偷，谓怪。总一盗机，只在顺逆之闻耳。顺之则由《乾》而变《姤》，逆之则借《姤》以全《乾》。故《夬》反为《姤》，《姤》反为《夬》，而《乾》居《夬》、《姤》之间也。七衣仙女说出王母娘娘做蟠桃胜会；又说出请客上会自有成规”。以见阳极必阴，一定成规，而不能更移也。但不能使阳而不阴者，天地之气机；而能借阴保阳者，圣人之功用。

　　“大圣使定身法，把众仙女定在桃树之下”，即《姤？初六》：“系于金柅，贞吉”也。阴来遇阳，能以伤阳，如金柅之能止车，然初阴微弱，防之于早，逆而制之，凶可化吉，亦即《彖传》“勿用取女，不可与长也。”“大圣赚哄赤脚大仙通明殿演礼，变赤脚大仙至瑶池，却未有仙来，吃八珍，饮琼浆”一段，即《姤》之九二：“包有鱼，无咎，不利宾”也。九二以刚乘柔，柔下刚上，故谓赤脚大仙。以阳防阴，如鱼在包中，先发制人，不但阳气不能为害，而且能盗彼杀中之生气以为我有，故利于我，不利于宾。“自揣道：‘不好！不好！再过会请的客来，却不怪我？”一时拿住，怎生是好。’”即九四“包无鱼，起凶”也。夫阳来交阴为好，阴来姤阳为不好，不能防阴于早，客气乘间而来，必伤正气，如包中失鱼，鱼无拘束，放荡横行，起凶之道也。“不如回府中睡去”者，即《姤？九三》“其行次且，厉无大咎”也。阴气未发，虽不能去阴，而阴亦不能伤，“回府去睡”，正厉而无大咎之义。

　　“信步乱撞，一会把路走差，不是齐天府，却是兜率宫，顿然醒悟。道：‘兜率宫是三十三天之上，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，如何错到此间？’”齐天府，《乾》之上九也。兜率宫，《姤》之九五也。悟空醒悟有差，差者自差，悟者自悟，差正可以见悟、悟正可以止差。差者顺也，悟者逆也，以逆行顺，何差之有？“直至丹房，见五个胡芦里边都是炼就金丹，倾出来就吃了。”即九五：“含章，有陨自天”也。含藏章美，内刚外柔，阴气不得用事，自消自化，天心常照，金丹成熟，可以由渐而顿，虚心而能实腹矣。“一时间丹满酒醒”，正由渐而顿，虚心实腹之效。盖灵丹人腹，阴气悉化，如醉初醒，即归大觉，一时之功，神哉！妙哉！“又自揣道：‘不好！不好！这场祸事比天还大，若惊动玉帝，性命难保，不如下界为王去也。’”即上九：“姤其角，上穷吝也。”遇《姤》不能藏刚而持刚，金丹得而复失，大祸临身，性命难保，吝所必有。“不如下界为王”，是不姤于角，保丹之善法也。

　　以上数百言，皆演借阴保阳，窃夺造化之妙用。偷桃、偷酒、偷丹，俱在人所不知，而已独知处用手段，纯是盗机，虽天地神明不可得而测度，正提纲“乱蟠桃大圣偷丹”之旨。蟠桃会由《乾》而《姤》，顺也；乱蟠桃借《姤》还《乾》，逆也。不乱不能偷，惟乱而偷之，所以遂心应手，无不如意也。

　　“不行旧路，从西天门使隐身法逃去，回至花果山。”此金丹口诀中之口诀，天机秘密，后人谁能识的？惟悟一子注曰：“上天而下地，回天山《遁》卦爻图略，可谓仙翁知音矣。但遁则遁矣，何以不行旧路，从西天门隐身法逃去乎？此中妙意，须当追究出来。“旧路”者，《姤》也；“西天门”者，《夬》也；使隐身法逃去”者，《遁》也，又自天而回山亦为《遁》象。由《姤》而《遁》，阴气浸长，阳气受伤，后天顺行之道。自《夬》而《遁》阳气不亢，阴气难进，先天逆运之道。不行旧路，从西天门逃去，所以顺中用逆耳。使隐身法，即是窃夺阴阳之盗机，惟其有此盗机，故大圣回山之后，“又翻一筋斗，使隐身法径至瑶池．人还未醒，拣大瓮，从左右胁下挟了两个，两手提了两个，回至洞中，就做仙酒会，与众快乐。”上天下地，从心所欲不踰矩，真取诸左右逢其原矣。

　　“王母备陈偷吃蟠桃，仙官来奏偷吃仙酒，老君道出偷吃仙丹，玉帝见奏惊惧；齐天府仙吏奏道，孙大圣不知去向，五帝又添疑思；赤脚仙又奏遇齐天大圣，言有旨着众仙先演礼后赴会等语，玉带越发大惊。”即佛祖所云：“若说是事，诸天及人皆当惊疑”者是也。惊疑者何？惊疑不顺天而逆天也。顺天者，后天而奉天时之道。逆天者，先天而天弗违之道。因其先天之道，逆而不顺，故提纲谓之“反天宫”；因其反天宫，与天争权，则天神不悦，必以逆为怪，故提纲谓之“诸神捉怪”。然先天之道，所以能反天逆天，而不顺天者，总在一《遁》之妙，《遁》卦健于外而止于内，以止运健，健本于止，虽行健而健无形迹可窥矣。

　　“玉帝差普天神将，共十万天兵下界，把花果山围困，捉获大圣。大圣公然不理道：‘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管门前是与非。’”即《遁》之初六：“遁尾厉，勿用有攸往”也。《遁》之在初，恐有遁而不回之厉，若能莫管门前是与非，不往何灾也？及“九个凶神，恶言泼语，门前骂战，大圣笑道：‘莫采他，诗酒且图今日乐，功名休问见时成。’”即六二。“执之用黄牛之革，莫之胜说。”以中正自守，境遇不得而迁，患难不得而移。如牛革之固。“功名体问几时成”，正所以固志也。“九个凶神把门打破。大圣大怒，命独角鬼王帅今七十二洞妖王出阵，被九曜恶星一齐掩杀，抵住在铁板桥头，莫能得出。”即九三：“系遁，有疾厉”也。圣妖相混，为阴所牵，不能遁而以刚自用，如有疾惫，放在铁板桥头，莫能得出也。“九曜星数骂偷桃、偷酒、乱会、窃丹，此处享乐。大圣笑道：‘这几桩事儿，实有！实有！你如今待要怎么？’”即九四：“好遁”也。惟其能遁，所以能偷，偷之遁之，境遇在彼，造命在我，天关在手，地轴由心，造化何得而拘哉？

　　“自辰时杀到日落西山，独角鬼王与七十二洞妖怪，都被众无神捉去，只走了四健将，与那群猴深藏在水帘洞底。”即九四：“君子吉，小人否”也。盖以刚而亢躁者，不好于遁，顺其阴阳，即为天所拘；刚而能柔者，好于遁，通其造化，不为天所限。好遁不好遁，君子小人分之，吉凶见之也。“大圣拔毫毛一把，变了千百个大圣，都使的金箍律，打退哪吒太子，战败五个天王，得胜回洞。”即九五：“嘉遁，贞吉”也。刚健中正，随心变化，无定之中而有定，有定之中而无定，毫光普照应用无方，不遁而遁，遁之嘉美而无形无迹，所谓千百亿化身者，故能胜天，而天无可如何也。可异者，四健将迎着大圣，哽哽咽咽大哭三声，又嘻嘻哈哈大笑三声，这个盘谜真难猜识，然难猜难识，而有易猜易识者，仙翁已明明道出矣。健将道：今早交战，把七十二洞妖王，与独角鬼王，尽被众神捉去，我等逃生，故此该哭；今见大王得胜回来，未曾伤损，故此该笑。”妖王鬼王乃高亢之阳，大圣乃中正之阳。高亢之阳，刚而不柔，为妖为鬼；哭者，哭其知进而不知退也。中正之阳，刚而能柔，为圣为仙；笑者，笑其知进而能知退也。知进者，所以进阳而夬阴也；知退者，所以运阴而养阳也。服丹之后，宜退而不宜进，故《遁》之道所由贵。

　　“大圣道。‘我等且紧紧防守，饱飧一顿，安心睡觉，养养精神，天明看我使个大神通，拿这些天将，与众报仇。’”即上九：“肥遁，无不利也。”‘饱飧”者，实其腹也；“安心睡”者，虚其心也。既实腹而又虚心，养精神而待天明，身在事中，心处事外，万物难伤，造化难移，遁之肥而自由自专，养到大神通处，超出乎天地之外，以之敌天将，有何不利哉？

　　总之，此回妙旨。“乱蟠桃”者，自《乾》而《姤》也；“反天宫”者，由《姤》而《遁》也。“大圣偷丹”者，借后天而成先天也；“诸神捉怪”者，以后天而伤先天也。借后天成先天，《姤》中养《乾》；以后天伤先天，《乾》极必《姤》。趁《姤》而偷，则造化为我用；惟《遁》而捉，则造化不能伤。《姤》者自姤，《遁》者自遁，偷者自偷，捉者自捉。惟《姤》方能偷，惟《遁》不能捉，能偷能遁，神鬼不测，诸神焉得而捉之？此中天机，惟天纵之大圣能知能行，彼一切在后天中用功夫，师心自用，强制强求者，乌能窥其底蕴哉？

　　结尾结出“四大天王收兵器罢战，众各报功，拿住虎豹狼虫无数，更不曾捉着一个猴精。”可知捉者是怪，而不是圣。圣也，怪也，总在能遁不能遁耳。能遁便为圣，不遁便为怪，《遁》之时义大矣哉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阳极阴生姤即连，此中消息要师传。

　　含章在内神功妙，知者夺来造化权。

# 第六回　观音赴会问原因　小圣施威降大圣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自《乾》而《姤》，自《姤》而《遁》，借后天全先天，已为天地神明不可得而窥测矣。但金丹之道，阴阳造化之道，必须洞晓阴阳，察明消息，知始始之，知终终之，方能一力成功。若不知阴阳变幻，消息相因，纵金丹到手，必至阳极而阴，《乾》而《姤》，《姤》而《遁》，《遁》而《否》，《否》而《观》，《观》而《剥》，《剥》而《坤》，金丹得而复失，何能完全大道乎？故此回叫人究明阴阳消息，随时而运用之，如提纲“观音赴会问原因，小圣施威降大圣。”是欲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也。“观”者，静观密察之谓；“音”者，阴阳消息之机。能观其机，而或顺或逆，抑阴扶阳，无不如意。此“观音”二字，不特为此回之眼目，而且为全部之线索。故西天取经，以观音起，以观音结，则知作佛成仙，惟在能观其天道耳。

　　“观音自王母娘娘请赴蟠桃大会，与惠岸同登宝阁瑶池。”王母为老阴，属《坤》；惠岸为木，属《巽》，上《巽》下《坤》，卦爻图略为风地《观》。“见席面残乱，虽有几位天仙，俱不就席，都在那里纷纷讲论”，即天地不交，《否》之象也。“菩萨与众仙相见毕，众仙备言前事”，即言《姤》、《遁》之前事也；“菩萨与众仙至通明殿”，《乾》卦之象；“早有四大天师、赤脚大仙迎着”，仍榷遁》、《姤》之象。“时有太上老君在上”，《乾》阳在上也；“王母娘娘在后”，《坤》阴在下也。《乾》上《坤》下，卦爻图略为天地《否》。“菩萨引众同入，与玉帝礼毕，又与老君王母相见，各坐下。”此仙翁明明提出《乾》、《娠》、《遁》、《否》、《观》诸卦之象，叫人于此处观察体认耳。

　　“菩萨问出乱蟠桃原由，即命惠岸速下天宫打探军情，可就相助一功，务必的实回话。”此中妙义，非人所识，惠岸为《巽》木，以《巽》木而下《乾》天，则为《姤》。阳极而阴，阴与阳争，犹如军情。打探军情，不亲见的阳极而阴之处，不谓观察的实。木叉为李天王二太子，为南海观音大徒弟，《巽》木下于天为《姤》，上于地为《观》，惠岸即上地之义。由《姤》而《观》，以《观》探《姤》，所谓《乾》遇《巽》时观月窟”也。“木叉要看他怎么个大圣”，以阴而遇阳也；“木叉高叫：‘那个是齐天大圣？’大圣应声道：‘老孙便是！”’，阴阳相见一叫一应，阳往阴来，两不相离也；“见你这般猖獗，特来擒你”，是阳极而阴必生也；“木叉与大圣战经五六十合，败阵而走。对天王说道：‘大圣着实神通广大。”’败阵回来之由，天王心惊。此亲历身经，已打探到阴阳消息之的实处，已知先天之气神通广大，非可强制，而不得不惊。即《悟真篇》所谓“恍惚之中寻有象，青冥之内觅真精。有无从此自相入，未见如何想得成”也。

　　“惠岸见了菩萨，说了不能取胜消息，菩萨低头思忖”，神观之谓也；“玉帝拆开表章，见有求助之言，笑道：‘叵耐这个猴精能有多大手段，就敢敌过十万天兵”’，大观之谓也；“观音合掌启奏陛下宽心，贫僧举一神，可擒这猴”，神观大观，两而合一，得于心而应于手，可不难伏矣。何则？先天之气，阳极而阴，阴极而阳，《泰》极而《否》，《否》极而《泰》，乃天道自然之常，亦人之无可如何者。然能静观密察，而得其消息，借阴济阳，则阴或有时而退，阳或有时而纯，尽人争以待天命，庶乎食其时，百骸理，动其机，万化安，故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。

　　“显圣二郎为玉帝外甥，有梅山六弟兄、一千二百草头神，听调不听宣”者，何哉？“二郎”者，阴偶之数，从《坤》而出，故为《乾》天之外甥；当阳极之会，阴气当显，故曰显圣二郎。“梅山六弟兄”者，《坤》之初六也；一千二百草头神者，二六一十二，《坤》之六二、六三也。“草头神”者，蒙昧之象也。“听调不听宣”者，阴乃阳之所变，故曰调。“差大力鬼王賫调”者，大力《坤》阴之象。

　　“二郎迎接旨意，大喜道：‘天使请回，吾就去相助。”’上天下地为《否》，阴气承天而动也。“二郎唤六弟兄，二将军聚集，即点本部神兵，纵狂风，径至花果山，见天罗地网密密层层，不能前进。”即《否》之初六：“拔茅茹，以其汇。”阴气相连而进，其机未发，故不能前进也。真君笑道：“小圣来此，必须与他斗个变化，列公将天罗地网不要幔了顶上。”即《否》之六二：“包承，小人吉，大人否亨。”外君子而内小人，阴气暗藏，自下而上，不至消尽其阳而不止，大往小来，为祸最烈也。“叫天王使照妖镜，住立空中，休叫走了”者，自《否》而《剥》，剥极于上也。“真君领众神出营，在水帘洞外挑战，”即《否》之六三：包羞”。以阴居阳，不中不正，阴气犹未侵阳之象。然阴侵阳必有从来，非《泰》极时而阴不能侵。

　　“群猴齐齐整整，排作个蟠龙阵势。”即《泰》之初九：“拔茅茹，征吉”。三阳在下，连类而进之象，志在外也。“中军里立一竿旗，上书齐天大圣”，即《泰》之九二：“包荒．得尚于中行。”以阳刚而居柔中之位，泰中能以防否也。真君笑道：“这泼猴，怎么称得起齐天大圣之职”，即《泰》之九三：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。”《泰》极而《否》即来，阳盛而阴即生也。“大圣掣金箍棒腾出营门，笑道：“你是何方小将，乃敢大胆挑战？’真君笑道：‘我乃显圣二郎，今奉上命，特来擒你。’”即《泰》六四：“翩翩不富，以其邻，不戒以孚。”《泰》之已过，《否》斯来之，必有阴气承天而动，以伤其阳，如不戒而孚者。其曰：“你还不知死活”，是言不知戒惧，终必闭塞不通，转《泰》为《否》矣。“大圣道：‘我记得玉帝妹子，思凡下界，配合杨君，生一男子，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么？’”即《泰》之六五，“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”柔顺居尊，虚己下贤，以阴求阳，天地交而万物通，上下交而其志同，开《泰》之吉道也。然阴阳有循环之机，而《否》、《泰》有轮转之理，《泰》中藏《否》，阳内藏阴，二郎劈桃山，自《泰》而《否》，又势所必有也。

　　“二郎变的身高万丈，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。”两手上下二卦，“三尖”上《乾》，“两刃”下《坤》，仍榷否》象。“青脸獠牙，朱红头发，恶狠狠望大圣着头就砍”者，“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”也。“大圣变的与二郎嘴脸一般，举一条如意棒，抵住二郎。”阴阳混一，内外交通，仍榷泰》象。“两个各施神通相斗”，《否》、《泰》相交之时也。“六弟兄撒放草头神，一齐掩杀，众猴惊散。”即《泰》之上六：“城复于隍，其命乱也。”《泰》极而《否》至，大往而小来矣。“大圣自觉心慌，收了法像，把棒变绣花针，藏于耳内，变化逃走。”即“天地不交《否》，君子以俭德辟难”也。”然大圣变化上辟，而小圣变化上剥之；大圣变化下辟，而小圣变化下剥之。愈俭愈难，愈辟愈剥，总以上下不交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之故。

　　所可异者，大圣变花鸨，二郎不敢扰，现出本相以弹打之。夫阴之能剥阳者，以其阴阳之气不交也，若阴阳气交，阴安得而剥阳？花鸨不拘驾凤鹰鸦，都与交群，是阴阳不拘，随高就低，退则可以自保，进则可以有为，二郎焉敢而拢之？不拢而现本相以弹打，是阴之剥阳于上也。然《剥》极于上，即反于《坤》。“大圣趁着机会，滚下山崖，变作土地庙”，《剥》变为《坤》矣。“尾巴变旗竿在庙后”，《剥》极归《坤》，贞下起元，一阳来复，岂非尾巴在庙后乎？“二郎欲捣窗棂踢门扇”，小人剥庐也。小人剥庐而欲尽剥其阳，是自失其所覆，适以自剥其庐。此大圣使隐身法，去灌江口，变二郎之象，入二郎之庙，点察二郎香火之由来也。

　　噫！二郎方欲剥孙之庙，大圣随即占杨之庙，以是知孙庙即杨庙，剥孙庙，正以剥杨庙，故曰：“郎君不消嚷，庙宇已姓孙了。”天王照见，告知二郎，是明告学人，不使阳之剥尽，留其余阳，顺而止之，以为返还大丹之本耳。《剥》之《彖传》曰：“顺而止之，观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。”盖观天之道，还须执天之行，若空观而不行，则《剥》而《复》，《复》而《姤》，《姤》而复《剥》；《泰》而《否》，《否》而《泰》，《泰》而又《否》，先天之气何由收伏？何由而凝结？此老君不用观音净瓶助拿，而以金钢琢收伏之。“净瓶”者，清净无为之道；“金钢琢”者，中正有为之道。惟其中所以套诸物，惟其正可以早晚防身。盖金丹之道，以清净为体，以中正为用。“自天门上往下一掼，打中天灵，跌了一跤。”执中精一，真空而含妙有，妙有而归真空，先天灵气，自不飞走。又“被二郎细犬照腿肚子上一口，扯了一跌”，阳极当以阴接之。“睡倒在地，爬不起来”，由《剥》而《复》，归根复命矣。“七圣一拥按住，即将绳索捆绑，使勾刀穿了琵琶骨，再不能变化。”仍榷剥》卦顺而止之义。

　　噫！始而假阴剥真阳，既而借阴以伏阳，不得其假，则真者不见；不得其真，则假者不去。二郎变化，以假欺真，气之顺也；大圣变化，藏真顺假，法之逆也。不能神观大观者，则真为假所制，而真遂成假；能神观大观者，则假为真所化，而假亦化真。是二郎虽罪之魁，亦功之首。故天神都道，“此小圣之功也。”二郎道：“我何功之有？”则知提纲“小圣施威”者，小圣顺时而施也；大至被降者，大圣顺时而止也。施者自施，止者自止，一顺时，而收伏金丹妙用尽矣。非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者，而能若是乎？

　　篇中千余言，历历说来，总归到“顺而止之”一句。这一句妙用，以之用于还丹，而还丹结；以之用于大丹，而大丹凝。还丹大丹皆藉此而成就矣。观察观到此处，则顿悟圆通，一灵妙有，先天之气自虚无凝结矣。此回仙翁一意双关，顺逆并写，非仅言其顺行之道，学者能于此回悟得透彻，则内外二事，可得其大半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大观若也更神现，否泰盈虚怎得瞒。

　　用九随时兼用六，执中精一结灵丹。

# 第七回　八卦炉中逃大圣　五行山下定心猿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先天之气，顺而止之，自《剥》归《复》，可以金丹凝结矣。此回专言真火锻炼，金丹成熟之后，自有为而入无为，以成无上至真之妙道也。

　　大圣被天兵押去斩妖台，神火不能烧，雷楔不能打，何哉？盖先天之气来归，药即是火，火即是药，自有天然真火，而非外来之火可以为功者。故老君奏道：“那猴吃了蟠桃，饮了御酒，又盗了仙丹，三昧火炼就金刚之躯，急不能伤，不若与老道领去．放在八卦炉中，以文武火锻炼出我的丹来。”是明示金丹凝结之后，非真火锻炼不能成熟也。既云吃了蟠桃．饮了御酒，盗了仙丹，已成金刚不坏之躯，又何云以文武火锻炼出丹来？此等关节，不可不知。盖炼就金刚之躯，是金丹凝结，一时之功；以文武火锻炼出丹，是朝《屯》暮《蒙》，抽铅添汞，符火烹煎之功。

　　“老君将大圣推入八卦炉中，命道人架火锻炼，大圣钻在《巽》宫位下。《巽》乃风也，有风则无火，只是风搅烟来，把一对眼熏红了，弄做个老害眼，故后来唤作火眼金睛。”噫！仙翁慈悲，不但指人以火候，而且指人以作用。前次之结丹，以中为贵；今此之炼丹，以和为贵。《巽》风乃和缓从容之谓，一阴伏于二阳之下，刚中用柔，和缓从容而不迫也。《中庸》曰：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”能中能和，刚柔相济，良贾深藏若虚，黜聪毁智，内明外暗之意，故曰火眼金睛。

　　“七七四十九日，老君火候俱全，忽一日开炉取丹。大圣只听炉头声响，猛睁眼看见光明，忍不住将身一纵，跳出丹炉，呼啦一声，蹬倒入卦炉，往外就走”。是火候已足，阴尽阳纯，滓质尽去，金丹成熟，自然迸出一粒光明宝珠矣。斯时也，脱五行而出造化，命由自主，鼎炉无用。故把“架火看炉的一个个都放倒，把老君摔了个倒栽葱，脱身走了”。脱身走了者，不为造化所拘，不为幻身所累也。此提纲“八卦护中逃大圣”之旨。

　　“耳中掣出如意金箍棒，不分好歹，却又大闹天宫”。丹成之后，无拘无束，一灵妙有，法界圆通，与天争权，理所必然。“却又大闹天宫”，与前大闹天宫大有分别。前之大闹，还丹之事，因有阴而大闹，尚出于功力，故在鼎炉锻炼之先；今之大闹，由纯阳而大闹，已归于自然，故在鼎炉踢倒已后。“打的九曜星闭门闭户，四天王无影无踪。”总描写金丹成就，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钦也。

　　其诗曰：“混元体正合先天，万劫干番只自然，渺渺无为浑太乙，如如不动号初玄。炉中久炼非铅汞，物外长生是本仙。变化无穷还变化，三皈五戒总体言。”上四句言了性必须了命，下四句言了命必须了性。观于“无为浑太乙，不动号初玄，久炼非铅汞，变化还变化”等字，不解可知。二诗：“一点灵光彻太虚，那条拄杖亦如之。或长或短随人用，横竖横排任卷舒。”总以见道成之后，一点灵光彻于太虚，拄杖由我，无之而不可也。观此而益知历来读《西游》，评《西游》者，以心猿意马为解，皆教门之瞎汉，何不一味其三诗乎？

　　诗曰：“猿猴道体配人心”者，言猿猴为道，而人心非道，道本无言，其所谓猿猴者，言以显道，极其至也。猿猴且不为道，何况人心？不过借猿猴之道体，以匹配人心耳。“心即猿猴意思深”者，言道有动静，人心亦有动静，道之动静，似乎人心之动静，心即猿猴意思深远，而非寻常可得私议者。“大圣齐天非假论，官封弼马是知音”者，言道至纯阳，与天为徒，天之健不息，道之健亦不息，浑然天理，乘六龙以御天矣。“马猿合作心和意，紧缚牢控莫外寻”者，金丹有为之道，所以进阳火者，以其猿马不合，心意不和之故。果其猿熟马驯，猿马相合，心正意诚，心意相和，可以紧缚牢拴，不必外寻而运火矣。“万象归真从一理，如来同契住双林”者，言了命之后，须当万法俱空，以了真性，合有为无为而一以贯之，以成妙觉金身，归于如来地位，方为了当也。

　　“打到通明殿里，灵霄殿外。”通幽达明，内外无阴，纯阳之象也。“诸天神把大圣围在垓心，大圣全无惧色，变作三头六臂，好是纺车儿，在垓心内飞舞。”刚健中正，随心变化，纵横逆顺莫遮栏矣。

　　“圆陀陀”一诗，总以形容道至刚健中正，如一颗牟尼宝珠，光辉通天彻地，水火不能伤，刀兵不能加，命由自主，不由天地，天兵神将，焉得而近之？其所谓“也能善，也能恶，眼前善恶凭他作。善时成佛与成仙，恶处披毛并戴角”者，言此光明宝珠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。但圣人借此而作善，成佛成仙；凡人借此而作恶，披毛戴角，是在人之善用恶用耳。能善用者，用火锻炼成熟，变化无穷，与天争权．先天而天弗违矣。

　　然了命之后，即是了性之首；有为之终，即是无为之始。若只知了命，而不知了性；只知有为，而不知无为，则圣变为魔，寿同天地一愚夫耳，焉能到不生不灭之地乎？故佛祖听大圣长生变化之说，冷笑道：“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，怎敢欺心，要夺玉皇大帝尊位。”又道：“趁早皈依，但恐遭了毒手，性命顷刻而休，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。”盖了命之道，只完的父母生身之初本来面目，尚未完的父母未生身以前面目。若只知生身之初面目，不知再完未生身之前面目，自满自足，自尊自大，便是不能明心而欺心。欺心便是欺天，欺天便是不能了性；不能了性，即不能与太虚同体，有生终有灭。一遇劫运，如遭毒手，性命顷刻而休，岂不可惜本来面目乎？庄子云：“摄精神而长生，忘精神而无生。”无生则无灭，修道不到无生无灭之地，犹有后患，未为极功。

　　“大圣与佛祖赌赛，一路云光，不住前进，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，撑着一股青气，他道：‘此间乃尽头路了。”’五行一气，命基坚固，谓之尽美则可，谓之尽善则不可，即仙翁“变化无穷还变化”之说。奈何古今修道之人，以此间为尽头路者，何其多也！故仙翁借大圣以讽之耳。

　　“在中柱上写一行大字云：‘齐天大圣到此一游’。”夫“中柱”者，中之实也。“写一行大字”者，即此一中之大字也。“齐天大圣到此一游”者，即历代大圣人修行，皆不离此中也。写者写此中，字者字此中，中本无名，因写因字而名之。此仙翁为大众提出一“中”字，为了性柱子，以归妙觉之地耳。“收了毫毛，又不装尊。”是不用其明，不自称其尊也。又何以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，撒了一泡猴尿乎？猴尿者，水金也。当未成道，而千方百计，急求水金以为真种；及已成道，而万法俱空，将化水金以归太虚。“第一根柱子”者，是无上一乘之妙道。“撒了一泡猴尿”者，是去水金而不用也。噫！中之之意，不可以言传，不可以笔书，是乃无字之真经。此中与未成丹之中不同，未成丹之中，有阴有阳，是造化中之天机；丹已成之中，无边无岸，是虚空外之事业。“翻转筋斗，径回本处，站在如来掌内道：‘我已去，今来了’。如来骂道：‘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！”’站在掌，不离掌，总以掌示，佛法无边，须归到无言语文字也。这个掌中义，远隔十万八千，近在眼目之下，非火眼金睛之大圣看见，其谁与归？既能见的中，须当归于中。试观“大圣纵身又跳，佛祖翻掌一扑，将五指化作五座联山，唤名五行山，轻轻的把他压祝”自有入无，五行混化，联为一气，浑然一中，人于真空妙有大觉之地，而五行山下心狠可定矣。心猿者，道心之妙有，属于刚，刚主动；佛掌者，本性之真空，属于柔，柔主静。刚极而养以柔，动极而归于静，真空妙有，两而合一，有无俱不立，物我悉归空。翻掌之间，心猿不期定而自定。这个翻掌变化之妙旨，即迦叶微笑，阿难一诺之秘。悟之者，了命之后复了性，心猿定而混化五行；迷之者，既了其命，不能了性，心猿不定，终为五行所压。心猿之定与不定，只在迷悟之间耳。故诗曰：“当年立志苦修行，万劫无移道果真。一朝有变精神敝，不知何日再翻身。”一切修命而不知修性者，可以悟矣。

　　“诸天请立会名，而如来即名为‘安天大会’。”读者至此，未免乱猜乱疑，或谓大圣前反天宫，而天不安，今被所压而天安矣；或谓大圣前乱蟠桃天不安而非会，今被所压天已安而大会。俱非也。何则？性者天性，命者天命。不能性命俱了，而非安天；不能性命双修，而非大会。今大圣而为如来所压，是命不离性，性不离命，有为而入于无为，妙有而归于真空，是所谓天命之谓性，而谓“安天大会”，不亦宜乎？南极寿星所献一诗，正性命俱了之印证，无为有为之指南。“如来万寿若恒沙，文六金身九品花。”丈六，二八一斤之数；九品，纯阳无阴之物，非命乎？“无相门中真法主，色空天上是仙家。”“无相门中”，纯一不二之谓；“色空天上”，涅槃般若之义，非性乎？先了命而后了性，方是无上至其之妙道，而不落于顽空执相之途矣。

　　至于大圣伸出头，六个金字贴住，那山生根合缝，随人呼吸，手儿爬出，身不能挣。此仙翁一笔双写，总结七回大意，学者不可不知。盖金丹之道，性命必须双修，功夫还要两段，两段者，一有为一无为，有为所以了命，无为所以了性，性命俱了，打破虚空，方是七返九还金液大丹之妙旨。然有为无为皆要真师口诀传授，若知无为不知有为，则五行分散，而幻身难脱；若知有为不知无为，虽五行一气，而法身难脱。六个金字，即教外别传之口诀。明的此诀，知始知终，可以脱幻身，可以脱法身，不为五行所压。或知始不知终，知终而不知始，幻身也难脱，法身也难脱，总为五行所压；然亦非五行压，总是不明教外别传之口诀，而为五行所压也。果有志士丈夫，铜铁心肠，以性命为一大事，勇猛精进，百折不回，专心致志，寻师访友，自有神明暗佑，真人来度，何难于揭五行而复先天，有为无为完成大道哉？

　　噫！欲知山上路，须问过来人，奈何举世学人不肯认真拜求明师口诀妙谛，空空一生，到老无成，一失人身，万劫难逢，可不叹诸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九还七反大丹功，炼就纯阳再变通。

　　了命弗知兼了性，法身到底不飞翀。

# 第八回　我佛造经传极乐　观音奉旨上长安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七回内外二丹之药物斤两、火候爻铢、有为无为之道，无不详明且备，若遇师指天仙可冀。然而大道幽深，若有毫发之差，便致千里之失。故仙翁于水尽山穷处，另起一意，细演妙道，借玄奘西天取经，三徒真五行护持，写出火候工程，大道奥妙。使人身体力行，步步脚踏实地，从有为入无为，由勉强而神化，以了性命双修之道，不容少有差地，走入一偏之路也。

　　如此回提纲曰：“我佛造经传极乐，观音奉旨上长安。”读者见“我佛”二字，或疑为释氏了性，一空而已，修道者必一无所有，方可成真；或疑为佛高于仙，修道者必得乎佛法而后了道，皆非也。所谓“我佛造经传极乐”者，道本无言，言以显道，造经所以传示修道之极乐，使人人知有此道也。所谓“观音奉旨上长安”者，道贵于悟，尤贵于行，观音所以明辨其道中之法音，信受奉行，而修持此道也。造之、传之、观之、奉之，道本无为，而法有作。以无为体，以有为用，有无兼该，可以上长安而入于极乐之乡。若只以空为事，传极乐所传者何事？上长安又将何为？

　　冠首一词，包含全篇大义，最是醒人，言禅关参求、顽空寂灭之学，如磨砖作镜、积雪为粮、毛吞大海、芥纳须弥，未免为金色头阳所暗笑矣。笑者何？笑其修真大道，别有个真空妙有之天机，悟之者则直超十地三乘，凝滞则入于四生六道。特以寂灭之辈，皆不知绝想崖前，无阴树下，地雷震动，虚室生白，如杜宇一声，阴中夏阳，春信早至矣。漕溪之路本不险，鹫岭之云本不深，无如学人不下肯心，自险自深，所以故人音杳，当面不见耳。若遇明师点破，方知的千丈冰崖，有五叶莲升；古殿垂帘，有香袅透出。那时识破源流，便见龙王三元真宝，明明朗朗，顺手可得，而不为顽空所误矣。

　　“如来回至雷音宝刹，对众道：“我甚深般若，遍观三界，根本性源，毕竟寂灭，同虚空相，一无所有。殄伏乖猴，是事莫识，名生死始，法相如是。”般若者，华严智慧也。曰般若，曰性源，曰虚空相，曰法相，则非一空也；曰毕竟寂灭，曰殄伏乖猴，则非一无所为也。真空而藏妙相，妙相而归真空，所以是事人莫能识。真空妙相，顺之则识神借灵生妄，而归于死地；逆之则元神常明不昧，而超于生地。是名生死之始，殄伏乖猴，以定制动，法相应如是也。试观佛祖数道石猴出身来因，降伏法力，而益知非空空无物者可比。不然一空而已，何待殄伏？噫！千般比喻，说不开世间愚人；一根拄杖，打不醒天下痴汉。此仙翁不得不大开方便门，拈出真宝，借佛祖现身说法也。

　　“时值中秋，有一宝盆。”这个宝盆，乃三五合一，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如中秋之月，通天彻地，无处不照，故中有百样奇花，千般异果等物也。“三藏真经，《法》一藏，谈天；《论》一藏，说地；《经》一藏，度鬼。”不言天地人，而言天地鬼，鬼即人也。遍尘世间，醉生梦死，入于虚假，迷失本真，虽生如死，虽人如鬼，言度鬼即度人耳。三藏共计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，每藏该五千四十八卷，五千四十八为白虎首经，天心复现之期，即真经一藏。“三藏”者，三五也。“共计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”者，三五合一也。分之，一五而变为三五；合之，三五而共成一五；要之，一五而总归于一。一而五，五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干，千而万，此一本散为万殊，顺行造化之源流；万而干，干而百，百而十，十而五，五而一，此万殊归于一本，逆运造化之源流。逆之顺之，分之合之，总不离五，总不离一，正修真之经，正善之门，为古今来圣贤口口相传，心心相投之根本源流，皆一宝盆之所出。“大众请示”者，请示此也；“请解”者，请解此也。岂真大众不知而请示解哉？盖请解示于天下后世之人耳。奈何世人多以三藏真经，或流而为采战，或误以为闺丹。此等无知之徒，生则为教门之罪人，死则入铁围之地狱，尚欲转生阳世，岂可得乎？

　　夫五千四十八，乃阴极生阳，天心来复之时。天心来复即是首经，即真经一藏，岂世之女子十四岁浊血之经哉？仙佛之道，所修者乃是父母未生以前一点先天之气，无影无踪，无声无臭，纯粹至精之物。一切后天有质者，皆阴中之阴，浊中之浊，俱所不用。所谓见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见也。天下迷徒，不达此理，闻真空之说，则疑是禅学；闻妙有之语，则疑是执相。不入于此，则入于彼，真是毁谤圣道，不识法门之妙旨，安得一个善土，取真经永传世间，劝化众生乎？此佛祖不得不使观音大土向东土求真正取经人也。

　　“观音”者，乃静观密察之神，修行人穷理尽性至命，始终所藉，赖而须臾不可离者，直到打破虚空大休大歇之后，方可不用。盖金丹大道，安炉立鼎，采药入药，文烹武炼，结胎脱胎，沐浴温养，防危虑险，药物老嫩，火候止足，进退迟缓，吉凶悔吝，事有多端，全凭觉察以为功，此《西游》以观音为一大线索也。故佛云：须观音大土神通广大，方可去得。

　　又与五件宝贝，其中有锦襴袈裟一领，九环锡杖一根。“袈裟”者，乃朝夕佩服之衣；“锦襴”者；五彩所织，具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之全色；“一领”者，一而统五，乃五行合一之谓。五行攒簇，合而为丹，人能服之，长生不死，故曰：“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。”锡杖”者，乃动静执持之把柄，锡为金类，乃金之柔者，杖而云锡，为刚柔如一之物。上有九环，金还至九，纯阳无阴，刚健中正，水火不加，刀兵难伤，故曰：“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。”袈裟者，道之体；锡杖者，道之用。一体一用，金丹之能事毕矣。此真教外别传之真衣钵，彼顽空者，安能窥其涯涘哉？

　　“又有三个箍儿，一样三个，用各不同，有金、紧、禁三篇咒语。”妙哉！此仙翁告人以用中之用，诀中之诀也。箍儿为收束不放之物，“金”者刚决果断之物，修丹之道，首在刚决而有果断；“紧’者，绵绵不绝之谓，金丹之道，贵在愈久而愈力；“禁”者，从容不燥之谓，金丹之道，务在专气而致柔。此同一箍，而用各不同也。“各依咒语，念一念，见肉生根，管叫他入我门来。”若有能依其法者，一念回机，便同本得，刹那成佛，不待他生后世，眼前获佛神通。宜乎菩萨到灵山脚下，而即有金顶大仙在观门首接住矣。其曰：“约模二三年间，或可至此”者，盖言果是真正丈夫，勇猛男子，得师传授，直下苦力，二三年间，即可完成大道，入于极乐之乡。此非虚语，皆是实言，奈世间无男子丈夫何哉！以上佛回灵山至此数百言，字字牟尼，句句甘露，并未有一语着空，皆“我佛造经传极乐”之妙旨，何得以空空一性目之哉？

　　叫“菩萨半云半雾，谨记程途。”此等处千人万人无人识得，不知道者，当作闲言看过；或知道者，直以为脚踏实地。噫！谓之脚踏实地，是则云是矣，而犹未尽足也。盖后之唐僧西天取经，苦历千山，方是脚踏实地。今云半云半雾，谓之脚踏实地，谁其信之？夫圣贤大道，是穷理尽性至命之学，观音东土度增，是空理之实学，而非尽性至命之实行，故不在霄汉中行亦不在地下行，乃半云半雾而行也。空理之功，乃格物致知之学。格物者，格其五行之物也；致知者，致其真知之量也。五行有先天后天真假之别，若能辨的真假透彻，则不隐不瞒，而真知；知既真，是悟得源流，于是以真知而去假归真，可不难矣。

　　“流沙河”者，沙乃土气结成石之散碎而堆积者，沙至于流，是水盛土崩，乃为流性不定之土，宜其有弱水三千，而人难渡也。“河中妖魔手执一根宝杖”，此宝杖即真土之宝杖。即云真土，又何以作妖？其作妖者，特以流沙河为妖，而妖之非本来即妖也。“自称是卷帘大将下界”，夫垂帘则内外隔绝，卷帘则幽明相通。彼为灵霄殿卷帝大将，分明是和合造化，潜通阴阳之物。“蟠桃会打破玻璃盏，玉帝打了八百贬下界来。”阳极生阴，失去光明之宝，先天真土变为后天假土，分散于八方，错乱不整，土随运转，灵霄殿卷帘大将，不即为流沙河水波妖魔耶？“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胸胁”，七日一阳来复，天心发现，自知胸胁受疚，这般苦恼，心神不安之象也。“三二日出波吃人”，三二为一五，意土妄动也。意土妄动，伤天坏理，出波吃人，势所必有。穷土之理，穷到此处，真知灼见，可悟的真土本净，而不为假土所乱，更何有飞剑穿胸之患哉？何以流沙河鹅毛也不能浮，九个取经人的骷颅反不能沉乎？盖流沙河乃真土所藏之处，真土能攒簇五行，和合四象，统《河图》之全数。九个骷颅，为《洛书》之九宫。《河图》者，阴阳混合，五行相生，乃道之体；《洛书》者，阴阳错综，五行相克，乃道之用。一生一克，相为经纬；一体一用，相为表里。生不离克，克不离生；体不离用，用不离体。九经焉得沉之？“将骷颅穿一处，挂在头项下，等候取经人自有用处”者，以示《河》、《洛》金丹之道，总以真土为运用，此穷真土之理也。

　　“福陵山”，安静而能以利人；“云栈洞”，虚悬而能以陷人。此恩中有害，害中有恩之象。山中闪出一个妖精，手执一柄钉钯，自称是天河里天蓬元帅，此严然木火矣。“柄”者，“木、火”成字，“钉钯”者，丁为阴火，巴为一巳，此木火一巴之把柄。“天河”者，壬水也，壬水在亥，亥为猪，甲木长生在亥，乃生气出现之处，故为天蓬元帅。“只因带酒戏弄嫦娥，玉带打了二千锤，贬下尘凡。一灵真性，错了道路，投在猪胎。”木性浮为灵性，酒属阴为乱性之物，性乱而心迷。戏弄嫦娥，着于色欲，先天真灵之性变而为后天食色之性，岂不是错走道路，入于畜生之胎乎？其所云“打二千锤”者，二数为火，木动而生火，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，五行顺行，法界变为火坑矣。“卯二姐”，乙木也，甲为阳木，乙为阴木，卯为甲妻，理也。“招赘不上一年死了，一洞家当尽归受用，日久年深，没有赡身的勾当，吃人度日。”阴阳失偶，已无生生之机，坐吃山空，作妖吃人，理所必然。穷木火之理，穷到此处可悟得木火真性，本自良能，而不为食色之假性的所混，更何有吃人度日之恶哉？此穷木火之理也。

　　“空中悬吊玉龙，自称西海龙王之子，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，玉帝打了三百，不日遭诛；”不曰金龙而曰玉龙，阳反于阴，真变成假，非复故物。故物一失，错用聪明，恣情纵欲，无所不为，悬虚不实，与纵火烧了殿上明珠，高吊空中者何异？“打了三百”者，龙为《乾》阳，三者，《乾》之三爻，其辞曰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”今烧毁明珠，所谓日乾夕惕者何？不能日乾夕惕，则乖和失中，逆天忘本，不日遭诛，厉所必有。“菩萨奏准玉帝，叫孽龙与取经人作个脚力”，此等处大有妙义。夫金丹大道，非有大脚力者不能行，日乾夕惕，方可一往直前，深造自得。“送在深涧，只等取经人变白马上西方，小龙领命潜身”，虽有危而可以无咎矣。穷脚力穷到此处，可知得金丹大道，非潜修密炼真正之脚力不能成功，此穷脚力之理也。

　　“五行山”，为水中金所藏之处，水中金，具有先天真一之气。此气在先天而生五行；在后天而藏于五行，为天地之根，生物之祖；成圣成贤在他，成仙成佛在他，名为真种子。故有金光万道，瑞气千条。知之者勤而修之可以入于大圣人之域，与天齐寿，长生不死。但欲得此气，须要得教外别传之口诀，方能济事。若不得口诀，此气终在五行之中，虽有端倪现露，当面不识，未可遽为我有。此处“五行山压大圣”者，有两义：一有为之义，一无为之义。夫金丹之道，性命必须双修，功夫还要两段：有为者修命之事，所以复还水金，而归于纯阳，庄子所谓“摄精神而长生”者是也；无为者修性之事，所以熔化水金，而打破虚空，庄子所谓“忘精神而无生”者是也。未修性之先，先须修命，于后天五行中，炼此水金；既了命之后，即须了性，于五行混成处，脱此水金。若知了命而不知了性，则法身难脱，如悟空已为齐天大圣，为五行所压者是也；若欲了性而不先了命，则幻身难脱，如大圣在石匣之中，口能言身不能动，为五行所压者是也。“菩萨叹息一诗，言性命不能双修，阴阳偏孤，便是不能奉公而行，不能奉公便是狂妄，自逞英雄，不能求真师口诀，而为如来真言所困，何日舒伸再显功乎？此不特为未了性者言之，而亦为未了命者言之。或了命而未了性，或了性而末了命，俱是修行者之短处。故大圣道：“是谁揭我的短哩？”

　　总之，了性了命，皆要真师亲传口诀，口诀即我佛教外别传之旨。若知此旨，可悟的水中之金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含至实，一得永得。有为无为，了性了命，一以贯之，此穷水金之理也。金丹之道，全以攒簇五行而成，若能于五行之理，知始知终，则理透而心明，心明而性见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加以乾乾不息之脚力，而长安大道可一往直前矣。提纲“观音奉旨上长安”，所奉者，即此五行实理，乾乾脚力之旨。然则脚力因五行而设，五行因脚力而全，有脚力而不明五行．“犹将水火煮空铛”也；明五行而无脚力，“毫发差殊不结丹”也。五行之理，不可不穷之彻；脚力之功，亦不可不穷之透。穷到此等处，方于金丹实理实行，通头彻尾，打破疑团，山河大地如在掌上，见如来取真经是不难矣。

　　观音先度三徒白马，而后访取经人，是悟其所行，而先穷其理也；后之唐僧收三徒白马，而方上西天，是行其所悟，而后脚踏实地也。原我同人，上德者，当学三徒之归佛，自贵自重，勿打破玻璃盏，勿带酒戏嫦娥，勿烧毁殿上明珠，勿为五行山压住可也；下德者，当学唐僧仗观音度三徒，自醒自悟，悟其净，悟其能，悟其空；过流沙，步老庄，解愁涧；翻五行，修金丹，化群阴；见如来，取其经，归正果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金液还丹教外传，五行四象火功全。

　　求师诀破其中奥，了悟源流好上船。

# 第九回　陈光蕊赴任逢灾　江流僧复仇报本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道之体用，已穷究详细精密，知之确，而见之真矣。此回叫人在父母生身之初，溯其源，推其本，弃妄而归真也。

　　起首提出贞观十三年，当西天取经之来脉，大有深意，学者不可不辨。夫贞者，正也，静也。“贞观”者．静正之规。老子云：“致虚极，守静笃。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”虚极静笃，将以观其贞下起元一阳来复耳。贞而观，观之正，炼己待时，静极而动，阴阳相交，先天真一之气，从虚无之中凝结成象矣。古人云：“五千四十八黄道，正合一部大藏经。”五千四十八乃天地静极而动，贞下起元之真经。以象喻之，五千四十八日为十四年。不言十四年，而言十三年者，是使人于贞观处，身体力行，脚踏实地，期进于还元也。此传中通关牒文之贞观十三年，西行取经，经历十四年径回，其为贞下起元可知矣。况传中以贞观十三年，叙唐僧生身之因；以贞观十三年，为唐僧上西之时；以贞观十三年之牒文，为唐僧取经东回之验。

　　一部《西游》，总以为贞下起元，为真经之正理、金丹之妙旨而发。此等处，乃全部之眼目，数百年来读《西游》、评《西游》者，更无一人识得此意，意作闲言过文看去。细参此目，唐僧生时乃贞观十三年，及十八年报仇，已是贞观三十一年，何以后之唐僧所领通关牒文年限，又是贞观十三年？读者未免疑为作书者之破漏，殊不知此破漏处，正仙翁用意处。盖以生身之道在此，修其之道亦在此。《悟真》云：“劝君穷取生身处，返本还元是药王。”其妙在乎积阴之下，一阳来复，贞下起元之时，正贞观十三年之奥妙。若以闲言过文看过，埋没古人度世婆心。更有一等地狱种子，引入御女闺丹之邪术。以西天取经，谓取室女之经水；以十四年而取真经，谓十四岁女子之经粟。噫！将天堂之路竟变为地狱之门；仙佛之乡，乃改为禽兽之域。生则定遭天谴，死则必当拔舌。求其为人而不可得，何敢望仙乎？仙翁于此回发明人生受生之因，先提出贞观十三年以为学者起脚之地，使勇猛精进，以取真经也。

　　“陈光蕊”，陈者，东也，阳气发生之地；光蕊者，英华达外之象。“殷温娇”者，殷与阴同音，温娇者，温柔娇嫩之义，又名满堂娇，娇而满堂，生气在内之义。是陈光蕊为真阳，殷温娇为真阴也。“温娇未曾许配，高结彩楼，抛打绣球卜婿。”绣球者，至圆之物，五彩所成，此太极而具五行之气也。“结彩楼而抛打”，则太极动而生阴生阳矣。“打着光蕊配为夫妻”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此先天真阴真阳，本于太极，未生身处也。

　　“除授江州州主，前至万花店母亲染脖，真阴真阳本于一而极于万，一至于万，先天化为后天，真宝变为假物，其生身之母染病受疚固其宜耳。母既受病，一病无不病，一伤无不伤，杀身丧命之祸，不旋踵而即至。于是而金色鲤鱼被人所捉矣，金色鲤鱼为水中金，鱼而离水，失其所养，烹割即所及也；于是而母子万花店分别，两不相见，孝慈全无矣；于是而洪江渡口，水贼刘洪现身，洪水横流矣；于是而陈光蕊真阳，被贼打死矣；于是殷温娇之真阴，而被贼所占矣；于是而江州真阳之位，被贼所任矣。噫！根本受伤，全家失陷，以至于是，真足令铁石心肠者，读之而凄然泪下矣。

　　释典云：“一口吸尽西江水”，老子云：“上善若水，利万物而不争。”夫利益之水，自有清水，而洪水何与焉？万花店别母上任，而遇洪江水贼之灾，是迷于清水，而自蹈于洪水，自作自受，于贼何涉？何以陈光蕊尸首沉在水底不动，为龙王所救乎？龙王已有言矣，“你前者所放金色鲤鱼即我，你是救我的恩人，你今有难，我岂有不救你之理？”夫水金者，即先天之真阳，生的水金即是生的真阳，龙王即陈光蕊之变相，光蕊救金鱼，龙王救光蕊，皆是自救其命，非他人能代其力者。仙翁犹恐人不知真阳为何物，故又演出“龙王把光蕊尸身口内含一颗定颜珠，休叫损坏了，日后好还魂报仇”之语。以示其《坎》中一阳为黑中之白，即是先天真阳，若能将此真阳保之惜之，不叫损坏，可以起死回生，可以还元返本。盖以真阳虽《坎》陷于水宅，未至全泯，犹有一息生机尚存焉。但因世人迷而不悟，弃真认假，为洪水所淹，纵有一息真阳发现，当面错过，犹如小姐不觉生下一子也。

　　仙翁慈悲，借“南极仙翁奉观音法旨，耳边叮嘱”一篇言语，是提醒世人，欲脱生死，延年益寿，当急访真师，诚求附耳低言】妙旨，诀破生身根由，静观密察，雪冤报仇，使夫妻相会，子母团圆，归根复命，返本还元也。“谨记吾言”，是叫谨记“穷取生身”之言也；“快醒快醒”，是叫快醒，非师不能自知也。独是金丹之道，有火候，有功程，有法度，有时刻，差之毫发，失之千里。况乎旁门三千六百，外道七十二家，以假乱真，以邪紊正，纵有一二志士，亦难识认真假邪正。仙翁慈悲，借“小姐弃子”一段，激出著作《西游》度世苦心，不可不知。盖《西游》批破一切旁门，指出至真妙道，钻开鬼窟，拔出天根，一字一点血，一句一行泪，其中父母生身来因，脚踏实地的火候功程，备细开载，使学者去邪术而归正理，弃旁门而究真宗，欲人人成仙，个个作佛也。

　　“又将此子左脚上一个小指用口咬下，以为记验。”这个盘谜非人所识，吾今若不用口咬破仙翁左脚上这一个小指，与大众看看，而仙翁写下血书一纸，终不得为记验矣。此子者，即金丹也。金丹而具性命之理，性为右，命为左。足者，动作行持之物。小指者，妙旨也。右脚上小指则为性理修持之妙旨，左脚上小指则为命理修持之妙旨。用口咬下左足小指，是命理修持之妙旨，必用真师口口相传也。盖丹法药物火候，书中无不细载，若只以书为的实而不求师解，则其书横说竖说散乱不整，千头万绪茫然无所指归，岂能彻始彻终一以而贯？若即读此书而更求师诀，即此为印证，则师之真假立时可辨，庶不为窃取真宝者之所误，谓之“记验”，岂虚语哉？后之取经回东，通天河沾去经尾，至今经文不全，是末后一着右足之妙旨，可见了性了命各有口诀，有为无为各有作用。这些妙旨俱要师传非可妄猜。总之，使读书者所以穷理而辨真伪，使求师者所以得诀而好行持，其慈悲为何如？

　　“取贴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，到了江边，大哭一场，正欲抛弃，忽见江岸岸侧飘起一片木板，将此子安在板上，用带缚住血书，系在胸前，推放江中，听其所之。”读到此处，我思古人忧心有伤矣。夫《西游》大道，系仙翁身体力行而经炼，朝夕佩服而修持过者也，其中包裹金丹之理至真切当，非有妄诞。“到了江边，大哭一场，正欲抛弃。”正紫阳“欲向人间留秘诀，朱逢一个是知音”之意。仙翁欲传于世，恨无其材。“大哭一潮者，哭其天下少知音也；“正欲抛弃”，不敢轻传也。不敢轻传，而又不忍不传；“安放板上，缚住血书”，是将金丹大道镌刻木板，流传后世也。道光云：“不知谁是知音者，试把狂言着意寻”者，即是此意。“系在胸前，推放江中，听其所之”，书流于世，已了自己度世之心愿，而人之知与不知所不及料。“听其所之”四字，仙翁出于不得已之词，正欲人之急须收留，穷究实理，勿得轻慢之意。奈何世之迷徒，多以旁门外道视之。可知仙翁不特当日作书时大哭，至今而犹大哭不已。是仙翁有用之心思，竟置之无用之地，虽有悟一子之注解入其三昧，而于仙翁立言下笔时一片普度心怀，犹隐而未发。吾今发出，仙翁有知，可以收声不哭矣。

　　“此子顺水流去，金山寺长老法明和尚，修真悟道，闻啼哭之声，慌忙救起。”言此书此理虽为邪曲洪水所惑乱，终必有深明大法之和尚，修真悟道之长老，能以认真而救正。“取名江流”，借笔墨之水而传流。道本无名，强名曰道；道本无言，言以显道也。“托人抚养”，不敢自私，大道为公，遇人不传秘天宝；“血书紧紧收藏”，珍之重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传之匪人泄天机。“江流长成十八”，一阴现象之时，后天用事之日，顺行造化也。“法名玄奘”，玄者，阳也；奘者，庄也。道本无为而法有作，以阳为庄，安身立命，是欲抑阴扶阳，以术延命而返本还元耳。要知返本还元之要，即父母生身之道，若不知父母生身之道，性命之由，只逞小慧，斗机锋，讲参禅，终是在鬼窟中作事业，顺行造化而与大道无涉，何能保全性命？骂其“姓名不知，父母不识”，一切迷徒可以悟矣。

　　“玄奘再三求问父母姓名”，凡以求知生身之由，性命之源耳。“长老叫到方丈里，在重梁之上取下一个小匣儿，打开来取出血书一纸，汗衫一件，付与玄奘，玄奘将血书拆开读之，才备细晓得父母姓名并冤仇事迹，读罢不觉哭倒在地。”金液还丹大道至尊至贵，万劫一传，古今圣贤藏之深而隐之密，非可轻易授受者，若有真正学道之士，遇明师指点一言半语，即知性命根源生死关口，能不顿悟从前皆差，直下承当，而哭倒在地乎？玄奘道：“十八年来，不识生身父母，至今日方知有母亲。此身若非师父捞救抚养，安有今日？”观此而度引之恩师重如泰山，誓当成道以报大德也。

　　“玄奘领了师父言语，江州衙内寻取母亲”。不曰认识母亲，而曰寻取母亲，盖以母亲虽有，却被贼人所占，因而母子相隔不能相见。今则于贼人处，而寻之取之，则母子相见自能认识。及说出失散根由，“母子相抱而哭”．久别而忽相逢，母不离子，子不离母矣。金山寺舍鞋叫玄奘脱鞋认记，总以示脚踏实地之事，当在生身之处细认。“果然左脚上少了个小指”，言不到认得生身之处，不能知丹经少此口口相传之妙旨也。母子既会，于此而父之生身可知，于此而母之生身亦可晓。此处又有辨，玄奘持血书寻取母亲，是认取生身之处，后天中之先天；小姐叫稍书与婆婆殷丞相，先与香环，是认取未生身处，先天中之先天。此皆左脚口咬一妙旨，而非可略过者。

　　玄奘万花店寻访婆婆，当年万花店失散，今仍在万花店寻取，理也。“舌尖与婆婆舔眼，须臾之间双眼舔开，仍复如初。”舌者心之苗，前之万花店失散，由于心之昏昧，致有杀身之祸，而婆心即变为瞎障；今则万花店认祖，由于心之灵明，即有团圆之机，而瞎障复开为婆心。一昧一开，总在万花店上点醒学人耳。夫万花店为可凶可吉之地，不吉则凶，不凶则吉，认取婆心则吉而不凶矣。当此时也，本生身之母已会，而未生身之父亦可见，更何有洪水之贼人足畏哉？殷丞相发兵捉贼，一鼓而擒，理所必然。从此而真阴救解，不复为贼所占；从此而真阳可还，即能死而复生。光蕊说及万花店买放金色鲤鱼，龙王相救还魂公案，可知真阳伤之则无所依赖，而不得生；放之则遇难有救，而不得死。然其所以欲不死而长生，当于江州衙内生身处立其脚，于万花店母病处还其元。团圆相会，全家无恙，而当年之原本仍复如旧矣。玄奘立意安禅，有为而入无为；殷小姐从容自尽，无为而化有为。仙翁《西游》一部大钢目在是，愿我同人读此血书一纸，急求明师诀破，以修大道，勿为洪江贼所伤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丹法原来造化机，逆生顺死妙中奇。

　　仙翁指出还元理，怎奈旁门自己迷。

# 第十回　老龙王拙计犯天条　魏丞相遗书托冥吏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生身之由，叫人返本还元以修真矣。然世事如棋，富贵尽假，若不先自勘破，而仙道难期。故此回极写人生之假，使人从假处悟真耳。

　　“泾河岸边两个贤人，俱是不登科的进士，能识字的山人。”则是世皆浊而我独情，世皆醉而我独醒也。一渔一樵，天地间两个闲人；一吟一联，山水中一团妙趣。真是“潜踪遁世装痴蠢，隐姓埋名作哑聋”。“身安不说三公位，性定强如十里城”。较之“争名的；因名丧体；夺利的，为利亡身；受爵的，抱虎而眠；承恩的，袖蛇而走”者，奚啻天渊之隔？至于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暂时祸福”，特叹人世之性命无常生死莫定耳。

　　“袁守诚”者，真性也。“泾河龙”者，人心也。人能持守真性而不失，则叫天天应，叫地地灵。天性之所出即天帝之所予，天帝之所载即天性之所包。故“旨意上下雨，时辰数目与那先生判断者，毫发不差。”此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也。泾河龙争胜好强，师心自用，不知有天性可保，正如下雨改了时辰，克了点数，而不知大犯天条矣。夫人秉天地阴阳五行而生，身中即具五行之气，五行之德，是即天命之谓性，是性即天帝之旨，为终身遵守而无可违者。人能时时在念，刻刻留心，全而受之，全而归之，可以为圣，可以为贤。否则重乎形色之性，而弃其天命之性，任心所造，一时不谨，即人地狱之门，可不畏哉？

　　“玉帝旨意，巳、午、未三时下雨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，泾龙只下三尺零四十点，改了一个时辰，克了三寸八点。”此中深意，人不可测。夫巳者阳之极，午者阴之始，未为土居中，阴阳相交，水土调和，絪缊之气动而为雷，熏而成云，降而成雨，天地自然时中之道。“得雨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”，三尺三寸，三十三之数，合之四十八，并得八十一，乃纯《乾》九九之数。阳极而以阴接之，水火相济，诚一不二，君子而时中，则与天为徒，先天而天弗违。“泾龙下三尺零四十点”，三十四十共得七十，七乃火救，火炎上，炎上则水火《未济》，而偏枯不中。“改了一个时辰，克了三寸八点”，三八为二十四，乃阴阳之二十四气，所以造化万物者。今泾龙无知，一时之差，而即背乎天地造化自然之理，是“小人之反中庸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无忌惮而反中庸，是自失其天之所命，与犯天条何异？既犯天条，仰愧俯作，已入死路，不知自悔，犹然假装才能，争胜好强，自欺欺人，而不知早为有识者所看破。若不及早打点，无常一到，虽有知前晓后之神仙，通天彻地之真人，亦不过是指条生路，叫你投生罢了，而欲救之不死．乌乎能之？“蝴蝶梦中人不见，月移花影上栏杆”。离阳世而入阴界，此亦无可如何者。

　　“泾龙子时求救，唐王五更告梦。”此明示阎王定下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之意。最切处是“一盘残局未终，魏征鼾鼾盹睡”。盖言人恩爱牵缠，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一往直前不肯回头，自谓百岁不老，那知大限若至，一盘残局胜负末分，而早已鼾鼾盹睡长眠不起矣。“魏征一盹，空中龙头落下”，言不到死后，而心不歇也。魏征道：“是臣才一梦斩的。”呜呼！人生一世，犹如一梦，不到此地，不知才是一梦也。’‘泾龙向唐王讨命，欲在阎王处折辨”，言世人生来糊涂，死去糊涂，糊涂而生，糊涂而死，出尔反尔，在世既无可救之方，只可死后在阎君面前折辨折辨已耳，其他何能哉？唐王心中忧闷，心中惊恐，泾龙扯住难分难解，此非泾龙扯住难分难解，乃心之忧闷惊恐，自招阴鬼扯住而难分难解。“正南上观音菩萨将杨柳枝摆去鬼龙，救脱皇帝。”非观音救之，乃心之神明悔悟，自知罪过而摆之脱之也。

　　夫天堂地狱皆由心造，心之忧闷惊恐，而死期即到，难免恶鬼之扯；心之神明悔悟而生机遂回，即有解脱之机。仙翁于此处写出观音救唐王一案，以示人当静观密察，而不可由心自造走入死路也。倘不早悟，一迷到底，终为阴鬼所缠。乃至腊月三十日到来，虽有唐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买不得生死；三宫六院九嫔八妃，分不了忧愁；文武百僚，忠臣义士，替不得患难，亦只在旁观望，送你瞑目而亡，而况于他人乎？所可异者，是“魏征稍书于崔判官，许唐王回生，唐王袖书瞑目而亡”一段。既能稍书使唐王死而依旧复生，何不先稍书使唐王长生而不死？特以稍书于天下后世学道之人，使早悟万般世事尽是虚伪，一生功业终为幻妄。须当勘破尘缘，俯视一切，急寻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真正教主，提出地狱返上天堂，脱离生死轮回之苦难。休待临渴掘井，忍饥思粮，而慌手忙脚，干方百计济不得甚事，终亦必亡而已。噫！试问堆金如岱岳，无常买得不来无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人生在世是浮沤，背理违天谁肯休。

　　任尔堆金多积玉，怎能买得命长留？

# 第十一回　游地府太宗还魂　进瓜果刘全续配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世事之假，是叫人在生前打点，早修阳世之正果。此回写地狱之苦，是叫人知死后报应，先作根本之善因。

　　冠首一诗，慨叹世事皆假，无常迅速，惜命者须早回头。若不回头，临期万般皆空，当的甚事？试观“唐王渺渺茫茫，独自一个散步荒郊草野之间。”是万里江山归何处？荒郊野草一户海“到得鬼门关见先主李渊、先兄建成、故弟元吉，就来揪打索命。”是骨肉恩情今何在？尽是冤孽讨债人。阎君问杀泾龙之故，太宗道：“联宣魏征着棋，不期他化一梦而斩，这是那人曹官出没神机，又是那龙王犯罪当死也。”可知人生在世，争胜好强，父子兄弟，诸般恩爱牵缠，俱系一梦，若不及早解脱，纵有出没神机之能，犯罪当死，焉能躲的阎君考问乎？

　　“生死簿上注定贞观十三年，判官将‘一’字上添了两画，注定三十三年。”一为水，两为火，水火相济。前三后三，两而合一，便是不死之妙决，还元之秘密。添之正所以示人贞于观，而及早打点，以求延年益寿之方，而非言私添寿数作情也。试问阎王面前可以作私情乎？“惟答瓜果”一语，已足见还元反本，方是不死之果报。

　　太宗见不是旧路而疑有差，判官道：“不差，阴司里有去路无来路。”又云：“送陛下‘转轮藏’出身，叫陛下转托超生。”正以示阴灵出壳，一去不返，只可转生而不能回生矣。最提醒人处，是太宗道：“寡人空身到此，却那里得有钱钞”？此处骂尽世间一切悭贪吝惜之徒，即富如大唐天子，死时且空身而去，带不得分文钱钞，况其他乎？闻此而不悟者，真地狱种子，仙翁亦无可如何矣。借相良所记金银一库给散孤魂，岂真金银阴司可记？亦岂真阴司金很可借？特可记者，阳间之阴德；而可借者，改恶以从善。是默示人以善恶报应之不爽耳。

　　判官道：“千万到阳间做个‘水陆大会’，超度那无主的冤魂。”冤魂者迷人，死后所成。超度冤魂正以超度迷人，故曰在阳间超度。何为水陆大会？善性若水，修性之义；陆为地，脚踏实地，立命之义。性命合一，是谓大会。言能超度此冤魂者，惟此性命双修一乘之法，余二非真，切勿忘记，叶咛嘱咐何其深切之至！又云：“‘凡百不善之事，俱可—一改过，普谕世人为善，管教你后代绵长，江山永固。”可见诸多地狱皆为不善者所造，若凡百不善一一改过，地狱何有？

　　“唐王贪看渭河一对金鱼，太尉“扑”的一声，望渭河推下马去，却就脱了阴司，径回阳世。”前因泾河之孽龙，去阳世而入阴司；今因渭水之金鱼，脱阴司而回阳世。出此入彼，出彼入此，其善恶报应如影随形，毫发不爽。泾河龙王为孽龙，人心也，人心一发，至于死地；渭河金鱼为真龙，真性也，真性一现，即得生路。去人心而归真性，即是脱阴司而回阳世，善恶是非，生死之路分之矣。太宗说：“见阴司里不忠不孝、非利非义、作践五谷、明欺暗骗、大斗小秤，奸盗诈伪、淫邪欺罔之徒，受那些磨、烧、舂、锉之苦，煎、熬、吊、剥之刑，有千千万万，看之伤心。”如此等类，岂仅在阴司受报？而现世者比比皆然，特人不自知耳。御制榜文，句句牟尼，字字珠玉，可为尘世之明鉴，有不感悟而迁善改过者，必非人类也。

　　李翠莲为斋僧而受气自缢，刘全因妻死而捐躯进瓜，皆从真性中流出，视生死如一辄，富贵如浮云，虽死如生，死不死耳。其所死者幻身，而真身不能死；其所散者浊气，而真气不能散。宜乎“夫妻皆有登仙之寿，翠莲借玉英之尸还魂。”是有真性者死而复生，无真性者生而终死。

　　噫！以帝王富有四海，空身死去，带不得阳间分文钱钞；以匹夫担水度日，作善积福，反能记阴司十三库金银；以民间夫妻斋僧之因，而阎王夸为登仙；以帝王御妹寿却不永，而阎王反使促死。然则寿之长短，善恶长之短之，而不分其富与贵、贫与残。前诗所云：“古来阴驾能延寿，善不求怜天自周”之义，世人何乐而不为善乎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天堂地狱在心头，善恶分明祸福由。

　　富贵不淫贫贱乐，可生可死有何愁。

# 第十二回　玄奘秉诚建大会　观音显像化金蝉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善恶报应分明，而人之不可不为善也明矣。然善人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，若欲脱苦恼、明生死、超凡世、入圣域，以为天人师，非大乘门户不能。故此回由人道而及幽冥，自东土而上西天，以演无上至真之妙道也。

　　“李翠莲借尸还魂在皇宫乱嚷，不肯服药，见了刘全，扯住叫丈夫。”此富贵不能淫，贪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也。夫妻还乡，见旧家业儿女俱好，一家团圆，乐何如之。相良夫妻卖水斋僧布施，不肯受不明之财，其曰：“若受了这些金银，就死的快了。”又曰；“就死也不敢受的。”是守死善道。轻富贵而重义气者也。彼刘全夫妻、相良夫妻，可谓看破世事，在尘出尘，门如市而心如冰，不为世事所动矣。读至此处，足令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可为世道人心之一助。在家者尚有如此之高节，而出家者当赧然愧死矣。

　　玄奘不爱荣华，只喜修持寂灭，德行高隆，千经万典无所不通，亦可谓看破世事，足任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，比一切皮相和尚高出一头矣。然仅受唐王五彩织金袈裟、毗卢帽，尘世所贵之物，朝夕而服之被之，高台演教，混俗和光，是不过外貌之饬观，有其名而无其实，其亦刘全、相良之同类。更何能不入沉沦，不堕地狱，不遭恶毒之难，不遇虎狼之灾，而超越人天哉？菩萨持佛赐锦襴袈裟、九环锡杖，赞美许多好处，方是为圣为贤之宝物，作佛成仙之拄杖。袈裟锡杖之妙义，前解已明，无庸再注。夫袈裟锡杖为道之体用，乃金丹有为无为之实理，是古今圣圣相传之妙道，若非大贤大德之人承受不起，担当不得，虽有万两黄金无处可买。故菩萨道：“他既有德行，贫僧情愿送他，决不要钱。”古人云：“至人传，匪人万两金不换”者此也。夫金丹大道，乃天下稀有之事，非同一切旁门谬妄，得其真者，虽凡夫俗子，立跻圣位。玄奘受佛衣锡杖，道之全体大用无不俱备，罗汉菩萨之职早已有分，自然威仪济济，瑞彩纷纷，较前之唐王所赐混俗和光之衣帽，不啻天渊之隔。古人所谓“附耳低言玄妙旨，提上蓬莱第一峰”正是此意。当斯时也，被眼有衣，执持有杖，从此下学上达，前程有望。倘只以悟为事，安于小乘，不图实践力行，以期上进，如无衣无仗者同，衣杖何贵乎？

　　此玄奘正当台上念经谈篆宣卷之际，菩萨厉声高叫道：“你只会谈小乘教法，可会谈大乘教法么？”又云：“你这小乘教法，度不得亡者超升，只可混俗和光。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能超亡者升天，能度难人脱苦，能修无量寿身，能作无来无去。”夫开坛谈经，乃空性中之小慧，以之度人为善则可，以之修道成圣则难。非若三藏妙典、成己成物、天人合发，能成金刚不坏之体，为佛子已上之事。盖佛法三藏乃三家合一之妙道，正教外别传之深旨。能修持者，度亡度鬼，超脱一切，出生死而逃轮回，真实不妄，天下修行者闻此可以猛醒，不为小乘所惑矣。

　　菩萨指出，佛法三藏，“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。”妙哉！仙翁已将先天下手之诀明明指示于人，不过借菩萨现身说法耳，而人自不知也。“西天”者，真金之本乡；“天竺国”，“天”为二人，“竺”为二个，乃真阴真阳相会之地；“雷”所以震动万物而醒发，“音”而至于大，则震动之声音，不知其闻于几万里；“如来”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是无声无臭大道之归结处。三丰云：“须知得内外的阴阳，同类的是何物件？必须要依世间法，而修出世间。‘顺为凡，逆为仙’一句儿超了千千万。”盖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阴阳相见，中藏先天之气，生天生地生人，为仙佛之源头，天地之根本。是即大西天真金之处，天竺国阴阳之乡，大雷音正觉之旨，佛如来圆成之地。真经在此！丹头在此！欲解百冤之结，悄无妄之灾，舍此将谁与归？正所谓只此一乘法，余二皆非真也。

　　噫！前受袈裟锡杖，已付玄奘佛法矣，何以又叫在西天取佛法？盖前之受衣仗，是顿悟之学；今之取佛法，是实践之功。菩萨在空中现身，落下简贴，叫西方取经，求正果金身，盖示其知之尤贵于行之也。噫！欲求生富贵，须下死工夫。玄奘直要捐躯努力，直至西天，不到西天，不得真经，即死也不敢回国，正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。唐王送紫金钵孟，又赐号三藏，是明示人以金丹大道，即我佛三藏真经，教外别传之真衣钵也。

　　“宁恋本乡一撮土，莫爱他乡万两金”，归根复命，返本还元，在是矣。此“玄奘秉诚建大会，观音显象化金蝉”之秘谛。秉诚者，至善之所在，无为之功，然不先有为，而不能大会；显象者，明德之所寄，有为之事，若不归无为，而亦非大会。惟于玄奘处而观音，于显像处而秉诚，则化金蝉而大会矣。上句“立奘秉诚建大会”，以无为入有为；下句“观音显象化金蝉”，以有为化无为。有为无为合而一之，有无不立，方是大而化之；不会而会，会而不会，会之大，化之神，不神之神，入于至神，无上至真之妙道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存诚去妄法虽良，究竟难逃生死乡。

　　何若金丹微妙诀，超凡入圣了无常。

# 第十三回　陷虎穴金星解厄　双叉岭伯钦留僧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内外二丹之体用，已言之精详矣，然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，是贵于身体力行，脚踏实地，方能不负所知，而完成大道。此回以下，彻始彻终，皆明行持有为之功用，直至过凌云渡以后，方是无为之妙，而不事作为矣。学者须要认定题目，逐节细玩，必有所得。请先明此篇之旨。

　　起首先题“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，出长安关外，马不停蹄，早至法云寺。”“望前三日”，即十三日也。十三日，总以明十四经回之旨，即贞下还元之旨。贞而不行，那为贞观；贞而能行，即到贞元。“送出长安关外”，明其行也；“马不停蹄，早至法云寺”，明其行而有法也。上阳子曰：“形以道全，命以术延。”术者，法也。造命之道，全在夺天地之造化，盗阴阳之祖气。若非有包罗天地之大机，转运阴阳之秘诀，其何以命为我有，长生不老哉？盖命理为有为之功，非若性理以道全形，无为者可比。三藏行至法云寺，正以见有法而方可前行矣。

　　“众僧灯下议论上西天取经原由，有的说水远山高难度，有的说毒魔恶怪难降。”此便是衣食和尚所见之小，而不知难度处正当度，难降处正可降，实西天取经之旨。故三藏道：“心生，种种魔生；心灭，种种魔灭。”言怕难度、怕难降，即“心生种种魔生”；不怕难度，不怕难降，即“心灭种种魔灭”。盖修行第一大病，莫过于生心，生心则有心，有心则千头万绪而不能自主，魔焉得不生？“长老心忙，太起早了。”心忙则意必乱，意乱则目无所见，而所行所由，阻滞不通，能不拨草寻路、崎岖难走乎？“又恐走错了路径，正疑思，又心慌。”俱写人心是非相混，邪正不分，中无主宰。所至之地，无往而非井坑；所遇之境，无处而非妖魔。其曰“自送上门来”者，不亦宜乎？

　　噫！心之陷人，无异乎虎之陷人，虎之陷人食其身，心之陷人丧其命。诗云：“南山白额王。”南者《离》位，象心，是明言心即是虎也，魔称寅将军属于虎。又有二妖，一曰熊山君，一曰特处士。熊为火，火性也；特为牛，意土也。言人心一起，则火性妄意而即遂之，是各从其类也。舜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推微。”人心者，二心也，为妖为魔而吃人；道心者，一心也，为神为圣而救人。山君道：“食其二”，明其人心生魔也；“留其一”，明其道心无魔也。魔生于人心，不生于道心，故“三藏昏昏沉沉，正在那不得命处，忽然见一老叟，手持拄杖而来，走上前，用手一拂，绳索皆断，对面吹了一口气，三藏方醒。”可见有拄仗者方能得命，存正气者昏沉可醒，道心之为用，岂小补云哉？

　　三藏不知行李马匹在于何处，“老叟用杖指道：‘那不是一匹马，两个包袱？’三藏回头看时，果然是他的物件，并不曾失落，心才略放下些。”言陷井在彼，技杖由我，既去其二，则得其一，执两用中，包含一切，失去故物，而现前就有。至简至易，不假他求，至此地位，心可才略放下矣。不曰放下心，而曰心才略放下，特以双叉岭乃去兽为人之关，是后天中事。金星乃五行之一，尚出于勉强，故曰心才略放下些。待后两界山为自人登圣之域，是先天中事，收悟空得五行之全，即入于大化，而可大放下心矣。

　　老叟道：“此是双叉岭，乃虎狼巢穴处，你为何陷此？处士是个野牛精，山君是个熊罴精，寅将军是个老虎精。”是不特为修道辨真假，而且为世道正人心。何以见之？口读圣贤之书，假称道学，而行多怪诞，非野牛而何？身着丝绵之衣，外像人形，而内存诡谲，非熊罴而何？品立万物之首，而天良俱昧，损人利己，非老虎而何？正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。又曰“左右尽是山精怪兽，只因你本性圆明，所以吃你不得。”正所谓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也。

　　“相随老叟出了坑坎之中，走上大路。”则是入于坑坎，由于疑思而自误；走上大路，因有主宰而解脱。此学者修行第一步工夫。若不先在双叉岭将此虎穴跳出，则人面兽心，而欲上西天难矣；若不在此虎穴得此金星拄杖，则身不自主，而欲解脱虎厄也亦难矣。颂曰：“吾乃西天太白星，特来搭救汝生灵。”言双叉岭非真金而不能脱灾免难，生灵无所依赖也。“前行自有神徒助，莫为艰难报怨经。”言过此一难，而前行自有神徒相助，彼此扶持，人我共济，方可上得西天取得真经，而不得以艰难中途自止，有失前程也。此“陷虎穴金星解厄”之旨。

　　然金星解厄，不过是自已昏沉中一点刚明之气，而非他家不死之方。虽足以脱兽地而进人道，犹是一己之阴，未免独自个孤孤恓恓往前苦进，舍身拼命，而不能从容中道，若遇险阻处，依然陷虎穴故事，有何实济？“正在危急，只见前面两只猛虎咆哮，后边几条长蛇盘绕，左有毒蛇，右有猛兽。”此可见执一己而修，而前后左右无非毒蛇猛兽，终与毒蛇猛兽为邻也。“孤身无赖，只得放下身心，听天所命。”正写一己必不能成功，须求人而方可有益也。

　　刘伯钦，“钦”者，敬也；镇山太保，“镇”者，真金义也。君子敬以直内，放手执钢叉而不屈；君子义以方外，故与虎争持而不惧。此人道中之实理，而不失其固有之性。故伯钦道：“我在这里住家，专依打些狼虎为生，捉些毒蛇过活。”曰：“你既是唐朝来的，与我都是乡里。”曰：“我你同是一国之人。”总言本性圆明，与虎狼为伍而不为虎狼所伤，是人而非兽矣。虽然剥虎皮而食虎肉，只可以保一生而不入异路；念经卷而消罪业，不过是积来生而托生福地。伯钦有孝顺之心，孝为百行之原；三藏有荐亡之能，善为一生之宝。此乃人道之极，而实仙道之始。倘欲西天取经而见如来，在伯钦家歇马，犹如梦见，未免为有识者呵呵大笑矣。

　　伯钦送至两界山告回，三藏告求再送一程。伯钦道：“长老不知。”是实言天下修行人，不知有此两界山也。夫两界山者，天人相分之路，天道能统其人道，而人道不能全其天道，以人道而欲行其天道，是乃以伯钦而欲过两界山也，难矣。故伯钦道：“那厢虎狼不伏我降，我却也不能过界，故此告回，你自去罢。”此等处须味“双叉岭伯钦留僧”之句。盖双叉岭为善恶之关，趋于善则为人，趋于恶则为兽。伯钦修己以敬，修己以安人，以敬留人，不能入于兽路，亦不能企于圣域。圣人云：“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”者，即此伯钦留僧也。倘以留者只为兽路而留，差之多矣，此伯钦不得不告回使僧自去也。

　　“三藏牵衣执袂，滴泪难分。”正写出修行浅见之流，执全人之道，而强执以修仙。彼安知五行山下有水中之金，为金丹全始全终；从有为入无为，以无为化有为；取得真径，见得真佛；超凡入圣，通天彻地者哉？噫！原来只是这些儿，往往叫君天下走。不遇明师，此事难知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未修仙道先修人，人与虎蛇作近邻。

　　急脱诸般凶恶念，小心谨慎保天真。

# 第十四回　心猿归正　六贼无踪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去兽心而修人道矣，然人道已尽，即仙道可修。故此回专言修仙起脚之大法，使学者不入于空性之小乘也。

　　冠首一诗，包含无穷，而其所着紧合尖处，在“知之须会无心谈”一句。修道者须期无心，无心之心则为真心，真心之心则为真空，真空中藏妙有，真空妙有内含先天真一之气。此气号曰真铅，又名金公，又名真一之精，又名真一之水，乃仙佛之真种子，为古今来祖祖相传，至圣相授之真谛，非顽空禅学，守一己孤阴者，可窥其浅深。

　　刘伯钦不能过两界山，敬只可以修性，而不能了命，听得山下叫喊，太保道：“是他！是他！”犹言欲修仙道而保性命，当知还有他在。他者何也？身外身也，不死方也。《悟真》云：“休施巧伪为功力，认取他家不死方。”又云：“要知产药川源处，只在西南是本乡。”盖性在己，而命在天，他即天之所命，若执一己而修，何以返本还元、归根复命、长生不死哉？

　　伯钦打虎，只是全的一个人道，不过引僧到两界山而别求扶持，非可即此为了事。故“石匣中有一猴，露着头，伸着手，乱招手道：‘师父你怎么此时才来，来得好！来得好！救我出来，我保你上西天去也。”天下一切修行人，错认人心为道心，或观空守静，或强把念头，妄想仙佛。彼乌知五行山下有先天真一之精，若能自他家而复我家，你救我，我保你，你我同心，彼此相济，上西天而见真佛，至容且易。

　　盖先天真一之精，为生物之祖气，无理不具，无善不备，刚健中正，能以退群魔，除诸邪，所谓道心者是也。道心者无心之心，不着于形象，不落于有无，为成仙成佛之真种子。自有生以来，阳极生阴，走于他家，为后天五行所压，埋没不彰。然虽为五行所压，未曾俱泯，犹有一息尚存，间或现露端倪，人多不识，当面错过。其曰：“来得好！来得好！”即《悟真》所云“认得唤来归舍养，配将姹女作亲情”之义；亦即《参同》所云：“全来归性初，乃得称还丹”之义。犹言复得来道心，性情如一，方为好；复不来道心，性情各别不为好，好不好，总在道心之能来不能来耳。然欲其来道心，须要认得道心；欲要认得道心，须要求明师口诀，揭开六个金字压贴。

　　自来读《西游》评《西游》者，皆将六个金字压贴错认，以六金字为六欲，以心猿为心。因其心有六欲，心不能归正，为六欲所压，揭去六欲，心方归正。果如其解，则宜先灭六欲心猿方出，何以提纲先云：“心猿归正”，而后云：“六贼无踪”？况六个字为金字，乃佛祖压贴，岂有六欲为金，佛祖压贴为六欲乎？于此可知六个金字，非六欲，乃我佛教外别传之诀也。两界山为去人道，而修仙道之界，欲知山上路，须问过来人，金丹乃先天真一之道心锻炼而成，若非明师指破下手口诀，揭示收伏端的，即是六个金字，一张封皮，封住先天门户。“不识真铅正祖宗，万般作用枉施功”，而道心终不能归复于我。

　　六金字唵、嘛、呢、叭、□左“口”右“迷”、陡、吽之梵语，仙翁何语不可下，而必下此难解之梵语，使人无处捉摸乎？然不知仙翁立言用意处，正欲人知其梵语之难解也。盖此难解处，正有先天下手之口诀在焉，未得真传，“饶君聪慧过颜闵，不遇明师莫强猜”，此其所以为唵、嘛、呢、叭、□左“口”右“迷”、吽也。三藏拜祝揭贴，凡以求揭示妙旨耳。将六字“轻轻揭下”，是秘处传道，暗里示真之窍妙，非可与人共知共见者，虽欲不谓之唵、嘛、呢、叭、□左“口”右“迷”、吽，不能也。此阵香风，乃我佛教外别传之旨，若有闻得者，霎时腾起空中，而脱苦难，不为尘世所累。古人谓“识得个中真消息，便是龙华会上人。”信有然者，从此翻五行而收金精，何难之有？

　　“一声响亮，真个是地裂山崩，那猴赤淋淋跪下道声师父，我出来也。”《悟真篇》云：“赫赫金丹一日成，古仙垂语实堪听。若言九载三年者，尽是推延款日程。”夫人待患不得真诀耳，一得真诀，若直下承当，下手修为，即便惊天动地，跳出五行，净倮倮，赤洒洒，而大解大脱，无拘无束矣。“法名悟空，混名行者”，是明示人以悟得还须行得，若悟而不行，则先天之气不为我有，不死之方未为我得，欲上西天见真佛，如缘木求鱼，画饼充饥，乌可能之？

　　三藏得了悟空，正一阳来复，天心复见之时，由性以修命也；悟空归了三藏，正翻去五行，归于妙觉之秘，由命以修性也。此仙翁一笔双写，修性修命，总要揭过金字压贴，方能得真。倘误认提纲“心猿归正”，或疑悟空是心，则是三藏收悟空收心矣。果是收心，前面三藏出虎穴过双叉，已是修心而收心，宜是休歇道成之时，又何必在两界山收悟空上西天取经乎？况于“须会无心诀”大相矛盾，何得谓心即是道，大圣即心？其所谓心猿者，无心之心。悟得无心之空，则为心猿；行得空中之悟，则为归正。心猿而归正，悟空而行真，真空而藏妙有，妙有而含真空，无物无心，是真如法身佛，乃他家不死之方，而非方妄心之归正。三丰云：“无根树，花正开，偃月炉中摘下来。添年寿，减病灾，好结良缘备法财。从此可得天上宝，一任群迷笑我呆。”即此“心猿归正”之妙旨。悟到此处，方是揭下唵、嘛、呢、叭、……、吽金字压贴；行得此事，方能翻过五行而不为后天所累。此伯钦告回，行者请三藏上马也。

　　“忽见一只猛虎，三藏心惊。行者喜道：‘师父莫怕他，他是送衣服与我的。’”学者须要细辨，莫可误认。此虎与双叉岭之虎不同，前双叉岭之虎，是凡虎；此两界山之虎，是真虎。凡虎乃吃人之虎，真虎乃护身之虎。故曰“莫怕他，他是送衣服与我的。”

　　观二“他”字可知。“耳朵内取出金箍棒，被他照头一棒打死。”此道心一归，真虎自伏，绝不费力，较之伯钦打假虎而争持者天地悬远矣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不上高山不显平地也。“脱下他的衣服来，穿了走路。”以真精之道心，穿真虎之皮衣，可知道心即真虎，真虎即道心。仙翁恐人不知道心即真虎，故又演出悟空打虎一段以示之。

　　悟空得真虎皮而护身，三藏得了悟空而护身，同一“心猿归正”之天机，心猿归正，道心常存，拄杖在手，随心变化，无不如意，可以上的西天矣。故行者道：“我这棍子要大就大，要小就校刚才变作一个绣花针儿模样，放在耳内矣。但用时方可取出。”

　　又道：“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，翻江搅海的神通。大之则量充宇宙，小之则摄于毫毛。变化无端，隐显莫测。”道心之用，岂小补云哉？

　　金丹之道，所难得者，道心一味大药。道心若得，大本已立，本立道生，渐有可造之机。故曰“半岭太阳收返照，一钩新月破黄昏。”太阳返照，一钩新月，俱写道心初复之象。道心初复，为偃月炉。《悟真》云：“偃月炉中玉蕊生，朱砂鼎里水银平。只因火力调和后，种得黄芽渐长成。”即新月破黄昏之意。但此新月破黄昏，乃窃阴阳、夺造化、转生杀、逆气机，为天地所秘。宜乎到庄院投宿，“老者开了门，看见行者这般恶相，腰系一块虎皮，好似雷公模样，吓得脚软身麻，口出谵语，道：‘鬼来了！鬼来了！”’即佛祖所云“若说是事，诸天及人皆当惊疑”也。”

　　本传中行者到处，人皆认为雷公，大有妙义。盖道心者，天地之心，天地之心回转，一阳来《复》，《坤》中孕《震》，《震》为雷，故似雷公模样。阴下生阳，暗中出明，有象三日之月光，故为偃月炉。光自西而生，西为白虎，故腰系虎皮裙。此仙翁大开方便门，明示人以行者即偃月，偃月即虎。

　　古来注《西游》者，直以为悟空是心，吾何尝不谓是心，但以为天地之心则可，以为人心之心则非矣。故老者道：“那个恶的却非唐人。”“恶”字，“亚”、“心”成字。言是心非心，乃天地之心，而非人心也。行者厉声高呼道：“你这个老儿，全没眼色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原在这两界山石匣中的，你再认认看。”是叫醒一切没眼色之盲汉，须在天人分途之界，再三细认，不得以人心为天心，以天心为人心，是非相混也。“老者方才省悟，道：‘你倒有些像他。”’是一经说破，真知灼见，方才省悟，天心是他家不死之方，非人心可比。“有些象他”者，天心人心，所争者些子之间，识不得天心，终是人心用事，纵天心常见，当面错过耳。

　　“老者问出来的原由，悟空细说一遍，老者才下拜，请到里面。”言天心之出必有口诀，非师罔知，悟空与老者论年纪，说出在山脚下五百余年，老者道：“是有！是有！我曾记得祖公公说，此山乃从天降下，就压了一个神猴，直到如今，你才脱体。’”可知后天中返先天之道，乃古今祖祖相传之道，不遇明师，虽活百岁，到老无成；已得真传，心领神会，霎时脱体。

　　“一家儿听的这般话说，都呵呵大笑。”言此道至近非遥，至约不繁，说破令人失笑也。“老者姓陈，三藏也姓陈，乃是宗。”陈者，东也。先天真一之气，本是东家之物，交于后天，寄体在西，如我家之物走于他家，故有他我之分。一朝认得，唤回我家，他即我，我即他，他我同宗，彼此无二，浑然一气矣。行者讨汤水洗浴，去其旧染之污也；借针线缝裙，补其有漏之咎也。“今日打扮，比昨日如何？”已知今是而昨非。“这等样，才象个行者。”

　　总要去假而存真。以上皆心猿归正之旨。心猿归正，先天真一之气来复，丹头已得，可以起身上马，勇猛精进，一直前行矣。

　　“师徒们正走，忽见路旁呼哨一声，闯出六个人来，各执枪刀，慌的三藏跌下马来，行者扶起道：‘师父放心，没些儿事，这都是送衣服盘缠与我们的。”“六个人即六欲，六欲者，偷道之贼；心猿者，护道之圣。三藏跌下马，行者扶起，跌犹不跌，可以放心矣。但六贼虽能伤命，而得心猿真金运用，则六贼化为护法，亦可以助道之一力，故曰：“送衣服盘缠与我们的”也。又曰：“你却不认得我这出家人，是你的主人公。”盖心猿者道心，六欲者人心。道心者主人，人心者奴仆，主人现在，奴仆何敢猖狂乎？

　　及行者要分所劫之物，六贼乱嚷道：“你的东西全然没有，转来和我等要分东西。”正以见舍不得自己的，取不得别人的也。”六贼照行者劈头乱砍，悟空停立中间，只当不知。”正舍得自己的东西也。“把六贼一个个尽皆打死，剥了他的衣服；夺了他的盘缠。”

　　正对景忘情，取得他人的东西也。这等处皆是杀里求生．以义成仁，恻隐之至者。三藏反谓无恻隐之心，何其愚乎？故悟空道：“师父，我若不打死他，他却要打死你哩！”此正是上得西天，作得和尚，其恻隐之心，孰大于此？三藏道：“我出家人，宁死也决不敢行凶。”此等妇之仁，一听其六贼纵横，正是上不的西天，作不的和尚。其无恻隐之心，孰过于此？宜其悟空嫌絮聒，“‘呼’的一声，回东而去。”噫！是非不两立，邪正不并行，悟空之去，非悟空自去，乃因三藏认假失真而使去之。悟空一去，主张已失，而三藏欲舍身拼命归西，向一己主张，如何能主张的来？此观音菩萨不得不传与《定心真言》也。

　　“《定心真言》，又名《紧箍儿咒》。暗暗的念熟，牢记心头，再莫泄漏一人知道，我去赶上他，叫他还来跟你。”心真则心定，心定则勇猛精进，愈久愈力。戒慎恐惧，念头坚牢，自无一点泄漏，已失者而可返，已去者而可还也。“绵布直裰”，为朝夕被服之物，使其绵绵若存，须臾不离也；“嵌金花帽”，为顶戴庄严之物，使其刚柔合宜，不偏不倚也。“若不服使唤，你就默念此咒，他再不敢行凶，也再不敢去了。”一念坚固，顽心自化，真心常存也。

　　“老母化一道金光，回东而去，三藏情知是观音菩萨授此真言，急忙撮土焚香望东礼拜。”这一道金光，非外来之金光，即我神光觉照之金光。知得此光，紧箍已得，急当回光返照，敬之拜之，而弗敢有替者。“收了衣帽，藏在包袱中，将《定心真言》，念的烂熟。”是佩服在心，潜修密炼，念念归真，期必至于无一点滓质塞窒于方寸之内也。

　　悟空到得东海，见了龙王，问其不向西回东之故，行者谓唐僧不识人性，则知非悟空去，乃唐僧不识人性而去之。龙王以圯桥故事劝勉，悟空道：“老孙还去保他便了。”此中又有深意，不知者直以为龙王勉力悟空，殊不知此即悟空伏虎之后而降龙也。真虎可以护身，真龙可以回心，此仙翁反面文章，世人安知？遇着南海菩萨，叫“赶早去，莫错过念头。”正以降龙伏虎之后，则直静观密察，努力前行，而不得错过了念头，中道自弃也。

　　“三藏道：“这帽子若戴了，不用教经就会念经；这衣服若穿了，不用演礼就会行礼。”“金箍”者，果决而收束，一经收束，入我门中，不由的不会经、不会礼。所以戴在头上，一念生根，取不下、揪不断，再不敢欺心矣。古人云：“一念回机，便同本得。”若非神观之大士，乌能有此大法？说到此处方是“六贼无踪”之妙谛，而非言打死六贼即是无踪。

　　夫六贼者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也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因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而生喜、怒、爱、思、欲、忧；喜、怒、爱、思、欲、忧，皆从人心而出。欺心，则人心用事，而六贼猖狂；不欺心，则道心用事，而六贼自灭。提纲“心猿归正，六贼无踪。”是道心发现，六贼自然无踪，不待强制。古经云：“得其一，万事毕。”即此道心之谓乎！果得道心一味大药，不但六贼无踪，方且攒五行，合四象，皆于此而立基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已修人事急修仙，这个天机要口传。

　　翻过五行归正党，霎时六贼化飞烟。

# 第十五回　蛇盘山诸神暗佑　鹰愁涧意马收缰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先天真一之气来复，为修命之本，倘立志不专，火功不力，则懦弱无能，终不能一往直前，臻于极乐。故此回示人以任重道远，竭力修持之旨。

　　“行者伏侍唐僧西进，正是腊月寒天，朔风凛凛，滑冻凌凌，走的是些：悬崖峭壁崎岖路，叠岭层峦险峻山。”俱形容西天路途艰难，而平常脚力不能胜任之状。盖修行大事，功程悠远，全要脚力得真，脚力之真全在深明火候，火候明而脚力真，脚力真而火候准。“蛇盘山”，蛇为火，言火候层次之曲折；“鹰愁涧”，鹰利爪，喻冒然下手之有错。不知火候，冒然下手，便是假脚力，其不为蛇盘山、鹰愁涧所阻者几何？“涧中孽龙将白马一口吞下，伏水潜踪”，信有然者。何则？真正脚力潜修密炼，步步着实，不在寂灭无为，一尘不染。倘误认寂灭无为即是修道，此乃悬空妄想，安能上的西天见得真佛？岂不迁延岁月枉劳心力乎？“行者道，你忒不济不济，又要马骑，又不肯放我去，似这般看着行李，坐到老罢。”此等法言，真足为行道不力，着空执相者之一鉴，仙翁慈悲，何其心切？

　　“空中诸神叫曰：‘我等是观音菩萨差来一路神祗，特来暗中保取经人者。”曰观音，曰神祗，曰暗保，以见金丹之道，静观密察，神明默运，步步着力，而不得以空空无为为事也。众神是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谛、四值功曹、护驾伽蓝、各各轮流值日。此等处，数百年来谁人识得？谁人解得？若不分辨个明白，埋没当年作者苦心。此回妙旨，是仙翁拨脚力之真，真脚力之所至，即火候之所关，行一步有一步之火候，行百步有百步之火候。金丹之道，功夫详细，火候不一。“大都全籍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作丹。”紫阳翁深有所戒，《火记》不虚作，演《易》以明之。”《参同契》早有所警，“一毫之差，千里之失。”提纲“蛇盘山诸神暗佑”者，即此火候之谓。“六丁六甲”者，木火也；“五方揭谛”者，五行也；“四值功曹”者，年月日时也；“护驾伽蓝”者，护持保驾也。总言脚力真资，火候功程，毫发不可有差。“观音差”者，非静观密察而火候难准也。盖火候之真，全在脚力之实，无脚力而火候难施，故诸神暗佑。

　　在收白马之时，但收真脚力，须要有刚有柔，知进知退，若独刚无柔，躁进无忌，便是以意为马，而意马不能收缰。故“行者与孽龙相斗，那龙不能抵敌，蹿入水内，深潜洞底，再不出头。使出翻江搅海神通，孽龙跳出洞，变水蛇钻入草窠，并没影响。”原其故，皆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，专倚自强之故。“唤出土地，问那方来的怪龙，抢师父白马吃了？”说出“师父”二字，则是礼下于人，必有所得时也。故二神道：“大圣自来是不伏天不伏地的混元上真，几时有师父来？”是言其傲性自胜，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也。行者说出观音劝善，跟唐僧取经拜佛因由，这才是回光返照，以己合人，修行者真脚力在是。所谓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者也。

　　二神道：“涧中自来无邪，只是深陡宽阔，彻底澄清，鸦雀飞过，照见自己形影，便认作同群之鸟，往往误投水内。”是言其着空守静之士，悟得一己之阴，便以为千真万真，不肯进步，以此为止，到得年满月尽，方悔从前之差，终归大化，其与鸦雀水中照见形影，认作同群，误投水中，自丧其命者何异？此其所以为鹰愁陡涧。陡者，至危至险，最易陷人也。仙翁恐人错会提纲“意马收缰”字样，以龙马为意，以收龙马为“意马收缰”，入于着空定静之门户，故演出此段公案，以示意之非道也。何则？自古神仙虽贵乎静定，然静定不过是学人进步之初事，而非真人修道之全能。说出观音菩萨救送孽龙，“只消请观世音来、自然伏了。”闻此而可晓然悟矣。倘以龙马为意，则观音救送时已是收缰，何以又在鹰愁涧作怪？又何以复请观音菩萨来降？此理显然，何得以龙马为意？若识得龙马非意而伏龙，则意马可以收缰；若误认意马是龙而伏意，则意马不能收缰。意马之收缰与不收缰，总在观音伏龙处点醒学人耳。盖观音救送孽龙，是叫人在修持脚力上，先究其理之真，而韬明养晦；今请观音来伏孽龙，是叫人于脚力修持处，实证其知，而真履实践。然其所以修持脚力之真，以柔弱为进道之基，而非空空无物之说；以刚健为力行之要，而非胜气强制之意。是在有己有人，不失之于孤阴，不失之于寡阳，神光默运，顺其自然，是得脚力之真者。“请观音菩萨自然伏了”，一句了了。

　　及菩萨来，“行者道：‘你怎么生方法儿害我？’菩萨道：‘若不如此拘系你，你又诳上欺天，似从前撞出锅来，有谁收管？须是这个魔头，你才肯人瑜伽之门。”读者至此，未免疑菩萨恐行者复有闹天宫之事？故赐金箍魔之；或疑是行者因自己有魔头，而分辩之。皆非也。此等语正为收伏龙马而设，其言在此，其意在彼。盖“诳上欺天，似前撞祸”，是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专倚自强也；“须是这魔头，才肯入我瑜伽之门”，不倚自强而知有人矣。

　　菩萨说出那条龙是奏过玉帝讨来，为取经人做个脚力，凡马不能到得灵山。“须是这个龙马，方才去得。”观此而益知龙马非意，若以龙马为意，是欲以凡马到灵山，乌可能之？“使揭谛叫一声玉龙三太子，即跳出水来，变作人相，拜活命之恩。”玉龙三太子即前解《乾》之三爻，其辞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”此仙翁揭示静观内省，日乾夕惕，大脚力之妙谛，犹云不如是不足以为脚力也。小龙道：“他打骂，更不曾提出取经的字样。”菩萨道：“那猴头专倚自强，那肯称赞别人。”不提取经字样，便是专倚自强；不肯称赞别人，便是无有真脚力。既无真脚力，即不得为取经人；即不为取经人，而欲取经难矣。然则取经须赖真脚力，欲有真脚力，须要屈己求人。处处提出取经字样，不必专倚自强，而脚力即是，不必更向别处寻脚力也。

　　又曰：“‘今番前去还有归顺的，若问时，先提起取经来，却也不用劳心，自然拱伏’，行者欢喜领教”。夫修真成败全在脚力，脚力一得，从此会三家、攒五行，易于为功。然其要着，总在于提出“取经”字样，不提出“取经”字，仍是意马未收缰局面，虽有脚力，犹未为真。不但三家难会、五行难攒，即后之千魔万障如何过得？所以后之唐僧四众所到处，必自称上西天拜佛取经僧人。此等处系《西游》之大纲目，不可不深玩妙意。其曰：“还有归顺的，提起取经字，自然拱伏。”良有深意，此乃天机，若非明造化而知阴阳者，孰能与于斯？若有妙悟者，能不欢喜领受乎？

　　“摘了小龙项下明珠”，是不使妄用其明，有若无，实若虚也。“柳枝醮出甘露，在龙身上拂了一拂，吹口仙气即变作原来的马匹毛片。”柳枝者柔弱之木，甘露者清净之水，是明示人以柔弱清净为本，日乾夕惕为用，一气成功，而不得少有间断也。观于龙变为马，可知金丹之道以龙为意，而非以意为龙。小龙吞马匹者，不用其意也；小龙变马匹者，借意配龙也。龙也、马也、意也，惟有神观者自知之。

　　“行者扯住菩萨不放，道：‘我不去了！我不去了！似这等多磨多折，老孙性命也不能保，如何成得动果？我不去了！我不去了。”’是岂行者不去，特以写修行而无真正脚力者，俱因多磨多折，中途自弃，不肯前进者比比皆然。数道几个不去，正示人不可不去也。菩萨再赠一般本事，将杨柳摘下三叶，变作脑后三根救命毫毛，叫他若到无济无涯处，可以随机应变，救得急苦之灾。噫！三叶柳叶变三根毫毛，毛是何毛，毛在脑后又是何意？若不打透这个消息，则不能随机应变，终救不得急苦之灾也。盖木至于柳则柔矣，叶至于柳叶则更柔，物至于毛则细矣，毛至于毫毛则更细，放在脑后藏于不睹不闻之处也。总而言之，是叫再三观察，刚中用柔，于不睹不闻至密之处，心细如毛，随机应变也。

　　“上流头一个渔翁，撑着一个枯木筏子，顺水而下。”木至于枯，则无烟无火而真性出。“从上流头顺水流下”，顺其上善之本性，而不横流矣。“行者请师父上了筏子，不觉的过了鹰愁陡涧，上了西岸。”此西岸乃性地之岸，何以见之？鹰愁涧为收龙马之处，龙为性，得其龙马，即见其本性，脚踏实地，非上了性之西岸而何？故曰“广大真如登彼岸，诚心了性上灵山。”其不言命者，龙马不在五行之列，而为唐僧之脚力也。

　　“菩萨差山神土地，送鞍辔鞭子。”山神比心，土地比意，本传中山神土地，皆言心意。此心此意，为后天幻身之物，而非先天法身之宝。龙马自玉帝而讨，秉之于天；鞍辔借山神土地而送，受之于地。则是心意只可与脚力以作装饰，而不能为脚力进功程。故曰你可努力而行，莫可怠慢也。乃唐僧肉眼凡胎，以此为神道，是直以后天之心意为神道，认假作真，望空礼拜，有识者能不活活笑倒乎？彼有犹误认蛇盘山为小肠，鹰愁涧为肾水，小龙为肾气者，都该被老孙打他一顿棒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大道原来仗火功，修持次序要深穷。

　　鉴形闭静都抛去，步步归真莫着空。

# 第十六回　观音院僧谋宝贝　黑风山怪窃袈裟

　　悟元子曰；上回已言修道者须有真脚力，而后可以得正果。然脚力虽真，而不知阴阳配合，则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大道难成。故此回合下二回先写其假阴假阳相合之假，以证真阴真阳相合之真也。

　　篇首“和尚见了行者，问唐僧：‘那牵马的是个什么东西？’唐僧道：‘低声。他的性急，若听见什么东西，他就恼了。’”东为木，属阴。西为金，属阳。“他的性急”，是有金无木。有西无东，金丹难就，算不得东西。“和尚咬指道：‘怎么有这般一个丑徒弟？’三藏道：‘丑自丑，甚是有用。”’夫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阴阳相通，顺则生人生物，逆则成佛成仙，世法道法无有分别。所异者凡父凡母而生幻身，灵父圣母而生法身，若遇明师咬破此旨，则说着丑而行着妙矣。“观音”者，照视之谓；“禅院”者，空寂之谓。空观而无实行，故谓观音禅院，即释典所谓“巍巍佛堂，其中无佛”者是也。

　　“行者撞钟不歇，和尚道：‘拜已毕了，还撞怎么？’行者笑道：‘你那里晓得，我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哩！”此便是一日有一日之功果，日日有日日之功果，不得以空空一观为了事。其曰“你那里晓得”者，欲使其晓得也。因其人多不晓得，而反称大圣撞钟为野入，此等真野人耳。行者道：“是你孙外公撞了要子的！”先天真一之气，自虚无中而来者，是为外来主人公，得此外公，灵通感应，曲直应物，潜跃随心，其修道如耍，绝不费力。彼一切执心为道，着空之徒，闻的此等法音，见说此等法象，能不吓得跌滚而叫“雷公爷爷”乎？

　　“老增痴长二百七十岁。”此明示为心也。心属《离》，在南，其数二七，故长二百七十岁。“一小童拿出一个羊脂玉盘儿，三个法蓝茶盅。”此明明写出一“心’字也。羊脂盘儿，象心之一勾；三个法盘蓝盅，俏心之三点，非心而何？又“一童提把白铜壶儿，斟了三杯香茶。”白铜壶象肾中之精，斟了三杯香茶，乃肾气上升而交于心也。“三藏夸为好物件，老僧道：‘污眼！污眼！这般器皿何足过奖？’”言无知之徒误认心肾为阴阳，或观心，或守肾，或心肾相交，是直以此中有好物件矣。殊不知心肾乃后天浊中之浊，若以这般器皿为好物件，真是污眼！污眼耳！

　　老僧问三藏有甚宝贝，三藏道：“东土无甚宝贝。”示其我家无宝也。行者道：“包袱里那一领袈裟不是宝贝？”言包罗万象，备具五行，不着于名相，不涉于有无者方是真宝贝，而不得以心肾为宝贝。“众僧不知此等宝贝，听说袈裟个个冷笑。”正下士闻之大笑去之也。“行者欲取袈裟，三藏莫叫斗富，恐有错。”所谓传之匪人泄天机也。又云：“珍奇玩好之物，不可使见贪婪奸伪之人，一经入目，必动其心，既动其心，必生其计，诚恐有意外之祸。”所谓“君子遁世不见，知而不悔”也。“老僧见了宝贝，果然动了奸心。”是执心而用心，直以动心为宝贝矣。“广智道：‘将他杀了，把袈裟留下，岂非子孙长久计？’广谋道：‘连人连马一火焚之，袈裟岂不是我们传家之宝？”’夫人之所以修心者，必疑其心之灵明知觉，广智广谋，即是宝贝，而遂爱之错之，以为长久计，以为传家宝。殊不知认此广智为宝，即是用假而杀真；认此广谋为宝，即是以邪而焚正。噫！日谋夜算，执守此心，君火一动，相火斯乘，君火相火一时俱发，能不火气攻心，玉石俱焚乎？

　　“行者变作蜜蜂从窗楞中钻出，看见和尚们放火，将计就计，南天门寻广目天王借辟火罩，罩住唐僧、白马、行李，房上保护袈裟。”此暗密中钻研透彻，而知师心为害，将计就计，火里下种，借假修真之大机大用，较之放心谋宝贝者，何啻天渊？“那些人放起火来，一阵风刮的烘烘乱着，正是星星之火，能烧万顷之山，把一座观音院，处处通红。”《悟真篇》曰：“火生于木本藏锋，不会钻研莫强攻。祸发总由斯害己，要须制伏觅金公。”老和尚用智谋而图袈裟，正“不会钻研而强攻”。烧得观音院处处通红，正“祸发总由斯害己”，木之藏火锋也。如此，安得如金公借辟火罩，而保袈裟为至真乎？

　　“观音院正南黑风山黑风洞妖精，见正北火光晃亮，知是观音院失火来救。”此个妖精即肾中妖精，黑风山黑风洞，状肾水之纯阴。肾属北，何以在观音院之南？此特取心火下降，肾水上升之义。心肾亦有相济之道，故黑风洞之妖而来救观音院之火。“他不救火，拿着袈裟趁着鬨打劫，飞转山洞而去。”噫！金丹圆陀陀，光灼灼，无形无象，至无而含至有，至有而藏至无，乃真阴真阳相济而成象者。是为先天真一之气，本于父母未生以前，岂父母既生已后心火肾水之谓哉？迷徒不知是非，舍去先天之真，摆弄后天之假。误以心为阳，肾为阴，心中之液为阳中之阴，肾中之精为阴中之阳，当午时而守心，子时而守肾，使心液肾气交结于黄庭便以为丹。岂知守心则金丹已为心所害，如观音院僧谋宝贝者是也；守肾则金丹已为肾所陷，如黑风洞怪窃袈裟者是也。其黑风怪不能救火，而且盗去袈裟不亦宜乎？故众僧道：“唐僧乃是神人，未曾烧死，如今反害了自己家当。”可知执心之辈，尽是自害其家当，而不能成全其家当。自害其家当，终亦必亡而已，可不畏哉？诗云：“堪叹老衲性愚蒙，计夺袈裟用火攻。广智广谋成甚用，损人利己一场空。”提醒世人，何其深切？

　　“行者把那死尸选剥了看，更无那件宝贝。”言执心为道者，皆以为此幻身有宝贝，以故千方百计，智谋运用，妄想修仙，果若幻身有宝，死后到底此宝归于何处？仙翁现身说法，“把死尸选剥了看，更无那件宝贝。”是明示人以这幻身无宝也。然则幻身无宝，可知守心者之非道，守肾者亦不真。即此二宗公案，仙翁已是一棒打倒了七八层重墙，彻底透亮，学者可以宽心前去，别寻宝贝下落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迷徒不识本原因，误认皮囊有宝珍。

　　心肾相交为大道，火生于木自伤身。

# 第十七回　孙行者大闹黑风山　观世音收伏熊罴怪

　　上回已言执心为道之害，以明真阴非关于心。此回复言守肾为祸之由，以见真阳不系于肾也。

　　“行者一筋斗跳将起去，慌得观音院大小和尚朝天礼拜道：‘爷爷呀！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圣，怪道火不能伤。’”言能一筋斗跳得出火坑者，方不是执心为道，一无所伤之大圣人。彼使心用心，反害了自己者，安能知此？

　　“行者到黑风山见三个妖魔席地而坐，上首的一条黑汉，左首的一个道人，右首一个白衣秀士。”此三妖皆肾宫之物，何以见之？黑汉为熊罴属火，乃肾中之欲火；道士为苍狼，号凌虚，属气，乃肾中之阳气；秀士为白蛇，精色白，乃肾中之浊精。“席地而坐”者，三物皆后天有形重浊之物也。“讲的安炉立鼎、抟砂炼汞、白雪黄芽。”是用功于肾脏，而并服炉火药以补养者。黑汉欲做佛衣会，是直以肾中精气为宝，虽知有佛衣之名，而不知其佛衣之实也。行者叫道：“好贼怪，你偷了我的袈裟，要做什么佛衣会！”骂尽世间迷徒；窃取金丹之名，摆弄肾中阴精之辈。“把白衣秀士一棒打死”，是不叫在交感之精上做功夫也。又叫道；“作死的孽富。”妙哉此语！一切愚人误认阴精为真精，非意定于下元，即搬运于脑后。守下元者，终必底漏；运脑后者，终成脑痈。谓之作死则可，谓之作生则不可。

　　其曰：“你认不得孙外公哩！”一切作死者可以悟矣。盖金丹是阴阳交感而成，从虚无中来者，是为外来主人公，又名真一之精，而非身内肾官所生浊精之谓。说出外公，系“大唐御弟三藏法师之徒弟孙行者。”可知先天真一之精，必有师传，而非可于一身猜量者。行者自道脚色来历，皆金丹之精髓。“惟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”，最省人言，只此一乘法，余二皆非真也。

　　“两个斗了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”盖欲念与道念并胜，势相敌而力相等也。“见一个小妖左胁下夹着一个梨木匣儿，从大路而来。”分明写出一个情字耳，小妖喻情之小，梨色青喻情之青。小左而夹一青，非情而何？夫欲动而情生，情生而心乱，是情为心肾相通之物。“劈头一下打为肉酱”，情亡而心死，心死而欲可以渐消矣。“请贴上写着：侍生熊罴顿首，拜启上大阐金地老上人丹房。”心上而肾下，功家多以心为丹房，取肾气上升于心，以为取《坎》填《离》，故曰“传他些什么服气小法儿”也。“变作和尚模样”，是以道心变人心，以真作假，借假取真之天机。“到了洞门，却也是个洞天福地，对联写着“静隐深山无俗虑，幽居仙洞乐天真。’行者暗道：‘亦是脱垢离尘知命的怪物。’”盖肾中藏有后天精气，能保守此精此气，不肯恣情纵欲，亦算知命之一节。然不知先天真精真气，仅以此为事，未免终是怪物而不能成仙作佛。

　　“行者与妖精自天井斗到洞口，自洞口打到山头，自山头杀到云外，只斗到红日沉西，不分胜负。”言欲火一动，自下而上，由微而盛势不可遏。虽有道心，莫可如何，焉能胜的？但红日西沉，肾气当潜。故曰；“天色已晚，明早来与你定个死活，遂化阵清风回洞。”晚者，肾气衰败之时；早者，肾气旺盛之时。是早而活，晚而死，当晚化风回洞，不其然乎？唐僧问妖精手段如何？行者道：“我也硬不多儿，只战个手平。”吁！以道心制欲火，如滚汤泼雪，随手消灭，何以只战个手平而不能制伏？然其所以不能制伏者，皆由知之不真，见之不到，欲在先而法在后。行者欲请观音菩萨来讨袈裟，方是静观密察，先发制人，不为欲所迷矣。行者以为观音有禅院，容妖精邻住，偷去袈裟；菩萨以为行者大胆，卖弄宝贝，被小人看见。总以见真宝之失，皆由于失误觉察，自不小心，卖弄炫耀，开门揖盗耳。若欲降妖复宝，舍神观默运之功，余无他术矣。

　　“行者见道士拿一个玻璃盘儿，安着两粒仙丹，一棒打死，见盘底下是凌虚子制。笑道：‘造化！造化！”凌虚子为气，玻璃盘为精。谬执心肾者，以心液为阴丹，以肾精为阳丹，故运肾气上升于心，心液下降于肾。“一棒打死”，不令其错认阴阳，在心肾上作功夫；不在心肾上作功夫，是已悟得其假矣；悟得假，即可寻其真，而下边即有造化矣。行者将计就计，叫菩萨变作凌虚，自己吃了两粒仙丹，另变一粒与妖精吃了，要于中取事。妙哉此变！以自在而化苍慌，浊水之狠毒俱泯；以二假而归一真，欲念之邪火俱无。真中施假，假中用真，大机大用在是矣。

　　“菩萨变作凌虚，行者道：‘还是妖精菩萨，还是菩萨妖精？’菩萨笑道：‘菩萨妖精，总是一念。若论本来，皆属无有。”’盖邪念正念，总是一念，若无一念，邪正俱无；当其有念，而邪正分途。释典云：“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。”言其邪可为正，正亦可为邪也。

　　“行者顿悟，变作一粒仙丹。走盘无不定，圆明未有方。”活活泼泼，不逐方所也。“三三勾漏合，六六少宫商。”阴阳混合，不失一偏也。“瓦铄黄金焰，牟尼白昼光。”光辉照耀，通幽达明也。“外边铅与汞，未许易论量。”金丹自虚无中结就，非色非空，非有非无，非尘世之物所可比。“妖精拈入口中，顺口儿一直滚下。”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，顺其所欲也。“行者在肚里现了本相，理其四平，乱踢乱打。”不即不离以真化假，渐次导之也。“那妖滚倒在地下，连声哀告，乞饶性命。”正念在内，欲念自消，自重性命，理所必然。“妖精出袈裟，行者出鼻孔”，假者一降，真者斯得，呼吸相通，感应神速也。

　　“菩萨将一个金箍丢在头上”，箍住邪欲，不使猖狂也；“念起真言，那怪头疼”，一念之真，自知悔过也。“行者意欲就打”，金丹用真而不用假；“菩萨不叫伤命”，修道借假而须修真。“行者问：‘何处用他？？’菩萨道：‘我那落伽山后，无人看管，要带他去作个守山大神。’”可知保精养气，不过暂以守此幻身；非言保精养气，即是金丹之实落也。

　　“菩萨摩顶受戒，熊罴跟随左右，一片野心今日定，无穷顽住此时收。”觉察之功，岂小焉哉？学者若能识得观音收伏熊罴怪之妙旨，则欲可制，宝可复，野心自定，顽性可收，不复在黑风山黑风洞为妖作怪矣；菩萨吩咐行者以后再休卖弄惹事，其叮咛反覆之意，何其切哉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真阳不在肾中藏，强闭阴精非妙方。

　　会得神观微妙法，消除色欲不张遑。

# 第十八回　观音院唐僧脱难　高老庄大圣降魔

　　上二回已批破心肾之假阴假阳，非修仙之本旨矣。此回特言金木真阴真阳，为丹道之正理，使人知彼我共济，大小并用之机也。

　　“行者将黑风洞烧作个红风洞”，已是去暗投明，舍妄从真，可求同类之时。提纲“观音院唐僧脱难”，所脱者即误认心肾之难。盖在心肾而修丹，是丹之遭难，即僧之遭难。取袈裟而归僧，是僧之脱难，即丹之脱难。唐僧者，金丹之法象，欲成金丹，非真阴真阳两而合一不能。

　　“行者引路，正是春融时节。”乃春日融和，天地絪缊，万物化淳，阴阳和合之时。诗内“鸳鸯睡，蛺蝶驯”，隐寓有阳不可无阴之意。“远望一村人家，三藏欲去告宿，行者道：‘果是一村好人家。’”子女相得，方为好人家；子自子，女自女，算不得好人家。“行者一把扯住少年道：‘那里去？我问你一个信儿，此间是什么地方？’”经云：“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“问一个信儿”，即问此恍惚杳冥中之信，好人家之信，这个信即安身立命之地，不可不问者。“那人不说，行者强问，三藏叫再问别个，行者道：‘若问了别人没趣，须是问他才有买卖。”’这好人家，为真阴真阳聚会之地，正是有买卖处，不得舍此而在别处另寻买卖也。

　　“那人说出乌斯藏国界之地，叫作高老庄。”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《参同契》云：“牝鸡自卵，其雏不全。”今云乌斯国界，明示乌藏兔现，阴阳交接之处，返本还元，正在于此，不得不究问个明白也。说出“太公女儿三年前招了妖精，太公不悦，请法师拿妖”等语，行者呵呵笑道：“好造化！好造化！是凑四合六的勾当。”夫大道以阴阳为运用，凑四合六而成十，以阴配阳而结丹，此等天机至神至妙，行者既明很由，如获珍宝，能不欢天喜地，而谓好造化乎？“太公见行者相貌凶丑，有几分害怕，行者道；‘丑自丑，却有些本事。’”言作佛作仙之本事，说着丑，行着妙，降妖除怪，非此本事不能也。

　　“三藏道：‘贫憎往西天拜佛求经，因过宝庄，特借一宿。’高老道：‘原来是借宿的，怎么说会拿妖精？’行者道：‘因是借宿，顺便拿几个妖精耍耍的。’”一问一答，俱是天机。“此宝庄也”，正缘督子所谓“吾有一宝，秘在形山，不在心肾，而在乎玄关一窍”之宝。“特借一宿”，正以此中有宝而当宿，舍此之外无宝，而不可宿，则是借宿乃为本事，拿妖乃是末事。故曰：“因是借宿，顺便拿几个妖精耍耍”，非言拿妖即是本事也。

　　“妖精初来精致，后变嘴脸。”真变为假，正变为邪，非复固有，失去本来面目矣。“云来雾去，飞沙走石。又把小女关在后宅，半年不得见面。”假阴作怪，真阴掩蔽，理所必然。行者道：“入夜之时，便见好歹。”此语内藏口诀，非人所识。古者取妇必以昏时，昏者夜也，不入夜则非夫妻之道，就是好歹难以认识；入夜之时，而真假立辨矣。“行者与高老到后宅，见两扇门锁着，原来是铜计灌的。”明示真为假摄，埋藏坚牢，门户甚固，不易攻破。“行者金箍棒一捣，捣开门扇，里面黑洞洞的。”此仙翁打开门户，直示人以真阴所居之地，里面黑洞洞，幽隐深密之至，而非外人所可窥测者。

　　“高老叫声三姐姐，里面少气无力的应了一声，我在这里。”真阴虽不可见，然一息尚存，外面叫而里面即应者是也。“行者闪金睛，向黑影里细看，只见那女子云鬓蓬松，花容樵悴。”真为假迷，原本已伤，若非金睛之大圣，见不到此。此真阴之出处，显而易见，学者亦当效行者，在黑影里仔细看认可乎！“云来雾去，不知踪迹。”即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也。真者已见，假者即知，真假分明，可以施法矣。故曰：“不消说了，让老孙在此等他。”正知之真而行之果也。

　　“行者变的与那女子一般，坐在房内。”男变女相，假中有真，阴中藏阳，指出行者为阴中之阳，以见八戒为阳中之阴也。“见了妖精暗笑道：‘原来是这个买卖。’”见之真而知之妥，不见真阴，不成买卖。《悟真》云：“恍惚之中寻有象，杳冥之内觅真精。有无从此自相入，未见如何想得成。”正行者遇妖精有买卖之义。“行者使个拿法，托着妖精长嘴，漫头一料，“扑”的掼下床来。”俱是大作大用，怪之力在长嘴，迎其力而托着，不欲其着声也．“漫头一料，掼下床来。”不使其着色也。“妖精疑其有怪，行者道：‘不怪！不怪！’”明示其真阳而制真阴，法当如是，制之正所以亲之，不得以制为怪。《参同》云：“太阳流珠，常欲去人。卒得金华，转而相因”者，此也。

　　“行者叫脱衣服睡”，使去旧染之污也。“行者坐在净桶上”，告其迁善自新也。那怪说出家住福陵山云栈洞，猪刚鬣姓名。又云：“我有天罡数变化，九齿钉把，怕甚法师。”则知木火本自天来，非寻常妖怪可比，特未遇制伏，以故为妖为怪，弃真人假耳。“及闻齐天大圣名头，就害怕要去。”水能制火，金能克木，木火之害怕金水，理也。“开了门往外就走，被行者一把扯住，现出原身。喝道：‘那里走？’”正是夫妻见面，不容折离；阴阳相会，莫可错过也。“那怪化火光回山，行者随后赶来。”所谓并蒂连枝，夫唱妇随，姻缘到日，逃不去走不脱。“你若上天，我就赶到斗牛宫；你若入地，我就追至枉死狱。”此阴阳感通，一气循环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；无情之情，不色之色；假眷属非真眷属，好姻缘是恶姻缘。彼以世之男女为阴阳者；安足语此哉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辨阴心肾假阴阳，急问他家不死方。

　　木母金公同类物，调和决定到仙乡。

# 第十九回　云栈洞悟空收八戒　浮屠山玄奘受心经

　　上回已言真阴消息足以配真阳而修大道矣，然不得其火候之实，而真阴未可以收伏。故此回指示收伏火候之真，使阴阳和通，归正觉而破窒碍也。

　　“那怪火光前走，大圣彩云后跟。”老猪为木火，老孙为金水明矣。“那怪把红光结聚，现了本相，取出一柄九齿钉钯来战。”九齿为九九，阳极生阴之象，此火中出木，真阴现相，为丹道最贵之物，而非若木中之火伤生害命者可比。

　　老猪自叙一篇，失言修真之旨，后道堕凡之由，以见修真即可以为仙，堕凡即同乎异类，其中最贴切老猪处，是“自小生来心性拙，贪闲爱懒无休歇。不曾养性与修真，混沌迷心熬日月”四句。曰性拙，曰贪闲，曰爱懒，曰混沌，是皆明有真阴而未遇真阳之象。悟能者，能此性；八戒者，戒此性。识得此能此戒，而老猪木火之实理已得，可以了性。

　　“两个黑夜里，自二更直战到东方发白，怪不能敌，化风回洞。”老猪真阴，老孙真阳。东方发白，阳盛阴衰，老猪不能敌老孙，自然之理。“行者战败妖怪，恐师父盼望，且回高老庄。”金公者为真情，本母者为真性，性主处内，情主御外，倘有真情而无真性，内外不应，顾头失尾，护手误足，金丹难成。“恐师盼望，且回高老庄”，是以一人而顾内外之事，乌可能之？总以写有金公不可无木母之义。

　　“行者述天蓬临凡，因错投了胎，其实灵性尚存。又说天神下界，这等个女婿也不坏家声。”可知真阴乃先天所生，非同后天邪祟之物，修道所宜收留，而不得置之度外者。虽然，真阴岂易收哉？不易收而欲收，是必有道焉。“行者打开门，叫出来打。”是仙翁打开门户，与天下修行人指示阴阳相配之道耳。故曰：“我就打了大门，还有个辨处，象你强占人家女子，又没个三媒六证，又无些茶红酒礼，该问个真犯死罪哩！”上阳子云：“天或有违，当以财宝精诚求之。”三丰云：“打开门说与君，无花无酒道不成。”“有个辨处”者，即辨此财宝花酒也；“无个媒证茶酒”者，即无此财宝花酒也；“真犯死罪”者，即犯此无财宝花酒之罪也。盖夫妻作合，必有媒娉；金木相并，须赖黄婆。若无媒娉黄婆，即少茶红酒礼，便是一己之私，钻穴相窥，强占苟合。焉能光明正大，夫妻偕老，生子生孙，成家立业，以全天下希有之事？其曰真犯死罪，犹言不知此媒证茶酒之礼，而强配阴阳，则阴阳难合，大道难成，终久是死罪一名，而莫可拯救世。

　　“钉钯”一诗，俱道性命之真把柄，观于“锻炼神水铁”一句，不解可知。“钉钯不曾筑动行者一些儿头皮”，老猪属木，老孙属金，金能克木，木不能克金。然金能克木而究不能收伏木者何也？

　　盖以言语不通，末可遽成眷属耳。及行者说出西天取经，高老庄借宿，老猪即丢钯唱喏，欲求引见，是言语已通，各无嫌疑，而输诚恐后矣。然言语之通，皆在观察之妙，使不能观察火候之真，因时下手，难以为功。故曰“本是观音菩萨劝善，叫跟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求经。”又曰：“何不早说取经之事？只倚强上门打我。”盖不说取经人，则是观察不到，言语不通，而强制；说出取经人，则是观察已到，言语已通，而自合。此等大法才是三媒六证、茶红酒礼。夫妻欢会出于信行，而非强占良女者可比。将云栈洞烧作破瓦窑，改邪归正，妖窟灭踪矣。老猪道：“我今已无挂碍了，你引我去罢。”阴阳合一，金木相并，何挂碍之有？

　　前文打开大门有个辨处，所辨者即辨此说出取经之事，而后阴阳相会之处；亦即辨此须有三媒六证、茶红酒礼，而后阴阳相得之处；亦无非辨此观音菩萨劝善，跟随取经人，而后阴阳和合之处。不辨到此处，非真阴真阳配合之道，而路途窒碍，无可下脚；能辨到此处，知真阴真阳相交之理，而门户通透，左右逢原。天下学人若有辨到此处者，方是打开大门而知真阴真阳，非心非佛，不落有无，不着方所，阴阳配合，有人有己，物我同源，彼此扶持。不特此也，还有个辨处。诗云：“金性刚强能克木，心猿降得木龙归。金从木顺皆为一，木恋金仁总发挥。”金所以克木，有从革之象，然木不得金则木曲不直，未可成器用。惟金从木性，而木顺其金之义；木恋金情，而金爱其木之六，则一阴一阳之谓道矣。“一主一宾无间隔，三交三合有玄微。”木在东，主也；金在西，宾也。今则反主为宾，反宾为主，以虎驾龙，交合一处，内外同气，金木相并矣。“性情并喜贞元聚，同证西方话不违。”真阴者性也，真阳者情也，性情相合即是阴阳相交；阴阳相交，贞下起元，金丹有象，而极乐可以渐到矣。

　　“老猪先名悟能，别名八戒。”盖以示其柔而不能，不能而须悟能，既能须当顺守其正，而更戒能。“八戒扯住高老道：‘请我拙荆出来拜见公公伯伯’，行者道：‘世间只有火居道主，那有火居和尚？’”妙哉此语！夫金丹大道，药物有斤两，火候有时节，丝毫难差错。当阴阳未合，须借火锻炼，以道为己任，是为有火居道土；及阴阳已结，须去火温养，以和为尚，是谓无火居和尚。倘不知止足，而持未已之心，未免一朝遭殆辱，其祸不浅。此中亦隐寓真阴真阳相会，而真土之调和所不可无者。

　　“高老将一丹盘，捧二百两散碎金银奉献。”此中又有深意，阴阳相见，金丹已隐隐有象。“二百两散碎金银”，是阴阳虽见，未得真主融和，未免犹散碎不整，未成一块。故三藏道：“我们行脚僧逢处化斋。”言前途尚有真土可以劝化入门，不得自暴自弃，以此为止也。又云：“若受了一丝之贿，千劫难修。”言修道者当阴阳聚会之时，而不调和温养，是不知止足，贪图无厌，一丝之差，便有千里之失，可不慎诸？诗中“情和性定诸缘合，月满金华是伐毛。”性情合一，二八相当，外丹成就，月满之象，月满而圆陀陀，光灼灼，一片金花，通幽达明，降除内魔，正在此时。故三众行过了乌斯藏界，即有浮屠山乌巢禅师修行矣。

　　浮屠乃节节通透之物，示心之宜通而不宜滞；乌巢乃团圆内虚之象，示心之宜虚而不宜实；禅乃无为清净之义，示心之宜静而不宜动。一卷《心经》妙义，仙翁已于“浮屠山鸟巢禅师”七字传出，不必读《心经》，而《心经》可知矣。三藏问西天路，禅师道：“远哩！远哩！”噫！不知者谓三藏得行者八戒，是阴阳已合，大道已成，西天可到之时。殊不知阴阳配合，命基坚固，正是脚踏实地勇猛精进之时。若以此为西天不远，是直以起脚之地，为歇脚之乡。“远哩！远哩！”是提醒学人者，何其深欤！又云：“路途虽然遥远，终须有到之日，却只是魔障难消。我有《多心经》一卷，若遇魔障，但念此经，自无伤害。”观此而知其《心经》原以为消魔障而设，并未言上西天之一字。前所谓“伐毛者，即此《心经》消魔障也；今云“消魔障”者，不过消其妄心耳。心即魔，魔即心，非心之外别有作魔者。故曰：“但念此经，自无伤害。”又曰：“此乃修真之总径，作佛之会门。”言径言门，是修行所入之径路门户，而非修行所证之大道归结。所可异者，《心经》既不关乎西天大路，受《心经》何为？然无《心经》，魔障难退，盖魔障是魔障，西天路是西天路。但未到真阴真阳相见之后，而《心经》未可受；到得真阴真阳相见之后，而《心经》方可受。何则？真明真阳一会，而心之魔障显然，受《心经》而消魔障，如猫捕鼠。至于西天大路，别有妙旨，非《心经》可能企及。“三藏扯住，定要问个西去路程端的。”是明言《心经》非西天端的，而更有端的也。“禅师笑说”一篇，俱是西天路途，其中包含《西游》全部，读者莫可略过。试申之。

　　“道路不难行，试听我吩咐。千山千水深，多障多魔处。”言道路本不难行，而千山千水多魔多障而难行耳。“若遇接天崖，放心休恐怖。”言道之难行如接天之崖，倘恐怖畏惧，中途自弃，则难登升。故叫放心而休恐怖，方可自卑登高，下学上达也。“行来摩耳岩，倒着脚踪步。”言旁门外道喧哗百端，如摩耳岩之险，最易误人。侧着脚步，小心谨慎，提防而过，勿为所陷也。“仔细黑松林，妖狐多截路。”言三千六百旁门，如黑松林遮天慢地，皆野狐葛藤。一入其中，纵遇高明，意欲提携，早被邪伪所惑，而不能回头矣。“精灵满国城，魔主盈山祝”言在国城者，狐朋狗党，哄骗愚人，尽是精灵之鬼；在山者，穷居静守，诈装高隐，皆为魍魉之鬼。“老虎坐琴堂，苍狼为主簿。”琴堂所以劝化愚人，今无知之徒，借祖师之经文，以为骗财之具，与“老虎坐琴堂”者何异？主簿所以禁贪婪，今邪僻之流，依仙佛之门尸，妄作欺世之术，与“苍狼为主簿”者何异？“狮象尽称王，虎豹皆作御。”言师心自用，装象迷人，以盲引盲，误人性命，凶恶而过于虎，伤生而利于豹。如此等类，不可枚举，俱是死路而非生门也。“野猪挑担子，水怪前头遇。”言诸多旁门尽是魔障，惟有野猪木火之柔性，任重道远，足以挑得担子；水怪之真土，厚德载物，能以和合丹头。“多年老石猴，那里怀嗔怒。”石猴为水中之金，多年则为先天之物，而不属于后天。金丹之道，取此一味大药，以剥群阴，是所谓怀嗔怒也。“你问那相识，他知西去路。”正所谓得其一万事毕也。故行者笑道：“不必问他，问我便了。”

　　“三藏不解得”，非三藏不解得，言此等妙理，天下学者皆不解得也。行者以为骂了兄弟两个一场，而非讲路；三藏以为讲西天大路，而非骂。骂两个正是讲大路，讲大路而故骂两个，骂之讲之，总说西天大路。此不解之解，为妙解，学者解得乎？“行者道你那里晓得？‘野猪挑担子’，是骂八戒；‘多年老石猴’，是骂老孙。你怎么解得？”此解西天路，是阴阳之道，骂八戒骂老孙，正讲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此不解之解而明解，学者解得乎？八戒道：“这禅师晓得过去未来之事，但看他‘水怪前头遇’这句话，不知验否？”此解西天大路，五行之道，金木相并，水火相济，若得真土五行攒簇，西天大路无有余剩。“不知验否”，正以见其必验。此不解之解又为至解，学者解得乎？师徒问答西天大路，明明道出，若人晓得骂即是讲，讲即是骂，则阴阳五行俱已了了，才是打开心中门户，而不落于空亡。是为真解，学者解得乎？若不晓得不解得，“你问那相识，他知西去路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震兑交欢大道基，金从本顺是天机。

　　打开个里真消息，非色非空心不迷。

# 第二十回　黄风岭唐僧有难　半山中八戒争先

　　上回已言真阴真阳相会，为金丹作用之真矣，然不得真土调和，则金木水火各一其性，而金丹未可以遽成。故此回合下篇先叫人除去假土之害，舍妄以求真也。

　　篇首一偈，示人以不可执心为道，必须心法双忘，方为脚踏实地之功，语语显露，无容冗解。其中最提醒人者，是“莫认贼为子，心法都忘绝。休叫他瞒我，一拳先打彻”四句。一切学人，误认昭昭灵灵之识神以为真实，而遂执心修行。殊不知此神乃后天之阴神，非先天之元神，是乃生生死死轮回之种子，若只执此而修，则是认贼为子，焉能到心法两忘地位？出苦海而了生死？须知其间别有个秘密天机，为他家不死之方。若能辨的明白，不被瞒过，打的透彻，方能心法两忘，一无所疑，而脚踏实地矣。盖他家不死之方，非色非空，本于先天显于后天，出有无而不碍，本生死而不昧，藏之则为真空，发之则为妙有，名为不神之神。修行人于此认得真实，一拳先打破心中之障碍，则心不期正而自正，意不期诚而自诚，方是无上至真一乘之妙法，不落于中下之小乘也。

　　玄奘悟彻了《多心经》，因收行者八戒而悟彻；打开了门户，因收行者八戒而打开；未收行者八戒之先，则不能悟彻《心经》，打开门户。夫玄牝为阴阳之门户，玄为阳，牝为阴，玄牝之门，是为天地根，实指玄关一窍而言，打开门户，是打开玄牝之门户，而非言心为修道之门户也。打开门户，念兹在兹，安可破而真可归，一点灵光自然透出，上西天有基，大道在望，正是“日落西山藏火镜，月升东海现冰轮”之时。倘不知有他家不死之方，而强制自心，以期成道，名为恋家之鬼，便是出不得家，上不得西天。故八戒怕饥惜力，呼为恋家鬼。

　　三藏道：“你若在家心重时，不是个出家的了，你还回去。”言恋家而出家，身虽出家，心不出家，不如不出家之为妙。呆子道：“我受了菩萨的戒行，又承师父怜悯，情愿伏侍师父往西天，誓无退悔。”夫金丹之道，造化之道，天人所秘，万劫一传，倘遇明师指破端的，九祖霑恩，急当猛醒回头，下苦修炼，誓必成道，以报师恩，而不容少有懈怠者。担着担子，死心踏地，方是不为心累，而可上西天取经矣。“早到了人家门首”，是死心踏地之效，此边死心，不恋我家；那边早到彼岸，已是他家。立竿见影，何其神速？“见一老者，嘤嘤念佛”。言此死心不恋心，便是返老还婴之真念，即此一念而佛在是矣。曰：“去不得，西天难取经，要取经往东天去罢。”言不死心而恋心，所走之处尽是回头路，步步阻滞，难以前进也。

　　老者呼行者为痨病鬼，是不知他家有不死之方；行者笑老者没眼色，是笑其我家是纯阴之体。“小自小，颇结实”，个中有宝非虚比；“皮里一团筋”，幻身之内有真身。老者道：“你想必有些手段。”言不死心者而没有手段也。行者叙出本身来由，作齐天大圣的本事，又晓得捉怪降魔，伏虎擒龙。此等道法皆系大圣人真着实用，在根本上作事，而非求之于心中者。夫此根本之事，内实有捉怪降魔伏虎擒龙的秘诀。“老儿听得哈哈笑道：‘你既有这等手段，西方也还去得’”，盖不笑不足以为道；“老儿抬头一见八戒嘴脸，慌得一步一跌，往屋里乱跑”，盖不惊不足以为道。

　　“老者道：一个丑似一个’。八戒道：‘我们丑自丑，却都有用。’”夫子女相合而为好，阴阳相交而为丑。“这个道，非常道，说着丑，行着妙”也。“那老者正在门前相讲，只见庄南有两个少年人，带着一个老妈妈三四个小男女。”言此丑中有用之趣，正老庄之东三、南二、北一、西四、中十，五行攒簇之妙旨。“八戒调过头，把耳朵摆了几摆，长嘴伸了一伸，吓得那些人东倒西歪。”读者未免疑是形容其丑，而不知实用大机大用，识得此者，方知丑中之妙，而得用中之真，其可惊可疑之事不解而明。

　　行者叫八戒把丑收拾起些，是叫外圆内方，潜修密炼也。“八戒把个耙子嘴揣在怀里”，是被褐怀玉老蚌含珠也；“蒲扇耳贴在后面”，“艮其背，不获其身”也；“拱着头立于左右”．“行其庭，不见其人”也。“老者请斋，三藏行者俱道：‘够了，’”虚心也；“八戒只管叫添”，实腹也。俱以明非修心之小道，乃大法之运用。

　　“三藏见旋风而心惊”，是执心而有心也；“行者乃抓风而去闻”，是知心而无心也。“跳出一个斑斓猛虎，慌得三藏跌下马来。”是虎之来，由于三藏见风心惊而来，虎即心之变象也。“那虎直挺挺站将起来，把自家胸膛往下一抓，把个皮剥将下来，站立道旁。”言心之惊动，即如虎之站起，抓胸剥皮，心胸一坏皮肤亦剥，内外受伤，心之为害岂其浅鲜？

　　“怪物自称黄风大王前路先锋”，黄风者，不定之土，妄意也，心动而意不定，是心即意之先见者，故曰前路先锋。“乱石丛中，取出两口赤铜刀，转身迎斗。”“赤”象心之色，“铜刀”象心之柔恶。“两口”者，二心也。一心者，静心；二心者，动心。心动而干思万想，伤天害理无所不至，非刀在乱石丛中乎？“八戒行者赶来，那怪使个金蝉脱壳计，那师父正念《多心经》，被他一把拿住，扯将去了。”噫！心一动而全身失陷，非怪之来摄，皆心之自摄。怪使金蝉脱壳，而摄金蝉长老，是明示金蝉自脱自摄，提纲所谓“黄风岭唐僧有难”者即此。然其难皆因“见风惊心”一念之起所致，自作自受，于怪何涉？其为黄风岭老魔自在受用，不亦宜乎？当此之时，若非有智慧之大圣，安能知其金蝉脱壳之妄念？非金睛之悟空，讵可见的黄风妖洞之昏迷？

　　“行者骂道：‘你这个剥皮的畜生，弄什么脱壳法儿，把我师父摄去。”真蜇雷法鼓，叫人猛醒。天下修人心而着空执相剥皮脱壳者，尽是畜生，并无人类。盖剥皮是在肉皮囊上做活计，脱壳是在恶心肠上作功夫，以幻身为法身，以人心为道心，认假弃真，内无主意，惑乱致之。安得天蓬举钯，着头一下，筑他九个窟窿，以此为戒乎？

　　“行者道：‘兄弟，这个功劳算你的。’”’读者勿作闲言看过，大有妙义。盖雄心好胜，皆由自己生魔。八戒为性，属内，我也，宜八戒出力。故行者赶逐，八戒截杀。其提纲所谓“半山中八戒争先”者，心在人身之半中，八戒争先，是以戒为先，不使心之为害也。《参同契》曰；“性主处内，情主御外。”性情如一，内外合道，心之张狂于何而有？故曰：“法师有难逢妖怪，性情相和伏乱魔。”

　　诗曰；

　　心动意迷志不专，修行往往被他牵。

　　劝君戒惧勤防备，莫起风尘障道缘。

# 第二十一回　护法设庄留大圣　须弥灵吉定风魔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心之猖狂，须借戒行而除去矣。此回专言意之疑虑，当依灵明而剿灭也。

　　篇首“黄风洞老妖低头不语，默思计策。”“黄”为主色，喻人之意；“风”吹不定，喻意之无主；“低头不语”，正起意思维之象；“默思计策”，乃疑虑妄想之机。“拿一杆三股钢叉跳出洞来”，意念一动，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辨，犹豫不决，而股股叉叉三思不决矣。

　　“妖精见行者身躯不满四尺，呼为病鬼”，是未免在躯壳上起见，而误认幻身为真身矣。认幻身为真身，则必认假意为真意，便是有眼无珠蒙昧不明。行者谓之忒没眼力，情真罪当，何说之辞？“那怪打行者一下，行者把腰一躬，足长了六尺，有一丈长短。”盖人受先天之气而生，原有丈六金身，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净倮倮，赤洒洒。修之者希贤希圣，成仙作佛，本属真材实料，而非演样虚头。若以演样虚头观之，即是没有主见，疑或不定。

　　黄风洞老妖与大圣相战矣，何以行者使身外身手段，被妖一阵黄风刮在空中，不能拢身？夫天下事，惟少者可以御多，定者可以止乱，以多御多，愈滋其多；以乱止乱，益致其乱。此感乱内起而外法无用，原其故皆由于心之不明，故意之不定；意不定，而心愈不明。行者能不被妖风一口，把火眼金睛乱得紧紧闭合，莫能睁开乎？噫！心有不明，而意无忌禅，所作所为尽成虚假，欲望成道殊觉为难。此求眼科先生先救其明，不容已也。行者道：“救师父，且等再处，不知这里可有眼科先生，且叫他把我眼医治医治。”修真之道，全要灵明不昧，若昧其明，将何所修？不救师父，先治其眼，实得修真之三昧。

　　“二人寻人家过宿，只听得山坡下有犬吠之声，乃是一家庄院，隐隐的有灯火光明。”犬为真土。灯光者，暗中之明。行者因治眼而寻宿处，真土已有影响，乃暗中生明之机，正护法点眼之时。“老者说出曾遇异人传了一方，名唤三花九子膏，能治一切风眼。”“三花”者，三家。“九子”者，九转。言此灵明之眼药系真人口传心受，三家合一，九转还元之妙方，不特能止意土之妄动，而且能开一切之障碍。“点上眼药，叫他宁心睡觉。”宁心而心明，睡觉而大觉。此等妙方，真是万两黄金买不得，十字街头送至人。真决已得，可以展开铺盖，安置放睡矣。“八戒笑道：‘先生，你的明杖儿呢？”’言须在先打彻，方有灵明拄杖。“行者道：‘你照顾我做瞎子哩！’”言其被他瞒过，即是睁眼瞎子。“呆子哑哑的笑”，笑其瞎也。“行者运转神功”，运其明也。“呆子抬头见没人家，寻马寻行李，疑其躲门户怕里长，连夜搬。”仅是描写无知呆汉，疑惑不定，措手忙脚，不知有此眼科先生之点眼也。颂中“妙药与君医眼痛，尽心降怪莫踌蹰。”灵明一开，魔怪难侵，可知降怪为点眼以后之事，若未点眼而怪难降。

　　“行者道：‘这护驾伽蓝和丁甲揭谛功曹，奉观音菩萨法旨，暗保师父。’”盖修持大道，火候工程，年月日时，毫发不得有爽，若非明师附耳低言点破妙旨，此事难知。“八戒道：‘他既奉法旨，暗保师父，所以不能现身明显，故此点化仙庄。’”盖道高毁来，德修谛兴，既得师传，则当潜修默炼，点化成真，不可泄露机关现身招祸。此仙翁至切之叮咛，示学人避祸保身之法也。

　　“行者变作一个花脚蚊虫，飞入洞里。”此变非人所识，夫蚊虫日则潜藏，夜则高飞，取其明能夜照。“花脚”者，五色俱备，蚊虫而花脚，则为五行精一之明。以行者五行精一之神，而变五行精一之明，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，无处不照矣。“见老妖吩咐门上谨慎，怕不曾刮死孙行者。”是神明其放意不定，狂惑无主也。“却见一层门，关的甚紧，钻进去，定风桩上，师父心动只念悟空语能。”是神明其徒悟一念之空，不能解脱也。“行者道：‘我在你头上哩，你莫要心焦，今日务必拿住妖精，救你性命。’”一切迷人，不知身外身之神明妙用，只于自身摸索，非投于执空，即流于放荡。执空，则缚于定风桩上，而不能脱；放荡，则入于黄风洞，而莫可出。苟非看破此中消息，运动神机，焉能拿得妖精，救得性命？其最妙处，是行者道：“我在你头上哩！”噫！“莫执此身云是道，须知身外还有身”。又“嘤嘤的飞在前面”，去暗投明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也。

　　妖精说出，“除了灵吉菩萨，其余何惧？”神明明到此处，识神自破，真灵可得，而假土可灭矣。“行者听得他这一句话，不胜欢喜。”所谓“得其一而万事毕”者此也，然此得一之窍，非明师指点，实难自知。“八戒道：‘要知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。’”正前篇若说自己有，何用别人说也。“及问灵吉住处，老者告在直南。”南者《离》明之地，正真灵居住之乡，灵而居明，则系灵明可知。“老者疑为取他的经，行者道：‘不是取他的经，我有一事烦他，不知从那条路去。’”夫真经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，无待借取他人，自己本有，然不知道路，而真经末可以得。“不取他经”者，以示经本自有，无容假借也；“一事烦他”者，以示道路不知，须赖师传也。“金星指明羊肠路，八戒感拜救命恩。”言既得师传，恩同再造，誓必勇猛精进，以报师恩，而终身不可有忘也。

　　“简云：‘上复齐天大圣听，老人乃是李长庚。须弥山有飞龙杖，灵吉当年受佛兵。’”盖意之不定，由于心之不明；心之不明，由于志之不果。金星而告灵吉住处，由果而成其明，既明且哲，刚柔得中，进则可以有为，退则可以自守，进退无碍，何事不成？“老猪学得乌龟法，得缩头处且缩头”，正退则可以自守，用其柔也；“行者纵筋斗，寻菩萨降妖”，正进则可以有为，用其刚也。行者到菩萨处所见胜境，俱曲肖灵明之妙相，至于“静收慧剑魔头绝，般若波罗善会高”，非灵明不昧者，孰能与于斯？定风丹，比圆明而邪风不起；飞龙杖，喻果断而妄念不生。

　　“菩萨叫行者诱他出来，我好施法。”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“那怪张口呼风，灵吉将飞龙杖丢下，化作一条八爪金龙，抓住妖精，摔在岸边。”此乃以一御纷，以定止乱，较之使身外身，以多御多，以乱止乱，何其迅速！“现了本相，是个黄毛貂鼠。”黄为土色，鼠性善疑，是为不定疑二之意土也。然意土妄动，皆由灵明罔觉，假者得以借灵生妄，无所不至，如偷去琉璃盏清油，灯火昏暗者何异？曰：“灵山脚下老鼠成精”，可知非灵山本有之物，乃后起之根尘。“拿去见如来处置”，言不见如来本性，邪正相混，而此物未能处置也。“撞入里面，把一窝狡兔妖狐、香獐角鹿，尽情打死。”意土既定，而狡猾兔跳狐疑，獐狂角胜之病，自然灭踪。从此救出婴儿，找上大路，假土已去，真土可收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猖狂惑乱失灵明，大要留心念不生。

　　拄杖如能常稳定，何愁妄竟不归诚。

# 第二十二回　八戒大战流沙河　木叉奉法收悟净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假土为祸，借灵明之性可以降伏矣，然假土已降，而真主斯现。此回专育收伏真土、和合四象、攒簇五行之妙用也。

　　“唐僧三众过黄风岭，进西却是一派平阳之地。”犹言过黄风之假土，即至平阳之真土矣。真去而假来，假去而真来，理所必然。然已到平阳之地，何以又有八百流沙河，三千弱水深乎？殊不知真土即在假土之中，假土不在真土之外。流沙比假土之流性不定，弱水比假土之易于陷真，流沙弱水正是借假修真之处。

　　“河中钻出一个妖精，一头红焰发蓬松，两只圆睛亮似灯”，具有火也；“不黑不青蓝靛脸，如雷如鼓老龙声”，具有木水也；“身披一领鹅黄氅”具有土也；“腰来双攒露白藤”，具有金也；“项下骷髅悬九个，手持宝杖甚峥嵘”，九宫相穿，拄杖在手，土运四象也。总言真土备有五行，罗列九宫，无不拄杖而运用之。

　　“八戒与怪大战”，木克土地。“大圣举样望那怪着头一下，那怪转身钻入流沙河。”此躁性太过，而真土潜藏也。“行者道：‘我们拿住他，不要打杀他，叫他送师父过河，再作理会。’”沙增为真土，非假土可比，打杀何以和四象？叫送过河理会，犹言过得此河，方能五行相会也。何以大圣道：“我水里勾当不十分熟。”大圣水中金，水为金生，何以不熟？又金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，何以不可去？此中别有妙义。盖收伏真土在柔而不刚，金公坚刚之性，木母阴柔之性，取其用柔而不用刚也。八戒下水与怪复战，那怪自叙本身一篇，其中卷帘、流沙、骷髅，俱系真土之象，以见有金公木母，而黄婆之不可无者。“八戒虚晃一钯，回头诱怪上岸，行者忍耐不住，劈头就打，‘嗖’的又钻入水中。”总以见不能从容缓图，急欲成功，不但真土不能输服，反致真土潜藏不见。故八戒道：“你这个急猴子，便缓着些儿，等我哄到高处，你挡住河边，却不拿住他也。”此处收伏真土之火候作用，明明道出矣。盖急则坏事，缓则成功，不到高处，未可下手，已离河边，急须收伏，此千古不易之诀，收伏真土之妙法也。

　　“三藏道：‘怎么奈何。’八戒道。‘求得一个万全之策方好。’”可见急躁则非万全之策，缓着方有万全之策也。“行者化斋叫睡”，缓着也；“凡胎骨重，驾不得云”，缓着也；“携凡夫难脱红尘”，缓着也；“保的身命，替不得苦恼”，缓着也；“要穷历异邦，不能够超脱苦海”，缓着也；“就是先见了佛，不肯把经与你我”，缓着也；“若将容易得，便作等闲看”，缓着也。“三藏道：‘怎生区处？”’即没万全之策，还须八戒下水，还是急而不缓。那怪叙出宝杖长短由心，粗细凭意，系是神兵，不是凡器。可知为真土，而非假土可比。然土虽真，若不得和合之法，则彼此言语不通，未可投诚。“两个从水底打到水面”，正是“宝杖轮，钉钯筑，言语不通非眷属，只因木母克刀圭，致令两家相战触。”盖言语通则彼此同心，土能载木；言语不通，则彼此争持，木能克土。土木之生克，总在言语之通不通处点醒耳。八戒佯输，那怪不肯上岸，便是嫌疑未去，信行不周，非可收伏之时。而欲强制，急为我用，犹如饿鹰叼食一般，到底着空，何益于事？

　　夫金丹大道，全在火候爻铢不差，若少有差错，未许完成。金木相并，金丹已宛然有象，然黄中不能通理，虽含四象而道难就。何则？土为万物之母，所以和四象配五行。《悟真篇》曰：“离坎若还无戊己，虽含四象不成丹。”是有真土而金丹易成，无真土而金丹难就。虽然真土在流沙，以克土者降土，土争持而不伏；以土生者制土，土反藏而不出。是将何所用其功？是必有道焉。苟非自在观察，到得清净之地，不能发其真诚，放行者叫八戒莫厮斗，往南海寻寻观音来。八戒道：“正是！正是！”不厮斗而往南海，去强制而归清净，悟到此地，正是收伏真土之大机关，大作用。言语已通，可以施为矣。

　　“菩萨道：‘你这猴子，又逞自强，不肯说出取经人的话来，若肯说出取经人的话，他自早早归顺。’”可见前之三次大战，皆由不肯说出取经人之故。提纲“八戒大战流沙河”，是徒以戒求净，而净者反不净；以战制流，而流者更觉流。所谓大战者，明讥其争胜好强，而不能静观密察也。“菩萨取出一个葫芦，吩咐惠岸叫在水面上只叫悟净，他就出来了。”此等妙决，如谷应声，何其省事？葫芦者，二“土”合一成“圭”之象，已为静土，戊为动土．动静如一，戊已归真而为净。悟其此净，真土自出，不求皈依而皈依矣。

　　“把九个骷髅，接九宫布列，葫芦安在当中，就是法船一只。”谓之法船，真法船也。土居中央，九宫布列，八卦五行四象，尽在其中，圆满无亏，金丹成就。得之者再造乾坤，别立世界，超凡地，入圣域，能成不朽功业。不徒唐僧能渡流沙河，而历代仙真，无不藉此而渡流沙河也。诗云：“五行匹配合天真，认得从前旧主人。炼己立基为妙用，辨明邪正见原因。金来归性还同类，水去求情亦等伦。二土全功成寂寞，调和水火没纤尘。”此攒簇五行之实理，乃仙翁开心见掌之法言，若人悟得其中妙义，则金丹有为之道，已是了了。噫！“自从悟得长生廖，年年海上觅知音。不知谁是知音者，试把此言着意寻。”其如人不识者何哉？

　　“木叉到流沙河水面上厉声高叫道：‘悟净！悟净！取经人在此久矣，你怎么还不归顺？’那怪闻说取经人，急出来向木叉作礼。”读者至此，不能无疑。八戒为木，木叉亦木，何以八戒屡战而不服，木叉一叫而出礼？菩萨已有言矣，若肯说出取经人，他自早早归顺，前八戒之战不肯说出取经人，以木克土，是言语不通，专依自强也；今木叉之叫，已经说出取经人，土来就木，是言语已通，本于自在也。自强者以力制，故不归顺；自在者以德感，故自诚服。一出勉强，一出自然，天地悬隔。悟的此净，方能收得真土；悟不得此净，即收不得真土。高叫“悟净！悟净！”叫醒迷人者多矣，不知学人悟得否？悟净归了唐僧，又叫作沙和尚，即有为真土之作用。依菩萨法言，骷髅结作九宫，葫芦安放当中，长老坐上，左有八戒，右有悟净，行者在后，李了白马。以《河图》为体，以《洛书》为用，五行攒簇，三家相见，结就婴儿，浑然太极矣。

　　“不多时，身登彼岸，得出洪波，又不拖泥带水，幸喜脚干手燥，自在无为。”此所谓“一粒金丹吞入腹，始知我命不由天。”弃有为而入无为，即在此时。“木叉收了葫芦，那骷髅一时解化作九股阴气，寂然不见。”盖金丹成熟，取而服之，点化凡躯，如猫捕鼠，霎时之间，群阴悉化。从此师徒们同心向西而行，见佛有望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真土匿藏流性中，特强戒定不成功。

　　若非伏气行柔道，彼此何能言语通。

# 第二十三回　三藏不忘本　四圣试禅心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三家相见，五行攒簇，命基坚固，大本已立矣；大本已立，本立道生，再加向上功夫，防危虑险，戒慎恐惧，须要将此“本”修成一个永久不坏之本，方无得而复失之患。

　　冠首一诗，大有妙义，学者须宜细玩。曰：“奉法西来道路赊，秋风渐渐落霜花”者，言金丹之道，自东家而往西家，乃杀里求生，祸里寻恩，如秋风霜花，而收敛万物也。曰：“乖猿牢锁绳休解，劣马勤兜鞭莫加”者，言猿乖马劣，心意放荡，最能害道，稍有放荡，性乱命摇，生死所关，是必牢锁勤兜，十二时中不可懈怠也。曰：“木母金公原自合，黄婆赤子本无差”者，木母为真阴，金公为真阳，黄婆为真土，赤子为丹元，言本来真阴真阳原自和合，真土丹元并无差错，其不合有差者，皆因心意不定不合有差耳。曰：“咬开铁弹真消息。般若波罗到彼家”者，“般若”梵言智慧，“波罗”梵言彼岸。言金丹之道须要识得阴阳，辨得五行，认得心意．而后真假分明，邪正判然，五行可攒，金丹可就，智慧光明，直登彼岸矣。直登彼岸即是本立，欲其本立须要务本，故曰：“取经之道，不离了一身务本之道也。”务本之道，即静观密察、神明默运，务此五行攒簇之本。提纲“三藏不忘本”，即不忘此五行攒簇之本；“四圣试禅心”，即静观密察以保守此五行攒簇之本。不忘而保守，则原本得而禅心定，禅心定而原本固，务本之道可以了了。

　　“三藏师徒了悟真如，顿开尘锁，跳出性海流沙，浑无挂碍，径投大路西来，正值九秋。”是已悟得有务本之道，由东家而求西家，正当因时而行，随地而安，返朴归淳之候，不容稍有怠惰者。奈何正走处，三藏问歇处，八戒嫌担重，沙僧说马慢，行者赶马跑，猿乖马劣，无戒无行，尚欲木母金公自合，黄婆赤子无差，乌可能之？原其故，皆由失误觉察，不能返现内照，以至于此。仙翁于此处，演出“试禅心”一案，提出《观》卦妙旨，以示务本者必须大观神现，方是务本大作用、真法程。《观》卦卦爻图略上《巽》下《坤》，顺时巽行，所以以中示人也。但中正之规，非孤阴寡阳，乃大观而合神现，神观而运大观，神明默运，鬼神不知，蓍龟莫测，非可与人共知共见者。此中消息非明眼者，焉能拟议其一二？故“行者见半空中庆云笼罩，瑞霞遮慢，情知是仙佛点化，他却不敢泄露天机，只道：‘好！好！好！我们借宿去也。’”仙佛点化者，圣人以神道设教也；不敢泄露天机借宿者，以神现而合大观也；曰：“好！好！好！我们借宿去。”正以见安身立命，务本之学，舍此观察妙用，别无他术矣。

　　“一座门楼垂帘象鼻，画栋雕梁”，即《观》卦之象。《观》卦上二奇，非垂帘乎？下四偶，非象鼻乎？上阖下辟，非画栋而雕梁乎？“向南三间大厅”，其厅必在此，下三阴也；“中间一轴寿山福海的横披画”，九五一阳也；“一张退光黑漆的香几”，一二三四五爻，四黑而上一光也；“几上放一个古铜兽炉”，即上九之一阳也；“两边金漆柱，贴一幅大红纸的春联”，四阴爻两开之象也；“六张交椅”，六爻也；“四季吊屏，母女四人”，皆四阴爻之象也。

　　“妇人丁亥年八月初三日酉时生”，亥为壬，丁壬合木，三为木数，八月为酉，妇人为《坤》，上《巽》木，下《坤》土，仍取《观》象为八月之卦，故妇人生于八月也。妇人为《坤》阴，其夫必为《乾》阳，《乾》上《坤》下为天地《否》，《观》自《否》来。《否》上《乾》，三九二十七；下《坤》，三六一十八，阴阳之数共计四十五。曰：“前年丧了丈夫”，则有丈夫时。只是四十二岁。曰：“我今年四十五岁”，四十二而加三，则是四十五。曰：“故夫略大三岁”，是大而不大，就未变《观》卦时言之。三女三阴也，因《坤》索《乾》，阳为阴伤，内外纯阴，故三女具有六九五十四之数，是皆言其《观》卦，亦无深意。独是《观》之时义，有“童观”、“窥观”、“大观”之别，不可一概而论，须要辩其是非，分其邪正，方能由我运用，丝毫无差，纵横自在，无遮拦矣。“寡妇夸奖女儿貌美，家当富足，欲坐山招夫”，即六二之“窥观”，所见不远也；“八戒闻的富贵美色，心痒难搔，忍耐不住，扯师父作理会”，即初六“童观”，所见不大也；“三藏不以富贵动心，美色留意，推倒恩爱，出家立志，欲其功完行满朝金阈，见性明心返故乡”，即六三“观我生进退”，能观已之可否，以为进退，不忘本也；“行者从小儿不会干那般事”，即上九“观其生，君子无咎”，不观于假而观于真，能务本也；“悟净蒙菩萨劝化，受了戒行，跟随师父，怎敢贪图富贵，宁死也要往西天，决不敢干此欺心之事”，即六四“观国之光”，以小观而求大观，知条本者也；“行者跟八戒在后门，看放马”一段，即九五“观我生，君子无咎”，不特能观己之是非，而且能观人之邪正，此神观兼能大观，所谓“中正以观”也。

　　噫！《观》之大小是非不同，若不知其吉凶祸福，尽是小人妇女之见，势必逐境迁流，随物运转，迷心忘本，脱俗又还俗，停妻再娶妻，而莫知底止矣。提纲“试禅心”者，即试此心之遇境定不定耳。“四圣试”者，即神大其观，以试其心，使其心之常定耳。独是试者，不待试其心，而并试其观。能神大其观，则禅心可定，而不忘其本；不能神大其观，则猿乖马劣，而忘其本。由心以试观之神大不神大，由观以试心之能定不能定，所谓“中正以观”者在此；“观天之道而回时不忒”者，亦在此。观之中正不中正，即关乎心之能定不能定。夫心之不能定者，皆由见景而动情也。动情之事，莫如财色二者，人自无始劫以来，骨积如山，孽深似海，财以乱其性，包以伤其命，生于此而死于此，种根深厚，所以人皆不能解脱。惟大圣人知得其中利害，幽明通彻，有无兼该，静观密察，神明默运；防闲于不睹不闻之地，用功于无色无声之中；看的明，识的透，不为色魔所欺，不为淫性所瞒，所谓中正以观，不忘本而能务本者也。

　　彼世间采战呆子，邪说淫辞，以美女为仙子，以妇人为炉鼎，以绳索为宝衣，认假为真，爱爱怜怜，妄想取他家之阴，以补我家之阳。岂知妄作妄为，出丑百端，原本已昧，天根早坏；尽是在鬼窟中作生涯，黑夜里做事业；无取于人，已伤于己？诗中讥云：“痴愚不识本原由，色剑伤身暗自休。”堪为定评。务本之道，何道耶？而乃贪财好色乎？沙僧叫“着鬼”，真着鬼也；行者说“受罪”，真受罪也。颂中“从此洗心须改过，若生怠慢路途难。”千古箴言。吾劝同人未反其本者，急须戒慎恐惧，平方百计以务其本；已返其本者，更须防危虑险，大化神化，不忘其本。始终务本，而不可别生意见者。故结曰：“从正修持须谨慎，扫除爱欲自归真。”

　　诗曰。

　　若还原本急明心，莫被尘缘稍有侵。

　　返照回光离色相，绝情绝欲退群阴。

# 第二十四回　万寿山大仙留故友　五庄观行者窃人参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得丹以后，加以防危虑险，静观密察之功，方能保其原本矣。然而知之不真．用之不当．则原本非可易得。故此回合下二回，批破诸家旁门之妄，指出修待原本之真，使学者细为认识耳。

　　篇首呆子因色欲而捆缚，行者百般笑谑，是笑其昧本伤身，自取罪祸。《西江月》一词极其明白。其中所言“只有一个原本，再无微利添囊。”语浅而意深，读者须当细辨。盖此原本，乃生天、生地、生人之根本，顺之则死，逆之则生。修道者不过修此本，返本者不过返此本，还元者不过还此本，归根者不过归此本，复命者不过复此本。始终一个原本．亦无可增，亦无可减。其有增减者，以其未至于原本，而增之减之耳，并非原本之外，而可增可减也。“行者道：‘你可认得那些菩萨么？’八戒道：‘我已晕倒昏迷，认得那是谁？’是乃迷本而不识本，不识本而晕倒昏迷，亦何足怪？行者与简帖，沙僧称好处，真是穴上下针，痛处用药，呆子能不追悔前非，死心踏地乎？三藏道：“如此才是。”言不如此，而原本不能复，不能保也。

　　“忽见一座高山，花开花谢山头景，云去云来岭上峰。”此天地造化之机，阴阳消息之密，为万寿山五庄观之影，而非闲言混语，读者大要辨别。三藏欢喜，盛夸好景，亦可谓识得原本矣。虽然知其好，”尤当行其好，倘知之而不行之，则好者自好，于我无与，而原本终非我有。此三藏疑为雷音不远，而行者笑其早哩也。“八戒问要走几年才得到，行者道：‘这些路，若论二位贤弟，便十来日也可到；若轮我走，一日也好走五十遭．还见日色；苦论师父走，莫想！莫想！”’此等处，人多略过．而不知实有妙理存焉。修真之道，有上中下三法．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学之又其次也。生而知之者，安而行之也；学而知之者，利而行之也；困而学之者，勉强而行之也。八戒、沙僧学而知，利而行者，故往西天“十来日也可到”；行者生而知，安而行，顿悟圆通，直登彼岸，故“一日也好走五十遭，还见日色”；唐僧困而学，勉强而行，必须步步脚踏实地，方能得济。若有怠慢，大道难成，故曰：“若论师父，莫想！莫想！”又曰：“只要你见性志诚，念念回首处，即是灵山。”可谓提醒世人者多矣。然见性志诚，念念回首，特为学人入门之道，而非仙佛堂室之奥。若谓见性志诚，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，又何必向灵山取经？此可晓然而悟，勿为作者瞒过。以上师徒问答，总以见欲上灵山，必经万寿山；欲到雷音寺，必历五庄观；欲见如来面，先食人参果也。

　　山名“万寿”，乃万物资始而资生；现名“五庄”，乃五行并行而不停；仙号“镇元子”，乃真金永劫而常存；混名“与世同君”，乃混俗和光而不测。“观里有一异宝，乃是混沌初分，鸿蒙始判，天地未开之际，产成这件灵根。盖天下四大部洲，惟西牛贺洲五庄观出此，名唤草还丹，又名人参果。”“天灵根”者，先天真一之气也、此气生于天地之先，入于五行之内，藏之则为真空，发之则为妙有，亘古常有，坚刚不坏，故曰惟西牛贺洲五庄观出此。“草还丹”者，草乃蒙昧之象，丹乃圆明之义，言当于蒙昧之处，而还其圆明，已包五行在内矣。“人参果”者，“参”与“生”同音，犹言为人生之结果。又“参”与“参”同体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人得一以灵，言人与天地为参之结果。此果在儒门为一善，在释门为一义，在道门为一气。是一者乃生人之原本，得此一本，散之而二仪，三才、五行、八卦，万事万物无不流行；归之摄万而八卦，八卦而五行，五行而三才，三才而二仪，二仪而一本。正所谓一本散为万殊，万殊归于一本。总之，一在五中，五在万中；万本于五，五本于一。此人参果出于万寿山五庄观也。

　　“三千年一开花，三千年一结果，三千年才得熟”，九九纯阳之数也。“只结三十个果子”，即《参同契》所谓“六五坤承，结括终始”，五六得三十也。“其形如三朝未满的小孩相似”，即三日一阳生于庚也。“四肢俱全，五官咸备”，四象五行无不藉此而生也。“人若有缘，得闻一闻，就活了三百六十岁”，三百六十，《坤》阴六六之数，真性之地，若能闻的，顿悟圆通，可以了性也。“吃一个，就活了四万七千年”，四者金数，七者火数，金火同宫，九还七返，造命之道。若能修而服之，长生不死，可以了命也。噫！此中滋味，闻得者千中无一，而况吃得乎？

　　“大仙因元始天尊邀他到上清天弥罗宫中，听讲混元道果。”此混元道果，即人参果，非人参果外，别有混元道果。其所谓“混元道果”者，乃“无，名天地之始”；“人参果”者，乃“有，名万物之母。”总是一物，不过就有无而言之；“听讲”者，即听讲此也。“大仙门下出去的散仙，也不计其数。”言万事万物皆本于一也。“现如今还有四十八个徒弟，都是得道的全真。当日带领众仙弟子上界听讲，只留下两个最小的看家。清风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岁，明月才交一千二百岁。”噫！此处仙翁妙义．数百年埋没而不彰。虽悟一子慧心妙解，未能见到，而况他人乎？四十八而共大仙，则为四十九，七七之数，隐示“七日来复”之旨。“带领众仙弟子上界，只留下两个”，四十八而留两个，则带领四十六上界，乃《乾》之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爻，五九四十五，并大仙则为四十六。上界则下虚，《乾》五虚一实为《剥》卦爻图略。“留下两个最小的”，“两”为阴数，“小”为阴象。“留”者，止而不进之义，言止其阴而不上进也。“清风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岁”，统《剥》之初六、六二、六五、六四也。初六、六二，二六一千二百岁；六三、六四，二六一百二十岁，乃共合一千三百二十岁。“明月才交一千二百岁”，乃《剥》之六五、一六为六百岁；上九一爻，变一六为六百岁。“才交”者，将交上爻，而犹未交也。隐寓期《剥》之上爻，“硕果不食”。“留而为故人赠馈”，待其一阳来复也。“提出奉唐王旨意取经，不可怠慢他，特以故人久不相见，偶一来此，不可怠慢而当面错过”者，此仙翁不但为后人指示真宝，而且为后人指示大法，其如人不识者何能？大仙者，命也；金蝉者，性也。原人自受生之初，性命一气，是即天命之谓性，故曰：“兰盆会相识”也。

　　“四众来到门首，果然是福地灵区，蓬莱云洞。清虚人事少，寂静道心生。”仅以写清虚寂静，即道心灵根所生之处，即老子所云：“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也。”“万寿山福地，五庄观洞天。”以见灵根出于万万五行之中，为一定不易之理也。能知得此处，镇于此处，即是“生长不老神仙府，与天同寿道人家。”非说大话吓人，乃说实话告人也。“正殿上中间，挂着五彩装成的“天地”二大字。”“五彩”者，五行也，五行乃天地之所生。“灵根”者，所以生天地，天地既生，而灵根又藏于天地五行之中。一气而五行，五行而一气，天地适成其天地。夫天者一气浑论，统阴阳，运五行，生万象，礼当供奉。地者，重阴之物，乃顺承天，故曰：“下边的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，是家师谄佞出来的。”说出谄佞，则不宜供奉也明矣。

　　人参果非真金之击不落，非圆虚之盘难接。清风上树敲果，明月树下接果，此清明在躬灵根可得之机。二童前殿奉献，唐僧远离三尺，以为孩儿。此遇而不识，当面错过，真是眼肉胎凡，不识仙家异宝也。“那果子却也跷模，又放不得；若放多时，即僵了，不中吃。”噫！此又是决中之决，妙中之妙，直示人以火候端的。先天之气，如露如电，易失而难寻，若一稍放，即失其中，生中带杀，非复固有。《悟真篇》云：“铅遇癸生须急采，金逢望后不堪尝。”正此不中吃之妙旨。

　　“八戒知其为宝，叫行者取金击子去偷”，是遇之而能识也。“行者使隐身法取金击子”，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。“窗棂上挂着一条赤金”，乃明哲而果断也；“有二尺长，指头粗”，执两而用中也；“底下是一个蒜头子”，圆成而不亏也；“上边系一根绿绒绳儿”，一气而运转也。“推开两扇门”，打破玄牝之门也；“却是一座花园”，空花而无实果，下乘也；“过花园，又是一座菜园”，食之而无滋味，中乘也；“走过菜团，又见一层门，推开看处，只见那正中间有株大树”，此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．不在心肾，而在乎玄关一窍，上乘也。“叶儿似芭蕉模样”，至洁至净而无浊质也；“直上去有千尺余高”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也；“根下有七八丈围圆”，七八一十五，圆成之象，本乎太极也；“向南枝上，露出一个人参果，钉在枝头，风过处似乎有声”，即《剥》之硕果，《剥》极而《夏》，恍惚有象、杳冥有精也。“金击子敲下果子，寂然不见”，是不得其火侯之真，而丹不能遽食也。行者疑为土地捞去。土地道：“这宝贝乃是地仙之物，小神是个鬼仙，就是闻也无福闻闻。”盖还丹者，地仙之事。大丹者，天仙之事。然天仙必由地仙而始，地仙即是天仙之根，彼鬼仙顽空小乘，安有此果？观此而天下道人，若有闻闻此道者，便是无量之福焉，敢望其得道乎？“果子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．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。”言此果虽出五行之中，而不得犯五行之器也。“敲时必用金器”者，贵于果断也。“打下来，却将盘儿用丝帕衬垫接果”者，丹盘示其虚心，丝帕示其严密，以虚心严密为体也。“吃他须用磁器，清水化开食用”者，破器示其光明，清水示其清净，以光明清净为用也。此仙翁借土地现身说法，示人以收服金丹之作用，既知作用，下手可得。

　　““敲了三果，兜在襟中”，会三家而入中央，令其住而不令其去也。“三人一家一个受用”，人人自有，家家现成，不待他求也。噫！金丹不易得，既得之后，尤不易保。倘不知止足，持盈末已，便是囫囵吞下，莫有尝出滋味，与不吃者等，其祸即不旋撞而至。此八戒嚷吃，二童查出人参果缺少，大骂之所由来也。古人谓还丹最易，火候最难，信有然者。

　　提纲“万寿山大仙留故友”者，言当于此万有之中，留其现在之原本也；“五庄观行者窃人参”者，言当于此五行之内，窃其未来之原本也。篇中三藏身经五庄现不识人参果，而当面错过；八戒既识，行者能窃，已得原本，而不能防危虑险，以致得而复失。俱是不知留故友，窃人参之妙旨。不知留，不知窃，原本已失，取何真经？结尾处，行者道：“活羞杀人”，堪为定评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五行精一是灵根，生在乾家长在坤。

　　君子得舆留硕果，趁时窃取返阳魂。

# 第二十五回　镇元仙赶捉取经僧　孙行者大闹五庄观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金丹系先天灵根凝结而成，得之真者，即可窃阴阳，夺造化，长生不死。乃无知之徒，或着于顽空小乘，或流于御女闺丹，或疑为炉火烧炼，不但无裨于性命，而且有害于根本。欲望成仙，不亦难乎？故仙翁于此回力批其妄，使人于真金处还其元，于五行中复其本也。

　　篇首行者吃昧心，八戒嚷偏手，二童毁骂，是骂其昧心迷本，不知金丹妙用之辈也。天下修行人，不知访求明师，予圣自雄，妄猜私议，不着于空，便执于象。着空者，或疑修道必须心中空空洞洞，一无所有而后可。殊不知一味于空，灵根有昧，已伤生生之本。如大圣拔脑后毫毛，变假行者陪着悟能、悟净，用“绝后计”，推倒神树者何异？“寻果子，那里得有半个。”是仅悟其空而能净，空空一悟，有何结果乎？噫！灵根本自空不空，造化五行尽在中。无限迷徒学寂灭，损伤仙种路难通。其曰：“叶落桠开根出土，道人断绝草还丹。”岂虚语哉？

　　金丹之道，一阴一阳之道也。阴阳合体，和气熏蒸，灵根常存，是大家合火而为好；今但悟空而无实行，孤阴寡阳，阴阳相隔，生机全息，仙种断绝，是大家散火而不好。其曰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大家散火。”火散丹漏，好在何处？诗云：“三藏西临万寿山，悟空断送草还丹。桠开叶落仙根露，明月清风心胆寒。”此专在空处而断送还丹，清风明月能不倒在尘埃乎？真乃可畏可怕。更有一等无知之辈，闭目静坐，入圜观空，屏去人事，隔绝往来，只知一己之阴，不知他家之阳，俱系推倒仙树之流，犹欲妄想成真，焉有是理？故曰：“若能够到得西方参佛面，只除是转背摇车再托生。”骂之的当，真堪绝倒。

　　“八戒问起旧话儿来由，行者说是观音菩萨赐的《紧箍儿咒》”是乃觉察自悟，知的一己之阴不是道，已足解顽空之锁矣。然既脱顽空之锁，而不知不空之果，欲望西天见佛，犹如黑夜逃走不辨道路，终是在睡梦中作事。清风、明月鼾鼾沉睡，木亦宜乎？何以瞌睡虫是与东天门增长天王，猪枚耍子赢的？盖言未识真宝，妄作妄为，是猜枚耍子，瞌睡未醒，所走尽是回东之路，而非上西之路也。

　　“大仙自元始散会，回到观中，殿上香火全无，人踪俱寂。”坏却灵根，徒落一空，纯阴无阳，香火人踪何在？“念动咒语，噀一口水，解了睡魔，二人方醒，将上项事细说了一遍，止不住伤心泪落。”一切顽空之辈，不得真师口诀，昧却先天一气之妙旨，昏沉一生，终无解脱之时。若一经点破，如梦方觉，回思上项之事，能不伤心泪落，而知为人所弄乎？

　　“大仙赶上三藏，变作个行脚全真。”此变妙哉！前推倒仙树，是徒悟一空而不知实行；今变作行脚全真，是以实行而全其真悟。悟所以为行，行所以成悟，才是袖里乾坤的手段，提携傀儡的机关，乃培植灵根之大法门、大手段。“捉僧回观，每一个绑在一根柱上。”示其人人有个灵根，当下可以返本，当下可以还元，而不得以顽空寂灭之学，误认人根而昧却仙根也。“叫徒弟取出皮鞭来，打一顿与人参果出气。”打之正所以不使着空耳，不打别处，而独打腿，打其脚根不实，悬空妄想也。以上批顽空之害灵根也。

　　行者解放三众，伐四颗柳树，变作四人相貌，仍旧黑夜逃走。既解一己之孤阴，又疑外边之采取，是欲借花柳之姿，以为避死之具，妄作妄为，仍是夜里生涯，何益于事？故“大仙呵呵冷笑道：‘你走了也罢，却怎么绑些柳树在此冒名顶替？”噫！天下在妇女身边用心机，血肉团上作活计者，尽是冒名顶替，昧却惺惺使糊涂。“大仙赶上，提回四众，使布裹了。行者笑道：‘好！好！好！夹活儿就大殓了。’又叫：‘浑身裹漆，只留头脸在外，烧着油锅。将行者炸一炸，与我人参果报仇。行者道：‘好歹荡荡．足感盛情。”’此等闲言冷语，大有趣味。盖采取之徒，灵根已坏，尚欲妄想成仙，不知早是夹活就殓。似此如黑似漆的邪徒，空具面目，而不知认取真宣，安得遇着镇元大仙一概捉来，尽炸油锅内，好歹荡荡，为金丹大道出一口气，足感盛情矣？此批采战之坏灵根也。

　　“大圣把石狮子变作本身模样，真身跳在空中。”是离采战而又入炉火也。“石狮”者，五金八石炉火之师，炉火门户，虽种种不一，俱是借烧炼之术，哄骗人财。当“往锅里一掼，‘砰’的响了一声”之时，已去其真而入其假。此等作为，只图摄盗他人脂膏，而不知灵根已坏，有伤本失面目。“‘锅漏了！锅漏了！’说不了，油漏得罄尽。”盗去真物，锅内一无所有，非锅漏而何？“锅底打破，原来是一个石狮子。”世之愚人，听信烧炼假术，耗费资财，不到倾家败产、囊空底尽之时，不知为邪师所误。曰：“被他当面做了手脚。”曰：“怎么搞了我的灶？”曰：“拿住他也是抟砂弄汞、捉影捕风。”又曰：“你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你遇着我，就该倒灶，干我甚事。”描写愚人被哄的一番口吻，如闻其声。然被邪师所哄者，皆由自己不明，因而邪风得入，与人何涉？行者道：“我才自己要领些油汤油水之爱，但只是大小便急了，若在你锅里开风，恐怕污了你的熟油，不好调菜吃。”此言骂尽世间信炉火而妄想服丹者，只可服大小便已耳，其他何望？

　　以上历历说来，诸多旁门尽是坏却灵根，而不知培植灵很，屡题与人参果报仇可晓然矣。提纲所谓“镇元他赶捉取经增”考，即捉此坏灵根之迷徒；“孙行者大闹五庄观”者，即邪行大闹，只知坏灵根，而不知生灵根之迷徒。噫！“道法三千六百门，人人各执一苗根。要知些子玄关窍，不在三千六百门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人人妄想服金丹，弄尽旁门枉作难。

　　抛去珍珠寻土块，俱将原本并根剜。

# 第二十六回　孙悟空三岛求方　观世音甘泉活树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言诸多旁门，尽是坏却原本，非徒无益而又害之。故此回叫学者虚心下气，屈己求人，务须得个退本还元之诀也。

　　冠首一诗，为通篇之骨髓，学者不可略过。盖言修道者，忍耐傲性，不耻下问，访求真师，期于明道，不得自称高强，随心所造，有误性命。最醒人处，是“自古虚心不是痴”一句。盖虚心者，实腹之因；实腹者，虚心之效。提纲“孙悟空三岛求方”者，虚心也；“观世音甘泉活树”者，实腹也。《悟真篇》云：“虚心实腹意俱深，只为虚心要识心。不若炼铅先实腹，且叫守取满堂金。”言未能实腹之先，必当识心虚火而求悟；既悟之后，尤当苦炼真铅而不虚。“孙悟空求方”者，虚心求悟也；“观世音活树”者，炼铅而行也。“三岛求方”者，悟空而不知炼铅也；“甘泉活树”者，实腹而兼能虚心也。要之非虚心而无实腹之方，则炼铅无计；非炼铅而行实腹之道，则虚心归空。悟之行之。内外相通，体用俱备，方是无上一乘至真之妙道。

　　“大仙用手搀着行者道：‘我也知道你的本事，只是你今番越礼欺心，纵有腾挪，脱不得我手。’”盖礼下于人，必有所得，虚心于已，方受人益。今越礼而不能礼下于人，欺心而不能虚心受益，越礼欺心，成何本事？欲之还元，如画饼充饥。又云：“我就和你同到西天，见了你那佛祖，也少不得还我人参果树。”灵根为作佛之根本，不知还灵根，将何而见佛？既欲见佛，岂能舍灵根而他求？亦岂能不活灵根而还元乎？又云：“若医得树活，我与你八拜为交，结为兄弟。”大圣者，先天之灵根；镇元者，后天中所藏先天之灵根。灵根还元，先天后天合而为一，浑然太极。二八一斤，团圆不亏，圆陀陀，光灼灼的也。行者求方，何以限三日，三日者，一阳《震》动，天心复见之候，为灵根之生门。若不知而错过，灵非我有，入于死户，便是推倒他树，断了仙种。行者求方者，正求此处培植灵根之方耳。培植灵根之方，即起死回生之方，然此方在于他家，如何得为我用，是非虚心诚求不可。他家之方为何方？乃尽心知性立命之方。

　　“三星”象心之三点，“围棋”象心之三点而围一钩。真心空空洞洞，不着于物，不着于色，故居于“白云洞”，有“黍米之丹”。求方于三星，尽心而明心也。“东华”为真性之地，“帝君”为真性之主，观于“主人认得无虚错”，太乙还丹等义可知。求方于东华，尽性而修性也。“九老”者，九九纯阳之数，为命理之极功。童颜鹤鬓，自在酒歌，是夭寿不贰，修身立命之道。求方于九老，至命而修命也。

　　夫此心、性、命之三物，不落于幻形，不出于声色，倘误认肉团之心为真心，形色之性为真性，幻化之身为真身，差之多矣。

　　执肉团之心而修心，则是白云洞外，松阴之下，寻三星着棋耍子，虽有黍米之丹，不过救得人心禽兽昆虫之物，而于灵根两不相涉。“八戒扯住寿星笑道：‘你这肉头老儿，帽儿也不戴个来，却像是人家的奴才。”’是明示认肉团之心为真心，便是以奴作主，自昧其真，故曰无方无方；执形色之性而修性，则是在声闻之中，风影之内，寻东华荒居吃茶。虽有太乙之丹，只不过治得识性尘缘生灵，而与灵根并不相关。行者呼东方朔为小贼，说帝君处莫偷的仙桃；东方朔呼行者为老贼，言师父处没偷的仙丹。是明示认形色之性为真性，便是认贼为子，目失其宝，亦曰：“无方！无方！”执幻化之身而修命，则是在丹崖朱树之下，寻九老谈笑耍耍，虽有自在之乐，只不过留此幻化之身，一饮一食，而于灵根有何实济？九老道：“你也忒惹祸。”是明示认幻化之身为真身，是不知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故曰“实是无方。”

　　噫！认的假心、假性、假身之假方，可得修真心、真性、真身之真方。提纲“悟空”者，悟其假也；“求方”者，求其真也。“孙悟空求方”者，弃假而存真也；“孙悟空三岛求方”者，是于假中而辨真，于真中而悟假也。“岛”象形山，喻人之色身也。肉团之心，形色之性，幻化之身，俱为有形之物，故谓“三岛”。认此三岛则无方，离此三岛则有方；有即在无之中，真即在假之内；真真假假，有有无无；观察到此，“须知绝隐千般外，尽出希微一品中。”“少林别有真滋味，花果馨香满树红。”不着于空，不着于色，非心非佛，以之成正果，脱凡尘，何难之有？

　　“菩萨道：‘你怎么不早来见我，却往岛上去寻？”’言在假处搜寻，而不知在真处早返世。假处搜寻则无方，真处早返则有方，搜假无方则有心，返真有方则虚心，虚心之不痴，有如是。菩萨说出与老君赌胜，杨柳枝在丹炉里炙得焦干，插在瓶中，一昼夜枝叶复旧的公案，真是慈悲教主，普济群生也。“老君”者，《乾》刚也；“观音”者，《巽》柔也。天下事惟至柔者，惟能胜刚，而至刚者不能制柔。插在瓶中，枝叶复旧，是致其洁清而不轻自用也。“行者笑道：‘真造化。’”言惟此神观妙用为真造化，彼三岛之方，安得以造化论？诗中“过去劫逢无垢佛，至今成得有为身。甘露久经真妙法，管叫宝树永长春”等义，最为醒人。曰：“无垢”、曰：“有为”，则非一切顽空之事可比；曰：“甘露”、曰：“宝树”，则非一切执相之徒所知。真空不碍于妙有，观窍而兼于观妙，这才是“希微一品”、“少林滋味”，人参果死而复生，即在是矣。

　　“菩萨把杨柳枝蘸出瓶中甘露，把行者手心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。”是以柔弱为运用，以清净为根本，以持守为要枢也。“但看水出为度”者，即老子所云：“上善若水，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上善则水清，不争则不泛，清而不泛，乃为源头活水。源头活水，天一所生，为先天真一之水。那个水虽生于五行之中，而不犯五行之器，一犯五行则为后天之物，而非先天之真。故必用玉瓢温柔真空之性舀出，从头浇下，自始至终，顺其所欲，渐次导之，而不容有一毫之伤损也。

　　“八戒、行者、沙僧扛起树来，扶得周正，拥上土。”三家相会，五行攒簇，金丹成就，浑然一中大本立矣。“菩萨将杨柳枝洒尽那玉瓢之水”，以有为成无为，以无为施有为，有为无为一以贯之。从此死者可生，枯者可活，真玄之又玄，非大土之神观妙用，岂能及此？“那树依旧青枝绿叶，浓郁阴森。果子多了一个。”不特树之已死者可生，而且果之已失者亦可得，真水之运用，神哉？

　　妙哉！“大仙把果子敲下十个，作人参果会。”总以见灵根得生，收园结果，圆成无亏，而本来之故物，无伤无损。

　　诗云：“万寿山中古洞天，人参一熟九千年。”言人参果藏于万万之中，非锻炼至于纯阳之时，而不能成熟也。“灵根现处枝芽损”，言灵根为仙佛之祖脉，宜藏而不宜现，一现其根，则先天气散，枝叶伤损而死矣。“甘露滋生果叶全”，言能以清净之水，温养滋生，自微而著，由缺到圆，则生矣。“三老喜逢皆旧契，四僧幸遇是前缘。”言灵根结果，三家相会，四象和合，包含一切，空而不空矣。“自今会服人参果，尽是长生不老仙。”言能于五行之中，得此先天一气，凝结而成丹，自可由是一气而统御万物，则生生不息寿同天地矣。

　　“菩萨三老各吃一个，唐僧知是仙家宝贝，也吃了一个，悟空三人亦各吃一个。镇元子陪了一个，本观众仙分吃了一个。”言金丹人人有分，不得其方，而未可遽食。何则？人禀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而生，具有先天灵根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，而其所以能窃阴阳、夺造化，起死回生者，非天生之大圣，虚心请益，勇猛精进不能也。“众圣各回仙府，镇元、行者结为兄弟。”天人混合，内外如一，还丹成就，大丹可冀，西天大道，可以直前矣。噫！“金蛤蟆玉老鸦，认得真的是作家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要活灵根有妙方，不须别处问端详。

　　慈悲净水勤浇灌，攒簇五行即返阳。

# 第二十七回　尸魔三戏唐三藏　圣僧恨逐美猴王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三回批破诸多旁门，指明还丹妙旨矣。然丹还以后，急须空幻身而保法身，以期超脱，方为了当。否则，随其假象，不能明心见性，是非莫辨，其不至于半途而废、自暴自弃者几希。故此回至三十一回，俱演幻身陷真之害，使学者弃假以救真耳。

　　试明此回之旨，篇首长老自服了草还丹，真是脱胎换骨，神爽体健，正当放下身心，努力前进，直造如来地步之时，奈何正行到嗟峨之处，而以肚中饥饿为念，使行者化斋吃。此便是以饥渴之害为心害，不肯放下身心，自起妖魔之端，故行者陪笑道：“师父好不聪明。”言以饥渴之小端，起贪痴之妄念，其不聪明孰过于此，真乃耳提面命之忠言。乃三藏不以为忠，而反不快，自恃两界山救命之恩，骂其懒惰何哉？夫修真大道，务期无心，今以化斋为事，而不以大道为尊，虽金丹入口，犹是“两界山”未会收悟空的局面，未免得而复失，岂能保其无虞乎？此行者化斋而去，妖精乘间而来矣。

　　唐僧之肚饥而思斋，不过为此幻身耳．殊不知此身乃一堆臭骨，系天地之委物，一旦数尽命终，彼谁而我谁？彼与我绝不相关者。试观尸魔一戏而美貌花容，再戏而满面荷褶，三戏而老者白骨，少者老而老者死，可畏可怕。学者若不先将尸魔勘破，在在尸魔，处处尸魔，一步一足，一举一动，无往而非尸魔，必将认假为真，以真作假，邪佞当权，正士退位，吾不知将何底止矣。三藏以食起见，八戒以色动心，皆以食色之性，害却天命之性者，尸魔为之也。

　　“行者一筋斗点将回来，认得这女子是个妖精。故曰：‘他是个妖精，要来骗你哩。’”一语提醒天下后世慈悲多矣。“掣铁棒望妖精劈头一下。”知之确，而行之果，何其切当！那怪使个解尸法，把一个假尸首打死在地下，”是明示少年美貌尸首之假，而不可认以为真也。“妖精又变化个老妇人，行者亦认得是假，更不理论，举棒照头就打，那怪依然脱化，又把个假尸首撇在路旁之下。”是明示老年伶仃尸首之假，而不可认以为真也。“妖精又变作一个老公公，行者亦认得是假，送他个绝后计，打倒妖魔，断绝了灵光，化作一堆粉骷髅。”是明示老少尽假，美丑尽假，老死之后一堆粉骨，而不可认以为真也。行者道：“她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，在此迷人败本，被我打杀，现了本现。她那脊梁上有一行字，叫作‘白骨夫人。’”噫！说到此处，一切迷徒，可晓然悟矣。

　　夫僵尸而迷人败本，行者认得是白骨，而即打死，盖不欲其潜灵作怪，迷人败本也。此等手眼，非大圣义精仁熟之至善，其孰能与于斯？唐僧不知僵尸白骨之假，听阴柔之谗，而性乱心迷，于打美女而逐行者，于打老妇而逐行者，于打老者而逐行者，不以行者为行善，而以行者为行恶，是非不辨，邪正不分，到底谁为善、谁为恶？彼行者之打白骨，真是“行善之人，如春园之草，不见其长，日有所增”；彼唐僧之逐行者，真是“行恶之人，如磨刀之石，不见其损，日有所亏矣。”

　　行者道：“师父错怪了我也！这厮分明是个妖精，她有心害你，我替你除了害，你倒信了那呆子谗言冷语，屡次逐我，我若不去，真是个下流无耻之徒，我去！我去！”观此而金公岂忍须臾离去哉？其所以离去者，为阴柔进谗，认假昧真，屡被所逐，出于万不得已耳。“大圣止不住伤情凄惨，对唐僧道声：‘苦啊！’”此仙翁凄惨一切修行人之苦；其苦者，苦其为尸魔所阻，一昧其真，即归原地，是性之不明，即命之未了。昧却惺惺使糊涂，欲望成道，岂可得乎？故行者追忆两界山故事，为修道者之鉴戒。

　　“大圣见三番两复不肯转意回心，没奈何才去。半空里又想起唐僧，止不住腮边泪坠，住步良久方去”等义，总以见金公之去，非出本心，乃唐僧之再三逐去；非唐僧逐去，乃八戒之谗唆逐去；亦非八戒逐去，乃尸魔之戏弄逐去；亦非尸魔逐去，乃唐僧因食色自戏自谗，自逐自去耳。误认食色，金公一去，五行错乱，四象不和，大道去矣。提纲曰：“圣僧恨逐美猴王”，言金公为起死回生之大药王，逐去行者，即逐去药王。药王一去，性乱命摇，前途之难，即不旋踵而至。

　　噫！一纸贬书，明写出迷徒谋食不谋道，有伤根本；一张供状，三根毫毛，暗点破学者对假而认真，再三斟酌。愿我同人急速醒悟，视红颜如白骨，视香米饭如长尾姐，视炒面筋如癫蛤蟆，庶不为尸魔所愚，而逐去金公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人生大患有其身，为食为衣坏本真。

　　若也阴柔无果断，霎时认假失元神。

# 第二十八回　花果山群猴聚义　黑松林三藏逢魔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认食色而起尸魔，阴柔无断，则是信任狡性而纵放心猿矣。此回专言纵放心猿之失，信任狡性之害也。

　　大圣被唐僧赶逐，回至花果山，见“山上花草俱无，烟霞尽绝，峰岩倒塌，林树焦枯”等语，以见心猿一放，根本受伤，花果剥落，虽有修道之名，而无修道之实矣。因追思当日被显圣二郎神，梅山七弟兄，放火烧山公案，大圣凄惨。此中大有妙义，前放火烧山之时，是悟空服丹以后，而能顺天遁藏之时；今纵放心猿回山之时，正唐僧服丹以后，而不能明心见性之时。一藏一放，道之成败得失系之，识者能不怀古而凄惨乎？

　　说出“唐三藏不识贤愚，逐赶回来，写立贬书，永不听用”，则是不识贤愚，邪正罔分，以真为假，以生为杀，以杀为生，而生杀颠倒，真假反覆。此大圣使狂风，飞乱石，兴妖作怪，打死多少人马，鼓掌大笑，自谓快活之所由来也。曰：“我跟着唐僧，打杀几个妖精，他就怪我行凶，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。”言以杀妖为行凶，即可以伤人为行善，此便是善恶不分。“千日行善，善有不足；一日行恶，恶常有余。”纵放心猿，一至于此，可不畏裁？

　　大书特书曰；“重修花果山，复整水帘洞，齐天大圣。”夫齐天大圣之名，原以为纯阳无阴，去邪从正，统御《乾》天而号之。今使风飞石，伤命无数，是背天大妖，而何得称为齐天大圣？此中不可不辨。大圣已有言矣。“我为他一路上捉怪擒魔，使尽了平生的手段，几番打杀妖精，他说我行凶作恶，把我逐赶回来。”噫！以捉怪擒魔，历劫不坏，至仁之大圣，而谓之行凶作恶至不仁，是以大圣为大妖矣；以大圣为大妖，自然以大妖为大圣。以妖称圣，唐僧自称之，于大圣无与也。提纲“花果山群妖聚义”，以大圣降妖，至仁为至不仁，则当以大圣聚妖，至不义为至义。群妖聚义，唐僧自聚之，于大圣无涉也。一是无不是，一差无不差，皆唐僧信任狡性，纵放心猿之故。心猿一放，狡性当权，阴柔无断，则必担荷不力，委卸图安。此唐僧上马，八戒开路，沙僧挑担，不觉领入黑松林昏暗之地矣。

　　“正行处，长老兜住马，叫寻些斋吃。”心猿一放，懦弱无能，即是正行之处，忽兜其马，而不能前进。原其病根，只在化斋而误认白骨之错。长老下马，沙僧歇担，八戒化斋，全身无力，四大平放，错至如此，尚可言哉？八戒追念行者在日，老和尚要的就有，转到自己身上，没化斋处的情节，俱是法言，读者勿作过文看过。盖行者为水中之金，乃金丹全始全终之物，始而有为，终而无为，无非此水金之运用。修行者得此一味，余皆易事。不徒唐僧离不得行者，即八戒、沙僧亦离不得行者。所以前唐僧两界山先收行者，而后收八戒与沙僧。今以吃斋误认白骨而逐去行者，是失其本而依其末，尚欲化斋充饥，真是蒙昧无知，在睡梦中作事。正如呆子把头拱在草内，只管鼾鼾熟睡也。金木不并，水火不交，阴阳失散，沙僧之真土岂能独存？长老因天晚要寻歇处，使沙僧寻八戒所必然者。呜呼！使八戒欲充其腹，使沙僧欲安其身，总以见在白骨上作活计，而致五行散乱、各不相顾。故唐僧情思紊乱，错了路头，独自一个，无倚无靠，本来要往西行，不期走向南边，误入碗子山波月洞妖魔之口矣。

　　“来到塔边，见一个斑竹帘儿挂里面，破步入门，见睡着一个青脸獠牙的妖魔。”学者若能于此等处究得明白，即可识得此妖，而不肯破步入门。花果山有水帘，碗子山有斑竹帘。花果山为开花结果之处，水帘洞为成仙作佛之脉；帘遮洞口，外暗内明，其中有天造地设的家当，为历圣安身立命之真去处也。碗子山所以盛饮食，波月洞所以养皮肉；竹而有班，非清白之物；斑竹成帘，非通明之象；帘挂洞里，外明内暗，其中如黑暗阴司地狱，乃妖精伤天害理之深窟井也。唐僧化斋图吃，欲歇图安，入其网中，自寻其死，是谁之过？“那妖魔呵呵笑道：‘这叫作蛇头上苍蝇，自来的衣食。’”乃是实录。又道：“我说象是上邦人物，果然是你，正要吃你哩！该是我口内食，自然要撞将来，就放也放不去，就走也走不脱。”僧以白骨起见，而欲吃斋；妖即以人物起见，而欲吃僧。妖欲吃僧，皆因僧欲吃斋，僧斋未吃即遭魔吃，自送其口，妖岂有心？如何能去？如何能脱？放不去，走不脱，吃斋之僧人不即为定魂桩之魔食乎？幻身之误人甚矣哉！

　　此边早着魔口，那边犹说化斋寻歇处，真是梦里说话，不识时务。冒冒失失，懵懵懂懂之呆子。你看八戒见是寺院，疑是在那里吃斋，下文妖精见面，说“有一个唐僧在我家，安排些人肉包儿与他吃哩！你们也进去吃一个几何如？”可知为幻身而思吃斋动魔者，非是吃斋，即是吃人肉包儿，何世间呆子？认真进入魔口者多也。

　　妖精打扮，分明写出水金一去，木火土真变为假之象。何以见之？“青脸红须赤发”，非水火乎？“黄金铠”，非土乎？“丹桂带”，非木火土三物之假合一乎？“蓝靛焦筋手，执定追魂取命刀”，非柔木用事而金公退步乎？妖名“黄袍怪”，非阴土积厚而真金掩埋乎？妖精为木，《巽》也。卦爻图略，（止三爻，上二为阳爻，下一为阴爻）《巽》上二阳，下一阴，具有《坤》土之始气，其端甚微，其势乃盛，内包《坤》之全体，且木为土之毛羽，故曰黄袍。黄者，土色；袍者，包衣，言为土之包罗也。“系是奎木狠下界”，奎内二上，内土而外木，其为《巽》也无疑。外为夫，内为妻，故奎木狼又为《坤》宫公主之夫。狼者，贪毒之谓也。毒则不仁，贪则不义，是明示其误认狡性，不用金公，而狼毒不仁；惜爱白骨，只谋口食，而贪图不义。不仁不义，狼之为魔尚可言哉！

　　吾愿道中呆子急须醒悟，速于碗子山波月洞，以真木土与假木土狠力争持，勿为妖精所愚，而作上门的买卖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从来用义以成仁，杀里求生最妙神。

　　这个机关知不的，行行步步起魔尘。

# 第二十九回　脱难江流来国土　承恩八戒转山林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金公一失，木土不真，婴儿遭难，皆由迷于幻妄之假，而不悟本原之真。故此回于生身处提醒学人，使于迷处而求悟，于假处而寻真也。

　　冠首词云：“妄想不复强灭，真如何必希求。”言妄想强灭则不灭，真如希求则不真矣。“本原自性佛齐修，迷悟岂拘前后。”言根本佛性无修无证，在人迷悟之间耳。“悟即刹那成正，迷而万劫沉流。”言一迷一悟，当下邪正分明，天地悬隔也。“若能一念台真修，灭尽恒沙罪垢。”言一念之真足以破千万之假，而不必强灭希求也。此词不特为此回而发，乃上贯白虎岭，下接莲花洞，为五回中之脉络，读者须要着眼。

　　“长老在洞内悲啼烦恼，忽见那洞内走出一个妇人来，扶着定魂桩，言是宝象国王的第三个公主，乳名叫做百花羞。只因十三年前，八月十五日夜，玩月中间被妖摄去，杳无音信回朝。”此明言绑于定魂桩而不能解脱者，皆因真金无信之故耳。何以见之？魂为木，桩亦系木，言为柔木所定而无金以克之也。“三公主”者，《坤》宫少女为《兑》，宝象国为《坤》，乃真宝现象之处。花属阴，地逢雷处，天根透露，一阳来复，其气足以剥群阴而上进，故名百花羞。阳气一复，浸而渐长，进至六爻，纯阳无阴，二八一斤，金精壮盛，正中秋月满，团圆之象。然阳极必返于阴，一阴来生；伏于阳下而成《姤》，真阳失陷，不为我有，如八月中秋。玩月中间被妖摄去，杳无音信矣。何以云十三年以前摄来？十三年为唐僧取经起脚之时，又为江流僧生身父母遭难之时。言唐僧到此了命之后，不能了性，为幻化躯壳而逐去金公，为妖所获。虽已服丹，犹是未出长安时局面，焉能全得父母生初之因，而脱苦恼之难？若欲脱此苦恼，非得父母未生以前之真信不可。然欲得之，必先见之。《悟真篇》云：“恍惚之中寻有象，杳冥之内觅真精。有无从此自相入，未见如何想得成。”长老忽见洞中走出宝象国三公主，正是恍惚杳冥中真宝之象，父母生身之真信也。

　　“公主笑道：‘长老宽心。’”此处宽心，大有妙旨，即词中“妄想不复强灭，真如何必希求”也。又曰：“你既是取经的，我叫得你，那宝象国是你西方去的大路，你与我稍一封书儿，去拜上我那父母，我就叫他饶了你罢。”言西方取经，不可不得此宝信，若得此宝信，即可见父母未生以前面目，不复为妖所陷，即词中“一念合真修，灭尽恒沙罪垢”也。噫！此宝信最不易得，此宝信所关非小，后之返金公，除妖怪，救唐僧，取公主，无非此一信之根苗运转。故宝信一得，解脱唐僧，叫回黄袍矣。其诉说“梦魂中忽见个金甲神人讨愿，喝我醒来”等语，是信行而真金渐有回生之机，如梦喝醒，由迷渐悟也。然不向前门放出，而在后门放出者何故？盖以已往者既不可究，而将来者犹有可追，须当鉴之于前，而戒之于后也。

　　唐僧见了国王，陈说“三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黄袍妖摄去，贫僧偶尔相遇。”噫！偶尔相遇，是两事暗同，不谋而相合也。唐僧不识真假，逐赶金公，图谋口食，而遭碗子山波月洞之妖拿住；公主赏玩月华，正在欢娱，忽起狂风，而被碗子山波月洞之妖摄去。公主被妖，正在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；唐僧起脚，在贞观十三年秋吉日。时同而魔同，正以示唐僧逐赶金公之时，正公主不觉一阵狂风之时；唐僧破步入门，见睡着个青脸獠牙妖魔之时，正公主忽见闪出个金睛青面魔王之时；把唐僧绑在定魂桩苦恼之时，正把公主摄去深山难分难辨之时。唐僧之为公主稍书通信，正以自通其信；公主之为唐僧解救，正以自救其生；不但自救其生，正以救金公，使金公救唐僧，而并救己。然则公主虽为己土，而实阴金，吾于何见之？吾于三公主见之。三公主《兑》金，辛金也；行者申金，庚金也。三公主即行者之变相，故亦能救唐僧脱难。然只能救之而脱于妖洞，不能救之而脱于国土者何？盖以《兑》之少女，代《坤》行事，具有己土为内黄婆，内黄婆只可通信解一时之厄难，而不能护持保长久之安全。必须待后金木相关，救出戊土外黄婆，方能大解大脱，而非江流遭难时候仍得复仇报本，乃见生身父母之面目矣。

　　“国王问那一位善降妖，呆子便应道：‘老猪会降。’”又问：“必然善能变化。”八戒道：“也将就晓得些儿。”此处大有妙义，不可作呆语看。若以呆语看去，便是呆子不善降妖不善变化。盖前者遭妖之难，皆由八戒之进谗；今者宝信已通，还须八戒而出力。变化者以假阻而变真阴，以狡性而变本性，非此之变，安能反得金公、救得公主、降得妖精、脱得唐僧乎？“八戒变的八九丈，却似个开路神一般。”八九一十七，一阴来生为《巽》，属木，非变也，真阴之本相也。“东风犹可，西风也将就；若是南风起，把青天也拱个大窟窿。”东风为木，西风为金，南风为火，木能生火，火属《离》，《乾》中虚而为《离》，非把天拱个大窟窿乎？

　　八戒、沙僧打上妖门，道：“你这泼怪，把宝象国三公主骗来洞内，强占为妻十三载，我奉国王旨意，特来擒你。”少女开花，三日出庚，己土自有戊土之夫，而非可以顺五行，木克土作妻。“奉国王旨意”，是已得宝象之真信而来擒妖，非复前阴柔之进谗而去招妖。提纲“承恩八戒转山林”，所承者即此真信之恩，所转者即此阴谗之林。诗中“算来只为稍书故，致使僧魔两不宁。”言不得此真信，邪正不分，而僧魔不能相持；得此真信，是非立判，而僧魔两不相容。特可异者，信已相通，则宜妖败而僧胜，何以八戒败走，沙僧被捉乎？盖八戒沙僧外五行之木土，妖精公主内五行之木土，金公一去，柔木用事，虽有外五行之木土，乌能胜贪狼之狂妄？沙僧被捉，木能克土；八戒败走，假能胜真。虽然，八戒宜败不宜胜也。何则？妖魔之生，由于金公之去；金公之去，由于八戒进谗。今奉信而欲降妖，仍须复还金公，方叮全得此信。除假以救真，事从何败还从何兴，此理之必然者，请读下文，自知端的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脱难须当脱难根。若无义道难终存。

　　纵然信宝忙中现，难免转时戒定惛。

# 第三十回　邪魔侵正法　意马忆心猿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宝信有象，已足以破妄而救真。然究之假不能破，真不能救者，皆由真金失去，法身无主，虽有土木无所用力。故此回极言妄之为害最深，使人急求真金，以完大道也。

　　老怪以公主暗通书信，走了风讯，取沙和尚对证，此正对证内外二土之信耳。公主放赖说无书信，沙僧说何尝有书信，是真信暗通，二土相合，信在其中。非可使外魔得知者，外虽无信，正所以示内有信。此公主不死，沙僧解脱，内外相济，二土成圭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之要着也。夫二土合一，土能生金，金公返还，救正降邪，正在此时，何以老妖又上宝象国作祸乎？此等处，须味提纲“邪魔侵正法”之句。《西游》一书，经目者万万人，而并未有在此处着意留神者，即悟一子慧心铁笔，只取奎木狼“奎”字，注为文人失行之状。噫！此时金本相隔，真土受困，正仙翁说法天花乱坠之时，而忽出此一段世情闲言，与前后文绝不相关，以是为解，是岂当日立言之本意钱？吾今若不为仙翁传神写意，必将埋没而不彰矣。奎木狼老妖，是柔木而且有阴土者，木旺而土受克，则上顺木，而木之为害尚可量乎？然其为害之端，总在僧认白骨，听信狡性纵放心猿也。心猿一放，性乱情迷，五行错乱，以幻身为真身，以食色为天性，宝象国不依然长安城，碗子山不依然双叉岭乎？此即邪魔而侵正法也。“邪魔”乃唐僧认白骨，自邪自魔，非唐僧之外而别有邪有魔也；“侵正法”乃唐僧误逐行者，自侵其正，非唐僧之外而别有侵正者也。

　　“老妖心头一转，忽的又换了一件鲜明的衣服。”此装饰其白骨也。公主道：“你这等嘴睑相貌，恐怕吓了他。”是恶其白骨之丑也。老妖变作个俊俏文人，是爱其白骨之美也。公主道：“莫要露出原嘴脸来，就不斯文了。”是恐其白骨美中不足也。“见了国王，君臣们见他人物俊雅，还以为济世之栋梁。”是仅以白骨取人也。及问住处，老妖道：“臣是城东碗子山波月庄人家。”观此而惜白骨者，尽是碗子山坡月洞之老妖，古人谓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者，同是此意。又问“公主如何得到那里与你匹配？”此乃问唐僧遭魔，与公主遭魔匹配之由，即前唐僧对国王言，与公主偶尔相遇，同一寓意。唐僧当了命之后，不能了性，而犹以白骨为真、口食为重，与当日出长安未过两界山之时何异？前双叉岭伯钦采猎为生；今老妖自幼采猎为主。前贞观十三年，唐僧正在危急之际，只见一人手执钢叉，腰悬弓箭，自那山坡前转出；老妖十三年前，正在山间打猎，忽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女子，往山坡下走。前太保举钢叉平胸刺倒猛虎；今老妖兜弓一箭射倒猛虎。前太保把唐僧引到山庄，拿菜饭请家歇马；今老妖将女子带上本庄，把汤水灌醒，救了他性命。两两相照，若合符契。老妖道：“不知他得了性命，在那山中修了这几年。”又道：“那绣墩上坐的，正是那十三年前驮公主的猛虎，不是真正取经之人。”此言大是醒人，正以见了命不了性，正如贞观十三年出长安，在虎狼穴中作伍。未能了性，不是真正取经人局面，妖精使黑眼定神法，把长老变成一只猛虎，亦何足怪？噫！前出长安陷于虎穴，得金星拄杖而脱危厄；今在宝象变为猛虎，因逐去金公护法而遭大难。此所谓“迷悟不拘前后”也。前在两界山，因悟而收行者，服金丹，所谓前悟即刹那成正也；后在白虎岭，因迷而放行者，侵正法，所谓后迷则万劫沉流也。一悟而五行攒簇，一迷而五行失散，苟非大脚力，乾乾不息之君子，其不为伤性而害命者见希，此白马垂韁救主之所由来也。

　　“小龙在空里见银安殿，八个满堂红上，点着八根蜡烛。那妖独自个尽量饮酒吃人肉哩。小龙笑道：‘这厮不济，在此处吃人，可是个长进的。’”是明言修道者，不知暗中静观密察，朝乾夕惕，以道为己任，而只爱此幻化之身，晏安自息，以饮食为重，欲往前进，成其正果有何实济？未免为明眼者在旁而窃笑矣。既悟其不济，当求其有济，下手施为，正在此时。妖以误认白骨而生，小龙即变美貌宫娥，以取其欢心；妖以贪口食而起，小龙即酌高酒歌舞，以顺其所欲。是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故老妖不觉入其术中，解下宝刀，而失其把柄，小龙得以借其利刃，丢开了花刀，而趁空暗劈矣。当是时也，其曲在妖，其直在龙，则宜手到成功，立刻殄灭，而何以又被一根熟铁满堂红，着其后腿，钻入玉水河逃其性命乎？盖以三家不合，五行失散，妖之滋害已甚，心中贪恋幻身，误认白骨，熟练生根，坚固如铁，虽欲狠力向前终是着空落后，焉能成功？其与一根熟铁满堂红，打着小龙后腿者何异？

　　诗云：“意马心猿都失散，金公木母尽凋零。黄婆伤损通分别，道义消流怎得成。”孟子曰：“配义与道，无是馁也。”今唐僧因贪图口食一念之根，外而不能集义，内而不能保真，阴阳五行各不相顾，火候功程全然俱无，背道失义，其馁尚可言欤？谓之“道义消流怎得成”，干真万真。世间呆子听到此处，能不暗中悔悟，如梦才醒乎？《易》云：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是恒心乃为修道之要着，一有恒心，虽不能除邪而救正，亦可以渐悟而归真。

　　叫小龙一口咬住八戒不放，叫请孙行者，是欲以性求情，同心努力也。噫！金丹之道，阴阳之道也。阴阳和通而大道生，阴阳乖戾而邪气盛。了命之道，以阴阳为运用；了性之道，以阴阳为根本。倘孤阴寡阳两不相睦，性理不修，即命理有亏，何能到得如来地步？“八戒要散火，小龙滴泪道；‘莫说散火的话，你请大师兄来，他还有降妖的大法力。’”观此则真阳须臾而不可离者，一有所离，虽有真阴，是孤阴不生，亦不过散火回炉而已，安有大法力救真而灭假？提起白虎岭打杀白骨一案情节，分明是因白骨而狡性进谗赶逐金公，今日而复回金公，非真性发现而难以挽回也。小龙说出行者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，叫八戒去请。这才是有生有杀、生杀分明、邪正各别、金公返还、唐僧脱难之由。

　　“八戒到了花果山，不敢明明的见，却往草岸边溜”，已悔其既往者之不可咎；“混在那些猴子当中，也跟着磕头”，尚知其将来者之犹可追。“行者呼八戒为野人”，欲使其舍妄而从真；”八戒说行者不识羞”，是叫其勿喜新而厌故。“有甚贬书，拿来我看”，反言以激其改过；“师父想你，着我来请”，尊师以速其报本。“用手搀住，和我要耍”，是叙其离别之情；“师父盼望，你我不耍”，是启其复旧之志。“既赶退了，再莫想我”，是欲探其真；“不敢苦逼，诺诺告辞”，是欲试其假。“不作和尚，倒作妖精”，骂其道心不生；“好意请他，他却不去”，激其真性发现。一言一语尽是天机，正白马咬着八戒叫请行者之妙旨。学者若能于此处具只眼，看的透彻，急须捉回八戒，在他身边讨问个老实下落，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若将白骨认为真，便是邪魔害法身。

　　脚力诚然归实地，何愁斗柄不回寅。

# 第三十一回　猪八戒义激猴王　孙行者智降妖怪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金木相见，兼之二土归一，金丹亏者将圆，散者将聚矣。此回实写五行攒簇，并力成真之妙，示学者明心见性以归大觉也。

　　诗云：“义结孔怀，法归本性。”言兄弟式好，彼此扶持，以义相结，道法两用也。“金顺木驯成正果，心猿木母合丹元。”言木性爱金顺义，金情恋木慈仁，金木相并合为丹元也。“共登极乐世界，同来不二法门。”言了命之后，必须了性，极乐界、不二门皆示真性之地也。“经乃修行之总经，佛配自己之元神。”经者，径也。凡言取经者，使其悟修行之总径也；凡言见佛者，使其见自己之元神也。“兄和弟会成三契，妖与魔色应五行。”行者、八戒、沙僧为兄弟者，比三家相会之象；千魔百怪为祸害者，喻五行相克之义也。“剪除六门趣，即赴大雷音。”务在六根不着，四大皆空，五行悉化，三家相会，明心见性，即赴大雷吉，而炯炯不昧矣。总言性之不可离命，命之不可离性，犹有仁不可无义，有义不可无仁，仁义并行，方是金丹大道。

　　行者把八戒捉回要打，八戒叫看师父面上饶了罢。行者道；“我想那师父好仁义儿哩！”行者之降妖除怪，唐僧以为不仁，八戒以为不义，是仁义反覆不仁不义，孰大于此？八戒又道：“看海上菩萨之面。”说出观音，是已观察得真，悔悟行者之降妖除怪，为至仁至义，而纵放心猿之错矣。夫以至仁为不仁，以至义为不义者，皆因夫妻不和，阴阳偏孤，中无信行之故。中无信行，即不老实，故行者叫八戒老实说。八戒将黄袍怪的事，备细告诉，及说出白马叫请等情，望念一日为师之情，千万去救他一救。此老实说，信在其中，言语已通，而为眷属，性情相和，仁义并用矣。

　　八戒又用激将之法，设为黄袍叫骂一段，此以性求情，木性爱金顺义也；行者即气得抓耳挠腮、暴燥乱跳，此以情归性，金情恋木慈仁也。“行者道：‘不是我去不成，既是妖精骂我，我和你去。”’岂真行者不去，因妖精骂而去乎？妖精之骂出于八戒之口，非妖精骂，乃八戒骂也。骂行者正所以请行者，正所以请其义。请其义，而知降妖除怪非不义者之所为。曰：“我和你去”，正以八戒知有义而去，非果以妖精之骂而去也。噫！前八戒以行者降妖为不义，故有花果山群妖相聚之为义；今八戒请行者降妖为有义，必知白虎岭进谗逐去为不义。提纲云：“猪八戒义释猴王”，即此以义全仁，以仁行义；始而以不义逐，既而以有义复，非义释而何？

　　“大圣与八戒携手驾云而行。”性情和合，夫唱妇随，内外相通，何事不济？行者“下海去净身子”，是去其旧染之污也。“八戒识行者是片真心”，从今而自新改过也。“抓过二孩去换沙僧”，先除其假，以救其真也。“沙僧一闻孙行者的三字，好便是醍醐灌顶，甘露洒心，一面天心喜，满腔都是春。”金木相并，真土脱灾，五行攒簇，四象合和，去者已还，失者仍返，本来故物，圆成无碍。到此地位，非醍醐灌顶，甘露洒心而何？然此攒簇五行，和合四象之事，须要在生身之处先辨真假，真假明而去假归真，可不难矣。

　　“行者叫八戒沙僧把两个孩子抱到那宝象国，白玉阶前一掼，说是黄袍妖精的儿子，激回老妖，以便战斗。”此先辨真假也。两个小孩，一为食性，一为色性，乃食色之性也。一切迷徒，错认食色之性为本性，以故见色迷心，因食起见，贪恋不舍，昧却真宝。把两个孩子抱到宝象国，白玉阶前掼下，是叫在生身之处，辨别邪正，弃假认真，去其食色贪图之性，复其本来天良之性耳。能复本性，真宝有象，方是全的信义，而公主反说这和尚全无信义，是直以认假弃真为信义矣。故行者道：“你来的日子已久，带你令郎去认认他外公去哩。”盖先天真性自虚无中来者，是为外来主人公，非一身所产之物，认得外公，不为假者所伤，有信有义，孰大于此？若认不得外公，随风起尘，见景生情，以假伤真，无信无义，孰大于此？故行者笑道：“你如此夫妻儿女情重，你身从何来，怎么就再不想念你的生身父母，真为不孝之女。”《悟真篇》云：“劝君穷取生身处，返本还元是药王。”夫生身之处，即生我之处。生我之处，为先天之真宝；我生之处，为后天之假物。倘只恋我生之处，而不穷生我之处，则为不智；不智则不能真履实践，为不信；不信则不能所处合宜，为不义；不义便不能返本还元，而见娘生之面，为不孝。说到此处，真足令流落他乡之子，惭愧无地；而想念父母，迷失根本之徒，泪如泉涌而猛醒还乡矣。

　　“公主说出无人可传音信，行者道：‘你有一封书，曾救了我师一命，书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，待老孙与你拿了妖精，带你回朝。”’此乃口诀中之口诀，火候中之火候，天机密秘，仙翁慈悲，大为泄露，时人安知？经云：不求于《乾》，不求于《坤》，不求于《坎》，不求于《离》，专求于《兑》。盖《兑》者《坤》之少女，具有《坤》之真土，代《坤》行事，内藏先天之真信，为成仙作佛之根本，学者若得此一信，于此一信之中以法追摄，渐采渐炼，可以灭假，可以归真。《易》曰：“不远复。”又曰：“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！”即此《兑》之一信，而可以归《坤》见象也。然《兑》虽有信，而《兑》已为《巽》之假士摄去，何以能复归于《坤》？是必有法焉，非智取不能。

　　“行者就变作公主一般模样，在洞中专候那怪。”此藏真变假，借假诱真，逆以顺用，鬼神不能测，策龟不能占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也。见了妖精痛哭诉说一段情节，纯是天机，全以智取，不大声色，始而以夫妻之道哄，既而以父子之情动。一言一语，在心地上揣摸；一举一动，在疼痛处下针。外虽不信，内实有信，故妖精不觉在深密处，将真宝吐露矣。其所谓“打坐功、炼魔难、配雌雄、炼成这颗内丹舍利”等义，是仙翁恐学者错认宝贝内丹字样，以为修心即修道，故着“打坐功、炼魔难”以晓之耳。夫修行之所难者，以其真宝不能现露耳。若真宝一现，金丹隐隐有象，弹指间即可以去假而复真。

　　“行者假意放心头摸了一摸，一指头弹将去”，放去人心也；“把那宝贝一口吸在肚里”，收其道心也。“把脸抹了一抹，现出本相道：‘妖精不要无理，你且认认，看我是谁。”’放心而明心，明心而见性，真心透露，人心温灭，本性发现，形色无存，大机大用，非聪明智慧之大圣，岂能到此？“妖精忽然醒悟道：‘我像有些认得你哩！毖允成杂胝嫘韵嗳ゲ辉叮韵嘟病！靶姓叩溃骸沂悄阄灏倌昵暗木勺孀诹ǎ’”食色之性系后天之性，真性乃先天之性，先天入于后天，后天昧其先天，习相远也。“妖精说出拿唐僧时，何曾见说个姓孙的。行者告其惯打妖怪，将我逐回。”是明示人金公去而妖怪来；金公不去，妖怪不来。何则？金公者，惯打妖怪者也。失去金公，妖怪谁打？彼唐僧逐去金公，而遭大难，不亦宜乎？

　　“行者变三头六臂，六只手使着三根棒。”三头者《乾》也，六臂者《坤》也。三头六臂者，刚中有柔也；六只手使三根棒者，柔中有刚也。刚柔不拘，变化无常，全在法身上用功夫，不于幻身上作活计，以之灭妖，散其从而擒其首，其事最易。“行者与老妖相战，使一个高探马的势子”，是示我之真空也；“又使个叶底偷桃势”，乃取彼之实果也。“顶门一棒，无影无踪”，原非我固有之物；“天上查看，少了奎星”，始知是平空而降。“三公主思凡下界”，妄念迷却真性；“奎木狼兜率宫烧火”，下苦更须修真。假者既除，真者可得，不特公主出得碗子山，得回宝象，而且唐僧解脱邪法，仍复真身。

　　“行者取水念动真言，望那虎劈头一喷，即时退了妖术，长老现了原身。”所谓“若能一念合真修，灭尽恒沙罪垢”也。“长老定性睁眼，才认得是行者。”一念之真，心明而性定，性定而心明矣。曰：“早诣西方，径回东土，你的功劳第一。”一念之真，善恶分明，邪正立判，不复为白骨所愚，误入碗子山波月洞矣。

　　噫！公主之稍书于国王，有信也；行者之掼打妖怪，有义也；八戒之义释猴王，有仁也；行者之智降妖怪，有智也；国王之重礼奉酬，有礼也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无非此一念之真而运用。唐僧吃斋之一念，凡不免于魔口；公主稍书之一念，而终得以回国；白马忆心猿之一念，而五行得以相见。一念之善，即是天堂；一念之恶，即是地狱。一迷一悟，天地悬隔，可不畏哉？倘服丹之后，不能俯视一切，五蕴皆空，而犹以幻身为真，未免积久成蛊，难逃半夜忽风雷之患。

　　仙翁演出碗子山一宗公案，在宝象国结果，以示明心见性，方可全得此宝；不能明心见性，而此宝终在魔手，总非未生身处面目。结尾曰：“君回宝殿定江山”，明心也；“僧去雷音参佛祖”，见性也。明心见性，无为功溥，真超极乐矣。吾愿学者在白虎岭、碗子山波月洞谨慎一二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性去求情仁合义，金来恋木义成仁。

　　智中全信分邪正，礼道全行保本真。

# 第三十二回　平顶山功曹传信　莲花洞木母逢灾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得丹之后，急须看破色身万有皆空，明心见性，以入无为之道。然未得丹之先，五行错乱，遽行无为之道，何以能返本还元、归根复命、以得真宝乎？故此回合下三、四、五回，俱明火候端的、五行真假，使人身体力行，脚踏实地也。

　　篇首“唐僧复得了孙行者，师徒们一心同体，共诣西方”．则是阴阳相合，五行一气，金丹真宝已隐隐有象矣。然此宝藏于后天阴阳五行之中，若非深明火候，勇猛精进，下一番死功夫，则此宝终在他家，未可遽得。

　　曰：“离了宝象国”，是结上文宝象国之案；曰：“又值三春景候”，是起下文莲花洞之事。三春景候，乃春尽交夏之时，春者，木气发旺之时。夏者，火气锻炼之时。由春而夏，天地造化自然之理，即修道者真履实践，锻炼身心之道。奈何唐僧正行之间，又见一山挡路，叫徒弟仔细，又妄想“身闲”。此便是认假为真，火候不力，在肉皮囊上作活计，仍然白虎岭局面，焉得不生其魔障？故行者提《心经》“心无挂碍，方无恐怖”以警之。又以功成之后，万缘都罢，诸法皆空，自然身闲提醒之。可知心有挂碍恐怖，未易万缘都罢；不能万缘都罢，未易诸法皆空；不能诸法皆空，未许身闲也。

　　夫心有恐怖，无危险而自致危险；妄想身闲，欲清净而反不清净。此四值功曹所以传信也。“四值功曹”者，年、月、日、时，四值之火功；“传信”者，即传其火功不力，恐怖而有危险，身闲而不清净之信。盖恐怖而有危险，平处即有不平，故有平顶山；身闲而图清净，净处即有不净，故有莲花洞。这个山，这个洞，便是生魔之由，故有金角、银角之两魔。金比其性刚，银比其性柔，角比其过亢。刚属阳，柔属阴，金角银角，即阴阳偏胜，不中不正之魔。此两魔，即后天之阴阳，故随身有后天五行之宝。紫金红葫芦，火也；羊脂玉净瓶，水也；七星剑，金也；芭蕉扇，木也；幌金绳，土也。唐僧三徒，先天五行；两魔五宝，后天五行。先天能以成道，后天能以败道。若欲复先天，须当炼后天；后天不化，先天不纯。故四值功曹道：“若保得唐朝和尚过去，也须要发发昏哩！”又曰：“要发三四个昏。”三四为七，火之数。以火锻炼，后天化，先天纯，即《参同》所谓“昏久则昭明”也。

　　“行者道：‘我们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，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。”’一年者，四象一气也；七八百者，七八一十五，三五合一也。四象一气，三五合一，纯阳无阴，金丹成熟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故曰“发发儿就过去了”。可见金丹之道，未有不昏而能昭明者。昭明之道，全在火功，火功之力，全在心无挂碍、无恐怖，不图身闲，期必化尽后天阴气，而不容丝毫滓质留于方寸之中。

　　何以两魔画影图形要拿唐僧乎？金丹之道《河图》五行之道，《河图》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，先天五行，属于法身，唐僧四众有焉；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，后天五行，属于幻身，金角银角有焉。先天无影无形，后天有影有形，画影神要拿他师徒，是以后天而败先天也。知此者，以先天化后天，魔可归圣；不知此者，顺后天而伤先天，圣即成魔。此中消息非得口传心授之火候，不能腾挪乖巧运动神机，以真化假，借假归真也。行者照顾八戒入山，打听妖精多少，是使其打听真假，在不睹不闻处，戒慎恐惧，以运火候耳。八戒巡山编谎一段，是仙翁形容世间不知真假之呆汉，在肉皮囊上用功夫。或入山静养，或守空寂灭，以为得真，自欺欺人，视性命为儿戏，可不误了大事？此等之辈，都该伸过孤拐来打一顿棍，以为记心。《悟真》云：“不辨五行四象，那分朱汞铅银。修丹火候未曾闻，早便称呼居隐。不肯自思己错，更将错路教人。误他永劫在迷津，似恁欺心安忍。”噫！修真之道，毋自欺之道，若欺心而修道，不识其真，焉识其假？不辨其假，焉得其真？真假不分，火候不明，自惊自怪，乱猜乱疑，自招其魔，焉得不为魔困？“道路不平，被藤萝绊倒，为小妖所擒”，理所必然。

　　大抵金丹之道，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

　　若不能学、问、思、辨，必至真者为假，假者为真。欲求其真，反入于假；欲去其假，反伤其真。提纲所谓“莲花洞木母逢灾”者，即此一戒为净，不知火候之灾。修道者，可不先究火候乎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修真火候要周全，年月日时一气连。

　　未语河图深奥理，方才举步有灾愆。

# 第三十三回　外道迷真性　元神助本心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不知药物火候，大道难行，非徒无益，而又有害。此回批开外道，使学者心会神悟，借假修真，于后天中返先天也。

　　篇首“二魔拿了八戒，浸在净水池中，过两日腌了下酒。”是直以一戒入净，即可眼食金丹。故老魔道：“拿了八戒，断然就有唐僧。”唐僧者，太极之象，乃攒簇五行而成，岂可以一戒求之乎？若以一戒为道，是在一身之中求矣。夫一身所有者、后天之气，其必以为祥云照顶，瑞气盘旋，即是修行好人。殊不知“项后有光犹是幻，云生足下未为仙”。岂可于后天一身求之？“众妖不见唐僧，二魔用手指说”，是指其一身有形有象之物为道。古仙云：“莫执此身云是道，须知身外还有身。”又正阳公云：“涕唾精津气血液。七般灵物总皆阴。若将此物为丹质，怎得飞升上玉京。”一连三指，三藏能不打三个寒噤乎？打寒噤者，惊其不知有身外法身之神通耳。

　　“行者理开棒，在马前丢几个解数，上三、下四、左五、右六，使起神通，剖开路，一直前行。”此分明写出金丹火候之秘也。上三下四而为七，乃解七日来复之数也；左五右六，五六得三十，乃解一月三阴三阳六候之数也。一阳《震》，二阳《兑》，三阳《乾》；一阴《巽》，二阴《艮》，三阴《坤》。三阴三阳，一气运用，周而复始，阴符阳火俱备。此等作为，真着实用，皆法身上运神通，本性中施手段。故怪物看见，忽失声道：“几年都说孙行者，今日才知，话不虚传果是真。”既知其真则直输诚恐后，改邪归正，不在幻皮囊上用功夫矣。何以又云；“猪八戒不曾错拿，唐僧终是要吃”乎？一切迷徒，错认人心为道心，或疑心之神通广大，修心即可得丹，而遂孤寂守静，一无所为，假装老成，自负有道，欺己欺人。其变作跌折腿的年老道士，非变也，乃怪物之本相也。怪物之所恃者，着空之学。认定行者，遣三山在空中劈头压倒行者。是认心定心，欲以一空其心，完成大道，只知空而不知行。行者被压，沙僧被挟，唐僧被拿，行李马匹摄入妖洞。四象落空，火候无用，大道已堕迷城。此提纲所以谓“外道迷真性”也。夫金丹者，真性也；修丹者，修真性也。修真性之道，有药物，有火候，有工程，急缓止足，毫发不得有差。今无知之徒，欲以顽空寂灭之学，而修真性，非是修真性，乃是迷真性也。真性一迷，更将何修？道至如此，尚忍言哉？

　　“大圣压在山下，思念三藏，痛若伤情，追忆两界山师父揭压帖救出，又遭妖魔山压住，可怜八戒沙僧，与小龙化马一常”此仙翁痛苦伤情，悲其一切不得师诀，迷真性之辈也。两界山，是真师揭示口诀，救道心而真履实践之时；平顶山，是不得真师口诀，昧道心而悬虚不实之时。一救一昧，天地悬隔，原其道心之有昧，由自大自尊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欲向其前，反成落后，犹如泰山压顶，求步难移。其曰：“树大招风风撼树，人为名高名丧人。”不其然乎？修行者静观密察，悔悟到此，即是元神不昧之机，可以揭示道心之时。

　　五方揭谛说出压的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土地、山神才恐惧，念动真言咒语，把山仍遣归本位，放起行者。可知道心乃先天之物，真空而含妙有，妙有而藏真空，能以闹天宫作大圣，非若后天人心可比，若得真师揭破妙谛，一念之真，道心发现，止于其所而不移，即可以脱顽空之难矣。行者要打山神土地孤拐，是不容在人心上作孤阴拐僻之事，须当细认道心。山神、土地说出那魔神通广大，念动真言咒语，拘唤轮流当值。是明示真念之中，即有杂念值事，还宜预防人心。盖人心道心，所争者毫发之间，人心所到之处，即是道心所到之处；道心所知之处，即是人心所知之处。但有先天后天真假之分，道心属于先天为真，人心属于后天为假，先天入于后天，人心值事，道心不彰，真藏于假中，假生于真内，真假不分矣。故行者听见“当值”二字，却也心惊，仰面高叫道：“苍天！苍天！既生老孙，怎么又生此辈？”假者当值，真者受难，不得不惊耳。既知真假，宝贝即在眼前，可以下手修为，借假归真，以真化假矣。

　　紫金红葫芦象心，属火，精细鬼执之；羊脂玉净瓶象肾，属水，伶俐虫执之。何以宝贝底儿朝天口儿朝地，应一声就把人装了，一时三刻化为脓乎？后天心肾水火之气，亦有相济之道，但相济出于自然，非有勉强，外道邪徒每每以烧丹炼药为外丹，以心肾相交为内丹，内外相济，日久气聚血凝，或得膨胀，或得痞块，或结毒疮，日久成蛊，一时大发，化为脓而死者不计其数，谓之能装千人，确是实话。行者闻之，能不心中暗惊乎？何以行者变假葫芦而并净瓶得之耶？葫芦者，心也；净瓶者，肾也。肾气随心而运转，心静则肾静，心动则肾动，肾之动静，随乎心之动静。变一尺七寸长的大紫金红葫芦者，一为水，七为火，心变而肾气即化，故变一得两，自然而然。装天一段，悟一子批为心肾相交，似非本义。夫人心者，精细伶俐，机谋小见，后天而奉天时，只可装人；道心者，真空妙有，量包天地，智充宇宙，夺造化，转璇玑，先天而天弗违，故能装天。以装天之宝而换装人之宝，非换也，借假复真，以真化假，虽天地神明，不可得而测度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

　　玉帝依哪吒以真武旗遮闭南天门，助行者成功，即先天而天弗违之义。要装就装，要放就放，装放随心，造化在手，皆神明不昧所致，因其神明不昧，所以随心运转，故提纲曰“元神助本心”。元神不昧，自然道心常存；道心常存，自然人心难瞒。山神土地遣山放行者，哪吒展旗助行者，皆元神助本心之道。一元神不昧，而本心腾挪变化，左之右之，无不宜之。精细伶俐之人心，能不把真宝交与乎？

　　噫！外道迷真性，而以假伤真；元神助本心，而以真化假。伤真则真者亦假，化假则假者亦真，是在乎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耳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河图妙理是先天，顺则生人逆则仙。

　　闭艮开坤离外道，阴阳转过火生莲。

西游记百回详注　　中　　ZT

# 第三十四回　魔王巧算困心猿　大圣腾那骗宝贝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门微示变化后天水火，借假归真，以真化假之旨。此回与下回实写变化之真火候。

　　《悟真篇？后序》曰：“顺其所欲，渐次导之。”老子云：“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”固与者，即顺其所欲也，顺其所欲，腾挪变化，而后天阴阳无不为我所用，无不为我所化。故前回顺其精细伶俐之所欲，即得葫芦、净瓶；此回顺其老狐之所欲，而即得幌金绳。顺其二魔之所欲，金绳失而复得，葫芦去而又还。一顺欲而妖魔不能测其端倪，然顺其所欲功夫．总在其中用假，借假复真耳。但真中用假，须要识得真；借假复真、须要知的假。

　　篇首“两个小妖将葫芦拿在手中，争看一回，忽抬头不见了行者。”不知真假也。伶俐虫道；“莫不是孙行者假变神仙，将假葫芦换了我们真的去？”不识真假也。不识真假，未取于人，先失其已。此等之辈，枉施精细伶俐。如地下乱摸，草里胡寻，那里得有宝贝乎？殊不知在真宝并不在精细伶俐，而在乎不识不知也。行者变苍蝇儿，即不识不知之象。“蝇”与“婴”同音，“苍”者五色俱化，“婴儿”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，非色非空，即色即空，真空妙有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感而遂通，寂然不动，即是如意佛宝，即是如意金箍棒。故曰：“随身变化，可大可小，苍蝇身上亦可容的。”一不识不知，其真在我，其假在彼，便是识得真假，可以借假归真，真中用假矣。

　　二魔不用精细伶俐，差常随伴当巴山虎、倚海龙，请老奶奶吃唐僧肉，就带幌金绳，要拿孙行者。《悟真篇》曰：“四象五行全藉土”。又曰：“《离》、《坎》若还无戊己，虽含四象不成丹。”盖土之为物，所以和四象合五行，为五行四象之母，但有先天后天之分，先天之土为真意，后天之土为妄意。其土成圣，为圣母；假土为魔，为魔母。压龙洞老狐，是假土而压生气，故为后天阴阳之母。行者为心猿，道心也，妄意之假土一动，道心受伤，故魔以幌金绳要拿孙行者。龙为性，虎为情，虎巴山而张狂，龙倚海而凶恶。此后天气质之性情，非先天真空之性情，故为阴阳二魔之常随伴当，又为请狐疑妄意之使者。提纲“魔头巧算困心猿”者，是言气质之性情一动，意念不定，如绳之交错荡幌，悬虚不实，而道心有困矣。“行者在旁听的明白”。是不识不知，静中悟的气质之发，而不为假者所瞒矣。因其悟的假，故将二妖打作一团肉饼，不使假龙假虎、巴倚作怪而起妄意；因其悟得假，故能变假诱假，打死老狐之妄意，而得金绳，倚假以归真；因其悟得假，故能假中用假，以一赚两。魔头不识，倾心拜叩，输诚恐后。此等作用，皆袖里机关，惟举高明远见者知之。“八戒吊的高，看的明”，此其证耳。

　　“行者不吃唐僧肉”，是不在肉皮幻囊上做作也；“要割八戒耳朵下酒吃”，是戒慎恐惧在不睹不闻处用功也。《悟真》云：“休施巧伪为功力，认取他家不死方。壶内旋添延命酒．鼎中收取返瑰浆。”识的他家不死方，则能延命，能返魂，有无不立，色空不拘，满洞红光，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，而变化无端矣。何以行者与魔相争，使幌金绳扣魔头而反为魔扣乎？金丹之道，有当紧者．有当松青。紧者本也，为先；松者末也，为后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葫芦属心，净瓶属身，金绳属意。欲修其身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，先试其意。是诚意宜先宜紧，正心修身宜后宜松。先得葫芦净瓶，后得金绳，是宜紧者反松，宜松者反紧，谓之不知松紧。不知松紧，所以出不得魔之圈套。然欲诚其意，先致其知，金箍棒变作钢锉，把圈子锉作两段，脱将出来，是格物而知至矣，知至而松紧之法可得。知其松紧之法，于是而诚意，则意可得而诚矣。行者变小妖以真用假，粗中取细，真绳笼在袖里，假绳递与那怪，是知至而意诚。意诚则真土复还，假土自灭，主宰在我，从此而正心修身可不难矣。故曰：“大圣得了这件宝贝，急转身跳出门来，现了原身，高叫妖怪。”夫现原身者，示其真土在我也；高叫妖怪者，示其假土在彼也。真假分明，腾挪变化，颠之倒之，纵横逆顺莫遮拦。行者孙，者行孙．孙行者，颠来倒去，总是一行，总是一孙。一而三．三而一，三家一气，意诚而心即正。故入葫芦，出葫芦，随心变化，出入无疾。

　　最妙处是行者装入葫芦内一段，古人云：“一毫阳气不尽不死，一毫阴气不尽不仙。”入葫芦叫娘，所以穷取生身之处，叫天所以还其父母未生以前，化孤拐所以化其偏倚之行，化腰节所以归于中正之道，故曰：“化至腰时都化尽了。”“拔一根毫毛，变作半截身子。”正一毫阴气不尽不仙；真身变蟭蟟出外，正一毫阳气不尽不死。又却变作倚海龙，正于一毫阴气不尽处，而倚假以修真也。因其倚假修真，放两魔不知真假，左右传杯，全不防顾，而行者藏真与假．无不随心所欲。意诚而心正，心正而人心已化为道心。大圣撤身走过得了宝贝，心中暗喜道：“饶君手段千般巧，毕竟葫芦还姓孙。”噫！千变万化，总在一心；千变万化，总是一孙。但在真假上分别耳，认得真假，则假亦归真；认不得真假，则真亦成假。真变假者为魔，假变真者为圣，是在修道者善于腾挪变化，神明默运耳。

　　篇中毫毛变葫芦，变金绳，变小妖，变轿夫，变假身；妖怪皆不能识。修行者，若识得真中用假，倚假修真．则诚意正心修身之道得，左之右之，无不宜之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休施巧伪枉劳心，别有天机值万金。

　　扑灭狐疑真土现，腾挪变化点群阴。

# 第三十五回　外道施威欺正性　心猿获宝伏邪魔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诚意正心，假归于真，已是道心用事。此回实写道心点化群阴之火候。

　　篇首一诗，言修道者本性圆明，俯视一切，翻身之间即可跳出网罗。但此性非空空无为即可了事，须要在大火炉中煅炼成就，方能变化不测，长生不死。盖修炼之法，非可强制，当随气运，转浊而归清，返朴还淳，贞下起元。由东家而求西家，自西家而归东家，东西相会，金丹到手，方得逍遥物外。一点灵光注于太空，万物不得而伤，造化不得而移。故曰：“此诗暗合孙大圣的道妙。”犹言孙大圣即是本性，本性即是道心。本性者，体也；道心者，用也。体不离用，用不离体，本性得道心，自然一点神光注空，千变万化，无处不通。故曰：“他自得了那魔真宝，溜出门外，现了本相，厉声叫门。”此道心发现，正当消化人心之时。前盗金绳，是从妄意中盗回真意，此是从人心中盗回道心。真意复，则道心可复；道心复，则人心可灭。

　　行者真葫芦，真心也，真心即是道心；妖怪假葫芦，假心也，假心即是人心。道心者，阴中之阳，为雄葫芦；人心者，阳中之阴，为雌葫芦。“老君解化女娲，炼石补天。”是阴中藏阳，以阳解阴。榷坎》中之戊土，点化《离》宫之已土，借实以补虚也。“妖精说补到《乾》宫缺地，见昆仑山下一缕仙藤，结着个紫金红葫芦。”《乾》宫缺地，即《离》也。一个紫金红葫芦，即《离》中虚也。是直以《离》宫修定空守人心，即是补天之道矣。行者说：“补完天缺，行至昆仑山下，有根仙藤，结着两个葫芦。我的是雄，你的是雌。”两个葫芦，一《离》一《坎》也。《坎》中满为道心，《离》中虚为人心，以道心之真雄，化人心之假雌，方是炼石补天之妙道，而不落于顽空寂灭之学。“行者将真葫芦底儿朝天，口儿朝地，叫银角。银角应了一声，倏的装在里面。”正《坎》、《离》颠倒，以真化假之妙。人心已化，纯是道心，复见天良本性，非补天而何？本性既复，圣胎有象，可以无为，温养十月，待时而脱化矣。故曰：“等老孙发一课，看师父什么时候才得出门。”这个天机密秘，本诸《周易》文王、孔子圣人、桃花女先生、鬼谷子先生，口口相传，心心相授。彼一切执人心，不知死人心，自取灭亡者，闻的此言，能不慌的魂飞魄散，跌倒在地，放声大哭乎？

　　夫人心具有识神，为生生死死之根蒂，人心不死，道心不生，因死的人心，方能生的道心，道心常存，人心永灭，死人心，正所以生道心。故八戒道：“妖精莫哭，请我师徒下来，与令弟念卷《受生经》。”既云人心已死，道心常存，何以行者与老魔争战，老魔一扇子，平白地扇出火来？夫人心虽死，犹有后天气质之性未化，足为道累，若不将此气质化过，虽有道心，大道在望，未许我成。故曰：“大圣见此恶火，却也心惊。”当斯时也，急须腾挪变化，弃其假而脱其真，救其真而灭其假，庶乎火光可化为金光，妖洞可变为净瓶矣。

　　“老魔哭入洞中，静悄悄莫个人影，独自个坐在洞中，伏在石案之上，昏昏默默睡着，芭蕉扇褪出肩头，七星剑斜倚案边。”正气质之性，动极而静，可以返真之时。“行者轻轻上前，拔了扇子，回头就走。”是将气质很尘之性，连根拔出，不容丝毫留于方寸之中，以为后累也。既云连根拔去，则魔即可当时扫除，何以又有一场好杀？夫人自先天失散，后天用事，识神作妖，带有历劫根尘，与夫秉受气质之性，更有现世积习之气，内外纯阴，掩蔽先天真阳，虽人心气质之性消化，若积习之气未能消灭．犹有后患。积习之气，即妄情也。

　　“这一场好杀”，即真情妄情相混之象。其曰：‘宝剑来，铁棒去，两家更不留仁义。”宝剑者，妄情之杀气；铁棒者，真情之正气。真妄相逢，真欲灭假，假欲伤真，故不留仁义也。“一翻二复赌输赢，三转四回施武艺。”一为水，二为火．三为木，四为金。一翻二复，三转四回，水火木金，由假而变真也。“盖为取经僧，灵山参佛位。致令金火不相投，五行错乱伤和气。”金丹之道，务期金火同宫，金遇火而还元，火遇金而返本，九还七返，五行自然攒簇而相和。其不和者。皆由取经之人不明火候，而金火不能同宫，正行错乱而不相和。“交锋渐渐日将晡，魔头力怯先回避。”夫天下事邪正不并立，真假不同途，虽真假邪正相争，到底假不胜真，邪不胜正。老魔敌不住大圣，理固然也。但妄情之为害最大，若不能消灭殆尽，虽能一时勉强制伏，解妖之困．食妖之食，未免尚在妖洞。有时潜发以一妄而会诸妄，以一情而起诸情，狐朋狗党，复伤真情。老魔会集压龙洞大小女妖与狐阿七，此其证也。

　　狐者，疑惑不定之意。“阿七”者，七情也。因妄情起而意不定，意不定而情愈乱，七情并起，为祸最烈。然幸其水、火、木、土已皆返真，虽有外来积习之余孽，亦可渐次而化。”“叫沙僧保师父”者，谨于内也；“着八戒同出迎敌”者，御其外也。谨内御外，内外严密，狐疑可除，妄情可化。燥金归于净瓶，声叫声应，绝不费力。七星剑也归了行者，五贼化为五宝，假五行尽返为真。五行攒簇，四象和合，山已尽，妖已无，出妖洞上马走路，无阻无挡矣。

　　“老君变瞽”者，说明五宝来由。二童偷宝下界，可知先天交于后天，五宝即转为五贼，而与妖作怪矣。然其所以与妖作怪者，皆由主人公不谨，纵放家奴，约束不严，而妖之怪之。其曰：“非此不成正果”者，正以示无假不能成真，非邪无由复正，借后天炼先天，借先天化后天。彼一切盲修瞎炼、妄想身闲，曰非净而在皮囊上用功夫者，皆是不知后天阴阳五行之魔难。此中机密，惟天纵之大圣心中了然。

　　老君收得五件宝贝，五行攒簇，合而为一。“揭开葫芦净瓶，倒出两股仙气，化为金银二童子，相随左右。”阴阳混化，假变为真，到此地位，圣胎完成，霞光万道，缥缈同归兜率院，逍遥直下大罗天，大丈夫功成名遂，岂不快哉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五行攒簇已通灵，别立乾坤再炼形。

　　剥尽群阴无滓质，虚空打破上云軿。

# 第三十六回　心猿正处诸缘伏　劈破旁门见月明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五行归真，阴阳浑化，方是金丹之妙旨。然诸多旁门，以假乱真，学者不能识认，未免为时师所误。故此回先批其旁门之妄，而直承先天之学也。

　　篇首行者“备言老君之事”，是言先天之学，须要万有皆空，脚踏实地，自有为而入无为，方能入于神化之域。倘悬虚不实，步步生心，又怕山势崔巍，又怕有魔障，胡思乱想，虽上路四五个年头，犹如未出大门一般，岂不令有识者呵呵大笑乎？曰：“定性存神，自然无事。”曰：“且自放心前进，还你个功到自然成也。”盖定性存神，自无魔障。放心前进．自见功效。故“师徒玩着山景，信步行时．早不觉红轮西坠，已到宝林矣。”“红日西坠”，即皓魄东升之时，为阴阳交接之关。阴阳交接，即是阴阳相和；阴阳相和，其中生气不息，万宝毕集，所谓众妙之门，又谓玄牝之门。这个门在恍惚杳冥之间，若非放心而不执心者不能见。

　　“此山凹里一座寺院，上有五个大字，乃是‘敕赐宝林寺’。”此大书特书，示人以真宝聚积之处，使学者留心细认，而不可当面错过也。何以见之？“山门里两边坐着一对金刚”，此乃真阴真阳之法象；“二层门内有四大天王”，此乃金、木、水、火之四象；“三层门里有大雄宝殿”，此乃太极涵万象，道之体；“后面有倒座观音普渡南海之相”，此乃回光返照，道之用。有体有用，真宝在是，谓之宝林寺。是耶？非耶？若有人于此处，讨问出个消息，安身立命，可以脱轮回，超生死。奈世人为尘缘所迷，不自醒悟，甘入轮回者何裁？故三藏见装塑的鱼鳖虾蟹，点头叹道：“鳞甲众生都拜佛，为人何不肯修行？”言此宝林寺人人俱有，个个都见，不肯修持，空有宝林之名，而无宝林之实，诚不如龟鳖虾蟹者多矣。

　　僧官不方便，使声势，骂尽世间炎凉和尚、败坏教门之辈。噫！佛氏开方便门，使人人为菩提萨埵，今入其门而不知其门，住于宝林之地而不知其中有宝。作孽百端，可不哀哉？此行者不得不打破门扇，为一切迷徒指条明路。曰：“赶早地将干净房子，打扫一千间，老孙睡觉。”盖世人不知自己有宝者，皆因贪、嗔、痴、爱，积满中怀。“打扫干净”，是不容一物留于方寸之中也。“老孙睡觉”，是使其早自觉悟，须当假中寻真，以不方便变而为方便也。曰：“和尚不方便，你就搬出去。”曰：“和尚莫处搬，着一个出来打样棍。”此等闲言冷语，耳提面命．棒喝之至。一切寂灭顽空、参禅打坐、口头三昧、师心自用、不知方便者，可以猛醒回头矣。

　　“和尚排班迎接，有的披了袈裟，有的着了偏衫，有的穿一口钟，十分穷的把腰裙披在身上。”总言其酒肉和尚，衣裳架子，外面妆严，内无实学，虽居宝林，甘入下流，即有现在家当，不能享受，真所谓一裹穷汉，能不为高明者所暗笑乎？“僧官磕头，众僧安排茶酒饭，铺设床帐。”此心猿一正，诸缘俱化，大开方便之门矣。“禅堂中灯火光明，两梢头铺设藤床。”是除去无明之障碍，而渐入自在之佳境，参微求妙，辨理寻真，正在此时。

　　“唐僧出门小解，见明月吟诗，其曰；‘万里此时同皎洁，一年今夜最明鲜。今宵静玩来山寺，何日相同返故园。’”是直以空空一性之静，希望返归本原，而不知有阴阳相当，两国俱全之妙谛，只可谓之小解，不可谓之大解。故行者道：“师父只知月色光华，心怀故里，更不知月中之意，乃先天法象之规绳也。”盖先天消息，阳中生阴，阴中生阳，先取上弦金八两，次取下弦水半斤，以此二八合而成丹．以了大事，其法象与月之盈虚相同。故曰：“我等若能温养，二八成功，那时节见佛容易，反故园亦易。”言得此真阴真阳两弦之气，煅炼成丹，吞而服之，点化群阴，方可以归根复命，返本还元，从有为而入无为，渐至神化，登于如来地位。否则，空空一性，焉能深造自得以归大觉？

　　行着诗云：“‘前弦之后后弦前。药味平平气象全。采得归来炉里炼，志心功果即西天。”此言采取水中金一味，煅炼成真，还为纯阳，功成果正，即是西大，此外更无西天可到也。

　　沙僧诗云：“水火相搀各有缘，全凭土母配如然。三家相会无争竟，水在长江月在天。”此言《坎》、《离》药物，须赖中土调和，方能水火相济，三家相会，合为丹元。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如月在天中；净倮倮，赤洒洒，似水在长江矣。

　　八戒诗云；“缺之不久又团圆，似我生来不十全。他都伶俐修来福，我自痴愚积下缘。但愿你取经还满三途业，摆尾摇头直上天。”此言先天秘旨，站则自缺而圆，阴中生阳以结胎；既则自圆而缺，阳中用阴以脱胎。一逆一顺，盈虚造化在内，不得长圆而不缺，所以为不全。然须用火得宜，毫发无差，取真消假，摆去后天阴浊之物，复还先天根本之性，即可以出凡笼而入圣域矣。

　　三徒所言，纯是天机，其中包含先天后天造化。三家相会，四象和合，五行攒簇，还丹大丹，有为无为，下手窍妙，火候时刻，无不详明且备。批破一切旁门，直登千峰顶上，真是大法大解。彼三藏只以一性而望成道者，瞠乎其后矣。

　　噫！一性且不能了道，何世之愚徒终身念经而妄想超脱者，彼安知经在于取，不在于念？若只曰念，吾不知所念者是那卷经儿？岂不令人可笑哉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身在宝林莫问禅，心猿正处伏诸缘。

　　中和两用无偏倚，明月当空照大千。

# 第三十七回　鬼王夜谒唐三藏　悟空神化引婴儿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阐扬金丹始终妙旨，则知非空空一性者所可能矣。然不空则必有果，欲知其果，须在生身之处，辨别是非邪正，方能返本还元。此回合下二回，发明道之顺逆，使人溯本穷源，从新修持，依世法而修道法也。

　　篇首“三藏坐于宝林寺禅堂中，灯下念一会经，直到三更时候，虽是合眼朦胧，却还心中明白。”此即宝林之地，幽明相通，阴中生阳，《坤》下复《震》，为吾身中之活子时也。“梦中见一条汉子，浑身上下水淋淋的。”此《坎》卦之象，《坎》外阴而内阳，“一条”’象中之一实；“上下水淋淋”，象外之二虚。又浑身水淋，《坎》为水也。《坎》中一阳，为先天真一之气，此气隐而不现，因有半夜地雷震动，阴阳相感，激而有象，乃足以见之。其曰：“梦中见”者，先天之气，在于恍惚杳冥之中，贤者过之，愚者不及，每每不识，当面错过。故那人道：“师父，我不是妖怪邪魔，你慧眼看我一看。”是欲叫人细认《坎》中一阳，为先天正气，而不得以后天妖邪视之也。

　　“头戴冲天冠”，上偶也；“腰系碧玉带”，中实也；身穿赭黄袍”，外土也；“足踏无忧履”，下虚也；“手执白玉圭”，《坎》中孚也；“面如东岳长生帝”，《坎》中一阳，能使“帝出乎《震》”也；“形似文昌开化君”，《坎》中真水，为万化之根本也；“家住正西，离此四十里，号乌鸡国”，正西金之方，四十金之数，《坎》中一阳属于金也。

　　乌鸡国为《离》，《坎》中一阳，自《离》宫来也。何以见自《离》来？“五年前，天旱三年”，五者，《乾》之九五，刚健中正，大人之象；“天旱三年”，自五而前进于上，亢阳也。“钟南全真”，即亢阳之义；“请他祈雨”，阳极则必以阴济之。“只望三尺雨足”，三阴而配三阳，地天交《泰》，则始物生物，万物因之而被恩；“多下二寸”者，明胜于阳也。“国王全真八拜作交，同寝食者二年。”《乾》纯则必交于《坤》，《乾》、《坤》一交，《乾》受《坤》之阴气，中虚而成《离》；《坤》食《乾》之阳气，中实而成《坎》。《坎》中孚，为万物之生气。故游春赏玩，八角琉璃井中，有万道金光也。

　　“推下井去，石盖井口，拥上泥土。”《艮》为石，又为土之高者，上《艮》下《坎》，□卦爻图略为《蒙》。《坎》陷真宝，阳入阴胞，蒙昧不明．一者以掩蔽，世人莫知之矣。“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”，芭蕉为风木，属于《巽》，上《巽》下《坎》，□卦爻图略为《涣》。真宝既陷，蒙昧不明，阴阳散涣。由是先天入于后天，后天乱其先天，真者埋藏，假者当权．是全真窃乌鸡之位，国王入八角之井，邪正不分，以假欺真，大失本来面目。此落井伤生冤屈之鬼，不得不赖大圣辨明也。既赖大圣辨明，何以谒三藏？此不可不辨。三藏为性，大圣为命，无思无为，三藏有之；榷坎》填《离》，非大圣莫施。此隐示一性不能成真，必了命方可以复本。其谒三藏，是欲三藏求大圣，尽性而至命也。故曰；“你手下有个齐天大圣，极能斩妖降魔。”此语可以了了。

　　“本宫有个太子，是亲生的储君。”此太子乃《震》也，《震》为《乾》之长男，本《乾》宫所生。先天《乾》居南，《坤》居北．《乾》、《坤》交姤，一阳走于《坤》宫，变为后天《坎》、《离》，《乾》称于西北，《坤》迁于西南，《乾》为老阳，《坤》为老阴，老阴老阳处于无为，《兑》金代母而行事，《震》木继父而现象。然其所以使不远复，而“帝出乎《震》”者，《坎》中一阳为之，《震》下之阳即《坎》中之阳。曰：“亲生储君”者，后天《坎》中之阳，即先天《乾》宫之中实，既为《乾》实，则此一阳，即统《乾》之全体，《震》为《坎》之亲生，理有可据，且水能生木，非亲生而何？若以本宫太子为《坎》中一阳作解，非仙翁本意。

　　“禁他入宫，不能与娘娘相见。”先天为后天邪阴所隔，中无信行，母不见子，子不见母矣。“鬼王恐不信，将手中白玉圭放下为记。”白玉圭为《坎》中孚，孚者信也。《坎》中一阳，中有真土，“圭”者二土合一，不信因全真窃位，记圭乃真阳一现，《坎》中之阳，不能自现，必借《震》雷而出，故将白玉圭叫太子看见，睹物思人也。“此仇必报”者，报即报复，即一阳来复也。有此一《复》，长子继父体，因母立兆基，母子相见，戊己二土，合而为一，共成刀圭，金丹有象：生身之道在是。故曰：“我托梦于正宫皇后，叫他母子们合意，好凑你师徒们同心。”母子属内，师徒属外，内为体，外为用，彼此扶持，人我共济，内通而外即应，外真而内即成，内外相信，邪正分明，大事易就。

　　噫！鬼王一篇言语，顺行逆用之天机明明道出，真足以点枯骨而回生，破障翳而明眼，三藏能不绊一跌而惊醒乎？三藏道：“我刚才作了一个怪梦。”言不知生身之处为真觉，即不知生身以后为怪梦；知得才作了一个怪梦，而不梦之事可得而知矣。行者道：“梦从想中来，心多梦多，似老孙一点真心，专要见佛，更无一个梦儿到我。”可见多心即是梦，若一无心，便是真心，真心无梦，即或有梦，亦是见真之梦。三藏道：“我这梦不是思乡之梦。”不是思乡梦，而梦真矣。“将梦中话—一说与行者。”金丹大道，万劫一传，人所难得，若有得之者，真是梦想不到之事，下手速修犹恐太迟。“—一说与行者”，知之还须行之也。所以行者道：“他来托梦与你，分明是照顾老孙一场生意，必然有个妖精，等我替他拿住，辨个真假。”顿悟者渐修之起脚，渐修者顿悟之结果。顿悟之后，不废渐修之功，修真灭假，借假全真，真假分明，本立道生，生生不已，则长生而不死，是谓一场生意。否则，空空一悟，而不实行，则真假相混，理欲相杂，生生死死，生死不已，则有死而难生，是谓一场死意。若欲转死为生，辨别真假，舍老孙其谁与归？

　　“月光中放着一柄白玉圭，行者道：‘既有此物，想此事是真。’”月光中白玉圭，《坎》中真阳也。一经说破，明明朗朗，失去故物，现在眼前，不待他求，直下承当，真实不虚。“行者拔根毫毛，变做个红金漆匣儿，把白玉圭放在内。本身变做二寸长的小和尚，钻在匣内。”此变天机密秘，非人所测，红金漆匣儿为《离》，二为火，故色红。《离》本《乾》金之体，故为红金漆；匣者中空，《离》中虚也。白玉圭放在匣内，榷坎》中之一阳，填《离》宫之一阴，流戊就已，二土合为刀圭，即老子所云“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”也。行者变二寸长的小和尚，钻在匣内，以大变小，以一变二，大小无伤，两国俱全，一而神，两而化，神化不测，正引婴儿之大机大用，而非可以形迹求者。变的宝贝，能知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，名为“立帝货”。此三五合一，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净倮倮，赤洒洒，乃象帝之先，诚立帝之奇货贵宝，所以为头一等好物。

　　“行者变白兔儿，在太子马前乱跳。”兔者，阴中之阳，乃月生庚方之象。“太子一箭正中玉兔，独自争先来赶，只在面前不远。”此一阳来复，不远复也。“太子问三藏是那方来的野僧，三藏道：‘是东土上雷音拜佛求经进宝的和尚。’”由东上西，凡以为取经之故，取经正所以进宝；取之由西而回东，进之自彼而还我，示其他家有宝也。太子道：“你那东土虽是中原，其穷无比．有甚宝贝？”东者我家，西者他家，我家之宝自有生以来寄体他家，犹虎奔而寓于西，迷而不返，是西富而东贫。“东土有甚宝贝？”示其我家无宝也。宝为何宝？即水中之金；水中之金为真阳，即生身之父；真阳失陷，不知复还，即为不孝。三藏说“父冤未报枉为人”，堪足为古今来修道者之定评。

　　“行者跳出匣，太子嫌小，行者把腰一伸，就长有三尺四五寸。”“小为二，二属火；“一伸”，一属水；“三尺”，三属木；“四五寸”，四属金，五属土。言此先天一气，从虚无中跳出，其形虽微而不著，然其中五行俱全，五德俱备，而非可以浅窥小看也。“行者长到原身就不长”，乃安其身于九五，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行者道：“你那国之事，我都尽知，我说与你听。”盖金丹大道，须要知始知终，始终洞彻，纤毫无疑，方能一往成功。否则，知之不确，见之不真，枉费功力，焉能成丹？噫！欲知山上路，须问过来人。倘不求师决，而私度妄猜，何由辨得真假，分得邪正？知之且不能，何况于行？“我说与你听”一句，可以了了。师何所说，所说者，先天后天之真假耳。

　　“五年前全真祈雨，后三年不见全真，称孤的却是谁？”盖言先天《乾》阳九五，位乎天德而全真；后天一《姤》，女德不贞而有假。不见全真，则必称孤者是全假，乃太子不知个里消息，反以为三年前摄去白圭者是全真，三年后坐皇帝者是父王，未免以真为假，以假为真，假且不知，真何能晓？此“行者闻言，而哂笑不绝”也。笑者何？笑其此中别有个密秘天机而真假立判，学者若不将此天机，审问个真实，何以能救真？何以能除假？“太子再问不答，行者道：‘还有许多话哩！奈何左右人众，不是说处。’”盖生死大道，至等至贵，上天所秘，只可暗传秘授，而非可与人共知共闻者。

　　“太子见他言语有因，退出军士。”是已认得行者高明，为人天之师，可以闻道之机。故“行者正色上前道：‘化风去的是你生身之老父，现坐位的是那祈雨之全真。’”正以过去佛不可得，现在佛不可得，未来佛不可得，三佛既不可得，则必现在者是假，而非真。知其现在之假，则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现在之真，可以顿悟而得之。而太子乃不自信，以为乱说者何也？特以言语不通，无以示信，而难以认真。“行老将白玉圭双手献与太子”，是授受已真，言语相通，可以辨得真假之时。而太子犹以为骗我家宝贝之人，不能辨别者何也？是必有故焉。当未闻道，急欲求其知；既已悟道，急欲求其行。倘空悟而不实行，虽有一信而无结果，犹是睡梦中生涯，与不信者相同，有甚分晓？故行者说出真名，唤悟空孙行者，及国王梦中一段缘故，又云：“你既然认得白玉圭，怎么不念鞠育恩情，替亲报仇？”夫修道所难得者，先天真信，既有一信可通，即可于此一信之中勇猛精进，以道为己任，返还真阳，除灭妖邪，不得忘本事仇，自取败亡。

　　噫！仙翁说到此处，亦可谓拔天根而凿鬼窟，然犹恐人不识，又写出太子狐疑，行者叫问国母娘娘一段，使人于生身之母处，究其真阳虚实消息耳！何则？自《乾》、《坤》交错之后，真阳失陷，邪魔窃位，而真阴亦被所伤，夫妻隔绝，母子不会，此中音信不通，何以返故园而示同心？太子见圭，父子已有取信之道。然父子主恩，夫妻主爱，恩以义结，爱以情牵，恩不如爱之契，夫妻不相通，即父子不相见。

　　“行者叫太子回本国，问国母娘娘一声，看他夫妻恩爱之情，比三年前如何？只此一问便知真假。”此乃溯本穷源之论，读者须当细辨。太子得白圭，是已得真阳之信；行者叫问母，复欲见真阴之信。真阳之信，必须从宝林中讨来；真阴之信．还当向本国内究出。真阳在《坎》，具有戊土；真阴在《离》，具有己土。土者，信也。二信相通，阴阳合一，而为真；二信不通，阴阳偏孤，而为假。盖真阴阳本于先天，假阴阳出于后天，惟真阴能知真阳，亦惟真阴能知假阳。不见真阴，不识假阳，亦不识真阳，故欲知生身之父，必先问生身之母。“只此一问便知真假”，确是实理，说到此处，真是脑后着捶，叫人猛醒。故太子道：“是！是！且待我问我母亲去来。”此乃“附耳低言元妙旨，提上蓬莱第一峰。”直下承当，无容再问。

　　“跳起身来，笼了白玉圭就走。”知之确而行之果，大丈夫建功立业，正在此时。何以“行者又扯住，叫单人独马进城，从后宰门进宫见母，切莫高声大气，须是悄语低言，恐走消息，性命难保。”特以金丹大道，乃夺造化转乾坤之道，鬼神所忌，天人不悦，既知消息，只可暗中潜修密炼，不得在人前高张声气，自惹灾祸，误伤性命。“太子谨遵教命”，可谓善全性命而报师恩者。

　　此回细写金丹秘决，发古人所未发，不特言大道之体用，而且示穷理之实功。诀中之诀，窍中之窍，若有知音辨的透彻，真假即分，邪正立判，而生身之父母即在现前，成仙作佛，直有可必。吾不知道中学人，听得此言，亦能如太子回心道：是！是！待我问我母亲去来否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黑中有白是真阳，生在杳冥恍惚乡。

　　若待地雷声动处，神明默远返灵光。

# 第三十八回　婴儿问母知邪正　金木参玄见假真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指明阴阳失散之由，叫人于生身处推究其真假。此回承上细发实理，阐扬奥妙，使人先救其真，以便除假耳。

　　篇首一诗，包括无穷道理，非可寻常看过。曰：“逢君只说受生因，便作如来会上人。”言人之不能保性命而超脱，皆由生不知来处，死不知去处，醉生梦死，碌碌一生。若有高明之士，晓得个中消息，原其始而要其终，于受生之处辨的真实，即死我之处分得清白，便可渐登如来地步矣。“一念静观尘世佛，十方同看降威神。”言佛在尘世，不在西天，能于尘世中见佛，则为真佛；蠢动含灵，与我一体，无所分别，能于十方中同看，则得不神之神，而为至神。释典云：“百尺竿头不动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。百尺竿头更进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”者是也。“欲知今日真家主，须问当年阿母身。”言未生身处，阴阳合体，父母两全；生身以后，阴孤阳寡，真中有假。欲知今日家主如何是真，须问当年阿母何者是假？辨出真假，则真者是生，假者是死，而受生之因可知矣。“别有世间未曾见，一行一步一花新。”言此生身之道，人所难知，若有知得者，虽愚迷小人，立跻圣位，由卑登高，下学上达，而一行一步，如花之开放而日新矣。昔佛祖修丈六金身者此道，达摩只履而西归者亦此道，岂若分之二乘顽空之小道乎？

　　“娘娘作了一梦，记得一半，忘了一半。”此处无人知得，紫阳翁曰：“上弦金八两，下弦水半斤。两弦合其精，乾坤体乃成。”金丹之道，一阴一阳之道，阴阳相停，二八相当，合而为丹。中悬一点先天之气，从无而有，凝结圣胎，超出天地以脱生死。倘阳求而明不应，阴求而阳不随，彼此不通，造化何来？真主失陷，妖邪夺位，虽有真阴，则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有一半而无一半，何以能了其道而成其真？“记得一半”者，即下弦阳中真阴之一半；“忘了一半”者，必须还求阴中真阳之一半。

　　太子问娘娘三年之前，与三年之后夫妻之事。娘娘道：“三载之前温又暖，三年之后冷如冰。枕边切切将言问，他说老迈身衰事不兴。”此中滋味，须要尝探。盖三载之前，二气絪緼，纯一不杂，夫倡妇随，阴阳和合而相得，故曰温又暖。三年之后，两仪错乱，真假不分，孤阴寡阳，阴阳情疏而性乖，故曰冷如冰。“枕边切切将言问”，阴欲求阳也；“老迈身衰事不兴”，阳不应阴也。总以见阴阳相交则得生，阴阳相隔则归死。阴阳交与不交，生死关之。若能悟的生者如此，死者如此，塞其《艮》之死户，开其《坤》之生门，是即婴儿问母，《震》生于《坤》，三日出庚，一阳回还，救活前身之大法门。从此扫荡妖魔，辨明邪正，而生身父母之恩可以报矣。然其所以能报生身之恩者，总在于内外二信之暗通。

　　《入药镜》云：“识刀圭，窥天巧”，“刀圭”即内外二土之信相合而成，“天巧”即阴阳二八相配而就，识得此戊己二土之信，方能窥得此阴阳二气之巧。“巧”者奥妙不测，生身造化之天机。“太子取白玉圭递与娘娘”，戊土之信通于内；“太子问母之后，复返宝林”，己土之信通于外。内外相通，二土合一，阴阳渐有会合之日，生身之道在是。紫阳翁所谓“本因戊已为媒娉，遂使夫妻镇合欢”者，即此之谓。辨别到此，而一切张狂角胜、狷寡孤独、执相顽空、无限野物行藏，可以捻断筋，置于路分而不用矣。夫修其之道，人所难知者，受生之因耳，苟能知之，急须下手，内外共济，先救其真，后灭其假，犹如反掌。此行者欲同八戒捞井中尸首，要打有对头的官事、不然真者未出，而只在假处着力，究是一己之阴，而总未参到奥妙处，则是真假犹未辨出也。

　　行者叫八戒，有一桩买卖要做。曰：“妖精有件宝贝，我和你去偷他的来。”此非谎言，恰是实理，《坎》中真阳，乃先天之宝，因妖之来而被陷，已为妖宝，故真者死而假者生。今欲归复其宝，仍当乘妖不觉而去偷，方为我宝，庶能真者生而假者灭。此乃卖假买真之一事，非做此买卖而真宝难得。“八戒道：‘你哄我做贼哩！这个买卖我也去得，偷了宝贝我就要了’。行者道：‘那宝贝就与你罢了。’”失道者，盗也。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。不做贼做不成这桩买卖，必做贼而这桩买卖方可成的。八戒为木火，具有《离》象，推理而论，水上而火下，水火《既济》，《坎》、《离》颠倒，偷来《坎》中一阳，而归《离》中一阴，宝与八戒非是虚言。

　　“行者叹花园”，是见其败而欲其兴；“八戒筑芭蕉”，是去其空而导其实；“金箍棒放八戒下井”，须知的水中有金；“水晶宫向龙王讨宝”，要识的个里天机；“龙王指尸首为宝贝，八戒呀尸首为死人”，是明示认得真，则死物为活宝；看不透，则活宝即死物。在知与不知耳。故龙王道：“元帅原来不知”，言人皆不知《坎》中一阳为宝，而多弃之也。又云：“你若肯驮出去，齐天大圣有起死回生之意，凭你要甚宝贝都有。”《坎》中一阳，为生仙作佛成圣之真种子，若能驮得出，救得活，则本立道生，千变万化，随心所欲。大地山河，尽是黄芽；乾坤世界，无非金花。是在人之肯心耳。

　　行者捉弄八戒驮死人，八戒捉弄行者医活人，并非捉弄，实有是理。非八戒不能驮出，非行者不能医活，驮出正以起其死，医活正以回其生。八戒木火，行着金水，外而金木交并，内而《坎》、《离》相济，死者可生，生者不死，为起死回生之真天机。此中妙趣，非深明造化，善达阴阳者，参不到此，辨不到此。假若参到此，辨到此，你只念念那话儿，管他还你一个活人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向生身处问原因，子母相逢便识真。

　　金木同功真宝现，法财两用返无神。

# 第三十九回　一粒金丹天上得　三年故主世间生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识得生身之处，即可以死中求活、害里生恩、还元而返本，然或人疑其生顺死安，世间必无此起死回生之术。故此回仙翁叫学者于世法中修道法，于死我处求生机也。

　　篇首行者要到阴司里讨国王魂灵，八戒道：“他原说不用到阴司，阳世间就能医活。”盖到阴司里求活，阴司里已无可生之理；阳世间医活，阳世间实有不死之方。夫阳世间之所以能医活着，以其有太上老君九转还丹之妙道在也。若离此道，尽是阴司之路，而别无可医活之法。奈何愚昧之徒，不自回头，为名利所牵，恩爱所结，一旦数尽命终，阎王讨债，莫可抵当，只落得三寸咽喉断，万事一场空，可叹可悲。

　　“呆子泪汪汪哭将起来，口里不住的絮絮叨叨，数黄道黑，哭到伤情之处，长老也泪滴心酸。”一哭之中，包含无数苦情，讥讽多少痴汉！若人悟得哭中意，便是千峰顶上人。

　　“行者到离恨天兜率宫，老君吩咐看丹的童儿仔细，偷丹的贼又来了。”言此不死之方，乃盗天地之造化，贼阴阳之气机，非为易得之物。“老君说没有，大圣拽步就走，老君怕偷，把还丹与了一丸。”言此盗机也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，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

　　“行者接了丹，回至宝林寺，叫八戒过去，在别处哭。”金丹到手，已有回生之机，何哭之有？“叫沙僧取些水来”，沙僧为真土，土为万物之母，水为万物之本，非土不生，非水不长也。

　　“行者口中吐出金丹，安在国王唇内，一口清水冲灌下肚。”“只是一味水中金，但向华池着意寻也。“有一个时辰，肚里呼呼的乱响。”“莫厌秽，莫计较，得他来，立见效”也。“只是身体不能转移。”“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作丹”也。“元气尽绝，得个人度他一口气”者，“休施巧伪为功力，认取他家不死方”也。“不用浊气而用清气”者，“铅遇癸生须急采，金逢望后不堪尝”也。

　　“一口气吹入咽喉，度下重楼，转绎宫，至丹田，从涌泉倒返泥丸。呼的一声响亮，那国王气聚神归。”金丹大道，得其真者，一气成功，百日功灵，曲直而即能应物；一年纯熟，潜跃而无不由心。颠倒逆用，无所窒碍；呼吸灵通，其应如响。古人谓“赫赫金丹一日成”，岂虚语哉？

　　此一口气，乃先天真一之清气，而非后天呼吸之浊气。学者慎勿以咽喉、重楼等字样，疑为色身之物，故丹经云：“莫执此身云是道，须知身外还有身。”

　　“国王翻身叫声师父，跪在尘埃道：‘记得前夜鬼魂来拜谒，怎知今早返阳神。’”盖金丹大道，至简至易，约而不繁，若遇明师诀破，在尘出尘，住世出世，一翻身之间，即可死而复生，阴里还阳，不待他生后世，眼前获佛神通，而当年主人公直下可以再见矣。

　　“众僧见那个水衣皇帝，个个惊疑。”天下迷徒，误认幻身为真身，错看水脏为《坎》位，每于肾中采龋殊不知人自《乾》、《坤》破卦而后，先天真气迷失他家，一身纯阴无阳，若执此身而修，焉能得成大道？及闻身外身之说、他家不死之语，多惊之疑之而不肯信，非调其妄，必言其愚。

　　噫！道之不明，吾知之矣，贤者过之，遇者不及，故仙翁不得不借行者现身说法道：“这本是乌鸡国王，乃汝之真主也。”犹言此身外身。乃本来之真主，若离这真主，而别求一个真主，则即非真主。认得这真主，方为辨明邪正；认不得这真主，而邪正犹未辨明也。然真者已见，以真灭假可也，而何以脱了冠带换了僧衣乎？盖真已在我，不妨用假以破假，用假即所以保真，不用真而用假，藏真而不露其机也。所以众僧欲送，行者止住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，恐泄露事机，反为不美。”则知不泄漏事机方为尽美。

　　诗云：“西方有诀好寻真，金木和同却炼神。”西方之快，即金丹大道之诀，得此真决，方可寻真；不得真诀，不可寻真。何则？得真诀而阴阳相和，刚柔得中，方可炼精一之神矣。“丹母空怀檬懂梦，婴儿长很赘疣身。”《坤》土失真，无由会其《乾》金，已无资生之德，而空怀檬懂不明之梦。《震》木隔绝，是已流于外院，早失恃怙之恩，而长恨赘疣幻化之身矣。“必须井底求原主，还要天堂拜老君。”言必须寻出《坎》中之阳，以点《离》宫之阴，方能全得先天一气，而归根复命。然《坎》中之阳，不得老君九转金丹之道，而未可以归之，复之。“还要”者，离此金丹之道，而必不能也。“悟得色空还本性，诚为佛度有缘人。”色者，非世之有形之色，乃不色之色，是为妙有。空者，非世之顽空之空，乃不空之空，是为真空。若悟得真空含妙有，妙有藏真空，真空妙有归于一性，则了命而了性，有为而无为，即是与佛有缘，而为佛度矣。此金丹之始终，大道之本末，在尘世间而有，在人类中而求，老君非自天生，释迦不由地出，是在人之修之炼之耳。

　　提纲所谓“一粒金丹天上得”者，言此金丹大道，为天下希有之事，人人所难逢难遇者。若一得之，犹如从天而降，当自尊自贵，怀宝迷邦，不得自暴自弃，有获天谴。“三年故主世间生”者，言修炼大丹，还系圣贤事业，丈夫生涯，依世法而修道法，不拘在市在朝，非等夫采战、炉火、闺丹、顽空、执相，一切鸡鸣狗盗暗渡陈仓之辈，所谓“世间生”三字，提醒世人者多矣。

　　“魔王欲取国王之供，行者代叙”一篇，其中先天失散聚合之机，跃跃纸背。最着紧处，是“转法界，辨假真”六字。“转法界”，是期于必行；“辨假真”，是期于必悟。悟以为行，行以全悟，非悟不行彻，非行不悟彻，一而二二而一。行者降魔是悟而行也，行者何以“叫大家认了旧主人，然后去拿妖怪”？盖认得真者，方可降得假，“西南得朋”也；“魔王逃了性命，径往东北上走”，“东北丧朋”也。是明示生我之处还其元，死我之处近其本也。

　　噫！主之真假易认，师之真假难识。易认者，果遇明师，一口道破他家《坎》中之阳，即知我家《离》中之阴，而真假立判。难识者，旁门三千六百，外道七十二品，指东打西，穿凿圣道。或有指男女为《坎》、《离》者，或有指心肾为《坎》、《离》者，或有指子午为《坎》、《离》者，或有指任督为《坎》、《离》者。如此等类，千条万条，以假乱真，以邪混正，一样讲道论德，为人之师，谁真谁假，实难辨认。

　　祖师慈悲，借八戒说道：“叫念念那话儿，不会念的便是妖怪。”盖金丹大道，有口传心授之妙，一得永得，非同旁门曲径，虽真假之外样难辨，而真假之实理各别，果是真师，密处传神，暗里下针，一问百答，句句在学人痛痒处指点，言言在学人头脑处着紧，是为会念那话儿。若是假师，妄猜私议，口头虚学，及其问道，九不知一，口里乱哼，是谓不会念那话儿。会念那活儿是真，不会念那话儿是假。此真假之别，照妖之镜。

　　吾愿世之学道者，速举照妖镜，照住青毛狮子，勿听妄猜私议之邪说淫辞，而误认后天之人心为真，先天之真阳为假；现在者为真，化风者为假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金丹大药最通神，本是虚无窍里真。

　　窃得归来吞入腹，霎时枯骨又回春。

# 第四十回　婴儿戏化禅心乱　猿马刀圭木母空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欲辨道中真假，须赖明师传授之真，是道之求于人者也。然道之求于人者已得，而道之由于己者不可不晓。故此回合下二回，极写气质火性之害，使学者变化深造而自得真也。

　　篇首“行者把菩萨降魔除怪之事，与君王说了，叫上殿称孤”。是真假已明，正当正位称尊，独弦绝调，超群离俗之时也。“国王请一位师父为君，行者道：‘你还做你的皇帝，我还做我的和尚，修功行去也。’”以见真正修道之上，以功行为重而不以富贵动心，若今之假道学而心盗蹠者，能不愧死？夫好物足以盲目，好音足以聋耳者，为其心有所也。心一有所，而性命即倾之。

　　“三藏见大山峻岭，叫徒弟提防。”是未免因险峻而惊心，心有所恐惧也。故行者道：“再莫多心。”何其了当！盖多心则心乱，心乱则气动，气动则火发，故“师徒们正当悚惧之时，而即有一朵红云，直冒到九霄空里，结聚了一团火气”也。噫！此则悚惧，彼则冒云，出此人彼，何其捷速！当此之时，若非有眼力者，其不遭于妖精之口者，几何人哉？

　　“大圣把唐僧搀下马来，三众围护当中。”自明而诚，防危虑险也。故妖精道；“不知是那个有眼力的，认得我了。”以是知妖之兴，皆由心之昧，心若不昧，妖从何来？“沉吟半晌，以心问心。”此即有二心矣，心若有二，不为恶则为善，举世之人，皆是弃善而行恶。若能去恶而从善，则超世人之一等矣。然此不过人道之当然，而于仙道犹未得其门也。盖善恶俱能迷人，一心于恶，则邪正不知，必至违天而背理；一心于善，则是非不辨，必至恩中而带杀。噫！恶中之恶人易知，善中之恶人难晓，是心之着于恶而为妖，着于善而亦为妖。

　　“妖精自家商量道：“或者以善迷他，却到得手。但哄得他心迷惑，待我在善内生机，断然拿了。”机者，气机也。气即火，心为火脏，火一动而心即迷，心一迷而火愈盛，为善为恶，同一气机，心之迷惑，岂有分别？

　　“妖精变作七岁顽童，赤条条的身上无衣，将麻绳捆了手足，高吊在那松树梢头。”七者，火之数；赤者，火之色。高吊树梢，木能生火，顽童者无知之谓。是明示心不明，而火即生也。

　　“红云散尽，火气全无。”火之隐伏也。“口口声声，只叫救人。”善里生机也。“长老叫去救”，禅心已乱也。“行者道：‘今日且把这慈悲心略收起，这去处凶多吉少’。古人云：‘脱得去，谢神明。’”言机心一生，不分善恶，吉凶系之，是在乎神而明之，方可脱得灾厄，而不为邪妖所误。

　　“妖精道：‘我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，方才捉得唐僧。不然，徒费心机也。’”明镜止水，足以挡魔；镜昏月暗，适足起妖。明不倒而昏不来，明一倒而昏即至。此妖费心机，而唐僧被迷也。

　　“枯松涧”，松至于枯，木性燥而易生火；“红百万”，红至于万，火气盛而必攻心，“金银借放，希图利息”，心之贪多而无厌；“无赖设骗，本利无归”，心之克吝而难舍。“发了洪誓，分文不借”，心无恻隐而不仁；“结成凶党，明火执杖”，心无羞恶而不义。“财帛尽行劫掳”，足见心之隐忍；“父亲已被杀伤”，诚为心之毒恶。“掳其母而作夫人”，心好色而不好德；“吊其子而叫饿死”，心喜杀而不喜生。妖精一篇鬼言谎言，虽是以善迷人，却是机心为害。其曰：“若肯舍大慈悲，救我一命，回家酬谢，更不敢忘。”此又机心之最工者，然而伎俩机关，虽能哄其俗眼，到底难瞒识者。故行者喝一声道：“那泼物，有认得你的，在这里哩！”夫妖虽祸，若认得则妖不妖，不认得则不妖亦妖。

　　“长老心慈，叫孩儿上马。”是已为善机所迷，而禅心乱矣。禅心一乱，失其眼力，则不明；不明而火发，真金能不受克乎？此妖精不要八戒沙僧驮，而要行者驮也。“行者试一试，只好有三斤十来两。”三为木，十为土，两为火，言木能生火，火能生土，则妖精为心火明矣。行者道：“你是好人家儿女，怎么这等骨头较？”火性炎上而易飞，非骨轻乎？

　　诗云：“道德高隆魔障高，禅机本静静生妖。”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理所必然。禅以求静，静反生妖，势所必有。“心君正直行中道，木母痴顽踩外跷。”然静中之妖，惟心君正直，能以行中道而不为妖摄。柔性痴顽，每多走奇径而投于鬼窟。“意马不言怀爱欲，黄婆无语自忧焦。”性迷而脚跟不实，如意马而怀爱欲；心乱而中无主宰，如黄婆而有忧焦。“客邪得志空欢喜，毕竟还从正处消。”客邪之来，由于禅心不定；禅心不定，客邪得以乘间而入。若欲客邪消去，毕竟以定而止乱，以正而除邪，庶乎其有济焉。

　　以上即提纲所谓“婴儿戏化禅心乱”之意，禅心一乱，身不由主，为魔所弄。虽有行者浩然之正气，足以掼成肉饼，扯碎四肢，其如忍不住心头火起，一阵旋风，走石飞沙，八戒沙僧低头掩面，唐僧被摄，大圣情知怪物弄风赶不上。五行落空，全身失陷，大道去矣，即提纲所谓“猿马刀圭木母空”也。原其落空之故，皆由失误觉察，不知善恶，禅心有乱，不能正心，散火所致。然欲正其心，必先诚其意。沙僧闻行者“自此散了”之语，述菩萨劝化，受戒改名，保唐僧取经，将功折罪之事。是觉察悔悟从前之错，而意已诚矣。意诚而心即正，故行者道：“贤弟有此诚意，我们还去寻那妖怪，救师父去。”然正心诚意之学，全在格物致知，若不知其妖之音信，则知之不真，行之不当，不但不能救真，而且难以除假。

　　“行者变三头六臂，把金箍棒变作三根，往东打一路，往西打一路，打出一伙穷神来。”此刚化为柔，东西搜求，探颐索隐，钩深致远，极其心之变通，所谓格物而致知也。

　　“披一片，挂一片，裈无裆，裤无口。”分明写出一个《离》卦□卦爻图略（止三爻，上下阳，中阴）也。心象《离》，《离》中虚，故为穷神。“被一片”，象《离》之上一奇；“挂一片”，象《离》之下一奇；“裈无裆”，象《离》之中一偶；“裤无口”，象《离》之上下皆奇。总以见有火而无水之象。“六百里钻头号山”，《离》中一阴属《坤》，为六百里。“三十名山神，三十名土地。”二三为六，仍榷坤》数。“钻头”者，火之势；“号山”者，怒之气。

　　“枯松涧”，比枯木而生火；“火云洞”，喻怒气而如云。“牛魔王儿子”，自丑所穿为午；“罗刹女养的”，从《巽》而来即《离》。“火焰山修了三百年”，是亢阳之所出；“牛魔王使他镇守号山”，是妄意之所使。“乳名红孩儿”，似赤子之无知；“号叫圣婴大王”，如婴孩之无忌。描写妖精出处，全是一团火性，略无忌惮之状，所以为婴、为圣、为大王，而为大妖。格物格到此处，方是知至，知至而意诚心正，从此而可以除假修真矣。

　　“三徒找寻洞府，沙僧将马匹行李潜在树林深处，小心守护”。是真土不动，而位镇中黄。“行者八戒各持兵器前来”，是金木同功，而施为运用。故曰：“未炼婴儿邪火盛，心猿木母共扶持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善恶机心最败行，机心一动燥心生。

　　未明这个凶争事，稍有烟尘道不成。

# 第四十一回　心猿遭火败　木母被魔擒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心乱性迷，邪火妄动。此回言邪火作害，五行受伤也。

　　篇首《西江月》一词，极言修性之理，言浅而意深，所当细玩。“善恶一时忘念，荣枯都不关心。”言真性涵空，忘物忘形也。“晦明隐显任浮沉，随分饥餐渴饮。”言当随缘度日，外无所累，内无所绕也。“神静湛然常寂，昏寞便有魔侵。”言神静则外物不入而常寂，神昏则妄念纷生而起魔，不可不谨也。“五行颠倒到禅林，风动必然寒凛。”言五行散乱，各一其性，彼此相戕，最能害真。若能颠倒用之，则杀中求生，害里寻恩，五行一气，即可到清静真空之地。否则顺其五行之性．认假弃真，如风之动，必然寒凛，未有不伤生害命者也。古仙云：“五行顺行，法界火坑；五行颠倒，大地七宝。”善用者，五行能以成道；不善用者，五行能以败道。善与不善，只在顺逆之间耳。

　　篇首“行者八戒来到火云洞口，魔王推出五辆小车，将车子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安下，手执一杆丈八长的火尖枪。”车者，轮转之物，象火气之盘旋不定。“车子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安下”，火性一发，五行听命，为火所用，即“五行顺行，法界火坑”也。“火尖枪”，象火之锋利；“丈八长”，比火之急速。“行者叫贤姪，那怪心中大怒。”火生之根也。“行者提五百年前，与牛魔王结七弟兄，那怪不信，举枪就刺。”火之起发也。“一只手举着火尖枪，一只手捏着拳头，往自家鼻子上捶了两拳。”比火气内发，上攻头目，内外受伤，把持不定，左右飞揭，无可解救之状。八戒道：“这厮放赖不羞，捶破鼻干，淌出些血来，搽红了脸，往那里告我们去也。”骂尽世间暴燥放赖之徒，真为痛快。“妖精口里喷出火来，鼻子里浓烟迸出，闸闸眼，火焰齐生，五辆车子上火光涌出。”火性一发，身不自主，浑身是火，上下是火，五脏六门，无非是火。“红焰焰大火烧空，把一座火云洞被烟火迷漫，真个是熯天炽地。”火之为害甚矣哉！

　　写“火”一诗，备言邪火为害，显而易见，惟“生生化化皆因火，火遍长空万物荣”之句，读者未免生疑。殊不知天地絪緼，则为真火，能统五行而生万物；阴阳乖戾，则为邪火，能败五行而伤生灵。此妖精之邪火，而非天地之真火，真为邪用，真亦不真。

　　噫！放出这般无情之火，皆由火上炎而水下流，火水《未济》之故。八戒道：“不济。”又曰：“没天理，就放火了。”言放火者皆是伤天害理不济之流。沙僧因不济，而用生克之理争胜。行者道；“须是以水克火。”以水克火，宜其水火相济，而火可不炎。

　　何以龙王喷下水，好似火上浇油，越泼越灼乎？此处不可不辨。妖精之火，是三昧真火，在内；龙王之水，乃借来之水，在外。以外之假水，而泼其内之真火，不特不能止其焰，而且有以助其势。行者不怕火，只怕烟者何故？火者暴性，发于外者也；烟者怒气，积于内者也。暴性则一发而即退，怒气则蛊久而不化，烟更甚于火也。其所谓“老君八卦炉，《巽》位安身，不曾烧坏，只是风搅烟来，熏作火眼金睛，至今怕烟。”此又有说，言八卦炉真火锻炼，借柔《巽》之风，而得成不坏之躯，风搅烟来，熏成火眼金睛。因回风混合，而乃以韬明养晦，所以怕烟也。

　　“那怪又喷一口，行者当不得，纵云走了。一身烟火，暴燥难禁，涧水一逼，弄得火气攻心，三魂出舍。可怜：气塞胸膛喉舌冷，魂飞魄散丧残生！”呜呼！火发于外，烟聚于内。燥火妄动，能使真金消化；怒气生嗔，直叫道心遭殃。一口恶气，伤害性命，至于如此，可不畏哉？“踡跼四脚伸不得，浑身上下冷如冰。”皆是实事，并非虚言。此提纲“心猿遭火败”，金公受伤之因。

　　“沙僧抱上岸”，土能生金也；“八戒扶着头”，水能成金也。“推上脚来盘膝坐定”，定神以息气也；“两手搓热”，阴阳须相和也。“仵住他的七窍”，捕灭七情，不容内外而相通也；“使一个按摩禅法”，极深研几，须当按摩而归空也。“须臾气透三关，转明堂，冲开孔窍”，冷气消而和气生也。“叫一声师父氨，言此处须要记得师父，不得因小愤而误大事，有背当年度引之命言。故沙僧道：“你生为师父，死也还在口里。”生之死之，刻刻当以师父为念，誓必成道以报师恩也。

　　行者想起“请观音菩萨才好”，可见前之遭火败，皆由不能觉察神观，以致燥性妄动而受害。今欲请观音，是已悟得今是而昨非，客邪之气，渐有消化之机矣。然何以妖精取如意皮袋换上一条口绳，变作一个假观音，哄引呆子装于袋内乎？盖邪火一动，则心不正；心不正，则意不诚；意不诚，而伪妄百出，不得不听命于心。是意者，乃心盛物之皮袋，故曰如意皮袋。欲正其心，先诚其意，此圣经口传，条目之绳墨。今换上一条，则意必不诚可知；意不诚，则必先不能致知。妖精变假观音，是非真知，而为假知，乃失致知之实矣。“呆子忽见菩萨，那里识得真假？这才是见相作佛，即停云下拜。”是真假不分，不能格物也；不能格物，对妖精而说妖精，自然不能致知；不能致知，则意不诚，装于如意皮袋，理有可据。

　　噫！意不诚，则心必不正，故不但不能降妖，而且为妖所装，故妖精道：“猪八戒，你有什么手段保唐僧取经？请菩萨降我，你大睁两眼，不认得我是圣婴大王哩！”言不能格物，无以致知；无以致知，则知之不至，而欲意诚心正，即是睁眼瞎子。识不得真心实意，其不为假心假意所装者几希。心意尚且不识，凭何手段而取真经？适以成其圣婴大王而已。

　　“行者到洞前，不敢相迎，变作一个销金包袱。”“销金”者，销化其性于无形；“包袱”者，包含一切而归空。先哲云：“人若不为形所累，眼前便是大罗仙。”正行者变销金包袱之意。“妖精不以为事，丢在门内。”此所谓贼不打贫家也。“好行者，假中又假，虚里还虚，拔根毫毛，变作包袱一样。他的真身又变作一个苍蝇儿，钉在门枢上。”妙哉！此变令人莫测，毛变包袱，空无所空也；真身变苍蝇儿，即经云：“专气致柔能如婴儿”乎！婴儿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“钉在门枢上”，是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动静如一、止于其所而不迁也。所可异者，行者变蝇儿，是为婴儿，岂妖精非婴儿乎？特有说焉。妖精之婴儿，是无知之燥性；行者之婴儿，是本来之真空。一邪一正，天地悬隔。

　　“听得八戒在皮袋里呻吟，恶言驾道：‘你怎么变假观音哄我，若我师兄到来，大展齐天无量法，满山泼怪一时擒。解开皮袋放出我，筑你千钯方称心。’”一切迷徒误认肉团顽心为本来之真心；以心制心而收心，妄想成仙作佛，解脱灾厄。是已放心而已，何能收心？不能收心而仍放心，便是呆子不识真假。装入皮袋里面受闷气，而犹说大话骗人，旗论不倒，能不为有识者所暗笑乎？何则？肉团顽心非我本来真心，其中所具者，不过六欲耳。一着此心，则六欲并起，云雾遮空，风生火动，掀兴兴掀，烘烘腾焰，客邪塞满，闷气蒸人。何异使六健将，请来老大王吃肉做寿，可不叹诸？吾愿天下修行者，急须一声飞下闷气皮袋，定住六欲，躲离妖洞，别求个方料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；

　　暴燥无情不可当，阴阳反复丧天良。

　　真心本性同伤损，怎似虚容是妙方。

# 第四十二回　大圣殷勤拜南海　观音慈善缚红孩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火性飞扬，亢阳为害之由。此回言静观密察，改邪归正之功。

　　篇首“行者暗想当年与牛魔工情同意合，如今我归正道，他还是邪魔。”是明示邪火妄动，皆由根本处不清，根本若清，火自何来？“行者变牛魔王，拔几根毫毛变作几个小妖，充作打围的样子。”是叫在生身根本处作个权便，打点护持，从真化假也。“六妖忽见假牛魔王跪请，行者入洞，坐在南面当中。”不偏不倚，处中以制外也。“妖精说出吃唐僧肉，愚男不敢自食，特请父王同享。”言误认人心为道心，而妄想服丹，犹如欲吃人肉而希图长寿。曰“愚男”，真不知真假，愚之至者。“行者闻言，打个大惊，问可是孙行者师父？”言金丹大道自有真心实用，若以人心为道心，便是自误性命，其害非浅。“大惊”者，惊其不知死活而妄为也。故行者摆手摇头道：“莫惹他！莫惹他！那个孙行者，你不曾会他。”言认不得道心，惹不得人心；识得道心，方可灭得人心也。道心为先天精一之神，从虚无中来，不着于空色，不着于有无，神通广大，变化无端。先夭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；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“十万天兵不曾捉得”，妖精焉能惹得？确是实理。其曰：“变苍蝇、蚊子、蜜蜂、蝴蝶，又会变我的模样，你却那里认得？”言真心用事，大小不拘，隐显菲测，随机应变，非一切执人心者所能认得也。

　　“作善事”，“持雷斋”，仙翁明示人以金丹下手之窍，而后人多误认之，或认为雷斋之假素，或视为过文之闲言。噫！差之多矣。盖生身之道，在“七日来复”之时。《易》曰：“《复》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！”天地之心不可见，因有地雷《复》卦，始见天地之心。《复》卦□卦爻图略上《坤》下《震》，《坤》为土，《震》为雷，牛魔属土，土而持雷，非《复》卦乎？一阳来复，即至善之端倪，作善而持雷斋，理在则然。曰：“辛酉日，一则当斋，二则酉不会客。”辛酉为《兑》，自《兑》至《坤》，不远复。“一则当斋”，先以割食为要。“二则酉不会客”，不为客邪所侵。《易》曰；“先王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”正是此意，若有知的作善事，持雷斋，则天地之心来复，一善解百恶，而见本来面目，何燥性邪火之有？乃妖精不晓持雷慕之由，以为作恶多端，三四日斋戒，不能积得过来。三四日，七日也。正“七日来复”之义。不知“七日来复”’，是认不得自己生身之处，故小妖道：“大王自己父亲也不认得。”骂尽天下暴燥之徒，是皆认不得自己父亲也。然持雷斋而究不能化迷者何？此又有道焉。真者固当知，而假者亦不可不晓。倘不明妖精出身之由、下手之的，而欲强制其性，则妖精必“哏”的一声，枪刀簇拥，出于不及觉矣。故行者现出本相道：“你却没理，那有儿子好打爷的。”言不知真假之理，必将以假认真，以真作假，而不识生身父母，即是儿子打爷，忤逆不孝，何以为人？此妖王所以满面羞惭，而行者化金光出了妖洞矣。此等处，大露天机，口诀分明。若个识得，则知生死机关，不由天造；性命枢纽，总在当人。至简至易，最近最切，可以呵呵大笑，得其上风，不须忧虑。从此请菩萨而降妖怪，自不费力矣。

　　“行者径投南海，见了菩萨。”是已离燥性而归清净矣。“将红孩儿事说了一遍，菩萨道：‘即是他三昧火神通广大，何不早来请我？”吉煤性之发，皆由失误觉察，若一心洁净，神明内照，性情和平，燥气自化，更何有火之妄动乎？行者说出“妖精假变菩萨”，是燥性而乱真净也；菩萨听说大怒道：“那泼魔敢变我的模样”，是真净而制燥性也。“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一掼”者，真空而含妙有，以心清性净为体也；“海当中钻出个龟来，驮着净瓶，爬上岸来”，妙有而具真空，以惜气养神为用也。“菩萨叫行者拿瓶，莫想拿的分毫。菩萨将右手轻轻的提起净瓶，托在左手掌上。”言清静制燥火之法，贵于从容，不贵于急迫；贵于自然，不贵于勉强。得其真者，如运掌上，左之右之，无不宜之。“乌龟点点头，钻下水去”。此中趣味，惟善养神气者，为能默会。彼一切刚强自胜者，安能知之乎？

　　“菩萨坐定道：“我这瓶中甘露水，能灭那妖精三昧火。’”言静定其水，足以灭妄动邪火，正所谓“甘露掣电，浇益众生”者是也。“菩萨说龙女美貌，净瓶是个宝物，恐行者骗去。”言财色之最易动心。“行者叫念《松箍儿咒》，除去作当，菩萨道：‘你好自在。”’言真念之不可松放。“菩萨叫拔脑后一根毫毛，行者道：‘但恐拔下一根，就折破群，将来何以救命？”’言小心护持，一毫不得有差。“菩萨道：‘这猴子一毛也不拔，叫我善财也难舍。’”言大道为公，舍已而必须从人。“行者道：‘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千万救我师父一救。’菩萨才欣然出了潮音仙洞。”言屈己求人，虚心而即能受益。

　　“菩萨叫悟空过海，行者恐露身体，得罪菩萨。”言正心试意，无欺而必当自嫌。“善财龙女去莲池”，善舍者即到净地。“劈瓣莲花放水上”，中空者可入波澜。“行者上花瓣，先见轻小，到上边比海船还大。”洁净处进步，莲花一瓣，即可结法船一只。“菩萨。吹口气，早过南海，登彼岸，脚踩实地。”解脱处用功，烦恼无涯，刹那间快乐没边。

　　“借来罡刀变莲台”，凶器而可化法器，不妨在中间端坐；“扳倒净瓶如雷响”，真物而暂作假物，还须于迷里把握。“捏着拳头与妖索战，许败不许胜”，言积习之气，能渐化而不能顿除；“放了拳头，那妖着迷，只管追赶”，言客邪之妄，宜放去而不宜执着。“妖精两问而不应”，颠沛处常现自在；“菩萨一刺化金光”．急忙中总是真空。“莲台儿丢了，且等我上去坐坐”，是凶恶已入慈善之范围；“杨柳枝往下指定，把刀柄打打去来”，是柔弱能定暴燥之劣顽。“刀穿两腿丢长枪，用手乱拔”，是暗示邪行乱走者，急须丢开而拔出；“刀变倒钩似狼牙，莫能拔的”，乃直指忍心害理者，及早钩倒而退步。“痛苦求饶，不敢为恶”，乃迷极自返而顿悟；“摩顶受戒，金刀剃头”，即柔道取胜而渐修。“留下三个顶搭，称名善财”，言正定之三昧，还在善舍；“罡刀都脱尘埃，身躯不坏”，言解脱其尘埃，即全本真。三箍归于一观，三家原是一家；一箍化为五个，五行不离一气。

　　噫！无穷野性归静定，多少顽心化善报。此提纲“观音慈善缚红孩”之旨。观此以除妖为慈，不慈之慈，乃为大慈；以化妖为善，不善之善，乃为至善。岂等夫唐僧不分好歹，救解妖精慈善之谓乎？学者若能于“慈善”二字悟得透彻，真是“片言能识恒沙界，广大无边法力深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清心寡欲是良医，气质全消进圣基。

　　性静原来无暴燥，神明自不人昏迷。

# 第四十三回　黑河妖孽擒僧去　西洋龙子捉鼍回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，火性之发，须赖清净之规，而归正果，是性之害于内者，不可不知。此回水性之流，当借真金之断，而返本原，是性之流于外者，不可不晓。

　　篇首红孩儿正性，起身看处，颈项手足都是金箍，莫能退得分毫，已是见肉生根，越抹越痛。前此口鼻眼耳都皆出火，莫能”止得暴燥，是失误觉察，善恶不分，而忽来一身之疾病；今者颈项手足都是金箍，已是见肉生根，是已醒悟，一念正定，而抹着自己之痛苦。静中回思，能不叹今是而昨非？抚衰自叩，当反悔前迷而后悟。噫！觉察到此，如一点甘露，洒尽尘埃，双手合掌，紧抱当胸，更何有无情之火放出哉？

　　“菩萨念动真言，把净瓶倾倒，将一海水依然收去，更无半点存留。”盖法所以除弊，弊去则法无用；船所以渡河，河过则船宜弃。净瓶倾出海水，所以制顽野之性；海水仍归净瓶，所以化勉强之功。有为而入无为，良有深旨。其曰：“妖精已降，只是野性不定．叫一步一拜，直拜到落伽山，方才收法。”是顿悟之机，功以渐用，不到至清至净之地，而不可休歇罢功。“五十三参拜观音”，正以见养气忘言，形色归空，由勉强而抵于神化也。

　　“行者、沙僧放出八戒，解脱师父。”火性一化，而本来天真无伤无损，不特能出号山之厄难，而且可收火云之宝物。古人所谓“火里栽莲”者，正是此意。虽然自古及今，修道者皆以养性为要着，能强制火性者，百中间有一二；能强伏水性者，千中未见其人。何则？火性上炎，为祸最烈，其退亦最速；水性下流，为害虽缓，其退亦最迟。夫上炎者一也，而下流者多端，无限情欲，无非水性之所生。孔子“四十而不惑”，孟子“四十不动心”。“不惑”者，不为水性所惑；“不动”者，不为水性所动。古圣贤年四十而水性方化，则知水性为人生之大患。修道者，若不先将此物扫荡干净，前途阻滞，大道难成。故仙翁紧接红孩儿一案，提醒后人，言降火性之后，急须降水性也。

　　“三藏闻水声而动心”，此未免又在有水处留神，而性复为水所引去，开门引盗矣。行者以《心经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警之。是欲谨之于内，以祛其外耳。三藏又以功行难满，妙法难收为念。此未免又在功行处留神，而性复为道所牵扯，思乡难息矣。行者道：“功到自然成。”沙僧道：“且只捱肩磨担，终须有日成功。”此即《心经》无挂碍，无挂碍则无心，无心则“有用用中无用，无功功里施功”。不求速效，可以深造而自得。彼三藏闻水声而惊心，因功行而生心。惊心生心，即不能死心；不能死心，则心随物转，性为物移。虚悬不实，何以能三三功满，到得如来地位？《了道歌》云：“未炼还丹先炼性，未修大药且修心。性定自然丹信至，心静然后药苗生。”此中滋味，可与知者道，难为不知者言。三藏不能死心而生心，宜乎！

　　“师徒们正话间，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，马不能进矣。”此黑水即昏愚流荡之水，修道者不能死心蹋地真履实践，即是为黑水河所挡。“上流头，有一人掉下一只小船儿”，系去清就浊之辈；“船儿是一段木头刻的”，乃飘摇不定之物。去清就浊，飘摇不定，性相近而习相远矣。随风扬波，逐境迁流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知回头，淬在孽河，无影无形，而莫知底止，可不畏哉？行者道：“我才见那个掉船的有些不正气，想必就是这厮弄风，把师父抛下水去了。”不正气，便是弄风，弄风即是情欲纷纷，随溺其真。曰“才见”者，犹言不到此无影无形之时，不见其陷之易溺之深也。若有能见到此处者，急须和光同尘，脱去牵连，利便手脚，直下主杖。一声的扑进波浪，分开清浊之路，钻研出个根由可也。

　　“衡阳峪”，阳气受伤，系至阴之地；“黑水河”，源头不清，乃至浊之流。沙僧骂妖怪弄悬虚，是骂其脚不踩实地；妖精笑和尚不知死活，是笑其心不辨是非。虚悬不实，是非不辨，弃真认假，以假伤真，昧本迷源；去西海真金所产之处，而陷于黑水之孽河；兴妖作怪，自暴自弃，不以为辱，反以为荣；以愚为洁。自称得世间之罕物，请客速临，惟恐不至。愚莫愚于此，不洁莫过于此。谓之供状，真供状也；西海龙王说出“舍妹第九个儿子，妹夫错行了雨，被人曹官梦里斩了，遗下舍甥，着在黑水河养性修真，不期作恶”一段情由，是明言弃天爵而要人爵，背正入邪，犹如在梦中作事，自取灭亡。若能鉴之于前，反之于后，从黑水孽河中养性修真，不为所溺，亦足消其前愆。不意有一等无知鼍怪，恣情纵欲，遂心所欲，外而作孽百端，内而妄想延年，搬运后天纯阴至浊之物，古怪百端，无所不至。彼乌知此身之外还有一身，系先天太乙生物之祖气，不着于有无，不落于形象，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含至实，得之者可以与天齐寿，超凡入圣也。

　　“太子提一根三棱简”，是会三归一，至简之道；“鼍怪拿一条竹节鞭”，是节节不通，愚昧之行。“太子与妖怪争斗，将三棱简闪了一个破绽”者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也。“一简而妖精右臂着伤”，何争强好胜之有？“一脚而妖精跌倒在地”，何悬虚不实之有？“海兵一拥上前，绳子绑了双手，铁锁穿了琵瑟骨，拿上岸来。”以正制邪，出孽水而登彼岸，何飘流不定之有？噫！只此一乘法，余二皆非真。一简一脚，而水性之妖即制。彼一切去清就浊，昏愚先知，专在皮囊上作功夫者，适以绳绑锁穿，自取其祸，何济于事乎？

　　“西海”者，清水也；“黑河”者，浊水也。居清水者，以正而除邪；占浊水者，以假而伤真。以正除邪者，终得成功；以假伤真者，终落空亡。邪正分判，真假各别，是在乎天纵之大圣人，自为定夺耳。“太子捉鼍回海”，众水已归于真宗；“河神塞源止流”，道法早开其大路。从此内外净洁，长途可登。故结曰：“禅僧有救来西域，彻地无波过黑河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水性漂流最误人，生情起欲陷天真。

　　此中消息须看破，断绝贪痴静养神。

# 第四十四回　法身元运逢车力　心正妖邪度脊关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修道者，当尽心知性，内外洁净，方可以自卑登高，渐造圣贤之业。然三教门人，不知有天下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之旨。在儒者呼释、道为异端之徒，在释、道呼儒门为名利之鬼。且释谓仙不如佛，道谓佛师于仙，各争其胜，竟不知道为何物。释失佛氏教外别传之诀，将真经竟为骗取十方之资；道失老子金液还丹之旨，将秘箓乃作伪行邪道之言；儒失《中庸》心法之道，将《诗》、《书》借为窃取功名之具。自行其行，三而不一。殊不知三教圣人，门虽不同，而理则淮一。若不知《中庸》心法之道，即不知教外别传之道，亦不知金液还丹之道；如知金液还丹之道，即知教外别传之道，亦知《中庸》心法之道。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一以贯之。仙翁于此回，合下五、六回，批破旁门邪行，使学者急求三教一家之理，而修持之也。

　　如此回“三藏师徒过了黑水河，一直西行，忽听得一声吆喝，便是千万人呐喊之声，八成以为地裂山崩，沙僧以为雷声霹雳。”俱写西天路上，千奇百怪，有无限不经不见、出人意外之事。“行者起到空中，睁眼观看，见一座城池，倒也禅光隐隐，不见什么凶气纷纷。”此城池喻人之幼身，言此幻身，亦为修道者之所赖，非他妖邪之可比，特用之不得其道，虽有祥光，殊觉难保。

　　“许多和尚推车，一齐着力打号，车子装的都是砖瓦木植之类。滩头上坡场最高，又一路夹脊小路，两座大关。关下之路，都是直立陡壁之崖，那车儿怎么拽得上去。虽是天气和暖，那些人却也衣衫蓝缕，看像十分穷迫。”此批运河车，转辘轳之妄行也。夫法华三车，所以引愚迷而入真觉；广成河车，所以示正气而发道源。金丹大道，惟取先天真一之气，以为超凡入圣之本，而一切后天有形滓质，皆所不用。无知之徒，闻此三车河车之说遂疑为运肾气，自尾间上夹脊过双关，至玉枕，而还精补脑；或有后升前降。为河车运转。似此作为，是撇却先天金玉珍珠有用之宝，而搬弄后天砖瓦木植无用之物。以真换假，十分穷迫，岂是虚语？行者变云水道人，问出“三力”兴道灭僧来由，走在沙滩，呵呵笑将起来。是笑其不知何车运转之妙，而只在臭骨头上作活计也。

　　“三力”又会“炼丹炼汞，点石成金”。天下修行者，多以凝结精血为内丹，烧铅炼汞为外丹，妄想以此为修性了命之具，直至气血凝滞而出疮癣，火毒攻外，而烂肌肤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不过多受苦楚而已，何能长寿延年乎？此等冤屈，若非暗中天神默估，遇着取经的真罗汉，齐天的大圣人，为教门秉忠良之心，为人间报不平之事，一棒打杀监守工夫之小道，焉能解得脱逃的出耶？

　　行者道：“我是孙行者，特来救你们的。”众僧道：“我们认得他。”又云：“梦中常会。”又云：“金星说知。”盖先天之气，行住坐卧，须臾不离，森寐相通，昼夜无碍。特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，在道而不知有道，若不遇慈祥明师，密处传真，未易认的。“行者哄得众人回头，他却现了本现。”天下迷徒，妄作妄为，皆因不肯回头，以致自误性命，与道相隔，愈求愈远。若知的百般扭捏尽是荒唐，一身气质都为虚假，则假者一弃，而真者即得，大道在望，先天不远也。

　　“行者使神通，将车儿挽过两关，穿过夹脊，提起来摔得粉碎，把些砖瓦木植抛下坡坂。”噫！“附耳低言玄妙旨，提上蓬莱第一峰。”先天精气为后天精气之主宰，先天一通，后天自顺。使神通碎车，全以神运，而不在色相中用力，此即提纲“法身元运逢车力，心正妖邪度脊关”之旨。然人皆将此题目误认，多不得正解。吾窃有辨焉。法身者，先天本来真性，又名谷神，又名元神。《悟真》云：“要得谷神长不死，须凭玄牝立根基、”玄牝者，阴阳之门户，元字乃二人成字，在天为元，在人为仁，为阴阳之关口，是曰双关；为生死之道路，是曰夹脊。中含一点先天之气，似明窗尘，似云中电，非有非无，非色非空，名为真一之精，又名真一之水，又名真一之气，又名真铅，又名真种，又名河车。修道者逢此元会，而运转此气，即是运转河车，而谷神不死，是为玄牝。此系不睹不闻法身上之夹脊双关河车，而非有形有象色身上之夹脊双关之谓，故曰“法身元运逢车力”。知此者即正，迷此者即邪。若有能知得修色身之为邪，修法身之为正，则是心正而不为妖邪所惑，即已将妖邪度过了夹脊双关，而再不在色身上用功夫矣。故曰“心正妖邪度脊关”。明理者，自能领会。

　　“大圣把毫毛拔下一把，每一个和尚与他一截。”言人人有此一气，须当认真。“都叫捻在无名指甲里。”言个个具此法身，不得着相。“捻着拳头。只寻走路。”得一善，则拳拳服应，而弗失之也。“若有人拿你，攒紧拳头，叫一声齐天大圣，我就来护你，就是万里之遥，可保全无事。”择善固执，呼吸相通，感应神速，靡远弗届。得其一，而万事毕矣。“众僧有胆量大者，捻着拳头，悄悄的叫‘齐天大圣’，只见一个雷公站在面前，手执铁律，就是千军万马也不敢近身。”盖以金丹大道，人不易得，间或得之，多惊疑而不敢下手。若有出世丈夫，勇猛男子，直下承当，信受奉行，潜修暗炼，立竿见影，随声即至，片刻之间，还丹可得，而虎兕不能伤，刀兵不能加矣。“此时有百十个叫，足有百十个大圣护持。”言此先天一气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，现在就有，不待他求也。“叫声‘寂’，依然还是毫毛在指甲缝里。”此放之则分灵布散，变化无端；收之则细入毫毛，无声无臭。这个妙旨，实三教一家之理，孔门所谓《中庸》者即此道，释氏所谓一乘者即此道，老子所谓金丹者即此道。乃成仙作佛、为圣为贤，智慧之源渊，岂禳星礼斗、希望万岁不死、枉劳功力者，所能窥其涯岸哉？

　　行者到三清现，想道：“我欲下去与他混一混，奈何孤掌难鸣，且回去照顾八戒沙僧，一同来耍。”噫！行者变化多端，岂真怕“三力”而不敢混，必待八戒沙僧相帮乎？此中别有妙意，国王惑于“三力”，兴道灭僧，是已不知有释氏之道矣。不知释氏之道，焉知老氏之道；不知老氏之道，焉知孔门之道。一灭三灭，一兴三兴，国王兴道，不知所兴者何道？国王灭增，不知所灭者何道？道至如此，尚忍言哉？今欲一混，而照顾八戒沙僧同来，是欲混三家而归一家，以一家而统三家。“八成变老君，行者变元始，沙僧变灵宝，把三个圣像抛在水里。”僧变道而仙佛一理，三入水而三教同源。三清观即是智渊寺，智渊寺仍是三清观。三而一，一而三，何得以三而视之？又何得以不一而分之乎？夫三教一家之道，虚灵不昧之道。得之者，在儒可以为圣，在释可以作佛，在道可以成仙。若能细为寻摸，即能得其消息。然不知有彼此扦格，呼吸自然相通之理。闻其说而害怕远走，不下肯心，当面错过，则是在儒而不知有道义之门，在释而不知有不二法门，在道而不知有众妙之门。未得三教之实，谬执三教之名，失其本而认其枝，各分门户，争胜好强，皆系无知孩童之小儿，终久跌倒，一灵归空，入于大化，而莫可救矣。何则？三教一家之道，至近非遥，悟之者立跻圣位，迷之者万劫沉流。以其最近，视以为常，人多弃之。殊不知平常之中，有非常之道在。古人所谓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者是也。

　　“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”，不笑不足以为道；“小道士吓得战战惊惊”，不惊不足以为道。“老道士闻言，一声号令，惊动两廊道士，大大小小，点灯着火往正殿上观看。”即佛祖所云“若说是事，诸天及人，皆当惊疑”者是也。噫！“自从觅得长生诀，年年海上访知音。不知谁是知音者，试把狂言着意寻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运气搬精俱作妖，谁知法身自逍遥。

　　若于根本求元运，无限邪行一笔消。

# 第四十五回　三清观大圣留名　车迟国猴王显法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提明金丹之道，系三教一家之理，故此回示真破假，使学者悟假以求真耳。

　　“三力”诵经拜祝，求赐圣水金丹，是直以圣水金丹为外来之物，可求神而得矣。噫！圣水金丹，是为何物，岂求神而可得哉？夫所谓圣水者，乃先天至清之神水。所谓金丹者，乃先天太极之本象，即《中庸》诚明之道。而缁黄之流，失其本真，流于外假，疑金丹圣水，为有质之物，或诵经祈神，或步罡拜斗，妄想圣水从天而降，金丹平空而来。更有一等无知之辈，眼秋石炼红铅、吞浊精、饵经粟，秽污不堪，丑态百出，明系吃肾水经丹，而反以为服圣水金丹，妄想延年益寿，是岂道之所以为道乎？此仙翁不得不借大圣，三清观留名，现身说法也。

　　“三力”或抬大缸，或掇砂盆，或移花瓶，三僧溺尿，三力尝呷。骂尽世间一切痴迷，真堪绝倒。故行者道：“我索性留个名罢。”犹言留个道之名耳。“大叫道。“道号！道号！你好胡思！那个三清，肯降凡基？”’言道本无名，强名曰道。其号名曰道者，亦不过强号其名，而非实有道之名。盖道也者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搏之不得。以言其有，则却无；以言其无，则却有。有无不立，难以拟诸形容，圣人以心契之曰道。是道也。即金丹也。以其至清，又曰神水，是水是丹，人人本有，不待他求。倘失其内而求于外，乱猜乱想，必须神明临凡赐丹，那有三清而降凡世以赐丹乎？曰：“吾将其姓，说与你知。”姓者，性也。真姓者，真性也。道以真性为主，真性即道，道即真性，非真性之外，而别有所谓道者。曰：“大唐僧众，奉旨来西。良宵无事，下降宫闱。吃了供养，闲坐嬉嬉。蒙你叩拜，何以答之？那里是什么圣水，你们吃的是一溺之尿！”世间迷徒，不知真假，供养邪师，受其愚弄，听信臭秽之行，自谓眼食圣水，焉知所吃者尽是一溺之尿乎？留名者，即留真性为三教道号之名。彼一切邪行曲经，焉得号为道乎？先天真性，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含至实。知之者，勤而修之，可以脱生死，出尘缘，非有形有质者可比。《中庸》曰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”是性者，天之所命，性即天，天即性，性道一天道也。知其性则知天，能率性而行，与天为徒，与时偕行，生气长存矣。

　　仙翁慈悲，于此篇祈雨斗法之中，借假写真，示学者道法两用之旨，虽云祈雨。而其意仍含丹道，读者不可不知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地絪緼，万物化醇。”道光日：“天地之气絪緼，甘露自降，是雨为阴阳和气熏蒸而成。”国王对三藏道：“敢与国师赌胜析雨么？”赌胜则失其和气，而着于声色，非阴阳相济之道，即是不雨之由。故行者笑道：“小和尚也晓得些祈祷。”小者，阴也、柔也。以大称小，刚以柔用，阴阳相当，和气致祥，祈雨之善法，生物之大道在是。写道士铺设雨坛，安置规式，有声有色，不得和气中正之象，如见其形。四声令牌响动，风云雷雨，俱不相应，是法不从本性中流出，全用勉强，非出自然，以力相制，神不驯顺。其曰：“龙神不在家里”，真实录也。行者历声道：“龙神俱在家里，只是这国师法术不灵，请他不来，等和尚请他来你看。”盖和则内外共济，感应灵通，是龙神在家里；不和则彼此相隔，所为阻滞，是龙神不在家里。龙神在家不在家，只在和不和上讲究，而非徒以法术求也。

　　行者将棍指空中，风云雷雨，无不随命，是法于本性中施为，全以神运，不动声色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故问和尚怎么不打令牌不烧符檄。行者道：“不用！不用！”是“有用用中无用”也；又云；“我们是静功祈祷”，是“无功功里施功”也。“行者在空中，先止住诸神，不容助道士析雨，诸神莫敢或违”，是先天而天弗违也；“后吩咐伺候老孙行事，诸神无不如命”，是后天而奉天时也。要雨就雨，要晴就暗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也。此等施为，有无不立，从容中道。以言其无，则至虚至静；以言其有，则至灵至神。真空妙有，一以贯之，两者相需，不可偏胜。倘离法以修道，则非真空为顽空；离道以行法，则非妙有而执有。

　　行者道：“这些旁门法术，不成个正果，算不得你的我的。”言有人有已，两国俱全，方是金丹大道，真着实用。若有已无人，偏孤不中，便是旁门小法，不得正果，算不得人我并用，一阴一阳之道也。又云：“若能叫的龙王现身，就算他的功果。”龙王者，真性也；功果者，妙法也。法所以成性，性所以行法，道法两用，彼此扶持，露出一点《乾》元面目，方是阴阳相济，有功有行，结果收完之大机大用。否则，不知真性，有法亦假，虽百般作用，徒自劳苦，何动果之有？

　　“行者叫龙王现身，龙王急忙现了本身，在空中穿云度雾。叫众神各自归去，龙王径自归海，众神各各回天。”噫！真性运用，真空不碍于妙有，妙有不碍于真空。放之则甘露掣电，利益众生；藏之则无形无色，归于本源。或隐或现，因时而用，知进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方是妙法，方是真性。故结曰：“广大无边真妙法，至真了性批旁门。”观此有真法而无真性，且不能感应灵通，谓之旁门；不得正果，而其身外南宫法术之无用可知。

　　此篇中言性言法，直入三昧，学者不可以篇中赌胜祈雨字句，误认提纲“法”字，为南宫之法，是特道中之法耳。所谓显法者，乃显其体用具备之妙法；赌胜者，乃赌其有用无体之空法。子野云：“正人行邪法，邪法悉归正；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亦归邪。”正显法赌胜之秘谛，读者若于结二句参出意味，而知吾言为不谬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三教原来是一家，牟尼太极即金花。

　　若无大圣留真诀，叶叶枝枝尽走差。

# 第四十六回　外道弄强欺正法　心猿显圣灭诸邪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至真了性，方是真法，而一切在外施为，皆非真法矣。然或人疑为于一身而修。故此回批寂灭顽空之伪，与夫卜算数学之假，使学者知有警戒，急求明师，归于大道以保性命耳。正阳公云：“道法三千六百门，人人各执一苗根。要知些子玄关窍，不在三千六百门。”正此回之妙旨。

　　且如禅学不一而足，然总以定坐为主，均谓之坐禅可也。“云梯显圣”，此批道家之默朝上帝，僧家之默想西方也。其法定坐，或注想顶门而出，或注想明堂而出，由卑渐高，自近及远，久之亦能明神出壳，若一旦数尽，终归大化。《悟真》云：“不移一步到西天，端坐诸方在眼前。项后有光犹是幻，云生足下未为仙”者是也。

　　“道士拔脑后发，捻成团，变臭虫咬长老。”此批脑后存神之小法也。其法坐定，注意玉枕，存神不散，以为凝神修真，殊不知久之阴气团聚，血脉壅滞，先觉痒而后觉疼，不得羊羔风，必得混脑风，而欲妄想完道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矣。

　　“行者变七寸长的蜈蚣，在道士鼻门里叮了一下，道土坐不稳，一个筋斗翻将下来，几乎丧命。”此批鼻头闭息之法也。七者火数，心为火脏。蜈蚣者，毒物。其法坐定，紧闭六门，心绝万有，鼻气不出不入，始则一息，渐至数息、百息、干息、万息，久之息定，以为胎息得道。殊不知气塞于内，君火一发，相火斯承，君火相火一时并发，火气攻于头目，神昏眼花，头重脚轻，身不由主，举步之间，翻筋斗而跌倒，终必性命难保矣。

　　其曰：隔板猜枚”，此虚猜之学也。虚猜之学，足有千百条，如星学、风鉴、占卜、算数等事，与夫一切无师之学，虽门户不一，皆谓之一猜可也。何以见之？板者，书板。圣贤性命之学，尽载于经书之内，不得真传之辈，横拉斜扯，各分枝叶，窃取圣道，毁谤真言，如“隔板猜枚”一般，有何实据？娘娘将一套宫衣放在柜里叫猜，国王将一个桃子放在柜里叫猜。一切虚猜之学，错用聪明，枉费心思，以假为真，纵能精通数理，极往知来，足以卜山河之远近，定社稷之兴衰，明乾坤之休咎，察地理之吉凶，只不过图其一衣一食而已，其于身心性命，无益有损，反为赘疣。怎知的大修行人，心知神会，识得此中机关，不以假伤真，不以外害内，敛华就实。破烂流丢之内，而藏一口灵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；干干净净之中，而有一个核仁，生机不息，永久长存。故国师猜宝贝为“山河社稷袄，乾坤地理裙”。唐僧道：“不是！”国师猜桃子，唐僧道：“不是！”务外失内，因假伤真，不是！不是！实不是也。更有一等无知修行之辈，不明天地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之旨；妄猜私议，误认童身为元身，偏执道教为有道；以为少者可成，老者难修，学道得实，学释落空。是盖不知古人七十、八十尚可还丹，了性了命，仙佛同源也。

　　“行者变老道士一般容貌”，是老小一道，而不得分其彼此；“搂着童儿削下头来，窝作一团”，是老小一法，而非可别其难易。“头便像个和尚，只是衣裳不称”，道土和尚，总是一体，何论衣裳不称？“葱白色鹤氅，变作土黄色直裰”，鹤氅直裰，依然一物，岂可黄白相分？“两根毫毛，变作一个木鱼”，两而归一，道可为僧；“木鱼递在童儿手里，叫徒弟”，一即是两，僧可为道。其曰：“须听着，但叫道童，千万莫出来。若叫和尚，口里念着阿弥陀佛钻出来，切记着，我去也。”噫！仙翁慈悲，叮咛我后人者，何其深欤！“叫童儿千万莫出”者，始则有作无人见，了命而长生不死，盗天地，窃阴阳，所以固命基而不落于空亡；“叫和尚念阿弥陀佛出来”者，及至无为众始知，了性而无生无死，打虚空，破混沌，所以全性理而不着于色相。姐则有为，终则无为；非有为不至于无为，非无为不成其有为；有为无为，合而一之；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；性命双修，无上一乘至真之妙道；而岂修性不修命，修命不修性，一偏之见可比平？故“虎力叫道童，那里肯出来”。是未免知修命，而不知修性，强欲脱化，万无是理。“三藏八戒叫和尚，童儿念佛出来”，是已经修命而即修性，性命合一，有无不立，物我归空，出躯壳而超凡世，为圣为贤，作佛成仙，三教一家之道，正在于此。“两班文武齐声喝彩”，儒、释、道三家合为一家，执中精一，抱元守一，万法归一，一以贯之。说到此处，一切“隔板猜枚”，不中不正，流于外假者，能不吓的拑口无言乎？

　　“三力”要赌砍头、剖腹、下油锅，行者现出本相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买卖上门了。”夫“三力”所恃者，着空之学，故亦能砍头，剖腹下油锅。然究之以假弄假，是为人机，人机者亡，有何造化？有何买卖？行者所有者，先天之性，故“砍下头来能说话，剜心剖腹长无痕。油锅洗澡更容易，只当温汤涤垢尘。”以真不假，借假修真，是为天机。天机者存，实有造化，实有买卖。“造”者，造其真；“化”者，化其假；“买”者，买其我之所本有；“卖”者，卖其我之所本无。能知买卖，方有造化；能知造化，方现本相。然非现本相而无造化，无造化而无买卖，其中妙趣，非深通阴阳者不能知之。

　　其曰：“我当日学一个砍头法，不知好也不好，如今且试试新。”夫头何物，而可砍乎？如云可砍，谁其信之？殊不知此所谓头者，非幻身之头，乃道中之头。舜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”心即头也，去人心而生道心，革故鼎新，故曰：“试试新。”然新之之法，须在先发制人，倘不知其根源，是非混杂，吉凶莫辨，欲求其真，乃涉于假；欲去其假，反伤其真矣。故曰：“大胆，占先了。”占先而可砍头无妨矣，砍下一个头去，人心也；长出一个头，生道心也。虎力不知求道心，第以去人心为能，是未明人心如茅草，道心如佳禾，仅能除茅草，而不能种佳禾，犹是一块空田，焉能济的饥渴？放虎力人头不到，须臾倒在尘埃。此批强制念头之流，在凶恶顽心上作活计也。

　　鹿力要赌剖腹剜心，行者道：“正欲借刀割开肚皮，拿出脏腑洗净，方好上西天见佛。”夫人上不得西天，见不得真佛者，由于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瞒心昧己，脏腑不净。今行者欲剖开肚皮，洗净脏腑，是乃虚心无亏，光明正大。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而无疑，何天不可上？何佛不可见？“爬开肚皮，拿出肠脏，一条条理够多时，依然安在里面，照旧盘曲，捻着肚皮，吹口仙气，依然长合。“此等处不可不辨，盖圣贤之道，有体有用，有本有末，有条有理，有内有外，有收有放，有开有合，有动有静。拿的出，安的上；可以收，可以放；爬得开，长的合。体用俱备，本末兼该，内外如一，条理得法，动静有常，随物应物，变化无端。彼鹿力不知条理脏腑，而徒以寂灭为事，是犹如饿鹰把五脏心肝抓在别处受用，弄得空腔破肚，少脏无肝，终久一命而亡，有何实事？此批忘物忘形之流，在万法归空处枉劳碌也。

　　羊力赌油锅洗澡，行者道：“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，这两日皮肤燥痒，好歹荡荡去。”夫金丹之道，阴阳之道，倘有阴无阳，有阳无阴，则水火不济，而真者难得，假者难除。何则？阴阳相合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即能成好。始阴阳相隔，彼此不和，各怀一心，必生其歹。行者欲油锅洗澡，是欲其去干燥而就于湿，洗其歹而成其好。其曰：“文洗不脱衣服，不污坏衣服；武洗任意翻筋斗，当耍而洗。”大有妙意。盖无为了性之道，文洗也；有为了命之道，武洗也。了性之道，顿悟圆通，内无所积，外无所染，万有皆空。如明镜止水，物来顺应，风过无波，如如稳稳，以道全形，即古人所谓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也。了命之道，功以渐行，须要消尽无始劫来生死轮回种子，必先盗阴阳、夺造化、运斗柄、转法轮，手握乾坤，口吞日月，逆顺不拘，随机应变，跳出跳入，以术延命。犹如脱衣服在油锅里翻耍，即古人所谓“若会杀机明反复，始知害里却生恩”也。

　　“八成见了咬着指头道：‘怎知他有这般具本事。’”言有真本事，方可以翻的波，斗的浪，自在顽耍，无拘无束。然此真本事，乃人我共济之道，非一己孤修之事。故行者道：“他倒自在，等我作成他捆一捆，”他家我家作成一家，本事之真莫过于此。“正当洗浴，淬在油锅底上，变作个枣核钉儿，再不起来。”锅者，土釜也。枣者，丹圆也。核者，水木也。钉老，金火也。四象和合，归于真主，五行一性，金丹圆成，住火停轮，正在此时。“淬在锅底，再不起来。”明老嫩，知止足矣。其曰：“小和尚身微骨嫩，俱已消化。”群阴消尽，十月霜飞，丹已成熟之日也。国王叫拿三个和尚，三藏高叫道：“赦贫僧一时，我那徒弟自从归教，历历有功，徒弟死在油锅之内，我贫僧怎敢贪生。”言修真之道，还丹在一时，温养须十月，历历火功，毫发不得有差，必须生死不二也。“赐半盏凉浆水饭，到油锅前烧一张纸钱”，必须水火相济也。“也表我师徒一念”，必须表里如一也。金丹之道，不着于生死，不落于心意，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含至实，非无非有，非虚非实。

　　三藏以“生前只为求经意，死后还存念佛心”为祝，是直以生死为事，心意为道矣。故八戒道：“不是这样祷祝，等我祝。”何等醒人！曰：“闯祸的泼猴子”，祸里生恩，以杀而卫生也；曰：“无知的弼马温”，沐浴温养，以阴而济阳也；曰：“该死的泼猴子”，死心忘机，以真而灭假也；曰：“油烹的弼马温”，烹炼熏蒸，以逸而待劳也；曰：“猴儿了帐，马温断根。”有为无为，合而一之，齐一生死，性命惧了。以言其有，则形神俱妙；以言其无，则万缘俱寂。非色非空，即色即空；非有非无，即有即无；有无不立，色空一致。即《中庸》所谓“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”“行者忍不住现了本相，赤淋淋站在油锅底道：‘你骂那个哩！”’此明则诚，诚则明，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净倮倮，赤洒洒，不挂一丝毫，而原来之本相复现矣。其曰：“你骂那个哩！”乃直指能在滚油锅底站者，才是本相；不能在滚油锅底站者，不是本相也。

　　噫！金丹大道，大火里栽莲，泥水中拖船，从有为入无为，由无形生有形，阳神出现，身外有身，皆系真着实用，而不知者反以为寂灭顽空，孤阴精灵之鬼。一棒打杀监斩官，正不容其监守功夫之辈，误认也。彼羊力不知文洗武洗之为何如，而徒以意冷心灰，炼成无情之物，背乎世道人事，一朝误入大火坑中，若遇狂风一阵，挣爬不出，则必霎时骨脱，皮焦、肉烂，而无所恃矣。曰“冷龙”，曰“羚羊”，盖以批避尘离俗之徒，只在冷淡人情处作功夫，而不知有超凡入圣之大道也。其曰“五雷洁真。其余都踩了旁门”者，诸多旁门俱不能归乎仙道，惟五雷之法为真法，然法虽真，若不遇金丹点化，则亦不能成正果。盖五雷法，能代天济世，救拔生灵，如张天师、三茅真君、萨真君、许真君等，皆以五雷正法而积功累行，故曰法真。至于一切顽空着相之事，不积一德，不立一行，依些小法乘，而欲妄想神仙，不特不知修道，而并不知修德，谓之其余尽踩旁门，谁曰不然。

　　篇中猜“流丢”，猜“桃核子”，猜“和尚”，俱是行者在唐僧耳杂边暗说，以见金丹大道，非遇真师附耳低言，诀破其中奥妙，非可强猜而知。若不遇真师，弄尽旁门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矣。故国王放声大哭道：“人身难得果然难，不遇真传莫炼丹。空有驱神咒水术，却无延寿保生丸。圆明镜，怎涅槃，徒用心机命不安。早觉这般轻折挫，何如秘食稳居山！”又云：“点金炼汞成何济，唤雨呼风总是空。”此仙翁哭尽一切旁门，不求真师，而妄冀修仙，即如三力之赌胜争强，车迟之枉功空劳。吾愿同道者，过车迟国，勿为外道所欺，急灭诸邪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旁门外道尽争强，弃正从邪命不长。

　　别有心传真口诀，入生出死上天堂。

# 第四十七回　圣僧夜阻通天河　金木垂慈救小童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诸多旁门外道，到老无成，终归大化者，皆由不得真传，而不知有三教一家之理耳。故仙翁于此回先提出三教一家之旨，使学者急求明师，讨问出个真正不死之方，以归实地耳。

　　行者除去“三力”，国王请至智渊寺；是识破旁门之假，而可返智渊之真矣。行者对国王道：“再不可偏心乱信。望你把三教归一，也敬僧，也敬道，也养育人材。”盖偏心则道自道，僧自僧，儒自儒，而非精一执中之理，信何有焉？三教归一，无偏无倚，无过不及，至中不易，信在其中，而大道在望。唐僧道：“今宵何处安身？”行者道：“到有人家之处再祝”《悟真》云；“体施巧伪为功力，认取他家不死方。”子野云：“药出西南是《坤》位，欲寻《坤》位岂离人。”他家人家，即西南《坤》位。天下迷徒，闻说一己纯阴，必求他家，或疑为妇女，或猜为炉火，或认为幻术，大失古人提携之苦心。所谓西南《坤》位者。乃阴阳始交之处，天地于此位，人物于此生，仙佛于此成。古人号为玄牝之门，生杀之舍，阴阳之窍，生死之关，三关口，偃月炉，诸般名号，等等不一。总而言之曰他家。今云“到人家之所再妆，可谓超脱一切矣。然此他家不死之方，若无明师指点，非可强猜而知。

　　“师徒们正行处，听得滔滔浪响，八戒疑为尽头路。沙僧说是一股水，唐僧道：‘不知！私涞溃弧恢〔恢’”俱写不遇明师，纵大道在望，而当面不识。此提纲所谓“夜阻通天河”也。“石碑上三个篆文大字，乃‘通天河’”。河者，水行之通路，道之脉也。水至通天则彻古今而充宇宙，位天地而育万物，非寻常之脉可比。曰“篆文”，则源头必系羲皇以上；流传至今，非新闻近传可同。夫金丹大道，精一执中之道也；精一执中之道，即穷理尽性至命之道。性者阴也，命者阳也，尽心知性，安身立命，阴阳混合，性命俱了，是所谓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。以之希贤希圣希天而无难，故曰通天河。何为“径过八百里，亘古少人行？”东土至通天河，五万四千里；东土至西天，十万八千里，则通天河系是取径之中道。中也者，不偏不倚之谓，如月八日上弦，现于天心阴阳平分之象，故曰经过八百里。这个中，为混成之物，先天而生，后天而藏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。不待外求，切在当身．以其最近，人多弃之。贤者过之，愚者不及；智者过之．不肖者不及，故曰“亘古少人行”。若有知音者，见到此处，急须问个渡口，寻个法船，则他家不死之方，远在千里，近在咫尺也。

　　他家不死之方为何方？即攒簇五行，和合四象之方。“一簇人家住处，约模有四五百家。”即五行攒簇，四象和合之家。“路头上一家儿”，囫囵太极，道之体，无名天地之始也；门外竖一首幢幡”，一气包含，道之用，有名万物之母也。“内里有灯烛荧煌，香烟馥郁。”万理纷纭，无物不备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也。夫众妙之门，即玄牝之门。“那门半开半掩”，《乾》阖，《坤》辟，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也。“里面走出一个老者，挂着数珠，口念阿弥陀佛出来。”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也。然欲不死，其中有体有用，有火有候。体用本诸卦象，火候准夫爻铢，一毫不得有差。若非明师口传心授，诀破谷神不死之妙，则此玄牝之门，终久关闭而未易打开，虽道在迩，而求诸远矣。

　　“三藏道：‘贫僧问讯了。’那老者道：‘你这和尚来迟了。’”正所谓拜明师问方儿，下手速修犹太迟也。老者造：“来迟无物了。早来啊，我舍下斋僧，尽饱吃饭，熟米三升，白布一段，铜钱十文。你怎才来？”盖长生不死之道，人人有分，不论贤愚，个个家下有熟成的三升米，足以充饥；有朴素的一段布；足以护体；有十全的真法财，足以运用。若不及早醒悟，错过时光，未免在世空来一场，所谓“趁早不寻安乐地，日落西山奔谁家”也。

　　三藏道：“贫僧是取经的，今到贵处天晚，听府上鼓钹之声，特借一宿，天明就行。”释典云；＿“乾坤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，诸人还识的否？”“贵处”，即中有一宝之处；“中”，即玄关一窍；“宝”，即先天一气，水中之金。不识此处，便是天晚，急宜寻借宿处；既识此处，便是天明，还当猛力行持。然行持之法，非一己孤修，须人我共济。故老者道：“你这单身，如何得来？”三藏道：“还有三个小徒保护，方得到此。”夫人我共济之道，乃阴阳交感之道。说着丑，而行着妙，如呼谷传声，立竿见影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其中有降龙伏虎之真本领，捉怪擒妖之大手段。彼一切肉眼凡夫，见此真相，吓的战战兢兢，疑其是妖而不信；念经和尚，闻此大道，惊得跌跌爬爬，撞灭灯火而跑净者。真是轮回种子，地狱孽根，而未识得此超凡入圣之功果，能不为有识者嘻嘻哈哈所笑乎？

　　“行者点上灯烛，扯交椅请唐僧上坐，兄弟坐在两旁，老者坐在前面，老者与和尚一问一答的讲话。老者姓陈，唐僧也姓陈，那里有个预修亡斋，这也与我们取经一般，多费跋涉。”总以见一阴一阳，为取经之妙道，执中为取经之正路也。“二老道：‘你等取经，怎么不走正路，却跄到我这里来？’行者道：‘走的是正路，只是一股水挡住，不能得渡。’”通天河为至中之道，为取经之正路；陈家庄为阴阳之道，是执中之正路。认不得阴阳，即识不得中道，欲行中道，先合阴阳，此理之一定不易者。但执中之道，贵乎认得阴阳，尤贵乎识得先天真一之精。此精至虚至灵，寂然不动，咸而遂通，在先天而生阴阳，在后天为阴阳所生。阴阳合，则元神不昧，能以生物；阴阳背，则识神借灵生妄，能以伤物。曰：“虽则恩多还有怨，纵然慈惠却伤人。只因好吃童男女，不是昭彰正直神。”何等清切！

　　“陈家庄系车迟国元会县所管，大王一年一次祭赛，要一个童男，一个童女献他。”元者，二人；会者，交会。识得此真阴真阳交会之地，方能入得正路，出的车迟国交界。否则，身经其他，而不能保全真阴真阳，即是顺从大王任食男女，不敢违例，乖和失中，赌胜赛强，仍是车迟国“三力”局面，何能入得正路？原其故，皆由一味清澄，而不知配合丹元。虽有真阴真阳，适以成魔口之食己耳，将何所贵？“一秤金八岁，陈关保七岁。”七八一十五，月圆之象。“只得两人种”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关睢天保，人伦造化，生生之道在是。彼不知修养，轮流祭赛，而自送其死，预修亡斋，末到超生早已寻亡者，可不叹诸？“三藏止不住腮边流泪”，可谓哭尽一切矣。夫世人不肯专心修道者，必疑神仙须天生，金丹顶神授，而非凡人所可能。殊不知万物之中人为贵，可以与天地并立三才，而参赞化有。

　　“舍下有吃不着的陈粮，穿不着的衣服，家财产业也尽得数。”若肯善舍其财，即可买得长生之路。昔道光得杏林之传，杏林嘱曰：“此道非巨富大力者不能，汝急往通邑大都，依巨富有力者为之。”后道光复俗一了大事，是依财而了大事也。又丹经云：“凡俗欲求天上事，寻时须用世间财。若他少行多悭吝，千万神仙不肯来。”是非财而天宝难求也。二老家当颇有，可谓巨富矣。“行老道：亏你省将起来”，可谓大力矣。“五十两可买一个童男”，五行攒簇，可以救真阳而保命；“一百两可买一个童女”，抱元守一，可以救真阴而了性。“不过二百两之数。可就留下自己儿女后代，却不是好？”修性修命，两段功夫，即可阴阳如一，而长生不死，其好为何如？噫！真阴真阳，人岂易知？施法施财，人岂易行？更有一等地狱种子，不知法财两用之诀，或认为买女鼎，或猜为买金石。此辈当死后，托生臭虫，永不得人身矣。“老者滴泪道：‘你也不知。’”正以哭迷徒，不知有此真阴真阳、法财并用之道也。

　　“大王甚是灵感，常来人家行走”，“此般至宝家家有”；“也不见其形”，“自是愚人识不全”也。“只闻一阵香风，就知是大王，争忙焚香下拜，他把匙大碗小之事都知道。老幼生时年月都记得，只要亲生儿女，他方受用。”“纵识硃砂与黑铅，不知火候也如闲”也。“不要说二三百两，就是几千万两，也没处买这一模一样，同年同月的儿女。”“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作丹”也。“陈清入里面，将关保抱放灯前，小儿那知死活，笼两袖果子，吃着耍子。”“恍惚之中寻有象，沓冥之内觅真精”也。“行者见了，变作关保一般模样，两个搀手灯前乱舞。”“有无从此自相入，未见如何想得成”也。此等真诀，有无一致，两家同心，见之的而行之当。“一抹而现了本相”，全以神运，不着形色，大机大用，莫可思议。

　　“老者跪在面前道：“老爷原来有这本事’。”吾亦跪在面前道：原来有这本事。不知天下后世学人，亦肯跪在面前道：原来有这本事否？然有此本事，须要于此本事处，一步步脚踏实地，从有为而入无为，方是性命双修之道。若仅有为，不能无为，仅了其命，未了其性，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未免命基上坚固，而于性体上有亏。故行者道：“可像你儿子么？”老者道：“像！像！像！果然一般无二。”犹言了命，只可完得阳之一般，而未全的阳之二般也。

　　行者道：“这等可祭赛的过么？”老者道：“忒好！忒好”祭得过了。”《敲爻歌》云。“达命宗，迷祖性，恰似鉴容无宝镜。寿同大地一愚夫，权握家财无主柄。”性者阴也，命者阳也，阳极而不以阴济之，命立而不以性成之，则忒好而不好。祭过而不中，终非金丹阴阳混成之道。“陈清磕头相谢”，乃谢其救真阳而了命也；“惟陈澄也不磕头，也不说谢”，尤望其救真阴而了性也。“倚着屏门痛哭”，正以见了命不了性，乃是偏倚之见，中道不通。哭者，正哭其不了性而仅了命，不得到超凡入圣之地位也。

　　“行者叫八戒变女儿，索性行个阴骘，救两个儿女性命。”观此而知修命为阳，修性为阴，性命双修，方可祭的灵感，而灵感莫大矣。“一则感谢厚情”，了命也；“二来当积阴德”，了性也。“陈澄抱出一秤金女儿到厅上，一家子不拘老幼内外，都来磕头礼拜，只请救孩儿性命。”真阴一见，匹配其阳，方是一家完成。不偏不倚，两国俱全，二八一斤之足数矣。“女儿穿的花花绿绿也，拿着果子吃。”绿者，阳也；花者，阴也。性命惧了，阴阳归真，浑然一气，圆成太极。大丹凝结，正在此时。前抱出关保笼着两袖果子吃，是还丹阴阳中之果，乃结丹之事；今抱出秤金也拿着果子吃，是大丹阴阳中之果，乃凝胎之事。还丹是后天中返出之先天，从阴阳中取，故云笼了两袖果子；大丹是先天中之一气，从太极中化，故云拿着果子吃。此等处不可不知。

　　“八戒变女儿变过头，变不过身”，了性而必须了命；“八戒步罡，行者吹一口仙气，果然把身子变过，与女儿一般”，了命更须了性。性命双修，有无一致，阴阳混化，形神俱妙之道。学者若能见到此地，宝眷完全，真阴真阳，可以留得矣。曰：“不放他哭叫，恐大王一时知觉，走了风讯”者，内则阴阳相合，防危虑险以助外；“曰：等我两人耍子去”者，外则金木相并，施为运用以保内。三丰云：“类相同，好用功，内药通时外药通。”正是此意。

　　然此内外合一之道，皆出自然，并非强作，倘误认为强作，便是一己之明，而非廓然大公之理。“捆了去，绑了去，蒸熟了去，剁碎了去。”明示强制之法，可一概尽去，而不用也。

　　“两个红漆丹盘，请二位坐在盘内，放在桌上抬上庙去。”还丹大丹两段功夫，必须性命双修，方成妙道。“四个后生，抬着二人，往天井里走走，又抬回放在堂上。”先天后天，四个阴阳，还当内外并用，才为上乘。“先吃童男”，当先进阳火而了命超凡；“后吃童女”，后须运阴符而了性入圣。噫！说到此处，内外造化，详明且备，这已是响响亮亮、明明朗朗。打开前门，抬出真宝，哭哭啼啼，为后生指示端的。奈何“欲向人间留秘诀，未逢一个是知音。”此仙翁所以不得不哭耳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执中精一有真传，药物工程火候全。

　　金木同功离坎辏，后天之内复先天。

# 第四十八回　魔弄寒风飘大雪　僧思拜佛履层冰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金丹之道，乃真阴真阳两而相合之道。但阴阳相合，出于自然，而非强作，倘不能循序渐进，急欲成功，则其进锐者其退速，反致阴阳不和，金丹难成，大道难修。故此回写其急躁之害，使学者刚柔相当，知所警戒耳。

　　篇首“陈家庄众信，将猪羊牲醴，与八戒行者，抬至灵感庙里，将童男童女设在上首。行者看见香花蜡烛，正面金字牌位上，写灵感大王之神。”此等处有天机存焉，若不明口诀，枉自猜量。曰“庙”、曰“神”、曰“灵”、曰“感”，则是神妙不测，灵感非常，乃大药所产之处，所谓众妙之门者是也。其中包含一切，阴阳五行，无不俱备，不可以色相求，不可以心意度。人能知之，信受奉行，以礼相求，高抬上供，而虚舍生白，恍惚有物，杳冥有精。即于今年、今月、今日、今时，直下清澄，一无所染，下手修为，谨遵条例，毫发不差。则一时辰内管丹成，立地回家，主人无事，可以安然自在矣。虽然金丹之道，变化无端，火候不一，须当识急援，知止足，辨吉凶，随时变通，方能有济。方其无也，期其必有；及其有也，更期其必无。无而有，有而无，各有其时，不得混倒。

　　众信供献男女，各回本宅，”是还丹已得，而归于家矣。但此由无而有，生身以后之家；非自有而无，未生身以前之家。若误认本生身以前之家，差之多矣。“八戒道：‘我们家去罢。’行者道：‘你家在那里？’八戒道：‘往陈家睡觉去。’”陈家为真阴真阳交会之地，乃还丹之事，而非大丹之道，只了的前半功夫，尚有后半功夫未能了的。今欲往陈家睡觉，是直以还丹为大丹，而欲歇休罢工，如之何其可乎？故行者道：“与他了这愿心才是。”又道：“为人为彻，一定等大王来吃了，才是个全始全终。不然，又叫他降灾贻害，反为不美。”言丹未还，急须求其还，若丹已还，急须求其脱，方是大化神圣之妙道，全始全终之功运，不贻后患之全能。否则，以还丹为尽美，到家稳坐，不知大解大脱之尽善，终为幻身所累，是反为不美，何时是了？此温养十月，待时脱化之功所由贵。“常年先吃童男，今年先吃童女。”其即温养之功乎！吃童男者，用刚也；吃童女者，用柔也。用刚者，凡以为阴阳未和，金丹未得而设。今阴阳已和。金丹已得，自有天然真火，炉中赫赫长红，弃有为，而就无为，渐入神化。所谓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”者，正在此时。其曰：“不敢抗违，请自在受用。”已是了了。

　　“八戒现了本相，筑下怪物冰盘大小两个鱼鳞”，大小无伤，两国俱全，以阴济阳，正自在受用之妙旨。所可异者，是怪化狂风，钻在通天河。行者道：“不消赶他了，这怪想是河中之物，且待明日设法拿他，送我师父过河”之语。通天河为精一执中，还无返本之道，宜取得真经，过河又将何为？若不将此理辨出个来由，仍是前面唐僧夜阻通天河局面，终过不得河，通不得天，取不得经。说到此处，千人万人，无人识得。盖金丹之道，以调和阴阳为始基，以阴阳凝结为中途，以打破虚空为尽头。由陈家庄而至通天河，是调和阴阳，而归于至中之道，阴阳凝结，金丹有象，已到大圣人地位。孟子曰：“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圣不如神之妙，允执厥中，乃是大而化之之圣；打破虚空，方是圣而不可知之之神。不知之神，乃谓至神，而无字真经，可以到手矣。然则还丹为大丹之始，脱化为大丹之终，通天河为取经之中道也无疑。“不消赶他”者，精一而还丹，有为事毕也；“想是河中之物”者，执中而保丹，无为事彰也；“且待明日，设法拿他，送我师父过河”者，执中用权，将欲脱化此中也。孟子曰：“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贼道也。”精一执中，其易知乎？知得此一，知得此中，方是人到精一执中之妙处。

　　失去故物，一齐搬回，交付旧主人，由命修性，从有为而入无为，自在睡觉从容中道圣人矣。但长生之道，务期无心，最怕有心，无心则阴阳合一而归中，有心则阴阳各别而失中，故妖怪有心要捉唐僧，即有鳜婆献冻冰之计。然冻冰之计，皆由唐僧取经心急所致。夫阴阳之气通和，则温暖而冰可化水；阴阳之气闭塞，则寒冷而水冻成冰。取经心急，是阴阳不和，水冻成冰之象。我以此感，彼以此应，自计自陷，与鳜婆灵感大工何涉？噫！修道何事，而岂可急躁侥幸成功？夫道者自然之道，结胎有时，脱胎有日，功到自成，无容强作。“唐僧心焦垂泪，见其层冰，欲奔西方”，是不居易而行险，岂自然之道乎？沙僧道：“忙中恐有错。”此的言也。

　　“草包马蹄，踏冰而行”，示草昧无知之冒进；“横担锡杖防备落水”，写横行不直之狂徒。“放心前进”，得意处那知失意；“马不停蹄”，向前处谁知退后。“冰底下一声响亮”，“夜半忽有风雷吼”；“平空里三人落水”，“毫发差殊不作丹”。心急性燥，至于如此，虽金丹有象，而不能从容自在享用，终必入于石匣，而不得出头矣。故二老道：“我等那般苦留，却不肯住，只要这样方休。我说等雪融，备船相送，坚执不从，致令丧了性命。”此皆经历棒喝之语，何等醒人？

　　古人云：“一毫阳气不尽不死，一毫阴气不尽不仙。”群明剥尽，丹自成熟，方是性命双修之大道。若了命之后，而不知明心见性，坚执一偏，妄冀神化，则性之未了，即命之末全，稍有所失，前功俱废，性命两伤矣。故结曰：“误踏层冰伤本性，大丹脱漏怎周全。”观此而吾所谓通天河，为结大丹之事，可不谬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五行攒簇已还元，住火停轮是法言。

　　若也持盈心未已，有伤和气必遭蹇。

# 第四十九回　三藏有灾沉水宅　观音救难现鱼篮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燥性为害之由，此回言脱胎火候之妙。《悟真》云：“纵识硃砂无黑铅，不知火候也如闲。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结丹。”盖以金丹易得，火候最难，时刻未至而妄动，则丹不熟而易漏；时刻已到而不脱，则火有过而反伤。过与不及，皆非精一执中之道，火候之不可不谨有如是。

　　“三人寻师，同下水底”，言三人同志，切须防危而虑险；“八戒一跌，把行者毫毛变的假身，飘起去无影无踪”，言一毫有差，早已无影而无踪。沙僧道：“还得他来，若无他，我不与你同去”，言三家相会，而方能成丹；“行者在八戒耳朵里高叫道：‘悟净，老孙在这里’”，言金火同宫，而才得济事。八戒道：“是我的不是了，你在那里作声？请现原身出来”，“莫执此身云是道”；行者道：“你还驮着我哩！我不弄你”，“须知身外还有身”。“你快走！快走！”当外绝诸缘，猛烹而急炼；“呆子只管念诵陪礼”，必内念纯真，静观而密察。“行有百十里远近。望见‘水鼋之第’”，攒簇功完，还元有望；“行者道；‘悟净有水么？’沙增道：‘无水’”，云散水涸，大道可成。“大圣离八戒耳朵，变作长脚虾婆”，言金丹成就，须罢功闲暇，而心归休歇；“两三跳，跳到门里面”，言道有变通，直抱元守一，而跳入虚无。“妖精鳜婆商量，要吃唐僧，行者留心”，言惟精推一，允执厥中，为成全圣胎之要着，不可不谨；“大王把唐僧拿在石匣，等徒弟不来，就要享用”，言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为人生死活之关口，不可不知。

　　噫！千般比喻，说不尽长生妙诀；一口石棺，直指出寻死根由。“三藏在石匣里嘤嘤的哭”，“欲向人间留秘诀，未逢一个是知音”。“师父恨水灾，望徒弟来”，“不知谁是知音者，试把狂言着意寻”。诗中显提醒人处，是“前遇黑河身有难，今逢冰解命归泉”二句。黑水河一案，乃幻身上事；通天河一案，乃法身上事。黑水之流性不定，足以溺幻身；通天河之躁心不休，足以沉法身。通天河若不能过的，即过的黑水河，亦仅能保的幻身之不溺，安能保的法身之不流乎？仙翁于此处，照应黑水河故事，是欲叫人于通天河速脱法身，以了大事。若个丈夫，于此水厄中打的透彻，究的明白，真经易取，故园易返。何则？土乃五行之母，木乃五行之源，无土不生，无水不长，离却水土，即失生生长长之造化，全不得性命，完不得大道。然欲全性命，莫若先去人心；若肯放去人心；则道心常存，厄从何来？难从何有？“行者道：‘你且放心，我们擒住妖精，管叫你脱难。’”真乃蛰雷法鼓，震惊一切矣。

　　“八戒叫怪物送出师父”，是圣胎凝结之后，用十月抽添之功也。曰：“我本是陈清家一秤金，你认得我么？”曰：“乖儿子，仔细看钯”，是金火同富，仔细抽添，抑阴扶阳之机关。“沙僧亦掣宝杖上前夹攻”，是真土调和，黄中通理，防危虑险之要着。诗云：“有分有缘成大道，相生相克秉恒沙。”金丹之道，是集义而生，非义袭而取，须是生克并用，剥尽群阴，方了得恒沙罪垢，而不为后天所累也。“土克水，水干见底”，水得土而不泛，逆运也；“水生木，木旺开花”，木遇水而生荣，顺生也。“禅法参修归一体”，顿悟渐修合而为一也。“还丹包炼伏三家”，彼此扶持，三家相会也。“土是母，发金芽，金生神水产婴娃。”土生金，金生水，金水相停，中土调和，婴儿有象也。“水为本，润木花，木有辉煌烈火霞。”水生木，木生火，水火烹煎，柔木用事，煅炼成功也。“攒簇五行皆别异，故能变脸各争差。”五行各一其性，彼此相贼，不合而必使之合，不和而必使之和，损之又损，增之又增，随机应变，直到无可增损处。攒族五行而成一家，七返九还，归于纯阳无阴之地矣。此等妙诀，非善通阴阳，深明造化者，不能知之。

　　“三人斗经两个时辰，不分胜负。”火候末到也。“沙僧八戒诈败，回头就走。”急欲脱化也。“那怪才出头，行者与战，未经三合，遮架不住，打个花，淬下水去。”火候未到，未可速脱也。“妖精败回，说出毛脸雷公，火眼金睛和尚，鳜婆打一个寒噤道：‘亏你识俊，逃了性命。若再三合，决然不得全生。’”盖圣胎气候未足；须用火以熏蒸，气候已足，须止火以休息，此丹法之大关节。倘不知止足，而轻举妄动，一朝伤胎，大事即去，可惧可怕。昔达摩少林冷坐，三丰武当面壁，均是保性命而善于全生者。又说出“五百年前大闹天宫，太乙金仙齐天大圣，皈依佛教，神通广大，变化无端”，以见金丹为先天一气凝结而成，乃难得易失之物，幸而得之，火候一到，便宜小心护持，守雌不雄。“再莫与他战”一语，真玉律金科，不可有违者。

　　“把门关紧，任君门外叫，只是不开门。”谨封牢藏，不使泄露也。“行者叫八戒沙僧，在河岸上巡视，不可放他走了”者，戒慎恐惧，以备不虞也。“行者去普陀拜问菩萨”者，顺其自然之脱化，不用勉强之作为也。“菩萨不许人随侍，自入竹林里观望”者，神观密察，虚心静养也。“聊坐片时，待菩萨出来，自有道理”者，时刻不到，必须等候；时刻若到，自然脱化也。“善财不离菩萨左右，行者笑道：‘你那时魔业迷心，今朝得成正果。’”净地之不可不近，躁心之不可不除也。“迟了恐伤吾师之命”者，时过而圣胎有亏也。“等待他自己出来”者，不及而法身难脱也。菩萨竹林一诗，妙相自如，并无装饰，丝毫莫染，尘埃全无，俨然胎完十月，婴儿出胞之象。菩萨道：“你且在外边，等我出来。”不急不迫，出于自然也。噫！此等处，皆是重安炉鼎，再造乾坤，另置家事之大作大用，乃为圣而不可知之之神，彼诸天及人，安能知之？诸天道：“我等不知。”又云：“必然为大圣有事。”可以了了。

　　“菩萨手提一个紫竹篮儿出林道：‘悟空，我与你救唐僧去来。’”是明言抱一守中，为超脱圣胎之法器；真空自在，乃解救真身之妙块也。“行者请菩萨着衣，菩萨道：‘不消着衣，就此去也。’”时未至而不容有强，时已至而不容有缓也。“菩萨撇下诸天，纵祥云腾空而去。”道成之后，丹房器皿，委而弃之。身外有身，功成人间，名注天上，超凡世而入圣基，度已毕而去度人，正在此时。虽然，岂易易哉！苟非有猛烈丈夫，果决男子，一勇成功，不能逼的出此等自在法身，脱离苦海，而在道中度化群迷也。“菩萨解下丝绦，将篮儿桂定，抛在河中，往上流头扯祝”言圣贤精一执中之道，在源头清水处，整顿丝纶，而不向下流浊水里去下钓钩也。“口念《颂子》道：‘死的去，活的祝’念了七遍，提起篮儿，但见篮儿里，亮灼灼一尾金色鲤鱼，还眨眼动鳞。”言生死机关，须要口传心授；还丹妙用，总在“七日来复”也。

　　《悟真》云：“不识真铅正祖宗，万般作用枉施功。”学者若不遇明师，诀破真金一味，虽一阳来复，当面错过，不相识认，难以为力。“菩萨收了金鱼，叫救师父。行者道：‘未曾拿住妖精，如何救得师父？’”正以不知，当面错过矣。“菩萨道：‘这篮儿里不是？’八戒沙僧道：‘这鱼儿怎生有这等手段？’”所谓一经说破，如同本得，现前即是，不待他求也。“金鱼本是莲池养大的，每日浮头听经，修成手段”者，金丹大道，以清净为本，出污泥不染，而借真经修养也。“九瓣铜锤，是一根未开的菡萏，被妖运炼成兵”者，先天大道，一气运用，而不着于五行，九还七返，而须赖其修持也。“不知那一日海潮泛涨，走到此间。”此般至宝，人人俱有，个个现成，因其不识，随风扬波，走失于外，离清源而就浊流矣。“今早扶栏看花，却不见这厮出来。”言必早自醒悟，当知我家无真宝。“掐指巡纹，算着他在此成精。”言急寻师指点，还有他家不死方。“未及梳妆，运神功织就竹篮儿擒他。”全以神运，不假色求；实腹而虚心，虚心而实腹；真空而妙有，妙有而真空；虚实兼用，有无悉备，法财两用，一以贯之。

　　噫！此等大作大用，何妨在众信人等面前，画出个鱼篮观音菩萨的影神，现身说法，分开邪正之路，指出还元大道；揭去其假，驮出其真，明明朗朗，与大众相见乎？是道也，最近非遥，至简至易，知之者立跻圣位。非同炉火采战，一切邪术寻船辨篙，或买女鼎，或买金石，自欺欺世，花费人间财物者可比。佛云：“若以色见我，以声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”特以还元之道，《河图》之道也。在儒则为精一执中，在释则为教外别传，在道则为九还七返，乃三教一家无字之真经也。

　　“老鼋自叙出身”一篇，学者切莫误认，乃仙翁自写其作书之心耳。言此通天河还元之道，实历代祖祖相传，圣圣相授，而至仙翁，因悟本修真，养成灵气，将自己身体力行之功，尽寓于通天河三篇之中，以共后世。但恐有无知之徒，惑乱仙经，引入邪道，借此为证，以盲引盲，即伤许多性命，败坏正道。若有知音，存圣人心肠，收去一切怪物，扫尽无数妖气，息邪说而防淫辞，正人心而明大道，成已成物，度引群迷，俱入大觉，即是仙翁功臣孝子，讵不恩重如山乎？读至发誓，“我若不送唐僧过此通天河，将身化为血水”之句，我思古人，不禁惨然泪下。彼地狱种子，而犹毁谤圣道，甘入下流者，其不将身化为血水者几何？

　　“老鼋有四丈围圆的一个大白盖”，四象五行，包含在中，一而神者，太极之象，道本无名。“歪一歪儿，不成正果。”顿悟圆通，无作无为也。四众白马，站在白瓶盖上，五行四象，流行于外，两而化者，《河图》之数，道以言显。“歪一歪儿，就照头一下。”功以渐修，有体有用也。“众人岸上焚香叩头，都念‘南无阿弥陀佛’，只拜的不见形影方回。”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，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知得此中消息，自宜脚踏实地，诚心志念，一步步行去，直到不睹不闻，无声无臭处，方是未生身以前家乡，不得在半途而自废。若错认五行攒簇，即是尽头之地，是不知有无生无灭之大觉，为幻身所拘，纵能延寿身轻，如何脱得本壳？吾劝同道者，到得五行攒簇之时，欲脱本壳，还须与我问佛祖一声，不知肯响允道，我问我问否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心忙性燥道难全，纵是丹成有变迁。

　　静养婴儿归自在，随时脱化出尘寰。

# 第五十回　情乱性从因爱欲　神昏心动遇魔头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金丹大道，须得水中金一味，运火煅炼，可以结胎出胎，而超凡入圣矣。然真者易知，而假者难除，苟不能看破一切，置幻身于度外，则千日为善，善犹不足；一日为恶，恶常有余。纵大道在望，终为邪魔所乱，何济于事？故此回合下一二回，举其最易动心乱性者，提醒学人耳。

　　冠首《南柯子》一词，叫人心地清净，扫除尘积，抛去世事，绵绵用功，不得少有差迟，方能入于大道。师徒四众，心和意合，归正求真，是以性命为一大事，正当努力前行，轻幻身而保法身之时。奈何唐僧以饥寒之故，使徒弟化斋饭吃了再走，此便是以饥渴之害为心害，而招魔挡路，不能前进之兆。故行者道：“那厢不是好处？”又道：“那厢气色凶恶，断不可入。”言此厢是我，那厢是魔，因饥渴而思斋，则魔即思斋而起。“断不可入”，犹言断不可以饥渴，而情乱起魔也。盖情一乱，性即从之，情乱性从，为物所移，身不由主，便是无坐性。“行者取金箍棒将平地上周围画了一道圈子，请唐僧坐在中间，对唐僧道：‘老孙画的这圈，强似那铜墙铁壁，凭他什么虎狼魔鬼，俱莫敢近，但只不可走出圈外。’”圈者，圆空之物，置身于中，性定情忘，素位而行，不愿乎外，虽虎狼魔鬼，无隙可窥。此安身立命之大法门，随缘度日之真觉路。曰：“千万！千万！”何等叮咛之至！

　　“行者纵起云头，寻庄化斋。忽见那古树参天，乃一起庄舍，柴扉响处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拖藜杖，仰面朝天道：‘西北风起，明日晴了。’说不了，后边跳出一个哈巴狗儿来，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。”此分明写出一个贪图口腹小人形像出来也。吾于何知之？吾于行者寻庄化斋知之。“见古树参天，一起庄舍。”非心中有丰衣足食富贵之见乎？“柴扉响处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拖藜杖。”非小家子出身，内有贪图，而外装老成乎？“仰面朝天道：‘西北风起，明日晴了。’”非仰风色而暗生妄想乎？“说不了，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乱吠。”狗者，贪食之物；哈巴者，碎小之物；乱吠者，以小害大之义。总写小人贪图口腹，损人利己，无所不至之象。噫！修道者，若图口食而乱情，与哈巴狗相同，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尚欲成道，岂可得乎？故老者道：“你且休化斋，你走错路了，还不去找大路而行？”修行者，不以大道为重，因食起念。便是走错道路。身在此，而心在彼；外虽人形，内实是鬼。老者害怕是鬼，岂虚语哉？

　　“六七口下了三升米”，无非口食之见。“走三家不如坐一家”，当须抱道而亡。“缠得紧，举杖就打”，打不尽世间贪汉。“记杖数，慢慢量来”，活画出教门魔头。“老者嚷有鬼，行者呼老贼”，骂尽一切为口腹而轻性命之徒。妙哉！“行者使隐身法，满满的挜了一钵孟干饭，即驾云回转。”老子云。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乃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”夫人以饥渴起见者，无非为此身耳。为此身，则身即为大患。使隐身法，置身于无何有之乡，忘物忘形，虽满挜钵盂，而以无心持之，何患之有？彼唐僧阴柔无断，出了行者圈子。坐于公侯之门，弃天爵而要人爵。舍内真而就外假，养小失大，何其愚哉？殊不知人之幻身。乃天地之委物，无常若到，一堆骨髓骷髅而已，有何实济？

　　“呆子止不住腮边泪落道：‘那代那朝元帅体，何邦何国大将军。英雄豪杰今安在，可惜兴王定霸人。’”一切养小失大之迷徒，可以悟矣。修道者，若看不破幻身之假，遇境迁流。＿逐风扬波。即是呆子进富贵之家，观见锦绣绵衣，暗中动情，拿来三件背心儿，不管好歹矣。

　　夫好者好心，歹者歹心，因衣食动念，是背好心而生歹心，不管好歹，非背心而何？独是背心一件而已，何至于三？此有说焉。举世之人，醉生梦死，皆为贪、嗔、痴三者所误，故脱不得轮回，出不得苦难。夫不知止足则为贪，懊悔怨尤则为嗔，妄想无已则为痴。此三者名为三毒，又谓三尸，又谓三毛。古人有“除三毒”、“斩三尸”、“伐三毛”之义。学者若不谨慎，一有所着，三件并起，情乱性从，莫知底止，其谓三件背心，不是虚语。三藏道：“公取窃取皆为盗。”言见物起念，虽未得手，而早已留心，与窃盗相同，何能修道？此等之徒，自谓隐微密秘，无人知觉，彼安知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也。身为心舍，心为身主，背心而身不能自主，立站不稳，扑的一跌，良有以也。

　　“这背心儿赛过绑缚手，霎时把八戒沙僧背剪手贴心捆了。三藏来解，那里解得开。”此等处，尽是打开后门之法语。盖能存其心，虽身被绑缚，而心可无损；仅借其身，则心有所背，而身迹遭殃。背剪手贴心捆了，还以其人之术制其人。“三藏解不开”，自己受捆，当须自解，而非可外人能解者。唐僧因食而出圈，八戒沙僧因衣而受捆，俱系自作自困，自入魔口，谓之不请自来，恰是妙语。

　　“唐僧说出西天取经，因腹中饥馁，着大徒弟去化斋，两个徒弟爱小，拿出衣物，要护脊背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。”噫！取经何事，而可因饥思斋，因寒爱衣？世之思斋爱衣；而不中金□左“山”右“兜”山金□左“山”右“兜”洞兕角大王机会者，有几人哉？

　　“金□左“山”右“兜”山”者，土厚而金埋。“独角兕”者，意动而行凶。唐僧八戒为衣食而意乱，致遭魔手，是金峋山独角大王，即唐僧之变相，其魔乃自生之而非外来者。若欲除去此魔，先须除去衣食之见，衣食看轻，而魔渐有可除之机。故土地道；“可将斋饭钵盂，交与小神收下，让大圣身轻，好施法力。”可知心有衣食之见，而法力难施也。既云身轻好施法力，何以行者将金箍律变作千百条盈空乱下，老魔取出圈子，把金箍棒收作一条，套将去乎？夫天下事，惟定者可以制乱，惟少者可以御多。意动无忌，可谓乱矣。一而变千，盈空乱下，是以乱制乱，以多御多，不特不能降魔，而且有以助魔，故逃不得妖精圈子。

　　其曰：“妖魔得胜回山洞，行者朦胧失主张。”最为妙语。要之主张之失，非行者与妖魔争战时失去，已于唐僧出圈子时失去矣；非于出圈子时失去，早于思想吃斋，一念之动失去矣。给云：“道高一尺魔高丈，性乱情昏错认家。可恨法身无坐位，当时行动念头差。”可谓叫醒一切矣。

　　诗云：

　　情乱性从爱欲深，出真入假背良心。

　　可叹皮相痴迷汉，衣食忙忙苦恼侵。

# 第五十一回　心猿空用千般计　水火无功难炼魔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意土妄动，心失主杖矣。然失去主杖，若不得其自失之由，任你用尽心机，终落空亡，极其巧伪，到底虚谬。故此回极写其肆意无忌，使学者钻研参悟，深造自得耳。

　　篇首“大圣空着手，两眼滴泪道：‘岂料如今无主杖，空拳赤手怎施功。’”言修行者失去主杖，即如孙大圣失去金箍棒相同，尚欲尽性至命以了大事，万无是理。何则？意之为功最大，其为祸也最深。有主意者吉，无主意者凶。失去主杖，便是失去生意，主意一失，性乱命摇，脚跟不实。当斯时也，虽上帝掌造化之权，亦未能造化我以主意；虽天师代天宣化，亦未能宣化我以主意；虽哪吒善于降妖，亦未能降伏我之无主意；虽火星能以纵火，亦未能烧死我之无主意；虽水伯精于运水，亦未能淹灭我之无主意；虽雷神专于发雷，亦未能打坏我之无主意。

　　玉帝道：“着悟空挑选几员天将，下界擒魔去罢。”许旌阳道：“但凭高见，选用天将。”哪吒兵器被套去，雷公雷楔恐套去，火星火器都套去，水伯河水难进去，总以见主意之失，皆由贪图，贪图非天神水火所使，皆出于一己检点不到，因而出了我圈，入于魔圈。欲脱魔圈，仍须自省返照，非可妄想天神水火制伏者。否则，不求于己，借仗于外是无主意之中，而又失主意，失之又失，必至全失主意，为魔滋甚，焉能脱得魔之圈套？

　　“行者与魔走拳，将毫毛变作三五十个小猴”，是已舍远而求诸近，舍物而取诸身矣。然何以又被魔王圈子套去？行者生平以毫毛变本身，变诸物，无不随心所欲，感应灵通，今一战套去，读者无不疑之，殊不知毫毛变化，用之于有主意之时则可，用之于无主意之时则不可。毫毛者，身外之法身，以外制外，易于为力，立竿见影。意土妄动，自起之魔属内。以外法身而伏内魔，难于为功，故仍出不得妖精圈套。提纲所谓“心猿空用千般计，水火无功难炼魔”者是也。

　　夫空用无功，皆由不识魔之出处，圈之来由也。众神道：“魔王好治，只是因子难降，除非得了他那宝贝，然后可擒。”盖魔所恃者圈套，行者所恃者金箍棒，金箍棒一失，行者上天入地，无所用其力，究为魔所规弄。若欲治魔，莫先去圈；若欲去圈，莫先棒律；棒一得而主杖由我，魔之圈套亦可渐有解脱之时。此行者诸神谋偷圈之计，而先得金箍棒也。

　　夫道者，盗也。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，故曰偷。不但此也，且魔之来，乘人之不觉，而因之弄圈套以作祸，学者之修道，亦当乘魔之不觉，而方能盗圈套以脱灾，放提闹天宫、偷桃、偷丹故事，以明了性了命，总一盗机，而无别法。闹天官所以窃来生生之造化，入金□左“山”右“兜”所以偷去死死之根由。

　　妙哉！“行者变麻苍蝇儿，轻轻的飞到门缝边钻进去。”此变之义，非人所识。本传中行者变苍蝇，不一而足，今忽变麻苍蝇，大有深义。苍蝇儿者，五德备具之婴儿，苍至于麻，不识不知，五德悉化，形色归空，毫无着染之至。修行人若钻研醒悟到此，是即忽见故物，复得主杖之时。主杖一得，原本即复，先发制人，出其不意，纵横自在莫遮栏，群妖胆战心惊，老魔措手不及，已莫知我何矣。故结曰：“魔头骄傲无防备，主杖还归与本人。”吾愿失去金箍棒者，速于魔之无防备处，偷回主杖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自无主杖用何动，外面搜求总落空。

　　任尔登天能入地，终归大化入坑中。

# 第五十二回　悟空大闹金　兜洞　如来暗示主人公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意土放荡，须要自有主张，方可济事矣。然不能格物致知，则根本不清，虽一时自慊，转时自欺；或慊或欺，终为意所主，而不能主乎意，何以能诚一不二乎？仙翁于此回写出格物致知，为诚意之实学，使人于根本上着力耳。

　　大圣得了金箍棒，是已去者而返还，已失者而复得，本来之故物，仍未伤也。“妖怪道：‘贼猴头，你怎么白昼劫我物件？’行者道：‘你倒弄圈套，抢夺我物，那件儿是你的？’”妙哉此论！古人云。“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。”总是一物。魔夺之则为魔物，圣夺之则为圣物。其所以为魔而不为圣者，皆由背真心而失真意，不自醒悟，全副家业，件件为魔所有。倘有志士，自知主张，直下断绝万线，件件俱可还真，虽有魔生，亦奚以为。“行者战败妖怪，要偷圈子，变作一个促织儿，自门缝里钻将进去，迎着灯光，仔细观看。”促者，急忙之义。织者，取细之义。言当于颠沛流落之时，急宜粗中用细，借假悟真，依一隙之明，而钻研真实之理也。

　　“只见那魔左胳膊上套着那个圈子，像一个连珠镯头模样。”左者，差错之谓，圈子为中空之宝，魔套左膊，是为魔所错用，已失中空之本体，若能见得，则错者渐有反中之机。然知之真，则宜取之易，何以魔王反紧紧的勒在膊上，而不肯脱下乎？盖圣贤作事，防危虑险，刻刻谨慎，恐为邪盗其真；而邪魔作怪，鸡鸣狗盗，亦时时用意，恐被正夺其权。邪正并争，大抵皆然也。

　　“行者又变作一个黄皮虼蚤，钻入被里，爬在那怪的膊上，着实一口，那怪把圈子两捋。又咬一口，也只是不理。”此变亦渐入佳境矣。虼蚤者，土气所变；黄皮者，中土之正色。虼蚤咬魔，是以真土而制假土，然以土制土，虽能去外假而就内真，究竟两不相伤，而真宝未可遽得也。“行者料道偷他的不得，还变作促织儿，径至后面。”既知真土不能去假土，即须借此一知之真，极深研几，推极吾之真知，欲其知之无不尽也。

　　“听得龙吟马嘶，行者现了原身，解锁开门，里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如白日一般。”此穷空入于至幽至深之处，由假悟真，忽的暗中出明，虚室生白之时。放各般兵器，一把毫毛，无不真知灼见。“大圣满心欢喜，哈了两口热气，将毫毛变作三五十个小猴，拿了一应套去之物，跨了火龙，纵起火势，从里面往外烧来，把小妖烧死大半。”言故物一见，阴阳相和，就假变真，三五合一，里外光明，是非立判，不待强制，而妖气可去大半矣。

　　“行者得胜回来，只好有三更时分。”曰“三更时分”，曰“只好有三更时分”，曰“得胜回来，只好有三更时分。”对不至三更，则阴阳未通而不好；时不至好，则邪正不知而难分。若不得胜回来，未为好，未为三更，未为时分，只好有三更时分，正在得胜回来。此清夜良心发现，意念止息之时。然虽意念一时止息，若不知妄动之由，则魔根犹在，纵诸般法宝到手，其如意土乘间而发，必至旋得而旋失，终在妖魔圈套之中作活计。故魔王道；“贼猴啊！你枉使机关，不知我的本事，我但带了这件宝，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，赴火池而不能焚哩！”言不知其本魔盗其宝，肆意无忌，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，您情纵欲，罟获陷井，无不投之。洞门一战，众神兵仍被套去。“众神灵依然赤手，孙大圣仍是空拳。”此不知本之证耳。“老魔叫小妖动士修造，又要杀唐僧三众来谢土”，是明示不知意土虚实消息之本，而欲强制，适以助其意之妄动，意之无主而已，有何实济？“火星怨哪吒性急，雷公怪天王心焦，水伯无语，行者强欢”，是写知之不至，中无定见，意未可诚之象。

　　“行者说出佛法无边，上西天拜佛，叫慧眼观看怪是那方妖邪，圈是什么宝贝”，是欲诚其意，必先致知也。佛祖道：“悟空你怎么独自到此？”言独悟一空，而意不诚也。“行者告佛圈子套去一概兵器，求佛擒魔，拜求正果”，言知至而后意诚也；“如来听说，将慧眼遥观，早已知识”，致知而知至也。又云：“那怪物我虽知之，但且不可与你说破，我这里着法力，助你擒他。”言致知必先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也。

　　“令十八尊罗汉，取十八粒金丹砂，各持一粒，叫行者与妖比试，演出他来，却叫罗汉放砂陷住他，使动不得身，拔不得脚。”悟一子注“十八”加各为“格”字，最是妙解。然格则格矣，何以使行者演出，罗汉定住平？盖格物者所以致知，致知所以诚意；诚意不在致知之外，致知即在格物之中。物即意也，知得此意，方能格得此意；格得此意，方谓知之至；知之至，方能意归诚。但“格”非只一“知”而已，须要行出此格物之实功。“叫行者与妖比试，演出他来”者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也。“叫罗汉放砂陷住，使动不得身，拔不得脚”者，欲存其诚，先去其妄也。此等妙用，皆在人所不知，而已独知处格之，故不可说破也。但不可说破之妙，须要知的有主乎意者在。若不知其意之主，则意主乎我，而我不能主乎意，未可云知至。知不至而欲强格，纵有降龙伏虎之能。亦系舍本而逐本，落于后着。如以金丹砂陷妖，而反滋长张狂，丹砂尽被套去，势所必然。

　　金丹者，圆明混成不二之物，金丹而成砂，非金丹之精一，乃金丹之散涣；以散涣之格而欲定张狂之意，其意之妄动，千变万化，起伏无常．顾头失尾，将何而用其格乎？原其故，皆由知之不至，而意无所主，故格之不真，格之不真，意安得而诚之乎？

　　二尊者道：“你晓得我两个出门迟滞何也？”是欲天下人，皆晓得格物而后知至也。行者道：“不知。”是言天下人，皆不知知至而能物格也。及“罗汉说出如来吩咐，若失金丹砂，就叫上离恨天太上老君处，寻他的踪迹，庶几可一鼓而擒。”此方是知其意之有主，不是假知假格，而于根本上致知，知致而意可诚矣。太上老君为《乾》之九五，为刚健中正之物，因其刚健至中至正，故有金钢琢。金钢者，坚固不坏之物，至正之义；琢者，虚圆不测之象，至中之义。刚健中正，主宰在我，妄意不得而起，能主其意，不为意所主。格物格到此地，方是格之至；致知知到此地，方是知之至。“一鼓可擒”，知至而意未有不诚者，如来后面吩咐者，即吩咐此；如来有此明示者，即明示此。彼假知道学，口读虚文，为格物致知，而心藏盗跖者，乌能知之？

　　“行者见老君眼不转睛，东张西看。”欲其格物无不尽也。“忽见牛栏边一个童儿盹睡。行者道：‘老官走了牛也！走了牛也！’”欲其知之无不至也。“惊醒童儿，说出在丹房里拾得一粒丹，当时吃了，就在此睡着走牛之故，老君道：‘想是前日炼的七运火丹，掉了一粒，被这厮拾吃了，该睡七日，那畜生因你睡着，遂乘机走了。’”七返火丹，乃虚灵不昧之物。“掉了一粒”，已失去房中真宝；“拾得一粒”，是忽得意外口食；“该睡七日”，一阴来《姤》，而神昏心迷，歹意乘机而出，无所不为矣。童子因吃丹而盹睡失青牛，唐僧因吃斋而情乱入魔口，同是因口腹而失大事，可不畏哉！老君查出偷去金钢琢。行者道：“当时打着老孙的就是他！”同此一中，同此一意。有主意者，允执厥中，则成仙作佛而降魔；无主意者，有失其中，则兴妖作怪而伤真。主意得失之间，邪正分别，而天地是隔矣。

　　老君执了芭蕉扇，叫道：“那牛儿还不归家，更待何时？”那魔道：“怎么访得我主人公来也？”芭蕉扇乃柔巽渐入之和气，牛儿乃放荡无知之妄意，以渐调委，放荡自化，意归中央，中为意之主理也。“一扇而圈子丢来”，何圈套之有？“两扇而怪现本相”，何自欺之有？“原来是一只青牛”，诚一不二，有主意而意即城矣。“老君跨牛归天”，执中而意归无为；“众神各取兵器”，修真而法须有作。有为无为，合而为一，解苦难找寻大路，正在此时。

　　吁！灵童一盹，意动盗宝，即弄圈套，乖和失中，莫知底止而伤性命；灵童一醒，意诚得主，即返金钢，格一执中，随出鬼窟而归正道。一盹一醒，生死系之。彼一切而因衣食自入魔口，失其主意者，乃道门中瞌睡汉耳，焉能知此？“正走间，听得路旁叫：‘唐圣僧吃了斋饭去。’”身已经历，试问你再思吃斋否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究理必须穷入神，博闻多见未为真。

　　果然悟到如来处，知至意诚养法身。

# 第五十三回　神主吞餐怀鬼孕　黄婆运水解邪胎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修道者，须要遇境不动，正心诚意，攻苦前进，方能无阻无挡，了性了命矣。而不知者，反疑为修性在内，修命在外，或流于红铅梅子，或疑为采阴补阳，丑态百出，作恶千端，深可痛恨。故仙翁于此回，合下四五篇，借假写真，破迷指正，以见金丹乃先天之气凝结而成，非可求之于人者也。

　　篇首“金□左“山”右“兜”山山神、土地，棒钵孟叫道：“圣僧啊！这钵盂饭，是孙大圣向好处化来的，因你等不听良言，误入妖魔之手，且来吃了饭再去，莫辜负孙大圣一片恭孝之心。”据理而论，金丹正理，以金公为养命之源，衣食财物，俱金公所运，是金公所化之食，在好处化来，足以生法身，而脱幻身。迷徒不知就里机关，图谋世味外衣，重幻身而轻法身，以故误入魔手，多生苦难。“莫辜负孙大圣一片恭孝之心”，正提醒学者，保性命而完大道，须知得金公有一片恭孝之心，足以成仙作佛，而不容逐于外诱，自暴自弃也。“三藏道：‘早知不出圈子，那有此杀身之害。’行者道：‘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，却叫我受别人的圈子，多少苦恼。’”盖出此圈，即入彼圈；出彼圈，即入此圈。邪正不两立，忠好不同朝，理所必然。倘能于此处，知之真而见之确，回光返照，致虚守静，则意诚心正，整顿鞭鞍，上马登程，而可渐达极乐矣。故曰：“涤虑洗心皈正觉，餐风宿水向西行。”释典云：“百尺竿头不动人，虽然得人未为真。百尺竿头更进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”即此“归正觉”“向西行”之妙旨。然正心诚意，虽为修道之要着，而非大道之究竟。古圣仙师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；先天而天不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了性了命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。正心诚意，犹是一己之阴，而非人我两济，阴阳交通之理。故紫阳叫人“认取他家不死方”也。但他家不死之方，密秘天机，万劫一传，非同一切旁门外道可比。更有一等地狱种子，闻“他家”二字，遂认为妇人女子，竟将古人普渡之法船，变为铁围之路引，我思古人，忧心有伤矣。请明此篇之意。

　　“四众正行处，忽遇一道小河。”此乃修行人不期而遇，邂逅相逢之境界。“一道小河”，一小道而非大道可知。“澄澄清水，湛湛寒波”，写秋波动人之尤物；“那边柳阴垂碧，微露茅屋几椽”，状柳巷易迷之花乡。“行者指人家是摆渡”，乃误认红铅可以接命；“八戒放行李叫撑船”，是错视娇娃而为慈航矣。噫！道为何物，岂可于妇女求哉？若一认妇女，行李马匹仅上妇人之船，全身受疚，无一不在妇人之域，可不畏哉？奈何世有无知之徒，以首经为壬水，以梅子为金丹，采取吞飨，秽污百端，以要作真，望结仙胎，是何异唐僧八戒见子母河水清而吃乎？殊不知妇女乃世间纯阴之物，经水乃后天浊中之浊，安有先天至阳之气？若谓男子得女子之经可以长生，何以女子得男子之精终归于死？男得女，女得男，不过顺欲而取其欢喜，安能超凡入圣而完大道？

　　“西梁国尽是女人，并无男子。”女人无阳，显而易见，何待细辨？“国中人年登二十岁以上，方敢去吃那河水，吃水之后，便觉腹痛有胎，至三日之后，到迎阳馆照胎泉边照去，若照得有了双影，便就降生孩儿。”古者女子二十岁方嫁，三日经过之后，男女交媾，女得男精结胎，而号为双身。是特世间生人之道则然，至于成仙之道，取灵父圣母先天之气，凝结而成圣胎，其理虽与生人之道相同，其用实与生人之道大异。一圣一凡，天地悬隔。彼饮子母河有质之法水，而妄想结无形之仙胎，则所结不过是血团肉块，不但不能成仙佛之胎，适以结地狱之种。提纲云：“怀鬼孕”，情真罪当，骂尽一切迷徒。

　　“八戒道：‘要生孩子，我们却是男身，那里开得产门，如何脱得出来？’行者道：‘一定从胁下裂个窟窿钻出来。’沙僧道：‘莫扭莫扭，只怕错了养儿肠，弄做个胎前玻’八戒道：‘那里有手轻的稳婆，预先寻下几个。’沙僧道：‘只恐挤破浆包耳。’三藏道：‘买一服坠胎药，吃了打下胎来罢。”’此等闲言冷语，棒喝敲打，足令顽石点头矣。

　　“婆子说出正南上解阳山，破儿洞，一眼落胎泉，那井里水，吃一口方才解下胎气。”“正南”者，《离》明之地。“解阳山”，解说真阳之理。“破儿洞”，开破无知之妄。“一眼”者，为正法限藏。“落胎”者，为涅槃妙心。“泉”者，源头活水，至清而不混，有本而流长。“井”者，《坎》水之象。“吃井水一口，方才解下胎气”，是榷坎》中一阳，填《离》中一阴也。榷坎》填《离》，水火相济，阴阳相合，中悬先天一气，白无而有，凝结至胎。是谓男儿有孕，不着于形象，不逐有无，光明正大。佛祖教外别传者即此道，道祖龙转还丹者即此道，解阳者即解此道，破儿者即破不是此道。若有解得破得者，则结圣胎之道得矣。

　　“道人称名如意仙，破儿洞改作聚仙庵。”《坎》中一阳为生物之祖气，是为真乙之水，三元八卦皆本于此，天地人物皆出于此，能得之者，一得永得，无不如意，足以空幻身，而归正觉，非聚仙而何？然此真乙之水，最不易得，亦须由我亦由天。上阳子云：“天或有违，当以财宝精诚求之。”又．丹经云：“欲求天上宝，须用世间财。”此丹诀中最为要紧之法程。缁黄之流，千人万人无有知者。御女邪徒，用钱钞以买鼎；烧炼贪夫，骗金银而置药。此等愚迷，当入拔舌地狱。殊不知求实之财，乃世间之法财，而非铜铁之凡财。若无此财，则真宝不得，而仙佛遥远，焉能成其大道？故曰：“落胎泉水，不肯轻赐与人，须要花红表礼，羊酒果盘，志诚奉献，方可求得。”学者若能于此处打的透彻，则金丹有望。否则，不辨法财，天宝不得，只可挨命待时而死，再转来世生产罢了。

　　行者到解阳山取水，道人要花红酒礼。行者道：“不曾办得。”道人笑道：“你好痴呀。”又曰：“莫想！莫想！”又臼：“不得无礼。”又曰：“不知死活。”夫礼者，所以表真心，而示真意，倘无礼而求真水，则心不真而意不诚，强求强取，无礼之至，是我欲如意，而彼得以如意之物制我，虽真水现前，未为我有。

　　“大圣左手轮棒，右手使桶。”是左右恃强，予圣自雄，只知有已，不知有人也。“被道人一钩，扯了一个躘踵，连索子通掉下井去了。”未取于人，早失其己也。“行者回至村舍，叫沙僧同去，乘便取水。”此有人有已，人已相合，不倚自强，真水可得之时。“大圣与真仙在门外交手，直斗到山坡之下，恨苦相持”，此外而勤功锻炼，努力以御客气，所以除假也；“沙和尚提着吊桶，闯进门去，取出宝杖，一下把道人左臂膊打折，向井中满满的打了一桶水”，此内而防危虑险，乘间以祛杂念，所以救真也。除假救真，内外相济，取彼《坎》中之一阳，填我《离》中之一阴，还于《乾》蕉坤》顺之本面，圣胎有象，可以弃有为而入无为矣。故曰：“我已取了水去也，饶他罢。”真者已得，假者自化，住火停轮，正在此时，不饶何为？

　　“妖仙不识好歹，就来钩脚，被大圣闪过，赶上前推了一交。”噫！以上称先生、称真仙，独此处忽变妖仙，读《西游》解《西游》者，皆将此紧要处，轻轻放过，余所不解。夫上之称先生、称真仙，是采取之功，当真一之水未得，造化在他，须借彼不死之方以结丹，故曰真。此处称妖仙，是温养之事，及真一之水已得，造化在我，只凭我天然真火以脱化，故曰妖。“不识好歹来钩脚”，是若也持盈未已心，不免一朝遭殆辱也。“赶上前推一交”，是“慢守药炉看火候，但安神息任天然”也。

　　“夺过如意折为两段，又一抉，抉为四段。”两加四为六，隐示《坤》六断之义。何以知之？《坎》中一爻，原是《乾》家之物，因先天《乾》、《坤》相交，《乾》之一阳，走于《坤》宫，《坤》实而成《坎》；《坤》之一阴，人于《乾》宫，《乾》虚而为《离》。取《坎》中之一奇而填于《离》，则《离》变而为《乾》；还《离》之一偶而归于《坎》，则《坎》变而为《坤》。宜抉两段，又抉四段矣。试观掷之于地，而愈知《坎》变为《坤》无疑矣。“再敢无礼”一语，正言不榷坎》填《离》，《乾》、《坤》不合，圣胎不结，则无礼；能榷坎》填《离》，水火相济，玄珠有象，则有礼。

　　最可异者，篇中屡提“花红酒礼，方与真水”，何以行者沙僧无花红酒礼而得水？岂不前后矛盾？说到此处，天下道人无能达此。殊不知取水时，正有花红酒礼，而人自不识也。“乘机取水而就走”，酒礼也；“庵门外交手，斗到山坡下”，酒礼也；“取出宝杖打道人”，酒礼也；“向井中满打一桶水”，酒礼也；“取了且饶他”，酒礼也；“把妖推了一交”，酒礼也。一棹全礼件件抬出，为天下后世学人个个细看，要取其水，而完成大道，此等礼物，一件件不可缺少。噫！这个天机，悟之者，立跻圣位，迷之者万劫沉沦。到得收园结果，悟者自悟，迷者目迷。“那妖仙战兢兢忍辱无言，这大圣笑呵呵驾云而起。”邪正分途，大抵然也。

　　诗云：“真铅若炼须真水”者，真铅外黑内白，内藏真一之壬水，炼真铅须用此真水也。“真水调和真汞干”者，真汞外实内虚，内有虚灵之火，用真铅之真水，调真汞之灵火，水火相济，以铝制汞，汞不飞扬而自干矣。“真汞真铅无母气”者，铅汞虽真，若不知调和，铅自铅，汞自汞，灵丹不结，是无母气也。“灵砂灵药是仙丹”者，铅汞相投，其中产出先天之气，温养十月，铅飞汞干，只留得一味紫金霜，名曰灵砂，又曰灵药。虚圆不测，至灵至圣，是所谓仙丹也。“婴儿枉结成胎象”者，若不知灵丹是先天虚无之气结成，误认为女子经元，或吞餐，或采取，妄想结成婴儿之胎，是鬼窟中生涯，而枉用心计也。“土母施功不等闲”者，金丹大道用黄婆真土，钩取真阴真阳以生先天之气，自无而有，凝结圣胎，而非等闭执假相弄后天者，可得窥其一二也。“推倒旁门宗正教，心君得意笑容还”者，有志者若推倒一切旁门之伪，而归于金丹正教，则心有主宰，不为邪说淫辞所惑，步步得意，而还丹不难矣。

　　“大圣沙僧得了真水，径来村舍。道‘呆子几时占房的？’”此千古不传之秘密，而仙翁泄露于此。夫修道所患者，不得真水耳。若得真水，金丹有象，可以入室下功，以了大事，自不容已。“几时占房”，其意深哉！曰：“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气。”曰：“若吃了这桶水，好道连肠子肚子都化尽了。”金丹人口，点化群阴，如猫捕鼠，至灵至圣。仙翁婆心，点化迷途，说到此处，一切采取邪术而怀鬼孕者，当亦解悟矣。故结曰：“洗净口业身干净，销化凡胎体自然。”吾愿同道者，速解阴浊之鬼胎，勿误吞子母河之水，急结真一之圣胎，当即求落胎泉之水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痴迷每每服红铅，怀抱鬼胎妄想仙。

　　怎晓华池真一水，些儿入腹便延年。

# 第五十四回　法性西来逢女国　心猿定计脱烟花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金丹之道务在得先天真一之水，而不可误认房中之邪行矣。然妇女虽不可用，而妇女犹不能避，是在遇境不动，见景忘情，速当解脱色魔，打开欲网，以修大道。万不可见色迷心，伤其本真，有阻前程。从来读《西游》评《西游》者，多以此篇误认，或猜修道者必须女人，不流于采战，必入于色瘴；或疑修道者必避女人，不入于空寂，便归于山林。此皆不得真传，妄议私度之辈，何不细味提纲二句乎？

　　曰：“法性西来逢女国”者，言女国西天必由之路，而女国不能避。曰“逢”者，是无意之相逢，非有心之遇合，是在逢之而正性以过之，不得因女色有乱其性也。曰：“心猿定计脱烟花”者，言烟花修行必到之乡，而烟花不可贪。曰“用计脱”者，是对景而无心，并非避世而不见，特在遇之而心定以脱之，不得以烟花有迷其心也。逢之脱之，言下分明，何等显然。

　　篇首“唐僧在马上指道：‘悟空，前面西梁女国，汝等须要谨慎，切休放荡情怀。”’仙翁慈悲，其叮咛反复，何其深切？彼行房中邪术者，是亦妄人而已，与禽兽奚择哉？“国中不分老少，尽是妇女。”纯阴无阳也。“忽见他四众，整容欢笑道，人种来了！人种来了！”言男女相见，为顺其所欲，生人之种，而非逆用其机，生仙之道。虽仙道与人道相同，然一圣一凡，天地悬隔矣。“须臾塞满街道，惟闻笑语。”写尤物动人，足以乱真，可畏可怕。“行者道：‘呆子，拿出旧嘴睑便是。’八戒真个把头摇上两摇，竖起一双蒲扇耳，扭动莲蓬吊搭唇，发一声喊，把那些妇女们吓得跌爬乱躲。”读者勿作八成发呆，若作呆看，真是呆子，不知道中之意味也。“把头两冶，摆脱了恩爱线索；“将耳竖起”，挡住了狐媚声音；“扭动莲蓬”，出污泥而不染；“发出喊声”，处色场而不乱；“拿出旧嘴脸”，发现出一团真性；“吓跌妇女们”，运转过无边的法轮。诗云：“不是悟能施丑相，烟花围住苦难当。”即“说着丑，行着妙。”神哉！神哉！

　　“女人国自混沌开辟之时，累代帝王，更不曾见个男人。国王愿招御弟为王，与他阴阳配合，生子生孙，永传帝业。驿丞以为万代传家之计。”犹言混沌初分，累代帝王，并不曾见有个男子得女子而成道，女子得男子而成道者。只可男女配合，恣情纵欲，生子生孙，为万代传家之计。若欲成道，乌可能之？“大师说出一国之富，倾国之容，八戒叫道：‘我师父乃久修得道的罗汉，决不爱你托国之富，也不爱你倾国之容，快些地倒换关文，打发他往西去，留我在此招赘如何？太师闻说，胆战心惊，不敢回话。”此写世间见财起意，见色迷心之徒，是不知久修得道的罗汉，不爱此富贵美色，而别有阴阳配合，以女妻男，坐产招夫。此真惊俗骇众之法言，彼一切在女人身上作话计者，安能知之？况此女入国，乃上西天必由之路，不过此地，到不得西天，见不的真佛；过得此地，方能到得西天，见的真佛。女人国都是人身，却非妖精怪物可比，精怪可以打杀，人身不可以伤损。此行者到此处，遇此人，不得不将计就计，而假亲脱网也。

　　“待筵宴已毕，只说送三人出城，回来配合”者，假亲也；“哄得她君臣欢喜”者，假亲也；“使定身法叫她们不能动身”者．脱网也。“一则不伤她的性命，二来不损你的元神，岂不是两全其美”者，无损于彼，有益于我，有人有己，大小无伤，两国俱全，其美孰大于此？彼以幻身而采取者，是乃苦中作乐，其美安在？仙翁将过女人国之大法，已明明和盘托出。犹有一般地狱种子，或采首经粟子，以为一则不伤她的性命，二来不损我的元神；或交合抽纳红铅，以阴补阳为假亲，而非真亲。如此等类，不一而足，重则伤其性命，轻则损其阴德，大失仙翁度世之本原。殊不知心中一着女人，则神驰性迷，未取于人，早失于己，可不慎诸？

　　“女王凤目峨眉，樱桃小口，十分艳丽。真个是丹桂嫦娥离月殿，碧桃王母降瑶池。呆子看到好处，忍不住口角流涎，心头鹿撞，一时间骨软筋麻，好便是雪狮子向火，不觉的都化去。”以见美色迷人，易足销魂。古人谓“生我之处，即死我之处”，良有深意，不是撰说。“女王与唐僧素手共坐龙车，倚香肩，偎桃腮，开檀口，道：‘御弟哥哥，长嘴大耳的是你那个高徒？’”曰：“御弟哥哥，你吃素吃荤。”曰：“御弟哥哥又姓陈。”写出一篇狐媚殷勤爱怜之意，曲肖人间淫奔浪妇情态，有声有色，若非有大圣人能以处治，安得不落于网中？吕祖云：“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中仗剑斩凡夫。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叫君骨髓枯。”盖人自无始劫以来，以至千万劫，从色中而来，从色中而去，诸般易除，惟此色魔难消。修行人若不将此关口打破，饶你铁打的罗汉，铜铸的金刚，一经火灼，四大俱化，焉能保的性命，完全大道？释典所谓“袈裟下大事不明，最苦；裙钗下大事不明，更苦”者是也。

　　“女王取出御印，端端正正印了，又画个手字花押，传将下去。”唐僧自收三徒而后，历诸国土，未曾添注法名，而女国何以忽添？此中有深意焉。世间之最易动人者，莫如女色；最难去者，莫如女色。遇色而不能动，则世更无可动之物；遇色而不能不动，则世无有不动之物。故必于女国过得去，方为悟空、悟能、悟净，而三家合一，五行攒簇；过不得去，不为悟空、悟能、悟净，而三家仍未合，五行仍未攒。是有空、能、净之名，未有空、能、净之实，犹如出长安时单身只影相同，何得云人我同济，彼此扶持？故三徒必于途中收来，必在女王手中注名画押，端端正正，印证过去，才为真实不虚。赐金银行者不受，赐绫锦行者不受，而惟受一饭之米，亦在包容之中。外虽受而内实无受，特以示色不能动心，而无一物可能动者。

　　“三藏赚女王送三徒出城，行者八戒沙僧，同心合意，结束整齐”，三人同志，防危虑险也。“三人厉声高叫道：‘不必远送，就此告别。’长老下车拱手道：‘陛下请回，让贫僧取经去也。’”夫假亲，凡以为赚哄印信，而欲脱网之计。若印信已得，关文已换，前途无阻，正当拜别女国，奔大路而取真经，时不容迟缓者也。八戒道：“我们和尚家，和你这粉骷髅做甚夫妻？”真是暮鼓晨钟，惊醒梦中多少痴汉。一切迷徒，闻得此等法音，当吓得魂飞魄散，跌倒而莫知所措矣。

　　“三藏上马，路旁闪出一个女子喝道：‘唐御弟，那里走，我和你耍风月儿去来。’弄阵旋风，呼的一声，把唐僧摄将去了无影无踪。”此烟花之网已脱，而风月之魔难除，色之惑人甚矣哉！学者早于女国举一只眼，勿为烟花风月所迷，幸甚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烟花寨里最迷真，志士逢之莫可亲。

　　对景忘惰毫不动，借他宝信炼元神。

# 第五十五回　色邪淫戏唐三藏　性正修持不坏身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女色之来于外，此回言邪色之起于内。然外者易遏，而内者难除。故仙翁于此回，写出金丹妙旨，使学者寻师以求真耳。

　　篇首“大圣正要使法定那些妇人，忽闻得风响处，不见了唐僧。”盖色魔之兴，兴于己而非出于人，倘不能戒慎恐惧于内，而徒施法强制于外。胸中早有一妇人在，是未取于人，闻风已被妖精摄去，有失于已矣。“行者云端里四下观看，见一阵风尘滚滚，往西北上去，急回头叫道：‘兄弟，快驾云赶师父去。’响一声，都跳在半空里去。”言当此至危至险之处，急须看的破，打的开，借假修真，人找共济，即可跳出罗网，平地腾空，而呼吸灵通，其应如响也。

　　“慌得西梁国君臣女辈，跪在尘埃，都道是白日飞开的罗汉，我们都有限无珠，错认了中华男子，枉费了这场神思。”言此女国为邪正分判之处，圣凡相隔之乡，能于此不染不着，在尘出尘，方是超凡入圣、白日飞升的真罗汉。若于此而以假认真，借女求阳，即是枉费神思，有眼无珠的真瞎汉。说到此等分明处，一切迷徒，认人种为仙种，误女子为他家者，可以不必惊疑，自觉惭愧，一齐回头矣。

　　《黄鹤赋》云：“当在尘出尘，依世法而修道法；效男女之生，发天机而泄天机。”即女国假亲脱网，哄出信宝，上西天而取真经之妙音。噫！无情之情为真情，不色之色为真色。全以神交，而不在形求，不遇真师，此事难知。倘未晓个中机关，稍存丝毫色相之见，即被妖精一阵旋风，摄入毒敌山琵琶洞矣，可不惧哉？

　　“毒敌山”，状阴毒之莫比；“琵琶洞”，象蝎子之可畏。言女色之毒害伤人，如蝎子之锋芒最利，倘不知而稍有所着，为害不浅。此行者不得不见洞，察个有无虚实也。盖色魔之种根甚深，为害甚大，若不知妖之有无虚实，而冒然下手，则妖乘间而遁，枉费功力。察之正所以欲知之，知其有无虚实而后行事，则不着于色，不着于空，而色魔可除矣。

　　“大圣变蜜蜂儿，从门缝里钻进去，见正当中花亭之上，端坐着一个妖魔。”是叫在宥密不睹不闻处，探望贪花好色之心妖也。“两盘面食，一盘是荤馍馍，一盘是素馍馍。”“荤漠馍”，人心也；“素馍馍”，道心也。遂心人心，荤素两盘，显而易见，凭你受用，在人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耳。

　　“三藏想道：‘女王还是人身，行动以礼；此怪乃是妖邪，倘或加害，却不枉送性命。’只得强打精神。”均是色也，而人怪不同。女王为人中之色，人中之色，全以礼运，故用假亲之计，即可以脱网；妖邪为怪中之色，怪中之色，暗里作弊，必须强打精神，方能以保真。

　　“女怪将一个素馍馍劈开，递与三藏。三藏将一个荤馍馍，囫囵递与女怪。女怪道：‘你怎么不劈破？’三藏道：‘出家人不敢破荤。”’妙哉！荤馍素馍指出邪正不同。劈破囫囵，明示圣凡各异，素可以破，道心不妨随手拈来；荤不可破，人心须当一概推去。此等密秘天机，不着于幻相，不落于空亡，须当在不睹不闻处辨别真假，不直向视听言动中打探虚实。

　　“行者在格子上，听着两个言语相攀，恐师乱了真性，忍不住现了本相，执铁棒喝道：‘业畜无礼！”’是未免疑于假之摄真，皆由视听言动之错所致，而必一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而后可。殊不知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倘一着于视听言动，便是在色身上起见，即被女怪一道烟光，把花亭罩住，真者掩而假者出矣。

　　“女怪拿一柄三股钢叉，出亭骂道：‘泼猴惫懒！怎敢私入我家，窥我容貌？”’言在色身上用功夫者，是未得师传，私窥小见，误认人心为道心，以心制心，股股叉叉，非特不能救其真，而且反以助其假。特以金丹大道一得永得，天关在手，地轴由心，点化群阴、如猫捕鼠，毫不着力。若股股叉叉，慌手忙脚，顾头失尾，顾前遗后，势必呼的一声，发动焦燥，鼻中出火，口内生烟，全身股叉，不知有几只手可以捉摸，有多少头脸可以照顾乎？

　　“那怪道：孙悟空，你好不识进退，我便认得你，你却认不得我。你那雷音寺里佛如来，也还怕我哩！’”言不识真空中进退行持，而第于声色中乱作乱为，是以色见我矣。“以色见我，是人行邪道；不得见如来。”原其故，皆由不知在法身根本上穷究，而错向骨头肉皮上认真。

　　“倒马毒桩，把大圣头皮上扎了一下。”是耶？非耶？何为倒马毒桩？马属午，火也；桩者，木也。取其木能生火也。《悟真》云：“火生于木本藏锋，不会钻研莫强攻。祸发总由斯害己，要须制伏觅金公。”《阴符》云：“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。”言不知大道，强攻冒钻，如倒马毒桩，火发于木，自害本身，于人无与。“行者抱头皱眉，叫声：‘利害！利害！’”岂非木本藏锋，祸发害己乎？“疼！疼！疼！了不得。”言一切迷徒，不到自知苦楚之时，不知着色了不得命，了不得性也。“疼！疼！疼！了不得。”言一切迷徒，不到自知苦楚之时，不知着色了不得命，了不得性也。

　　释典云：“汝识得老婆禅否？汝识得皮壳子禅否？”倘不识得此等禅法，终在鬼窟中作生涯。任你空寂无为，一尘不染，机锋应便，口如悬河，禁不住色心一着；纵你刀斧锤剑，威武难屈，雷打火烧，天神不怕，保不定色魔来伤。彼不知邪火锋利，而妄作招凶，在女色上起见用功夫者，适以成其脑门痈而已。如此举止，黑天乌地，夜晚不辨道路，伤其元本，不知死活，尚欲得好，怎的是好？

　　“行者哼道：‘师父在他洞里没事，他是个真增，决不以色邪乱性。”’言真僧心内没事，虽外有色，决不能乱性，非若假僧心里有事，虽外无色，而亦常乱性者同。然则乱性不乱性，不在色之有无，而在心之有事没事耳。

　　“女怪放下凶恶之心”，凶恶由心而放也；“重整欢愉之色”，欢愉由心而整也。“把前后门关了”，妖不在外也；“卧房内收拾烛香，请唐僧交欢”，色邪在内也。“恐他生心害命”，害由心生也。“步入香房，那怪作出百般的雨意云情”，心中作出也；“长老漠然不见不闻，全不动念”，心中不动也；“缠到半夜时候，把那怪恼了”，心中着恼也。噫！胸中正，则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则眸子眊焉。正亦由心，邪亦由心，有诸内而后形诸外也。邪在内乎？在外乎？可见色邪戏弄而不能解脱者，总由于将一个心爱的人儿，一条绳捆在内里，不肯开放，如吹灭灯，失去光明。一夜睡觉，糊涂活计，再说甚的？

　　仙翁慈悲，度世心切，真是鸡声三唱，惊醒梦汉，天下修行人闻此法言，当亦自知痛痒，悔悟前错，能不啐一口道：放！放！放！丢开人心，去其色相乎？何以八戒道：“放！放！放！我师父浪！浪！浪！”大道以真空为要，真空不空，不空而空。倘放去人心，而不知道心，则空空无为，入于茫荡，未免随放随浪，放之不已，浪之不已，而真者仍未得，假者终难除也。此又不得不在深密处，再打听打听也。

　　“行者变蜜蜂，飞入门里，见两个丫鬟，枕着梆铃而睡。入花亭子观看，原来妖精弄了半夜，辛苦了，还睡哩！”梆铃者，中空之物，有声有音，言一切迷徒，罔识真道，百般作为，不着于色，必着于空，着于空则是声音中求矣。“只听得唐僧声唤，行者飞在头上，叫：师父’”，是以声音求我也。“唐僧认得声音，道：悟空来了，快救我命！’”是以声音求我，而着于空也。“行者问：‘夜来好事如何？’三藏咬牙道：‘我宁死也不肯如此。’”是不着于色也。“她把我缠了半夜，我衣不解带．身未洁床。”是乃着于空也。“她见我不肯相从，才捆我在此，你千万救我取经。”是以一空而妄想成道也。“妖精只听见‘取经去’一句，就高叫道：‘好夫妻不作，取什么经去？’”是“以声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”也。“行者出洞，道及衣不解带，身未沾床：八戒道：‘好！好！好！还是个真和尚，我们救他去。’”言顽空之徒，直认阴阳造化，我身自有，空空无为，即可还丹，庸讵知人自先天失去之后，一身纯阴无阳，若执一身而修，焉能还元返本，归根复命哉？

　　“呆子举钯望石门一筑，呼啦筑做几块，把前门打破。女怪走出骂道：‘泼猴！野彘！老大无知，怎么敢打破我门？’”言既不以色求，又以声音求，是前执幻相而着于色，既有亏于行。今求声音而归于空，必至伤其戒，大违即色即空，非色非空之妙道，真乃无知之徒，妄行之辈。何则？着色而真即失陷，归空而真难返还，倘谓顿悟禅机，万法皆空，无作无为，说禅道性，即是得真，吾不知所得者何真？其即口头声音之真乎？噫！以声音为真，只图口头三昧，机锋斗胜，而不知已是空中着色，早被邪魔在嘴唇上扎了一下。了不得性，了不得命，却弄作个肿嘴瘟，何益于事？其曰：“只听得那里猪哼”，捂着嘴哼，骂尽世间持经念佛，禅关机锋顽空之辈。《真经歌》云：“持经咒，念佛科，排定纸上望超脱。若是这般超生死，遍地释子作佛罗。又叹愚人爱参禅，一言一语斗巧言。言尽口诀难免死，真个佛法不如此。”顽空之坏事误人不浅，谓之“好利害”，岂虚语哉？观于着色而了不得道，着空而了不得道，则必有非色非空之道在。若非遇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度世之真人，问出个真信因由，何能保全性命？

　　“菩萨半空中现身，说出妖精来历，叫往光明宫，告求昴日星官，方能降伏。”是叫人神现密察，以灵明之光，而破色魔之障碍也。“星官把八戒嘴上一摸，吹口气，就不疼。”摸去声音，何疼之有？“把行者头上一摸，吹口气，也不痒。”摸去色见，何痒之有？“行者八戒将二门筑得粉碎”，是打破色空无明之障碍。“那怪解放唐僧，讨饭与吃”，即可解真空养命之根源。“妖精要下毒手，行者八戒识得方法，回头就走”，不着于色也；“那怪赶过石屏，行者叫声：‘昂星何在？’星官现出本相”，不着于空也；“原来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，昂起头来，约有六七尺高”，非色非空，内外合一，静则无为，动则是色。色空不相拘，动静无常法，性命双修，大公无私，在源头上运神机，本来处作活计，约而不繁，立竿见影，榷坎》填《离》，水火既济之高着也。“六七尺”，六为水数．七为火数，喻其水火颠倒之义。

　　“叫一声，那怪即时现了本相，原来是个琵琶来大小的一个蝎子精。”言了命之道，不过是“大小无伤，执中精一”之一句，而即可返本还元。“再叫一声，那怪浑身酥软，死在坡前。”言了性之功，亦只是剥尽群阴，天人浑化之一着，而即归无声无臭。前后两段功夫，一了命而一了性，总是不二法门，从有为而入无为。

　　“八戒一脚踏住那怪胸前道：“业畜，今番使不得倒马毒了。”是戒其不可再在肉团心上，作顽空事业。“那怪动也不动，被呆子一顿钯，捣作一团烂酱。”是不容复向幻皮囊上，作执相活路。“大小丫鬟跪告，不是妖邪，都是西梁国女人。”可知的外边女人，不是妖邪，何伤于我？“前后被这妖精摄来的，师父在香房里坐着哭哩！”明指出内里精灵，自起色欲，最能害真。寻出丹元，三家相会，而圆成无亏，一遇师指，真阳可得，而阴邪易灭。

　　“摄来女子，指路回家，琵琶妖洞，烧个干净。”内无所损，外无所伤，上马西行，见佛有望。结云：“割断尘缘离色相，推干金海悟禅心。”其提醒我后入者，何其切哉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色中利害最难防，或着或空俱不良。

　　正性修持归大觉，有无悉却保真阳。

# 第五十六回　神狂诛草寇　道昧放心猿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全线割断，金海推干，离色相而悟禅心，是明示人以修道必须死心，而不可有心矣。故仙翁于此回，发明有心为害之端，叫学者自解悟耳。

　　篇首一词，极为显亮，学者细玩。曰：“灵台无物谓之清，寂寂全无一念生。”言心本空洞无物，是心非心，当寂静无念为主，不可以心而着于心也。“猿马牢收休放荡，精神谨慎莫峥嵘。”言当收心定意，而不可放荡；畜精养神，而不宜狂妄也。”除六贼，悟三乘。”言死心而行道也。“万缘都罢自分明”，言心死而神活也。“色魔永灭超真界，坐享西方极乐城。”言色相俱化，群阴剥尽，变为纯阳，性命俱了也。

　　“三藏咬钉嚼铁，以死命留得一个不坏之身。”是已去死地而入生路，出鬼窟而上天堂。不复为心境所累，已到平阳稳当之地，正宜死心忘意，不可因小节而损大事，处安乐而放情怀。“八戒叫沙僧挑担”，便是担荷不力，得意处而失意：“说肚饿要化斋”，又是因食起见，收心后而有心。“行者叫马快走”，心放也；“那马溜了韁”，意散也。“长老挽不住韁，忽的一声锣响，闪出三十多人，挡住路口，慌得唐僧坐不稳，跌下马来。”放心而意乱，意乱而心迷。强人当道，长老跌马，势所必然。夫金丹之道，《中庸》之道；《中庸》之道，方便之道。倘不能循序而进，急欲求效，躁举妄动，未免落于人心，而有二心。以二心欲取真经，妄想成方便之道，即是两个贼人，起一片虎心，截住要路，专倚自强，打劫法财，方便何在？不能方便，是不知解脱之大道，而千头万绪，零零碎碎，剥化群阴，如何得过？讵不害杀我也？何则？大道贵于无心，最忌有心。无心者，清净圣贤之心。有心者，争胜好汉之心。争胜而能伤道，如猛虎而能伤人。作好汉，即是变畜生；畜生心，即是好汉心。心可有乎？不可有乎？倘未明其中利害，遇急难之处，一有人心，为贼所弄，绳捆高吊，悬虚不实。三家不会，五行相离，于道有亏，有识者见之，能不呵呵大笑耶？笑者何？笑其有心作事，葛藤缠扯，如打秋千耍子，焉能完的大道？

　　“行者认得是伙强人，暗喜道：‘造化！造化！买卖上门了！’变作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，穿一领细农，年纪只有二八，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。”以大变小，有心也。曰“干净”、曰“细衣”、曰“蓝布包袱”，是着于色也。“三藏认得是行者声音，道：‘徒弟啊！还不救我下来？’”是着于声也。着色着声皆是有心，有心即是人心造化，非是干其直行正道，适以干其盘缠勾当而已，有甚实济？“三藏道；‘他打的我急了，没奈何？，把你供出来，说你身边有些盘缠，且叫他莫打我，是一时救难的话儿。’行者道：‘好倒好，承你抬举，正是这样供。’”犹言不好好的将人心抬举，形容一番，与大众这样供出，不知人心之为害如何也？正是这样供出，而人心端的可以显然易见矣。噫！修道何事？而可着于声色乎？一着声色，妄念纷生，贪财丧德，无所不为，心即贼，贼即心，便是包藏祸心，走回头路，不知死活，为贼所困。当斯时也，纵能整顿刚气，打倒贼头，终是以心制心，以贼灭贼，虽解一时之急难，而未可脱长久之危危。故三藏恼行者打死贼头，把尸首埋了，盘作一个坟堆，早已种下祸根矣。

　　“三藏以孙、陈异姓，祸贼只告行者”，是心有人相也；“八戒谓他打时，没有我两个”，是心有我相也；“行者祝出天上地下诸神，情深面熟，随你去告，不怕”等语，是心有众生相也；“三藏又道：‘我这等祷祝，是叫你体好生之德，为良善之人，怎么认真？’”是心有寿者相也。“长老怀嗔上马，大圣有不睦之心，师徒都面是背非。”机心一生，五行错乱，四象不和．大道已昧，故不觉借宿于盗贼之家矣。“老者见了三徒，战战兢兢，摇头摆手道：‘不像！不像人模样！是几……是几个妖精。’”盖道心活活泼泼而无像，无像则非色非空，而不着人心，人心勉勉强强而是几，是几则认假失真，而即为妖精。一真百真，一假百假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有像无像，性命关之，可不慎哉？

　　“三藏陪笑道：‘我徒弟生的是这等相貌。’”是心有色相，而欲以色见我矣。“老者道：‘一个夜叉，一个马面，一个雷公。’行者闻言，厉声高叫道：‘雷公是我孙子，夜叉是我重孙，马面是我玄孙哩！’”是心有声音，欲以声音求我矣。“那老者面容失色，三藏挽住，同到草堂，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婆婆．携五六岁一个小孩儿，也出来惊问。都到草堂，唱喏坐定，排素斋，师徒们吃了渐渐天晚，掌起灯，问高姓高寿，又问几位令郎。老者道：．‘只得一个，适才妈妈携的是小孙’等语”，仅是写有人心，昧道心之由。

　　一切迷徒错认人心为道心，在声色场中寻真，自吃了昧心食，不肯醒悟，欲以灯光之明，照迷天之网，妄冀了性了命长生不死。殊不知道心者，圣贤之心；人心者，贼盗之心。不修道心而修人心，其所抱者不过贼种而已，安能得的仙种？真足令人可叹可怜！何则？道心者本也，人心者末也，能务本而以道心为任，则本立道生，天关在手，地轴由心，位天地而育万物，道莫大焉。不务本而以人心为用，是打家劫道，杀人放火，相交的狐群狗党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，与道远矣。

　　“行者以不肖而欲寻来打杀”，是有心而除恶也；“老杨谓纵不才还留他与老汉掩土”，是有心而留恶也。留恶除恶，总是人心，总是有心。师徒们在园中草团瓢内安歇，全身受伤，而道昧矣。然道之昧，皆由不能看破人心，祛除一切，以致窝藏祸根，开门揖盗，认贼为子，自己米粮，把与他人主张。其曰：“冤家在我家里’”，不其然乎？“老者因众贼意欲图害，念远来不忍伤害，走到后园，开后门放去四众，依旧悄悄的来前睡下。”以见杀生救生，不出意念之间，前边起意图害之时，即是后边动念不忍伤害之时。意也，念也，总一放心也，总在睡里作事也。

　　“长老见贼兵追至，道：‘怎生奈何？’行者道：‘放心！放心！老孙了他去。’”此处放心，与别处放心不同。别处放心，是无心而放有心；此处放心，是有心而放无心。读“老孙了他去来”，非有心之放而何？“行者把那夥贼都打倒，三藏在马上见打倒许多人，慌得放马奔西。”心放，则神不守室而发狂不定；神狂，则意马劣顽而不能收缰。即能捕灭众贼，究是人心中生活，而与大道无涉。“行者夺过刀，把穿黄的割了头来，提在唐僧马前道，这是老杨的儿子，被老孙取将首级来也。”黄者土色，意土也。有心定意，而意仍在，有意有心，不放而放，不荡而荡。

　　“三藏跌下马，把《紧箍儿咒》念有十余遍，还不住口。”神狂则意不定，意不定则杂念生，前念未息，后念复发，念念不已，大道已坠迷城，纵放心猿，势所必至。“快走！快走！免得又念。行者害怕，说声去，一路筋斗云，无影无踪。”人心一着，道心即去。结出“心有凶狂丹不熟，神无定位道难成。”有心之昧道，一至于此，可不慎诸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大道修持怕有心，有心行道孽根深。

　　却除妄想重增病，因假失真无处寻。

# 第五十七回　真行者落伽山诉苦　假猴王水帘洞誊文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真心纵放，皆因有心作为之故。然学者或疑心之，既不可有，则必空空无物，如枯木寒灰，至于无心而后可。殊不知有心有有心之害，无心有无心之害。若一味无心，而不辨真假，则其无之失，更甚于有。故此回急写无心之受害，使人分别其真假，不得以空空无物为事也。

　　篇首“大圣被唐僧放去，起在空中，踌躇良久，进退两难。”是明示人以有心不可，无心亦不可，必有不有不无者在。此仙翁承上起下之笔，读者须要认定。

　　“大圣独自忖量道：‘还去见我师父，还是正果。’”道心一去，空具法身而无实果，难以还丹，可知道心之不可无也。乃“唐僧见之，复念咒以逐之”，是不以道心为贵，而徒以空寂是务，何以了得大事。故行者道：“只怕你无我，去不得西天。”唐僧之所依赖者金公，金公即道心，非特唐僧离不得，即八戒沙僧亦离不得。今舍去金公，欲仗土木之用以见佛，岂可得平？

　　唐僧道：“你杀生害命，如今实不要你了。快去！快去！”杀者义也，生者仁也，义所以成仁，杀所以卫生。不论是非，一味慈祥，乃寺妇之仁，真放心而不知回心者。不知回心，皆由不能静观密察，以明邪正得失之理耳。此“大圣见师父更不回心，忽然醒悟道。‘这和尚负了我心，我且向普陀告诉观音去来。’”“负了我心”者，背其道心也；“告诉观音”者，欲其辨别也。

　　“见了菩萨放声大哭”，此非行者大哭，乃仙翁大哭天下后世空寂之流，不知有道心之可求也。“菩萨叫善财扶起道：‘你有什么伤感之事？明明说来。”’财法两用，人我共济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无伤于彼，有益于我，内外感通之理。若失其感通，是谓顽空，殊非我佛教外别传之妙旨。“明明说来”，是叫说此伤感之事、着空之事耳。

　　“行道垂泪道：‘自蒙菩萨解脱天灾，保唐僧取经，救解魔障，洗业除邪，怎知长老背义忘恩，直迷了一片善缘，更不察皂白之苦，将弟子驱逐。’”行者一路为唐僧护法，步步出力，时时扶持，义莫义于此，恩莫恩于此，而反驱之逐之，是欲背恩义而行良缘，皂白不分，此其所以垂泪也。“菩萨问皂白原因，行者将打草冠之事，细陈一遍。菩萨道：“唐僧一心秉善，据我公论，还是你的不善。’”一心秉善，则是秉善之一心，宜收不宜放。“还是你的不善”，是不善之二心，宜放不宜收。

　　行者道：“纵是我的不是，也当将功折罪，不该这般逐我。”言有罪者固为不善则当逐，而有功者乃为至善，则不宜逐。又云：“万望菩萨将《松箍儿咒》念念，褪下金箍，交还与你，放我逃生去罢。”金箍原所以收道心而上西天，今西天未到，而放去道心，是欲松金箍而半途褪下，焉能见得真佛，取得真经？故菩萨道；“《紧箍儿咒》本是如来传我的，却无甚《松箍儿咒》。”性命大道，以无生无灭为休歇之地，若不见如来金面，而金箍不可松也。

　　“行者欲上西天拜佛，菩萨道：‘且住，我看你师父祥晦如何？’慧眼遥观，遍周宇宙，霎时间开口道：‘你师父顷刻之间，即有伤身之难，不久便要寻你。我与唐僧说，叫他还同你去取经，了成正果。’”噫！此处谁人识得，以唐僧而论，唐僧以行者为道心；以行者而论，行者以唐僧为法身。有身无心，则步步艰难；有心无身，则念念虚空。唐僧离行者无以了命，行者离唐僧无以了性。身心不相离，性命不可偏，《金箍儿咒》不但为行者而设，亦为唐僧而传。定慧相赖，诚明相通，此金丹之要着。菩萨止住行者，是止其道心，不得法身，而不得松箍。“叫唐僧还同去，了成正果”者，是言其法身不得道心，而难成正果。此即菩萨叫行者明明说来皂白之苦。提纲所谓诉苦者，诉此等之苦耳。道心可放乎？不可放平？

　　夫天下事，善恶不同途，忠奸不同朝，孔子用而正卯诛，秦桧用而岳飞亡，正退邪来，假除真至，理之所必然者。三藏放去行者，而根本已伤，本已伤，而枝叶无倚，未几而八戒化水去矣，未几而沙僧催水去矣。一去无不去，而单身只影，无所籍赖，假行者能不一声现前，其应如响乎？假行者之来，由于真行者之去而来；非因真行者之去而来，由唐僧逐真行者时，已暗暗而来矣。其逐真行者，是不知其真而逐，不知其真，安知其假？假即在真之中；不知其假，焉知其真？真不在假之外。假假真真，真真假假，不辨真假，无心着空，是非混杂。必将以真作假，而放去其真；以假作真，而招来其假。是以真行者而认为假行者，见假行者而亦误为真行者。

　　骂道：“泼猴狲，只管缠我作甚？”噫！此等举止，施之于真行者则可，施之于假行者则不可。真行者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虽百般受辱而不忍远离。假行者外恭而内倨，情疏而貌敬，若稍有犯，性命所关。故假行者变脸道：“你这个狠心泼秃”，可为放道心者之一鉴。盖道心去，狠心来。“脊背上被铁棒一砑，昏晕在地，不能言语”。背其道心，自取灭亡，出乎尔者反乎尔，情真罪当，何说之词！两包之中和，落于假行者之手，“驾筋斗云，不知去向”。大道已去，无心之为害有如此，可不畏哉？当此昏晕之时，而世间呆子，犹有襟兜饭，钵舀水，路上欢欢喜喜，岂知法身倒在尘埃，“白马撒缰跑跳，行李担不见踪迹”，而真衣钵已失乎？八戒疑是孙行者赶去余党，打杀师父，抢夺行李；唐僧误认真行者缠我，打杀我。不识真假，尚可言欤！

　　“八戒扶师父上马，直至山凹里人家安息，妈妈道：‘刚才一个食痨病和尚化斋，说是东土往西天去的，怎么又有一起？’八戒道；‘就是我，你不信，看衣兜内不是你家锅巴饭？’”舍却真空妙道，而徒恃戒净，一尘不染，是直在山凹里安息，害食痨病，妄贪口味，而不知西天取经，并不在一尘不染。若以一尘不染可以成道，是以真空取经，而又以顽空取经，吾不晓取的是何经？其必所取者，是剩饭锅巴之假经焉耳！空有其名，而无其实，何济于事？其曰：“就是我，你不信。”言不识其假，难识其真也。不识真假，则一假无不假，此唐僧使沙僧讨行李，亦入于假路而罔知也。

　　其曰：“身在神飞不守舍，有炉无火怎烧丹。”身者，真性法身也。神者，无神真心也。有性无心，如有炉无火，而丹难成也。曰：“五行生克情无顺，只待心猿复进关。”道心一去，五行错乱，各一其性，不相顺情。若欲五行攒簇，四象和合，非道心来复不能也。

　　“沙僧直至花果山，见行者高坐石台，把通关牒文念了从头又念，是直以空空一念，为取经始终之妙旨矣。最提醒人处，是牒文上贞观十三年秋吉日，有宝印九颗，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，二徒弟猪悟能八戒，三徒弟沙悟净和尚。夫西天取经之道，即九转金丹之道，金丹之道，在五行攒簇，三家相会，攒之会之，要在真履实践处行去，不向顽空无为处得来。倘误认空念为真，而不知实行其路，即是还未登程之日，九颗宝印，三家五行，尽皆付之空言已耳，焉能见诸实事？此其所以为假行者也。“假行者抬头不认得是沙僧”，是讥其顽空之徒，不识有此合和四象之妙道耳。

　　假行者道：“我打唐僧，抢行李，不因不上西天，亦不因爱居此地。今读熟了牒文，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，送上东土，我独力成功，叫南赡部洲人，立我为祖，万代传名也。”人我共济，彼此扶持，为万代祖祖相传之妙旨。今只知有已，不知有人，若欲一空了事，独立成功，作万代相传之事业，能乎？否耶！故沙僧道：“师兄言之欠当，自来没个孙行者取经之说，菩萨曾言取经人，乃如来门生金蝉长老，路上该有这般魔瘴，解脱我等三人，作个护法，若不得唐僧去，那个佛祖肯把经与你？却不是空劳神思也？”三家者，乃修道者之护法，所以保性命而解魔瘴。然不能身体力行，着于空道，虽有三家，而真经难得。若谓孙行者可以取经，则是空空一心，有何道理？既无道理，即是佛不肯与经，岂非空劳神思，枉费功力乎？

　　假行者道；“贤弟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一者道心，为真心。二者人心，为假心。但知其一心之真，不知其二心之假，则邪正相混，真假不分。是行者二矣，唐僧二矣，八戒二矣，沙僧二矣，白马亦二矣；当斯时也，真者俱无，假者尽发，若非真土先将假土捕灭，则假土而合假五行，不至于伤其性命者几何？“沙僧掣出宝杖，将假沙僧劈头一下打死。”此乃诚一不二，真土现而假土即灭，诚意也。意诚则心必正，心意相会，即在此时，然不能静观密察，而真心犹未可以见。

　　“沙僧到南海见菩萨下拜，忽抬头见孙行者，站在旁边。”是欲辨其假，当先究其真，真不见而假难识也。“沙僧骂行者，又来隐瞒菩萨。菩萨道：‘悟空到此，今已四日，我更不曾放他回去，那有另请唐僧自去取经之事？’”言能静观密察，而真心不离，方能取经。若只空念而无真心，则一己纯阴与取经之道远矣。沙僧道：“如今水帘洞有一个孙行者。”言在净海者是真，而占水洞者必假。菩萨道：“你同去看看，是真难灭，是假易除，到那里自有分晓。”言两不相见，真者不见真，假者不见假，必须于花果山生身之处彼此相会，而真假邪正可以判然矣。故结云：“水帘洞口分邪正，花果山头辨假真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无心不是着空无，如有着空入假途。

　　试问参禅修静客，几人曾得到仙都。

# 第五十八回　二心搅乱大乾坤　一体难修真寂灭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二回一着于有心，一着于无心，俱非修真之正法。故仙翁于此回力批二心之妄，拈出至真之道，示人以诀中之诀，窍中之窍，而不使有落于执相顽空之小乘也。如提纲所云“二心搅乱大乾坤”者，二心为人心道心，人心道心，真假不分，则阴阳相混，而搅乱乾坤矣。“一体难修真寂灭”者，一体为一己之性，难修者，孤阴寡阳，难入正觉。惟有体有用，彼此扶持，本性圆明，方能入于“真寂灭”矣。

　　“行者与沙僧，纵起两道样光”。“大圣本是良心，沙僧却有疑意。”盖因真假未分，故不能同心合意，彼此输诚耳。“到了花果山，二人洞外细看，果见一个行者与大圣模样无异，种种一般无二。”噫！真假迥别，邪正大异，何以云一般无二？殊不知人心为后天之识神，道心为先天之元神，无神本诸太极，具诚明之德，盗造化，转生杀，超凡入圣，起死回生，为动最大，真人亲之，世人远之。识神出于阴阳，具虚妄之见，顺行造化，混乱五行，喜死恶生，恩中带杀，为害最深，世人赖之，真人灭之。二心之力相当，势相等。道心所到之处，即人心能到之处，其所以有真假之别者，只在先天后天耳。古今修行人，多不识真假，认人心为道心，修之炼之，到老无成，终归空亡，不知误了多少人矣。

　　“大圣掣铁棒骂道：‘你是何等妖精？敢变我的相貌，占我的儿孙，擅居吾仙洞。’那行者见了，公然不惧，使铁棒相迎，二行者在一处，不分真假。”修真之道，道心为要，须臾不离，稍有放纵，人心窃权，生生之道夺矣，仙佛之位夺矣。全归于假，而本来主杖亦夺矣。真真假假，杂于幽独，真为假乱，何能分别？

　　“沙僧在旁，欲待相助，又恐伤了真的。”虽同业同事之良友，不能辨其幽独之真假也。“两个嚷到南海，菩萨与诸天都看良久，莫想能认。”虽高明善鉴之天目，不能辨其幽独之真假也。“菩萨暗念《金箍儿咒》，两个一齐喊痛，只叫：‘莫念！莫念！”’虽口授心传之真言，亦不能咒幽独之真假也。“嚷到灵霄殿，玉帝使李天王照妖镜照住，众神观看，镜中乃是两个孙悟空影子，金箍衣服，毫发不差。”虽上帝临汝，无二尔心，亦不能使幽独之无真假也。“嚷到唐僧面前，三藏念咒，一齐叫痛，却也认不得真假。”虽受业度引之恩师，亦不能禁其幽独之无真假也。“嚷到阴司，叫查假行者出身，判官从头查勘，更无个假行者之名，再看毛虫文簿，那猴一百三十条，已是孙大圣得道之时，一笔勾消，自后来凡是猴属，尽无名号。”言二心混乱，是未得道之时。若已得道，水火既济，阴阳合一，不特人心已化，而且道心亦空，人心道心，可一概勾消，至于二心名号，虽执掌生死之冥王，亦不能折辨幽独之真假也。曰：“你还当到阳世间去折辨。”言此幽独中事，不必于死后，在阴司里辨其是非；还当于生前，向阳世间别其真假也。

　　“正说处，只听得地藏菩萨道：‘且住！且住！我着谛听与你听个真假。’”既不容在阴司里折辨，又不容在阳世间分别。盖以自己幽独中之真假，而非可在外面辨别也。曰“听”者，不着于色也。曰“谛听”者，不着于声也。佛云：“若以色见我，以声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”能于幽独无色无声处，极深研几，而真假可判然矣。“谛听奉地藏钧旨”，此即所奉鸿钧一气之旨，所谓地藏发泄，金玉露形者是也。“就于森罗庭院中，俯伏在地”者，是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也。“须臾抬起头来”者，即莫显乎隐，莫显乎微也。曰：“怪名虽有，但不可当面说破”者，人所不知，己所独知也。曰：“又不能助力擒他”者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曰：“当面说出，恐妖精搔扰宝殿，致今阴司不安”者，知其假而说其假，仍是人心用事，能扰幽独不安，真者受累，假者猖狂矣。曰：“妖精神通，与孙大圣无二。幽冥之神，能有多少法力，故此不能擒他”者，假在真中，真在假中，知之而即欲除之，仍归于假，不但不能去假，而且有以蔽真。“不能擒拿”，确是实义。即释典“断除妄念重增病，趋向真如亦是错”也。

　　曰：“佛法无边。地藏早已醒悟，对行者道：‘若要辨明，须到雷音寺如来那里，方得明白。’两个一齐嚷道：‘说得是！说得是！’”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真性之地，见性方能明心，心一明，而心之真假判然，可以不复有二矣。诗云：“禅门须学无心诀。静养婴儿结圣胎。”婴儿者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心不期其无而自无，不期其死而自死，人能如婴儿之专气致柔，而无心之妙块已得，凝结圣胎，何难之有？如来讲出“知空不空，知色不色，名为照了，始达妙音。”可谓超脱一切矣。

　　“二行者嚷到雷音，大众听见两个一样声音，俱莫能辨，惟如来早已知之。”言此种道理，诸天及人，皆不能识。惟具真空之性者，一见而邪正即分，不为假所乱真矣。

　　“正欲说破，忽见来了观音参拜。如来道：‘汝等法力广大，只能普阅周天之事，不能遍识周天之物，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。’”观音者，觉察之神，觉察之神仅能阅周天之事，不为所瞒。如来者，真空之性，真空之性，不空而空，空而不空，无一物不备，无一物可着，离种种边，故能遍识周天之物，亦能广会周天之种类。《法华经》“如来放眉间光，照遍三千大千世界”者，即是此意。

　　“四猴混世”者，贪、嗔、痴、碍之四心也。“六耳猕猴者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恶、欲之六识也。六识兼该四心，在宥密中飞扬作祸，蜂毒无比，以如来妙觉圆空之真性盖着，借大圣铁棒中正之道心捕灭，方是不着于有，不着于无，有无不立，至简至易，死心而无心，口传心授之真诀，正在于此。

　　“行者求念《松箍儿咒》，如来道：‘你休乱想，却莫放刁。我叫观音送你，好生保护他，那时功成归极乐，汝亦坐莲台。”’盖无心之妙道，知的还须行的，必当静观密察，真履实践，愈久愈力，由勉强而抵神化，不到人心灭尽，功成极乐之地，而道心不可松放休歇，道心可无争？

　　噫！道心常存，人心永灭，假者即去，真者即复。一去无不去，假行者死，而假唐僧、假八戒，无不于此而死；一复无不复，真行者复，而包袱行李当时察点，一物不少。菩萨径回南海，归于清净之乡；师徒同心合意，离了冤怨之地。谢了山凹人家，整束马匹行囊，找大路而奔西天，自有不容缓者。

　　诗云：“中道分离乱五行，降妖聚会合元明。神归心舍禅方定，六识祛除丹自成。”总言人已不合，则错乱五行，识神起而真性味；彼我共济，则祛除六识，无神归而大丹成。

　　此篇仙翁用意，神出鬼没，人所难识，写上句全在正面，写下句全在反面。“二心搅乱大乾坤”，本文明言矣。至于“一体难修真寂灭”，其意微露而不显。试举一二以为证。观音南来参佛，一体一用也；如来钵盖猕猴，行者打死，一体一用也；如来叫行者好生保护唐僧成功，一体一用也；菩萨送行者与唐僧，一体一用也；唐僧必须收留悟空，一体一用也。有体不可无用，有用不可无体，体用俱备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真空妙有，一以贯之，可以辨的真假，不为二心搅乱，而易修“真寂灭”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隐微真假谁能知，须要幽独自辩之。

　　非色非空归妙觉，借真除假见牟尼。

# 第五十九回　唐三藏路阻火焰山　孙行者一调芭蕉扇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三回指出了性妙谛，已无剩义。然性之尽者，即命之至，使不于命根上着脚，则仍是佛门二乘之法，总非教外别传之道。故此回紧接上回而言了命之旨。冠首一词，极为显明，学者细玩。

　　曰：“若干种性本来同，海纳无穷。”言蠢动含灵，俱有真性、物性、我性，总是一性，当海纳包容，合而一之，不可谓我一性，物一性，而彼此不同也。曰：“千思万虑终在妄，般般色色和融。”言千思万虑，终成虚妄，须将诸般色相，一概和融，不得有些子放过也。曰：“有日功完行满，圆明法性高隆。”言功以渐用，自勉强而归自然，必三千功满，八百行完，内外合道，方能圆明无亏，法性高隆也。曰；“休叫差别走西东，紧锁牢笼。”言自东家而求西家，自西家而回东家，有一定之正路火候，不得争差。须要紧锁心猿，牢笼意马，谨慎小心，绵绵用功也。曰：“收来安放丹炉内，炼得金乌一样红。朗朗辉辉娇艳，任叫出人乘龙。”言先天大药，须随时采取，收归我丹炉之内，用天然真火煅炼，剥尽群阴。如一轮红日出现，朗朗辉辉娇艳，圆陀陀，光灼灼，体变纯阳，为金刚不坏之身；入水不溺，火火不焚；步日月无影，透金石无碍；隐显莫测，出入自便；不为阴阳所拘，而乘龙变化，与天为徒矣。

　　“三藏收了行者，与八戒、沙僧剪断二心，锁笼猿马，同心戮力，赶奔西行”，此紧锁牢笼，收丹火炉，正当用火锻炼成真之时。然煅炼成真，须要有刚有柔，阴阳相济，方能见功。故曰：“历过了夏月炎天，却又值三秋霜景”也。夏月者，火旺之时，三秋者，风凉之时。过夏月而值三秋，阳极以阴接之．修丹之道。刚中有柔者亦如是。若只知刚而不知柔，欲以一刚而了其道，是何异八戒以热气蒸人，而认为斯哈哩国，天尽头乎？故大圣笑道：“若论斯哈哩国，正好早哩！似师父朝三暮二的，这等担阁，就从小至老，老了又小，老小三生还不到。”三者木数，二者火数，朝三暮二，是木火用事，燥气不息，便是为火焰山挡住，担阁日程，如何到得道之尽头处？“三生还不得到”，此实言也。“沙僧以为天时不正，秋行夏令”，独刚不柔，阴阳不济，有违时令，正在何处？

　　“火焰山”者，火性炎上，积而成山，则为无制之火，喻人所秉刚操之火性也。火性无制，遍历诸辰，八卦生气，俱为所灼。故有“八百里火焰，四周围寸草不止。若过得山。就是铜脑盖，铁身躯，也要化成汁哩！”然火性虽能为害，若得真阴济之，则阴阳得类，火里下种。生机不息，而万宝无不告成焉。故曰：“若要糕粉米，敬求铁扇仙。”

　　铁扇仙者，《巽》卦之象，□卦爻图略（上二阳爻，下一阴爻）为风，故为扇，《巽》上二阳属金，铁为金类，故为铁扇。《巽》二阳一阴，阴伏阳下，阴气为主，故又名铁扇公主。《巽》为《坤》之长女，其势足以进三阴，而包罗《坤》之全体，故又名罗刹女。《巽》之初阴，柔弱恬澹，故有翠云山。《巽》为柔木，故有芭蕉洞。翠云山在西南方者，西南为《坤》，纯阴之地，为生《巽》之处。又为先天《巽》居之位。“芭蕉扇，一扇息火，＿二扇生风，三扇下雨，及时布种、收获，故得五谷养生。”三扇者，自《巽》至《坤》三阴也。火焰山，《乾》之三阳也，以三阴而配三阳，《乾》下《坤》上，地天相交而为《泰》，布种及时，收获有日，养生之道在是。但真阴宝扇非可易求，必用“花红表礼，猪羊鹅酒，沐浴虔诚，拜到仙山，方能请他出洞，到此施为”。古人所谓“凡俗欲求天上宝，用时须要世间财。若他少行多悭吝，千万神仙不肯来”也。

　　何以牛魔王为罗刹女之夫？中属丑，为《坤》土，统《巽》、《离》、《兑》中之三阴，为三阴之主，故为牛王，为罗刹女之夫。此土在先天，则为真为圣；在后天，则为假为魔。故又为牛魔王。《坤》土为魔，《巽》之真阴亦假；其魔尤大，此其所以不得不大惊世。“心中暗想，当年伏了红孩儿，解阳山他叔子，尚且不肯与水，今遇他父母，怎生借得扇子？”以见真阳为难措之物，而真阴亦非易得之宝。若无善财，而真阴不能遽为我用也。

　　“行者径至芭蕉洞口。见毛女”一段，分明写出一个《巽》卦□卦爻图略（上二阳爻，下一阴爻）来也。何以见之？行者径至洞口，两扇门未开，《乾》极而未交《坤》也“洞外风光秀丽，好个去处。”好者，阴阳相会；去者，阴阳两离。言《乾》交于《坤》，正大往小来之时也。“行者叫：‘牛大哥开门。’洞开了。”《乾》交《坤》一阴生而成《巽》也。“走出一个毛女”，《巽》之一阴也；“手提花篮”，《巽》下一阴中虚也；“肩担锄子”，《巽》上二爻属金也。

　　“真个是；一身蓝缕无装饰，满面精神有道心。”真阴初现，无染无着，一团道气、与物未交之象。当斯时也，以财宝精诚求之，而真阴垂手可得。否则，不知有礼之用，和为贵，恃一己之能，妄贪天宝，则必薄言往诉，逢彼之怒矣。故毛女通了姓名，“罗刹女听见“孙悟空”三字，便是火上浇油，脸红心怒。骂道：‘这猴今日来了。’拿两口宝剑出来。”阴之为福最大，为祸亦最深，倘不能于受气之初，善取其欢心，则空而不实，阳自阳，阴自阴，两不相信，难以强留，必至变脸争差，生机中带杀机。古人谓“受气吉，防成凶。”可不谨哉？

　　曰：“如何陷害我子”；曰：“我儿是圣婴大王，被你倾了，我正没处寻你，你今上门，我肯饶你？”夫子者，母之所欲爱，今不能顺其所欲，而推空是取，是有伤于彼，而益于我，焉有此理？“行者说出善财在观音菩萨处，实受正果。罗刹道：‘你这巧嘴泼猴，我那儿虽不伤命，再怎得到我跟前见一面。’”不知善舍法财，谬执一空为正果，是言语不通，不成眷属，无以示同心而昭实信，虽有真宝，何能到手？

　　曰：“要见令郎，有何难处？你且把扇子借我扇息了火，到南海请他来见你。”曰：“嫂嫂，不必多言，老孙伸着头，任尊意砍上多少，是必借扇子用用。”曰：“嫂嫂，那里走，决借扇子用用。”写出无数着空妄想之状，如见其人，始而以巧言取，既而以令色求，殊不知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，舍不得自己的，取不得他人的，空空何为乎？故曰：“我的宝贝，原不轻借。”

　　噫！欲求生富贵，须下死功夫。然何以两个交战，罗刹女取出芭蕉扇，一扇阴风，把行者扇得无影无形，莫想收留住乎？盖金丹之道，药物有老嫩，火候有时刻，倘知之不详，采之失当，过其时而药物不真，则一阳来《姤》，其端甚微，其势最烈。以阴消阳，自不能已，莫想收留得住，一阴而足以敌五阳也。

　　“大圣飘飘荡荡，左沉不能落地，右坠不得存身。”阳为阴消，破奇为偶，自下而上，中虚而分左右，阳化为阳之象也。“如旋风翻败叶，流水淌残花，滚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落在一座高山，双手抱住一块峰石。”此明示人以自《姤》□卦爻图略而至《剥》□卦爻图略也“落在一座高山上”，是《剥》之上卦为《艮》也；“双手抱住一块峰石”，《剥》之下五阴而上一阳之象。“定性良久，却才认得是小须弥山”，《剥》之上卦为《艮》，《艮》为山，为《乾》之少男，故曰小须弥山。“定性”者，一阳定于《剥》之上也。君子不忧《剥》而忧《姤》，《姤》则消阳，滋害莫过于此，故可忧；《剥》则渐有可复之机，故不忧。叹道：“好利害妇人！怎么把老孙吹送到这里来了。”好者，姤也；妇人者，阴也。言《姤》之一阴锋利毒害，不至于剥尽其阳而不止，把老孙送在这里，《剥》极于上也。

　　“行者追忆当年灵吉降黄风怪故事，欲下去问个消息，好回旧路。”居今而思古，已有返本之机；自上而欲下，暗藏归根之道。降黄风所以定假阴，回旧路所以进真阳，《剥》极而《复》之消息，正在于此。若干这等处，能想起问消息，可谓知道中之法音，故“正踌蹰间，而忽有钟声响亮”矣。

　　灵吉说出“芭蕉扇本是混沌开辟，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，乃太阴之精叶，故能灭火。假若扇着人，要飘八万四千里，方息阴风”者，言真阴本于先天，藏于后天。用之当，目后天而返先天，则能灭火而生圣；用之不当，以后天而破先天，则起阴风而伤人。是在真假之别耳。“要飘八万四千里方息”者，自地而至天，八万四千里，喻其自初爻而至上爻，六阳变六阴，《乾》变为《坤》之象。“须弥山至火焰山，只有五万余里”者，《剥》之五阴爻也。“还是大圣有留云之能，止住了”者，留其上之一阳，而不使其《剥》尽、“硕果不食”，仙道也。“若是凡人，正好不得住”者，顺其《姤》之尽《剥》而难以挽回，“小人剥庐”，人道也。

　　菩萨将一颗定风丹，安在行者衣领里面，将针线紧紧缝了。”仍取《剥》卦，顺而止之之象。有此顺止之道，则不动不摇，宜其宝扇可得矣。何以行者到翠云山，罗刹女骂道没道理，而不肯借乎？此有说焉。盖定风丹，是我能止于阴气顺行之中，不为阴气伤我之道，非我顺其阴气所欲而止之，使其阴气顺我之道也。仅能止于顺，而不能顺而止，便是没道理之顺，乃拂其彼之所欲，强彼遂我之所欲，真宝如何肯献？故罗刹道；“陷子之仇，尚未报的；借扇之意，岂能遂心？”夫遂心如意之道理，须先要正心诚意；正心诚意者，变化其假心假意之阴气也。

　　“罗刹扇不动行者，急收宝贝，走入洞里，将门紧紧关上。”此止其阴气不上进，动归于静之时也。“行者见关上门，却就拆开衣领，把定风丹噙在口中。”此《剥》卦□卦爻图略上之一奇拆开，而化为偶，《坤》卦□卦爻图略六阴之象也。“行者变作一个蟭蟟虫儿，从他门隙里钻进。”此静极而动，微阳潜于纯阴之下，《复》卦□卦爻图略之象也。《易传》曰：“《复》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！”天地之心，非色非空，非有非无；不离乎身心，不着于身心；真空而含妙有，妙有而含真空。天地之心一复，阴中藏阳，黑中有白，幽隐不欺，邪气难瞒，神而明之，已见其肺肝矣。

　　“曰：‘我先送你个坐碗地解渴。’却把脚往下一蹬，那罗刹小腹之中，疼痛难禁。”“曰：‘我再送你个点心儿充饥。’又把头往上一顶，那罗杀心痛难禁。”此等作为，是皆在心腹宥密中解散躁气，切身痛苦处点化邪阳，乃从本性原身上，运用真手段实本事，非一切在身外有形有象处弄术者可比。有此真手段实本事，故能入罗刹之腹，出罗刹之口，出之入之，出入无疾，随心变化，而阴气不能侵伤矣，此提纲“一调芭蕉扇”之义。但《复》之为义，是复其真阳，调其假阴，非调其真阴也。假阴或可以勉强而制，真阴必还须自然而现，倘不辨真假，误认假阴为真阴，未免欲求其真，反涉于假。以假阴而灭假阳，不但不能息火，而且适以助火。一扇而火光烘烘，二扇而更着百倍，三扇而火高千丈。惹火烧身，自取其祸，即是“迷复凶，有灾眚”。曰：“不停当！不停当！”可谓不知真假者之明鉴。

　　“八戒欲转无火处，三藏欲往有经处，沙僧以为有经处有火，无火处无经，诚是进退两难。”俱写不得真阴而躁火难息，真经难取之义。噫！欲知山上路，须问过来人。苟非遇明师说破真阴端的，钩取法则。非可强猜而知。“正商议间，只听的有人叫道：‘大圣不须烦恼，且来吃些斋再议。”’是叫醒迷人，“作施巧伪为功力，须认他家不死方”也。不死之方为何方？即钩取真阴，阴阳相当，水火相济之方也。

　　仙翁慈悲，恐人不知阴阳相当之妙，故借土地演出《咸》、《恒》二卦，微露天机以示之。《恒》卦……，《震》、《巽》合成。“老人身披飘风氅”，下《巽》也；“头顶偃月冠”，上《震》也。“手执龙头杖”，《震》为龙也；“足踏铁靿靴”，《巽》之二阳底金也。《咸》卦……《兑》、《艮》合成。“后带着一个雕嘴鱼腮鬼”，雕嘴者，上《兑》属金，又为口也；鱼腮者，下《艮》上一奇而下二偶也。“头顶一个铜盆，《兑》金上开下合也；“黄粱米饭”，《兑》上爻属土，土色黄也。《恒》之义，巽缓而动，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刚柔相需，能以恒久于道，所谓“君子以立不易方”也。《咸》之义，本止而悦，柔而藏刚，刚而用柔。刚柔得中，能以感化于人，所谓“君子以虚受人”也。立不易方，虚以受人，即顺其所欲，渐次导之之功，以此而行，无物不能化，无物不可感。仙翁已将钩取真阴，过火焰山之大法，明明道出，而人皆不识何哉？

　　噫！说时易，行时难，是在依有大力者，而后为之耳。“土地控背躬身，微微笑道；‘若还要借真芭蕉，须是寻求大力王’。”吾不知一切学人，肯控背躬身否？若肯控背躬身，虚心求人，则大力王即在眼前、而芭蕉扇不难借，火焰山不难过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阴阳匹配始成丹，水火不调道不完。

　　用六休叫为六用，剥中求复有余欢。

# 第六十回　牛魔王罢战赴华筵　孙行者二调芭蕉扇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复真阳而调假阴之功，此回言勾取真阴之妙。

　　篇首土地说“大力王”，即牛魔王。何为大力？牛为丑中己土，已土属于《坤》，已土宜静不宜动，静则真阴返本，动则假阳生燥，为福之力最大，为祸之力亦不小，故曰大力。欲得真阴，莫若先返己土，己土一返，真阴斯现；真阴一现，亢阳可济，大道易成也。

　　“大圣疑火焰山是牛魔放的。土地道：‘不是！不是！这火原是大圣放的。’”夫火者，亢阳之气所化，牛魔正属阴，大圣属阳，宜是大圣放，而非牛王放可知。原其故，大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，老君八卦炉煅炼，蹬倒丹炉，落下几块砖，余火所化。先天之气，阳极生阴，落于后天，无质而变有质，失其本来阴阳混成之性，水火异处，彼此不相济矣。“兜率宫守护道人失守，降下为火焰山土地。”道不可离，可离非道，由水火不济，而遂天地不交为《否》矣。

　　“牛王撇了罗刹，在积雷山摩云洞，招赘狐女。”是弃真就假，静土变为动土，狐疑不完矣。积雷山比真阳而有陷，摩云洞喻真阴之无存，阳陷阴假，火上炎而水下流，即《未济》□卦爻图略之义。“玉面公主”，《离》中一阴也。“有百万家私无人掌管，访着牛王把赘为夫”者，是贪财而好色。“牛王弃了罗刹，久不回顾”者，是图外而失内。“若寻来牛王，方借的真扇者”，是运其《离》中一阴，而归于《坤》宫三阴也。“一则扇息火焰，可保师父前进”者，取《坎》而填《离》也；“二来永灭火患，可保此地生灵”者，以《离》而归《坎》也；“三则叫我归天，回缴老君法旨”者，地天而交《泰》也。仙翁说到此处，可谓拔天根，而凿理窟，彼一切师心自用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之辈，可晓然矣。

　　“行者至积雷山，问玉面公主路径，又问摩云洞坐落。”即《未济》“君子以慎辨物居方”也。辨物居方，是于《未济》之中，辨别其不济之消息，居方以致其济耳。“女子骂罗刹贱蝉无知，又骂牛王惧内庸夫。行者骂女子赔钱嫁汉”，皆示阴阳不和，《未济》之义。

　　“牛王闻女子说雷公嘴和尚骂打之言，披挂整束了，拿一根浑铁棍，出门高叫道：‘是谁在我这里无状？’行者见他那模样，与五百年前大不相同。”先天真土变为后天假土，浑黑如铁，牢不可破，非复本来模样，稍有触犯，大肆猖狂，而莫可遏止。故欲制亢躁之火性，英若先返假土，假上一返，方能济事。经云：“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”苟不能先与而即取，则是无礼；无礼而土不归真，真阴难见，强欲求济，终不能济。故牛王见行者，始而提火云洞害子，正在这里恼你，既而闻借扇之故，骂其欺妻灭妾，大战之所由来也。然何以两个斗经百十回合，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而欲往朋友家赴会乎？此即《未济》之极，“有孚于饮酒”之义。饮酒之孚，《未济》之极，亦有可济之时，乘时而济，亦未有不济者也。

　　“牛王跨上辟水金睛鲁，一直向西北而去。”辟水金睛兽者，《兑》卦□卦爻图略（上一阴，下二阳）二阳一阴，《兑》属金，又为泽也。《兑》为《坤》之少女，其性主悦，意有所动，而即欲遂之。故金睛兽为牛王之脚力。“向西北而去”者，西北为《乾》，《坤》土统《巽》、《离》、《兑》之三阴，以《坤》之三阴，去配《乾》之三阳，亦隐寓阴阳相济之义。然虽有相济之义，而入于乱石山碧波潭，不济于内，而济于外，是有孚失是，悦非所悦，未济终不济。“乱石”者，喻意乱而迷惑；“碧波”者，喻静中而起波。意乱起波，是顺其所欲，狐朋狗党，无所不至矣。

　　“行者变一阵清风赶上，随着同行。”妙哉此变！后之盗金睛兽，会罗刹女，得芭蕉扇，皆在此一变之中。“清风”者，形迹全无，人所难测；“随着”者，顺其所欲，人所不忌。仙翁恐人不知顺欲随人之妙用，故演一《随》卦以示之。《随》卦□卦爻图略上《兑》下《震》。“上边坐的是牛魔工”，上之一阴爻也；“左右有三四个蛟精”，三为《震》木，四为《兑》金也；“前面坐着一个老龙精”，初之一阳爻也；“两边乃龙子、龙孙、龙婆、龙女”，中二阳爻，二阴爻也。《随》之为卦，我随彼而彼随我之义。惟其大圣能随牛王，故又变螃蟹，纵横来往于乱波之中。不但为群妖所不能伤，而且能盗彼之脚力，以为我之脚力；出乎波澜之外，变彼之假象，以藏我之真相；入于清幽之境，借假诱真，以真化假矣。

　　“金睛鲁”者，《兑》也；“芭蕉洞”者，《巽》也。以《兑》来《巽》，其为风泽《中孚》乎。《中孚》卦□卦爻图略上《巽》下《兑》，外四阳而中二阴，外实内虚，其中有信。《彖》辞曰：“中孚，豚鱼吉。”豚鱼为无知之物，信能感豚鱼，无物而不可感。“大圣下雕鞍，牵进金睛兽”，是借彼所信之物，为我之信，我以信感，而彼即以信应。故“罗刹认他不出，即携手而入，一家子见是主公，无不敬谨”矣。

　　大圣叙离别之情，罗刹诉借扇之事，或喜或怒，或笑或骂，挨擦搭拈，呷酒哺果，相依相偎，皆是顺其所欲，以假钩真，我随彼而彼随我，外虽不信，内实有信。所以罗制不觉入于术中，笑嘻嘻口中吐出宝贝，递与大圣之手矣。宝贝“只有杏叶儿大小”者，“杏”字，木下有口。仍取《巽》象。《巽》卦□卦爻图略（上二阳，下一阴）上实下应，实为大，虚为小，虽大而究不离小，明示宝贝即《巽》也。但这真阴之宝，有体有用，须要口传心授，方能知得运用方法。若不得传授口诀，虽真宝在手，当面不识，势必以假为真，将真作假，暗想沉思，疑惑不定，自家宝贝事情也都忘了也。

　　其口诀果何诀乎？“只将右手大指头，捻着那柄儿上第七缕红丝，念一声‘□（左“口”右“四”）、嘘、呵、吸、嘻、吹、呼’，即长一丈二尺。这宝贝变化无穷，那怕他八百里火焰，可一扇而息。”“左手大指头”者，左者，作也；指者，旨也。言作手之大旨也。“捻着那柄儿上第七缕红丝”者，七为火数，红为火色，丝者思也。言捻住心火之邪思也。“念一声‘□（左“口”右“四”）、嘘、呵、吸、嘻、吹、呼’者，七字一声，言一气运用，念头无二也。“即长一丈二尺”者，六阴六阳，阴阳调和，以阴济阳也。总言作手之大旨，捻住心火之邪思，一气运用，念头不二，阴阳调和，火焰即消，不待强制。其曰：“那怕他八百里火焰，可一扇而息”者，岂虚语哉？

　　“大圣闻言，切记在心。”口传心授，神知默会也。“把宝贝也噙在口中”，得了手，闭了口，不露形迹也。既知真宝，又得真传，可以摸转面皮，抹去其假，现出其真，以前假夫妻之作为丑，勾当之运用，一概弃去，置于不用而已。彼一切不辨真假、认假为真、失去真宝之辈，闻此等法言，见此等行持，能不慌的推翻桌席、跌倒尘埃、羞愧无比，只叫“气杀我也”乎？

　　噫！金丹之道，特患不得真传耳，果得真传，依法行持，一念之间，得心应手，躁性不起，清气全现，浊气混化，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，纵横逆顺，表里内外，无不一以贯之。但这个真阴之宝有个长的方法，又有个小的口诀。着只讨的个长的方法，未曾讨他个小的口诀，只知顺而放，不知逆而收，纵真宝在手，未为我有。“左右只是这等长短，没奈何只得搴在肩上，找旧路而回。”能放不能收，与未得宝者相同，非回旧路而何？

　　噫！药物易知，火候最难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须要大悟大彻，既知的生人之消息，又要知的生仙之消息。生人之消息，顺行也；生仙之消息，逆用也。知得顺逆之消息，方能遂心变化，顺中用逆，逆中行顺，假中求真，真中用假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；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

　　“众精个个胆战心惊，问道：‘可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么？’牛王道：‘正是，列公若在西天路上，有不是处，切要躲避些儿。’”以见顺中用逆，窃夺造化。能闹天官者，正是道。一切在西天路上，只顺不逆，着于声色，成精作怪者，俱不是道。是与不是，只在用顺能逆不能逆分之，倘不知此中消息，真假罔分，是非不辨，妄猜私议，任意作为，终是顺行生活，着空事业，鲜有不认假失真，自取烦恼者。

　　牛王因失金睛兽，径至芭蕉洞，叫夫人而问悟空；罗刹骂猴狲，偷金睛兽，变化牛魔王而赚宝贝。俱写顺其所欲，不识真假，认假失真之弊。认假失真，真者已去，独存其假，当此之时，若欲重复其真，已落后着，“爷爷兵器不在这里，不过拿奶奶兵器，奔火焰山”，空闹一场而已，何济于事？

　　篇中牛王骑金睛兽而赴华筵，行者偷金睛兽而赚宝扇，牛王失金睛兽而赶悟空，总是在顺其所欲之一道，批假示真，叫人辨别其顺之正不正耳。顺之正，则顺中有逆而为圣；顺之不正，则有顺无逆而为魔。为圣为魔，总在此一顺之间。用顺之道，岂易易哉？苟非深明造化，洞晓阴阳，其不为以假失真也，有几人哉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未济如何才得济，依真作假用神功。

　　中孚露出真灵宝，能放能收任变通。

# 第六十一回　猪八戒助力破魔王　孙行者三调芭蕉扇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采取药物之诀，此回言火候煅炼之妙。

　　《悟真》云：“纵识朱砂与黑铅，不知火候也如闲。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结丹。”盖以金丹大道，全在知其药物之老嫩，火候之急缓，若差之毫发，失之千里。故白玉蟾有“夜半忽风雷”之患，吕纯阳有“看入药镜转分明”之词。药物易知，火候最难，有如此，仙翁此篇写火候处，最为详细，其中变化无穷，次第分明。古人所不敢道者，仙翁道之；古人所不敢泄者，仙翁泄之。

　　提纲“猪八戒助力破魔王，孙行者三调芭蕉扇”，二句一理，不得分而视之。八戒为木火，行者为金水，言必金木相并，内外相助，阴阳调和，方能以水而济火，助力破魔王，便是三调芭蕉扇。何为三调？一调者，复其真阳而去假阴，真阴未见；二调者，以《兑》金而合《巽》木，真阴已露；三调者，水火济而《乾》、《坤》合，真阴得手。此其所以为三调。噫！此等天机，非深明火候，善达阴阳者，其孰能与于斯哉！

　　篇首“大圣肩膊上，掮着那柄芭蕉扇，恰颜悦色而行。”即《夬》卦□卦爻图略上《兑》下《乾》，健而悦，决而和也。决阴能和，和中即有真阴，故亦能得芭蕉扇。然《夬》者，《姤》之始；《剥》者，《复》之基，天道自然之常。若不能防危虑险，稍有差迟，则必真变为假，阳极生阴，祸不旋踵而至。“牛王赶上大圣，见了大惊道：‘猴狲把运用的方法儿也叨□左“钅”右“舌”得来了。我若当面问他索取，他定然不与，倘若扇我一扇，要去八万四千里，却不遂了他意？’”以见《夬》不尽而阴难入也。牛王以大圣得意之际，欲变八戒骗一场，是《夬》尽而《乾》，由《乾》而一阴来《姤》也。《姤》卦□卦爻图略上《乾》下《巽》，八戒为《巽》木，欲变八戒，有由来者。

　　“牛王变作八戒一般嘴脸，抄小路叫道：‘师父恐牛王手段大，难得他宝贝，叫我来帮你的。’”即《姤》之初六，“系于金柅”也。一阴能止诸阳，如金柅能以止车轮。一阴虽微，暗藏杀机，为祸最烈，可畏可怕。行者道：“不必费心，我已得了手了。”即《姤》之九二，“包有鱼，无咎，不利宾”也。能防始生之阴，则阴不能为祸，如鱼在包中，其利在我不在他，故日我已得了手了。行者述及偷金睛兽，与罗刹结了一场干夫妻，设法骗将扇来等语，即《姤》之九三，“其行次且，行未牵”也。刚而得正，与阴同体，欲去阴而时有不可，虽行次且，然亦不为假伤真，如作干夫妻，骗宝贝者相同。“牛王赚扇到手，知扇子收放的根本，依然小似杏叶，现出本相。骂道：‘泼猴狲，认得我么？’行者心中自悔道：‘是我的不是了。’”即《姤》之九四，“包无鱼，起凶”也。不能防阴于始，势必阴气乘间作祸，假伤其真，是谓不知收放之根本，大小之消息。其曰“我的不是”，可为不能防阴者之一戒。“大圣先前入罗刹腹中之时，将定风丹噙在口内，不觉的咽下肚里，所以五脏皆牢，皮骨皆固，牛王扇他不动，慌了，把宝贝丢人口中。’”即《姤》之九五，“以杞包瓜，含章，有陨自天”也。杞为阳，瓜为阴，以阳包阴，能防阴于未发之前，是章美在内，如把定风丹预先咽在肚里，五脏皆牢，皮骨皆固，阴气即发，焉能扇得动？即扇不动，则扭转造化，阴气自然消退，而有陨自天，慌的宝贝噙在口内，自然之理也。“行者、八戒与牛王争斗，土地阴兵助战，要讨扇子。”即“有陨自天，志不舍命”之义。“玉面公主外护头目助牛王，八戒败阵而去，大圣纵云出围，众阴兵四散奔走。”即《姤》之上九，“姤其角，吝”也。刚躁太过，不能防阴于始，自然见伤于终，一阴之为祸甚深，可不早为戒备乎？

　　噫！真阴固所难得，假阴亦不易制。若假阴不除，真阴不得，燥火难消。但假明具有气质之性，炎燥之土，其根最深，其力最大，若非下一着死功夫，猛烹急炼，而不能消化归真。行者说妖精莽壮，八戒欲转路别走，俱是逡畏不前，火候不谨。故土地道：“大圣休焦恼，天蓬莫懈怠。但说转路，就是入了旁门，不成个修行之道。你师父在正路上坐着，只望你们成功哩！”焦恼则偏于阳，懈怠则偏于阴，偏阴偏阳，即是入于旁门，而非修行正道。修行正道，非金木相并，性情如一，不能成功。

　　“行者发狠道：‘赛输赢，弄手段。好施为，地煞变。’”言金丹运用，在能善于变化也。“自到西方无对头，牛王本是心猿变。”言意者心之所发，心者意之所主，心即意，意即心，西方真性之地，无意亦无心也。“今番正好会源流，断要相待借宝扇。”言会得道之源流，方可以依假复真，以真灭假，而得真宝也。“趁清凉，息火焰，打破顽空参佛面。”言以阴济阳，阴阳相和，方是真空，不落顽空，可以参佛面定。“功漏超升极乐天，大家同赴龙华宴。”言始而有为，终而无为，脱出五行，形神俱妙，入于极乐，即赴龙华之宴也。

　　“八戒努力道：‘是是是！去去去！管甚牛王会不会。”’言为功曰增，为道日减，一心努力向前，至于阴阳之会与不会，弗计也。“木生在亥配为猪，牵转牛儿归土类。”言木去克土，则性定意宁，而土即归本相矣。“申下生金本是猴，无刑无克多和气。”言金情恋木慈仁，木性爱金顺义，金木同功，性情相和，无刑无克，易于成功也。“用芭蕉，为水意，焰火消除成既济。”言用芭蕉柔弱之木者，为其柔能克刚，有水之意，能以消火焰而成既济之功也。“昼夜休离苦用力，功完赶赴盂兰会。”言昼夜用功，十二时中，无有间断，化尽群阴，体变纯阳，即赴盂兰之会，见我本来面目矣。

　　“行者、八戒两个，领土地、阴兵，把摩云洞前门打得粉碎。”是打破火水《未济》之门，而求其济也。“牛王听得打破前门，急披挂拿了铁棍，摆出来道：‘泼猴狲，你是多大个人儿，敢这等上门撒泼？’”《坎》中之一阳为大，《离》中之一阴为小，《未济》之象，《坎》前为《离》。打破前门，打破《离》之障碍也。“牛王摆出”，是取出《离》中之一阴；“大而上门”，是翻上《坎》中之一阳，颠倒之义也。“牛王叫猴儿上来，行者叫吃我一棒”，取《坎》填《离》，水火相济之象。然取《坎》填《离》，水火相济，须要变化气质；变化气质，须要内外兼功。

　　“行者使八戒、土地进洞，剿除妖精，绝其归路”者，内而戒慎恐惧，扫除杂念也；“自己要与牛王斗赌变化”者，外而猛烹急炼，熔化性情也。老牛变天鹅，为行者东青所制；老牛变黄鹰，为行者乌凤所制；老牛变白鹤，为行者丹凤所制。此化其气也，老牛变香獐，为行者饿虎所制；老牛变花豹，为行者狻猊所制；老牛变人熊，为行者赖象所制。此化其质也。最妙处，在天而变以丹凤为止，在地而变以赖象为止。丹凤者，光明之象；赖象者，象罔之谓。变化而至光明象罔，气质俱化，意土归真之时，故老牛现出白牛原身矣。

　　既云意土归真，何以行者变法身就打？“牛王硬着头，使角来触？这一场真个是撼岭摇山，惊天动地乎？此有说焉。盖气质之性虽化，犹有积习之气未除，若不将积习之气除尽，犹足为道累。而意土犹未可定，大道犹未许成。故诗曰：“道高一尺魔千丈，奇巧心猿用力降。”言道高者魔必高，须要心灵智巧，用力降除也。“若要火山无烈焰，必须宝扇有清凉。”言燥性不起，必须真阴清凉以制之也。“黄婆矢志扶元老，木母同情扫兽王。”言中央真土，当护持丹元而不动，金情木性，宜并力除邪而救真也。“和睦五行归正果，炼魔涤垢上西方。”言五行散乱，必须和之睦之，而成一家；外魔积垢，必须炼之涤之，尽皆化去，方能归正果，而见真佛也。观于末句“炼魔涤垢”，可知此场赌斗，是除积习之气也，无疑。

　　“两个在半山中赌斗，惊得过往虚空一切神众，都来围困。魔王急了，就地打一滚，复本相，便投芭蕉洞去。”此神明默运，加火煅炼，积习消化，反真之时，故行者众神，正攻打翠云山，即有八戒、土地、阴兵，打死玉面公主而来矣。天下事邪正不两立，真假不并行，正去则邪现，假灭则真来。故行者因八戒之间，而曰：“正是！正是！罗刹女正在此间。”言假之灭处，正是真之在处，更不必在假之而寻真也。八戒道：“既是这般，怎么不打进去，问他要扇子，倒让他停留长智？”假者既去，急须求真，不得少有懈怠，滋生疑惑也。

　　“呆子举钯将石崖连门筑倒了一边”，不着于有也；“牛王闻报，心中大怒，口中吐出扇子，速与罗刹”，不着于空也。“罗刹道：‘把扇子舍与那猴狲，叫他退兵去罢。’牛王道：‘你且坐着，等我和他再比并去来。’”火候不到，未为我有也。“众神四面围绕，土地、阴兵左右攻击”，内有天然真火也；“四金刚东西南北阻挡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众天兵，漫在空中”，外炉增减，勤功也。“牛王还变作一只白牛”，浑然一气，道本无为也；“哪吒变作三头六臂，飞身跳在牛背上”，刚柔两用，而法有作也。“用慧剑而斩牛头”，杂项挥去，减其有余也；“吐黑气，而放金光”，腔子换过，增其不足也；“一连砍十数剑，随即长出十数个头”，减之又减，增之又增也。“取出火轮儿，挂在牛的角上，便吹真火，焰焰烘烘，把牛王烧的摇头摆尾。牛王才要变化脱身，又被天王将照妖镜照住本相，腾挪不得，只叫莫伤我命，情愿归顺佛家也。”运转法轮，真火煅炼，从头至尾，增之又增，减之又减，丝毫不得放过，直至无可增减，滓质尽去，归于无声无臭地位而后已。《悟真》所谓“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结丹”也。哪吒牵转白牛，罗刹献出宝扇，总以见金丹成就，出于自然，不可勉强也。

　　噫！金丹大道，有药物，有斤两，有分数，有止足，有老嫩，有吉凶，有急缓，有等等火候工程，非师罔知，一得口诀，通天彻地，是在乎得意忘言，神明默运，勤而行之耳。四大金刚道：“圣僧十分功行将完，吾奉佛旨差来助汝，汝当竭力修持，勿得须臾怠情。”言悟得还须行的，急当勇猛精进，竭力修持，须臾不忘，不得半途而废也。大圣执扇子走近山边，尽力一扇，火焰平息，而阴阳两和；二扇清风微动，而先天气复；三扇细雨落霏，而甘露自降。至真之道，立竿见影，有如此。

　　诗云：“特借芭蕉施雨露，幸蒙天将助神兵。牵牛归佛休顽劣，水火相联性自平。”盖言阴阳之气絪緼，甘露自降；《坎》、《离》之气交会，黄芽自生。阴阳混合，燥气自平，“三藏解燥除烦，清心了意”，不其然平？诸神金刚各归本位，土地，罗刹在旁伺候。有为之后，还须无为，修成人道，未归正果，讨还本扇，养命修身，了性之先，当早了命。

　　“三扇息火，一年又发”，见凡夫不贵顿，而贵渐：“四十九扇，水断火根”，见功夫先由渐而后顿。“有火处下雨，无火处天晴。”

　　道未成而阴阳必须两用，立在无火处不遭雨湿；道已成，而造化速宜全脱。若有知音，闻的此等天机，急须收拾马匹行李，了还大道，得意忘言，自去隐姓修行，后来必得正果，万古留名。

　　结出三家合一前进，“真个是身体清凉，足下滋润”。所谓“坎、离既济贞元合，水火均平大道成。”至道不繁，简而且易，是在乎阴阳合一耳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阳极生阴理自然，能明大小火功全。

　　观天造化随时用，离坎相交一气旋。

# 第六十二回　涤垢洗心惟扫塔　缚魔归正乃修身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《坎》、《离》既济，水火均平，真元合而大道成，是言命理上事，然知修命而不知修性，则大道而犹未能成。故此回言修性之道，使人知性命双修也。

　　冠首《临江仙》一词，分明可见。江为水，性犹水也。临江者，隐寓修命之后，还须修性之意。曰：“十二时中忘不得，行功百刻全收。三年十万八千周，休叫神水涸，莫纵火光愁。”言一时八刻，一日十二时百刻，三年十万八千刻，刻刻行功，不得神水涸干，火性飞扬也。“水火调停无损处，五行联络如钩。”言以水济火，须调和而无损；五行攒簇，当联络而一家也。“阴阳和合上云楼，乘骛登紫府，跨鹤赴瀛洲。”言乌兔二物，归于黄道，金丹成就，诸缘消灭，而即人紫府瀛洲之仙境矣。故云“这一篇词牌名《临江仙》。”

　　“单道三藏师徒四众，水火既济，本性清凉，借得纯阴宝扇，扇息燥火遥山。”是结上文了命之旨。“不一日，行过了八百之程。师徒们散诞消遥，向西而去，正值秋末冬初时序。”是起下文修性之久。秋者，肃杀之气，万物结实之时，杀以卫生，命根上事。曰“秋末”，是命已了也。冬者，寒冷之气，万物归根之时，寒以藏阳，性宗上事。曰“秋末”，曰“冬初”，由结实而至归根，先了命而后了性也。然修性之道，须要大公无私，死心忘意，不存人我之见，万物皆空，洁尘不染，而后明心见性，全得一个原本，不生不灭，直达无上一乘之妙道矣。学者须要将提纲“涤垢洗心，缚魔归正”语句认定，而此回之妙义自彰。

　　“正行处，忽见十数个披枷戴锁和尚。三藏叹道：‘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’”言人已无二性，物我有同源，人之披枷戴锁，即我之披枷戴锁，非可以二视之。众僧道：“不知你们是那方来的，我等似有些面善。”人性我性，总是一性。有些面善，相不同而性则同也。曰：“列位相貌不一。”曰：“昨夜各人都得一梦。今日果见老爷这般异相，故认得也。”人性我性，虽相貌不同，而默相感通；境地各别，而同气连枝；不认得而认得，性则无殊也。

　　“祭赛国，文也不贤，武也不良，国君也不是有道。”祭以表心，赛以争胜，随心所欲，顾其外而失其内，也不贤也不良，也不道，非复固有，失去人我之性矣。人我之性，乃本来之真心，真心空空洞洞，无一物可着，无一尘可染，是心非心。只因落于后天，生中带杀，恣清纵欲，心迷性昧，全归于假，不见其真，其于金光寺，黄金宝塔，孟秋夜半，下一场血雨，把塔污了者何异？“金光”者，喻英华发外。“宝塔”者，比心地玲珑。英华发外，积习之气，填满胸中，秽污百端，心即昏昧，所作所为，是非莫辨，真假不分。一昏无不昏，千昏万昏，而莫知底止矣。“国王更不察理，官吏将众僧拿去，千般拷打，万样追求。”信有然者。

　　“三辈和尚，打死两辈。”不惜性命，生机将息，原其故，皆由不能死心而欺心。曰：“我等怎敢欺心”，心可欺乎？故三藏闻言，点头叹道：“这桩事暗昧难明。”言这欺心之事，乃暗昧之事，人所不知，而己所独知，急须究个明白，不得迷闷到底也。

　　曰：“悟空，今日甚时分了？”行者道：“有申时前后。”不问别人，而问悟空，是明示悟得本心空空无物，便是分出真假之时，可以直下承当，申得冤屈之事。但申时前后，尤有妙义。其中有一而为申，不前不后而为中，一而在中，中而包一，真空不空，不空而空，执中精一之道在是。非若禅家强制人心，顽空事业可比，不遇明师，此事难知。

　　三藏道：“我当时离长安，立愿见塔扫塔。今日至此，遇有受屈僧人，乃因宝塔之累。你与我办一把新笤帚，待我沐浴了，上去扫扫，即看这事何如，方好而君，解救地们这苦难。”以见修道而至了命之地，若不将旧染之污，从新一扫，洗心涤虑，终是为心所累，如何解得苦难？“小和尚请洗澡”，洗心也；“三藏沐浴毕”，涤虑也。“穿了小袖褊衫，手拿一把新笤帚”，择善而固执也。行者道：“塔上既被血污，日久无光，恐生恶物，老孙与你同上。’”读者至此，可以悟矣。夫人自无始劫以来，于生万死，孽深似海，恶积如山，已非一日。第修一己之性，空空无物，以为了事，恶激一生，将焉用力？故必人我同济，彼此扶持，脚踏实地，方不入于中下二乘之途。此即老孙同上之妙旨，前云申时之天机。

　　“开了塔门，自下层往上而扫，扫了一层，又上一层。”道必循序而进，下学上达，自卑登高，层层次次，诸凡所有，一概扫去，不得一处轻轻放过。然何以唐僧扫至七层，行者替扫乎？宝塔十三层，十者，阴阳生成之全数；三者，五行合而为三家。阴阳匹配，中土调和，则三家相会，而成玲珑宝塔。一座七层者，七为火数，心为火脏。扫塔者，扫去人心之尘垢也。尘振扫净，人已无累，由是而修大道，大道可修。此三藏扫至十层上，腰痛坐倒，而悟空替扫所不容已者。

　　“正扫十二层，只听得塔顶上有人言语，行者道：‘怪哉！怪哉！这早晚有三更时分，怎么得有人在顶上言语？断乎是邪物。’”宝塔为真心之别名，扫塔乃扫心之功力，旁门外道，不知圣贤心法妙旨，以假乱真，毁谤正道，妄贪天物，苟非有真履实践之君子，安知此妖言惑人之邪物？“行者钻出前门，踏着云头观看，可谓高明远见，勘破一切野狐禅矣。

　　“塔心里坐着两个妖精”，此两个，一必系着于空，一必系着于相。着于空，执中也；着于相，执一也，“一盘嗄饭，一只碗，一把壶。”曰“盘”、曰“碗”、曰“壶”。总是空中而不实；曰“一嗄”、曰“一只”、曰“一把”，总是执一而不通。执中执一，无非在人心上，强猜私议，糊涂吃迷魂酒而已，其他何望？殊不知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赋道也。故行者掣出金箍棒喝道：“好怪物，偷塔上宝贝的，原来是你。”棒喝如此，天下迷徒可以猛醒矣。

　　两妖供出“乱石山碧波潭万圣龙王差来巡塔的奔波儿灞，灞波儿奔，一个是鲇鱼怪，一个是黑鱼精。”“乱石山”，旁门纷纷，如顽石之乱集；“碧波潭”，迷津塞满，似死水之起波。“万圣”者，处处神仙，而欺世欺人；“老龙”者，个个抱道，而争奇好胜。“奔波儿灞”，枉用奔泔起波澜；“灞波儿奔”，徒劳灞奔生妄想。此等治滞不通，糊涂昏黑，愚而又愚之辈，适以成鲇鱼怪、黑鱼精焉耳，尚欲成仙乎？又供出“万圣公主，花容月貌，招了个九头驸马。老龙驸马，先下一阵血雨，污了宝塔，偷了塔中舍利佛宝。万圣公主，又偷九叶灵芝，养在潭底，不分昼夜光明。”噫！误认美女为他家，窃舍利之名，取首经之梅子，以为外丹而行污事；背却天真，借九还之说，守肉团之人心，以为内丹而入寂灭。取经之道，果取女子之经乎？真空之理，果是顽心之空乎？

　　夫真金者，真性也。真空者，主人翁也。着于女子，谓之招驸马则可，谓之炼真金则不可；着于顽心，谓之有公主则可，谓之有主人公则不可。旁门万万，不可枚举，总不出此有相无相之二途。纵是污了宝塔，窃取天机自欺欺人，以一盲而引众盲，今于万万中供出一二条，以为证见，余可类推。所以行者冷笑道：“那业畜等，这等无礼。怪道前日，请牛魔王在那里赴会，原来他结交这伙泼魔，专干不良之事。”言无知迷徒，始而心地不明，惑于邪言，既而主意不牢，意行邪事，结伙成群，伤天害理，种种不法。金丹大道遭此大难，尚忍言哉？仙翁慈悲，度世心切，不得不指出真阴真阳本来面目与假阴假阳者，“扬于王庭”，两曹对案也。

　　“且留活的去见皇帝讲话”者，是欲明辨其假也；“又好做眼去寻贼追宝”者，是叫细认其真也。八戒、行者，将小妖“一家一个，都抓下塔来”，“别有些地奇又奇，心肾原来非《坎》、《离》。”真能除假，假不能得真，真假各别，显而易见。金光寺冤屈之和尚，于此可以得见青天矣。

　　“国王看了关文道‘似你大唐王，选这等高僧，不避路途遥远，拜佛取经。寡人这里和尚，专心只是做贼。’”言任重道远，脚踏实地，是拜佛取经之高僧；着空执相，悬虚不实，即是专心做贼之和尚。国王以塔宝失落，疑寺僧窃去，是未免在有相处认真；唐僧奏夜间扫塔，已获住妖贼，特示其在真空处去假。“国王见大圣，大惊道：‘圣僧如此丰姿，高徒怎么这等相貌？’”是只知其假，而不知其真。“大圣叫道：‘人不可貌相，若爱丰姿者，如何捉得妖贼？’”是先知其真，而后可以丢假。

　　“国王闻言，回惊作喜道：“朕这里不选人才，只要获贼得宝，归塔为上。’再着当驾官看车盖，叫锦衣卫，好生优侍圣僧，去取妖贼来。”是一经说破，辨的真假，而知人心非宝，只是作贼；道心是宝，能以成圣，不在人心上用心机矣。“好生优待圣僧”者，修道心也；“去取妖贼来”者，去人心也。修道心，去人心，君子黄中通理，正位居体，美在其中，而畅于四肢，发于事业，美之至也。此“备大轿一乘，黄伞一柄，校尉将行者八抬八绰，大四声喝路，径至金光寺”之所由来也。噫！只此一乘法，余二皆非真，彼着空执相者，安足语此？

　　“八戒、沙僧将两妖各揪一个，大圣坐轿，押赴当朝白玉陛前。国王唐僧，文武多官，同目视之。”真假两在，非可并立，辨之不可不早也。“那怪一个是暴腮乌甲，尖嘴利牙；一个是滑皮大肚，巨口长须。虽然是有足能行，大抵是变成的人像。”以假乱真，以邪紊正，均谓之贼道可也。二妖所供一段，即《参同契》所云：“是非历脏法．内观有所思。阴道厌九一，浊乱弄元胞。食气呜肠胃，吐正吸外邪。昼夜不卧寐，晦朔未尝休。诸术甚众多，千条万有余。前却违黄老，曲折戾九都。明者审厥旨，旷然知所由”者是也。

　　“国王道：‘如何不供自家名字？’那怪方供出奔波儿灞鲇鱼精，灞波儿奔黑鱼精。”以见贼道之徒，邪行秽作，着空着色，不但不能永寿，而且有以伤生。无常到来，方悔为人所愚，两事俱空，一无所有。是其故，皆由辨之不早辩也。噫！白玉阶前，取了二妖供状，叫锦衣卫好生收监，是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，有罪者不得不罚；麒麟殿上，问了四众名号，在建章宫又请吃席，是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有功者不得不赏。

　　“不用人马，酒醉饭饱”，木金同去擒妖怪，饮仁义而膏梁不顾；“不用兵器，随身自有，国王大觥与送行”，修天爵而人爵即从。“拿来两妖去做眼”，糊涂虫急举高见；“挟着两妖驾风头”，痴迷汉速快寻真。“君臣一见腾云雾，才识师徒是圣僧。”’正是“明者审厥旨，旷然知所由”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扫除一切净心田，循序登高了性天。

　　可笑旁门外道客，法空执相尽虚悬。

# 第六十三回　二僧荡怪闹龙宫　群圣除邪获宝贝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扫邪归正，方是修身之道，乃一切迷徒，反信邪背正，作孽百端。故此回写出邪正结果，提醒学人耳。

　　篇首“祭赛国王与大小公卿，见大圣八戒腾云提妖而去，一个个朝天礼拜，又拜谢三藏、沙僧。道：‘寡人肉眼凡胎，只知高徒有力量，拿住怪贼便了，岂知乃腾云驾雾之上仙也！’”言争胜赛宝之徒，丧其天真，迷于邪行，罔知愧悔，甘心受疚，皆是肉眼凡胎，而不知有腾云驾雾上仙之大道，足以提迷徒而上天堂也。“满朝文武欣然拜礼”，是已由迷而语，知得今是而昨非。正可于乱石丛中，拣出真空；欲水波里，拈来把柄。再不必奔灞灞奔，愚而自误也。

　　“将金箍棒吹口仙气，变作一把戒刀。”此执中用权，精一不二，戒之道也。“将黑鱼怪割了耳朵”，戒其非礼勿听也；“将鲇鱼精割了下唇”，戒其非礼勿言也；“把二妖撇在水里”，戒其非礼勿视也；“快去对万圣老龙说，我齐天大圣孙爷爷在此”，戒其非礼勿动也。乃有一等无知迷徒，纵放人心，不知禁戒，顺其所欲，人于旁门，邪说淫辞，以交战为能，以三合为期，取经水首降之物，归附于我，自为接命，不过招驸马为愚婿焉耳，其他何望？

　　“那妖使一柄月牙铲，分开水道，在水面上叫道：‘是什么齐天大圣，快上来纳命！’”月象其心，牙象其毒害，铲比其锋利。言御女采战之徒，在毒心上作事业，水道中做活计，自送其死，若不知利害，一入网中，任尔齐天大圣，亦必纳命难逃，而况于他乎？又云：“你是取经的和尚，我偷祭赛国宝贝，与你何干？却无故伤我头目。”夫真经人人本有，不待他求。一切地狱种子，误认一己之精为阴，女子之经为阳，交合采取，即谓取《坎》填《离》，妄想成丹。殊不知取妇女之经，即是偷了祭赛国宝贝，终不与你相干，无故伤好人脸面，冤屈亏心，何处伸说？故行者道：“金光寺僧人，与我一门同气，我怎么不与他辨明冤枉？”圣人之道，大公无私，一体同观，处处积功累行，益已益人，非可与不检身务本、损人利己、伤天害理者比。欲辨明冤枉，舍大圣其谁与归？

　　“常言道；‘武不善作。’只怕一时间伤了你的性命，误了你去取经。”言男女交合，以苦为乐，常遭伤害性命之事，若以常道而行仙道，差之多矣，岂不误了取经也？“行者与驸马斗经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八戒从背后一筑，那怪九个头，转转都是眼睛，铲抵钯棒，又耐了六七合，挡不得前后齐攻，他却打个滚，腾空跳起。”写出房中丑态，无所不至，俱是实事，曲肖其形。“现了本相，是一个九头虫。八戒心惊道：‘我自为人，也不曾见这等个恶物，是县血气生此禽兽？’”用九浅一深之淫行，而绝无怜香惜玉之慈念，是亦妄人而已矣，与禽善奚择哉？“大圣跳在空中，怪物半腰里又伸出一个头来，把八戒一口咬住，捉下水内。”元神出舍，身不由主，情动必溃，阴精下漏矣。

　　“行者要进水去看看，变螃蟹淬干水内，原来这条路是他前番袭牛魔王盗金睛兽走熟了的。”言不知正道，恣清纵欲，横行无忌，随心自造，意乱性迷，近于禽兽，无得于彼，有伤于我。如此等辈，苦中作乐，自寻其死路，而罔知有戒，虽死期未至，已是绑在树上哼哩！尚谓四顾无人，可以脱身欺世，焉知神兵早被长怪拿去乎？噫！养心莫善于寡欲，今不能寡欲，而反多欲，以此为仙佛之道，然乎？否耶！当此之时，身入迷城，若非心知禁戒，很力把持，大闹一番，反邪归正，其不至伤其性命者几希。

　　“八戒悄悄的溜出”，戒慎乎其所不睹也；“行者爬上宫殿观看”，恐惧乎其所不闻也。“见钉钯放光，使个隐身法，将钯偷出”，莫见乎隐也；“呆子得了手，叫行者先走，自己打进宫殿”，莫显乎微也。“一路钯，筑破门扇，打碎家伙。骂道：‘你焉敢将我捉来，这场不干我事，是你请我来家打的。快拿宝贝还我，回见国王了事。’”夫有色则着相，无色则着空，有色无色均非圣造。“打碎门扇家伙”，既不容有色而着相；“焉敢将我捉来”，又不容无色而着空。非色非空，运用于不暗不闻之中，施为于人我两济之内，慎独之功，还丹之道，有为无为，性命双修，俱可了了。

　　《悟真篇》云：“未炼还丹莫入山，山中内外尽非铅。此般至宝家家有，自是愚人识不全。”是岂顽空御女之谓欲？倘以为顽空御女之道，“以色见我，以声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”。心头一坏，命即动摇，性命俱伤，尸骸已为九头收去，可不畏哉？，仙翁慈悲，演出二郎一段公案，彰善罚恶，使学者除假修真，因真悟假，一意双关，不可不辨。

　　“二郎”者，《坤》阴之偶也；“六兄弟”者，《坤》之六阴也。“狂风滚滚，从东往南。”东南为《巽》，《巽》为风，《巽》一阴所生之处。《巽》上二爻属《乾》金，象鹰；下一爻属《坤》土，象犬。故“驾着鹰犬，踊跃而行。”总言《坤》之一阴始生也，阳主生，阴生杀，生杀分明，天地消长自然之常。小人每以此而亡身，圣人恒赖此而成道。故行者见了对八戒道：“留请他们与我助战，倒是一场大机会。”何以行者又道：“但内有显圣大哥，我曾受他降伏，不好见他，你去拦住，待他安下，我却好见”？《坤》之一阴方生，其端甚微，其势甚盛，有“履霜坚冰至”之象，能以伤阳，故曰“不好见他”。阴道主柔顺，宜于安贞，能安于贞，不但不伤于阳，而且能助其阳，故曰“待他安下，我却好见”。《易》曰：“安贞，吉。”又曰：“用六，利永贞。”二郎欲“欢叙一夜，待天明索战，在星月光前，幕天席地，举杯叙旧”等语，俱“安贞”、“永贞”之义。

　　“八戒下水打入殿内，此时那龙子看着龙尸哭，龙孙与那驸马，正在后面收拾棺材。一钯把龙子筑了九个窟窿”，是叫开生门而闭死尸；“龙婆与众往里乱跑，驸马带龙孙往外杀来，大圣与七兄弟一拥上前，把个龙孙剁成几断”，是叫转杀机而求生机。“九头精半腰里才伸出一个头来，被那细犬一口把头血淋淋的咬将下来，那怪负痛逃生，径投北海而去。”流荡忘返，不知“安贞”、“永贞”之利，流于邪行，采取于人，反害于已。着意于阴道，而即受伤于阴道；求生于北海，而即投生于北海。还以其人之术杀其人，出乎尔者反乎尔，自作自受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有如此。“八戒要赶，行者止住。二郎道：‘不赶他倒也罢了，只是遗这种类在世，必为后人之患’。至今有个九头虫滴血，此遗种也。”

　　《西游》之作，批破旁门一切，指出至真妙道，为道家之眼目，立万世之津梁，一字一语，金声玉振，为我后人者，不可不为之切矣。乃今，犹有借《西游》而印证闺丹之术者，其即九头虫之滴血遗种，虽仙翁亦无可如何也，可不悲哉？

　　“行者变作怪物前走，八戒后追，向公主赚浑金匣佛宝、白玉匣灵芝，收在身边。’”此有戒有行，戒行两用，不妨以真变假，借假赚真，真假浑合，阴阳如一，有无不拘，除邪护宝之天机，正“安贞”、“永贞”之妙用。“行者现了本现，八戒筑倒公主。”真者既现，假者即灭，戒行之运用，神矣！炒矣！

　　“还有一个老龙婆，撤身就走，八戒赶上要打，行者道：‘莫打死她，留个活的，好去国内献功。’”万圣老龙、万圣公主、九头虫者，自圣偷宝之贼心；龙婆者，永贞护宝之婆心。死其贼心，活其婆心，得一毕万，入于除邪护宝之三昧矣。“特龙婆提出水，随后捧着两个匣子上岸。悟之者立跻圣位，迷之者万劫沉流；出沉流而立实地，先迷后得主，用六而不为六所用，用阴之道，莫善于此。彼用“阴道厌九一”者，岂知有此乎？说到此处，金光寺之冤枉，可以大解大脱，而欺心暗昧，一切俱明矣。

　　“把舍利安在宝瓶中”，不空而空也；“龙婆锁在塔心柱”，空而不空也。“念动真言，吩咐诸神，每三日进饮食一餐，与龙婆度口，少有差讹，即行处死。”言一念纯真，神明默运，三而归一，得其生路；倘少有差讹，着于声色，性命有伤，即入死地。《阴符》所谓“食其时，百骸理；动其机，万化安”者是也。

　　“行者将灵芝草，把十三层塔，层层扫过，安在瓶内，温养舍利。”是丝毫不染，纤尘必去，安自于虚圆不测之中．置身于清静无为之内。这才是整旧如新，改过流动之物，收藏闪灼之气；革去旧染，立起新匾，从此丹书有信，凤浩注名。结出“邪怪剪除万境静，宝贝回光大地明。”人何乐而不除邪静境，求宝回光哉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着空着色尽为魔，不晓戒行怎奈何？

　　大道分明无怪诞，存诚去妄斩葛萝。

# 第六十四回　荆束岭悟能努力　木仙庵三藏谈诗

　　悟元子曰；上回结出修真之道，必须脚踏实地，而不得着空执相矣。然或人疑为无修无证，而遂隐居深藏，清高自贵，立言著书，独调狂歌。殊不知隐居则仍着空，著作则已着相，总非非色非空之大道。故此回直示人以隐居之不真，著作之为假也。

　　篇首“祭赛国王谢了三藏师徒护宝擒怪之恩”，以见是假易除，是真难灭，假者足以败道，真者足以成道也。“伏龙寺僧人，有的要同上西天，有的要修行伏侍。行者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，变作猛虎拦住，众僧方惧，不敢前进。大圣才引师父策马而去。”言世人遇一有道之士，闻风妄想，即欲成仙作佛，彼乌知这个道路之上，其中有无数恶物当道，最能伤人性命。若非有大圣人度引前去，其不为假道学所阻挡者几希。“众僧大哭而回”，见认假者终归空亡；“四众走上大路”，知得真者必有实济。“正是时序易迁，又早冬残春至。”此等处，虽作书者编年纪月，而实有妙意存焉。盖以修道者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，若不竭力功程，便是虚度年月，古人所谓“下手速修犹太迟”也。

　　“正行处，忽见一条长岭，都是荆刺棘针。”此荆棘非外边之荆棘，乃修道者心中之荆棘，即于虑百智，机谋妙算，等等妄念邪思者即是。其曰：处处藤萝缠古树，重复藤葛绕丛柯。为人谁不遭荆棘，那见西方荆棘多。”此实言也，前古后今尘世之人，尽被荆棘所缠绕，而不能解脱，然其中荆棘之多处，莫过于西方。何则？他方之荆棘，人皆从荆棘中生，生于荆棘虽有荆棘，而不以荆棘为荆棘，故少；西方之荆棘，人当从荆棘中脱，欲脱荆棘而又入荆棘，是以荆棘生荆棘，故多。呜呼！荆棘岂可有乎？一有荆棘，其刺芒锋针，伤其手，伤其足，伤其口、鼻。眼、耳、舌、身。不特此也，且伤其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。内外俱伤，性命亦由之而无不伤。荆棘之为害最大，为祸甚深，修行者若不先将此处亲眼看透，努力拨开，吾不知其所底止矣。

　　“八戒笑道：‘要得度，还依我。’”既能看的清白，须当戒此荆棘。戒得此，方能度得此；能度不能度，在我能戒不能戒耳。“八戒捻决念咒，把腰躬一躬，叫：‘长’就长了有二十丈的身躯，把钉钯变了有三十丈的钯柄，双手使钯，搂开荆棘，请唐僧跟来。”念咒所以狠心，躬腰所以努力，身长二十丈，返其火之本性；钯柄三十丈，复其木之真形。双手使钯，择善而固执；搂开荆棘，执两而用中。此等妙决，真除去荆棘之大法门，度引真僧之不二道也。

　　“一块空阔之处，石碣上写：荆棘蓬攀八百里，古来有路少人行。”噫！前言“为人谁不遭荆棘”，今云“古来有路少人行”，此是何意？盖荆棘岭人人行之，人人不能度之。不能度，则伤生而死于荆棘，是荆棘中无活路，而只有死路，故曰“为人谁不遭荆棘”。若能度，则脱死而生于荆棘，是荆棘中无死路，而反有生路，故曰“古来有路少人行”。“八戒添上两句道：自今八戒能开破，直透西方路尽平。”夫荆棘岭少人行者，皆因不知戒慎恐惧，自生荆棘缠绕，道路不平。若一旦悔悟，直下狠力，开破枝蔓，攸往攸利，王道荡荡，何不平之有？“三藏要住过今宵，明早再走。”此便是脚力不常，自生荆棘，而荆棘难度也。故八戒道：“师父莫住，趁此天色睛明，我等连夜搂开，走他娘。”修行之道，务必朝斯夕斯，乾乾不息，方可成功。非可自生懈怠，有阻前程，中道而废。提纲所谓“荆棘岭悟能努力”者，即所悟能以努力，戒其荆棘耳。

　　“又行一日一夜，前面风敲竹韵，飒飒松声，却好又有一段空地，”中间一座古庙，门外有松柏凝青，桃梅斗丽。”读者细思此处，吉乎？凶乎？如云是凶，八戒开路，西路尽平，日夜如一，已到得松风竹韵，中空之妙地，何云不吉？既云是吉，又何有后之木仙庵事务？若不将此处分辨个清白，学者不为荆棘所阻，必为木仙庵所误，虽在空闲之地，未免终在荆棘中作活计也。前八戒所开者，乃世路之荆棘；后木仙庵谈诗，乃道路之荆棘。开去世路荆棘，不除道路荆棘，乌可乎？“风敲竹韵，飒飒松声。”已出世间一切荆棘，到于空发，不为荆棘所伤矣。然空地中间一座古庙，庙而曰古，则庙旧而不新，必有损坏之处；“门外松柏凝青”，青而曰凝，必固执而不通；“桃梅斗丽”，丽而曰斗，必争胜而失实。谓之门外，非是个中，真乃门外汉耳。“三藏下马与三徒少憩，行者道：‘此处少吉多凶，不宜久坐。”’言过此世路荆棘，前面还有道路荆棘，急须一切拨开，方得妥当。若以出得世路荆棘，为休歇之地，而安然自在，则闹中生事，虽离此荆棘，必别有荆棘而来矣。

　　“说不了，忽见一阵阴风，庙门后转出一个老者，角巾淡服，手持拐杖，后跟着一个青脸獠牙，红须赤身鬼使，顶着一盘面饼，跪献充饥。”噫！仙翁已于此处，将木仙庵情节，明明写出了也。“角巾”者，是在角胜场中出首；“淡服”者，乃于淡泊境内存身。分明是偏僻拐杖，反以为道中老人。“青脸”而面目何在？“獠牙”而利齿毕露，“红须”而显然口头三昧，“赤身”而何曾被服四德。伊然地狱之鬼使，诚哉阎王之面食。“头顶一盘”，源头处何曾看见；“跪献充饥”，脚跟后已是着空。装出一番老成，到底难瞒识者。“呼的一声，把长老摄去，飘飘荡荡，不知去向。”皆因下马少憩，一至于此。妖何为乎？亦自造耳。

　　“老者、鬼使，把长老抬到烟霞石屋之前，携手相搀，道：‘圣僧休怕，我等不是歹人，乃荆棘岭十八公也。因风清月霁之宵，特请你来，会友谈诗，消遣情怀故耳。”’此言以诗词章句，谈禅论道。消遣而乐烟霞之志，会友而玩风月之宵。自谓石藏美玉，道高德隆，可以提携后人，而不知实为荆棘中之老鬼也。何则？圣贤心法大道，博学审问，慎思明辨，笃行，知之贵于行之也。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，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，能行方可全知耳。四老以会友谈诗为能，以孤云空节为真，吾不知所能者何道？所抱者何真？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谓深山四操，固其宜也。其自操深山，必谓孤高远俗，即能耐老；万缘俱空，即得长生；性情冷淡，可与仙游；节操自力，可夺造化。是皆误认一己本质，不待修为，空空一静，即可成真，而不知一身纯阴无阳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焉能了得生死？故三藏答道：“于今奉命朝西去，路遇仙翁错爱来。”即古人所谓“休施巧伪为功力，须认他家不死方”也。

　　长老对众一篇禅机，空性之学，无甚奇特。至于拂云所言：“必须要点检现前面目，静中自有生涯，没底竹篮汲水，无根铁树生花。灵宝峰头牢着脚，归来雅会上龙华。”此金丹之要着，学者若能于此处寻出个消息，大事可以了了，非可以拂云之言而轻之。《悟真》云：“偃月炉中玉蕊生，朱砂鼎内水银平。只因火力调和后，种得黄芽渐长成。”正与拂云之言同。凌虚谓“拂云之言，分明漏泄”，此的言也。何以又云：原不为讲论修持，且自吟咏逍遥。放荡襟怀”乎？特以言清行浊之流，虽道言可法于当时，法语可传于后世，究是卜居于荆棘林中，毫无干涉于自己性命也。

　　“石门上有三个大字，乃‘木仙庵’。”仙而曰木，则是以木为仙矣。木果能仙乎？孟子云；“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。”今四操不能脚踏实地，在自己性命上作功夫，仅以避世离俗为高，著书立言载之于木，以卜虚名，真乃固执不通，如石门难破，其与所言“检点现前面目”之句，大相背谬。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重于木载之空言，而轻于大道之实行，非木仙而何？仙而谓木，则所居之庵，亦谓木仙庵可也。

　　闻之仙有五等，天仙、地仙、神仙、人仙、鬼仙。今四操上不能比天、地、神之仙、下不能比人、鬼之仙，高谈阔论，自要誉望，大失仙翁“心地下功，全抛世事；教门用力，大起尘劳”之意。试观联章吟篇，彼此唱和，总以写空言无补，而不关干身心。虽是吐凤喷珠，游夏莫赞，其如黑夜中作事，三品大药，不知在何处矣。

　　更有一等地狱种子，败坏圣道，毁谤仙经，借道德之说以迷世人，取阴阳之论以残美女；天良俱无，因果不晓，其与四操保杏仙之亲，与三藏者何异？三藏道：“汝等皆是一类怪物，当时只以风雅之言谈玄谈道可也，如今怎么以美人局骗害贫僧？”可谓棒喝之至，而无如迷徒，犹有入其圈套而罔识者，其亦木仙庵之类，尤为荆棘中之荆棘。

　　提纲所谓“水仙庵三藏谈诗”，是言迷徒无知，而以三藏真经之道，于语言文字中求成，此其所以为木仙也。吁！此等之辈，于行有亏，于言无功；闻其声而不见其人，如黑夜中走路；图其名而不惜其命，是鬼窟中生涯；安得有戒行长老，“挣出门来”，不着于隐居之空，不着于著作之色；悟得真空不空，不空之空；识得山中木怪，急须发个呆性，一顿钯筑倒；离过荆棘岭，奔往西天大路而行乎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修行急早戒荆棘，不戒荆棘道路迷。

　　饶尔谈天还论地，弃真入假总庸愚。

# 第六十五回　妖邪假设小雷音　四众皆遭大厄难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除去一切虚妄之假，而后可以入大道之真矣。然不知者，或疑一空其心，即可成道，殊不晓空心，即是执心，执心者顽空，顽空非最上一乘之道，乃中下二乘之法。故仙翁于此回合下篇，力批着空之害，使学者弃小乘而归大觉也。

　　篇首“三藏脱出荆棘针刺，再无萝蓏攀缠。”正当修持大道，可以有为之时。独是性命之道，有教外别传之妙，九还七退之功，非可于自己心中摸索而得。倘误认为寂灭之空学，而于声音中计问消息，未免磨砖作镜，积雪为粮，到老无成。虽能脱得着相荆棘，而又入于空门荆刺，其为害不更甚于荆棘岭乎？

　　佛氏门中有实法、权法之二法，实法者，即一乘之法，有作有为，超出三界；权法者，即二乘之法，无修无证，终落空亡。虽出一门，真假悬殊。二乘之道，莫如禅关机锋。禅关者，参悟话头；机释者，口头三昧。其事虚而不实，易足误人。故虽有祥光彩雾，钟声隐揭，然其中又有些凶气景象也，是雷音却又道路差迟。

　　噫！大西天大雷音，如来佛之教，固如是乎？不是！不是！诚不是也。雷者，天地之正气，所以震惊万物，而发生万物。音之大则慈云法雨，足以普济群生；音之小则孤阴寡阳，适以残杀物命。是知大雷音之真佛，方有真经，方有真宝，彼小雷音之假佛何与焉？乃唐僧不知真假，不明大小，谓有佛有经，无方无宝，见小雷音以为大雷音，见假佛以为真佛，误投门户，心悦诚服，何其错甚？抑知此等之辈，假依佛名，败坏如来清德，不肯自思己错，更将错路教人乎？

　　何则？禅关别无妙义，或提一字，或参一语，资数十年死功夫，偶或一悟，便调了却大事，甚至终身不破，空空一生，古今来英雄豪杰，多受此困。“空中撒下一付金铙，叮噹一声，把行者合在金铙之内。”虽上智者，犹不免为所迷，而况下智者，能不坠其术中？八戒、沙僧被拿，唐僧被捉，亦何足怪？吁！上下两片，撇起时无头无尾，任你火眼金睛，看不透其中利害；空中一声叮噹着，可惧可怕，纵尔变化多端，跳不出这个迷网。诗中“果然道小魔头大，错入旁门枉用心”，恰是妙解。修行人若不谨慎，误认话头为真实，黑洞洞左思右想，乱揣强猜，自谓大疑则大悟，小疑则小悟，进于百尺竿头，自有脑后一下。殊不知由心自造，大小是疑，全失光明，不过一个话头而已，钻出个什么道理。行者在金铙里“再钻不动一些”，确是实事，不是虚言。

　　最醒人处，是行者对揭谛、丁甲道：“这里面不通光亮，满身暴燥，却不闷杀我？”始终抱个话头，不肯解释，执固不通，性燥行偏，自受闷气，适以作俑而已，其他何望？“就如长成的一般，揭谛、丁甲不能掀揭；就如铸成囫囵的一般，二十八宿，莫可捎动。行者里面东张西望，过来过去，莫想看见一些光亮。”内之滋惑已甚，疑团结就，极地登天，纯是心声。东西是心，来去是心，以心制心，以心生心，光亮何来？纵能变化尖钻，用尽心思神力；表里精粗，无所不到；硬寻出些子眼窍，脱出空相，忽的打破疑团；其如神思耗尽，真金散碎，终是惊醒老妖；着空事业，鬼窟生涯，安能离得小西天假佛之地？

　　“洞外一战，妖精解下旧布塔包，把行者众神，一搭包装去，拿一个，捆一个，不分好歹，掷之于地。”欲上西天，反落妖窟，心神俱伤，性命难保，狼牙之机锋，搭包之口禅，其为害尚可言欤？

　　修行人，若遭此魔，急须暗里醒悟，自解自脱，将此等着空事业，一概放下，别找寻出个脚踏实地事业，完成大道。然脚踏实地之道，系教外别传之真衣钵，其中有五行造化，火候工程，自有为而入无为，真空妙有，无不兼该，乃无言语文字，非竹帛可传。至于公案经典，所言奥妙，藏头露尾，秘源指流，不得师指，散乱无归。若只在书板上钻研，依一己所见，心满意足，自谓大道在望，顺手可得，即便担当大事，冒然行持，虽能脱去话头绳索，未免又着公案声音，而欲行险侥幸，暗逃性命，乌乎能之？

　　西山坡一战，又被装去，照旧三众高吊，诸神绑缚，送在地窖内，封锁了盖。到得此时，天堂无路，地狱有门，生平予圣自雄，一无所依；从前千思万想，俱归空亡，后悔何及？结出“仙道未成猿马散，心神无主五行枯。”其提醒我后人者，何其切欤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禅关话句并机锋，埋没如来妙觉宗。

　　不晓其中藏祸害，心思枉费反招凶。

# 第六十六回　诸神遭毒手　弥勒缚妖魔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声音虚学，作妖西天、大有伤于如来正教；此回言声音虚学，流祸东土，最有害于世道人心。使学者弃邪归正，急求三教一家之理，保性命而课实功也。

　　先哲云：“天地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。”则是先圣后圣，道有同揆；中华外国，理无二致。儒、释、道三圣人之教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不得分而视之。何则？天竺妙法，有七宝庄严之体，利益众生之机，由妙相而入真空，以一毫而照大千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上柱天，下柱地，旨意幽深，非是禅关机锋寂灭者所能知；犹龙氏《道德》，有阴阳配合之理，五行攒簇之功，自有为而入无为，由杀机而求生机，隐显不测，变化无端，盗天地，夺造化，天机奥妙，非予圣自雄，执一己而修者所可能；泗水心法，有执两用中之学，诚明兼该之理，能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一本而万殊，万殊而一本，天德具，王道备，滋味深长，非寻章摘句，窃取功名者所可晓。天不爱道，诞生三圣人，各立教门，维持世道。盖欲人人在根本上用功夫，性命上去打点，自下学而上述，由勉强而自然，其门虽殊，其理无二。后之禅客未达此旨，偏执空学，自谓佛法在是，而即肆意无忌。遇修道之士，则曰畜生，有何法力？见圣人之徒，则曰孩儿无知。借万法归空之说，不分好歹，一概抹煞。佛说“无为法而有差别”，果若是乎？此等妖孽不特不识中国之教，而并不识西天之教，假佛作妖，为害百端，仰愧俯怍，岂不大违如来当年法流东土、慈航普渡之一片婆心耶？提纲所谓“诸神遭毒手”者，正在于此。

　　噫！外道乱法，空学害正，为祸不浅，古今来英雄豪杰，受此累者不可胜数。虽有荡魔天尊，荡不尽此等邪魔；抑水大圣，抑不尽此等洪水。言念及此，真足令人怅望悲啼矣！当此佛法衰败之时，安得有个笑嘻嘻，慈悲佛心教主，叫醒一切顽空之徒。示明敲磐槌，系度人之法器，不得借此以作怪；布搭包，是人种之口袋，岂可仗此而装人？

　　仙佛之道，有结果之道也；结果之道，在顺而止之，不在顺而行之。《易》之《剥》卦上九曰：“硕果不食”是也。“草庵”者，《剥》之庐；“瓜”者，《剥》之果。“行者变熟瓜”，硕果也。“要妖吃了，解搭包装去”者，“小人剥庐”也。此个机秘，非可私猜，须要明师口诀指点，方能得心应手，运用掌上而无难。

　　“叫见妖精当面放手，他就跟来”者，顺其所欲，渐次导之也。“行者一手轮棒，叫出来见上下”者，执中精一，择善固执也。此等处，俱有体有用，有人有我，系鬼神不测之机关，而非可以形迹求者。彼计穷力竭；无处求人，独自个支持，不知死活，空说嘴者，乌足语此？

　　“拳头一放，妖精着禁，不思退步，果然不弄搭包。”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，空而不空，其中有果也。“妖精问瓜是谁人种”，是直以《剥》之硕果为人种矣。老叟道：“是小人种的”，不知《剥》之宜止，而欲剥尽，小人剥庐，适以自剥也。“妖王张口便啃，行者乘机钻入。”杀中救生，害里寻思，由《剥》而《复》，大机大用，正在于此。

　　“行者里面摆布”，虚心而实腹也；“妖精痛哭求救”，以己而求人也。“弥勒现了本相”，假者消而真者现也。“妖精认得主人”，识神退而元神复也。“解下后天袋”，先天复而后天即化。“夺了敲磐槌”，道心生而人心即亡。“行者左拳右脚，乱掏乱捣”，必须潜修默炼，神圆而机活；“妖精万分疼痛，倒在地下”，还须丝毫无染，死心而踏地。“行者跳出，现了本现，掣棒要打”，无为而更求有为；“佛祖装妖在袋，早跨腰间”，有为而还求无为。指破旁门万般之虚妄，可以消踪来迹；收来碎金一气而运用，即时返本还元。

　　“行者解放众人，三藏—一拜谢”，儒、释、道三教一家之理，于此彰彰矣。若有知者，急须一把火，将高阁讲堂烧为灰烬，离空学而就实着，弃假境而入真域。无难无魔朝佛去，消灾消瘴脱身行，岂不光明正大哉？

　　吁！今世更有一等地狱种子，假借弥勒佛名目，妖言惑众，殃及无辜，大逆不道者，其即黄眉童子搭包之遗种，狼牙之流毒，虽弥勒亦无如何，可不叹诸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三教圣人有实功，顽空寂灭不相同。

　　存诚去妄归正道，结果收园称大雄。

西游记百回详注　　下　　ZT

# 第六十七回　拯救驼罗禅性稳　脱离秽污道心清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空言无补，非三教一家之理，而真履实践，乃性命双修之功矣。然炼已待时，仙真之要诀；存心养性，圣贤之首务。若不先除去心中之瘴碍，则随缘逐境，性乱心迷，欲向其前反成落后矣。故此回叫学者，去其旧染之污，打彻道路，尽性至命，完成大道耳。

　　“三藏脱离了小西天，欣然上路。”是已去假境而就实地，正当任重道远，死心忘机之时。故行者道：“放心前进，自有宿处。”言放去一切妄想之心，脚踏实地，下学上达，自卑登高，功到自成；不得畏难逡巡，自阻前程。何则？妄心一生，禅性不定，道心不清，无以救真而除假；真假相混，与道相远，仍是空而不实，出不得小西天境界，焉能造到大西天佛地也。故老者道：“此处乃小西天，若到大西天，路途甚远。且休道前去艰难，只这地方也难过。”言修道由小以及大，小处不能过，而大事未可卜出。《了道歌》云；“未炼还丹先炼性，未修大药且修心。性定自然丹信至，心清然后药苗生。”则是稳禅性而清道心，所不容缓者。虽然，欲隐其性，必先去其害性之物；欲清其心，必先却其迷心之事。

　　“稀柿同”，稀者，希求；柿者，市利。“七绝”者，七情。言情欲能绝灭其真性也。人生世间，惟货利是图，而锢蔽其灵窍；惟情欲所嗜，而堆积其尘缘。填满胸怀，积久成虫，其污秽恶臭，尚言哉？“西风臭”者，情动必溃也。“东南风不闻见”者，和气致祥也。“驼罗庄五百多人家，别姓居多，惟老者姓李。”驼罗者，净土真性所居之处。“姓”与性同，“李”为木，即性也。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”性相近而习相远，任其气质之性，而乱其天命之性矣。天命之性，性之善者，故曰“李施主有何善意？”气质之性，性之恶者，故曰“我这里有个妖精。”若能知去恶性而养善性，此便是照顾驼罗，当下禅性稳当。“下了个定钱，再不必去请别人。”更求妙方也。

　　“驼罗庄久矣康宁，只因忽然一阵狂风天变，有一个妖精，将牧放的牛马猪羊吃了，见鸡鹅囫囵咽，遇男女夹活吞。”人性本善，因天风一《姤》，先天入于后天，真性变为假性，见之即爱，遇之即贪，恣情纵欲，无所不至。原其故，皆由不能一性一心，贪财忘义无法可治，所以妖精难拿，甘受折磨。古人云：“凡俗欲求天上事，寻时须用世间财。若他少行多悭吝，千万神仙不肯来。”即此之谓也。然拿妖之法，非谈《孔雀》，念《法华》，烂西瓜之和尚所能知；非敲令牌，施符水，落汤鸡之道土所能晓。盖此等之辈，借仙佛之门户，哄骗愚人，舍命求财，惟利是计，有虚名而无实学。焉知得真正修行之人，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；秀在内而不在外，所积者德，所轻者财；诸般不要，但只是一茶一饭而已乎？最提醒人处，是行者扯住八戒沙僧道：“出家人怎么不分内外？”夫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，本宜内而末宜外，外本内末，是内外不分，大失出家人之本分，乌乎可？

　　“风过处，空中隐隐的两盏灯来。八成道：古人云：‘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，必定是个好的’。沙僧道：“是妖精的两只眼亮。’八戒道‘眼有这般大，不知口有多少大哩！’”骂尽世间贪财好利之徒，眼见好物，心即欲得，日谋夜算，不顾行止，其所谓一对灯笼引路，曲肖其形，如见其人矣。“八戒、行者与怪相斗，那怪两条枪，如飞蛇掣电抵住。”不知戒行，左右惟利是计，即孟子所谓“有贼丈夫焉，必求陇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，而罔市利”是也。“使出枪尖，不知枪柄收在何处。”尖算无比，机谋暗运，虽明眼者亦所难窥。谓之“软柄枪”，外君子而内盗贼，小人谋利有如此。“不会说话，未归人道，浊气还重。”人道不知，利心最重，伤天害理，利己损人，则近于禽兽矣。

　　“东方发白，那妖回头就走。八戒、行者赶至七绝山稀柿同，臭气难闻。行者捂着鼻子，只叫；‘快赶。”’噫！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瞒心昧己，悭贪吝惜，见财起意，见利忘义，其胸中秽污，不堪言矣。有戒行者，安忍闻之耶？“现出本相，乃是一条红鳞大蟒长蛇。”蛇者，至毒之物，蛇至成蟒，毒莫大焉。喻人利心一动，诡谲百出，其毒之伤人，与蟒蛇之伤人无异。昔吕祖见参禅僮，鼻出小蛇，谓僧珍曰：“此僧性毒，多贪恨，熏蒸变化以成蛇相，他日瞑目，即受生于蛇矣。”观此而仙翁以蟒蛇讥利徒，岂虚语哉？

　　“那怪钻进窟内，尾巴露在外边。”大凡利徒作事，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，装出一片道学气象，暗中取事，自谓人不及觉，谁知藏头而究露尾，可以哄得呆子，到底难瞒识者。何则？贪图心重，种根已深，有诸内，必形诸外，无利于搜，转身不得，虽能前边掩饰一时，难禁后边仍复出头。吁！如此举止，既不能瞻前而回头，又不能顾后而知戒，终必打一跌，挣扎不起，睡在地下窟穴中，带不去一物，强爬乱扑，而罔费精神，祸发害己，何益于事乎？《悟真》所谓“试问堆金如岱岳，无常买得不来无？”即此意。学者若不先将此稀柿七绝之毒蛇除去，而欲望成道难矣。

　　《阴符经》曰：“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；三反昼夜，用师万倍。”盖利心一绝，无不可绝者；利心能反，无不可反者。昔给孤长者，金砖铺地，请佛说法，卒得皈依妙法，财非不可用，特用之得当与不得当耳。愚人每以此而杀身，圣人恒借此而成道，世财法财，内外相济，而大事易就。说到此处，未免起人惊疑，认以为怪，利足伤人，慌得退后，不敢向前矣。佛云：“若说是事，诸天及人皆当惊疑。”或误为闺丹炉火中用财，便是毁谤圣道，当入拔舌地狱。殊不知大修行人之作用，别有天机，非愚人所可识。

　　“行者反向上前，被怪一口吞之。”入虎穴而探虎子，可谓大机大用，真知下手矣。“八戒捶胸跌脚道，倾了你也。”是未明个里之消息，而恐惧难前。“行者在妖精肚里支着铁棒，道：‘八戒莫愁，’”是已得袖，袖里之机关，而把柄自牢。“叫他搭桥”，羊肠利路，不妨为渡迷之桥梁；“一条东虹”，贪图邪心，直可作上天之阶梯。“肚皮贴地变船儿”，死心忘机，刹那间烦恼结成慈航；“脊梁搠破现桅杆”，去暗度明，转运时内外尽归一气。“那怪挣命前蹿，比风还快，回旧路，死于尘埃。”死心妙谛，正在于此，驼罗庄人家，从此可以安生无忧，而禅性可于此而稳定。禅性一稳，，道心可清。

　　然秽污不脱，而道心犹未易清，脱离秽污之法，秽污自何而生，还自何而脱，不必另开好路，拱开旧路，方能清其道心，而不为秽污人心所阻滞。最妙处，是八戒道：“看老猪干这场臭功。”盖香从臭出，甜向苦来。不在至臭处干来，不知香之实；不在大苦处作出．不知甜之佳。此欲其清心，必先脱其秽污也。“八戒变作大猪，将众人干粮等物，一捞食之。”任重道远，非巨富大力食肠如天蓬元帅者，不能过得秽污，清得道心。八戒拱路，众人送饭，以见人我共济，彼此扶持，利己利人。禅性稳而道心清，拯救驼罗，脱离秽污之大法门，真道路，放心前行，自有宿处。故结曰：“六欲尘情皆剪绝，平安无阻拜莲台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清静门中意味深，贪图货利秽污侵。

　　急须看破寻真路，大隐廛林养道心。

# 第六十八回　朱紫国唐僧论前世　孙行者施为三折肱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剪绝尘情，性稳心清，可以打通修道之路矣。然或人于尘情小处，能以剪绝；而于尘情大处，不能剪绝。终是性不稳心不清，而修道之路，仍未打通，前途有阻。故此回合下三回，示人以大作大用，使学者在尘出尘，居世出世也。

　　冠首词内“打破人间蝴蝶梦，涤净尘氛不惹愁。”是叫人看破一切世事尽假，万般尘缘都空，不得以假伤真，须急在自己根本上下功夫耳。夫根本之道，脚踏实地之道。足色真金，还当从大火中炼出；无暇美玉，更宜于乱石里拈来。非火不足以见金之真，非石不能以现玉之美。盖以金丹大道，在人类中而有，于市朝中而求，是特在人看的透彻，认得明亮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方可深造自得，而完成大道。否则，小利小货，虽能一时抉过，而于大富大责，不能脱然无念，便是三藏已秽洗污之胡同，而忽遇一座城池，看不见杏黄旗上，明明朗朗“朱紫国”三字也。朱紫为人爵之贵，国者乃世财所聚。上阳子云：“虽有拱壁以先驷马，不如坐进此道。”三藏看不明朱紫国，仍是秽污填满，梦中作事，弃天爵而要人爵，重世财而轻法财，即读过千经万典，未知得富贵浮云，依然是未出长安时身分，如何取得真经，见得真佛？谓之不识字，不其然乎？

　　唐僧陈奏国王，自三皇以至李唐，或让或争，称王称霸，得失莫保，天命靡常，总归一梦。不特此也，至于贤臣宰相，纵能有识天文、知地理、辨阴阳，安邦定国之能，亦无非一梦。古往今来，大抵皆然。三藏论前世，而后世可知，说出取《大乘经》三藏，超度孽苦升天，这才是打破梦境，切身大事，实受其福，岂等夫富贵功名，终落空亡乎？

　　“国王呻吟道：‘似我寡人久病，并无一臣拯救。’”国王何病？正不知朱紫富贵之假，超脱孽苦之真之病，其病与唐王之病同，此篇中屡提“会同馆”之所由来也。何以见之？唐王因斩泾龙而入地狱，国王因失金圣而生疾病；唐王因超度孽苦而取真经，国王因久病不愈而招良医。唐王不得真经，不能超度孽苦；国王不得良医，不能去其沉疴。唐王即国王之前车，国王即唐王之后辙。事不同而其理则同，故曰“会同”。吾更有进焉，取经不到如来之地，仅能度自己之还阳，而不能度亡魂之升天；治病不迎金圣还国，只可治后起之积滞。而难以治先前之病根。真经回，而地狱无冤屈之苦；金圣还，而国王无折风之忧。此大会而大同者。然则未紫国之公案，其即《西游》全部之妙旨，修行者若能悟得，虽未读千经万典，而“朱紫国”三字，可以认得，《西游》大道，可以明得。打破蝴蝶梦，可以在市居朝矣。

　　然悟后不妨渐修之功，调和之道，所不可少。“行者着安排茶饭素菜，沙僧道：‘茶饭易煮，蔬菜不好安排，油盐酱醋俱无也。’”言金丹至宝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，特未得其调和之法，则阴孤阳寡，两不相合。犹如茶饭易煮，无调和而蔬菜不好安排，得此失彼，未免食之无味，美中不足。行者使八戒买调和，呆子躲懒不去，正以见“此般至宝家家有，自是愚人识不全”也。“行者道：‘你只知闹市丛中，你可见市上卖的是什么东西？’八戒道：‘不曾看见。’”东为木，西为金，金木并而水火济，阴阳得类，结为灵丹，得之者立跻圣位。若不知闹市丛中。有此东西而调和之，则当面错过，虽有现成美味，焉能享之？

　　行者说出无数好东西，呆子闻说流诞咽唾，可晓美物，人人俱爱，但未得真诀，难以自知。曰：“这遭我扰你，待下次我也请你。”噫！金丹者，一阴一阳之道，非一己孤修，乃人我共济。若有已无人，则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你请我，我请你，彼此往来，何事不成？“八戒跟行者出门买调和”，金木同气，夫唱妇随，阴阳并用之机括。

　　“街往西去，转过拐角鼓楼，郑家杂货店，调和俱全。”此处读者俱皆略过，而不知有妙道存焉。“往西而转角”，西南《坤》位也。“鼓楼”者，震动之处也。“郑家”者，“郑”与“震”同音，震家也。言《震》生于庚一阳来还。天心复见之处，为造化之根本，若于此而调和之，则本立道生，不亏不欠，圆成无碍，可返太极。《悟真》所谓“若到一阳初动处，便宜进火莫延迟”者是也。

　　“二人携手相搀，去买调和”，是明示调和妙诀，在大小无伤，两国俱全，人我并用，彼此扶持，不得执一己修之耳！何以八戒怕撞祸，在壁下踮定，行者独挨入人丛里去买乎？盖八戒者木火，属性，为真阴；行者金水，属情，为真阳，性主乎内，情营乎外，内外相济，阴阳合宜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此乃以己合人之大法，燮理阴阳之天机。仙翁恐人不知，挂出榜文，叫人人细看，其意深哉！

　　“朱紫国王，近因国事不祥，沉疴伏枕，淹延日久难痊。”人自无始劫以来，醉生梦死，为名利韁锁，百代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不知退悔，受病根深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，若欲除此病根，非金丹大道不能；金丹大道，他家不死之方也。“本国太医院，无方调治，普招天下贤士疗理。”“休施巧伪为功力，认取他家不死方”也。“稍得病愈，愿将社稷平分。”修其天爵，而人爵从之，人我共济，无伤于彼，有益于我，大道照彰。若有见得到此处者，能不喜其闻所未闻，得所未得，而知其调和阴阳之道乎？其曰：“即此不必买甚调和，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。”犹言以己求人，即是调和阴阳，长生不死之道，而不必买甚调和，枉费神思也。

　　“行者弯倒腰，拈一撮土，朝“巽”地吹一口仙气，立起一阵旋风，将人吹散。”《乾》上《巽》下，《姤》之象□卦爻图略，阳以阴用，刚以柔继，取真主而运和气，顺造化而行逆道也。“又使隐身法，搞了榜文。”《乾》上《艮》下，《遁》之象□卦爻图略，隐形遁迹，而不大其声色；潜藏默运，而不入于幻妄也。“揣在八戒怀里，转身回馆。”心君之所以受病，皆由放荡情怀，顺其所欲之故，急须以此为戒，宜揣摸其受病之因，调病之方。“校尉见八戒怀中露出个纸边儿，扯住要进朝医病。”惟能知戒，渐有医治之方，然而能揭去其病，则非一戒可以毕其事。故八戒道：“你儿子便揭了皇榜，你孙子便会医治。”

　　《悟真》云：“阳里阴精质不刚，独修一物转赢尪”又云：“劝君穷取生身处，道本还元是药王。”盖返本还元之道，与世之男女生子生孙之道无异，所争者顺逆不同。世道有女无男，不能生子生孙。仙道有阴无阳，不能结胎脱胎。若只以一戒为事，是于幻身中求之，无非修此阳里阴精之一物，则孤阴不生，独阳木长，而于生子生孙之道远矣。谓之“赶着公公叫奶奶”，“反了阴阳的。”是耶？非耶？说出行者是个“认真之士，须要行个大礼，叫他声孙老爷，他就招架，不然弄不成。”先天真一之气，自虚无中生来，难得而易失，苟非精诚相求，是言语不通，无以取其欢心，或阳感而阴不应，或阴动而阳不随，金丹难成，大道难修。“八戒说行者是空头，行者笑八戒走错路。”阴阳不通，失其生生之道，非空头错路而何？

　　“校尉太监礼拜行者道：‘孙老爷，今日我王有缘，天遣老爷下降，是必大展经纶手，微施三折肱，治得我王病愈，江山有分，社稷平分。’”生生之道，至诚之道也。至诚者，虚心也，虚心即能实腹，以虚求实，以实济虚，经之纶之，虚实相应，阴阳调和，大病可去，大道有分。虽然去病之方，虽赖于诚一不二，然非自己身体力行，则病仍未可以去。故曰：“你去叫那国王亲来请我，我有手到病除之功。”此明德之事，《大学》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故曰：“口出大言，必有大学。”

　　“一半敦请行者”，自诚而求明，虚心也；“一半入朝启奏”，启明而归诚，实腹也。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诚明兼该，执两用中，为物不二，生物不测，生生不息，万千之喜。此乃伏魔擒怪，捉虎降龙，医国之真手段。岂世之庸医、仅知药性者，所能窥其端倪乎？何则？圣贤诚明之学，非大丈夫不能行，果是真正丈夫，自命非凡，另有一番大作大用之事，惊俗骇愚之举，而非可以外貌声音目之。

　　“众臣叙班参拜，大圣坐在当中，端然不动。及到朝中，国王问那一位是神僧孙长老，行者厉声道：‘老孙便是。’”即孟子所谓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达道。得志行乎中国，不得志修身见于世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也。”彼朱紫国王在声音相貌上着心，不向性命切实处认真，轮回病根，如何消去？“列位错了”一语，其提醒后之大众者多矣。吾不知贪恋朱紫之大众，能知自己错了否？吾为仙翁劝勉大众，未知道者，急求明师口诀；已闻道者，早作切实功夫。否则，贪恋荣华，不肯速修，则生生死死，轮回不息。一失人身，万劫难逢，就是一千年不得好，信有然者。但欲脱轮回之病根，了生死之无常，莫先贵乎穷理，若理不能穷透，则病根终难去，而性命终难保。

　　夫理者，即性命之道，了性了命，无非在穷理上定高低耳。独是穷理功夫，非博学强记之谓，乃教外别传之说。诗云：“医道通仙有异传，大要心中悟妙玄。”妙玄者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若欲悟此玄妙，必须真师口传心授，而不得妄议私猜也。“若不望闻并问切，今生莫想得安痊。”望者，回光而返照；闻者，藏气以待时；问者，审思而明辨；切者，笃信而实行。四者乃却病延年之要着，可以脱生死，出轮回。知此者。则生而不死；反此者，则死而不生。神圣功化之巧，有如此。

　　“行者说出悬丝诊脉，众官喜道：‘我等耳闻，不曾眼见。”古有扁鹊能观五脏而知病，华陀能破骨肉而疗疾，俱系神医，而亦不闻有悬丝诊脉之说。今云悬丝诊脉，虽扁鹊之神目，不能窥测其一二；即华陀之神手，不能揣摩其机关。扁鹊、华陀虽能，不过能治其有形，不能治其无形。治有形者人道，治无形者天道。天道人道，差之毫发，失之千里，宜其世所罕闻，亦所罕见。何为悬丝？丝者，至细之物；悬者，从虚而来。细则妙有，虚则真空，真空妙有，合而为一，则虚室生白，神明自来。以此诊脉，而七表八里，九要三关，无不—一得真。此乃万劫不传之秘诀，只可口授，不能笔书。读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《本草》、《脉诀》者，安能知之？其所以不知者，皆因不识自己本身有上药三品，可以变化调理，却病延年耳。

　　《心印经》云：“上药三品，神与气精，恍恍惚惚，杳杳冥冥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。”三者皆从虚无中来，非色非空，非后天有形之物，乃先天无形之宝。必须真知灼见，未可猜想而得。盖后天之精，乃交感之精；后天之神，乃思虑之神；后天之气，乃呼吸之气，皆有形之物。其质不刚，四大解散，终落空亡。至于先天大道，其精非是交感精，乃是玉皇口中涎；其气不是呼吸气。乃知却是太素烟；其神即非思虑神，可与元始相比肩。此三者，能以无形化有形，无相生实相，三而合一，至灵至圣，故能治心君大病而无难。

　　“拨了三根毫毛”，去其后天之假，不在幻身上着脚。“变作三条丝线”，归于先天之真，须于法身上用功。“每条按二十四气”，造化有消长之数；三条合七十二候，丹道有调和之机。“托于手内”，天关在手，而施为无碍；“入宫看病”，地轴由心，而转运得法。得心应手，纵横自在可无遮拦。故曰：“心有秘方能治国，内藏妙诀注长生。”此即提纲“施为三折肱”之妙旨。折者，如折狱之折，辨是非邪正之意。知的变化后天之精气神，而保其先天之精气神，则三品大药，已折辨明白，而穷理之功已尽，从此尽性至命，可以无难。下文修药物、盗金铃、伏妖王，无不在此三折之中。究之三折，总是一折，其所谓三折者，不过因精气神而言耳。吾愿天下人，在蝴蝶梦中者，亦须三折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富贵荣华尽枉然，几人活得百来年。

　　休将性命寻常看，急访明师问大还。

# 第六十九回　心主夜间修药物　君王筵上论妖邪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因假悟真，则知假之不可不去，真之不可不归也。然欲去假归真，莫若先除吾心固必之病，心病一除，真假显然，而大道易成。故此回叫人尽心知性，以为造命起脚之根本耳。

　　“大圣将三条金线，系于国王三部脉上，将线头，从窗棂儿穿出，左右诊视。”是以真性为体，以精气神为用，内外相通，而左右逢原，所以诸般病疾，—一诊出，而识国王是惊恐忧思，“双马失群”之症。人生世间，为幻化所误，非入于惊恐之乡，即登于忧思之地，无一时不忧思，无一日不惊恐。一经惊恐忧思，则乖和失中，而阴阳相隔，已受大症，莫可救治。此等病根，若非明师指破，谁肯承当？“国王闻行者说出病源，高声应道：‘指下明白，指下明白！’”此直下承当，而无容疑议者，从此对症用药，何病不除。

　　“不必执方，见药就用。”执中用权，择善固执也。“药有八百八味，人有四百四病。岂有全用之理？”法以去弊，弊去则法无用也。“药不执方，合宜而用。全征药品，随便加减。”因时制宜，加减得法，明损益而知昏晓也。“八百八味，只医一人，能用多少？”二八一斤，阴阳得类，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净倮倮，赤洒洒，不多不少也。

　　噫！一些天机，至神至妙，知之者，立跻圣位，修之者永脱苦恼。其如愚盲之辈，不识此神妙之方何哉！神妙之方为何方，即调和阴阳之方，即三家合一之方。天街人静，万籁无声，此亥未子初，阴极生阳，天心复见之候，正宜赶早干事，调掣药物，而不容有缓者。药物即阴阳二味，调和者即阴中取阳，阳中取阴也。

　　大黄性寒，为阴，无也，故无毒；巴豆性燥，为阳，有也，故有毒。每味一两，一阴一阳之谓道也。百草霜为锅脐灰，火中之物，阳中之阴，具有己土，故能调百病。龙马尿同于金汁，水中之物，阴中之阳，具有戊土，故能治诸疾。

　　“各用半盏”，自《坤》至《兑》，阴中阳金八两。自《巽》至《坤》，阳中阴水半斤。金丹之道，取阴阳二味之药，采金水两弦之气，水火相济，成已成圭，三家相见，合而为丹。此等药物，须要真知灼见，心中大彻大悟，方可下手。倘不知有无阴阳之理，必至认假为真，落于后天滓质之物，不但不能治病，而且有以受毒。“碾为细末”，是极深研几，不得少有一毫着于滓质也。

　　所谓“乌金丹”者，是心领神会，顿悟圆通之意，即提纲“心主夜间修药物”之旨。虽然金丹之道，全赖指引，若不遇明师指引，只于自心中摸索，即药物现前，当面不识，未许我食。

　　两般引子，一用六物汤，一用无根水。引一而已，何至有两？此不可不知。盖一引其全形，一引其延命。全形者，无为之道，去其病；延命者，有为之术，还其丹。六物汤：“老鸦屁”，为《离》火；“鲤鱼尿”，为《坎》水；“王母脸粉”，为己土；“老君炉火”，为戊土；“玉皇破巾”，为《兑》金；“困龙五须“，为《震》木。攒此六物，烹煎融化而为一气，有作有为也。“无根水”，守中抱一，无修无证也。“功”者，均为世间希有之事，岂可易得？亦岂可轻传？苟非有大贤大德之大丈夫，此事难逢。故“行者对八戒道：‘我看这国王，倒也是个大贤大德之君，我与你助他些雨。’两个两边站下，做个辅弼星。”言果遇大贤大德者，不得不度引，以辅助其成道也。

　　“行者唤来龙王，唾一口津液，化为甘露，国王收水服药，即时病根行下，心胸宽泰，气血调和。”此“附耳低言玄妙旨，提上蓬莱第一峰”。如醍醐灌顶，甘露洒心．一口道破，疑团解散，忧从何来？即古人所谓“始悔从前颠倒见，枝枝叶叶外头寻”者是也。噫！此道至尊至贵，匪人不与．倘道听途说，则为轻慢大道，而非守道君子，必遭不测之祸。仙翁于八戒争嘴，说“有马”将露消息处，借行者现身说法，以戒闻道之后，当缄口藏舌，不得口厂将好方儿说与人也。既云不说，何以又说“马兜铃”？读者至此，未免疑为掩饰之说；既曰掩饰，何必又细问药性？此中又有深意，不可不知。

　　盖金丹之道，有可说者，有不可说者。可说者，以道全形之道；不可说者，以术延命之道。以道全形之道，乃打通道路，尽性之一着，即学者不亲身来求，不妨向彼而开导，虽中人亦可授之，为其无大关系也。至于以术延命之理，乃盗天地之造化，窃阴阳之璇玑，天人所秘，万劫一传，苟非真正出世丈夫，视天下如敝屣，视富贵如浮云者，不可传，为其传之匪人遭天谴也。“马兜铃”，即以道全形之事；马尿金对，即以术延命之事。马而曰兜，则马不行，不行则无为而静定。“铃”者，圆通空灵之物，言以道全形之事，乃顿悟圆通，无为静养之道也。行者治国王病，即以道全形，而不使受其害。其曰“马兜铃”，非是掩饰，乃因病用药耳，故曰“用的当”。

　　观于药歌中，“苦寒定喘”、“消痰’”、“通气”、“除蛊”、“补虚”、“宁嗽”、“宽中”，而知无为之道乃是苦定而除污消积，虚中而宁静圆通也。所可异者，打通病根，既是以道全形，何以行者修“乌金丹”而用一阴一阳之道乎？此理不可不辨，盖道一而已，而用各不同，师引入于无为，则打通病根而全形；师引入于有为，则返还先天而延命。两般引子，行者仅以无根水作引，并未以六物汤作引；仅示其马兜铃为药，并未示其马尿金汁等为药，于此可以晓然矣。以上言除病之根，以下言修真之事，学者于此等处，须当具只限，不得忽过。

　　“国王道：‘寡人有数载忧疑病，被神僧一帖灵丹打通。’行者道：‘但不知忧疑何事？’”既云灵丹打通，何以又云不知忧疑何事？岂不令人难解？若不将此分个明白，埋没仙翁苦心，天下后世无有识者。吾观今世缁黄，多负有道之名，数十年仅能打通病根，而究其病根因何事而发者，百无一二。此仙翁不得不出过辨才，借行者一问，国王一答，为学人开一线之路也。正宫娘娘称“金圣”’，东宫称“玉圣”，西宫称“银圣”，以见金丹大道，乃执两用中，刚健中正，纯粹至精之道。若失中正，则非至精，正是妖精。

　　端阳节，赤帝行南，日中之候，在卦为《丰》，在月为午，《丰》者……大也，以明而动，盛大之象。然盛极当衰，大极则小，明处即有不明，又有忧道，故国王忧疑之病，生于端阳节。端阳者，阳极生阴之时，故国王与嫔妃御花园海榴亭解粽饮酒，看斗龙舟之际，而忽有麒麟山獬豸洞赛太岁，空中现身矣。麒麟有文明之象，明积而成山，则明而误用，无所不爱。獬豸能别曲直之兽，钻而成洞，则别而太甚，即有所恶。爱恶一生，恣情纵欲，自赛其大，为害滋甚，所以为妖。

　　噫！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。爱恶妖生，本性有昧，以明入暗，真为假蔽。阴阳循环，无有阴而不阳，阳而不阴，此亦人之无可如何者。真性一味，从此人心用事，百优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忧思不息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积久成盅，凝滞心胸，而莫可救解。于斯时也，若非有明师开示大道，泻尽积滞旧染之污，其不为富贵所迷，弃天爵而要人爵，人于死地也，有几人哉？国王筵上论妖邪，即此爱富贵而恶贫贱之妖邪，然积滞未泻之先，而此病根犹未可知。盖以若无师指人知的，天上神仙无住处也。

　　噫！仙翁已将灵丹付于后人，叫泻积滞，不知有肯泻者否？或有泻去积滞者，则是虚中而心虚矣。然虚心须要识心，能识其心，方能虚心；能虚其心，方能实腹，此千古不易之定诀。《悟真》云：“虚心实腹意俱深，只为虚心要识心。不若炼铅先实腹，且叫守取满堂金。”“国王病除，感行者活命之恩”，是能虚心而识心矣；“行者欢喜吞酒”，是欲虚心而实腹也。行者道：“但不知可要金圣回国？”正是“不若炼铅先实腹，且叫守取满堂金”也。盖金丹之道，以虚心为体，以炼铅为用。方其虚也，则炼铅以实之；及其实也，则抱一以虚之。虚心实腹，实腹虚心，毋劳尔形，无摇尔精，形全精足，则仁义礼智根于心。其生色也，粹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

　　“国王哭跪行者，求救金圣降妖。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道：‘这皇帝失了体统，怎么为老婆，就不要江山？跪着和尚？”非根心生色而何？观此而心可不识乎？倘不能识心，而一味虚心，则得药忘年，炼铅无计，仍是在人心上作活计，而妖精之来去不定，出入无时，虽能返观内照，昼夜不息，终久入于地穴，被人盖上石板，而不得出矣。故行者道：“那妖精还是不害你，若要害你，这里如何躲得？”真是蛰雷法鼓，震惊一切，何等醒人？

　　及“妖精来，行者左右扯住八戒、沙僧道：‘我和你认他一认。’”人只一心，并无二心，知此心者此心，昧此心者此心。“着有终成幻，去妄不入真。”着有则为爱心，去妄则为恶心；爱恶之心，俱非真心，真心非有非无。曰：“却像天齐王手下把门的蘸面鬼”；鬼乃无形之物，是已着于无；曰：“就是鬼，那有这等狂风，或是赛太岁”，赛乃示有之义，是已着于有。“行者道：‘你两个在此，等我问他来’。即纵祥云，跳将上去。”有无俱不立，内外悉归空。故结云：“安邦先却君王病，守道须除爱恶心。”虚心识心之旨尽于此，从此可以炼铅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虚灵不昧有神方，清夜良心大药王。

　　如果打通真道路，忧疑尽去可还阳。

# 第七十回　妖魔宝放烟沙火　悟空计盗紫金铃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虚心而识心，已是尽心而知性矣。然性之尽者，即命之至，顿悟之后，不妨渐修之功，方能自有为而入无为，归于形神俱妙之地。故此回言金丹下手之功，使学者钻研火候之奥妙耳。

　　《悟真篇》曰：“天地盈虚自有时，审能消息始知机。由亲庚甲申明令，杀尽三尸道可期。”盖天地造化之道，阳极则阴生，阴极则阳生，盈而虚，虚而盈，周而复始，循环不已，消长有常，亦非人所能损益者。然阳主生，阴主杀，则其类有淑慝之分，故圣人作《易》，于其不能相无者，既以健顺仁义之属明之，而无所偏主；至其消长之际，淑慝之分，则未常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。修道者，若能审知盈虚之消息，乘其机而逆用之，则生甲生庚，大与天讨，阴可消而阳可复，可以返本还元矣。

　　“金圣宫被赛太岁摄去”，是阳极生阴，《姤》之象。《姤》卦……一阴伏于五阳之下。金圣者，纯《乾》也。赛太岁者，己土。《姤》之一阴，具有己土。“部下先锋，取宫女二名，伏侍金圣娘娘。”“二名”为偶，仍成一阴之象，以一阴而扶侍众阳，将欲渐进而消阳，此明祸之先见者。“行者一棒把根枪打为两截”，是顺而止之，防阴于未发之先也。何以行者闻西门火起，而以酒灭火乎？《姤》则真阳内陷，火上炎而水下流，火水未济，五行顺行，法界火坑，识神因灵生妄；顺止其《姤》，则假阴消去，火归元而水上潮，水火相济，五行颠倒，大地七宝，元神借妄归真。金丹大窍正在于此，其中有大作大用，呼吸感应之妙，非一切旁门，巴山转岭，迁延岁月者所可知。行者说出“天为鼎。地为炉，搏乌兔，采阴阳，天罡搬运，斗柄迁移，攒簇五行，合和四象，二气归黄道，三家会金丹”一篇言语，尽是天机。

　　“大圣一心降妖，无心吃酒，呼哨一声，寂然不见。”可见圣人作事纯一不二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非可以形迹观也。“山凹里迸出烟火恶沙，行者变作一个钻火鹞子，飞人烟火中，摹了几摹，就没了沙灰。”此精一执中，入虎穴探虎子，火里栽莲之真法力。彼执空避妖之流，妖且不敢见，况能入烟火沙灰之中乎？然仅能没沙灰烟火而不知其妖之巢穴，则真宝在妖，而终不为我用，何济于事？此行者不得不于送文书之小妖审问个消息也。

　　一变为蜢虫儿，暗听出伤生夺位，只是天理难容；再变为小道童，明问出无缘沾身，系有仙衣装新。噫！金丹大道，差之毫发，失之千里。良心发现，须要幽冥中度出；长生妙诀，还向神仙处求来。古人谓“性要悟，命要传，莫把金丹当等闲”者，正是此意。妙哉！“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，与金圣宫装新”者，是攒簇五行，革故鼎新，始则有为也。“穿了那农，浑身上下生了针刺”者，“针”与“真”同音，是披服有日，浑身一真，终则无为也。这个有为无为之道，皆神仙口传心授之秘，非一切在声色中用心意者，所敢妄想揣摸而知，得以沾身点污者？特以修其门户，真假相混，邪正相杂，若不得真传，或误认阴阳为男女之阴阳，流于御女闺丹之术，冒然下手，凭心造作，“但搀着些儿，手心就痛”，未取于人，早伤其己，适以自招恼闷，何济于事乎？

　　“行者一棒打杀有来有去”，正示其死心忘意，去声色而不来声色也，故曰：“有去无来”。何以见之？“心腹小校，担着黄旗”，非心意乎？“五短身材，疙瘩脸，无须”，敲锣非声色乎？“长川悬挂，无牌即假”，非心意悬挂声色，以有为真，以无为假乎？“行者将棍子着小妖胸前捣了一下，挑在空中，径回本国。”以见执心用意者，回头一着，势必四大归空，一灵不返，可畏可怕。所独异者，仅打死一小妖，何足为功，而披头功乎？殊不知古今来，多少英雄豪杰，不能完成大道者，皆因认心意为道，以妖作主，来来去去，悬虚不实，所以无有结果。打死有来有去，是欲去假境而归实地，闭死户而开生门，谓之头功，谁曰不宜？此个理路，若非在心君之处辨别个真假，如何得知？故国王见了道；“是便是个妖尸，却不是赛太岁。”又云：“好！好！好！该算头功。”其提醒学人者多矣。

　　何以行者将一封战书，揣在三藏袖里，不与国王看见乎？如云战书无用，则即置之不言，何以揣在袖里？如云战书有用，何以不使国王看见？悟一子注为：“战书内，即打杀有来有去之妙。”若果是打杀有来有去之妙，有来有去已死，何妨与国王看见以示其妙？而奚必于伏魔归圣之后，方才拿出与国王看见？及其拿出，又不言书中之意，于此可知别有奥妙，而非打杀有来有去之妙也。

　　夫金丹大道，乃袖里机关，只可自知，不可人见。战书乃有为之事，有为者，盗鸿蒙未判之始气以为我有，夺天地未分之生机以为我用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；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如此机关，岂可令人见之耶？前之揣在袖里，不与看者，“始而有作人难见”也；后之取回金圣，与看者，“及至无为众始知”也。下文之计盗金铃，收伏魔王，取回金圣，总是一封战书，总是五彩仙衣，总是有为妙道。仙翁恐人不识，于结尾写出“紫阳解脱棕衣”一案，以示战书之意，系《悟真》从有为而入无为之妙旨。彼世之迷徒，但见无为为要妙，岂知有作是根基乎？

　　有作之道，乃调和阴阳之道。三丰云：“金隔木，汞隔铅，阳寡阴孤各一边。世上阴阳男配女，生子生孙代代传。顺为凡，逆为仙，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盖生仙之道与男女生人之道无异，世道非男女交合不能生育，仙道非阴阳混成不能结胎。所争者顺逆不同，仙凡相隔耳。独是男女非媒婢不能相合，阴阳非黄婆不能取信。犹龙氏云：“恍兮惚兮，其中有象；惚兮恍兮，其中有物；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情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是信者，阴阳相通之宝，若不得其信，无以示同心而别真假，真者未为我用，假者终难降伏。

　　“行者要金圣心爱之物，国王取出一双黄金宝串递与。”串者，二中相连，如连环而不可解，正恍惚杳冥中之物，乃阴阳交感之信宝，”故为金圣心爱之物，亦为国王疼热之物。得此真宝，取彼欢心，则以己合人，彼此扶持，可来去于阴阳之中，不为阴阳所拘矣。“行者变有来有去，一直前进，经至獬豸洞，入于剥皮亭。”彼一切猩猩通人言语，仅在话头上求者，安能窥其机关？“剥皮亭”者，即《剥》卦也。《剥》卦……上《艮》下《坤》，下五阴而上一阳。“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”即《剥》之初六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也；“中间有一张戗金的交椅”，即《剥》之六五也；“椅子上坐着一个魔王”，即《剥》之上一阳爻也。夫《剥》者，《姤》之渐，《复》之机。

　　“行者见了魔王，公然傲慢，不循礼法，调转脸，向外打锣，数问不答。掼下锣道：‘什么“何也，何也”！’”是大公无私，出乎礼法之外，在声色而不着声色也。其曰：“到那厢，乱叫拿妖精，打顺腿”等语，是欲顺而止之，不使顺而行之也。然顺而止之之道，须要内外一情相通方能济事。“行者进后富见娘娘，现了本相，自称国王请来降妖，救娘娘回宫，娘娘沉思不信”，是外信不通，而内情不应也；“行者奉上宝串”，是外信已通于内矣；“姐姐见了宝串，下坐礼拜道：‘若能救我回宫，感恩不浅。’”是内信已通于外矣，内外信通，彼此扶持，可以下手施为，顺而止之，借假救真矣。

　　“三个金铃”，即精气神上药三品之真灵也。但此真灵，先天入于后天，变为有质之物，无情化为阴精而出砂，元神化为识神而生火，元气化为浊气而生烟，圣宝化为魔宝矣。既为魔宝，稍有摇动，烟火黄砂俱出，作业百端。性命即伤。修行者，若欲复真，莫失除假；若欲除假，莫先盗转金铃。盗铃之法，即顺而止之之法；顺而止之之法，即《悟真》所云：“顺其所欲，渐次导之也。

　　“行者仍变心腹小妖，哄请妖王，妖王欲夺了国，即封为大臣，行者顺口谢恩”，顺其所欲也；“娘娘欢喜迎接，说出夫妻有个心腹相托之义”，顺其所欲也。惟能顺其所欲，妖精不觉将铃儿，交递娘娘之手矣。娘娘哄着精灵，行者在旁取事，妖宝已转为圣宝也。但这个顺欲渐导之功，须要知其有利亦有害。利者，用柔道也。害者，用刚道也。

　　“行者不知利害，扯去绵花，放出烟火黄沙”，是不能渐次用柔，急欲成功，自取其灾，即《剥》之‘小人剥庐’也；“行者知其难以脱身，又变为痴苍蝇儿，钉在无火石壁上，群妖仔细搜寻，不见踪迹”，是弃刚而就于柔，不识不知，气质俱化，为群阴所载，而已不为妖精所伤，即《剥》之‘君子得舆’之象。噫！总是一顺，急躁，只知顺而不知止；柔弱，外虽顺而内实止。顺之是非，能止不能止分之。

　　“妖王说：‘是个什么贼子，乘机盗我宝贝？’”，虎将上前道：‘这喊不是别人，定是那败先锋的孙悟空。想必路上遇着有来有去，伤了性命，夺了铜锣旗牌，到此欺骗大王也。’”噫！顺而止之之一法，悟得者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能以盗阴阳，窃造化，转生杀，逆气机，借假复真，依真化假，来去于声色场中，随机应变，而不可以形迹窥之。所谓“只此一乘法，余二俱非真。”彼一切不知真空妙有，顺止之大法，仅在有踪有迹处搜寻着，安足语此？故结曰：“弄巧反成拙，作耍却为真。”盖“弄巧反成拙”者，顺而剥之，“小人剥庐”也；“作耍却为真”者，顺而止之，“君子得舆”也。《剥》之时义大矣哉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精神与气藥三般，为圣为魔在此间。

　　不闻个中机秘事，心忙怎得盗灵还。

# 第七十一回　行者假名降怪犼　观音现像伏妖王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采药时刻，下手功用，无不详明且备矣。然大道须当循序而进，不得躐等而求，若火候不到而金丹难成。故此回叫学者自有为而入无为，由勉强而归自然也。

　　篇首一词，言浅而意深，学者细玩。“色即空兮自古，空言是色如然。”言大道色不离空，空不高色，无色而不见空，无空而不见色，色空无碍，有无一致。但所谓色者，非是有形之色，乃不色之色；所谓空者，非是顽空之空，乃不空之空，即真空妙有之色空也。“人能悟彻色空禅，何用丹砂炮炼？”言色空之道，即金丹之道，若人悟得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刹那成佛，便同本得，一时辰内管丹成。此乃先天无形至真之宝，而非等夫炮炼五金八石，后天有质至浊之物，枉费心思者比也。“德行全修休懈，功夫苦用熬煎。”盖言金丹之道，须赖于悟，尤贵于行。顿悟之后，不妨渐修之功，是在苦力勤劳，勇猛精进，下学上达，自卑登高也。“有时行满去朝天，永住仙颜不变。”言三千功满，八百行完，道德兴隆，性命俱了，与天同寿，长生不老矣。

　　“行者变痴苍蝇儿，妖精不能窥其踪迹”，是已悟得色空一致，有无不立，明邪不能加害矣。然虽不能加害，其如不能出妖之洞何哉？特以阴盛阳弱，阳在阴中，有险而止也。

　　“大圣飞入后宫门首，看见金圣伏在案上，清清滴泪，隐隐声悲。”此明示《蹇》卦也。《蹇》卦□卦爻图略上《坎》下《艮》，滴泪声悲，《坎》水之象。“案”者，《艮》之一奇二偶之象。伏案滴泪声悲，其为上《坎》下《艮》，《蹇》卦无疑。《蹇》者难也，阳止于险中，有难而未能出之义。然有难，当思所以解难之道，若无解之道，而真阳未可出险。故娘娘哭道：“只为金铃难解识，想思更比旧时狂。”金铃者，即真阳之灵，真灵在险而思出险，解难之义。《解》卦□卦爻图略上《震》动，下《坎》险，阳气出险，动而解险之谓。然欲解真灵之险，须要先识得真灵之运用，火候之急缓，若不识而妄想强解，则真灵有昧，反招其祸，是所以“想思更比旧时征”。

　　“行者闻言，到她耳根后，悄悄的叫道：‘圣宫娘娘，你休恐惧，我还是你国差来的神僧孙长老，未曾伤命。’”是叫神合其真也。“只因自家性急，偷了金铃，出到前亭：忍不住打开看看，不期进出烟火，我慌把金铃丢了，苦战不出。”是不叫妄动而涉于假也。“恐遭毒手，故变作痴苍蝇儿，钉在门首，躲到如今”者，不识不知，炼己待时也。“你可再以夫妻之礼，哄他进来安寝，我好脱身行事，别作区处救你”者，是叫用阴阳交感之道，借假以脱真，脱真以除假也。

　　阴阳交感之道，为何道？即顺其所欲之《随》道，《随》卦之象，□卦爻图略上《兑》悦，下《震》动，我动而随人之悦，人悦而随我之动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也。请妖来安寝者，即《随》之“向晦入宴息”，不妄于动，动必随时也。这个随时顺欲之道，顺中有止，乃神明默运之功，不着于色，不着于空，非色非空，即色即空。

　　“不是人，不是鬼，今变作苍蝇儿”，此即悟彻色空禅也。若人悟彻色空禅，得心应手，专气致柔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声叫声应，顺其所欲之《随》大矣。然悟的还须行的，其曰：“破除万事无过酒，只以饮酒为上。”酒为适口慰心之物，人之所欲者，顺其所欲，借假修真，则人无不入我术中矣。以上皆附耳低言之秘，金丹下手之诀。既知其诀，于是借假修真，以真化假，顺其所欲。渐次导之，假可去而真可复矣。

　　“娘娘请妖王安寝，那怪满心欢喜”，顺其所欲也；“假春娇同众怪，安酒肴”，顺其所欲也；曰：“大王与娘娘今夜才递交杯酒，请各饮干，穿个双喜杯儿”，顺其所欲也；曰：“叫众侍婢会唱的唱，善舞的舞”，顺其所欲也；“娘娘与妖王，专说的夫妻话”，顺其所欲也；“娘娘一片云情雨意，哄得妖王骨软筋麻，只是不得沾身”，顺其欲所以止其欲也。因其顺而能止，假难伤真。故曰：“宝贝乃先天抟铸之物，如何得损？”独是止其假，则宜得其真，而究不能得真者何也？殊不知顺而止之之道，仅能止外来之假，而不能去内生之假。若非在切身处，下一着实落功夫，而真宝不现，未为我有。“假春桥闻言，即拔下毫毛一把，嚼碎，轻轻放在妖王身上，吹口仙气，变作三样恶物，钻入皮肤乱咬。”是既变化外假，而又变化内假，由外达内，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，内外一气，不色不空，可以借假得真矣。夫借假得真之道，乃慎独之功也。慎独之功，在能自知痛痒，识其善恶。倘能恶恶如恶恶臭，毫末必察，而隐微之尘埃，自能洗涤；好善如好好色，无处不照，而身外之牵缠，不难解脱。揭去其假，自见其真，真即在假之中，假不在真之外。故妖王解带脱衣，身上衣服；层层皆是蚤虱臭虫，不觉揭到见肉之处，而金铃现相矣。

　　“妖王一则羞，二则慌，那里认得真假，即将三个铃儿，送与假春娇。”一为水，二为火，水在上，火在下，水火相济，阴阳颠倒，取《坎》填《离》之机。

　　“假春娇接宝在手，理弄多时，藏在腰间。”是条理有法，还返有时，彼到而我待之，铅至而汞迎之，彼我一气，金丹有象，可以谨封牢藏，弃有为而就无为矣。其所谓“妖王低头抖衣，他将金铃藏了”者，是偷之于妖不及觉，取之于妖不提防。见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见；恍惚里相逢，杳冥中有变。其中秘密，真有不可言语形容者。

　　“变了三个铃儿，递与那怪”，是真者已得，不妨与假。与假者，后天而奉天时；得真者，先天而天弗违。“先天气，后天气，得之者，常似醉。”彼不知就里之辈，失其真而收其假，郑之重之，牢固深藏，惟恐不谨者，安足语此？谓之“没福！没福！不敢奉陪”，扶煞一切矣。夫金丹之所以用假者，是以术延命之道，凡以为真者未得耳，果得其真，则假术无用。“假春娇得了手”，借假而得真；“现出本现，收了磕睡虫”，得真而去假；“把宝贝带在腰间”，“送归土釜牢封固，次入流珠斯配当”也。噫！仙翁慈悲，演《易》以明火候，直示人以千百年不传之秘密。金丹大道始终之妙用，由《剥》而《蹇》，由《蹇》而《解》，由《解》而《随》，由《随》而《复》，总以示在《剥》极之处用功以《复》阳耳。若个知音，悟的奥妙，始则由东而求西，既则由西而回东，《西游》之大道，何难完成？

　　“行者使隐身法，直至门边，使解锁法，出门站下，叫：‘太岁，还找金圣娘娘来。’”即《复》卦□卦爻图略“动而以顺行，是以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。”金丹入口，《坤》中孕《震》，解去其假，脱出其真，根本坚固，不动不摇，由微而著，渐次可以复还本来《乾》元面目矣。“群妖见门开，即忙锁上入报。侍婢道：‘莫吆喝，大王才睡着哩！’”即《复》之“雷在地中，复，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”以养微阳也。“如此者三四遍，大圣嚷闹直到天晓。”即《复》之“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。”三四为七、取七日之意。古人云：“混沌七日死复生，金凭侣伴调水火。”盖以服丹之后，有七日大休歇也。“行者轮棒上前打门，妖玉一觉方醒”，即“《复》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！”天地之心复，即死而复生之机。这个天地之心，非我一身所产，乃自虚无中来者，是谓外来主人公。故行者道：“我是朱紫国拜请来的外公，取圣宫娘娘回国哩！”曰：“拜请来的外公”，则非一己之阴，而不着于空也；曰：“取圣官娘娘回国”，则非身外之物，而不着于色也。色空不着，必有非色非空者在。噫！“月之圆存乎口诀，时至子妙在心传。”这个非色非空之来历，是岂诸子百家、赋性聪明、出身高贵、多览书籍者，所得私猜而知？三丰云：“顺为凡，逆为仙。”一句儿了了千千万，《千字文》有句“外受傅训”，信有然者。曰；“定是！定是！”真实不虚也。

　　“行者把棒攥定，叫妖精为贤甥。又道：‘你叫我声外公，那里亏了你？’”外公者，先天所生之真阳，是谓外来主公；外甥者，后天所生之假阴，是谓外生客邪。当丹未还，主公为外，为宾、为他，客邪为内、为主、为我；及丹已还，主公为内、为主、为我，客邪为外、为宾、为他。大修行人，千方百计，幸而先天来复，则即当于此后天群阴之中，择善固执，不偏不倚，守此一点微阳，渐采渐炼，期必至于纯阳无阴之地，我命由我，不由天而后已。“普天神将皆以老称”，此实言也。

　　夫金丹之道，有两段功夫，始则顺而止之，顺中用逆，借假复真以结丹；既则顺而动之，逆中行顺，依其化假以脱丹。用逆用顺，各有妙决；复真化假，各有时候。毫发之差，千里之失。妖精说出宝贝“八卦炉中久炼金，结就铃儿称至宝。”行者又说出“二三如六循环宝，我的雌来你的雄。”铃儿者，灵儿，即圣胎婴儿也。婴儿未成，须借八卦炉中真火以抟炼，所谓“三家相见结婴儿”者是也。婴儿已就，须要抱元守一以温养，所谓“十月胎圆入圣基”者是也。其曰“二三如六循环宝”，阳极当以阴接之也。最提醒人处，是“世情变了，铃儿想是棋内，雄见了雌，所以不出来了。”《悟真》云：“鱼兔若还入手，自然忘却筌蹄。渡河筏子上天梯，到彼悉皆遗弃。”“世情变了，铃儿惧内，就不出来”，何所用雄用雌之道，于是乎昭彰矣。

　　“行者将三个铃儿一齐摇起，红火青烟黄沙，一齐滚出，赛太岁在火当中，怎逃性命？”此三家相会，婴儿完全，一灵妙有，法界圆通，知雄守雌，齐一生死，点化群阴，归于无声无臭之大法门。彼世之迷徒，不群雄雌真假，予圣自雄，认假伤真，仍在大火坑中作活计者，适以自送其性命，焉能逃得性命乎？夫金丹大道，是真空事业，清净生活。若能悟得，一得永得，如甘露洒心，借假修真，以真灭假，至简至易，毫不费力。但其中有先天后天之分，阴阳真假之别，药物之老嫩，火候之止足，雌雄之妙用，结丹之时刻，脱丹之日期，其事多般，若非真师—一指明，未许修真。

　　“菩萨说明金毛吼，因牧童盹睡，失于防守，咬断索子，与朱紫国王消灾，并射伤雄孔雀，雌孔雀带箭，佛因叫他折风三年，至今意满”一段故事。可知假者作祸，皆由灵童有昧；真者失散，总因自伤其明。然无假不能消灾，无真不能成道。是在借假以修真，依真以去假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耳。“行者因妖邪要打二十棒，方叫菩萨带去”，无为之先，必须有为，所以除假也；“妖怪现了原身，菩萨要金铃，行者双手送还”，有为之后，必须无为，所以还真也。噫！这个道理，说时易，知时难，不得师指，枉自猜量。故曰：“犼项金铃何人解？解铃人还问系铃人。”“菩萨将铃儿套在犼项下”，有为无为一以贯之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功完灾消，性命俱了，足生莲花，身迸金缕，露出法身，归于自在休歇之地，大丈夫之能事毕矣。

　　《悟真》篇云；“此道至神至圣，忧君分薄难消。调和铅汞不终朝，早睹玄珠形兆。志士若能修炼，何妨在市居朝。功夫容易药非遥，说破人须失笑。”盖以金丹为色身至宝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，特要知其调和之法，火候之妙耳。若知调和之法，神明默运，半时之功，而金丹可还；若知火候之妙，则行持有准，瞬息之间，而玄珠有兆。至简至易，约而不繁。但恐无大功德，无大福分，消受不起。果有功德有福分，得遇明师，指出大药川源，火候次第，则始知“赫赫金丹一日成，古仙垂语实堪听。若言九载三年者，尽是推延款日程。”彼国王离别三年，不敢一抹；妖精摄去三年，不能沾身者，安知有此？

　　噫！始而去旧装新，攒簇五行以结胎；终而抱元守一，遍体如旧以脱胎。始则有为，终则无为，大小无伤，两国俱全，紫阳《悟真》之宗旨，正在于此。若有知者，身体而力行之，何难在朱紫国大明之下，众人触目之地，施展一番，平步腾空而去也？然则夫妻重谐，须凭有作有为之妙；收妖消灾，还赖无为自在之神。神而妙，妙而神，神妙不测，内外感通，性命之道俱备，有无之法悉全，无拘无束，混俗和光，在市居朝，何能累乎？结云：“有缘洗净忧疑病，绝念无私心自宁。”岂虚语哉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灵宝如何我得来，真中用假乘机裁。

　　阴阳不悖复原本，人圣超凡脱祸灭。

# 第七十二回　盘丝洞七情迷本　濯垢泉八戒忘形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修真大道，须要调和阴阳，方能成丹矣。然迷徒不知真阴真阳之理，闻阴阳相交之说，便认为世间男女之阴阳，流于御女闺丹之术，或来首经以服食，或取梅子以吞咽，或隔体神交，或隔帘取气，或三峰采战。如此等类，数百余条，皆是在色欲中作功夫，不特败坏于圣教，而且自促其性命。故仙翁于此回提纲内，指出“迷本忘形”四字，批邪救正，大震聋聩耳。

　　篇首“三藏别了朱紫国王，策马西进，过了多少山水，不觉的秋去冬来，又值春光明媚。”是已知的富贵浮云，脱去阴气，而进于阳气冲和之地，正当努力前行，直奔大道，不可稍有偏见，入于歧路者。奈何“正行处，望见一座村庄，三藏下马，站立道旁，以为人家逼近，意欲自去化斋，不用三徒去化”。未免舍己求人，舍近求远，疑于人家有济命之宝，站立于旁门外道，着念手闺丹门户矣。

　　试观三藏初而到庄前，见有四个女子在那里描鸾绣凤；既而又见木香亭下，有三个美貌女子踢气球，是已在女子人家留心起见矣。殊不知描鸾绣凤，阴阳是假；踢耍气球，结果不真。假而不真，一时无主意，上女子之桥，入女子之门，从香亭进步，误认女子为救命菩萨，妖精为供斋善人。一步一趋为女子引诱，身入纯阴鬼窟，不知悔悟，犹然自称“大唐差去西天拜佛求经，适过宝方，腹中饥饿，待造擅府，募化一斋。”抑知女子无宝可供，只是炒人油，熬人肉。剜人脑之供乎？

　　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若以色见我，以声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”盖取经之道，取其先天虚无之气，所谓“白虎首经”、“华池神水”，迷徒不知，错认为女子之经水，向女子求命宝。其曰：“若是这样东西，我和尚吃了，莫想见的世尊，取的经卷。”可为叫醒一切矣。

　　夫旁门之最误人者，莫如闺丹一事，若不知利害，入于圈套，即或有时醒悟，妄想脱身走出。然已为上门的买卖，被女色牵扯，身不由主，绳捆高吊，神思紊乱，迷于慢天网中，焉能走的出，脱得去？提纲所谓“盘丝洞七情迷本”者此也。七情者，即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之七物。色情一动，七情俱发，是色情即统七情之物，七情总一色情而已。修真之道，条本之道也，务本所以绝七情耳。今不能绝情，而反淫乱以动情，情动而原本即迷，已为妖精夹生而吃矣。“丝”与“辞”同音，盘丝者，邪辞淫辞，穿凿圣道，如丝之盘缠牵扯，而不能解脱。然闺丹门户，不一而足，皆是在女子皮囊上作活计，俱谓之女妖可也。一概女妖，窃取古仙经典，东挪西扯，结为慢天大网，蓬罩正人君子，阻住修真大路，其险如盘丝岭，其黑如盘丝洞，惟明眼者不为所惑，其次愚人，未有不入其术中者。

　　“行者拘来土地山神，问知妖精，夺占七仙姑准垢泉洗浴之事，变为麻苍蝇儿，钉在路旁草稍上等待。”妙哉此变！苍蝇本无色，苍蝇至麻，色空俱化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非色非空，色空无碍。故妖精不能识，不能见，且飞于妖精之头，能察妖之踪迹，探妖之幽隐。所谓当事者迷，旁观者清也。

　　“开辟之初，太阳星原有十个，后被羿善开弓，射落九鸟坠地，只有金鸟一个，乃太阳之真火也。”一真而九假，假多真少，以假混真，自古如是，不徒今然。如七妖女夺七仙姑之浴池，以为己有者，亦是以假混真耳。噫！仙人浴池，清净之水，所以濯垢。妖精窃夺仙人之池，是迷于清源，而观于浊水，不特不能濯垢，而且有以滋垢。道至于此，尚忍言裁！

　　“行者使绝后计，变饿老鹰，将衣架上七套衣服，尽行叼去。”是不容在衣架皮囊上见景生情也。更有一等鲇鱼精，弄三峰采战之术，破戒忘形，淫欲无度，专在女子腿裆中作乐，出丑百端。虽当时不至伤命，到得结果收园，身麻脚软，头晕眼花，“爬也爬不动，睡在地下呻吟”，百病临身，长眠不起矣。

　　噫！此等之徒，不肯自思己错，更将错路教人。前已自错出丑，别寻路头；后边又教人错，明知明昧。一切无知小人，不辨真假，入于网中，甘拜下风；听信邪说淫辞，以盲引盲，以讹传讹；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取传愈多，流毒害人。诗中“扑面漫漫黑，神仙也吃惊。”恰是实言。当此大道遭难之时，仙翁不得不出过辩才，借行者现身说法，拔去身外一切皮毛之假，嚼碎分判，喷吐示真，变为七样飞鹰敲打迷徒，息邪说，防淫辞，除假救真。此非仙翁好打市语，强为辩别，盖亦出于不得已之心也。

　　“三人寻妖精不见踪迹，请唐僧上马，道：顺父下次化斋还让我们去。”唐僧道：‘徒弟啊，以后就是饿死，也再不自专了。’”可知修真之道，别有个他家不死之方，能以济命，能以解灾，不得自专，误认人家女子为他家，而枉自受伤也。我劝世间呆子，急点一把火，烘烘的把一切盘丝洞烧的干净，放心前行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可叹忘形迷本徒，忘形采取尽糊涂。

　　邪行丑态不知戒，罗网缠身气转枯。

# 第七十三回　情因旧恨生灾毒　心主遭魔幸破光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采战之徒，自害本身。此回批烧炼之术，终落空亡。

　　盖以世人惑于“金丹”二字，随疑为世间凡铅凡汞烧炼而成，信任邪师，倾家败产，指底罄囊而莫悟，甚至吞服五金八石，伤生害命，古今来遭其祸者，不可枚举。故仙翁于提纲深批其毒，使学者早自醒悟，以归正道耳。曰：“情因旧恨生灾毒”者，言听信烧炼邪师之言，便是遇着旧恨有仇之人，而即生灾毒矣。曰：“心主遭魔幸破光”者，言一信金石之术，而邪魔入内，良心即坏，急须看破，方不受累耳。

　　“黄花观”，黄者，黄芽；花者，金花，皆修炼者升炼之药名。诗中“白鹭”，“黄莺”，“烟里玉”，“火中金”，总以形容黄花观为烧炼之处。故行者一见“黄芽白雪神仙府，瑶草琪花羽士家”之句，即笑为烧茅炼药，弄炉火的道士也。独可异者，黄芽白雪，《悟真篇》中常道；瑶草琪花，仙翁前诗亦云。此处何以谓之炉火？殊不知古仙所云，皆以有象化无象，以有形喻无形，使人以此悟彼，易于聆会；而后世迷徒，不求明师真诀，直认比喻有形有象之物为真实，何其愚迷之甚乎？况金石之药，乃天地浊气所化而成，皆有毒之物，一经火炼，火毒药毒，共合一处，其毒愈重，人之清气，能有几何？以毒气而攻清气，取死之道，安得长生？此仙翁提纲立“旧恨”二字，以诛烧炼者之心为最毒也。

　　“三藏见道士丸药，高叫老神仙。”是盖以弄炉火者即是神仙，未免走到冤家对头之地矣。从来学采战者，必学炉火；学炉火者，必学采战。大约以采战为内丹，以炉火为外丹。女妖道士，同堂学艺，势所必然。“女妖说出盘丝洞濯垢泉故事，要道士作个报冤之人，欲要帮打。”是内恃采战，外凭炉火，内外兼修，妄冀延年。“道士道：‘不用打，一打三分低。’取梯子上屋梁上，取下一包药来。”炉火家，多以升打为下等药，以煅炼为上等药，或以七年为七返，九年为九还，其意取其浊阴退尽为佳也。诗中“百鸟粪”，“积千斤”，“炼三分”，“再熏蒸”，“毒药制成”，“入口见阎君。”俱是实事。“凡人吃只消一厘就死，神仙吃只消三厘就死，将枣掐破，揌上三厘，分在四只茶盅内，但吃了个个身亡。”药虽轻而其毒大，服之者不能长生，反致早死，势必破烂肢体，而不得全尸。服一个，死一个，个个身亡，岂虚语哉？

　　“行者早见了，欲穿换一杯。”是真明鉴万里，智察秋毫，足使奸人胆战，邪何能为？乃唐僧已入术中，执固不解，以为受客之意，诚心信受，岂能免当时就死乎？“道士道：‘你可在盘丝洞化斋么？你可在濯垢泉洗澡么？’行者道：‘你既说出这话，必定与她苟合。’”总以见无知之徒，以采战炉火为内外双修，合而行之，妄想成丹。最妙处，是道土道：“你这村畜生，撞下祸来，你岂不知？”自古及今，圣贤仙佛之成道，皆系去谗远色，贱贷贵德，乃无知之徒，不知圣贤根本实学，反在财色上作功夫，以致采战丧德，炉火丧命，自撞其祸，其村野不堪极矣。谓之畜生，真畜生耳。若非有明眼人，识得此等邪说淫辞，是天话蓬人之物，早知回头，自求生路，安能逃得出罗网耶？既能逃出，则当事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自可见盲师邪行乱道之迷人利害，又可知自己痴思妄想之昏蔽更深。观之七妖落后，归结一着，采战挡不住死，炉火救不得生，独以乱性伤命，杀其躯而已。安得有个大修行人，间世而出，将这些煽惑人心，搅乱圣道，在脓血皮袋上作事之迷徒，一概收来，狠力一棒，尽情打烂，息邪说而防淫辞，为世道人心出一口不平之气乎？虽然，采战邪师，人所易识；炉火伪道，人所难认。盖以采战乃色道中事，与仙道绝不相关，若遇正人君子，一见能辨其真假。至于炉火，窃取古仙金丹入口，点化凡躯之说以笼人，虽有正人君子，亦难窥测其机关。

　　“道士解开衣带，脱了皂袍，两手一齐抬起，两胁下有一千只眼。迸发金光，将大圣罩在金光黄雾中，向前不能举步，退后不能动脚，往上撞头，变穿山甲，往地下方才钻出头来。”盖以诸家炉火，门户不一，或言服丹，可以解脱本壳；或言取丹，可以拔宅飞升；或言服丹，可以两胁风生。似此等类，千条有余，总借金丹一个名色，笼罩正人君子，倘不知利害，误入其中。性好向前者，即有两胁风生之炉火来诱；性好退后者，即有解脱本壳之炉火来投；性好往上者，即有拔宅飞升之炉火来近。真令人以向前不能，退后不得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危哉！危哉！当斯时也，苟非自知悬虚无益，从实地上硬寻出个出头之路，其不为毒害性命者见希。提纲所谓“情因旧恨生灾毒”者，即此意。金丹大道，至于如是，尚忍言哉？仙翁慈悲度世，不忍众生罹此大祸，故于大道凄凉之时，借老母现身说法，指示圣贤生物之心，开化群迷也。

　　“紫云山”，正阳之气结就；“千花洞”，焕耀之光笼成。有一位圣贤，唤作毗蓝婆，坐落南方者，南为《离》位，属心，明示圣贤心，即婆心也。“行者入千花洞，见静悄悄，鸡犬之声也无”者，圣贤以婆心为重，而无鸡鸣狗盗之行也。“毗蓝婆认得行者”，惟圣人能知圣人也。“行者请毗蓝去灭金光者”，惟圣人能知圣人有婆心也。“毗蓝自赴了鱼篮会，三百余年，隐姓埋名，更无一人知得”者，圣人惟知婆心度世，而人之知与不知，所不及料也。“绣花针儿”者，小儿也，小儿之心为赤子之心，赤子之心，至善而无恶，非同一切忍心、硬心、毒心、伤人之心。故曰：“我有个绣花针儿，能破那厮。”又曰：“我这宝贝，非铜、非铁、非金，乃我小儿日眼里炼成的。”赤子之心，正大光明，从本性中流出，所以能破诸恶而无遗。

　　“毗蓝随于衣领内，取出一个绣花针，似眉毛粗细，有五六分长短，拈在于，望空抛去，少时间，响一声，破了金光。”以见圣贤作事，生平涵养清高，不肯轻露圭角，即或不得已而救度苦难，总是一个真心用事，不大声色；粗细长短，机活神圆；随手拈来，头头是道；救真破假，其应如响。真金针暗度之法，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；神妙莫测之行，为然虽莫测，亦足令人心悦诚服，早赞其妙。所谓“大人者成已成物、不失其赤子之心”者也。夫此赤子之心，悟之者，近在掌握之中；迷之者，远隔千里之遥。是在一语一迷之间耳。“道士合了眼，不能举动。行者骂道：“你这泼怪，装瞎子哩！”言一切炉火之流，皆是盲修瞎炼，损人利己，而不知圣贤有此金针暗度之婆心也。

　　“行者见三人吐痰、吐沫，垂泪道：‘怎么好？’毗蓝道：‘也是我出门一场，索性积个阴德。’”圣贤一举一动，以阴德为重，俱有益于世道人心，彼伤生害命之徒，肆行无忌，阴德何在？“取出一个破纸包儿内，将三粒红丸子，每人口内揌了一丸，一齐吐出毒物，得了性命。”一个破纸包，分明“心”字一勾；三粒红丸子，分明“心”字三点。可知解毒丹，即阴德心也。“每人揌上一丸”，人人当存阴德心；“一齐吐出毒物”，个个须除恶毒念。存阴德而去恶毒，方是救苦救难，大慈大悲圣贤之婆心。如多目怪，始而以炉火误人，终而以炉火杀身，出乎尔者反乎尔，堂堂七尺之躯，何不知积德，而乃阴毒如蜈蚣也？噫！损阴德者即归死路，积阴德者必上天堂。此仙翁指出善恶两途，叫天下后世修行人看个榜样，自裁自取。至干迷而不悟者，虽仙翁婆心，亦无如之何矣。

　　最提醒人处，是行者道：“昴星是个公鸡，这老姆姆必定是个一母鸡。”盖修行正理，有德必有道，有道必有德。德属阴，性理上事；道属阳，命理上事。立德以后，再加修道，阴阳并用，性命双修；以德助道，以道成德，仙佛可望。故结云：“唐僧得命感毗蓝，了性消除多目怪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五金八石炼丹砂，到底无成破尽家。

　　世人盲师多狠毒，何如积德是生涯。

# 第七十四回　长庚传报魔头狠　行者施为变化能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采战炉火，俱无关于圣道，急须猛醒回头矣。然旁门三千六百，外道七十二家，绝不关于圣道者易知，有似道而实非道者难认。故此回至七十七回，使学者早求明师口诀，识破一切旁门外道，去假修真，以归妙觉也。

　　篇首一词，言一切情欲皆系妄念，沙门多少执空之徒，不知断欲忘情即是真禅，而以口头三昧为要，仍是有欲有情，禅何在乎？盖真禅须要着意坚心，一尘不染，如明月当空，自有为而入无为，由勉强而抵自然，进步不错，行满功完，而成大觉金仙。如来教外别传者，即此；道祖金丹大道者，即此。以是知仙即佛，佛即仙，仙佛同源，性命双修也。

　　“三藏师徒打开欲网，跳出情牢，放马西行。”是已知断欲忘情矣，何以忽见一座高山，有老者高呼：“西进的长老，且暂住！这山上有一伙妖魔，吃尽了阎浮世上人，不可前进”乎？盖断欲忘情，只是性理一己之事，而进步行功，乃是他家不死之方。若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冒然前进，则此间即有妖魔挡路，其不为妖魔所吃者几希。于斯时也，急须问个实信，方能攸往攸利，行功不错，而大道可进矣。古人云：“虚心受益”，又云：“礼下于人，必有所得。”此皆言屈已求人之效也。

　　“三藏道：‘你相貌丑陋，言语粗俗，怕冲撞了他，问不出个实信。’行者道：‘我变俊些地的去。’”是未免在声色相貌上打点，而不在真心实意处着脚，即非老实学道者。故行者变小和尚不老实去问，说出“贬解妖精起身，连夜搬去”等语，虽外恭而内不敬，外小而内自大。以致老者始而言妖精相与仙佛神圣，假话以答；既而见言语风狂，一句不应。噫！我不老实，谁肯老实？我不实信其道，谁肯说道之实信？不得实信，虽能断欲忘情，终是有头无尾，不通雷音大路，如何到得如来地位？学者急须以此为戒，去不老实而归老实，则实情可得。所以八戒老实，毫无虚诈，而老者即以老实说实信矣。

　　“狮”者，喻其师心自用；“驼”者，比其高傲无人。师心高傲，则雄心气盛，故曰狮驼岭；有己无人，则昏蔽如洞，故曰狮驼洞。此等妖魔不一而足，皆系毁谤圣道，紊乱仙经，为恶最大，为害最深，故有三个妖魔，统领四万七八千小妖，专在此处吃人。这个妖为何妖？仅是师心高傲，不老实之妖；这个信为何信，即报师心高做不老实之信。知得此妖，知得此信，即是间出实信矣。既然知不老实，须当变而为老实，倘知而不变，仍是魔口之食，何济于事？故金星道：“大圣只看你变化机谋，方可过去，如若怠慢些儿，其实难行。”盖有机谋者为妖，能变化者为圣。用机谋而不知变化，是以妖为心，则能吃人；能变化而不用机谋，是以圣为心，则能成道。变化机谋，则一切机谋尽无，斯不为狮驼所阻，可以过去得。

　　最妙处，是行者扯住金星，声声只叫他的小名道。“李长庚！李长庚！有话何不当面来讲，怎么装这个模样混我？”李为木，在东，《震》家事；庚为金，在西，《兑》家事。《震》为我家，《兑》为他家，以我求他，他来混我，《震》、《兑》合一，变化机谋，即在其中。此仙翁已叫起小名，当面来讲，吾不知在狮驼洞狮驼国之老妖肯听否？虽然，此事岂易知，亦岂易行？若非恩师诀破真铅，万般作用，枉自徒劳，安能变化机谋，而不为机谋变化？三丰所谓“炼己时须用真铅”，正是此意。学者勿以传报魔恶为实信，当知长庚传报为实信。庚金即他家真铅，若欲舍此真铅实信，而妄冀去假归真，便是三藏欲转别路，而过狮驼岭，殊不知过不得此处狮驼岭，而别路之狮驼岭更多于此，如何转得过去？故行者道：“转不得”，又云：“怎么转得？”以见狮驼岭为西天必由之路，正向西天不可不过之境，是在人之着意留心，变化机谋耳。

　　“行者到空中打听观看，山中静悄无人。”断欲忘情即是禅，无机谋也。“正自揣度，听得山背后梆铃之声，原来是个小妖。”有情有欲岂安然？着于声音之小机谋也。“行者变苍蝇儿，飞在他帽子耳边，小妖口里作念道：‘我等巡山的，各人要谨慎，提防孙行者，他会变苍蝇。’”“帽”者，冒也。“蝇儿”者，婴儿也。婴儿即先天真乙之气，先天之气，居于恍惚杳冥之内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搏之不得，因阴阳交感之后，激而有象，得之者立跻圣位，必有师学，非一切机谋小儿执一己而修者，听得冒听，所得冒传。《悟真》云：“恍惚之中寻有象，杳冥之内觅真精。有无从此自相入，未见如何想得成。”故仙翁云：“原来那小妖也不曾见他，只是那魔头不知怎么就吩咐他这话，却是四句谣言，着他这等传说。”可谓叫醒一切冒听冒传，不知先天大道之辈矣。“行者要打小妖，却又停住，想道：不知三个老妖手段，等我问一问，动手未迟。’言冒听冒传，只是口耳梆声，不知就里机谋，岂容冒然下手？下手妙诀，须要口传心授，真知确见也。

　　何以行者变烧火小妖，巡山小妖以为面生认不得、会的少乎？火属《离》，《离》为心，行者变之真心也。真心非色非空，不着有无，乃赤子之心，娘生本面。口耳之学认假失真，不知返观内照，与道日远，所以一家人，认不得一家人，会的少。惟大修行人，认得真心，识得本面，性以处内，情以御外，内外一气，变化不拘，不在皮囊上作活计，全在法身上用功夫，岂等夫旁门外道，执一己而修乎？

　　旁门外道，虽各执相各着空不同，然其有我无人，一个牌子号头，绳穿线扯，暗中无不相投。背却镇魔之金公，认真一己之幻相，以是为非，以邪为正。自调闻风钻研，是亦“小钻风”而已，何济大事？岂知金丹之道，得一毕万，总钻于一处，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，以真化假，依假修真，其中又用假，假中又现真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不特能查勘其小之真假，而且能审知其大之本事。此行者变“总钻风”，而“小钻风”无不随其运用矣。

　　何以行者对小妖道；“你快说来我听，合着我便是真的，差了一些便是假的，拿去见大王处治”？特以金丹者，阴阳之气凝结而成，两者异，真乙之气潜；两者合，真乙之气变。是在有人有己，人已相合，大小无伤，处治得法耳。天机密秘，正在于此，非善通阴阳、深明造化者，孰能与于斯哉？

　　“大魔会变化，能大能小，因王母蟠桃会不曾请，意欲争天，曾吞十万天兵”等语，此大小禅法，师心自用，妄猜私议之学。安猜私议之条，不一而足，其间最误人者，莫如禅关机锋二条，故曰：“若是讲口头语，老孙也曾干过。”

　　“二魔身高三丈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美人身，匾担牙，蚊龙鼻。若与人争，只消一鼻子卷去，就是铜背铁身，也就魂亡晚丧。”此闭目静坐，着意一处，执相守静之学。执相守静之条，不一而足，其间最足误人者，莫如鼻头闭息之一条，故曰：“鼻子卷人的妖精也好拿。”

　　“三魔名号‘云程万里鹏’，行动时转风运海，振北图南。随身有一件宝贝，唤作‘阴阳二气瓶’，假若把人装在瓶内，一时三刻化为血水。”此搬运后天精气之学。搬运之条，不一而足，其中最误人者，莫如心肾相交之一条。彼以心气为阴，肾气为阳，取心肾二气．交媾于黄庭，谓之结圣胎。殊不知日久成盅，气血凝滞．化为血水而死者，不计其数，故曰；“妖精到也不怕，只是仔细防他瓶儿。”

　　大魔用心着空之妖，二魔用意执相之妖，三魔运气、着空、执相兼有之妖。天下缁黄，用心意而着空执相者，十有二三，至于搬运后天之气，而着空执相者，十中即有八九，故大魔二魔居于狮驼洞，为害固大；三魔居于狮驼国，为害尤大。三个魔头同归一处，邪说横行，扰乱世道人心，大坏教门，不堪言矣。说到此处，修行人可以除去他人冒传之梆声，急须打探自己洞中之虚实，然要拿洞里之妖王，必先除门前之众怪。门前之怪为何怪？乃冒听、冒说、冒传之怪也。

　　言者心之声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言不可不慎也。既云慎言，又何说些大话吓众怪乎？殊不知修行人未尝不言，特不妄言耳。说大话，说其善言也；吓众怪，去其不善之言也。用善言以去不善之言，言必有中，何碍于言？行者说大话，吓散门前一万小妖，是不容其冒听、冒说、冒传。真会说大话者，若能说此大话，是有大力量、大脚力、大本领，虽终日说，未尝说。彼口耳之学，冒说大话，使小机谋传人巡山者，乌足窥其端倪？千百年来，读《西游》解《西游》者，竟将仙翁妙意埋没，直以大话骗人目之，此孔子不得不哭麟，卞和不得不泣玉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着空执相道中魔，高傲欺心怎奈何？

　　教外别传藏秘诀，岂容声色冒猜摩。

# 第七十五回　心猿钻透阴阳窍　魔主还归大道真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修道者，必言语老实，而不得冒听冒传矣。然言语老实，不过为进德修业计耳，倘以为所进之德，所修之业，即在是，焉能超脱阴阳，除假归真？故此回叫学者钻研实理，真履实践耳。

　　大圣变小钻风进狮驼洞，诸魔不识，是已去门外之小妖，已为门内之老妖所难窥，变化而得其真矣。然外之小机谋虽变化过去，而内之大机谋尚未变化，犹未至妙也。何则？内之机谋者，阴阳顺行之事，人之千生万死，皆出于此。若非钻研透彻，真履实践，而第以言语取信，未免又在言语上着脚，虽外边老实，早将不老实者牢控紧闭在内，此行者不得不心惊也。所惊者何？惊其认真老实言语，关了行道之门，家中长短之事，不能得知，却不是顾外失内，弄走了风，被言语所拿住乎？当斯时也，急须将这个门户打开，方可出入无碍。这个门不是别门，乃阴阳之门，欲打此门，须要真知灼见，心领神会，离却一切着空执相之事，才得其济。

　　老魔听行者会变苍蝇之说，而使认假为真，着于声而乱扑；三魔见行者笑出嘴脸，而又认真为假，着于色而强捆。彼乌知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，人入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，非若草木禽兽之全无。一变脸间而全身俱露，本来之故物现在，岂在强作强为声色中取乎？老魔欲口吃唐僧，三魔欲瓶装行者，是疑其金丹为有形有象之物，而放着于幻身，以随身阴阳二气瓶装人矣。

　　“阴阳瓶”，即功家呼吸阴阳之说，乃后天之气，贯穿一身血脉，营卫五脏六腑，一呼通天根，一吸通地户，一昼一夜，周身一转，暗合周天度数，故内有七宝八卦，二十四气。必用三十六人抬者，《坤》阴六六之数，纯明之物也。此就幻身后天之气而言，至于法身先天之气，乃虚无中事业，全以神运，不假包求，一切盲师，误认后天呼吸之气，自欺欺人，学者若不识真假，一惑其言，入于死地者，往往皆然。佛云：“若以色见我，以声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妖魔道：“猴儿，今已入我宝瓶之中，再莫想那西方之路。”岂不提醒一切？乃世之迷徒，犹有入其术中，固执不解，一听其言，便行其事，予圣自雄，恃其本事；或坐守中央，聚气于黄庭穴；或周围轮转，用力于八段锦；或上下盘绕，升气于三关窍。如此等类，不可胜数，皆是大火坑中作事业，毒心肠上用功夫。弄得君火相火一时俱发，火气攻心，自不由主，千思万想，忽上忽下，无可如何。到得此时，由后想前，自悔脚跟不实，误认邪师，枉费辛苦，本欲证真、正果，不期倾了性命，自作自受，于人何尤？夫金丹大道，乃他家不死之方，可以救命，可以救急。今不求他家，而在一身妄作招凶，大道凄怆，尚可言欤？

　　“行者忽想起菩萨所赐救命毫毛，欲取下救急。”此乃解悟前非，知的别有他家不死之方，可以救急，不必在一身作功夫矣。他家之方为何方？乃人已相合之方，彼此扶持之方。“拔下脑后挺硬毫毛，变作钢钻、竹片、绵绳、照瓶子底下‘嗖嗖’一顿钻，钻成一个孔窍，透进光来、”是离其高而就于下，去其刚而变为柔，借假求真，有人有已，有刚有柔。钻窍钻到此处，搜理搜到此处，则真知灼见，虚室生白，神明自来，可以得其造化，而出假造化，不为后天阴阳所拘矣。此提纲“心猿钻透阴阳窍”之妙旨。夫人特患不能钻透阴阳之窍耳，果其钻透，高人一头，不特有以知真，而且能以识假。于此可知，装人者，终归空亡；虚心者，当下脱难。“老魔道：‘这瓶子空者，控也！’行者道。‘我的儿，搜者，走也！’”邪正分明，真伪显然，是在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耳。彼不识其真，在出恭臭皮囊上作活计者，装什么人，岂不愧死？

　　“行者喜喜欢欢，径转唐僧处，将变钻风，陷瓶儿里脱身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道：‘今得见师父，实为两世之人。’”盖言金丹大道，至尊至贵，万劫一传，虽赖自己钻研，尤要明师指点，若遇真师，一了百当，立跻圣位，即所谓“附耳低言玄妙旨，提上蓬莱第一峰。”亦即三丰“自从咬破铁丸子，三十六宫都是春”之意。可知度引之恩师，实是重生之父母，誓必成道以报大恩也。

　　噫！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知而不行，犹如不知，何贵于知？故长老道：“你不曾与他赌斗么？”又云：“不曾与他见个胜负，我们怎敢前进？”言知之贵于行之也。夫金丹之道，真履实践之道，非空空无为所能了事。足色真金，须从大火里炼出；圆明本性，还向艰难处度来。无火不见金之真，无难不现性之明。诗中“生就铜头铁脑盖，幼年曾入老君炉。百炼千锤不坏，唐僧预上金箍”等语，最是妙谛。老魔道：“什么锅头铁脑盖，看我这一刀一削，便是两个瓢，”是直以一空毕其事，此便是识不得真心实用。故大圣道：“这泼妖没眼色，把老孙认作个瓢头哩！”夫真心实用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一本散而为万殊，万殊归而为一本，分之合之，变化无端，全在法身上用功夫，不于幻身上费机谋，故能迎魔之口，入虎穴而探虎子。彼世之见魔开口，走在草里听梆声者，适以散火，买个寿器送终而已，其他何望？古今来谈空利口伤人之辈，皆以为大道无修无证，一空其心，即可了事，殊不知心空在修，不在于说。

　　“小妖道：‘孙行者在你肚里说话哩！’老魔道；‘怕他说话！有本事吃了他，没本事摆布他不成？’”是直以摆布说话为空心之本事，若以说话为本事，则是呕吐其心矣。呕吐其心，使心用心，不能空而反生根，如何呕吐得出？既不能出，如何能空？更有一等无知之徒，打禅搬运，废寝忘食，亦谓空心。吾不知如何能空，其必饿杀其心乎！此等之徒，皆是吃了昧心食，着空妄想，怎得完成大道？曰：“甚不通变”，曰：“你不知事”，真乃固执而不知通变者也。

　　噫！修丹之法，有体有用，有药有火，所以革故鼎新，会三家而归一家，岂是空空无为之事乎？若只空空无为，假者如何去？真者如何成？“行者道：‘老孙保唐僧取经，从广里过，带了个折叠锅儿进来煮杂碎吃。将你这里边的肝、肠、肚、肺，细细受用，还够盘缠到清明哩！’”是折叠肝肺之杂项碎琐，勾消肚肠之盘曲牵缠，炼己待时，清明其心，空而不空也。曰；“三叉骨上好支锅”者，是会三家而归一家，猛烹急炼，熔化药物，不空而空也。曰：“老孙把金箍棒，往顶门上一搠，搠个窟窿，一则当天窗，二来当烟洞”者，一搠于上，二来于下，水火相济，虚实并用，诚明兼该，不空而空，空而不空也。“老魔吃酒，行者接吃，一盅二盅，连吃七八盅。”顺其所欲，渐次寻之也。“老魔放下盅道：‘好古怪！这酒常时吃两盅，腹中如火，却才吃七八盅，脸上红也不红！’”放下人心，自有道心，形色俱化也。“大圣在肚里发酒风，妖怪疼痛难禁，倒在地下。”道心发现，人心自死也。

　　噫！“虚心实腹义俱深，只为虚心要识心。不若炼铅先实腹，且叫守取满堂金。”死人心生道生，以道心化人心，不老实而变成老实，何魔之不归真哉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阴阳是否细钻研，才识此天还有天。

　　真着实行神暗运，人心化尽道心圆。

# 第七十六回　心神居舍魔归性　木母同降怪体真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金丹妙旨，欲虚其心，必先实腹矣。然欲实腹，必须虚心；虚心必先识心。既识其心，则虚人心，而实道心。虚实并用，人找共济，修道不难。故此回示人以识心，人我共济之火候耳。

　　篇首“大圣在老魔肚里支撑一会，魔头回过气来，叫一声：‘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！’”是直以予圣自雄为慈悲，修心此便不识其心，既不能识心，焉能虚心？不能虚心，焉能实腹？认假为真，枉费功夫矣。盖真心者，天地之心，非色非空，非有非无，因阴阳交感，从虚无中来者，是为外来主人公，非一已所产之物。故行者道；“莫费功夫，省几个字儿，只叫孙外公罢。”“那妖魔惜命，真个叫：“外公！外公！是我的不是了！’”以见保命之术，惟外来之真心为是，而我家一己之人心不是也。若识得真心，一得永得，会三家，合一家，大道有望，所谓“识得一，万事毕”者此也。但这个识一毕万之秘，若非真师口传心授，而欲私猜强议，妄贪大宝，试问这个铁馒头，如何下口？即嚼碎牙关，咬的出什么滋味？其曰：“我饶你性命，出来你反咬我，害我性命！我不出来，活活的弄杀你！”言下分明，何等醒人？

　　三魔使激将之法，欲哄行者出外赌斗。行者恐妖精反覆，要两全其美，以见真心用事，不偏于阳，不偏于阴，大小无伤，两国俱全，光明正大，而非若人心之用机谋也。“绳儿一头挂着妖精心肝，自己拿着一头，拴个活扣，不扯不紧，扯紧就痛”，内而阴阳混合，勿忘勿助，一而神也；“妖精鼻孔里迸出行者，行者见了风，就长三丈，一手扯着绳儿，一手拿着铁棒”，外而执中精一，有体有用，两而化也。“行者跳到空阔山头，双手把绳尽力一扯，老魔心痛，往上一挣。复往下一扯。”此内外一气，刚柔相当，有无俱不立，物我悉归空。所谓百日功灵，曲直而即能应物；一年已熟，潜跃而无不由心。真心之为用，神哉！妙哉！

　　无如道不远人，人自为道而远人。迷徒多以人心为道，悬虚不实，终久四大落空，入于土坑。原其受害，皆由以心拴心，以心哄心，放去真心，而又算计伤心，真是十分无礼，于理上不通。彼拴心者，不过欲割断外边之放心耳。殊不知能割断外边放心之心，不能割断内边拴心之心，拴心之心更且恶于放心。放心已为害，既以拴心断之；拴心为害，亦将求放心解之乎？

　　噫！求之拴心，心一拴而恶心不好；求之放心，心一进，而又不肯出。内外俱心，如欲解脱，却难却难。然解脱亦容易，是在能实实修道，决不敢假，则真心自现，人心自无；识心虚心，而心神居舍，魔归于性矣。彼一切棺材座子，专一害人，误认死心，在脓包上作活计者，岂知的他家有不死之方在耶？若识他家不死之方，是大本已立，正当静观密察，努力前行，完全大道，不可稍有懈怠者。乃唐僧师徒收拾行李马匹，在中途等候，未免火候不力，虽能化去自大之心，犹未变过张狂之意，终是机谋求尽，未到老实之处，如何过得狮驼岭境界？此二魔不伏气之所由来也。

　　“二魔领三千小妖，着一个蓝旗手传报。”此传报，《观》卦也。《观》□卦爻图略者，上《巽》下《坤》，“二魔”上《巽》之二阳爻；“一个蓝旗手”，上《巽》之一阴爻；“三千小妖”，下《坤》之三阴爻。其为风地《观》乎，观者，以中正示人也。二魔叫孙行者与二大王交战，是妄意无忌，中正何在？行者道：“必是二魔不伏气。”堪为确论，独是欲化妄意，而归于中正，非空空一戒可能，若以一戒而欲强制其意，不但不能伏气，而且有以助气，八戒不能抵妖，其被卷也宜矣。夫取经之道，有火候，有功用，不知要受多少苦恼艰难，而后真经到手。行者叫八戒受些苦恼，是欲神观觉察，而戒镇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也。然戒慎恐惧，不是着意执相之观，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有戒有行，刚柔相济，方为得法。

　　“行者变蟭蟟，钉在八戒耳朵根上，同那妖到了洞里。”蟭蟟者，有光之物，是神观默运，戒之而欲行之也。“众妖捆住八戒至池塘边一推，尽皆转去。”此由风地《观》，□卦爻图略而倒转为地泽《临》□卦爻图略也。池塘为《兑》泽，八戒为《巽》木，《巽》推转为《兑》，尽都转去，非《观》转为《临》乎？“像八九月经霜的一个大黑莲蓬”，即《临》“至于八月有凶”也。

　　金丹之道，贵在于观，尤贵于临炉之观，临炉之观，是神现大观，两而合一，中正之观。一切执相之徒，错认张狂之意为真意，或静意，或守意，或用意，自负有道，不能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动不动要散火，却是实事。盖以此等之辈，既不能神观，又不能大观，内无实学，外有虚名，是亦“童观”、“闚观”焉耳，其他何望？更有一等呆子，口道德而心盗跖，头巾冠而腰钱囊，明装老实，暗攒私房。试思“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四更？”若大限来至，虽有钱钞，买不得生死之路，焉知可怜几年积来的零碎银钱，究被他人尽有，岂不为明眼者哈哈大笑乎？此仙翁借行者吓诈八戒，现身说法，以示只悟其戒，不能济事，必须有戒有行，方能成功。已是借戒行两用之说，打出三四层门，不知打杀多少无主意之小妖矣。

　　“二魔、行者，内外狠苦相持，八戒不来帮，只管呆呆的看着。”以戒为体，以行为用也。“二魔卷了行者，八戒道：‘他那手拿着棒，只消往鼻子里一搠，就够他受用了。’”此神观妙用，执中之谓也。“行者把棒往鼻孔里一搠，鼻子甩开，行者一把挝住，随手跟来。”此大观妙用，精一之谓也。大观神观，两而合一，有戒有行，精一执中，《临》、《观》妙用，正在于此。“八戒拿钯柄走一步打一下，行者牵着鼻子，就似两个象奴。”以戒为行，以行全戒，性情相合，金木相并，张狂之意，不期化而自化，不期诚而自诚矣。“行者备言前事，八戒自知惭愧。”假意去而真意现，妄心除而道心生，外而戒行两用，内而心意相合，不老实而变老实，提纲所谓“木母同降怪体真”者即此。

　　夫怪体归真，是已化假心意而归真心意，正可以过狮驼岭之时，何以又有三魔之不伏气乎？特有说焉，心意虽真，若于后天气质之性未化，则气质一发，真心意仍化为假心意，宜其三魔不伏气，大魔二魔听三魔调虎离山之计，要捉唐僧也。然究其三魔不伏气者，乃唐僧误认心意为真，不能戒慎恐惧，努力前行，在坡前等候魔送。自调、自离、自捉、自不伏气，与魔何涉？

　　“三十个小妖安排茶饭”，五六《坤》阴之数。“十六个小妖抬轿喝路”，一阴来《姤》之喉。“众妖请唐老爷上轿”，阴气伤阳之象。“三藏肉眼凡胎，不知是计。孙行者只以为擒纵之功，降了妖怪，却也不曾评察。即命八戒将行李稍在马上，与沙憎紧随，他使铁棒向前开路，顾盼吉凶，真假相混，邪正不分，已入妖魔术中矣。”

　　噫！一时不谨，真心意已变为假心意，心意有假，着于食色，而真性亦化为假性。真者全昧，假者皆起。其曰：“那伙妖魔同心合意的侍卫左右。”又曰：“一日三餐，遂心满意，良宵一宿，好处安身。”非假心意动食色之性乎？当斯时也，虽能心知神会，而见得有许多恶气，其如妖计在前，而识见在后，阴盛阳弱，正不胜邪。“三魔与三僧，舍死忘生苦战，众小妖把唐僧抬上金銮殿，献茶献饭，左右旋绕。长老昏昏沉沉，全身失陷。”大道已坠迷城，可不畏哉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定意虚心下实功，虽然得入路岂通？

　　消除气质方为妙，稍有烟尘道落空。

# 第七十七回　群魔欺本性　一体拜真如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心意归真，若不能伏后天气质之性，终为顺行造化所拘矣。故此回指出诸多旁门，不能变化气质之害，叫学者弃假悟其，期必归于真空妙有之地，为极功也。

　　篇首“三个魔头，与大圣三人争持，将三人拿进城内，捆在一处，三个魔头同上宝殿，将唐僧推下殿来”。是言旁门外道用心用意，以假乱真，以邪混正，纵其后天气质之性，而昧其本来天命之性，即提纲“群魔欺本性”是也。曰“群魔”，则非三魔而已，旁门三千六百，外道七十二家，虽门户不一，总是着空着色，与夫色空并用，三个门头该之。千魔万魔，总是群魔，群魔总是三个魔头统领之。群魔兴妖作怪，欺本性而阻学人，大道已坠迷城。当此之时，谁上智者能以辨的真假，不为伪学所惑，至于中下之流，未有不受其害者。故“长老哭道：‘我贫僧怎么得命！’八戒沙僧也一齐痛哭，惟行者笑道：‘师父放心，兄弟莫哭，凭他怎的，决然无伤。’”

　　古仙云：“道法三千六百门，人人各执一苗根。要知些子玄关窍，不在三千六百门。”盖玄关一窍，为众妙之门，乃生仙生佛之根，不着于有无等相。一切旁门，认一身有气有质之物，或用力量而搬运做作，或用智谋而采战烧炼，自谓得妙，妄想服丹，以此度人。学者若不明其中利害，一入笼中，热心热肠，即便下手，如上蒸笼，干柴架烈火，未有不剥烂肢体而陨命者。若是真正聪明之人，不入笼中，先看看笼中之物，冷淡心肠，没有火气上锅，方不损命。

　　“变冷风”者，示其高见远虑，在笼外而不上火气；“变黑苍蝇”者，示其晦暗无知，在笼中而多受闷气。其曰：“冷还好捱，若热就要伤命。”可谓提醒一切夯货矣。然既知此闷气，须要出此闷气；欲出此闷气，须要脱此闷气之根。不复上蒸笼，揭开笼头，抖假收真，层层解放，徐缓而行，不得急欲见功，冒然下手。故行者道：“莫忙！莫忙！”盖以金丹大道，有药物、有火候、有功用，毫发之差，千里之失。

　　“念咒语放了龙神，又轻轻悄悄，寻着行李白马，请师父上马，八戒沙僧随后，他向前引路，”凡以明大道，循次而进，放的假，方可寻得真；得的真，方可行的路，丝毫不容苟且也。然通衢大道，只有一条；曲径斜路，足有千万。处处梆铃，门门封锁，若不得真师口传心授，焉知何者是真？何者是假？真令人以向前不得，退后不能。除是上智神人，能以跳出笼罩，其余凡夫俗子，实难逃命。若欲强逃，无路可通，犹如作贼爬墙，究是黑夜生活，出此入彼，如何出得妖魔之手？“不是脱根救，仍是上笼蒸”却是实言夫不能脱根救，仍复上蒸笼者，特以绝不似道者，只可以笼中下，而不能笼上智，至于似道而实非道者，不但中下者而受其捆绑，即上智者亦无不入其术中。“锦香亭”，色空俱有之处；“铁柜”者，内外不通之象。“把唐僧藏在柜里”者，内念不出，不着手空也；“关了亭子”者，外物不入，不着于色也。世间一等作孽老魔，执心为道，抱住不放，误认人心中有稀奇之物，恐为外贼所偷，而随紧闭六门，静坐定心，外物不入，内念不出，自谓若能死的人心，即可生的道心，人心不来搅扰，却拿住道心，慢慢受用。这等不死不活，似是而非，不待蒸熟夹生而吃之谣言，易足惑人。以一盲而引众盲，遍传乱讲，纵有上智者，能以连夜里剿灭狮驼洞着空执相。冒听之小妖，岂能剿灭狮驼国色空兼有冒传之老魔乎？性命大道，遭此大难，有识者，能不放声大哭哉？哭者何？哭其西方胜境无缘到，气散心伤可奈何？

　　夫如来三藏真经，所以劝善也。后世无知之徒，反借如来真经门户，以假乱真，阻挡修行大路，误人性命，大失当年教外别传、金箍念念归真之妙旨。“行者要且去见如来，备言前事，若肯把经与我，送上东土，一则传扬善果，二来了我等心愿。若不肯与我，叫他把《松箍咒》念念，褪下这个箍子，交还与他，老孙还本洞去罢。”是言真履实践，勇猛精进，见得如来，方能取的真经归来。若不到见如来之时，而真经未能取；若不到取得真经之时，而金箍未可松。不得因旁门外道之魔障，而即念松褪箍，自走回头路也。盖以魔障是魔障，取经是取经，金箍为取经而设，非为魔障而设，取经者正事，魔障者末事，岂可因末事而废正事？又岂可因末事而念松褪箍乎？

　　“行者拜见如来，诉说狮驼城三个毒魔，把师父捉将去，求念松箍”等语，是已悟得因魔障而念松矣。如来笑道：“悟空少得烦恼，那妖精神通广大，你胜不得他，所以这等心痛。”言独悟一空，空即是色，便是生魔，而不能胜魔。“行者笑道：不与你有亲，如何认得？’如来道：‘我慧眼观之，故此认得。’”言观本于慧，色即是空，故能识魔，而不是亲魔。

　　“混沌初分，天开地辟，万物皆生，飞禽以凤凰为长，凤凰又得交合之气，生育孔雀大鹏。孔雀出世之时，吃人最恶，如来修成丈六金身，也被吸去。如来剖开脊背，跨上灵山，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”一宗公案。以见凤凰交合，生育孔雀大鹏，先天变为后天，孔雀之吃人最恶，犹如大鹏之吃僧为魔。佛已修成丈六金身，犹不免于孔雀之吸，究之刻脊而出，跨上灵山，封为佛母大明王。是不以为冤，而反为恩，佛不得孔雀之吸，而不得上灵山。比之修道者，不遇魔障，不能困心衡虑，以固其志，魔障正所以为大修行人助力耳，故曰：“大鹏是与他一母，故此有些亲处。”既曰有亲，则魔障非魔障，是在人认得分明，打的过去耳。

　　如来使行者与妖精交战，许败不许胜，“败上来，我自收他”者，顺其所欲，渐次寻之也。”行者将身一闪，藏在如来金光影里”，妙有而入真空也；“只见那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尊佛像，与五百阿罗汗、三千揭谛神，布散左右，把那三个魔头围住”者，真空而变妙有也。“文殊、普贤念动真言，青狮白象泯耳归真。”一念纯真，心足意净，执象泥文，私猜妄议之念俱化，何着空执象之有？“如来闪金光，把鹊巢贯顶的头，迎风一幌，变作鲜红的一块血肉。”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色空一贯，不妨真中而用假。“妖精刁他一下，佛祖把手往上一指，那妖翅膊上揪了筋，再飞不去，只在佛顶上，再不能远循。”以无制有，以有入无，有无不二，当时由假而归真；真中用假，由假归真，即色即空，非色非空，化气质而复天真，至简至易。即宣圣一贯之道，佛祖一乘之妙旨。真是慈悲中之狠人，真空中之大法。彼一切不知变化气质者，师心高傲，色空俱着，在血肉团心上做生活，冒听冒传，认假伤真，适以祭其口而已，其他何望？

　　“佛祖收了妖精，大鹏咬牙说出唐僧在铁柜里”，无为之先，必须有为，借假求真也；“佛祖不敢轻放了大鹏，也只叫他在光焰上做个护法”，有为之后，必须无为，以真化假也。前后两段功夫，先有为而后无为，性命必须双修，一了性而一了命。有无兼该，性命双修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；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净倮倮，赤洒洒，大丈夫之能事毕矣。

　　噫！“锦香亭打开门看，内有一个铁柜，只听得三藏啼哭之声”，是打开色空之门户，叫人看假听真，不得弃真而认假；“降妖杖，打开铁柜，拽开柜盖，叫声师父”，是打开生死机关，叫人拽假寻真，当须借假而修真。“三藏放声大哭，叫徒弟”，此非三藏哭，乃仙翁大哭其邪说横行，足以害道；“行者把上项事细说一遍”，非行者说，乃仙翁细说与后世学人，平自辨别。仙翁一片慈悲心，跃跃纸背。真假显然，若有能辨的真假者，则伪学难瞒，正道可知，急须离狮驼而找大路，以了性命，不容有缓者。结云：“真经必得真人取，魔怪千般总是虚。”一切在狮驼国兴妖作怪之辈，闻此而当猛省回头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旁门曲径俱迷真，那个能知主与宾。

　　教外别传微妙法，不空不色复元神。

# 第七十八回　比丘怜子遣阴神　金殿识魔谈道德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示明一切旁门，着空执相，师心自用之假，指出即色即空之真，叫人于假中辨真矣。然世之迷徒，见“即色”二字，或疑于采取；闻“即空”之说，或认为寂灭。以讹传讹，欺己欺人，伤天害理，无所不至，非特不能永寿，而且足以伤生。故此回合下回，深批采取、寂灭之假，使学者改邪归正，积德修道耳。

　　篇首“话说大圣用尽心机，请如来解脱三藏之难，离狮驼城西行。”是言大圣人修道，用真心而脱假心之苦难，去一己自高自大之气，而求他家不死之方也。但他家之方，系先天真一之气，自虚无中来者，非可于声色中求之。若在声色中求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矣。

　　“月城中老军，在向阳墙下，偎风而睡。”分明写出在风月中采阳，妄冀长生，以假为真，如在睡中作事。岂知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一入邪行，眼前即有雷公爷爷报应乎？吁！取经之道，乃圣贤仙佛心法之大道，迷徒不知，误采女子之经，谓取白虎首经，毁谤圣道，紊乱法言，分明原是比丘国，今改作小子城，以讹传讹，着于外假，遮慢内真，只在色相上着脚，不知向宥密中钻研。所谓“一者以掩蔽，世人莫知之”者是也。不知掩蔽真阳，但求采取假阴，顺其所欲，苦中作乐，此诚天地间第一件不明之事。若不请教求人，得师真诀，焉知得以生人之道而欲生仙者，皆是心君昏迷，邪行无道之事？

　　说出“老人携一美女，进献国王，不分昼夜贪次，弄得精神疲倦，命在须臾。”可见采战之事，本期永寿，反而伤生，未得于人，早失于我。此等迷徒，大坏良心，罔知自错，以一引十，以十引百，以百引千。不肯自思已错，更将错路教人，误他永劫在迷津。似这欺心，安忍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，煎场作引？纵以忍心引之，叫作“小儿城”，是耶？非耶？曰：“昏君！昏君！”曰：“苦哉！苦哉！”曰：“专把别人棺材，抬在自己家里哭！”正以示心之昏而又昏，不知苦恼，自寻其死耳。

　　夫出家人，修行第一，要行方便。若不顾行检，一味乱行，坏却天良，岂有坏天良而延寿长生者乎？此三藏闻之，所以滴泪伤悲，而直指为无道之事饮？行者道：“只恐他走了旁门，不知正道，以采药为真，待老孙以先天之要旨，化他归正，叫他绝欲养生。”噫！此可知矣，金丹之道，所采者先天真乙无形之气，而非采后天男女有形之物。古人云：“若说三峰采战，直叫九祖沉沦。”其曰：“绝欲养生”，非采阴补阳之术也明矣。苟人于是顿改前非，悔过迁善，存一点阴德之心度人。岂不是南无救生药师佛，即时在黑暗中摄去鹅笼，救出小儿，得实果而无惊恐乎？古仙云：“一念之善，即是天堂；一念之恶，即是地狱。”提纲所谓“比丘怜子遣阴神”，其斯阴德之一念运用，能消无边之罪垢钦！

　　金殿唐僧、国丈之论，一着于顽空，一着于采取。着于顽空，修性而实不知其性为何物？着于采取，修命而究不知其命为何事？均系不通大道，而冒听冒传者。故行者飞下唐僧帽来，在耳边叫道：“师父，这国丈是个妖邪。”何则，唐僧之顽空，执心为道，有人心也；国丈之采取，以色为道，无道心也。道心者，一心也；人心者，二心也。舍去一心之道心，用其二心之人心，随心所欲，或采取，或顽空，妄贪天宝，欲冀长生，总一昏心为之。

　　“留住不放他去了”者，留心而不放心，有心也；“差锦衣官以礼求心”，师心而求放心，人心也。以心放心，以心求心，内外纯心，滋惑益甚。是欲方便，反撞出祸，如何是好？行者道：“若要好，大做小。”又云：“若要全命，师作徒，徒作师。”大者阳，小者阴，以大作小，阴阳颠倒，水火相济，造命之道，莫过于此。顺此者吉，逆此者凶。

　　“八戒撒尿和泥，递与行者，行者扑作一片，自家脸上印个脸子。”以戒为体，以行为用，内外打成一片，大小无伤，两国俱全。三丰所云：“体隔神交理最幽，坦然无欲两相投”者，即此也。“念动真言，把唐僧变作行者模样，脱了他的衣服，穿上行者衣服。”真念一动，邪正分明，当下改头换面，而全身俱化矣。“行者却将师父衣服穿了，捻诀念咒，变作唐僧嘴睑。”狠心一发，随机应变，即可彼此扶持，物我同源矣。

　　这个天机，皆系真着实用，非色非空，非心非佛，有道有德，廓然大公，毫无私见之先天大法。彼不知真空妙有，在色相中使心用心者，安足语此？而无如道高毁来，德修谤兴，世竟有入迷津而毁正道者，比比皆然。香读结语：“妖诬胜慈善，慈善反招凶”，不禁惨然泪下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秉受天良赤子心，圣贤根本炼丹金。

　　可叹采战邪行客，昧却良心向外寻。

# 第七十九回　寻洞擒妖逢老寿　当朝正主救婴儿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人心为害，不能积德而失德矣。此回叫人除去人心改邪归正，积德而修德也。

　　舜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”则是道心之不可不有，而人心之不可不去也。比丘王问假唐僧要心肝作药引，此便识不得真假，认不得道心，而专在人心上作活计。故假唐僧道：“心便有几个儿，不知要得什么色样？”噫！心一而已，何至几个？心不可见，何至有色？盖以世人醉生梦死，日谋夜算，一日之间，千条百智，逐境迁流，随风扬波，不知有几千百样之心，岂仅几个而已乎？总而言之，一个黑心而已；一个黑心，即统诸般色样。仙翁恐人不知，借行者现身说法，剖腹剜心，以指其人心之所有，一个个检开与众人观看，特以不如是，而人不知其心之多也。

　　“都是些红心、白心、黄心，悭贪心、利名心、嫉妒心、计较心、好胜心、望高心、侮慢心、杀害心、狠毒心、恐怖心、谨慎心、邪妄心、无名隐暗之心，种种不善之心，更无一个黑心。”吁！此等之心，俱是伤神损气，乱性丧命之药引，并无可延年益寿，保命全形之药引。迷徒执心为道，其即此等之黑心乎！以此等心修道，能乎？否耶！观此而求药引之心，便是黑心；以黑心求多心，则心愈多而道愈远。头上安头，技外生枝，吾不知将何底止矣。

　　“大圣现了本相，道：‘我和尚都是一片好心，惟你国丈是个黑心。’”言以人心作药引者，不但不识心，而并不识黑心。识得黑心，方现好心；认得好心，方知黑心。若认不得真假，必至以真作假，以假作真。其曰：“无眼力。”情真罪当，何说之辞？由是推之，人心且无其道，而况乎采取邪行，欲求得命，岂不昏死？

　　“国丈见是大圣，不敢与战，化道寒光，带去妖后。”此乃真心一现，邪道当灭之时。故众臣寻出昏君奏道：“主公！主公！感得神僧到此，辨明真假。那国丈是个妖邪，连美后亦不见矣。”一经资治，弃暗投明，真假判然，可以识得当年旧主人。始知强制人心之为假，采取邪术亦不真也。唐僧道：“我这臊脸怎么见人”，即古人“始悔从前颠倒见，枝枝叶叶尽成差”也。唐僧复了原身，国正含羞吐实，施大法力，剪除妖邪，所不容已者。

　　“柳枝坡”，喻柳巷之枝叶；“清华洞”，比烟花之洞黑。“九叉头”，九鼎女鼎也；“杨树根下”，女子之经元也；‘左转三转，右转三转”，前三后三，女子之月经也。“两手齐扑树上”，男女以形交也；“连叫三声开门”，弄三峰而采取也。“行者到里面，见光明霞彩，亦无人烟。”是明示为妖邪所居之地，而非正人君子所到也。“老怪怀中搂着个女子，齐道：‘好机会，却被那猴头破了。’”以见御女采取之徒，欺世害人，不思自己之丧德，反忌正人之破事。“好机会”三字，写出邪道中迷徒口吻，曲肖其形。“八戒筑倒杨树，行者赶出妖怪，忽来南极老人。”可知弄邪道者死期即至，有戒行者长生可望也。“寿星道：‘望二公饶他。’行者道：‘不与老弟相干，为何来说人情？’”言顺人情欲，难以永寿，而人情不可说。寿星道：“他是我的一副脚力，走将来成此妖怪。”言有大脚力，即足延年，而脚力不可失也。若有知者，急须回头，转身之间，而脚力即得，拐杖可离。无如世之迷徒，不肯回头者何哉？此仙翁不得不又于比丘国，当朝众人触目之地，现相化凡，以大震其聋聩也。

　　“行者一棒打死美人，原来是个玉面狐狸。”此乃状美人如狐狸，而非狐狸是美人。狐狸性淫，而善于迷人，以是为喻者，写其美人之妖也。奈何迷人反以是为美，吾不知美在何处？想无知妄行之徒而行“采取”之术，其亦采取狐狸之精耳。采狐狸则必所化老狐狸，结胎所结者亦狐狸，脱胎所脱者亦狐狸，一狐狸，而无一不狐狸，内外狐狸，全身狐狸，是人形而变为毛团矣。故仙翁曰：“可怜倾城倾国千般笑，化作毛团业畜形。”真堪绝倒。“八戒把个死狐狸，掼在鹿面前，道：‘这可是你的女儿么？’那鹿似有眷恋不舍之意。”写出采战之徒，迷而不悟，虽死在面前，犹有认假为真，而不肯回头者，岂不可畏可悲？

　　夫采战之术，千门万户，不可枚举，总以采取为事。曰：“索性都扫个干净，免得他年复生妖”者，扫其一而其余可类推矣。“行者扯住国王道：‘这鹿是你的国丈，你只拜他便是。’指狐道：‘这是你的美后，你与她耍耍儿去。’”骂尽世间采战之辈，拜邪师者，不过是拜丈人；御女子者，不过是御狐狸。畜心奋行，耍耍儿罢了，其他何望？说到此处，昏昏无知者，能不羞愧无地，感谢天恩，而自知赤子之心不可失乎？吁嗟！“一局棋未终，业畜走去”者，明示人生在世，而光阴有限；“若还来迟，此畜休矣。”指出急须回头，而莫待命尽。“扶病延年，精衰神败，不能还丹”，休叫晚年遗后悔；“与吃三枣，后得长生，皆缘于此”，须在后生早下功。色欲少贪，阴功多积，示修仙道修人道；将长补短，足以延年，未修大道且修心。

　　“举国敬送真僧”，已知今日才为是；“空中落下鹅笼”，方晓从前俱是差。“各家认出笼中小儿，喜喜欢欢抱出，叫：‘哥哥！’叫：‘肉儿！’跳的跳，笑的笑”，家家有宝须自认，莫要当面错过；“都叫：‘扯住唐朝爷爷’，无大无小，若男若女，抬八戒，扛沙僧，顶大圣。撮三藏”，人人天良不可无，必须认真修持。“传下形神，顶礼焚香。”全以神运，不假色求，利己利人，圣贤慈悲之道在是。故结曰：“阴功救活千人命，小子城还是比丘。”吾愿采取闺丹者，速于此中救出笼中小儿，万勿被持拐杖之老人作药引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邪行扫出有生机，坏却天良何益之。

　　大道光明兼正大，人人细辨认亲儿。

# 第八十回　姹女育阳求配偶　心猿护主识妖邪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色欲少贪，阴功多积，凡百事将长补短，足以祛病延年，是叫人不可疑于外之采取，贪色欲而损阴德矣。然色欲之根，在内而不在外，由己而不由人。必须对景忘情，遇境不移，内外皆空，绝无一点妄念，方为极功。否则，仅能离去外之色欲，而不能断去内之色欲，祸根暗藏，姑息养奸，稍有懈怠，假陷其真，莫知底止，而无可救矣。故此回合下三回，细演内色为害之烈，使学者防危虑险，谨慎火候，去假救真，复还当年绝无色欲之本性耳。

　　篇首“比丘国君臣黎庶，送唐僧四众出城，有二十里之遥，三藏勉强辞别而行。”。是已绝去外之色欲矣，然云勉强，非出自然，虽能绝出外之色欲，未能绝去内之色欲，则见景生情，因风起浪，以外动内，由内招外，内外相攻，大道去矣。故“三藏缓观山景，忽闻啼鸟之声，又起思乡之念。”原其因声色而起妄念者，皆由不能放心之故；不能放心，即是不能死心；不能死心，声色之念，出入无时，神昏性昧，与道相隔，焉能到的西天，取得真经？故行者道：“师父你且放心前进，再莫多忧。古人云：‘欲求生富贵，须下死功大，’”沙僧道：“只把功夫捱他，终须有个到头之日。”下死功夫，是能放心而死心矣；能放心而死心，便是“只把功夫捱他”，焉有不到西天之理？唐僧不知放心死心之妙谛，不明“功夫捱他”之玄机，弃明入暗，以松林为清雅之境，以花卉为可人情意，认假作真，歇马坐下，四大无力，未免祥云瑞霭之中，有一股子黑气，咕嘟嘟的冒将上来矣。

　　古仙云：“大道叫人先止念，念头不止亦徒然。”但念有正念，有邪念，止者止其邪念也。正念者，道心之发焕，属于真性；邪念者，人心之妄动，属于假性。若不明其心之邪正，性之真假，欲求见性，反而味性；欲求明心，反而多心；欲求止念，反而起念。故“三藏明心见性，讽念那《多心经》。忽听的嘤嘤的叫声‘救人’也。”此声非外来之声，乃三藏念中忽动之声，念一动而身即为念所移，色亦随念而起。故“那长老起身挪步，附葛攀藤，近前视之，只见那大树上绑着一个美貌女子。”此女子非外之女子，乃三藏念中结成之色相，色相在内，真为假理，则元阳即为声色所育、所求，顺其欲而为配偶矣。故仙翁于此处提醒人道“咦！分明这厮是个妖怪，长者却不认得。”不认得，则必以假作真，以妄念为善念，以妖怪为菩萨，以救妖怪为慈悲矣。

　　何以女子上半截使藤葛绑在树上，下半截埋在土里乎？此《离》卦之象也。《离》卦□卦爻图略（上下各一阳，中一阴）外阳内阴，在八卦则为中女，属火。火生于木，故女子上半截绑在树上；火又地二所生，故下半截埋在土里。《离》在人属心，心出入无时，有象于鼠；《离》上下二阳，属金，金色白，故为金鼻白毛老鼠精。《离》自《坤》出，”故为地湧夫人；人心中有识神居之，识神借灵生妄，故为灵山脚下老鼠精。因偷吃如来香花宝烛，又为半截观音。所可异者，《离》中一阴为真阴，何以作妖？盖《离》中一阴，一名姹女；一名流珠，因其转旅不定，无有宁时，故《参同》谓“河上姹女．神而最灵”。又谓：“太阳流珠，常欲去人。卒得金华，转而相因。”特此《离》中一阴，有制则成真灵，而为姹女；无制则成假灵，而为妖女。声色之念，从识神假灵中出，虽姹女而变为妖女矣。既为妖女，而错认为菩萨，则必为妖所迷，邪正相混，是非不分，阴柔无断。声色之念，忽起忽灭、随撇随生，未免撇而又想，正不胜邪，一步一趋，常与声色为伴。元阳为姹女所育，纵外无奸情之事，也要问个拐带人口罪名，怎得干净？如此修道，外君子而内色鬼，欲往向前，反成落后，故不觉入于蹇难之境矣。

　　“镇海寺”者，《蹇》卦之象也。《蹇》卦□卦爻图略上《坎》下《艮》，《坎》为水，其德险，海之象；《艮》为山，其德止，镇之义。“一口铜钟，扎在地下”，象《艮》上实而下虚。“上边被雨淋白”，上《坎》水也；“下边是土气上的铜青”，下《艮》土也，皆形容《蹇》卦之象。然《蹇》者，虽是有难不能前进之义，其中又藏济蹇之道。故《传》曰：“蹇，难也，险在前也。见险而能止，知矣哉！”“前边狼狈”者，即险在前也；“后边齐整”者，即见险而能止也。“喇嘛僧恐狼虎妖怪伤人，叫徒弟请三徒进内，行者在后边拿着铁棒，辖着女子。”俱是见险能止之大智大用。见险能止，是识得妖怪，心中明白，能以护主。虽与妖怪为邻，而不为妖怪所伤，才是真佛法，真慈悲，其僧人。彼唐僧以妖精为菩萨，和尚以三徒为妖怪，以妖精为粉面者，适以招险而已，焉能止险哉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欲念幽独作祸殃，些儿昏迷盗元阳。

　　神明觉照能识得，虽有蹇难亦不妨。

# 第八十一回　镇海寺心猿知怪　黑松林三众寻师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声色之念一动，真假相混，大道阻滞，入于患难之境矣。此回细写遇蹇受病之因，叫学者于真中辨假，假中寻真，追究出以假陷真之故耳。

　　篇首“镇海寺众僧，一则是问唐僧取经来历，二则是贪看那女子，攒攒簇簇排列灯下。”取经来历，自有来历，非贪看女子即是取经来历。既问取经，又贪看女子，邪正不分，是非罔辨，是以镇海寺为女子之闺阁，以天王殿为妖精之睡铺。色欲牵绊，四大无力，受病沉重，起坐不得，怎么上马？误了路程，信有然者。其曰：“僧病况疗难进步，佛门深远接天门。有经无命空劳碌，启奏当今别遣人。”真实录也。原其故，皆由“不曾听佛讲经，打了一个盹，往下一失，左脚下踩了一粒米，下界来该有这三日病。”“左”者，错也。“粒米”者，些子也。不曾听佛讲经，即是打盹昏昧，便致脚下行持有错，稍有些子之错，即致三日之病。彼贪看女子而动色欲者，其病宁有日期平？既知其病，当先治其病，治病之道，莫先知其色妖能以伤人为害最烈。

　　“三日，寺里不见了六个和尚，不由的不怕，不由的不伤。”怕之伤之无益于事，当思所以降之。降妖之法，非可于一己求，须要知的别有他家不死之方，能以与天争权，窃阴阳，夺造化，得一毕万，独自显神通，妖精不难灭。说到此处，一切不识妖精之众僧，当必暗中点头；受症之病汉，亦必燥气顿化。“真个‘渴时一滴如甘露，药到真方病即除。’”其曰：“这凉水就是灵丹一般，这病儿减了一半”，不亦宜乎？病儿减了一半者，知其色欲之为病也；病儿犹有一半尚存者，还求去其病根也。病根在于一念之间，须要慎独，慎独之功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也。“吹出真火，点起琉璃灯。”神明内照也。“变小和尚口里念经，等到二更时分。”以逸待劳也。“忽闻的兰麝香熏，环珮声响，即欠身抬头观看。呀！原来是一个美貌佳人。”莫显乎隐，莫见乎微，静中色念忽来也。“妖精戏弄行者，哄行者后国交欢。”邪正相混，邪念乱正念也。当此之时，不识妖精之愚僧，都被色欲引诱，所以伤了性命。惟明眼者，知得是妖精，不为色欲所惑，趁时下手，而能与妖争闹也。但大圣精神抖擞，根儿没半点差池，宜其当时殄灭妖精，何以又中左脚花鞋之计乎？

　　“左”者，错也。“花”者，有色之物。“鞋”者，护足之物。

　　夫色妖不自来，由念动而来之。修真之道，必须刚柔两用，内外相济。内用柔道，防危以保真；外用刚道，猛力以除假，方能济事。若只顾外而不防内，纵外无半点差池，其如内念变动不测，此念未息，彼念又起，我欲强御其色，而念即着色，虽真亦假，不但不能除假，而反有以陷真。妖精脱左脚花鞋愚我，皆由我之御色着念致之，出乎尔者反乎尔。

　　“妖精化清风，把唐三藏摄将去，眨眨眼，就到了陷空山无底洞。”一脚之错，脱空如此，其错宁有底止乎？故行者打八戒沙僧，沙僧道：“无我两个，真是单丝不线，孤掌难鸣。”又曰：“打虎还得亲兄弟，上阵须叫父子兵，望兄长且饶打，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寻师去也。”说出同心戮力，才是刚柔两用，内外相济之道。明理明到此处，察情察到此处，可知独特其刚，无益于事，人我扶持，方能成功。从此出蹇地而去寻真，则真可寻矣。寻真之道，先要知假，假藏于真之中，真不在假之外；真假之分，只在一念之间，念真则无假，念假则失真。此三徒不得不于黑松林旧路上找寻去也。

　　黑松林为唐僧动念招妖之处，病根在此，陷真在此。“还于旧路上寻”，寻其病根也。病根在于一念着声色，是病根在念，不在声色。“行者变三头六臂，手里理三根棍，劈里啪啦的乱打。”或疑其陷真由声色而陷，未免执声色，而在声色中乱寻矣。故山神道：“妖精不在小神山上，但闻风响处，小神略知一二，他在正南下，离此有千里之遥，那厢有一山，叫作陷空山，山中有个洞，叫作无底洞，是那山里妖精到此变化摄去也。”说出千里之遥，到此变化摄去，可知声色之妖，因念而来，念不动而妖不生，乃系自失自陷，自落无底，于声色无与！修行者听得此言，能不暗自心惊乎？惊者何？惊其一念之差，千里之失，即便陷空无底，去道已远，急须鉴之于前，成之于后，离去一切尘情，万缘皆空，再打听端的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有蹇能止在心知，颠倒阴阳只片时。

　　不会其中消息意，些儿失脚便难医。

# 第八十二回　姹女求阳　元神护道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声色之念，变幻不测，最难遏止，若防闲不切，便陷真无底。故此回示学者，于事之有济中，预防其不济；于事之未济中，急求其有济也。

　　《悟真篇》有云；“虚心实腹义俱深，只为虚心要识心。不若炼铅先实腹，且叫收取满堂金。”即此回之妙旨。修真之道，虚心实腹两般事业。能虚心，则能防险而无人心；能实腹，则能存诚而有道心。然虚心者，实腹之要；实腹者，虚心之本。虚心实腹两不相离，或先虚心，而后实腹；或先实腹而后虚心。所谓先实腹者，为虚心之本也。

　　篇首“八戒跳下山，寻着一条小路，依路前行，有五六里远近，忽见两个女妖，在井上打水。”此《既济》之象也。八戒属木火，具有《离》象。井中有水，《坎》之象。两女妖，《坎》上下二阴爻之象。“八戒跳下山”，《离》在下也；“两女妖在井上打水”，《坎》在上也。上《坎》下《离》，□卦爻图略则为《既济》。《易？既济》卦辞曰：“初吉，终乱。”女妖头戴顶一尺二三寸高的篾丝□上“髟”下“狄”警，甚不时兴。”曰“甚不时兴”者，时兴过了，即既已济之时也。□上“髟”下“狄”髻为柬发整齐之物，即“初吉”之义；□上“髟”下“狄”髻而至篾丝，即“终乱”之义。《大象传》曰：“水在火上，《既济》。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。”盖言能思患预防，虽既济不失其初济之时，初吉则终吉，而不至于终乱。八戒叫妖怪，又手无兵器，是人心不虚，不能预防其患，故受妖精之打。行者道：“温柔天下去的，刚强寸步难移。”又以杨木性软受福，檀木性硬受苦为喻。八戒听行者之言，撒钉钯在腰，变化再去，叫妖怪为奶奶，即套得妖怪实话，是能预防其患，虚心而得实腹矣。能预防其患，虚心即能实腹而终吉；不能预防其患，心不虚而腹即不实则终乱，此虚心实腹之验。但既济须要预防其不济，未济还当用功以致济。

　　“陡崖前有一座玲珑剔透山”，《坎》卦上下俱空之象；“山前有一架三檐四簇的牌楼”，《离》卦上下二奇中一偶之象。《离》上《坎》下，□卦爻图略火水《未济》之卦也。“一块大石，约有十余里方圆，正中间有缸口大的一个洞儿，爬的光溜溜的。”仍取《离》中虚之象。“洞儿深的紧”，仍取《坎》阴陷之象。“行者叫八戒沙僧拦住洞口，自己进去，要里应外合”。此内外相济，防患之切，戒备之至，得其刚柔虚实之妙用矣。能刚能柔，能虚能实，于是除假救真，未有不知意者。何为假？人心是也。何为真？道心是也。人心具有识神，道心藏有元神。用人心，则识神借灵生妄而陷真，是火上修而水下流，顺其所欲，从上头往下钻，顺钻也，其钻易；用道心，则元神除邪扶正而护道，是水上升而火下降，逆其所欲，从底下往上钻，逆钻也，其钻难。

　　“若是造化高，钻着洞口儿，就出去了；若是造化低，钻不着，还有个闷杀的日子，不知可有本事钻出哩？”本事为何事？即顺而止之之事。顺而止之者，顺其所欲，渐次寻之也；顺其所欲者，所以取彼之欢心，以为我用，于杀机中盗生机耳。人心之欲，无所不至，其欲之甚者，莫过于酒色。酒能爽口，色能欢心，喜酒爱色，为酒色所迷，自伤性命者，天下皆是也。然酒自习染中来，属于外，其根浅，其喜缓。色自阴阳中来，属于内，其根深，其爱切。爱色之心，更甚于喜酒也。因其喜酒根浅，放顺其所欲，变蟭蟟虫，飞入喜花之下，喜花儿散，为妖精所见，难以入腹。若强制之，不过掀翻卓席，摔碎盘碟而已，何济于事？因其受色根深，故顺其所爱，变红桃于色中取事，而妖精莫测，得以入腹，进于幽隐之处。去其彼之所爱，以易其所不爱，遂其我之所爱。

　　“妖精道：‘孙行者，你千方百计，钻在我肚里怎的？’行者道：‘不怎的，只是吃了你的六叶连肝肺，三毛七孔心，五脏都掏净，弄作个梆子精！’”先实腹而后虚心，实腹所以为虚心计也。“行者在肚内，就轮拳跳脚，支架子，理四平，几乎把个皮袋儿捣破了。那妖精忍不住疼痛，倒在尘埃。”虚之实之，实之虚之，虚实并用，则心死而神活，是谓元神护道而不昧矣。故妖精道：“我肚里已有了人也，快把和尚送出去。”人之本来，只有一心，并无二心，一心者道心，二心者人心。送去心之所爱，而人心虚矣。人心虚，则道心实，只有一心，并无二心矣。“妖精一心惜命，只得挣起来把唐僧背在身上，拽开步往外就走。”取将《坎》位心中实，点化《离》宫腹内阴。阳在上而阴在下，道心当权人心退位，虚而实，实而虚，虚实相应，未济者而既济矣。

　　其曰；“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何愁没处下金钩。等我别寻一个头儿”者，特以心虚腹实，水火相济，只完的还元返本初乘之事，不过人心为道心所制，不敢作祸耳。犹有根蒂未能拔去，直到七返九还，大丹成就，归于虚无之境，不但人心绝无形迹，即道心亦化于无何有之乡矣。当还元返本，还丹事毕，正当大丹起手，别有头绪，做向上之事，正宜防危虑险，用增减之功，内外相济，做尽后天一切群阴，不可留一毫滓质而遗后患者。故结曰：“心猿里应降妖怪，土木同门接圣僧。”

　　此回写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作用，始终以思患预防为要着。思患预防，不特为此回之眼目，且为无底洞全案之脉络，读者须当深玩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阴阳配合要相当，虑险防危是妙方。

　　默运神功无色相，坎离颠倒不张遑。

# 第八十三回　心猿识得丹头　姹女还归本性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实腹虚心，虚心实腹，阴阳颠倒，水火既济，还丹已得、根本坚固矣。然还丹之后，更宜虚心，借天然真火煅去后天一切群阴，拔去无始劫以来轮回种子，方无得而复失之患。故此回发明大丹下手之火候，使人明心见性，期归于钝阳无阴，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而后已。

　　篇首“行者在妖精肚里，八戒笑道：‘肮脏杀人，在肚里做甚？出来罢。’”盖还丹到手，本固邦宁，正当出腌脏而退群阴之时。退阴之道，以阳而决阴也。决者，夬也。《夬》卦□卦爻图略之体，下五阴而上一阴。“行者跳出口，还原身法象，举棒就打。妖精随手取出两口宝剑，叮噹架住。”铁棒为《乾》之九五，两剑为《夬》之一阴，上一阴而下五阳，非《夬》乎？诗云：“一个是天生猴属心猿体”，言道心之阳也；“一个是地产精灵姹女骸”，言人心之阴也。“那个要取元阳成配偶”，言人心由《乾》而欲求《姤》也；“这个要战纯阴结圣胎”，言道心由《坤》而欲复《乾》也。“水火不投母道损，阴阳难合各分开。”言水火不能调合，阴阳不能同气，性情各别，精神散涣，大丹难结也。《易》之《夬？传》曰：“健而说，决而和。”言决阴之道，宜其从容和缓，不宜刚强太猛也。

　　“八戒沙僧助行者打妖精”，是刚决不能和决之象。不能和决，便是不能思患预防；不能思患预防，既济又不济，金丹得而复失，前功俱废。“妖精脱右脚上鞋，化本身模样，真身化风，抢了行李，咬断僵绳，连人和马，复又摄将进去。”不亦宜乎？右者，又也。前中左脚花鞋之计，是未得丹之时，因行持念头有错，其错在于不防其念；今中右脚花鞋之计，是已得丹之后，因行持火候有错，其错在于过用其火。不防其念，仅陷其真；过用其火，不仅陷真，而且枉劳功力。内错外错，错而又错；人马落空，半途而废；自诒伊戚，将谁咎乎？岂不为有识者仰天大笑耶？笑者何？笑其用火太过，不是要散火，须当从既济之中再三钻研出个不济缘故，方能成功。

　　古仙云：“一毫阳气不尽不死，一毫阴气不尽不仙。”诸般色相去尽，只有一点欲念未尽，此一点欲念，其机虽微，为祸最烈，足为道累。盖此一点欲念，从无始劫而来，其根甚深，隐于不睹不闻之中，发于不知不觉之际，最难提防。若不予有密之中追寻出个消息出来，将从何处下手退之乎？

　　“行者入洞，见静悄悄全无人迹，东廊下不见唐僧，亭子上卓椅与各处家伙一件也无。”此人心暂时止息，念头未动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真假绝无形迹之时。“金字牌写着‘尊父李天王位’；略次些见，写着‘尊兄哪吒三太子位’。”李为木象，三为木数，木在东属性，李天王为本来天命之性。天命之性，为灵明之物，属阳，故为金字牌。妖精为《离》，具有食色之性，为后起人心知识之神，属阴，故为姹女。灵明之性为主，知识之神为宾，识神借灵生妄，故金字牌为妖精供奉之物，妖为李天王之恩女，三太子之义妹。穷理穷到此处，是真知确见，邪正分明，实实闻的香风矣。这一阵香风，非色非空，非有非无；人所不知，而己独知；见得到者，方是识得丹头；可以满心欢喜，知其一而万事毕矣。一者何？即炯炯不昧之天性也。见得此性，其父归之，其子焉往？故曰：“只问这牌子要人。”问牌子要人，是借天命之性，欲决食色之性也。然以天命之性，决食色之性，莫先于明心，心不明而是非易混，心一明而真假立判。此行者欲以假妖摄陷人口事，在玉帝大明之地告状也。

　　《易》曰：“夬，扬于王庭，孚号，有厉，告自邑，不利即戌，利有攸往。”“玉帝前告御状”者，“扬于王庭”也；“叫八戒沙僧此把守”者，“李号”同类也；“御状岂是轻易告的”者，“有厉”儆惕也；“我有主意”者，“告自邑”而戒内也；“把牌位香炉作个证见”者，“不利即戌”而防外也。以是而行，防危虑险，不急不缓，扬于心君之处，明正其罪，则“利有攸往”矣。故曰：“告的有理，必得上风。”

　　“行者将状子呈上，玉帝从头至尾看了”者，由《夬》而《乾》也；“将原状批作圣旨，命太白金星同原告到云楼宫，宣托塔李天王见驾”者，由《乾》而《姤》也。“金星”象《乾》金，“云楼”象《巽》之下虚上实，上《乾》下《巽》，《姤》□卦爻图略之象也。天地造化之道，阳极必阴，阴极必阳，《夬》极而《乾》，《乾》极而《姤》，虽天帝亦只顺其自然而已，况于常人乎？然丹道有逆运造化之妙，能于阴中返阳，用九而不为九所用，用六而不为六所用。妖精因唐僧一念而生，念生即《姤》之象也。妖精因《姤》而生，还须自《姤》而除，此窃夺造化之天机，非若顺阴阳之人机。

　　“天王怒行者误告，叫手下把行者捆倒。”即《姤？初六》“系于金柅”。初明甚烈，如柅伏车下，能以止车不行也。“天王取刀砍行者，金星着实替行者害怕，行者全然不惧，笑吟吟的道：‘老官儿放心，一些没事。老孙的买卖原是这等做，一定先输后赢。’”即《姤？九二》“包有鱼，不及宾”。防阴于未发之先，后起者无能为矣。“天王未曾托塔，恐哪吒报剔骨之仇。”即《姤？九三》“臂无肤，其行次且”。坐而不安，行而有碍，防危虑险之义也。次且之行，如“哪吒割肉还母，剔骨还父，一点灵魂往西天告佛。将碧藕为骨，荷叶为农，念动起死回生真言，得了性命，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精，神通广大。”是已去幻身而有法身，群阴悉化，神通大矣。“天王犹恐报剔骨之仇”者，特以未到证佛之果，犹有余阴，不可不时防也。其所云：“塔上层层有佛，唤哪吒以佛为父，解释了冤仇”者，修道必至证佛果，而后阴气尽无矣。

　　“妖精在灵山，偷吃了如来的香花宝烛，被天王父子拿住，如来吩咐饶了性命，不期她又成精。”即《姤？九四》“包无鱼，起凶”。失于检点，姑息养奸，恩中生害，成精必有。然则念真则能得性命，念假则必伤性命，总在能防不能防之间。说到此处，彼不识真假，纵放妄念为害之流，可以悚然惊讶，醒悟从前之错，解其真而去其假，入虎穴而探虎子，时不容缓者。“天王分排要里应外合，叫他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”即《姤？九五》“以杞包瓜”。杞阳瓜阴，以阳防阴，内外严密，不使有一点妄念乘间而生也。“东南黑角落上有个小洞，老怪摄了三藏，在这里逼住成亲。”即《姤？上九》“姤其角”。不能防阴于《姤》之时，必致见伤于《姤》之终，道穷则返，天道之常，亦在人之能变通耳。仙翁指出东南黑角落小洞，分明示人《姤》之一阴，为妖精色念深密之处，故天兵一齐嚷道：“在这里”。果然见得妖精在这里，则是寻着了妖精之窝窟，不但此也，而亦寻着了唐僧和龙马行囊。盖《姤》之一阴，为起念之姤，真念在此，色念亦在此，行持火候工程亦无不在此。修行者能于此处立定脚根，以天性制色性，虽色性亦归于天性。

　　“八戒沙僧只是要碎剐老妖。天王道：‘他是奉玉旨拿的，轻易不得，我们还要去回旨哩！’”可知色性根深，承天而动，不由于人，必须观天道，执天行，借假修真，渐次寻之，还归本性，轻易不得殄灭。若到还归本性之时，色欲自无，方是“割断丝罗干金海，打开玉锁出樊笼”矣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色欲之念，最难割断，若不知火候妙用，工程次第，强欲割之，无益有损。修行者须早求师口诀、步步检点现前面目，时时防闲暗中妄念，若不到本性圆明之时，而防危虑险之功，不可缺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明心见性是丹头，妄念消除不必忧。

　　用六休叫为六用，大观妙法了真修。

# 第八十四回　难灭伽持圆大觉　法王成正体天然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金丹大道，须要不着声色，方为真履实践矣。然真履实践之功，乃系光明正大，得一毕万，天然自在之妙觉，所谓微妙圆通，深不可识，最上一乘之大道，非一切顽空寂灭之学所可等论。故仙翁此回，指出混俗和光之大作用，使学者默会心识，在本来法身上修持耳。

　　篇首“三藏固守元阳，脱离了无底洞，随行者投西前进”，是已离尘缘而登圣路，去是虚而就实行，正当有为之时。然有为者无为之用，无为者有为之体，合有无而一以贯之，妙有不碍于真空，真空不碍于妙有，方是活泼泼圆觉真如之法门。否则，仅能固守元阳，而不知廓然大公，人已相合，终是脱空的事业，何能到得大觉之地？是赖乎有神现大观之妙用焉。神现大观者，不神之神，乃为至神，至圣所谓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者即此；丹经所谓“元始悬一宝珠，在虚空之中”者即此；昔灵山会上，“龙女献一宝珠证道”者即此。在儒则为执中精一，在道则为九还大丹，在释则为教外别传，乃三教之源流，诸圣之道脉，知此者圣，背此者凡。未明观中消息，焉能和光混俗？焉能上得西天，免得轮回也？

　　“柳阴中一个老母，搀着一个孩子儿。”此《观》卦……也。其卦上《巽》下《坤》，《巽》为柔木，非柳阴乎？《坤》为老阴，非老母乎？《巽》之初爻属阴，为小，在《坤》之上，非搀着一个孩几乎？其为《观》卦也无疑。《观》者，有以中正示人也。高叫：“和尚，不要走了，向西去都是死路。”特以示不中不正，有死路而无生机，《观》之为用，顾不重哉？盖中正之观，即金丹之道，金丹之道，乃得一毕万之道。

　　“灭法国王，许下罗天大愿，要杀一万和尚。”是欲以空寂而了大愿，并一而不用矣。“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无名和尚，但等四个有名和尚，方做圆满。”此有无不分，是非不辨，一概寂灭，所谓神观者安在哉？不知神观安能大观？神观大观，杀中求生，害里生恩，佛祖所谓“吾于无为法，而有差别”者是，《阴符》所谓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”者是。学者若不将此个机秘打破，而欲别求道路，以了性命，万无是理。故唐僧欲转路过去，老母笑道：“转不过去，转不过去。”以见舍此中正之道，其他再无别术矣。

　　“行者认得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，倒身下拜，唐僧八戒沙僧亦拜。”此有法有财，有戒有行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神明默运，不假色求。如此者万法归一，立跻圣位。“一时间祥云渺渺，菩萨竟回南海。”神观妙用，顾不大哉？

　　“行者要变化进城看看，寻路过去。”即“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”也。旁门迷徒，不知神观大观妙旨，败坏教门，一味在衣食上着心，门面上打点，诈称混俗和光，修持大道。如扑灯蛾，所见不远，欲行其直，早拐其湾；犹方灯笼，其光不圆，欲照其大，反形其小。外虽有混俗和光之名，内实存鸡鸣狗盗之心，是不过开门揖盗，与来往客人作东道主，伺候饭食而已，其他何能？诚所谓“童观小人”之道。殊不知君子有君子之和，小人有小人之和。君子之和，以道义为重，待其和而不同；小人之和，以衣食为贵，将其同而不和。只知衣食，不知道义，谓之混俗则可，谓之和光则不可。故小人以为得计者，而君子之所不乐为也。

　　又有一等执己而修者，不知和光混俗之大作用，在破插袋上做活计，肉团心上用功夫，使心用心，心愈多而道愈远，补愈广而破愈速。纵千针万线，补到甚处？似此妇人女子之见，隔门窥物，只能近睹，而不知远观；不知脚踏实地，着空执相，妄想成道，吾不知所成者何道？其即成二心之人心乎！

　　噫！以人心为道心，认假作真，以阴为阳，舍光明正大之道，作鼠辈偷儿之行，虽曰收心，而实放心，是亦女子之贞，丈夫之作为有如是乎？“夜耗子成精”，可谓骂尽一切矣。盖金丹大道，外则混俗和光，内则神明默运，因时制宜，借世法而修道法，由人事而尽天道，为超凡入圣之大功果，与天齐寿之真本领，所谓“观我生，进退，未失道”者是，岂夜耗子成精者所可窥测？此行者拿了衣服回见唐僧，说和尚作不成，要扮俗人进城借宿也。

　　其诈称“上邦饮差，要灭法国王不敢阻挡”者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饶他为主我为宾，“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”，无伤于彼，有益于我也。“师徒改为兄弟四人，长老只得曲从。”欲取于人，不失于己，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，在市居朝，无之不可，人俗心不俗也。最妙处，是四众入店，妇人称为“异性同居”。盖和光之道，全在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“异性同居”，则阴阳一气，彼此无分，不露圭角，大作大用，虽天地神明不可得而测度，而况于人乎？“大小百十匹马，都像这马身子，却只毛片不一。”大小无伤，两国俱全，不在皮毛间着力，乃于真一处留神。“第二个人家不敢留”，岂虚语哉？

　　妇人何以称先夫姓趙，我唤作趙寡妇店乎？“趙”字，“小”、“月”、“走”三字合成，言人自先天一点真阳走失，形虽男子，一身纯阴，若执一己而修，与寡妇店同，其贱极矣，有何宝货？此认取他家之方，所不可缺者。

　　“店里三样待客”，上中下三乘之道也。“行者叫把上样的安排”，求上乘也。上乘之道，于杀机里求生气，故不叫杀生而吃素饭；在常道里修仙道，故不用姐儿而候弟兄。“三藏恐不方便，行者要睡处，柜里歇，盖上盖，早来开，忒小心”，俱以写静观密察，观我观民，人已相合之妙。

　　篇中“妇人店，灯后走，映月坐，不用灯，跌跌脚，叫妇人”，皆是不大声色，被褐怀玉，阴用而不与人知，所谓用六而不为六所用，神观大观无过于此。独是此种道理，须要在真履实践处行出，不于顽空寂灭处做来。倘误认为顽空寂灭，便是执心为道，认奴作主，以贼为子。孰知贼在内，而不在外，若一味忘物忘形，而不知合和阴阳，调停情性，必至顾外失内，内贼豺生，结连外寇，明火劫夺，而莫可解救。故金公捣鬼，木母贪睡，彼我不应，分明一无所有，诈称本利同得，自谓人莫我识，而不知已为有心者所暗算，全身失陷，脚力归空，大道去矣。

　　心即道乎？心不是道，放之则可，空之则不可。行者叫唐僧放心，真是蛰雷法鼓，震惊一切。其曰：“明日见了昏君，老孙自有对答，管叫一毫不损。”可见执心而不放心者，皆是昏昏无知，则大道难成；放心而不执心者，足以智察秋毫，则性命可保。所谓“观其生，君子无咎也。”试观于行者钻柜现身，在皇宫内外，使普会神法，其圆通无碍，变化不拘，全以神运，不在色求，是岂执心者所能企及欤？

　　“拔下左臂毫毛，变化瞌睡虫，布散皇宫部院各衙门，不许翻身”，去其法之假也；“拔下右臂毫毛，变作小行者，金箍棒变作剃头刀，散去剃头”，用其法之真也。去假用真，左右逢源，以真去假，借假修真，大小如一，内外同气，即九五中正之观。《悟真》所云：“修行混俗且和光，圆即圆兮方即方。显晦逆从人莫测，叫人怎得见行藏”者，即是此意。诗中法贯乾坤，万法归一，恰是妙谛。

　　“行者将身一抖，两臂毫毛归元”，假者可以从真而化；“将剃头刀总捻成真，依然复了本性”，真者不妨借假而复。“还是一根金箍棒，藏在耳内。”此一本散而为万殊，万殊归而为一本，变化无端，动静随时，乃得一毕万之大法门，大观神观之真觉路。说到此处，一切灭法顽空之辈，当亦如梦初觉，个个自知没法，而暗中流涕，即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噫！以万法归一为体，以圆和机变为用，用不离体，自有为而入无为，有无一致，天然大觉，和光混俗之道，可以了了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方圆应世大修行，暗运机关神鬼惊。

　　隐显形踪人不识，万殊一本了无生。

# 第八十五回　心猿妒木母　魔主计吞禅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万法归一，内外圆通，方能了得本来法身之事矣。然或人疑为必拒绝外缘，一无所累，即是大道，而不知真心实用，由内达外，舍本逐末，焉能了得性命？故仙翁于此回叫人在根本上下功，使道法并行，以济大事耳。

　　“灭法国君臣，一夜尽没了头发，各汪汪滴泪道：‘从今后再不敢杀戮和尚。’”是已悟无法之不是，而必用法之为真矣。盖法所以取其经，无法而真经何取？“四众跳出柜来，八戒拉了白马，俱立阶中。”正以见金丹大道，攒簇五行，和合四象，有火候，有功程，法之不宜灭而宜钦者。“国王问了来历，君臣们俱都皈依，改灭法为钦法。”此乃因假法而灭法，以无法而钦法，遇假则灭，遇真则钦。钦法以灭法，灭法以钦法，要皆本真心中流出，而非可于声色中求之。

　　“唐僧对行者道：‘这一法甚善，大有功也。’沙僧道：‘是那里寻这许多整容匠，连夜剃许多头？’”言一悟得真空，则真心发现，得其一而万事毕。真空不离妙相，妙相不离真空，真空妙相，功德不可思议。然其变化神通之妙，远在千里，近在飓尺，一通明人道破，方知真宝不从他得，真足令人失笑矣。古人所谓“原来只是这些儿，往往叫君天下走”者是也。夫真心者，道心也。道心乃水中之真金，为仙佛之种子，特因人心用事，而道心不现，若不识道心，万般作为，人心做作，尽是虚假。“唐僧见山峰凶气，颇觉精神不宁。”未免在人心上起见，认其假而失其真。故行者笑道：“放心！放心！，保你无事。”言放去人心，自有道心。道心无声无色，不着形象，凶气何来？又以乌巢禅师《多心经？颂子》提醒，何其切实？

　　曰：“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。”曰：“若依此四句，千经万典，也只是修心。”曰：“心静孤明独照，心存万境皆清。差错些儿成惰懈，千年万载不成功。但要一片至诚，雷音只在眼下。似这般恐惧惊惶，神思不宁，大道远矣，雷音亦远矣！”盖心者道之体，道者心之用，识得道心无心，则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一灵妙有，法界圆通，孤明独照，万境皆清。一片至诚，步步脚踏实地，勇猛精进，而大道在望。否则，人心用事，行隆徼幸，逐境迁流，恐惧惊惶，是道不远人，人自为道而远人，安能上得雷音，见得真佛，而归于大觉之地哉？

　　“长老闻言，心神顿爽，万虑皆作。”是已知得道心而无心矣。然既知其道心，须当去其人心，只知道心，不去人心，则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终是在声色上用功，不知在根本处寻真，虽能以法防顾其外，其如内之风雾，一阵又一阵，遮蔽其灵窍。何哉？遮蔽灵窍，道心着空，人心弄息，内魔先起，外魔即来。故“大圣半空中，见悬岩边坐着一个妖精，逼法的喷云暧雾，暗笑道：‘我师父也有些儿先兆，果然是个妖精，在这里弄喧哩！’”言下分明，何等了了。

　　推其道心之蔽，皆由不知戒惧懒惰，不肯出头之故。懒惰则心迷，心迷则性乱，性乱则心愈迷，心愈迷而性愈乱，所作所为，无不为人心所哄。会得此者，明净心地，没甚风雾，正是觉得，即便退去，而不遭凶险；迷于此者，错看妖怪，以风雾之处为斋僧之家，以蒸笼之气为积善之应，认假作真，贪心不足，头上安头。是心本不多，因戒反多；心本无识，因戒有识；心本明净，因戒不净。

　　“呆子变和尚，敲木鱼，不会念经，口里哼的是‘上大人’”。只在声色上打点，会不得《心经》妙旨，空空一戒，执着一己而修，能不撞入妖精圈子阵当中，被群妖围住乎？“这个扯衣服，那个扯丝绦，挤挤拥拥，一齐下手。”正写内无道心，外持一戒，前后左右，俱系心妖，全身缠绕，无可解脱之状。当斯时也，身不自主，早被妖精夹生活吞，已失于己，而犹不知，反思人家吃斋，欲取于人，天下呆子有如是乎？

　　群妖道：“你想这里斋僧，不知我这里专要吃僧。”又道：“拿到家里上蒸笼蒸吃哩！你倒还想来吃斋。”骂尽天下不知死活之徒。以人心为道心，妄想长生，皆系自投魔口，被妖蒸吃，非徒无益，而又有害，纵能知得真实之戒，狠力支持，亦仅退得小妖之魔障，讵能免得老妖之围困乎？此何以故，盖以道心不见，一真百真，一假百假，既无道心，人心当权，真戒亦假，何能为力？此提纲所谓“心猿妒木母”者是也。

　　行者为道心，金公也。八戒为真性，木母也。心性相合，而阴阳同类；金木相并，而水火相济。今金公而妒木母，则孤阴寡阳，彼此不应，内外不济，为魔所困，亦何足怪？“行者拔脑后毫毛一根，变作本身模样，真身出神，空中来助八戒，八戒仗势长威，打败群妖。”以见金木交并，彼此扶持，邪魔难侵，而知人心之不可不去，道心之不可不生。一真一假，法之得力不得力有如是。

　　“小妖夸奖行者闹天宫，战狮驼，一番手段。”正点醒真心实用，所向无敌，通天彻地，并无窒碍，而一切后天阴邪，非所能伤，此老妖闻言而大惊失色也。然道心者，一心也，一心足以制妖，而分心足以助妖。小妖献“分瓣梅花计”，在千百十中，选三个小妖，调三徒而捉唐僧者，正在于此。

　　梅花一心而数瓣分，比人一心而知识乱。三个小妖即贪、嗔、痴之三毒心。千百十心，总不过此三心而已。古人云：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。”今用三心，而分乱道心，遂心一分，五行错乱，元神失陷，势所必然。故曰：“要捉这唐僧，如探囊取物。”三小妖调去三徒，老妖见唐僧独坐马上，摄到洞内，连叫定计小妖，封为前部先锋。

　　噫！不顾其内，专顾其外，本欲御纷，反而招纷，正不胜邪，真为假摄，分心之心甚矣哉！要之唐僧为妖所摄，皆由行者使八戒为开路将军，欲以一戒禅定，而妄想了道。殊不知禅机本静，静反生妖，妖若一生，心无主宰，迷惑百端，妖即吞禅。我以戒往，彼以纷来；我以无心求，彼以有心应。妖之封以前部先锋，我实以戒前部先锋开其路，妖在后而我在先，于妖何尤？然则妖吞者，由于定禅；妖摄者，由于独戒。禅以致吞，戒以致摄。何贵于禅？何贵于戒？这个病根，总在因声色而着人心，因人心而迷道心，因迷道心而乱真性，而禅戒俱空，妖邪随之，真不知根本之学者。

　　“妖精把唐僧绑在树上”，正示其有根本实学，而未可在末节搜寻也。根本为何物？即本来一点真知道心，道心非有非无，非色非空，而不属心。直古常存，万劫不坏。得此心而修持之，取真经，见活佛，完大道，以成天下希有之事。如为臣尽忠，为子尽孝，同一根本之意。乃世竟有忘厥根本之知，而袭取外来之识，自入魔口者，有识者能不目睹心伤也？唐僧哭道；“痛杀我也。”樵子哭道：“苦哉！苦哉！痛杀我也。”吾亦曰：“苦哉！苦哉！痛杀我也。”不知天下修行人，自知其苦，而亦曰痛杀我也否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金木相间性有偏，中和乖失怎为禅。

　　真心不见外空戒，陷害丹元道不全。

# 第八十六回　木母助威征怪物　金公施法灭妖邪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不知根本之学，惟遏绝外缘，反致心病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矣。故此回叫人切实下功，处处在根本上着力，使金木和同，阴阳共济。不隐不瞒，豁然贯通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，无不明矣。

　　篇首八戒怨作将军，沙僧怨都眼花，行者知其中计，妖精劈心里捞去师父。是已悟得着于声色，即是分心，正可搜寻病根，勇力救真之时也。“隐雾山”，雾隐于山而不见，喻心迷于内而不知也；“折岳连环洞”，岳所以位天地，心所以主一身，岳折而天地无本，心失而人身即伤。洞名连环，着色着声，如两环相结，而莫可解脱然。寻到此地，可谓知之真，而见之确，下手除妖，可不难矣。

　　但旁门外道，以假乱真，最难辨别。若不谨慎，一入术中，终身难出。妖精初以柳根作假人头哄，八戒认以为真，行者能识其假；既以新鲜假人头哄，行者即认为真，一齐大哭。此不得不哭也。柳根人头，绝不相似，最易辨别，只可哄的呆子，到底难瞒识者。至若似人头而非人头，似新鲜而不新鲜，此等之头，易足惑人。纵你火眼金睛，看不出现前面目；任你变化多端，跳不出妖精圈套。“一齐大哭”，是哭其美玉藏于石中，而无人采取；异端乱其正道，而每多认真。

　　更有一等呆子，误听邪说淫辞，抱道自高，借柳枝遮阴凉，而采取红铅；以石头为点心，而烹炼炉火。自谓可以接命延年，不知早已乘生埋下，终久入于深坑，筑个坟冢，略表生人之意，而难生仙，权为人心之假，而非道心也。此行者八戒，不得不同心努力，打破石门，息邪说防淫辞，而与唐僧大报仇也。其曰：“还我活唐僧来”，可谓棒打顶门，叫人猛醒矣。

　　夫金丹大道，三教一家之道也。彼世之曲径伪学，放荡无忌，自大自尊，人面兽心，紊乱圣道，欺己欺人，以为得计。乌知三圣人心法，殊途而同归，一致而百虑，千变万化，神妙莫测；一本散而为万殊，万殊归而为一本，纵横天地，绝莫遮拦，岂放荡自大之谓乎？“行者拔下一把毫毛，变作本身模样，一个使一个金箍棒，从外边往里打，行者八戒从里面往外打。”此表里精粗，无所不到，全体大用，无一不明，内外透彻，体用俱备，放荡老魔，能不逃去？用计狠毒，能不就死哉？

　　“八戒道：‘哥哥的法相儿都去了。’行者道：‘我已收来也。’八戒道：‘妙啊！妙啊！’”此何以故？夫放心原所以收心，然心有真假，而放亦有真假。真心者道心，假心者人心，假宜放而不宜收，真宜收而不宜放。放去道心，而收人心，则为假；放去人心，而收道心，则为真。放人心收道心，放而不放，正所以收；收而不收，正所以放。曰：“都去了”者，去其假也；曰：“已收来”者，收其真也。去假收真，正老子“观窍”、“观妙”，生生不已之大道，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也。

　　何以前门已堵，不能打开，而从后门进步？是盖有说焉，心之放荡已久，蒙蔽深，况已入于无可解脱之地，苟能精诚勇猛，痛切悔过，知前之已往者不可救，而后之将来者犹可追。“一变水老鼠，从水沟中钻至里面天井中，见小妖晒人肉巴子。”鼠在子属北方，在人身为肾，可知在肾中做活计者，尽是吃人肉巴子之妖孽。“二变飞蚂蚁，一直飞到堂中，见老怪烦恼。小妖道：‘想是把那假人头，认作唐僧的头。’”蚂者，马也。马在午，属南方，在人身为心，可知在心中用功夫者，尽是误认假人头之老怪。

　　噫！先天之气，自虚无中来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搏之不得，非可于后天心肾中求之，是乃真阴真阳交感，凝聚而成形，能化有形入无形，点无相而生实相。彼以肾为道，或采经元，或炼阴精为丹头；以心为道，或入空寂，或涉茫荡为丹头者，吾不知将此等丹头，拿去将何使用？其必异日埋在土坑，做个坟冢罢了，其他何能？钻研到此，离假就真，大树上两个人不显然在望，一个正是唐僧乎？行者何心，能不欢喜，现了本相，而叫声师父哉？此是实事，不是虚言，不到此地，未云认真，吾不知同道中有认得一个正是唐僧，而肯叫声师父乎？

　　斯时也，真者既识其确，而假者不妨再辨，行者复变蚂蚁飞入中堂，是仍于心中探假也。曰：“碎铲碎剁，大料煎吃长寿。”曰：“还是蒸了吃有味。”曰：“还是着些盐儿腌腌，吃得长久。”言旁门邪徒，误认金丹为有形有质之物，千般妄为，万样做作，无作不至，此等之辈不知改过，专弄悬虚，妄冀天宝，如在睡中作事，适以成其瞌睡早而已，如何逃得性命？此行者所以现身说法，一棒打破旁门，解脱真僧，带了孝子，救出后门也。所可异者，行者救唐僧宜矣，何以并救樵子？特以金丹大道，非真僧不传，非孝子不救。古人所谓“万两黄金买不下，十字街前送至人”者，即是此意。

　　烧空妖洞，永断隐雾折岳连环之苦；筑死老怪，了却艾叶花皮豹子之障。从此师徒相会，母子团圆，山上太平，内外安静，道路通彻，昼夜行走，可以无事；奔大路而向西方，离烦恼而往极乐，真经在望，灵山不远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性情如一道何难？真诚买行不隐瞒。

　　内外相通全体就，除邪救正百骸安。

# 第八十七回　凤仙郡冒天致旱　孙大圣劝善施霖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除去幻身后天之假阴阳，得其金丹先天之真阴阳，方是度已度人，内外双修之大道矣。夫度已者，道也；度人者，德也。道不离德，德不离道，两者相需而相因，苟舍德而修道，有功无行，动有群魔，鬼神不容，必磋跎而难成。故仙翁于此回，先提出金丹为至尊至贵之物，叫人急须积德，以为辅道之资。《悟真》云：“黄芽白雪不难寻，达者须凭德行深。四象五行全藉土，三元八卦岂离壬。”正此回之妙旨。

　　篇首词云：“大道幽深，如何消息，说破鬼神惊骇。”言金丹之道，夺天地之造化，转阴阳之璇玑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，最幽而最深，其中消息，真有说破而令鬼神惊骇者，况于世人乎？“挟藏宇宙，剖判玄关，真乐世间无赛。”言遇真人指点，虽宇宙至大，可以挟藏；虽玄关至坚，可以剖判。天关在手，地轴由心，我命在我不由天，超凡入圣，何乐如之？“灵骛峰前，宝珠拈出，明映五般光彩。照彻乾坤，上下群生。知者寿同山海。”言能于本来真性妙觉之地，拈出无价宝珠，攒簇五行，和合四象，则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净倮倮，赤洒洒，照彻乾坤，胞与群生，与山海共长久矣。是道也，非忠臣孝子不授，非仁人义士不传，必须有大德者，方能承当得起。但德非寻常世俗施一食、布一衣、行一善之德，乃是天德。世德人所易见，天德外所难知；易见者其德小，难知者其德大。何谓天德？孟子云：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”则是秉彝之德，即是天德。好是德而无弃，是敬天而爱民；失是德而别求，是违天而伤生。天德不修，虽外之真正接物，清廉处世，然一真百真，一假百假，虽有千百阳善，难解一件阴恶，适足以招其罪祸而已，何能济其大道？如凤仙郡亢旱不雨，此其证耳。

　　何谓凤仙？“凤”者南方朱雀之象，丽明之义，仙而能明则必刚，刚则以柔接之，刚柔得中，则水火相济，水火既济，则资生万物，能为天地立心，能为生民立命，而天德具矣。今凤仙郡亢旱不雨，是已亢阳无阴，不能以水济火，而火水未济也。考其由来，皆因郡侯上官正不仁，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，口出秽言，造有冒犯之罪所致。夫仁者，二人，在天为元，在人为仁。有阳有阴，具生生之德，是即所谓天德。上官直正则必义，义主杀，仁主生，直正则过于杀而伤于生，有失其天德，天德一失近于禽兽，与推倒斋天素供，喂狗者何异？心不仁则口必毒，冒犯天地，势所必有，不仁如是，大伤和气，虽外而直正接物，内而天良早坏，尚欲求甘霖救旱，滋生万物，如何可得？此皆自作自受，于雨何尤？

　　然则亢旱由自作，雨当由自求，天德由目失，还须由自修，而非可他人代力者。行者欲积功累德，代为祈雨，此诚有仁有义，甘露掣电，施雨普济之大法门。然自修者自得，不修者不得，凤仙郡之旱，上官正冒犯天帝所致，还须自为救拯。行者之代祈，只能完得自己功程，岂能补得上官之过？故拘来龙王施雨济民。龙王道：“烦大圣到天宫，请一道祈雨圣旨，我好照圣旨数目下雨。”见龙王亦不能代其力也。“大圣上天，见玉帝求雨，玉帝以上官正不仁，有冒犯之罪，立有米山、面山、和金锁三事，倒断即降旨与雨，如不倒断，叫行者休管闲事。”见天帝亦不能代其力也。

　　噫！幽独暗味之中，为善最大，为恶亦最大，当推倒素供之时，自以为无人可见，而不料已为天帝所知。当此之时，一推之间，而积恶如山，天宫之米山面山早就；喂狗之际，而罪已难解，天宫之铁架金锁早铸；秽言方出，而口业莫消，天宫之拳大鸡、哈巴狗、一盏灯早设，隐恶可为乎？其曰：“直等鸡赚了米尽，犬舔得面尽，灯燎断锁梃，才该下雨哩！”出尔反尔，天道报应之常，太上所谓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，天帝何心焉？观此而知祸由自作，福亦由自造。一念之恶，即犯弥天之罪；一念之善，亦足以回天之心。故天师道：“这事只宜作善可解，若一念善慈，惊动上帝，米面山即时就倒，锁梃即时就断。你去劝他归善，福自来矣。”祸由自作，福由自造，所争者一念善恶之间，人何乐而不为善耶？

　　行者回见郡侯，说明三事，又道：“你可回心向善，只可念佛看经，如若依前不改，天即诛之，性命不能保矣。”可知不积德者，性命且不能保，何敢望其成道？其曰回心向善，以示回心即可以回天，向善即可以解罪，而不可误认念佛看经为向善。如云念佛看经即是回心向善，不知念佛回的那条心，看经向的那件善，岂不误了多也？

　　试看郡侯答天谢地，引罪自责，又叫城里城外，大小男女，都要烧香念佛，是不特独善其身，而且兼善于人，是能与人为善者。由中达外，一念纯真，其善之大，莫过于此。就此一念之善，虽出于己，而已默通乎帝座，所立三事俱皆倒断，即于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声雷布云降雨，诸神立时下降，甘雨滂论，喜的凤仙郡人，真是枯木重生，白骨再活。此以德扶道，以道行德，调和阴阳，水火相济。上善若水，利益万物之机关；甘露掣电，浇益众生之要着，非第是念佛看经所能者。道光所谓“天地之气氤氲，甘露自降；《坎》、《离》之气交会，黄芽自生。”即此之意。

　　噫！一念之恶，天宫而立米山、立面山、立铁架、铸铁锁，行者不能祈雨，龙王不敢下雨，上帝亦不能倒山断锁。一念之善，而米面山即倒，铁锁梃即断，即上帝亦不能立山铸锁，诸神龙王亦不能不为之下界降雨，即圣人所云：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！我未见力不足者，人力可以回天有如此。

　　至于降雨三尺零四十二点者，盖以示水土交融，五行和合之意，即吾前所述“五行四象全藉土，三元八卦岂离壬”之旨。尺者，一尺。一为水，二为火，三为木，四为金，十为土，是言五行合一，得其中和之气，熏蒸而为真一之水，得此水而滋养万物，生生不息，有何亢阳之旱？然非德行深者，而此水终未可得。行者叫众神现真身，与凡夫亲眼看看，他才信心供奉，以见“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钦”。呼吸灵通，感应神速，而无不如意。否则，“若非修行积阴德，动有群魔作障缘。”以上皆行者现身说法，以示有道不可无德之意。即提纲“孙大圣劝善施霖”之旨。修道者可不修德乎？

　　郡侯与四众立下生祠，三藏留名“甘霖普济寺”。盖以示不积德不为生物之甘霖；不劝善，不为留名之普济。甘霖非天上之甘霖，乃阴德之滋润；普济非人人而必度，乃期于成道留名后世，为学人之规范耳。结出“硕德圣僧留普济，齐天大圣广施恩”，则知有硕德者，方是神僧，而不妨普济群生；能施恩者，才为大圣．而始能与天齐寿。彼今世迷徒，不知积德施恩，而损人利己，自欺欺世，误人性命者，是亦妄人而已，何堪语此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祸福无门总目招，阴功隐恶录天曹。

　　如能一念修真善，罪过当时尽化消。

# 第八十八回　禅到玉华施法会　心猿木土授门人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修道者，必内积阴德，外施普济，方是道高德重，圣贤体用。然普济之道，是阐扬圣教，传续道脉之事，苟未到禅性稳定之时，而不可传人；不遇真正诚信之士，亦未可轻传。故此回合下二回，皆明师徒接受之邪正，使为师者，不得妄泄天机，失之匪人；求师者，不得妄贪天宝，误入旁门，须宜谨慎，以免祸患也。

　　篇首“唐僧别了郡侯，对行者道：‘这一场善果，胜似比丘国搭救小儿之功。’行者道：‘皆是本人善念，我何功之有？’”是明示金丹大道，遇人不传秘天宝，传之匪人泄天机。若遇至人，不得不传耳。独是传道乃成人之事，未能成己，焉能成物？若未到了性之后，中无把柄，则应世接物，易足以败乱吾道，不但不能成物，而且有以妨己。

　　唐僧师徒到玉华州，是已明心见性，了得玉液还丹之道。玉华州，为天竺国下郡。“玉华”者，柔净之花，性之谓。“天竺”者，天为二人，竺为两个，阴阳合一，命之谓。了性为玉液还丹，了命为金液大丹。唐僧到玉华州，是已得玉液还丹，虽未得金液大丹，而禅性如明镜止水，把柄在手，已到有宝之地，可以应世接物，不动不摇，不妨施法会而度群迷矣。学者若不将此处分解个明白，是只知有降龙伏虎的高僧，不曾见降猪伏猴的和尚也。

　　盖猪猴即龙虎，龙虎即猪猴，不知猪猴，焉知龙虎？八戒为木母，属东，为青龙，性也。行者为金公，属西，为白虎，命也。降猪伏猴者，即是降龙伏虎。降得真龙，伏得真虎，即是尽性至命，金丹之全能。不知此中真味，便是后文豹头山虎口洞之老妖，而何法会之有？其界甚清，读者须要细玩，不可忽略。故“八戒道；‘你们可曾见降猪王的和尚’。慌得满街人，跌跌爬爬，都往两边闪过。”降猪即是降龙，了性玉液之事，以见不特金液大丹人不易识，即玉液还丹一经说破，凡夫闻之亦必惊疑。“呆子低着头只是笑”，是写其下士闻之，大笑去之也。

　　噫！玉液还丹岂易得哉？必要经过十四年之寒暑，走过十万八千之路途，万折千魔，多少苦楚，方能得之。苟非遇出世丈夫，信心男子，认得真假者，安可传也？你看当殿官，去请三徒，慌得战战兢兢，王子见那等丑恶，却也心中害怕。三藏道：“千岁放心，顽徒虽是貌丑，却都心良”，是写肉眼凡胎，不识真假．纵能尊师敬友，专在礼貌上打点，不从本心处用诚，便是不肯深信，未可语道之时。

　　请四僧去暴纱亭吃斋，岂是尊隆师友之礼乎？“暴”者，粗率之意；“妙”者，轻薄之谓：“亭”者，观瞻之处。言粗率轻薄，徒取外之观瞻，以是为礼，其心之怠慢可知。苟于此而显露圭角，便是传之匪人，妄泄天机矣。三小王子各持兵器，出府打怪，是已有除邪扶正之志者，而三僧各露兵器以善诱之，三个小王一齐跪下，认得神师，自悔不识，即求拜授。此一经指引失其自美，而知犹有至美者在，已在可教之列，故不妨大展经纶，使迷者心说而诚服，倾心而受教也。

　　“行者驾五色祥云，起在半空，把金箍棒丢开个撒花盖顶，黄龙翻身，一上一下，左旋右转，起初人与律似锦上添花，次后来不见人，只见一天棒滚。”“五色云起在半空”者，五气朝元也；“棒丢撒花盖顶”者，三花聚项也；“黄龙翻身”者，执中用权也；“一上一下”者，乾坤鼎器也；“左旋右转”者，乌兔药物也；“起初人与棒似锦上添花”者，攒簇五行也；“次后不见人，只见一天棒滚”者，浑然一气也。此开剖先天一气之运用，执中精一之妙道也。

　　“八戒驾起风头，半空中丢开钯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前七后八，满身解数。”此五行一阴一阳，顺生顺成，一气流行之造化也。三为木，天三生水，地八成之；四为金，地四生金，天九成之；五为土，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；六为水，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；七为火，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。此分解《河图》上下前后左右，五行阴阳之全数，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“沙僧轮着杖，也起在空中，只见瑞气絪緼，金光缥缈，宝杖丢一个丹凤朝阳、饿虎扑食，紧迎慢挡，急转忙撺”沙僧宝杖为中央真土，黄中通理也。土具五行而生万物，故瑞气絪緼，金光缥缈也；其用也能调水火而和金木，故丢个丹凤朝阳、饿虎扑食也；上无定位，分位四季，故紧迎慢挡、急转忙撺也。

　　“三个都在半空中扬威耀武”，五行攒簇，和合四象，太极之象。诗云。“真禅景象不凡同，大道缘由满太空。”言真禅之法，与二乘顽空禅学大不相同，乃为真空，真空不空，为大道之因由，即佛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也。“金水施威盈法界，刀圭展转合圆通。”言真禅之法，有金木相并，戊已成全之理，而非空空无为之道也。提纲所谓“禅到玉华施法会”，即此法会欤！金丹大道已明明露出，其谓禅者，亦因末及煅炼，则谓之禅，观于“金木、刀圭”字样，可知非一禅而已。施展出此等手段，一切迷徒可知道之至尊至贵，，至深，不敢以粗率轻薄外之观瞻为事，而诚心受教矣。

　　“三个小王跪在尘埃，大小官员，王府老小，满城一应人家，念佛磕头，老王子步行到暴纱亭，扑的行礼，以为仙佛临凡，谨发虔心，愿受教诲。”此信服已深，一无所疑，内恭外敬，事之如仙佛，奉之如神明，而不拘于礼貌者。放行者道：“你令郎既有从善之心，切不可说起分毫之利，只以情相处足矣。”正所谓至人传，匪人万两金不换。所可异者，暴纱事非尊师之礼，又奚必在暴纱亭铺设床帏，使四众安宿乎？行者已有言矣，“既有从善之心，切不可说起分毫之利”。盖真正有道之士，只取其心，不取其礼，心不诚，虽礼貌盛而亦未可以授道；心若诚，虽礼貌衰而亦何妨以度引。暴纱亭安宿，正以示取心而不取礼也。独是金丹大道，至易而至难，最简而最细，极近而极深，与造化争权，与阴阳相战，在生死关口上作活计，天地根本上量权衡。若空手猾拳，一无所恃，性命焉能为我所得？是必有把柄焉！

　　盖作仙佛事业，必用仙佛神器，若以凡夫而用神器，如何动得分毫，是非有神力者不能。钉钯宝杖俱重五千四十八斤，皆合一藏之数。丹经所云“五千四十八黄道，正合一部大藏经”者是也。惟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，为《乾？九五》刚健中正，纯粹至精之物，而不拘于藏数者，以其变化无穷，而非可以数计。诗中“神禹亲手设，混沌传流直到今”，以见执中精一之理，乃尧传于舜，舜传于禹，圣圣相传，一定不易之道。此等兵器，岂愚夫愚妇无力量者所能拿起乎？不但金箍棒拿不起，即钉钯宝杖亦拿不起，总以明了性了命皆要神兵，拿了性了命之神兵者，皆要神力。故行者道：“教便容易，只是你们无力量，使不得我们兵器，我先传你些神力，然后可授武艺。”噫！法容易而神兵难，神兵容易而力量更难，若无力量神兵难拿，若无神兵法于何施？此先传神力，后授武艺，所不容已者。

　　“暴纱亭后，静室之间，画了罡斗，叫俯伏在内”者，去粗率轻薄之气，以安静为宅舍也。“一个个瞑目宁神”者，以宁神为基址也。“暗念真言”者，以念真为要着也。“将仙气吹入腹中”者，以志气而壮内也。“把元神收归本舍”者，以收归元神为根本也。“传与口诀”，即此是口诀，而此中之外，别无口诀。“各授万千之膂力”，即此是膂力，此中之外，别无膂力。果有能依此等口诀，以养力量，勇猛向……，而从前之懦柔畏逡之气，俱化于无有，岂不是脱胎换骨？、。。小王子如梦初醒，一个个骨壮筋强，三般兵器俱拿得也。然既授之以神兵，而使照样另造，又何以拿不动，而减消斤两乎？学者若以三僧吝惜猜之，大错！大错！盖口诀须用师授，而神兵还要自造。神兵者，自己防身之慧器，师自有师之慧器，徒自有徒之慧器，只可照样而造作，不能取原物而交代者。故八戒道：“我们的器械，一则你使不得，二则我们要护法降魔，正该另造。”言下分明，何等醒人。

　　吁！禅到玉华不得不施法而度迷，若接得其人，不可不退藏而自谨。盖慧器为护法之物，防身之宝，一刻而不可少离者。若一有离，即为好奇者所窃取。三宝放于蓬厂之间，昼夜不收，是何世界，招来豹头虎口之妖，一把收去也宜矣。结云：“道不须臾离，可离非道也。神兵尽落空，枉费参修者。”可谓千古修行者之一戒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玉液还月谁得知，知之可作度人师。

　　轻传妄泄遭天谴，大法何容慢视之。

# 第八十九回　黄狮精虚设钉钯会　金木土计闹豹头山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真师授道，须要择人，不得妄泄天机矣。然假师足以乱真师，学者若不识真假，认假为真，是自授罗网，祸即不旋踵而至。故此回极写假师之为害，使人早为细辨耳。

　　三僧失了法宝，问出豹头山虎口洞，行者笑道：“定是那方歹人偷将去了。”“豹头”者，喻暴气自高而无忌。“虎口”者，比利口伤人而多贪。盖慧器所以除邪而卫正，非可以借假而迷人。世之邪徒，偷取圣贤金丹之名，烧铅炼汞，而哄骗世财；假托阴阳之说，采取闺丹，而大坏天良。大胆欺心，海口装人，自谓神仙第一，人莫我识，抑知是豹头虎口，金毛狮子之妖怪乎？如此等辈，行险徼幸，以来阴为名色，盘桓美人而夜则快乐；以买药为掩饰，落人银两，而日则饮酒；以利齿为法会，巴不得他人财货，为我一把捞尽；以狠毒为运用，恨不得世间之美色，为我一人独得。损人利己，贪财好色。一口法唾，将人定住，腰缠搭包，心挂粉裙，无利不搜，无色不拣。刁而又钻，古而又怪，刁钻古怪如古怪刁钻，如在蝴蝶梦中作事。安得个大圣人现身说法，解脱此等邪行，去假变真，还复法宝，大光教门乎？

　　行者为金水，以金水而化古怪刁钻，则古为真古，钻为实钻，刁即化，怪即消，古中有钻，阴中藏阳，虎向水中生，以真而去假也。八戒为木火，以木火而变刁钻古怪，则刁者不刁，怪者不怪，反其古，正其钻，钻中有古，阳中藏阴，龙从火里出，依假而修真也。沙僧为戊己土，以土而装贩猪羊客人，上能攒五行，和四象，会三家，为调和诸阳之物。《悟真》所谓“四象五行全藉土”者，是金丹之道，无出于此。以是而计，不符慧器有返还之机，而且阴邪亦有可除之时，此等真着实用，岂容自思自猜而知？

　　彼世之一切迷徒，惟利是计，师心自用，不知实学，私猜妄议，邪思乱想，予圣自雄，略无忌惮，如金毛狮子，使青脸小妖请九头狮子，坐首席者相同。吾不知何所取而然，其必谓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，故以思为祖，尊思如圣，而甘自居于下愚不移之地。殊不知君子之思，特思其正，不思其邪，所谓思不出其位。今反邪思，偷圣贤之法宝，以为伤人之物，而庆钉钯会，是思出其位，思愈多而道愈远，何贵于思？提纲书“虚设”二字，其诛心之论欤！以此看来，可知师心之不可有，神器之不容借，野狐禅终须败露，真道学难可泯灭。试看三僧赶猪羊入了妖洞，谎言谎语，哄得妖王反引进厂亭，说与中间钉钯。以见其师作用，假师难窥其相；假师举止，真师如见其心。

　　“三僧拿了兵器，各现原身”，真者自现其真，贱货贵德，颠沛时总照顾本来面目，而何曾失真；“妖王取四明铲，杆长鐏利”，假者自形其假，见利忘义，行动处，谁知的利己损人，而岂肯回头。噫！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即遇真人治责，不自悔过，乃掩其不善而著其善，反以为弄虚头，骗我宝贝。岂知人之视已，如见其肺肝然？行者骂夤夜偷来宝贝，情真罪当，何说之辞？

　　“三僧攒一怪，在豹头山战斗，妖怪抵敌不住，纵风逃去。”真之胜于假，假之不敌真，显而易见。提纲“黄狮虚设，三僧计闹”，即此之谓。说到此处，狼头兽怪，可以一齐打死，邪魔巢穴，可以烧得干净。何妨带妖洞悭吝，在玉华施法会，一齐丢下，以为粗率轻薄，不知诚心真师者之鉴观。既云巢穴干净，何以又有九灵元圣之复作妖乎？盖以迷徒千思万想，并非一端，赶去黄狮精，烧了虎口洞，不过扫得思利之邪师，而犹有无穷之邪师为害，若不大写一番，而学者不知其邪师之多，不知其邪师之思为最多也。

　　行者道：“殿下放心，我已虑之熟矣，一定与你扫除尽绝，决不致贻害于后。”无虑即无思，无思即无虑，一有所虑，则虑中生疑，疑中生猜，猜中而思起矣。是思本不来，因猜疑而来，猜疑一见，虽能放去利心，不思于彼，便思于此，岂不是青脸儿红毛妖，送请书于万灵竹节山，九曲盘桓洞，九头狮子乎？红毛比心，兽象犭，青而加犭，则为猜，其为心猜之妖也。“万灵竹节山”，多灵而心必不通；“九曲盘桓洞”，多曲而行即不直。九灵怎敌一灵，元圣如何得圣？多思之为祸甚矣哉！

　　试请明思之多：“黄狮见了老妖，倒身下拜”，视思也；“止不住腮边落泪”，色思也；老妖道：“你昨日差青脸儿下柬，今早正欲来赴会，你为何又亲来，又伤悲烦恼”，疑思也；“妖精将上项事，细细说了一遍”，言思也；“不知那三个和尚叫甚名字，却俱有本事”，事思也；“小孙一人敌他不过，望祖爷拔刀相助，拿那和尚报仇”，忿思也；“庶见我祖爱孙之意”，见得思也；“老妖闻言，默想半时，笑道；‘原来是他’”，听思也；老妖道：“那长嘴大耳的乃猪八戒，晦气色脸者乃沙和尚，那毛脸雷公嘴者叫孙行者”，貌思也。此其所以为九思，此其所以为九灵元圣。诸多旁门，虽各有所思，然皆不出九思之门，故老妖为诸思之祖。

　　“老妖点起六狮，各执利器，黄狮引领，径至豹头山。”吁！此等邪徒，只知心头豹变，多思多虑，以利为先，欺世愚人。焉晓得安身立命之处，早已失落；而哭泣之声，就在眼前耶？始而见假刁钻以为真刁钻，认假为真；既而见真刁钻以为假刁钻，认真为假。真假不分，思虽多，亦奚以为。若非有人说破先天大道口诀，扳倒其假，解去邪思，其不为假者作恶所弄，而家当尽空，杀其性命也几希。

　　“狂风滚滚，黑雾漫漫，一群妖精都到城下。”多思多乱，徒费心机，非徒无益，而又有害，慧器一失至于如此。故云：“失却慧兵缘不谨，顿叫魔起众邪凶。”当斯之时，虽曰放心，亦出其后；虽曰安心，难保全吉。学者可不自谨乎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外道旁门乱鼓唇，窃偷天宝俱迷人。

　　明师尽被盲师蔽，学者还须细认真。

# 第九十回　师狮授受同归一　盗道缠禅静九灵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二回，一言真师之授道，一言假师之迷人，师之真假判然矣。然求师者，苟不能自己参思，但据师之指点，则师之真假，仍未可辨，而道之邪正，终不可知，如何了得真禅之事？故此回示出“授受归一”之妙，“盗道缠禅”之机，使学者知之真而行之当也。

　　如提纲二句，其意幽深，最不易释。悟一子注云：“独思不能盗道，专禅不能静思。盗道之妙，在授受之真，而非师狮；缠禅之妙，在盗道之后，而非静思。若以静思为禅，是以静扰禅，而落于空寂，非真禅也。若以禅参道，是以思弃道，而内无真种，为假道也。九灵亦无由而静，即师狮之妄作，而非授受之真师。然则盗道为静九灵之始基，而缠禅为盗道之止境。”此解亦入其三昧，而后世无有出乎其右者。吾且更有辨焉。

　　“师”者，求师也。“狮”者，自思也。“授”者，师授也。“受”者，自得也。道非可以自思而知，必赖其师传授，而后可以用吾心思钻研其妙，心领神会，与师所授，同归于一，此上句之意也。“道”者，天道也。“盗”者，盗机也。“禅”者，真禅也。“缠”者，次序也。禅非可以空禅而得，必有盗道之妙，而后可以循序渐进，次第有准，由勉抵安，入于真禅，九灵自静，此下句之意也。盖盗道在师授之真，缠禅在心会之妙。静九灵，尤在归一之神，况归一在于能思其所授，静九灵在于能缠其所盗。非师授则心思无益，而不能归一；非缠禅则盗道最难，亦不能静九灵。师，授也；思，受也；盗，道也；缠，禅也。同归于一，而能静九灵矣。

　　昔释迦拈花示众，五千退席，迦叶微笑而纳之；至圣一贯之传，及门不知，谁曾子一唯，此即师“师狮接受同归一”之旨。当释迎拈花示众，不仅示于迦叶一人，乃普示于五千人，惟迦叶独得，五千人不知，其能参思其意可知；至圣以一贯呼参，及门皆在其旁，惟曾子独唯，及门不知，其能参思其意亦可知。六祖慧能，既得五祖之传，为恶少所欺，后隐于四会猎人之中，方就大事；薛道光顿悟圆通，自知非那边事，后得杏林之传，还俗了事。此皆“盗道缠禅静九灵”之妙，不然六祖得传，已自返照，隐于四会，作甚事业？道光已经顿悟，后求杏林，还俗了事，又欲何为？此中趣味，非真师传盗道之旨，焉得而知之？篇中包含无穷奥妙，难形纸笔，尽藏于反面中，是在学者细玩其味耳。

　　篇首“七狮前后左右护卫，中间一个九头狮子。”七情皆从思起也。“青脸儿怪，执一面锦绣团花宝幢，紧挨着九头狮子。”一有所思，而猜疑成团也。“刁钻古怪，古怪刁钻，打两面红旗。”一经思想，七情俱发，而猜疑斯起，乱思乱想，多猜多疑，不会钻研，古怪百端。“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”，其为害不浅矣。“群妖齐布《坎》宫之位”，阴盛阳衰，阳陷阴中，滋惑益甚，莫可救止之象。

　　“众妖与三僧争持，雪狮猱狮拿去八戒，行者沙僧拿住狻猊、白泽。”此邪正不分，彼此两伤也。“老魔定计，叫诸狮用心拿行者沙僧，自己要暗去拿唐僧、老王父子。”此师心自用，暗思盗道也。“行者情知中计，拔下臂膊毫毛，变千百小行者，拿住五狮。”此小心变化，缠禅也。“倒转走脱了青脸儿，与刁钻古怪，古怪刁钻。”二怪接受不真，不能归一也。“山头忽见青脸儿，行者沙僧赶进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。”缠禅而欲静九灵也。“老妖不见七狮，低头半晌不语，忽然掉下泪来。”九思七情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欲静九灵，而不得师心自思也。“九头狮将行者沙僧衔入洞中，叫古怪刁钻，刁钻古怪，青脸儿拿两条绳，着实绑了。”师心自得，已着于相，不能归一也。

　　“三小妖执柳棍打行者”，猜疑于蒲柳之姿，非真师传授之道也。“行者本是炼过的身，凭他怎打，略不介意。”运用于法身之上，盗道而欲缠禅也。“老妖叫点起灯来，欲锦云窝略睡睡去。”七情隔去，渐有光明之慧，九灵有可静之机也。“三小妖打行者脑盖，就像敲梆子一般。”真空无碍，所以缠禅也。“夜将深了，却都盹睡。”情去而思止，思止而猜息，缠禅所以归一也。“行者把三个小妖轻轻一压，就压作二个肉团。”猜疑打破，无思无欲，归一而缠禅也。“行者剔亮灯，解放沙僧。”盗道也。“八戒声叫，惊醒老妖。”不能缠禅，未可静九灵也。“老妖取灯来看，见地下血淋淋三块肉饼，把沙僧拿住，见层门损破，情知是行者打破门走了。”稍着于思，便见疑团，得其真禅，疑团尽破矣。然能打破疑团，而不能归一静九灵者何？盖以独思而无师授，缠禅而不能盗道之故。

　　“揭谛、丁甲神将押竹节山土地，叫行者问妖精根由，便好处治。”非师授而不能盗道，非盗道而不能静九灵，必有真传，非可自思而得也。“土地说出九灵元圣为九头狮子，须到东极妙岩宫，请他主人来，方可收伏。”此师授之真者。“东极”者，真性所居之地。“妙岩宫”，无欲观妙之处。为灵知之主人，欲伏灵元，非真性出现，莫能为力也。“行者闻言，思想半晌，道：‘东极妙岩宫，是太乙救苦天尊，他座下正是个九头狮子。’”此一经真传，而心中参想，即知太乙为救苦天尊，足以制伏其九灵而无疑，即提纲所谓“师狮接受同归一”也。

　　“行者到东天门外，撞见天王，道了来意。天王道：‘那厢因你为人师，所以惹出这一窝狮子来也。’行者道：‘正为此！正为此！”’师心自用，好为人师，即乱其真，自起其妖，于妖无尤。重言“正为此”者，见之真而知之确，授受之真，归一之机括也。“狮奴吃了轮回酒，三日不醒，以致不谨，走了九头狮子。”以见多思皆由狮奴昏昧；狮奴昏昧，皆由误认后天轮回之妄识。三日为天心复见之候，三日而不醒，其昧本已甚，九灵能不乘间作妖乎？

　　“元圣儿也是一个久修得道的真灵，叫一声，上通三界，下彻九泉，等闲也便不伤生。”《论语》云：“学而不思则罔。”《中庸》云：“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。”圣贤教人，未尝不教人思，视其思之何如耳。思之正，则能通天彻地，达古通今，极往知来，可以超凡入圣，可以起死回生，希贤希圣而无难；思之不正，则欲生念妄，以假乱真，伤生害命，能使人入轮回而不知，堕地狱而不晓。“等闲也不伤生”，是在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耳。

　　“天尊叫行者去门首索战，引他出来好收。”此盗道缠禅，杀中求生，静九灵之要着。“行者喊骂，老妖惊醒。”此缠禅而盗道，害里生恩，同归一之窍妙。“行者引出妖精，天尊念动咒语，那妖认得主人，伏于地下。”以一御纷，以定治乱，同归一而静九灵矣。“狮奴挝住，骂道：‘畜生，如何偷走，叫我受罪？’狮兽合口无声，不敢摇动，狮奴打的手困，方才住。”师心未可以盗道，缠禅才是静九灵，缠禅即在盗道之中，盗道不在缠禅之外也。然则欲盗道，不可不求师传；欲静九灵，不可不先归一；欲归一，不可不参思所授；欲静九灵，不可不缠禅盗道。是授受即有盗道之真，参思即有缠禅之妙，归一即有静九灵之能。真空不空，不空而空，佛氏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即此；老子“有欲观窍，无欲观妙”即此；孔门“中者天下之大本，和者天下之大道”即此。岂若后世禅家顽空寂灭之下乘，道门执心着相之孤修，儒士寻章摘句之虚学乎？所谓禅者，不过因玉液还丹言耳，岂真空空一禅之谓欤？

　　“天尊骑狮兽径转妙岩，将妖洞烧作破窑。”归一静灵，一灵妙有，法界圆通，更何有邪思妄想之足累耶？“众人回了玉华州，长老师徒仍歇暴纱亭。”总以示大道尊贵，不容粗率轻薄慢视耳。“将六个活狮杀了，黄狮剥了皮，剁作肉块，给散王府内外、州城军民人等，一则尝尝滋味，二则压压惊恐。”此仙翁借行者之口，现身说法，骂尽天下后世假道学之徒，邪学乱正，误人性命，即剥皮剁肉死有余辜，使大众尝尝滋味，压压惊恐。以此为例，不容师心自造，邪思妄想，欺世迷人，速当各惜性命，诚求真师，诀破大道消息，勤修暗炼也。

　　“三件兵器，金箍棒重一千斤，钉钯禅杖各八百斤。”一干者，抱一也。两个八百，二八一斤，中之义，守中也。以见玉液还丹，乃守中抱一之学，丹经所谓“以道全形”者是。提纲“盗道”，即用道也；“缠禅静九灵”，即全形也。观之小王子对行者道：“幸蒙神师施法，救出我等，却又扫荡妖邪，除了后患，诚所谓太平之远计。”非以道全形而何？学者若误认盗道即是大丹妙旨，便是篇首七狮卫住九头狮子，而非授受之真矣。可知了得玉液还丹，犹有金液大丹在，虽足以度人，亦不可因度人而误自己大事。此三藏叫行者，快传武艺，莫误行程也。

　　“三人—一传授，三小王子皆精熟解数，较之初时自家弄得武艺，真天渊也。”言成仙事业，不但金液大丹人所难知，即玉液还丹，人亦难晓。若能知玉液还丹，则把柄在我，随手运用，已足以来去无碍，动静如一，是岂无师者所得能乎？“真天渊”一句，不上高山，不见平地，得其真而假者低矣。

　　诗云：“九灵数合元阳理，四面精通道果知。”言灵知之思，亦能会合元阳，若用之得当，致知格物，穷理尽性至命，通微达妙，可以知道也。“授受心明遗万古，玉华永乐太平时。”言人之错用其灵元者，皆因不得授受之真，如得接受之真，则心明性现，一灵妙有，法界圆通，绍前启后，可以不误后学，而法范亦足遗万古矣。修行者，若了得玉液还丹，是已顿脱群思，潜心正果，了性之终，即是修命之始，过此到彼，大道有望。故结云：“无虑无思来佛界，一心一意上雷音。”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狂言乱语不能欺，似是而非细辨之。

　　授受如真直下悟，缠禅盗道脱群思。

# 第九十一回　金平府元夜观灯　玄英洞唐僧供状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玉液还丹，明心见性，已足以教育英才，阐扬圣道矣。然性之尽者，即命之至，急须勇猛精进，行大丹有为之道，以了命宝，到得天人浑化，形神俱妙地位，方为极功。否则，以了性为真，自满自足，便以度人为事，轻薄招摇，惊俗骇众，难免吉中有凶，恩中生害。故此回合下回，指出修性之偏，贪闲之患，使学者自醒自悟，时刻加功，火候不差，完全大道耳。

　　篇首一诗，言修道者，急速剪除顽心妄意，攒簇五行，以了大道，不可稍有停住，图自在而有漏神丹，放从容而有枯玉性，须将喜怒忧思，一概扫尽，即至得玄得妙，亦付于不知，方能臻于至玄至妙之境也。

　　“唐僧四众离了玉华城，一路平顺，诚所谓极乐之乡。”修道者，幸了得玉液还丹之事，已是道路平顺，快乐自在之时，正当加鞭策马，更求向上事业，而不容少有暂停暂住者。若以了性为安身立命之大休歇处，而乃舍己从人，慈悲为念，普度群生，这便是闲游浪子。“见八戒嘴长，沙僧脸黑，行者眼红，不敢向前来问。”而未识有三家配合，五行攒簇，金液大还丹之道；不知金液大还丹，自满自足，图其快乐，虽道途平顺，终是鬼窟内生涯，造化中事业，平处即有不平，顺处即有不顺。四僧慈云寺歇马打斋，此其证耳。

　　“慈云”者，慈悲普度之意，因慈悲而歇马自在，因自在而打斋贪食，丹漏性枯，焉得不在金平府，以假认真，乐极生悲，泰极生否乎？金平府为天竺国外郡，乃金液玉液平分之处，为性命之交界，识得此处，由性及命，勇猛前行，即是极乐乡；不识此处，纵容自在，延留停住，即是旻天县。旻天者，号泣之处，号泣者何也？即号泣修行者，当性地平稳之时，不知造命之学，虚度光阴，施展小慧，惑众惊愚，认外之假象，丧内之真宝，其与旻天县大户，费五万余金买油，只点三夜灯，吃累者何异？此等之辈，谓之偷油假佛则可，谓之降祥真佛则不可，岂不可泣可号乎？

　　“金灯桥，三盏金灯。”即天地《否》卦，□卦爻图略上《乾》下《坤》之象。《坤》三阴而虚，如桥；《乾》三阳而光，如三盏金灯。《否》者，外君子而内小人，明于外而暗于内，故有偷油之假佛。自古及今恃小慧而耗费自己资财，独取观望于外，不知收敛于内者，每每到老无成，一旦油涸灯灭，，髓竭人亡，空过一世矣。修道者，若不认的邪正好歹，以假为真，迷而不语，非特不能获福，而且有以招祸。灯光昏昧，呼的一声，被妖摄去，理所必有。此提纲所谓“元夜观灯”之旨。元夜灯，即通泰之义，观者即偷闲自在之义，偷闲自在，坐观成败，《泰》中藏《否》，为妖所摄，僧自摄之，与妖何尤？然则假佛之妖，即唐僧之变相，非唐僧之外，别有假佛之妖，自妖自摄，皆由慈云寺歇马致之。

　　夫大道火候，年月日时，一刻不容间断，倘差之毫发，失之千里，故四值功曹设三羊以应开泰之兆，破解其否塞也。破者，破其否塞之由；解者，解其通泰之原。泰中有否，否中有泰，解得此泰，破得此否，则青龙山玄英洞之妖可知矣。青龙属我为性，乃我一己之性。玄英洞，即炫耀光华之谓，炫耀一己之性光，而不知他家之命宝，所以为妖。辟寒、辟暑、辟尘，成精千年，假佛偷油，要煎吃唐僧肉，以见虽能修得一己之性，而遂偷闲自在，辟寒、辟暑、辟尘，自谓佛即在是，终是精灵哄众，而非真佛降样，究与先天大道无涉。古人所谓“饶君千万劫，终是落空亡”者，即此也。唐僧供出大唐驾下，差往西天大雷音取经，肉眼凡胎，见佛就拜，冲撞大王云路。又供出三徒归正等语，以是知取经必到大觉之地，真佛之域，方是大休大歇之时。否则，未见真佛，略得效验，中途自弃，认假为真，入于魔口，而反大言不惭，天圣自雄，欺己欺人，则性枯丹漏，大事去矣。所供是实，非是虚谈。

　　“三妖见行者叫小猴”，是不识其真；“行者骂三妖为油嘴”，是能识其假。既识其假，则知弄喧惑众者，尽是酆都城牛头鬼怪，须急以此为戒，而非可弃真从假，有废前程也。“沙僧道：‘不如就去，稍迟恐有失。’八戒道：‘趁此月色去降魔。’行者道：‘捉住妖精证其假佛，以苏小民之困。’”是盖返观内省，知前之既往者，虽不可咎，而后之将来者，犹有可原。从此下手施为，防危虑险，弃假认真，转否为泰，是不难耳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命之未了性何恃，了性还须立命基。

　　若是偷闲逞假慧，泰中必有否来随。

# 第九十二回　三僧大战青龙山　四星挟捉犀牛怪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了性之后，不知了命，认假为真，独招其凶矣。此回叫学者，信心修持，脚踏实地，弃假而归真也。

　　篇首“大圣三人，向东北《艮》地上，顷刻至青龙山玄英洞口。”是明示“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”之义。“西南”者，生我之处；“东北”者，死我之处。若欲求生，必先去死，古经所谓“开生门，闭死户”者是也。然欲开生门闭死户，须要知其生死之消息，方可下手。“行者变火焰虫儿飞入洞中”，由前进后，无处不照。始而“见几只牛精呼吼睡熟”，既而“见唐僧锁在后房檐柱”。是在黑暗幽深之处，神明默照，辨别其真假生死之由，欲去其假，以救其真耳。乃唐僧不知种明默照之为真，“呀！其正月蛰虫始振，如何就有萤飞？”此未免在有形有象之假处起见，而不于无形无象之真处留神，便是不知真假。不知真假，焉知生死？不知生死，焉能开生门闭死尸？故行者现了本相，道：“只为你不识真假，误了多少路程？费了多少心力？”真是晨钟暮鼓，惊醒一切梦中痴汉。

　　神明默照，看到真假之处，方是知的生死之由，于此而假中救真，即可解脱偷油假佛之绳锁矣。然能解脱其绳锁，而终不能救真出妖之洞者何也？盖以贪欢图食，安闲自在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假者胜而真者弱，任尔变化多端，欲以萤火之明，破迷天之网，纵能打死两个小妖，打开几层门尸，不但不能救真，而且适以动假，真者依然捆锁，假者仍旧猖狂。

　　唐僧供出“徒弟孙悟空，变个火焰虫儿飞进来救我，不期大王知觉，被长官等看见。是我徒弟不知好歹，打伤两个，众皆喊叫，他遂顾不得我，走出去了。”噫！行者谓唐僧不识真假，唐僧谓行者不知好歹，真假好歹不知，即有一点真心发现，明知明昧，其如意土滋惑益甚。门户紧关，牢不可破者何哉？当斯时也，虽有三家合一，月明如昼，与妖狠力争战，终是寡不敌众，弱不胜强，欲向其前，反落于后，八戒被拖，沙僧被捉，行者难为，固其宜也。行者复至慈云寺，与众僧说知唐僧难救，妖精神通广大，欲上天去求救兵，总是在歇马贪欢处点醒学人耳。

　　《诗》曰：“上帝临汝，无贰尔心。”歇马贪欢，是不能一心，而有二心矣。一心者道心也，二心者人心也。弃道心而起人心，从容自在，入于假境，便是无有信心，心若不信，则意不诚，意不诚，则顺其所欲，无所不至，自欺欺人，性枯丹漏，莫可救拯，此《中孚》之道所由贵。

　　“行者上西天，见太白金星与增长天王、殷、朱、陶、许四大天王讲话。”此取《中孚》卦之象。《中孚》卦□卦爻图略上《巽》下《兑》合成。“西天门”，《兑》之方；“太白”者，《兑》之金；“增长”者，《巽》之义。“四大天王”，外之四阳；“讲话”者，内之二阴。内有悦而外巽行，外实内虚，其中有信。“行者将玄英洞之事说了一遍，金星大笑”者，是笑其炫耀英华，为假佛所困者，皆由歇马贪欢，信其假而不信其真也。

　　“三犀因有天文之象，累年修悟成真，亦能飞云走雾，行于江湖之中，能开水道。”牛则牛矣，何必曰犀牛？盖犀牛者水中之物，浪荡江湖，顺其所欲，头角争先，涉险而行。修道者，修悟成真，到得了性之地，不肯一往直前，再作向上事，宽其禅性，偷游浪荡，或怕寒而思避寒，或怕暑而思避暑，或厌尘而思避尘，希图自在，假佛惑人，于圣自雄，悬虚不实，随风起波，弃真入假，亦如三犀修悟成真，飞云走雾，浪荡江湖，作妖者相同。

　　“四木禽星，在斗牛宫外，罗布乾坤。”四者，《兑》之数；木者，《巽》之义。“罗布乾坤”，外实内虚之义，仍取《中孚》之象。“三妖见四木禽星就伏”者，自来读《西游》解《西游》者，或以为木来克土，而土崩；或以为木来生火，而剥落附金之假土。此皆宽浮强解之混语，未识仙翁下言之妙义也。夫四木寓藏《中孚》之理，《中孚》者，中信也。中有信心则真意现，真意现则妄意消，故曰见四木禽星就伏。下文西海龙王太子摩昂，协力捉妖，亦是此义。西海为《兑》，以《兑》金而助《巽》木，《巽》、《兑》合欢，其力最大。四木不奉玉帝旨意不敢擅离者，“中孚以利贞，上应乎天也”。天非身外之天，乃身中之天，天即理，理即正，以正而信，不正不信也。以下皆写信正之道。

　　“三妖见了四星，现了本相，径往东北上跑，大圣帅井、角紧追急赶，略不放松。”是不正不信，以真除假，于死我处返其本也。“斗、奎二星，把些牛精打死活捉，解了唐僧、八戒、沙僧。”是以正而信，去假救真，于生我处还其元也。然信正返还之道，须先收拾积聚悭贪，杂项等物，置于度外，将炫耀英华假佛之妖洞，烧为灰烬，不留一些形迹，方可以真灭假，除假全真矣。然既云收拾悭贪，烧尽妖洞，何以三妖又入西洋大海，往海心里飞跑而不伏耶？特以妖洞悭贪之私心，或能以一时扫去，而偷游浪荡之妄意，未骤能斩然消灭，若不在大海波中下一着实落功夫，不足以验其信之正不正，意之真不真，所谓“利涉大川”者是也。“斗、奎二星，岸边把截，行者与井、角二星并力追赶，西海太子摩昂点水兵拔刀相助。”此内外加功，防危虑险，猛烹急炼，而不容有偷闲自在之意念，稍有些子起于胸中也。捆了避尘，啃死避寒，捉住避暑，功力到处，贪欢游荡之妖自伏。纯是一信，惟有一真，利涉大川之功，岂小焉哉？

　　“锯下避寒两只角，剥了皮带去，犀牛肉还留与老龙王父子享之”者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有功者不可不赏；“把避尘避暑穿了鼻，带上金平府，见刺史官，明究其由，问他个积年假佛害民，然后的决”者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，有罪者不得不罚。“八戒掣出戒刀，将避尘、避暑头砍下，锯下四只角来。”是戒其不得放宽禅性，出头迷人，予圣自雄，而有误性命。“大圣将四只犀角，叫四星拿上界，进贡玉帝”，是信不正者，假佛称强，终必四大归空；“留一只在府镇库，以作向后免征灯油之证，带一只去献灵山佛祖”，是信之正者，戒行两用，究竟得见佛祖。信之正与不正，真佛假佛分之，死生系之。修行者，可不真心实意，以道为己任，谨之于始，慎之于终乎？

　　“告示晓谕众人，永蠲买油大户之役”，是晓示天下迷人，再莫枉费钱钞，而认假为真；“剥皮造作铠甲，普给官员人等吃肉”，是开剥于一切学者，须要体贴尝味，而去邪归正。“起四星降魔之庙，为四众建立生词。”内虚心而外实行，四象和合，其中有信，长生久视之道在是矣。

　　噫！以了性为极乐，歇马贪欢，由泰而致否；以信心为要着，除假救真，由悲而得乐。仙翁大慈大悲，演出丹道中祸福依伏，惊戒后世盲汉，世间呆子，再莫贪乐误了前程，体要为嘴误了取经，急须寂寂悄悄，不要惊动大家，找大路而行可也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空空一性便偷闲，破戒伤和入鬼关。

　　信道而行常虑险，何愁不得到灵山。

# 第九十三回　给孤园问古谈因　天竺国朝王遇偶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了性之后，必须了命，方可以脱得生死，则是性命必须双修也明矣。独是金液大丹之道，即一阴一阳之道，乃系从有为而入无为，以无相而生实相；有火候，有法窍；有顺运，有逆行；有刻漏，有交铢；有真有假，有真中之假，有假中之真；有真中之真，有假中之假；有外阴阳之真假，有内阴阳之真假；一毫不知，难以成丹。故此回合下二回，仙翁大露天机，指出成仙作佛密秘，为圣为贤根苗，学者急宜于天竺国打透消息，得师一诀，完成大道，是不难耳。

　　篇首诗云：“起念断然有爱，留情必定生灾。”言情爱之念，最易迷人，急须断灭，不得起之留之，自取其祸也。“灵明何事辩三台，行满自旧元海。”言灵明之真性，统摄先天之精气神，上应三台之星，最不易辨；非有非无，非色非空；亦非后天所有之物。所谓身外身者，是必须八百之行，三干之功，以法追摄于一个时辰内；三家相见，凝而为一黍之珠；如众水朝宗，而归元海矣。“不论成仙作佛，须从个里安排。”言自古及今，仙佛圣贤，莫不从阴阳生身之处，下手安排，还元返本也。“清清净净绝尘埃，果正飞升上界。”言性命俱了，万线俱化，脱出阴阳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，而超升上界，名登紫府矣。虽然此等原因，说之最易，解之最难，倘强解之，不知者反疑修心，若果修心，则空空一心，有何实际？焉能超凡入圣，而成天下希有之事乎？

　　“行者对三藏道：‘你好是又把乌巢禅师《心经》忘记了。’三藏道：‘《般若心经》，我那一日不念？’行者道：‘只是念得，不曾求那师父解得。’三藏道：‘猴头，怎说我不曾解的，你解得么？’行者道：‘我解得。’自此再不作声。”夫大道无声无臭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搏之不得，不可以知知，不可以识识，不可以言形，不可以笔书。倘曰《心经》解得，则所解者是心，殊失古人非心非佛之旨。只可口念得，不可口解得。行者道：“我解得，自此再不作声。”此不解之解，而已明解出来也。昔达摩西归，问众人各所得，众俱有陈，惟二祖挺立未发一语，达摩独许其得髓。太虚真人常云：“他人说得行不得，我们行得说不得。”与行者说“我解得，再不作声”同一机关。特以此等天机，诸天所秘，得之者顿超彼岸，立跻圣位，须要明师口口相传，心心相授，并非世间禅和子听过讲经，应佛僧见过说法，弄虚头，装架子，所能晓得解得者。三藏道：“悟空解得，是无言语文字，乃是真解。”岂虚语哉？夫此无言语文字，系我佛教外别传之妙旨，非一己孤修之事，乃人找共济之道，至尊至贵，必须善舍其财。虚已求人而后得。若给孤独长者，以金砖铺地，买的祗园，方能请的世尊说法，即仙真所谓“凡俗欲求天上事，用时须要世间财。若他少行多悭吝，千万神仙不肯来。”说到此处，法财两用，不着于色，不着于空，诸天及人，皆当惊疑，天下多少斯文，肚里空空老，安能知此？

　　“寺僧问起东土来因，三藏说到古迹，才问布金寺名之由。”凡以问由东而西。取真经之来因耳；由东而西，取经之来因，即给孤独长者，金砖买的祗园，请佛说法之来因，此外别无来因。这个来因，非可自知，必要师传，若遇真师时雨之化，露出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则一得永得，造化在手，可以立证菩提，故曰：“话不虚传果是真。”夫修真之道，特患不得真传耳，果得真传，如金鸡三唱，惊醒梦中之人。“始悟从前颠倒见，枝枝叶叶尽是差。”

　　可以过的百脚山，不在毒心肠上用功夫。而知非心非佛，即心即佛，别有个似心非心之妙旨，明明朗朗，不偏不倚者在也。

　　“此时上弦月皎”，正指明初八，金水平分，月到天心处之时。“三藏与行者步月闲行，又见个道人来报道：‘我们老师爷来到矣，要见中华人物。’”当金水平分之时，有无相入，阴阳两当，不偏不简之谓中，其中有谷神在焉，不得闲步闲行，有失大道来因，而当面错过。天中之月华，所谓“谷神不死是谓玄牝”也。“老僧引唐僧在给孤园台上坐一坐，忽闻得有啼哭之声。三藏澄心静听，哭的是‘爹娘不知苦痛’之言。”夫此爹娘不知之苦痛，非澄心静听不能知，非坐一坐不能闻，非在给孤独园坐，亦不能闻。“给孤独”者，有阴有阳之处，“坐”者，二人同土之象。言阴阳相合，彼此如一，方能听出这般痛苦之声，所谓“要得谷神长不死，须凭玄牝立根基”也。这个谷神不死之秘，即是非心之心，所谓天心。这个天心，不从声色中得，乃自虚无中来。

　　其曰：“每天禅静之间，也曾见过几番景象，若老爷师徒弟子一见，便知与他人不同。所言悲切之事，非这位师家明辨不得。”悲者，非心。切者，实切。言此非人心，而天心实切之事，非禅静观察者不能见，不能知；非具火眼金睛者不能明，不能辨。只可自知，不可明言；只可默会，不可作声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非心而不可解，非心而实难解也。

　　“去年今日，正明性月之时，忽闻一阵风响，就有悲切之声。”即邵子所云：“月到天心处，风来水面时。一般清意味，料得少人知”也。“祗园基上一个美貌端正之女”，此即世尊传来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即道光所谓“娇如西子离金阙，美似杨妃下玉楼”也。“女子是天竺国公主，因月下观花，被风刮来，老僧锁在空房，恐众僧玷污，诈传妖邪，每日两顿粗饭度命。”“天”者二人，“竺”者，两个。言此悲切之事，从阴阳风月中来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即色即空，乃度命之物，非一切愚僧所可妄想贪求而得，即《悟真篇》所谓“恍惚之中寻有象，杳冥之内觅真精。有无从此自相入，未见如何想得成”也。

　　噫！此等来因，似聪明而非聪明，不可以聪明解，若以聪明解，即是玷污圣道，而着于色；似呆怔非呆怔，不可以呆怔求，若以呆怔求，即是装疯说鬼话，而着于空。即佛祖所谓“以色见我，以声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”也。盖如来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非色非空，而亦即色即空，系父母未生身以前之道，苟不到夜静亥末子初，而未可知的爹娘不知痛苦之事。何则？积阴之下，地雷震动，天地生物之心，于此始见；父母生身之道，于此始著。知的生身之处，方知的未生身之处。未生身之处，“无名天地之始”也；方生身之处，“有名万物之母”也。“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这个门，不着于有象，不落于空亡，须要布金寺长老亲口传来，还要在天竺国广施法力。不得长老之传，则悲切不知；不以法力而施，则真假难辨。“一则救援良善”，上德者以道全其形，无为而了性；“二则昭显神通”，下德者以求延其命，有为而了命。有无一致，不二法门，性命双修，一以贯之。说法说到此处，才是打开心中门户，识得阴阳宗祖，不执心为道，真教外别传之妙道，无言语文字之真解，听之者可以切切在心，而不落于空亡矣。

　　“老僧回去，唐僧就寝，睡还未久，即听鸡鸣。”总以在阴极生阳处指点学人。诗中“铜壶点点看三漏，银汉明明照九华”。真空不离妙有，妙有不碍真空，非心切实，正在于此。“临行老僧又叮咛：‘悲切之事，在心！在心！’行者道；‘谨领！谨领！”’金丹大道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反复叮咛，使人急须于心中，辨别出个非心切实大事，方可用心以行道，不至执心以为道。“谨领！谨领”者，知之真而见之确，心领神悟，非于语言中求之，即与前曰：“我解得，自此再不作声”者，同一机括。

　　“师徒们进天竺国，宿于会同馆驿”。此处“会同”大有妙意，前朱紫国“会同”，是言世法不明，过不得朱紫，即与唐王因斩泾龙而游地狱者相同。今天竺国“会同”，是言道法未知，过不得天竺，即与唐僧在长安初领关文，而未动身者相同，所以谓“会同”。唐僧贞观十三年起程，已历过十四年，是共计二十七年，已过至二十八年矣。国王靖宴登基二十八年，以见靖宴即贞观，天竺国即长安城。过天竺国，即是出长安西天取经；未过天竺国，仍是长安局面。虽经过十四载，与贞观十三年时无异，终是虚度岁月，是亦贞观十三年而已，何济于事？此所以谓“会同”也。然犹有“会同”者，贞观十三年为唐僧出身之时，又为唐僧起脚之时，又为天竺施法之时。盖施法而救真除假，方为脚踏实地功夫，脚踏实地工夫仍须在生身受气处求之，此“会同”之中而又“会同”者。故唐僧闻街坊人乱道，看抛绣球，即对行者道：“我先母也是抛打绣球，巧遇姻缘，结了夫妇，此处亦有此等风俗。”

　　“绣”者，五彩之色，“球”者，太极之象。太极动而生阴阳，阴阳交感而五行备，为生天生地生人之妙道，即生身受气之来因。这个阴阳交感之风俗，自古及今，凡有情之物，无不在此中而来。独是阴阳有先天后天之分，先天阴阳，在未生身以前；后天阴阳，在既生身以后。生身以前者为真，生身以后者为假。愚夫俗子，只知后天阴阳，着于色身而作假夫妻，以生人生物；志士丈夫，惟知先天阴阳，修持法身，而合真夫妻，以生佛生仙。虽其理相同，而圣凡各别，真假迥异，此真假不可不辨者。

　　“三藏恐有嫌疑，行者道：‘你忘了老僧之言，一则去看彩楼，二则去辨真假。’三藏听说，果与行者同去。”大道以知行为全能，知所以明理，行所以成道。惟知始可以行，惟行方能全知，知之真而行之当，一即是二，二即是一。知行并用，去辨真假，真假可辨矣。故仙翁于此处道：“呀！那知此去，即是渔翁抛下钩和线，从今钓出是非来。”岂不慈悲之至？读者多将此二句错解，以为妖精抛下钩和线，唐僧闯入，钓出是非来。此等解说，大错！大错！唐僧在布金寺，蒙老僧说明悲切之事，早已抛下钩和线矣。行者欲看采楼，去辨真假，是从今钩出是非来也。钓出是非，正以能辨真假，真假即是非，是非一出，真假立辨。如此解去，是非可知，天下同道者不知可辨得出是非否？此以下实写钓出是非之理。

　　“天竺国王爱山水花卉，御花园月夜赏玩。”是道极则返，顺行阴阳造化，自明入暗也。“惹动一个妖精，把真公生摄去，他变作假公主，知唐僧今年、今月、今日、今时到此，欲招为偶，采取元阳真气，以成太乙上仙。”此先天一破，真者失去，假者当权，即时求偶，以阴侵阳，生中带杀，顺其所欲矣。”“正当午时三刻”，一阴发生之时也。“假公主将锈球亲手抛在唐僧头上，滚在衣袖之内。”此不期而遇，以阴姤阳，真假相混之时。何以打着个和尚而称为贵人？缘督子曰：“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，不在心肾，而在乎玄关一窍。”贵人即中有一宝贝之象，此宝生于先天，藏于后天，本目无形无象。“抛去锈球”，是太极一动而阴阳分；“打着和尚”，是阴阳鼓荡而二气和。和气熏蒸，其中隐隐又有一宝现象，即犹龙氏所谓“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”者，故曰贵人。惟此中有一宝之时，即先天后天真假分别之处。顺之者凡，逆之者圣；凡则入于死户，圣则开其生门。行者定“倚婚降怪”之计，于中辨别真假，真保命全形之大法门，万劫不传之真秘密。三丰所谓“顺为凡，逆为仙，只在中间颠倒颠”者是也。

　　“女主唐僧至金銮殿，一对夫妻呼万岁，两门邪正拜千秋。”此夫妻虽真，而邪正大异，不可不在心君之处辨明也。国王道：“寡人公主，今登二十岁未婚，因择今日年、月、日、时俱利，抛球求偶。”圣人修造大丹，攒年至月，攒月至日，攒日至时，将此一时分为六候，二候结丹，四候温养。盖此一时，与天地合德，与日月合明，与四时合序，与鬼神合吉凶，最为险要，难得易失，若有一毫差错，阴即侵阳，而真宝即丧。曰“寡人”，曰“二十岁”，曰“求偶”，俱是以阴伤阳之象。

　　诗云：“大丹不漏要三全，苦行难成恨恶缘。”精全气全神全，圣胎凝结，号为无漏真人。若着于恶缘，以假为真，虽苦行百端，大道难成。吕祖所谓“七返还丹，在人先须炼己待时”也。“道在圣传修在已，德由人积福由天。”道必须真传实授而修，还要自己出力，内外功行，一无所亏，德足以服鬼神，善足以挽天心，则福自天申矣。“休逞六根之贪欲，顿开一性本来圆。”六根门头，头头放下，而无贪无欲，一灵真性，处处光明，即本原不失矣。“无爱无思自清净，管叫解脱自超然。”外无所爱，内不起欲，自然清净。若得清净，脱然无虑，顿超群思，修炼大丹是不难耳。

　　彼世之迷徒，不知圣贤大道，误认阴阳为世之男女，遂流于御女邪术，妄想以生人造化，而欲生仙，顺其欲爱，出丑百端，不知羞耻，自谓知其趣味，吾不知所知者是何趣味？其必知儿女交欢，被窝里趣味乎！噫！此等之辈，以真为假，以假为真，只可暗里着鬼疑怪，肆行而无忌惮。一见正人君子，识神自首，不打自招，心惊胆战，惟恐败露，不觉颠倒错乱，而无所措手足，邪行何为哉？《悟真》云：“饶君聪慧过颜闵，不遇真师莫强猜。只为金丹无口诀，叫君何处结灵胎。”行者道：“莫乱谈，见师父议事去也。”其提醒世人者，何其切欤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非心切实有真传，配合阴阳造化全。

　　窃取生身初受气，后天之内采先天。

# 第九十四回　四僧宴乐御花园　一怪空怀情欲喜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提明生前之来因，与生身之来因，而犹未言其如何是生身之前，如何是生身之后。故此回细发明其奥妙，使学者深悟细参耳。

　　“行者三人见了国王，齐齐站定。”是三人同志，切须防危，即上回“大丹不漏要三全”之妙旨。国王问道：“姓甚名谁，何方居住？因甚事出家，取何经卷？”此问其来因也。故唐僧道：“陛下问你来因。”夫此来因，岂易知哉？本之于父母未生之前，受之于父母既生之后。生身以前，有生身以前之来因；生身以后，有生身以后之来因。非心而实切，以前之来因；求偶而假合，以后之来因。以后之来因不易辨，以前之来因更不易知。亘古圣贤，历代祖师，口口相传，心心相接；使学者既知其生身之来因，复知其未生身之来因；自卑登高，下学上达；期造于形神俱妙之地而后已。行者笑道：“我们出家人，得一步进一步。”诚有然者。

　　独是得一步进一步之事业，非一己孤修，乃人我共济，倘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而金丹难成，故行者见师父侍立在旁，大叫一声道：“陛下轻人轻己，既招我师为驸马，如何叫他侍立？世间称女夫谓之贵人，岂有贵人不坐之理产“侍”者，一“人”、“寸”、“土”而成字。“坐”者，二“人”共土而成字。土者，意也。侍则一人一意，一己之阴也；坐则二人合意，彼此扶持也。一己之阴，则隔碍不通，而孤阴不生；彼此扶持，则阴阳得类，而中有一宝。一女一夫，称为贵人，一阴一阳中有一宝，未有求贵人而不坐，侍立之理？此等来因，一经叫出，诸天及人，皆当惊疑。国王大惊失色，亦何足怪？“取绣墩请唐僧坐了。”“绣”者，五色之物。“墩”者，敦厚其中。阴阳相当，四象和合，归于中央，五行攒族，金丹之象。

　　三徒各道本身始终，是言先后天阴阳五行，有为无为之来因也。此来因犹所易知者，以其五行分而言之，尚未合而论之，而真假未辨明也。“正在恍惚之间，忽有阴阳官奏道：‘婚期已定，本年本月十二日壬子良辰，周堂通利，宜配婚姻。今日初八，乃戊申之日，猿猴献果。’”《悟真》云：“女子着青衣，郎君披素练，见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见。恍惚里相逢，杳冥中有变。”盖以恍惚杳冥之中，正阴阳均平，初八《兑》金，上弦金八两，水中之金。曰“戊申”者，戊为阳土，申为阳金，以明水中金，为先天至阳之物，此未生身以前，真阴阳五行之来因也。“十二日王子”，天壬地癸，阴阳不期而遇，铅遇癸生，已有《夬》中藏《姤》之象。故曰“婚期已定，周堂通利，宜配婚姻”。“婚”乃女之昏，“姻”乃女之因，周而复始，其将欲求姤乎！“三藏师徒都在御花园。”阳极生阴，阴陷其阳，仍取姤义。此即生身后，假阴阳五行之来因也。

　　行者道：“你说先母也是抛打绣球，遇缘成其夫妇，似有慕古之意，老孙才引你去。又想着布金寺长老之言，就此探视真假。”金丹之道，须于生我处穷其源，于死我处返其本，非后天无以返先天，非通《姤》难以复真阳，古人所谓“无情难下种，因地果还生。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”此即辨真假之来因也。故曰：“见面就认得真假善恶，却好施为，辨明邪正。”不见面则真假善恶未出，而邪正未可即辨，亦未可即明。然真假善恶，在于王宫宥密之处，如何能见面？是有法焉，若倚婚会喜，不待强求，自然见面。

　　“国王携唐僧镇华阁同坐，叫行者三人在留春亭别坐，铺张陈设，富丽真不可言。长老无计可奈，只得勉强遂喜，诚是外喜而内忧。”当阴将侵阳之时，真者早有远离之势，假者已有暗来之兆，盈虚消长，天运自然之数，亦人之无可如何者。然气数由天，虽难以遏留，而道义在我，犹可以栽变，须当以真金自处，固守原本，万不可以富贵迷心，美色留意，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也。何则？春夏秋冬，如白驹过隙，而岁不我与；歌舞诗酒，尽苦中作乐，而何可认其？若不知戒惧，逐境迁流，自在快乐，只图受用，失于修养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其不为阴阳所规弄，而伤害性命者几希。

　　更有世间一等呆子，不晓“中有一宝”之妙旨，阴阳交感之天机，误认为男女房中之物，以苦恼作亲家，以贪嗔为邻友，以耍子为礼道，自恃采取之能，没事不怕，妄想在他人幻皮囊上讨饶接命，以成好事。如此之好，不可谓之作仙贵人之好，只可谓之作孽驸马之好。抑知亲还未作，良心早丧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报应分明就在眼前乎’古仙所云：“若说三峰采战，直叫九祖沉沦。”即此之谓欤！

　　“三藏叫拿呆子，要打禅杖，行者捂八戒嘴，叫莫乱说。”一切迷徒，可以自悟。仙翁于采取门户，不妨于本传中重复言者，总示阴阳之道，非世间男女之说，别有来因，而不可认假为真，其慈悲为何如？乃人意有迷而不悟，反窃取仙翁法言，以证采取邪术者，虽仙翁亦无如之何也。提纲“四僧晏乐御花园”，即批此采取邪徒，偷圣贤大道，而入贪花好色之地，可不戒哉？

　　“昭阳宫真个是花团锦簇，那一片富丽娇娆，胜似天宫月殿，不亚仙府瑶宫，有喜会佳姻，新词四首，按诸乐谱满宫播唱。”写出一团富丽美色，易足动人之假像，无知者，焉能不堕其术中？“国王以正是佳期叫早赴合卺，公主以三徒丑恶，使发放出城。”阴将来而阳将退，其机虽微，为祸最烈也。“行者对唐僧道：‘打发我们出城，你自应承，我闪闪身儿来，紧紧随护你。’”此伺阴之将生，而神明默运，欲借假以救真，复从真以辨假，所谓外作夫妻，内藏盗心也。计较到此，可以来去于阴阳之中而无碍，不妨在天竺国讨宝印花押，去灵山见真佛，取真经而回来矣。

　　“八戒接了亲礼，行者转身要走，三藏扯住道：‘你们当真都去了。’”是欲行其真，先戒其假，假中求真也。“行者捏手，丢个眼色道：‘你在这里宽怀欢会，我等取了经回来看你。”’是外示其假，内存其真，真中用假也。“行者拔一根毫毛，变本身模样，真身跳在半空，变一个蜜蜂，飞入朝中，去保师父。”此借假修真，由真化假，不在皮毛上着力，而于真空中施为，有阴有阳，密处留神，”暗里藏机，有无不立，声色俱化。这等天机，须要明师附耳低言，口传心授，非一切凡夫，能以知识猜想而得者也。

　　“合卺佳筵，已排设在鳷鹊宫中，娘娘公主，俱专请万岁同贵人会亲。”“鳷鹊宫”，乃牛女之鹊渡；合卺筵，系阴阳之交欢。但以娘娘而请国王，以公主而会贵人，是特后天之假阴阳，顺行其欲，侵害先天之真阴真阳。当斯时也，真为假迫，阳遇阴来，几不可救，危哉！危哉！然幸有行者腾挪变化，静观密察，已先伺之于未发之前矣；虽有大祸切近，亦不妨直入虎穴而探虎子。所谓“乘风船，满载还，怎肯空行过宝山。”提纲“一怪空怀情欲喜”，信有然者。学者若能于此中打透消息，生身以后之来因，与生身以前之来因，可以不辨而明。奈何人多在鳷鹊宫专请贵人会亲，而不知变蜜蜂保真者何哉！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四个阴阳天外天，是非真假细钻研。

　　后天造化夫妻理，识得先天作佛仙。

# 第九十五回　假合形骸擒玉兔　真阴归正会灵元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先天后天来因矣，然先天后天之来因已明，而先天后天之真假来因，犹未之辨。故此回实写出真假邪正，使学者除假存真，由真化假，以完配金丹之大道耳。

　　陆子野曰：“正人行邪法，邪法悉归正。邪人行正法，正法悉归邪。”上阳子云：“形以道全，命以术延，术即法，法即术；法所以别邪正，术所以夺造化。”若知阴阳之真假，而无法以施之，则真假相混，假者不见假，真者不见真；真假终为祸，而真非我有，何贵于知？然法从何而施？是在法眼静观，慧剑高悬；临炉之际，不即不离，勿忘勿助；因时制宜，随机应变；以逸待劳，以静待动；在泥水中拖船，于大火里栽莲；摘出墙之鲜花，采蕊珠之甘露；身居锦锈而心无爱，足步琼瑶而意不迷；内外无着，全不动念耳。

　　“行者早已看破，见那公主头上，微露出一点妖气，却也不十分凶恶。”妖精为月中玉兔，阴中之阳，水中之金，《坎》卦是也。《坎》外阴，故“微露一点妖气”。《坎》有孚，故“不十分凶恶”。独是《坎》中之阳，在《坤》中则为假，在《坎》宫则为真，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，故曰“假公主”也。“行者早已看破，在唐僧耳边叫道：‘公主是个假的。’长老道：‘是假的，却如何叫她现相？’行者道：‘使出法身，就此拿他也。’”盖假有假相，真有真相，识其假，必叫现其假，而后可以使假归真。然不能使出法身真相，则妖精之假相，仍不可得而辨。行者使出法身拿他，是知之真而行之果，以真灭假，使假现相之正法眼，教外别传之大法门，故是耳边密传，而不与人知也。

　　“行者现了本相，大咤一声，揪住公主骂道；‘你在这里弄假成真，只这等受用，也尽够了。心尚不足，还要骗我师父，破他的真阳，遂你的淫性哩！’”《坎》中之阳，原非《坤》中之物，因《乾》、《坤》一姤，《坤》索《乾》之中爻，《坤》实而成《坎》，则《坤》已失其中之真，而为中之假矣。然《坎》外阴而内阳，假中有真，是弄假成真也。《坤》既得《乾》中之阳而成《坎》，则其中之阴，遂入于《乾》宫而成《离》，由是火上水下，火水不济，顺行后天造化，以阴姤阳，不至《剥》尽其阳而不止。其曰“心尚不足，破他的真阳，遂你的淫性”，真实不妄。此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，真中还有假，若非行者大咤一声，揪住打骂，以大制小、以一制二、以阳制阴、以真制假，其不为以假灭真、以阴剥阳、以二蔽一、以小害大也几希。此等真假，不可不辨。故三藏抱住国王道：“此是我顽徒使法力，辨真假也。”然则此等惊天动地，天下希有之事，岂无法力者所能作乎？

　　“妖精见事不谐，挣脱了手，解剥了衣服，甩落了首饰。”是脱《坎》外之假，而就《坎》内之真，现出《坎》中之真阳也。“到御花园土地庙，取出一条碓嘴样的短很。”是去《离》外之动，而用《离》内之静，取出《离》内之真阴也。然《离》中之阴虽为真阴，《坎》中之阳虽为真阳，若不用真火煅炼，而调和之，则《坎》中之阳不能上实于《离》，《离》中之明不能下虚于《坎》，终是以假侵真，而不能以真化假。

　　“行者与妖精大显神通，在半空中赌斗。”正真假相混，以真化假，借假修真，而不容以假乱真也。故唐僧扶国王道：“你公主是个假作真形的，若拿住他方知好歹。”以见火候不到，而假者仍在，真者犹未可见也。然“横着身子，与和尚在天上挣打”，是己精一入中，《坎》、《离》相济，和合丹头之时。何以妖精化清风逃去西天门，行者叫把天门的不要放走乎？盖妖为《坎》中一阳，《坎》中之阳，乃水中之金，金属西方，五行顺行，金生水；五行逆运，水生金。妖精逃于西方，子报母恩，归于金之本位，然返其本，未经真火炼尽余阴，犹有其假，未肯现真，不叫把天门的放去，正欲炼其阴耳。

　　“妖所拿短根，一头大一头小。”此《兑》金之本相。《兑》之上为一阴爻，下为二阳爻故也。诗中云：“羊脂玉”，“在上天”，“一体金光和四象，五行端气合三元”。皆指《兑》之一阴，为《坤》宫之土而言。“随吾久住蟾宫内，在你金箍棒子前。”蟾者，金蟾，金箍棒亦金类，土能生金。“广寒宫里捣药杵，打入一下命归泉。”广寒为纯阴之地，即《坤》之象。土在《坤》宫则为真，而能生物，故曰捣药杵；土离《坤》宫则为假，而能伤物，故曰命归泉。若然，则此《兑》金之阴，不可不炼也明矣。

　　“那妖精难取胜，将身一幌，金光万道，径奔正南上败走。忽至一座大山，钻入山洞，寂然不见。”自西至南，西南《坤》位，金入水乡，金火同官，金因火炼而成形，火困金明而返本。正大药生产之乡，金丹下手之时。《易》曰：“西南得朋，乃与类行。”丹经云：“要知产药川源处，只在西南是本乡。”皆以明西南生药之一时，圣人运动阴符阳火，于此一时中，潜夺造化，以为丹母，良有妙旨。若非以法追摄，则此一时亦不易得，幸而得之，时不可失。盖此一时，有先天真一之祖气存焉。此气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”。易失而难寻，易走而难制。故仙翁于此处提出：“恐他遁身回国，暗害唐僧。径回国内，此时有申时矣。”“申”者，中而有一，即“中有一宝”之义。“有申时”，即中有一宝之时。知的此时，方能辨出真假；不知此时，而真假犹未可辨。若知此事，而未到此时，则真假不分，而亦不能辨。此时有申时矣，而真假显然矣。

　　“国王问道：‘假公主是个假的，我真公主在于何处？’行者道：‘待我拿住假公主，真公主自然来也。’”夫真之不见，皆由假之所蔽，拿住假的，真的自然来。是以真除假，借假归真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真假之为用神矣。提纲所云：“假合形骸擒玉兔”者，正是此意。然擒拿之妙，须要火候，内外兼用，不得舍此求彼，顾头失尾。故行者道：“八戒沙僧，保护师父，我却好去降妖。一则分了内外，二则免得悬挂，必当明辨此事”，即《悟真》云：“内药还同外药，内通外亦须通。丹头和合类相同，温养两般作用。自有天然真火，炉中赫赫长红。外炉加减要勤功，妙绝无过其种。”“八戒沙僧护持唐僧”者，木土内运，天然真火也；“行者降妖辨明真假”，金水外运，外炉加减，妙绝无过真种也。

　　“土地说出毛颖山，山中有三处兔穴，乃五环福地，大圣要寻妖精，还是西方路上去有。”“毛”者，“三”、“勾”，即三日月出庚方之旨。“颖”者，颖悟，来复之义。三兔穴仍取三日之象，三日一阳来复，乃金丹现象之时。得之者，可以会三家，攒五行，脱生死，出轮回，超凡入圣，长生不老，谓之五环福地，谁曰不然？“妖精还是西方有”者，《兑》也，“山顶上两块大石”，即兑□卦爻图略（上一阴，下二阳）之象。“行者使棒撬开，那妖‘呼’的一声，就跳将出来。”去其《兑》之两大，还其《坤》之三阴，由《兑》至《坤》，动极而静，故有太阴星君从空而来矣。静极则必又动，故太阴说出妖精为广寒宫捣药玉兔。积阴之下，一阳来复，贞下起元，天地之心于此复见，为金丹大道之药物。三丰所谓“偃月炉中摘下来，添年寿，减病灾”者是也。

　　然不知先天后天，阴阳盈虚消长之理，则假合真形，假瞒其真，真藏假中，而真假莫辨，金丹难成。太阴说出“素娥把玉免打了一掌，思凡下界，投于国王皇后之腹，为公主玉兔怀一掌之仇，私出宫门，抛素娥于荒郊”，一段因果。可知玉免本不假，因素娥一掌而假之；素娥未全真，因玉兔私仇而真之。此何以故？盖素娥天宫之物，《乾》阳之象，阳极则必反阴而思姤。打玉兔一掌者，求姤也。一姤《乾》中之阳，下陷于《坤》，《坤》实而成《坎》，《乾》虚而成《离》，即是思凡下界，而投皇后之腹。由是先天《乾》、《坤》变为后天《坎》、《离》，火水不济，岂不是月中玉兔，金逢望后，一阴来生，怀仇私出，真中变假，而抛素娥于荒郊之外也？然则玉兔即素娥，素娥即玉兔。非五兔之外，别有素娥；素娥之外，别有玉兔。所谓玉兔者，就丹道而言；所谓素娥者，就造化而言。曰真假者，特以先后天言之。以先天而论，则素娥为真，玉兔为假；以后天而论，则玉兔为真，素娥为假。素娥之真，因玉兔而真之；玉兔之假，因素娥而假之。未姤之前，玉兔素娥无真假之别；既姤之后，玉兔素娥有真假之分。是素娥打玉兔一掌，素娥自打之；玉兔怀一掌之仇，素娥自仇之。“素娥思凡下界，投于皇后之腹。”即是玉免私出宫去，以假变真，真而假，假而真，无非一姤为之。留心识破真假，则知这些因果，须要在一阴来姤娠》处明证，而施法返本；更宜于一阳来《复》处认定，而现象归真。

　　“大圣太阴星君，带玉兔径转天竺国。此时黄昏，看看月上，正南上一片彩霞，光明如昼。”即《悟真》所谓“偃月炉中玉蕊生，朱砂鼎内水银平。只因火力调和后，种得黄芽渐长成”也。“行者空中叫醒天竺国王皇后嫔妃，指说月宫太阴星君，玉兔假公主，今现真相。”以见金丹大道，原在后天中返先天，假相中现真相，非色非空，有阴有阳，法财并用，人我共济，借假修其，以真化假，即《悟真》所谓“调和铅汞要成丹，大小无伤两国全。若问真铅是何物，蟾光终日照西川”也。提纲“真阴归正会灵元”者，正在于此。

　　夫此灵元至宝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。迷徒每不得真传，往往认假为真，流于采取，而动淫欲，抑思此乃作佛成仙之道，岂可以动淫欲而成？噫！“此般至宝家家有，自是愚人识不全。”何哉？“太阴收回玉免，径上月宫”者，外丹已成也；“国王谢了行者，又问前因”者，内丹须修也。外丹了命之事，内丹了性之事。了命者去其假，了性者修其真。今日既去其假，明日去寻其真，此理之所必然。盖假者既去，何愁寻真？真者现在，布金寺里，不必别铸钳锤，另造炉鼎，而真即可得。盖以真即在假之中，无即在有之中，了命之后而须了性，有为事毕而须无为，温养火候，超脱圣胎，明心见性，极往知来，正在此时。说到这里，有为无为，知行并用，真空妙有，性命双修，方知不在人心上作功夫，而布金寺所曰“悲切之事”，可以大明矣。

　　“行者到布金寺，把上项事备陈一遍，众僧方知后房里锁的是个女子。”噫！悲切之事，须在布金寺问出来因；真假之别，当向天竺国辨其邪正。不知布金寺之悲切，难辨天竺国之真假；不辨天竺国之真假，难明布金寺之悲切。真假已辨，悲切已明，照见三千大千世界，如一毫端，不复为百脚山之阻滞，从此母子聚首团圆，君臣共喜饮宴。无亏无损，仍是当日面目；保命全形，依然旧时家风。

　　“丹青留下四众喜容，供养在镇华阁上。”是写其真金不坏，为后世去假认真之图样。“又请公主重整新妆，出殿谢四众救苦之恩。”乃示其整旧如新，为天下救苦脱难之法船。“拜佛心重，苦留不住。”须知安乐之境而不可过恋。“众僧不回，暗风迷眼。”当在尘缘之处而对景忘情。结云：“沐尽恩波归了性，出离金海悟真空。”真空不空，不空而空，非心非佛，妙道在斯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真中有假假藏真，假假真真定主宾。

　　金火同宫还本相，阴阳浑化脱凡尘。

# 第九十六回　寇员外喜待高僧　唐长老不贪富贵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已结出，自有为而入无为，大道完成矣。然大道虽成，未离尘世，犹有幻身为患，若不知韬晦隐迹，未免招是惹非，为世所欺。故此回合下回，极形人心难测，使修行者见几而作，用大脚力，镇压群迷，以防不测之患也。

　　篇首一词，言一切色空静喧语默，俱皆后天识神所为，并非我固有之物，当一切看破，不必梦里说梦，认以为真。须顺其自然，用中无用，功里施功，不着于有心，不着于无心，还如果在枝上，待其自熟自红，不必计较如何修种，方是修行人大作大为，而虚实行藏，人莫能窥矣。

　　“三藏师徒，在平安路上行经半月，忽见城池。唐僧问：‘什么去处？’行者道：‘不知，不知。’”连道“不知”，即词中“莫问如何修种”之意。盖大道以无心为主，到得道体完成，平安之处，正当绝去万有，穷通得失，置于不问不知而已。“八戒道：‘这路是你行过的，怎么不知？’行者道：‘事不关心，查他做甚？’”此所以不知。一以为行过的，怎么不知？一以为不关心，所以不知。总以示无心之行而不着心，正“有用用中无用，无功功里施功”之妙。“二老论兴衰得失，圣贤英雄，而今安在？可为叹息。”正明世事皆假，犹如一梦，而必须万有皆空也。

　　“铜台府”；须要在尘缘界中捡出真金；“地灵县”，且莫向大地恒沙中失去灵宝。“虎坐门楼，寇员外家，有个万僧不阻之牌。”虽曰斋僧为善，而未免虚张声势，有心修福矣。有心则务于外失于内，是贼其德，而非行其善。至圣云：“乡愿德之贼也”，其即寇员外之谓乎！曰寇者，所以诛其心也。乃唐僧化斋，而求向善之家，是不知善中犹有如虎似寇者在也。何则？善不求人知，则为真善，善欲其人晓，则为假善，天下之人为善者少，为名者多，修行人若不自谨慎，徒以外取人，露出圭角，惹得人猜猜疑疑，围绕争看，即未免走入虎坐寇家，而为好奇者觊觎矣。故员外闻报异相僧人来也，不怕丑恶，而即请进，百般殷勤也。及问起居，三藏说出见佛祖求真经，而员外即面生喜色，总以写不善韬晦，而起人心之失。

　　“名寇洪，字大宽，虚度六十四岁。许愿斋万僧，只少四众，不得圆满，天降四位，圆满其数，请留名号。”分明内存盗跖之心，外装老成之见，虚挂招牌，以要美誉。此等之辈，外示宽洪大量，内实贪心不足，所谓老而不死是谓贼者。试看老妪以为古怪清奇，必是天人下界，秀才闻经十四遍寒暑，尽道真是神僧。罔知道中有贼，误认向善人家，轻举妄动，惊俗骇众，焉得不动人耳目？当此之时，三藏虽到得有宝之方，尚未了圆满之愿，而乃以口食为重，不知谨戒，妄自交接，是起头容易结稍难，自阻前程，纵灵山不远，未可遽到。“见员外心诚恳，没奈何只得住了。”理所必然。

　　员外始而供斋，铺设齐整；既而留住，圆满道场。可谓言语诚敬，礼貌丰隆，善之至矣。而谁知至善之中，即有不善者在；至敬之中，便有不敬者藏。老妪因留不住，而遂生恼，是绵里裹针，已种下伤人之根；秀才供养不领，而即抽身，是口是心非，早包藏暗害之计。“鼓乐喧天，旗旙蔽日”，岂是敬僧之礼；“人群凑集，车马骈填”，难言为善之家。“真赛过珠围翠绕”，分明自寇而招寇；“诚不亚锦绣藏春”，势必张大以失大。“茶饭不吃，却走什么路”，见口食而易足惑人；“长安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”，安乐而非可妄享。“华光行院”，写出炫耀起祸之端。“五显灵官”，比喻显露不谨之失。“不期黑云盖顶，大雨淋漓”，花正开时遭雨打；“恐有妖邪知觉，夜尘未睡”，人得意处须防危。“泰极还生否，乐处又逢悲。”修行者可不谨诸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道成急须去韬光，莫露形踪惹祸殃。

　　大抵恩中还有害，当知绵里裹针芒。

# 第九十七回　金酬外护遭魔毒　圣显幽魂救本原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不能深藏潜隐，招祸之由。此回言通幽达明脱灾之道。夫道高者毁来，德修者谤兴。此修行人之所必有，然能被褐怀玉，深藏若愚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混俗和光，方圆应世，则我者无自满之失，而在人者少争奇之思，虽外有些小魔障，亦可以逢凶而化吉。否则，门前赛宝，轻浮浅露，便是开门揖盗，自取灭亡。

　　寇员外因示富而被盗，又不肯舍财而拼命，乃系逐于末而忘其本，暗室亏心，外边尽假，被贼撩阴一脚踢死，出尔反尔，于贼何涉？噫！寇员外之死而入阴，即唐僧之死而入阴。何则？寇员外之死，皆由送唐僧过于奢华之故。然则四众不善于遁迹潜形，而员外亦即炫耀资财，此老妪、寇梁兄弟，陷他四众所由来也。

　　状云：“唐僧点着火”，法身不定也；“八戒叫杀人”，不知禁戒也；“沙和尚劫出金银去”，任意张狂也；“孙行者打死我父亲”，肆行无忌也。如此招摇，顾外失内．认假为真，暗生障碍，其苦也不亦宜乎？独是金酬外护，则是以德相酬，以恩相报，何至反遭魔毒而入狱？殊不知员外因送僧人而致死．僧人因酬外护而入狱，皆是不能韬明养晦，务于外而失于内，恩内有害，德中怀刑，势所必然。外护入地狱，僧人人牢狱，仅是在不明之地安身立命，重于末节，一伤其本原。虽灵山不远，而犹在鬼窟中作生涯；即真经在望，尚在地狱中做事业，焉能逃得阎王老子之手乎？当斯时也，若非振道心，去人心，几不令前功俱废乎？

　　“四众到得监门，行者笑道：‘进去！进去！这里莫狗咬，倒好耍子。’”夫狗者，贪图之物，比人之贪心。既无贪心，随在而安，倒好耍子。不色不空，“有用用中无用，无功功里施功”矣。“禁子乱打要钱”者，是禁其不得在外而乱贪；“行者叫与袈裟”者，是示其须在怀中而掏宝。“行者叫禁于道：‘我们那两个包袱中，有一件棉襴袈裟，价值千金，你们解开拿了去罢。’”二者人心，一背道心，解开两包，拿出一件，即是解去人心，拿出道心。若能如此者，方是解灾脱难之根本，故狱官见袈裟而看关文，便知不是强盗矣。

　　所可异者，行者暗想师父有一夜车狱之困，已过四更，要去打听打听，何时不可。而必在四更以后也？此有道焉。当五更平旦之时，有虚静之气，乃道心发现之时，正好打听幽明之路，过此一时，理欲相混，善恶不分，而幽明之事未易以打听。

　　夫天下事，有形迹者，人可以识；无色相者，人难以知。行者变蜢虫儿，暗里潜行，始则到于大街之市，窥听言语，而护口生意之愚父愚妇，莫之能识；既而入于寇姓之家，学声讲话，而陷害无辜之妇人小子，莫之能辨；又既而进于刺史之宅，掉经诈言，而不审来因之酷吏赃官，莫之能认。又从空中改作大法身，伸下一只脚。把个县堂踩满，概县官吏人等惊煌，磕头礼拜，皆莫之或违。此暗则潜藏默运，而不露些子机关；明则大法脚力，而足以镇压群迷。真脱灾消难之作为，起死回生之要诀，尚何有地狱囹圄之苦？此寇家递解状而悔过，众官开监门而认错所由来者。

　　“行者复入幽明地界，讨回员外魂灵，死而复生。明足以镇压世俗，幽足以暗服鬼神，幽明通彻，隐显莫测，诚所谓有大脚力者。最妙处是“神光一照如天赦，黑暗阴司处处明。”盖幽明有相通之理，阴阳有感应之机，天堂地狱，由人自造；致福招祸，惟人自裁。出此人彼，一定不易。大圣入幽冥，岂真入幽冥哉？是特神观密察，屋漏不亏，表里如一，明无不彻之谓，非有大脚力者乌能如此？及员外说出“被贼一脚踢死，与四众无干”，而误陷之情，方得释然矣。

　　噫！前遭一脚之害，而入地狱，皆因争奇好赛，而着于色相；今借一脚之力，而脱地狱，皆因潜踪隐迹，而能顾本原。一脚之错与不错，生死关之，可不畏哉？昔杏林嘱道光禅师云：“汝急往通邑大都，依有力者为之。”即依此大脚力也。然则有大脚力者，方脱地狱，而无大脚力者，暗遭飞脚。故结云：“地阔能存凶恶事，天高不负善心人。逍遥稳步如来径，只到灵山极乐门。”大脚力岂小补云哉？

　　诗云：

　　善中起见动人必，怎晓尘情利害深。

　　欲救本原完大道，潜藏默运化群阴。

# 第九十八回　猿熟马驯方脱壳　功成行满见真如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言道成之后，须要韬明隐迹，以待脱化矣。然当脱化之时，苟以幻身为重，不肯截然放下，犹非仙佛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之妙旨。故仙翁于此回，指出末后一着，叫修行人大解大脱，期入于无生无灭之地也。

　　如提纲着紧处在“猿熟马驯方脱壳”一句。“猿”者，真空之道；“马”者，妙有之法。“熟”者，圆成而无碍；驯者，活泼而自然。道至圆成，则真空不空；法至自然，则真色不色；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合而一之，有无不立，道法两忘；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净倮倮，赤洒洒，纯阳无阴，独露《乾》元面目矣，而非云心之熟，意之驯。若以心熟意驯猜之，诚问脱壳，脱出个什么？如曰脱出个心意，则心意因幻身而有，幻身且无，心意何在？即此而思，可知道法非心意矣。从来评《西游》者，俱以“心猿意马”为解，独悟一陈公云：“猿为道体，马为功力。”洵为仙翁知音。

　　“方脱壳”三字，大有讲究，其中包含无穷实理，成仙作佛，于此定其高低，不可不玩。何则？猿未熟，马未驯，须赖有为之道，熟之驯之，未可脱壳，而亦不能脱壳也；若猿已熟，马已驯，急须无为之道，不必再熟再驯，即可脱壳，而亦不得不脱壳也。倘猿未熟，马未驯，而即行无为之道，则是悬空妄想，脚根不实，命基不固，若有一毫渗漏，未免抛身人身，而未可即脱壳；若猿已熟，马已驯，而仍守有为之道，则为幻身所累，休歇无地，性理不明，饶君子百之年寿，总是无知一愚夫，而必须求脱壳。无为而必先有为者，如六祖惠能已悟本来无一物，而又在四会混俗和光者是也；有为而必须无为者，如初祖达摩，始而长芦下功，既而少林冷坐者是也。盖猿未熟，马未驯，必须熟之驯之，以行有为之道；若猿已熟，马已驯，急求解之脱之，以行无为之道。

　　“唐僧到玉真观，金顶大仙接着。”已是到金仙之分，而猿熟马驯，体变纯阳之时矣。故诗云：“炼就长生居胜境，修成永寿脱尘埃”也。大圣道：“此乃灵山脚下，金顶大仙。”以见仙即是佛，佛即是仙。仙者，金丹有为之道；佛者，圆觉无为之道。佛不得金丹不能成佛，仙不明圆觉不能成仙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灵山雷音即金顶大仙，岂可以仙佛歧而二之乎？

　　“烧汤与圣僧沐浴，好登佛地”者，猿熟马驯，从有为而入无为也。诗中“洗尘涤垢全无染，返本还元不坏身。”金丹成就，无尘无垢，纯阳无阴也。“昨日褴缕，今日鲜明，睹此相真佛子”者，了命之后，必须了性；有为事毕，必须无为也。

　　“圣僧未登云路，当从本路而行”者，下德者以术延其命，猿不熟，而必熟之于无可熟；马不驯，而必驯之于无可驯，还须脚踏实地也。“行者走过几遭，不曾踏着此地”者，上德者以道全其形，猿本熟，马本驯，猿不必熟而自熟，马不必驯而自驯，可以顿悟圆通也。

　　“这条路不出门，就是观宇中堂，穿出后门便是”者，前面有为之道过去，即是后边无为之道，不必另寻门户，“只此一乘法，余二皆非真”也。大仙道：“圣僧已到于福地，望见灵山，我回去也。”命之至者，即性之始，到得无为，而不事有为也。

　　至凌云渡，独木桥，唐僧心惊，以为大仙错指，是猿熟马驯，而不知此脱壳也。行者道：“不差，要从那桥上行过去，方成正果。”言猿熟马驯，而不可不在此脱壳也。了命之后，不得不了性，了性所以脱壳也。

　　“凌云渡，独木桥”，悟一子注云：“自人识趣卑暗，物欲障碍，彼岸高远，如凌云然；自人肆行无惮，幽隐自欺，内省微危，若独木然。”是则是矣，而犹未见仙翁之本意也。果如是言，则必上独木桥，而方过凌云渡，不上独木桥，而凌云渡难过，何以未上独木桥，用无底船亦过乎？以吾论之，别有道焉。

　　盖成仙作佛，为天下希有之事，人人所欲得，人人所难能。如凌云之高而难渡，正以难渡者而渡之，则仙矣、佛矣。盖渡之之法有二，一则无为之道，一则有为之道。无为之道，最上一乘之道；有为之道，金丹之道。一乘之道，即独木桥；金丹之道，即无底船。独木桥所以接上智，无底舱所以渡中人。何为独木桥，独木者，一乘也；桥者，梁道也，即最上一乘无为之道。故曰：“从桥上过，方成正果。”诗云：“单梁细滑浑难渡，除是神仙步彩霞。”言最上一乘之道，惟上智顿悟者可以行，而下智渐修者则难渡。

　　三藏心惊道：“这桥不是人走的。”以见下智者则难渡；行者笑道：“正是路！正是路！”以见上智者可以行。“行者跳上桥，须臾跑将过去，又从那边跑过来。”上智之人，本性圆明，不假施为，顿超彼岸，随机应变，遇境而安，出入无碍，来往不拘，无为之用自成，《中庸》所谓“自诚明，谓之性也。”“唐僧摇手、八戒沙僧咬指道：难！难！难！’”又曰：“滑！滑！滑！”下智之人秉性愚鲁，为私欲所蔽，为全缘所诱，忘其本来面目，失其固有天良，着于假相，好生而恶死，不能顿悟圆通，终难归于大觉。若无金丹之道，焉能过得凌云之渡？《中庸》所谓“自明诚，谓之教也。”《参同》云：“上德无为，不以察求；下德为之，其用不休。”此无底船之不可无者也。

　　“无底”者，脚踏实地，增损之道。增者，增其功；损者，损其道。增之又增，损之又损，直到增无可增，损无可损之处而后已。所谓“为功日增，为道日减。”即“其用不休”，无底船之义。诗云：“有浪有风还自稳，无终无始乐升平。六尘不染能归一，万劫安然自在行。”此系实言，非是妄谈。故行者道：“他这无底船儿，虽是无底，却稳。纵有风浪，也不得翻。”特以金丹之道，有体有用，有火有候，盗生杀之气，夺造化之权；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；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，况于鬼神乎？若到得丹成已后，由勉强而归自然，先了命而后了性，直入无上妙觉之地，与上德者同归一途。所谓“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。”即不明上独木桥，而独木桥已早暗上矣。曰；“却稳”，曰：“不得翻”，何等明白显示？

　　“长老还自惊疑，行者往上一推，师父踏不住脚，轂辘的跌在水里。”噫！长老至玉真观，已是猿熟马驯，至凌云渡，更有何惊疑之事？其所以惊疑者，以其有此幻身耳，有此幻身，所以不敢渡而惊疑，有此幻身，而不得不度。一推跌在水里，正欲其无此幻身。太上所谓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；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”者是也。“早被撑船人，一把扯起，站在船上。”无此幻身，即有法身。性命双修，彼此一把，无上妙觉之法船也。

　　“上流头泱下一个死尸，长老大惊。行者道：‘莫怕，那个原来是你！’八戒道；‘是你！是你！’沙僧也道：‘是你！是你！’撑船的也说：‘那是你！””露出法身，何惜幻身？性命惧了，何用五行？大道完成，何用作为？俱道“是你”，道成之后，一切丹房器皿炉鼎坛灶，委而弃之。“齐声相贺，不一时，稳稳当当过了凌云渡，轻轻的跳在彼岸。”诗云：“脱却胎胞骨肉身，相亲相爱是元神。”猿熟马驯方脱壳矣，诚所谓广大智慧，登彼岸无极之大法门也。

　　“四众上岸，连无底船儿，都不知去向，方知是接引佛祖。”“鱼兔若还入手，自然忘却筌蹄。渡河筏子上天梯，到彼悉皆遗弃”也。到此地位，心法两忘，天人浑化，正是两不相谢，彼此扶持，有无俱不立，物我悉归空，早已不觉，逍遥走上灵山之顶大雄宝殿，而拜见如来面矣。

　　噫！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要知此道，要知此名，即如来三藏真经，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，修真之经，正善之门。无如世人愚蠢材强，毁谤真言，不识其中之奥妙，抑知圣贤大道？不特始终全得，即于其中稍检其真，得其滋味，信受奉行，即可“脱却凡胎能不老，吞将仙液得长生”，而况于他乎？

　　“阿难迦叶，以唐僧无人事，笑道：‘好，好，好！白手传经，继世后人当饿死矣！”古人云：“至人传，匪人万两金不换。”岂真索人事而传经？盖以金丹大道，有体有用，天道居其半，人事居其半，若无人事，欲全天道，焉能了得性命？“阿难传与无字真经，燃灯以为东土众生不识，使白雄尊者追回，后奉金钵，方传有字真经。”夫“无字真经”者，无为之道；“有字真经”者，有为之道。无为之道，以道全其形，上智者顿悟圆通，立证佛果，无人事而可以自得；有为之道，以术延其命，下智者真履实践，配合成丹，须衣钵而后可以修真。有为之功，总归于无为，有字真经实不出于无字，以人不识其无字，而以有字者以度之。无字有字，皆是真经，无字者赖有字而传，有字者赖无字而化。一有一无，而天地造化之气机，圣贤大道之血脉，无不备矣。后世之得以成仙作佛者，多赖此有字真经之功力，有字真经岂小补云哉？

　　“三藏真经之中，总检出五千零四十八卷，仅满一藏之数者何哉？经者，径也，道也。五千四十八卷真经，即五千四十八黄道，乃天地造化，周而复始，贞下起元，一阳来复之妙道。此道此经，顺则生天、生地、生人、生物；逆则为圣、为贤、为仙、为佛。故曰：“此经功德不可称量，虽为我门之龟鉴，实乃三教之源流，其中有成仙了道之奥妙，发明万物之奇方。”以是知佛即仙，仙即圣，圣即佛，三教一家，门殊而道同，彼后世各争门户者，安知有此？

　　“取经人共计十四年，乃五千四十八日，只是少了八日，不合藏数。”任重道远，须要实修，少一步不能完满，所谓“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结丹。”传经须在八日之内，以完一藏之数，下手抄诀，还得真传。若无师指，难以自知，所谓“只为丹经无口诀，叫君何处结灵胎。”曰“八日之内”者，天地以七日而来复，隐示金丹下手，正在于此，惟此一事实，余二皆非真，不得私猜妄议也。

　　噫！仙翁一部《西游》，即是如来三藏真经。仙翁《西游》全部，共演贞下起无，一阳来复之旨，传与学人，即是阿难三藏经中，各捡出几卷，合成一藏之数，传与唐僧。可知仙翁《西游》一部主意，是借如来以演其道，借阿难以传其法，五千四十八卷真经妙义，备于《西游》之中。然仙翁已将有字真经传与后世，而学者急须求明师无字口诀，点破先天一阳来复之旨，勤而修之，尽性至命，完成大道，才是“见性明心参佛祖，功完行满即飞升”矣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火功运到始方圆，由勉抵安道可全。

　　消尽后天离色相，不生不灭大罗仙。

# 第九十九回　九九数完魔铲尽　三三行满道归根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结出性命俱了，脱去幻身之假，露出法身之真，入于至诚无私地位，而大道完成矣。然功成虽在自造，而火候全赖师传，若不能始终通彻，纵金丹到手，未免得而复失，有“夜半忽风雷”之患。故此回叫学者急访明师，究明全始全终之下手归着，方可完成大化神圣之妙道也。

　　篇首“唐僧既被八大金刚送回国，菩萨将难筹看过，急传声道：‘佛门中“九九归真”，圣僧受过八十难，还少一难，不得完成此数。’即命揭谛赶上金刚，附耳低言：‘如此如此，谨遵菩萨法旨，不得违误。”’噫！唐僧脱壳成真，已到如来地步，岂真少一难，而故生一难以补其数乎？盖以金丹火候，至幽至深，至详至细，有内火候，有外火候，有采药火候，有修丹火候，有结胎火候，有脱胎火候，丝毫之差，千里之失，须要真师附耳低言，指示个明白，方能直前无阻，大道易成。“不得违误”，是叫人决定求师，而不得违误。此言师心自造，有失前程。此一难，乃八十一难收完结果之一难。过得此难，八十一难俱可了了；过不得此难，而八十难尽不能过得也。

　　诗云：“古来妙合参同契，毫发差时不结丹。”《参同契》为古来历圣口口相传，心心相授之妙道，若修行人所明之理与《参同》有丝毫不同，即是盲修瞎炼，外道旁门，未许结丹，而况不求师者乎？“唐僧被金刚坠在凡地，八戒呵呵大笑道；‘好！好！好！这正是要快得迟。’”言不得师传，而妄自造作，急欲向前，反成落后，未免为有知者，“呵呵大笑”。学者当先以此为戒，甚勿妄想腾空，坠在凡地也。

　　“三藏道：‘认认这是什么地方。’行者道：‘是这里！是这里！’八戒对沙憎道：‘想是你的祖家。’行者道；‘不是！不是！此通天河也。’”夫通天河乃还元返本之处，结胎在此，脱胎在此，正所谓五千四十八卷之真经，十万八千之中道，真阴真阳之本乡，神观大观之窍妙，须要于此处认识的亲切，审问个明白，无毫发之差，才能自东上西，自西回东，而功完行满，成真了道。否则，仅知前半火候，而不知后半火候，终被这里挡住，虽真经到手，而未许我有，其返本还元，犹未可定也。“三藏道：‘仔细看在那岸。’行者道：‘此是通天河西岸。’”此处不可不辨，前次过通天河，是苦修而求于他家；今此过通天河，是得经而归于我家。故前难在东岸，而不得到西岸；今难在两岸，而不得到东岸也。

　　“沙僧道：‘我师父已脱了凡胎，把师父驾过去。’行者微微笑道：‘驾不去！驾不去！’”盖金丹大道，有为无为，各有其时；结服脱胎。另有妙用。了得前半功夫，不难于脱凡胎；未了后半功夫，如何能脱圣脱。此中机秘，不得师指，枉自猜量。故仙翁于此处提明道：“你道他说怎么驾不去，若肯使出神通，说破飞升之奥妙，就一千个河也过得去了。只因心里明白，知道九九之数未完，还该有此一难，故稽留于此。”噫！可晓然矣。诸般色相尽脱，而于法身未脱，终非九还七返金液大还丹之旨。原其法身之不能脱者，皆因未遇明师说破飞升之奥妙耳。不知飞升奥妙，即此一难，便稽留于中途，而不得回家矣。

　　“忽听有人叫道：‘圣僧这里来！’四众看时，却还是那个大白赖头鼋。”言前之有为者，求此还元之道；后之无为者，了此还元之道。有为无为，总为此还元，这里去，还从这里来，未可舍这里而在别处了者，其所谓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。“四众连马五口，上在白鼋身上，向东岸而来。”诗谓“不二门中法奥玄，诸魔战退识人天。本来面目今方见，一体原因始得全。果证三乘凭出入，丹成九转任周旋。挑包飞杖通休讲，幸喜还元遇老鼋。”此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体用如一，功完行满，五行悉化，浑然太极，无字之真经在是也。

　　何以老鼋因不曾问他的归着，呼啦的淬下水去，把四众连马并经，皆落水中乎？此等处，学者勿得错会，若以唐僧还该一难，差之多矣。殊不知上西天取经，乃有为了命之事，是知至至之，起脚之道也；得经回来乃无为了性之事，是知终终之，归着之道也。倘只知起脚，而不问归着，纵能返本还元，真经到手，若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得而复失，“夜半风雷”之患，势所必有。归着之道为何道？即防危虑险，沐浴温养之功。其曰：“三藏按住了经包，沙僧压住了经担，八戒牵住了白马，行者却双手轮起铁棒，左右护持。”非防危虑险乎？能防危虑险，纵有些阴魔作耗，亦必渐消渐化，归于阴尽阳纯之地矣。

　　夫金丹之道，“乃是夺造化之功，可以与乾坤并久，日月同明，寿享长春，法身不朽，为鬼神所忌，必来暗夺之”。若不知防危虑险，沐浴温养，到阴尽阳纯之地，犹有后患。曰：“一则这经是水湿透了”者，淋浴也；“二则是你的正法身压住”者，温养也；“三则是老孙使纯阳之性护持住了”者，防危虑险也；“及至天明，阳气又盛，所以不能夺去”者，阴尽阳纯，无灾无难也。防危虑险，沐浴温养，即是归着，此外别无归者。“三藏、八戒、沙僧方才省悟”者，即省悟此归着也。知的起脚，又知的归着，知至至之，知终终之；有为之后即无为，了命之后即了性，有无兼修，性命惧了，内外光明；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净倮倮，赤洒洒，可以移经高崖，开宝晒晾；立的立，坐的坐，火候功力无用，归于大休歇之地矣。

　　诗云：“一体纯阳接太阳”者，内外光明也；“阴魔不敢逞强梁”者，阴气自化也；“须知水胜真经伏”者，沐浴温养也；“不怕风雷闪雾光”者，客气难入也；“自此清平归正觉”者，圣胎完成也；“从今安泰到他乡”者，待时脱化也；“晒经石上留遗迹”者，成己之后还成人，欲向人间留秘诀也；“千古无人到此方”者，世人认假不认真，未逢一个是知意也。噫！仙翁演道，演到此地，可谓拔天根而凿理窟，示人以起脚，而且示人以归着。欲其性命双修，冀必至于形神俱妙之地而后已。其如迷人不识者何哉？

　　其曰：“不期石上把《佛本行经》沾住了几卷，遂将经尾沾破了，所以至今《佛本行经》不全”者，盖以《西游》大道，借佛三藏真经以演道，其中药物火候，有为无为，修性修命，无一不备。所言错综离合，散乱不整，须要真师口诀印证，《本行经》不全者，须赖口诀以传之也。倘知起脚而不知归着，知归着而不知起脚，总是不能全经。前第九回咬下江流左脚小指，是起脚之口诀，必要师传；此回沾去经尾，是归着之口诀，亦要师传。仙翁以本行集经不全，在通天河示出，其提醒后人者，何其切欤！

　　通天河在十万八干之中，是五万四千里，取经日期足数要五千四十八日，仅得五千四十日，与五万四千里相全，少八日不足藏数，是日少而程亦少；回东须在八日之内，以完补五千四十八日之数，八日之内，生出通天河一难，是日足而程亦足。俱合五千四十八卷真经之数，则知此真经，即通天河之老鼋，老鼋即灵山会之真经。从本元处而有为行去以取经，从本元处而无为回来以全经，总以示其经在本元之处，惟在人始有为而还此元，返此本；又无为而保此元，全此本。能保全此本元，才算得昔日救活真阴真阳，而有始有终。故陈澄陈清谢当日救儿女之恩，立救生祠，唤出关保、秤金，当面叩谢也。

　　以上皆附耳低言“如此如此”之妙旨。修行者若不知此等妙旨，纵能脱得凡胎，而圣胎难脱，未足为还元返本之极处。若有得其真诀者，去西回东，来去无碍，还元返本，直有可必。修行人到得还元返本，天事人事俱已了毕，物我归空，身外有身，回视一切尘物，犹如毫毛，何足恋之？“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”，急须寂寂的去了，轻轻的走路，解去情缘之锁，跳出是非之门，“香风荡荡，起在空中”，正是此时。故结云：“丹成识的本来面，躯健如如拜主人。”学者可不在通天河举只眼乎？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通前达后理无差，性命双修是作家。

　　若遇真师传妙诀，功完行满赴龙华。

# 第一百回　径回东土　五圣成真

　　悟元子曰：上回九九纯阳，三三行足，金丹之能事毕矣。此回总收全部精神，指出金丹要旨，流传后世，为万代学人指南，欲人人成仙，个个作佛耳。

　　“八大金刚使二阵香风，把他四众送至东土。”此香风人所难闻。前一阵香风，送至通天河，是指出无字真经，《河图》太极之象，叫人子源头处站脚而还元；今二阵香风。送至东土，是明示有字真经，大《易》阴阳之道，叫人于五行中修持而返本。有字无字，总一真经；《河图》、《周易》，总一大道。其八大金刚送四众连马五口，示《洛书》九宫之义，又取其以《河图》为体，以《洛书》为用，而大《易》之理，无不在其中，此有字无字而共成一真经也。

　　此等香风，不特作佛成仙，而且为圣为贤，乃三教一家之理。后世学人，不知圣贤大道，各争门户，互相谤毁。在儒者，呼释道为异端之徒；在释道，呼儒门为名利之鬼。更有一等口孽俗僧，不知仙佛源流，竟谓佛掌世界，佛大于仙；又有一等自罪道士，乃谓太上化胡成佛，仙大于佛。殊不知金丹大道，乃仙、佛、圣一脉源流，得授真者，在儒修之为圣，在道修之为仙，在释修之为佛。岂有仙大于佛，佛大于仙之理？竟有一等造孽罪僧，将古迹道院，毁像改寺，枉糊作忘，言争佛大于仙，仙大如佛，此等之辈，死必拔舌，永堕地狱；又有一等，自罪狂道，强争仙大于佛，佛不如仙，枉口嚼舌，当入拔舌地狱。

　　况太上金丹之道，即孔圣《中庸》之道，亦即佛祖圆觉之道，一道也；且儒之道义之门，即道之众妙之门，亦即释之不二法门，一门也；儒有存心养性，道有修心炼性，释有明心见性，一性也；儒之执中精一，道之守中抱一，释之万法归一，总是一也，总是三教之一理也。谁曰不然也？说到此处，一切不知源流之辈，皆晓然矣。

　　试问修道何事，岂是强争强辨以为能？岂是装模做样、欺己欺人、以为得意？昔有僧显明，以不知为知，不识为识，大道未闻，妄著《云子饭》一书，旷惑愚昧，以为得志。此等之辈竟不知天地之大，仙圣之尊，妄批毁谤，其罪尚可言欤！吾劝有志之士，急速猛省，勘破这些野狐，速访明师，求问真诀，苦志修炼，以报师恩。凡此皆有字之学问，在儒谓之诚明兼用，在道谓之有无一致，在释谓之色空不二，皆言其有为也。及推而至于奥妙幽深之理，儒曰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家；释曰一密粟米藏天地；道曰粒元始悬宝珠，大如黍米，在空玄之中，凡此皆无字学问。在儒谓之无声无臭，在释谓之非色非空，在道谓之恍惚杳冥，皆言其无为也。以是观之，三教门虽不一，而理则无异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不得分而视之。知此者，在儒即可成圣，在释即可成佛，在道即可成仙；迷此者，在儒即为儒之异端，在释即为释之外道，在道即为道之旁门。有名无实，大非圣人身心性命之学。此仙翁所以贯三教一家之理，作《西游》，而震惊后世之聋聩也。

　　《悟真篇》曰：“三五一都三个字，古今明者实然稀。东三南二同成五，北一西方四共之。戊已自居生数五，三家相见结婴儿。婴儿是一含真气，十月胎圆入圣基。”盖金丹大道，谁是配五行，会三家，三家会而五行攒，婴儿有象，浑然太极，真经到手。待至温养十月，阴尽阳纯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，圣胎脱化，打破虚空，了了当当，而真经方全矣。然则五行即真经，攒簇五行，即是去取真经，非五行之外别有真经可取。真经未得，则分而为五行；五行攒簇，则合而为真经。真经者，太极之谓，即金丹法象。在儒谓太极，在释谓真经，在道谓金丹，其名不同，其理则一。提纲曰；“径回东土”，是金丹完成；曰：“五圣成真”，是五行浑化。若然金丹未成，须借五行而修持，必先有为；金丹已成，速返一气而温养，还当无为。有为者，攒簇五行也。诗中“经卷原因配五行”一句，不特为此回之眼目，而《西游》全部精神，无不在是矣。

　　“金刚在空中，叫圣僧自去传经”者，是传无字真经，无为之道也；“唐僧不能挑担牵马，须得三人同去”者，是传有字真经，有为之道也。有字真经，不离五行攒簇，三家相见之理。故三藏与唐王叙出，初取无字空本，复传有字真经一藏也。一藏者，即先天一气，贞下起元之首经。取得首经，仍是无字真经，故无字真经不传于世，而传有字真经；传有字真经，而无字真经即在其中。是非不传，而实不能传也，即传之而人亦不信，惟在取有字真经中自传之耳。请解有字真经五行之旨。

　　孙悟空，又呼“行者”，出身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，金水为真空之性，悟得此空，还须行得此空，而金水攒矣；猪悟能，又呼“八戒”，出身福陵山云栈洞，一路挑担有功，木火良能之性，悟得此能，还须戒得此能，而木火攒矣；沙悟净，又呼“沙和尚”，出身流沙河作怪，秉教沙门，戊己净定之性，悟得此净，还须和得此净，而真土攒矣。西四金，北一水，合为一五，一家也，行者有之；东三木，南二火，合为一五，一家也，八戒有之；中土戊己，自成一五，一家也，沙僧有之。三藏得此三徒保护，即“三家相见结婴儿”，正“三五一都”之妙旨，五行攒簇之法门。龙马乃西海龙王之子，因有罪作脚力。以五行为运用，以龙马为脚力，浑然太极，龙马负图之象。可知《西游》全部，是细演《河图》、《周易》之密秘，乃泄天地之造化，发阴阳之消息。世人多以心猿意马目之，真管窥蠡测之见焉耳！独是《河图》金丹之道，知之最易，行之最难，非经过一十四遍寒暑，而功力不到，不能济事也；非登山涉水，遇怪遭魔，而炼己不熟，不能还丹也；非经过各国王，照验印信，而返还不真，不能纯阳也。

　　“取出通关文牒，乃‘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给。’”十三年之下，即十四年；望三日之下，即十四日。以是知十四年取得真经，即贞下还元之真经。所谓得其一，而万事毕也。“行者三人，个个稳重，只因道果完成，自然安静。”由勉强而归神化，自有为而入无为也。以上即所传之经，所传者，即此五行之真经，而非别有真经可传。若再以别经传之，乃系“以色见我，以声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”也。

　　“长老叫把真经誊录，布散天下，原本还当珍藏”者，是大道不得不传，传有字真经，原本暗藏，不妨人人共见，度迷之意也。“方欲诵经，金刚现身，高叫：‘诵经的，放下经卷，跟我回西去’”者，是大道不容轻传，传无字真经，而口诀明言，必有天神察听，成仙之道也。“行者三人白马平地而起，长老丢下经卷，腾空而去。”有字真经已传于世，即不传无字真经，可无私秘天宝之罪，何妨高蹈远举，腾身而入于无是无非之地乎？此仙翁铭心见掌之论，与道光“不知谁是知音者，试把狂言着意寻”，同一寓意。然仙翁虽未能亲口人人而传授，得此《西游》流世，亦足以超脱幽冥无数之业鬼，《西游》之有稗于世，岂浅鲜焉乎？

　　惟此《西游》，其中所言正道、旁门，是非、真假，皆系仙翁遭魔遇难，苦历而经过者。若有勇猛丈夫，真心男子，读此《西游》，求师一诀，即可脱八十一难之苦，即可免十万八千之路，即可得“三五一都”之道，不待他生后世，眼前获佛神通，即能返本还元，归于妙觉之地。此八大金刚与四众连马五日，连来连去，恰在八日之内，得以正果佛位也。正果即先天一气，以三五而合一气，则七日来复之旨在其中，传经传到此处，可知唐僧为《河图》之空象，三徒五行为《河图》之实理，龙马脚力为载道之物，于是龙马《河图》之道昭彰矣。

　　噫！五行未攒，须藉有为之道，以法制之；五行已攒，须用无为之道，而自脱之。到得不生不灭之时，无且不言，何况于有？五圣成真，有无俱不立，物我悉归空，无字真经不传，而已早传。然已传出，而人不识，仍是传有字真经。余今注《原旨》，亦不过“原”其有字真经之旨，至于无字真经之旨，香乌得而“原”之？非不“原”也，“原”之而人不识也，只得“原”其有字真经之旨。须当誉录副本，布散同学，至于原本还当珍藏，不可轻袤，咬下一指，以待他日识者亲认。

　　吾念一切世界诸佛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，尽报此十方三界一切佛。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密。

　　诗曰：

　　贞下还元是首经，五行攒簇最空灵。

　　西游演出图书理，知之修持入圣庭。